

OPEN 3/28

午夜之子

Midnight's Children

魯西迪雖然是因為《魔鬼詩篇》觸怒回教世界被下了追殺令而成為世界焦點，但他文學上的成就，卻是這本贏得英國最權威文學獎**布克獎**的《午夜之子》。

一個孟買小孩誕生於印度脫離英國獨立的神聖時刻（1947年8月15日午夜零點），他受到尼赫魯總理的祝福；後來才知道他只是**一千個午夜之子的其中一個**。本書即是這個小孩幽默而嘲諷的自傳，同時也是一部文學的印度現代史。作者以他豐富甚至狂野的想像力，呈現了印度醜惡與光榮兼具的紛繁面向：這塊神秘次大陸及其人民的生活、命運、夢想和無奈。本書在布克獎二十五週年時更被選為 **Best book in 25 years**，二十五年來所有獲獎作品中最好的一本，可說是獎中之獎。

薩爾曼·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 著
張定綺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午夜之子

Midnight's Children

薩爾曼·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 著

張定綺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OPEN 3/28

午夜之子

作者◆薩爾曼·魯西迪

譯者◆張定綺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責任編輯◆江怡瑩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Copyright © Salman Rushdie 198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5 年 7 月

初版二刷：2007 年 3 月

定價：新台幣 680 元



ISBN 978-957-05-1836-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OPEN是一種人本的寬厚。

OPEN是一種自由的開闊。

OPEN是一種平等的容納。

魯西迪、水蛭與麗泰·海華絲——譯序

演講或給學生上課討論翻譯的時候，我總是強調，翻譯者扮演的角色應該是一種清純透明的介質，讀者透過這種介質看見原文、理解原文，這一過程中愈不感覺到譯者這種介質的存在，代表翻譯品質愈好。雖然譯者可以用文采為譯作加分，但無論如何不能讓譯作沾上自我的色彩。

我一直對自己的翻譯隱身術頗有自信，直到遇見魯西迪的《午夜之子》。

《午夜之子》中有一段（〈孫德爾本大森林〉）描述主角撒利姆·撒奈伊當兵時，與三名同伴在孟加拉雨林中迷路，廣大無邊的雨林裡，有許多透明的生物，尤其有一種透明的水蛭，當牠們吸飽了人血或植物的汁液，身體就會呈現那種汁液的顏色。接著四名迷路者在雨林中的迦梨神廟裡迷失了心智，夜夜跟鬼女交歡，忘記了林外的世界，身體也逐漸變得透明。這時他們才在驚嚇中頓悟，原來透明乃是水蛭的蛭性、昆蟲的蟲性、毒蛇的蛇性的呈現；人也會因人性的弱點暴露而變成透明，於是他們奮起最後一點求生意志，逃出神廟，未成為祭品。透過這寓言，難道說，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魯西迪已經知道，透明，對他的譯者乃是一樁不可能的任務，甚至，是一種錯誤的抉擇，因為唯有放棄透明，才能逃脫文本的蠱惑？

《午夜之子》的中譯本做了很多註釋，使譯者無所遁形。在說明為什麼這麼做之前，我先得承認，從事翻譯工作那麼多年，從未想到印度對英語（該說英國的社會與文化）的影響是如此深

遠。更有甚者，一直處於西方中心觀念影響之下的我，對於這塊倒三角形大陸上複雜的地理與種族分佈，控扼歐亞交通樞紐的商業與歷史活動，醞釀出豐美的文學與藝術成就，乃至數億人口的風俗與生活方式，所知幾乎等與零。然而《午夜之子》偏就是這麼一部野心勃勃的作品，書中通盤檢視整個南亞次大陸的近代歷史，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八〇年，包括了印度獨立、巴基斯坦獨立、孟加拉獨立，歷經殖民、剝削、內鬥、土地與權力的爭奪；統治者憑一己私心決定千萬人的命運，更加劇了宗教與種族歧視、財富與社會地位不平等、各族群長期傾軋帶來的痛苦。這是一筆殘酷的歷史，但魯西迪卻更殘酷地將所有歷史事件銜接到主角一人身上，次大陸上三個命運相連的國家接二連三的災難與戰禍，無非是為了促成撒利姆·撒奈伊人生的某種遇合。魯西迪仗著他對印度宗教、史地、文化的嫻熟掌握，從這一冷漠陰森的弔詭出發，審視命運與意志的大課題。

為了掌握翻譯的精準，很多專屬於印度、巴基斯坦的地域、歷史、宗教、文化、庶民生活的字詞，查詢過程真的可說是讓我上窮碧落下黃泉；廣泛查詢的結果，也有時候費解的文化疑竇是在資料排比間獲得啟發，解開了前幾個章節中若。例如，書中提到有印度教的婦女圍繞消波塊舉行濕婆崇拜的儀式。也許印度教徒很容易明瞭外型約略有點像座鏤空的金字塔、有四個尖角的消波塊，與大神濕婆之間的關係；但我直到發現傳統的濕婆神像都塑成三個頭，分別代表滅生、護生與創生，再加上他的陽具象徵林伽（Lingam）代表再生，才恍然大悟。類似這些不期而遇的敝帚自珍，大部分都納入了譯註之中，缺少它們雖然未必妨礙閱讀的樂趣，但一般讀者可能從中得不到一些幫助。可是每次注視這些註釋，我就不由得懷疑，魯西迪的英文版讀者真的知道這麼多嗎？提供這麼多資訊是應該的嗎？我是否已從譯者跨越到評論者的範疇了呢？這是「正常」的翻

譯方式嗎？

我訂定的理想標準是希望讀者閱讀中譯本時，能處於跟一九八〇年代一位普通的英國讀者同樣的立足點，因為那是《午夜之子》原始的讀者定位，他們就是促成這本書贏得英國文壇頗具地位的布克獎（The Booker Award）的主要力量。（雖然布克獎不是由讀者投票決定，但評審投票時當然會把讀者列入考慮。）然而我真的無從考察，二十年前的英國政府究竟花多少心血教育他們的國民有關殖民地的史事，尤其現在英印兩國的關係真可說是恩斷情絕，充其量留下圖書館裡一堆民俗研究，舊書攤與古董店一些蠹蟲蛀蝕的發財機會而已。

說到這兒，再講一個故事，魯西迪曾在《午夜之子》中提到麗泰·海華絲。這位四〇、五〇年代走紅的好萊塢豔星，性感嫵媚，能歌善舞，演過跳七紗舞換聖約翰頭顱的莎樂美，顛倒眾生。但我懷疑魯西迪安排在《午夜之子》一書中提到她，是為了她身懷愛爾蘭血統（與英國前殖民者一國）嫁給具有印度王公身分的沙加汗。這麼說或有推測過度之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麗泰·海華絲年輕時十分羞怯，據說福斯電影公司的星探第一次發現她，是她跟舞星父親到酒店走唱、表演舞蹈，星探招呼她同坐一會兒聊聊天，旁邊的影評人印象是，她說話聲音小到聽不見。以這樣的性情，嫁入豪門，尤其是沙加汗這種專門追逐醇酒美人的花花公子，生活起居動見觀瞻，似乎是自找麻煩。有張麗泰與沙加汗婚後的生活照，她坐在特大號沙發上，腿搆不到地板，像個小女孩，嘟起嘴巴，露出一臉的不悅——目前看得到的他們婚後照片，好像從未見她露出笑容過。

麗泰一九四六年拍《黑幫豔婦》（*Gilda*），是她事業的一個顛峰，銀幕上的她，渾身洋溢

誘人的魅力，眉目之間不斷用情慾的飢渴，對所有男人發出召喚。但她的公眾面與羞怯的真面目一直不能協調，後來她哀怨地說：「很多我交往的男人都愛上 Gilda，但他們醒來時，卻發現身邊是我。」中文版的魯西迪，雖有大量註釋為他濃妝豔抹，但我在此寄望，它卻更加能讓人看清他使人慕名前來追求的傾城之貌。

人名表

主角、敘述者：撒利姆·撒奈伊

聆聽者：帕德瑪·曼葛蘿利

阿吉茲家族及相關人物

阿達姆·阿吉茲：醫生，原籍喀什米爾，赴德國留學學習醫，後來在阿格拉行醫

娜芯：阿吉茲妻子、可敬的母親

艾麗亞：阿吉茲和娜芯的大女兒，後來在巴基斯坦辦學校

穆塔絲（阿米娜）：二女兒

納迪爾·康恩（卡辛姆）：哼鳥的私人秘書、穆塔絲第一任丈夫，後來化名卡辛姆

哈尼夫：大兒子，在孟買當電影導演

琵雅：哈尼夫的妻子，電影明星

穆斯塔法：二兒子，公務員

宋妮雅：穆斯塔法的妻子

翡翠：小女兒

楚飛卡爾：翡翠的丈夫，巴基斯坦將領

薩法：楚飛卡爾和翡翠的兒子

老泰：船夫，代表反對外來勢力的

米安·阿布都拉：哼鳥、「自由伊斯蘭會議」的創辦人

庫其那殷女邦主：阿吉茲的朋友、哼鳥的贊助者

撒奈伊家族及相關人物

阿梅德·撒奈伊：穆塔絲第二任丈夫

銅猴（賈蜜拉）：撒奈伊的女兒

李發發：西洋鏡叫賣郎

馬沙：僕人

希立·拉拉姆·賽斯：李發發的表哥、占卜者

納利卡：婦產科醫生、阿梅德的好友，三番兩次引導他做錯誤的投資

瑪麗·沛蕾拉：納利卡診所的助產士、撒利姆·撒奈伊的保姆

約瑟·德柯斯塔：納利卡診所的看護，激進份子

愛麗絲：瑪麗·沛蕾拉的妹妹

普魯修塔姆：普魯大師、苦行僧

泡夫叔叔（阿拉丁·雷提夫）：已退休少校，賈蜜拉歌手的經紀人

麥斯沃德莊園之相關人物

霍米·卡崔克：凡爾賽別墅的住戶

托克西：卡崔克的女兒

拜娥芭：托克西的保姆

老易布拉音·易布拉音：無憂宮的住戶

伊沙克：易布拉音的大兒子，開旅館

以實馬利：易布拉音的小兒子，當健師

努喜：以實馬利的妻子

桑尼：以實馬利和努喜的兒子

納利卡：埃斯科利亞別墅二樓住戶、婦產科醫生

薩巴馬蒂：埃斯科利亞別墅頂樓住戶、海軍中校

萊拉：薩巴馬蒂的妻子

刀疤眼：薩巴馬蒂的大兒子

油頭：薩巴馬蒂的二兒子

小威利·溫基：手風琴師、賣藝人

范妮塔：溫基的妻子

濕婆：范妮塔生的兒子

撒利姆的老師、同學及朋友：

伊芙琳·莉莉絲·柏恩斯：小名伊薇，撒利姆曾經愛戀的對象

葛藍弟·凱斯·克拉科：同學

帕斯·費西瓦拉（胖子）：同學

吉米·卡芭狄雅：同學

其他的午夜之子及相關人物

帕華蒂：女巫、濕婆的情婦、撒利姆的妻子

影中人·辛格：住德里魔法師社區的弄蛇人，像父親一般照顧撒利姆

阿達姆·阿梅德：綽號象頭神，是濕婆與帕華蒂所生，被撒利姆收養

第一部

目次

1 3 3	1 1 2	0 9 5	0 7 6	0 5 9	0 4 1	0 2 2	0 0 2	0 0 1	0 0 5	0 0 1
滴答，滴答	麥斯沃德	多頭妖魔	報喜	地毯下	射痰盂	紅藥水	剪洞的床單	第一部	人名表	魯西迪、水蛭與麗泰·海華絲——譯序

第二部

151

漁夫手所指

153

毒蛇與梯子

174

洗衣籃事件

192

印度全國聯播電台

213

愛在孟買

232

十歲生日

250

拓荒者咖啡廳

270

阿爾法與俄梅夏

289

固齡玉兒童

308

薩巴馬蒂的指揮棒

326

真相大白

346

辣椒燉肉的演習

366

排水與沙漠

383

賈蜜拉歌手

400

撒利姆的淨化

426

第三部

447

601	574	546	524	498	485	468	448
印度歷史大事年表與《午夜之子》重大事件對照表	阿布拉卡達布拉	午夜	婚禮	清真寺的陰影	山姆與老虎	孫德爾本大森林	佛陀

第一部

剪洞的床單

從前從前……我生在孟買。不行，這可不成，不能避談日期：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我在納利卡醫生的私立醫院出生。時辰呢？時辰也很要緊。好吧：是晚上。不行，很重要的，必須更……說真的，正好是鐘敲十二點。長短針合十，畢恭畢敬歡迎我來到世間。唉，老實說吧，老實說吧：不早不晚，恰恰就在印度宣告獨立的那一刻，我一筋斗栽進了人間。有人在喘息。而窗外煙火綻放，萬頭鑽動。幾秒鐘後，我父親弄傷了大腳趾；但他這件意外跟在那蒙昧時刻降臨我頭上的事件相較，真是微不足道，因為，就因為那些殷勤獻媚的時鐘的神秘暴政，我不可思議地跟歷史銜在一起，我的命運就此跟國家前途結合為一，永不分離。接踵而來三十年都無從逃遁。占卜者預言有我，報章歌頌我的來臨，政客認可我的真實性。整個這檔事，沒給我留下絲毫發言空間。我，撒利姆·撒奈伊，後來陸續被叫做鼻涕鬼、小花臉、禿子、毒蟲、佛陀，甚至「小月亮」，遂與命運有了難分難解的糾纏——這，即使遇到最好的時機也是種危險關係。更何況那時候我還不會自己擦鼻子呢。

但現在，時間（因為已經用我不著）快沒了。我馬上就要滿三十一歲。如果活得到那時候的話。如果我這具即將崩潰、操勞過度的身體許可的話。但我已經不奢望能活命，更不要說給我一千零一夜。我必須加緊腳步，比雪賀拉莎德^①更快，這樣或者到頭來，我的話還有點意義——是的，意義。我承認：我最怕的，就是落得滿紙荒唐言。

還有那麼多故事要說，太多了，數量如此龐大糾結不清的人生事件奇蹟場合謠言，驚世駭俗與平凡庸俗如此綿密交織混合！我一直在吞嚥各式各樣的人生；要瞭解我，即使只是我的一個面，你就必須跟我一樣的吞嚥。被吞嚥的一大堆東西在我裡頭推擠碰撞；只靠一幅正中央剪了個直徑七吋圓洞的白色大床單的記憶引導，抓緊那方殘缺不全的床單之夢，讓它做我的護身符，我開門的芝麻咒，我必須從真正起始的那一刻，著手重塑我的人生，也就得從我眾目睽睽、不容忽視、被時鐘緊追不捨、被罪惡玷污的誕生，再往前推三十二年。

（順帶提一句，那幅床單也被玷污了三滴褪色的殘紅，正如古蘭經告訴我們的：以汝創造者，自血造人的真主之名，唸誦。）

一九一五年在喀什米爾，一個初春的早晨，我外公阿達姆②·阿吉茲剛開始祈禱時，在一個隔夜寒霜凍硬的小土堆上撞傷了鼻子。三滴鮮血從他左鼻孔濺出，在凜烈的寒風中即刻硬化，當著他的面，滾落到祈禱墊上，變成了紅寶石。他往後一仰，挺直身子，發覺眼中流下的淚，也成了固體；就在那一刻，他一邊不屑地揮掉睫毛上的鑽石，一邊下定決心，再也不為任何神或人親吻泥土。但這一決定在他心裡掏出一個洞，生死攸關的內在深處出現一個穹隆，使他特別容易被女人和歷史攻陷。起先他並沒有察覺這一點，雖然他才受完醫學訓練；他站起身，把祈禱墊捲成一支粗雪茄，夾在右臂下，用清明沒有鑽石的眼睛細看山谷。

① 《一千零一夜》裡不斷講故事的女主角。

② Adam 這名字予人基督教神話中人類始祖「亞當」的聯想，當然，阿達姆在本書中也是一位始祖。

萬物氣象一新。經過一冬的孕育，山谷已自寒冰破殼而出，變得開放、濕潤、鵝黃。嫩草在地底靜候時機；山巒撤向溫暖季節的避暑地。（冬季，山谷在冰下萎縮，山也聚攏來，團團包圍這湖畔城市，咧開憤怒的獠牙狺狺咆哮。）

那年頭，廣播天線還沒有興建，活像卡其色山峰上一個黑色小水泡的阿闍梨（Sankara Acharya）寺，仍然君臨斯利那加的街道與湖泊。那年頭，湖邊沒有軍營，沒有迷彩卡車與吉普車的無盡長蛇堵塞狹窄的山路，伯勒穆拉與古爾默格過去的山峰後面沒有士兵藏身。那年頭，旅行者不會因為拍攝橋樑就被當作間諜射殺，而除了那個英國人在湖上的船屋，這山谷雖經歷多次春回大地，卻是從蒙兀兒帝國^①以來幾乎不曾改變；但由我外公的眼睛——跟他身體其他部分一樣是二十五歲——看來，觀感大不同……而且他鼻子開始發癢。

待我先透露外公另類視野的秘密：他曾離家五年，五個春季。（那個埋伏在祈禱墊不起眼的摺皺之下的土堆，雖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基本上不過是導火線罷了。）回到老家，他用行過萬里路的眼光看這個地方。他沒有體會到巨齒環繞的小山谷之美，反而只看到它的狹仄，地平線逼得太近；他覺得悲傷，回到故鄉卻覺得那麼無可救藥的閉塞。他還覺得——頗令人費解——好像老家憎恨他受了教育、戴著聽診器歸來。冬季的冰覆下，這情緒還保持冷漠的中立，但現在再沒有懷疑；在德國度過的那幾年，使他回到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許多年後，當他體內那個洞被仇恨填滿，而他在山上寺廟那尊黑石神祇的祭壇上犧牲自己時，他會試圖追憶孩提樂園裡的春天，在旅行與土堆與軍方坦克弄糟一切之前的事物舊貌。

^① Mughal Empire，亦譯做莫臥兒帝國，一五二六至一八二七年統治印度的回教帝國。

山谷以祈禱墊為手套，一拳命中他鼻子的那天早晨，他曾荒謬地嘗試假裝一切都沒有改變。所以他才在四點十五分的嚴寒中起床，按照既定的儀式沐浴更衣，戴上他父親的羔羊皮帽；然後把捲成雪茄的祈禱墊，扛到黝暗老屋前，小巧的湖濱花園裡，將它攤在等待的土堆上。踩在腳下的泥土予人虛偽的柔軟感，使他既不確定又戒心全失。「以仁慈悲憫真主之名……」——開場白，唸時需雙手合攏，像一本書，這給一部分的他帶來慰藉，卻讓更大部分的他惴惴不安——「讚美歸於阿拉，創造之真主……」——但現在海德堡入侵他大腦；英格麗出現了，短暫屬於他的英格麗，她對他這套朝向麥加的學舌滿臉嗔怪；出現了，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友人奧斯卡與伊爾思·魯彬，用他們無所不反的意識型態嘲弄他的祈禱——「……仁慈、悲憫，最後審判之王！……」——在海德堡，除了醫學與政治，他還得知，印度——就像鐳元素——乃是歐洲人的「發現」；連奧斯卡這種人，對達伽瑪^①也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是阿達姆·阿吉茲跟他的朋友終於分道揚鑣的原因，他們這種不由分說把他當作他們老祖宗的發明的信念——「……我們只敬拜您，只向您祈禱求助……」——所以儘管他們存在他的腦海裡，他還是來到這兒，企圖跟沒受到他們影響，對所有該知道的事卻一清二楚（好比順從、好比他現在正在做的事，他的手隨著記憶的引導，向上攤開，拇指壓著耳朵，手指分開，雙膝跪下）的那個過去的自己重新結合——「……帶領我們走正道，即曾蒙您垂憐之人走過的道路……」沒有用的，他進退維谷，陷在信與不信的中

① 達伽瑪 (Vasco da Gama) · 一四六〇—一五二四，葡萄牙航海家，一四九八年繞過非洲抵達印度西南海岸，驅

逐當地的阿拉伯商人，一手建立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海上霸業。雖然他立下汗馬功勞，但一直等到一五二四年才獲得印度總督任命，且上任未及三個月就病死了。

間地帶，這套比手劃腳只不過是打啞謎——「……不行惹您發怒者之路，不行迷途者之路。」我外公前額叩向大地。他俯身向前，那土堆在祈禱墊掩護下迎面襲來。現在輪到土堆發言。一時之間，它既是伊爾思——奧斯卡——英格麗——海德堡的反駁，也是山谷與上帝的反駁，它擊中他的鼻尖。落下三滴血。有紅寶石，有鑽石。我外公馬上挺直身軀，做了一個決定。站起身。捲好雪茄。眺望湖對岸。永遠被打入中間地帶：無法敬拜一個他無法全然不信其存在的上帝。永遠的改變：一個洞。

剛取得資格的年輕醫生阿達姆·阿吉茲，面對春天的湖面而立，嗅著改變的氣息；然而他背（挺得筆直）後面的改變才更多。他父親於他出國不在家期間中風，他母親一直保密。他母親的聲音，艱苦卓絕的低語：「……因為你的學業那麼重要，兒子。」這位一輩子恪守婦德，足不出戶的母親，忽然鼓起無比的勇氣，拋頭露面經營小珠寶店（土耳其玉、紅寶石、鑽石），讓阿達姆得以，加上獎學金之助，完成醫學院學業；於是他一回來就發現，彷彿不可能改變的家庭秩序已面目全非，他母親出外工作，而他父親坐著，躲在中風為他大腦罩上的帷幕後面……坐在暗室裡一把木頭椅上，發出類似鳥鳴的噪音。三十個不同品種的鳥來看他，坐在他蓋上遮板的窗戶外面的窗沿上，吱喳些有的沒的。他似乎相當快樂。

（……我已經看到重複開始了；因為外婆豈不是也鼓起無比的……中風亦非唯一……還有銅猴也有她的鳥……詛咒業已開始，而我們還沒談到鼻子呢！）

湖面已不再整個結冰。解凍的速度很快，跟往年一樣；很多小船都未及反應，這也跟往年一樣。但這些懶傢伙在旱地上沈睡，在主人身旁平靜地打呼的當兒，最老的一艘船卻像老年人一樣黎明即起，它也是第一艘橫越沒結冰湖面的船。老泰的船……這，也跟往年一樣。

看那躬腰駝背、站在小船後方的老船夫，何等敏捷地穿破霧濛濛的水面！他那黃桿子上加塊

心形木板的槳，多麼靈巧地劃過草叢！他在這一帶以古怪著稱，因為他站著划槳……別方面且不提。老泰給阿吉茲大夫捎來緊急出診的通告，歷史馬上要啟動……然而阿達姆低頭看著水面，回憶多年前老泰教他的事：「冰一直在等待，阿達姆少爺，就在水的皮膚底下。」阿達姆的眼睛是清澈的藍，是慣於闖進喀什米爾人眼簾的那種高山天空令人心頭一緊的藍；它們沒忘了怎麼看。它們看見——瞧吧！像是幽靈的枯骨在達爾湖的水面下！——纖細的紋路圖案，無色線條的錯綜交叉，冰冷、正在等待的未來的脈絡。在德國那些年，雖然模糊了那麼多其他的東西，卻未剝奪他看的本領。老泰的贈禮。他抬起頭，看見老泰的船接近形成的V形，揮手致意。老泰舉起手臂——但這是個命令。「等著！」我外公便等著；這是他畢生享有的最後一份平靜，一種亂糟糟、前途未卜的平靜，趁著這個空檔，容我先轉換話題，把他描述一番。

暫且擱下醜人對予人特别好印象的人自然而產生的妒忌，根據我的記錄，阿吉茲大夫是個高個兒。緊貼他老家的牆壁，他有二十五塊磚那麼高（每塊磚代表他生命的一年），或剛好六呎二吋。他也很強壯。他的鬍子濃密，是紅色的——讓他母親不高興，她說只有到麥加朝聖過的回教徒才能蓄紅鬍子。但他的頭髮色澤深得多。他天空色的眼睛你已經知道了。英格麗曾說過：「他們創造你的臉孔時，調色錯亂了。」但我外公體型上最重要的特徵與身高、顏色、臂力或背脊是否挺直都沒有關係。它就在那兒，倒影投在水中，像根發瘋的香蕉杵在他臉孔正中央，隨波上下……等候著老泰的阿達姆·阿吉茲，注視著自己波動的鼻子。這種鼻子輕易就能在比他更不驚世駭俗的臉上稱霸；即使長在他的臉上，人家還是第一眼就看見它，而且過目難忘。「西哈諾鼻^①，」伊爾思·魯彬說；奧斯卡又添了一句：「象鼻中的河馬^②。」英格麗則宣稱：「你的鼻子上可以開條馬路。」（他的鼻梁非常寬）。

外公的鼻子：鼻孔箕張，跟舞女一樣富有曲線美。兩孔之間崛起一座凱旋門，先上沖外翻，然後下彎內收，氣勢凌人，這晌頂端正紅腫起來的鼻頭，在上唇處打住。用這種鼻子去撞土堆，該是特別容易些吧。我希望記下我對這件了不起的器官的感激——要不是靠它，誰會當真相信我是我母親的兒子，我外公的外孫？——這個超特大號器官後來也成為我與生俱來的特權。阿吉茲大夫的鼻子——只有象頭神③的鼻子差堪比擬——確立他一家之主、一族之長無可辯駁的地位。這也是老泰教他的。年輕的阿吉茲青春剛過，垂垂老矣的船夫就說：「這是個多子多孫的鼻子，我的小王子。那些小崽是誰的種絕不會搞錯。蒙兀兒皇帝會願意切下右手來換這種鼻子。——整個王朝在裡頭等著呢，」——然後老泰說溜了嘴，漏出一句不中聽的話——「就像鼻涕一樣。」

這個鼻子在阿吉茲身上代表大家長風範。但在我母親身上，它顯得高貴而有點受壓抑；在我

① cyranose 是作者自創字，結合 Cyrano (Cyrano de Bergerac，一六一九—一六五五，是法國軍人及劇作家，以鼻子特別大著稱。後來法國新浪漫主義劇作 Edmond Rostand，一八六八—一九一八，創作同名劇本，敘述西哈諾受大鼻子拖累的愛情坎坷，深受歡迎，且並數度改拍成電影，中譯名《大鼻情聖》，使西哈諾終於以大鼻子永垂不朽。)與 nose (鼻子)，意謂像大鼻情聖那麼大的鼻子。

② proboscissimus，這是作者自創字，結合 proboscis (長鼻子的)與 hippopotamus (河馬)，有「大鼻子中的最大號」之意。

③ Ganesh 印度教的重要神祇，象頭人身，司智慧與除災解厄，為天神濕婆之妻帕華蒂之子，是帕華蒂獨力用泥土加恆河水所造，他因阻止濕婆打擾帕華蒂沐浴而被砍掉頭顱，頭顱掉落不見，濕婆為安撫帕華蒂的憤怒，便將遇到的第一隻動物的頭接到他肩上，使他重生，於是才變成象頭。Ganesh 一字在梵文中意謂「群眾之神」，祂的職責是照顧庶民，凡禮拜祂的人都能稱心如意，所以香火興旺。祂還有個稱號 Ganputi Baba，意為「群眾之領袖」，譯作「象頭神王爺」。

小阿姨翡翠身上，它是勢利眼；在大阿姨艾麗亞身上，代表知識份子；我哈尼夫舅舅身上，它是一個不成功天才的道具；穆斯塔法舅舅用它做二流角色的嗅味器；銅猴沒沾到邊；但在我身上呢——在我身上，它又變成別的東西。不過我可不打算一下子就把所有秘密都抖出來。

（老泰更近了。這個揭露他鼻子的力量，並且馬上就要將那則使我外公加速飛進未來的消息通知他的人，正撐著小船划過清晨的湖面……）

沒有人記得老泰年輕的模樣。他一直駛同樣一艘船，一直以同樣彎腰駝背的站姿渡過達爾湖與納金湖……永遠。任何人記憶所及都如此。他住在不衛生的老木屋區深處，他老婆弄了一個春夏湖面上常見的那種「水上花園」，種蓮藕和其他稀奇的蔬菜。老泰愉快地承認，他對自己的歲數沒概念。他老婆也一樣——她說，結婚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老頭啦。他的臉是水面的風雕刻而成：人皮做的漣漪。他嘴裡就兩顆金牙，沒別的牙。他在城裡幾乎沒朋友。經過小船碇泊處，或湖邊為數甚多那些開在破房子裡的雜貨店或茶室時，也難得有船夫或商人邀他共享一筒煙。

談到一般人對老泰的觀感，多年前阿達姆·阿吉茲的珠寶商父親說得好：「他的腦子跟他的牙齒一塊兒掉了。」（但現在老阿吉茲大爺迷失在鳥語中，而老泰還是老樣子，好端端的。）大家都覺得。老船夫靠不斷嚼舌根傳宗接代，他聊的內容稀奇古怪、誇張而沒完沒了，通常只是自言自語。聲音傳過水面，湖邊的人聽得咯咯笑；但也對他敬佩，甚至懼怕。敬佩，因為這老傻瓜比任何輕侮他的人都更瞭解這兒的湖與山；懼怕，因為他自詡年歲老到無法以數字表示，而他身上的歲月擔子卻無礙他迎娶一個令人欣羨的老婆，跟她生下四個兒子……傳言說，他還跟湖邊其他婆娘也生了好些個呢。碇泊處的年輕漢子都相信，他有一堆錢藏在什麼地方——說不定滿滿一庫房無價的金牙，像胡桃般裝在麻袋裡喀啦啦作響。多年以後，泡夫叔叔試圖把他的女兒推銷

給我，提議把她的牙齒拔光，換上金牙時，我就想起老泰被人遺忘的寶藏……還有，阿達姆·阿吉茲小時候對他敬愛有加。

雖有種種財富的謠言，他卻做個單純的擺渡人謀生，收人現金，把乾草、山羊、蔬菜、木材運過湖；載人也可以。做出租生意時，他在小船中央搭了一個涼棚，裝上喜氣的印花布簾和天蓬、同花色的座墊；還用燻香除臭。老泰花布簾翻飛的船駛來，在阿吉茲大夫心目中就代表春天。不久英國人大爺來到，老泰會載他們去夏利瑪花園和國王泉，嘴巴絮絮叨叨、駝著背。他是奧斯卡·伊爾思——英格麗「改變無可避免」信念的反證……長存於山谷中，為人熟悉的怪癖精靈。一個生活在水中的卡力班^①，太沈迷於喀什米爾的廉價白蘭地。

我藍色臥室牆壁的記憶：牆上，總理來信的隔壁，懸掛多年的芮立男孩^②，正出神地看著一個穿著件彷彿是紅兜提^③的老漁夫，後者坐在——什麼？——漂木上嗎？——遙指海洋，講他的

① Caliban，莎士比亞《暴風雨》（*Tempest*）戲劇裡半人半獸的怪物。這齣戲敘述米蘭大公普斯柏羅（Prospero）被弟弟篡位，放逐海上，來到一個小島，他用高強的法術奪取老女巫的統治權，且因她與人類水手所生的雜種兒子卡力班醜陋、野蠻而無法教化，將他充當奴僕。後來米蘭叛徒們航海旅行，被普斯柏羅以法術攝到小島附近，發生船難，然後被魔法精靈接引上小島，以後的一切就受普斯柏羅擺佈，最後壞人一一悔改，普斯柏羅取回王位，凱旋返國。在前英國殖民地後殖民論述者（魯西迪在小說之外，也發表過很多篇這方面的論文）眼中，卡力班是一個帝國主義種族迫害的原型。

② 應是指英國畫家密萊司（Sir 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79）1870年繪成的一幅標題為「The Boyhood of Raleigh」的畫。

③ 印度男性常穿的窄腳長褲。

打漁故事……有朝一日要成為我外公的阿達姆男孩，就為了那沒完沒了，在別人看來是發瘋的連篇廢話，愛上了船夫老泰。那些話如有魔法，字句從他嘴裡滾滾流出，像愚人花錢，通過他兩顆金牙，穿插著打嗝和白蘭地，飛升到古代喜馬拉雅山最偏遠的山峰，然後巧妙地兜攏近在眼前的細節——好比阿達姆的鼻子——把它的意義當老鼠般做活體解剖。這份友誼相當頻繁地使阿達姆陷於水深火熱。（那可是貨真價實的滾水。他母親總說：「就算送掉你這條小命，我也非把船夫的跳蚤殺光不可。」）但老獨白家仍舊在花園臨湖的一面逡巡，阿吉茲蹲踞在側，直到被喊進家門聽訓，說什麼老泰如何如何骯髒，並接受警告，他母親預見掠奪成性的細菌大軍從那具老到什麼都歡迎不迭的身體，跳上她兒子漿得雪白的寬褲。但阿達姆總還是回到水涯，向濃霧眺望，找尋那衣衫襤褸、神人共棄的駝背身影，駕著魔法船，跨越清晨的奇幻水域而來。

「你到底幾歲嘛，泰叔？」（阿吉茲大夫，紅鬍子的成年人，從未來追憶他提出這禁忌問題的那日。）頓時，只聽見沈默，卻比瀑布更吵雜。獨白，中斷了。船槳啪啪打水。他坐老泰的船，擠在山羊中間，坐在麥楷上，並充分瞭解家裡有棍子和澡盆在等著他。他是來聽故事的——卻以一個問題讓說故事的人啞口無言。

「別，說嘛，泰叔，幾歲嘛，真的？」這時一個白蘭地酒瓶憑空變了出來：從寬大溫暖的迦哈^①外套襖摺裡冒出來的廉價酒精。然後一個寒顫，一個嗝，一道眼神。金光一閃。然後——終於！——說話了。「幾歲？你問我多老，你乳臭未乾，你管閒事……」老泰，預言我牆上漁夫的姿勢，遙指群山。「那麼老，小鬼頭！」小鬼頭，愛管閒事的阿達姆，跟著他手指望去。「我看到山岳的誕生；我看過帝王的死亡。聽啊，聽啊，小鬼頭……」——又是白蘭地酒瓶，接著是白

① 巴基斯坦北部出產的羊毛織品。

蘭地聲音，還有比酒更令人沈醉的字句——「……我看過那個耶穌，那個基督來到喀什米爾。笑吧，笑吧，你的歷史保存在我腦子裡。它曾經寫在失落的老書裡。曾經我知道有個墳墓，墓碑上刻著刺穿的腳，每年會流一次血。現在我記憶不行了；但我知道，雖然我不識字。」文盲，大手一揮，不屑理會；識字的瑟縮在他揮舞的大手底下。大手再揮，伸到迦哈口袋底下，掏白蘭地酒瓶，湊上寒冷皸裂的嘴唇。老泰的嘴像娘兒們的。「小鬼頭，聽著，聽著。我看的多了。罷，你該看看那個耶穌來的時候，鬍子掛到鳥蛋那兒，腦袋禿得像顆雞蛋。他很老，而且筋疲力盡，但他很有禮貌。『您先請，泰叔，』他都說，還有『請坐』；說話都很客氣，他從不叫我瘋子也從來不叫我喂。總說老爹。有禮貌，懂嗎。胃口多好啊！那麼餓，把我嚇得摀住耳朵。不管聖人還是魔鬼，我發誓他一頓吃得下一整個小孩。那又怎樣？我告訴他，吃吧，填飽肚子，來喀什米爾就該享受人生，要麼結束人生，要麼兩者都要。他的工作完成了。他只是來這兒找點樂子。」阿吉茲被這幅白蘭地浸泡出來的，禿頭、貪吃的基督畫像催眠，後來一字不漏轉述給他驚愕的父母聽，他們做石頭生意，可沒時間「吹大氣」。

「喔，你不信？」——舔舔疼痛的嘴唇，咧嘴一笑，深知事實正好相反，「你沒在專心聽？」——再一次，他其實很明白阿吉茲對他的話有多認真。「說不定麥楷刺得你屁股痛，嗯？哎呀，真抱歉，少爺，沒給你繡金線的真絲坐墊——就像賈汗季皇帝①坐的那種！你以為賈汗季皇帝不過是個園丁，一定的。」老泰指控我父親：「因為他造了夏利瑪。笨蛋！你懂什麼？他名

① Jehangir，一五六九—一六二七，蒙兀兒帝國皇帝，一六〇五—一六二七在位。他有酗酒與吸食鴉片的習慣，以

致他的波斯皇后及一千內戚串通他的弟弟聯手把持朝政，一六二二年並公開造反。一六二七年賈汗季死於從喀什米爾赴拉合爾途中。

字的意思是走遍大地的人。那像園丁的名字嗎？這年頭，他們教你們男孩子什麼，只有天曉得。而我」……在此喘口氣……「我知道他精確的體重，算到托拉①！問我有多少莫恩德②，多少錫厄③！他高興的時候會重一點，他在喀什米爾的時候最重。我替他抬轎子……不，不，看啊，你又不信了，你臉上那根大黃瓜就像你褲子裡那根小的一樣扭來扭去！好啦，來吧，來吧，問我問題！來驗證嘛！問我那頂轎子把手上的皮束帶纏了幾圈——答案是三十一。問我皇帝臨終說了什麼話——我告訴你，就是『喀什米爾』。他有口臭，但心腸很好。你當我什麼人？平凡無知、滿口謊言的花斑狗？滾吧，馬上給我下船，你的鼻子太重了，我划不動；而且你爸正等著把我吹進去的牛皮給打出來，你媽要把你的皮煮爛。」

我在船夫老泰的白蘭地酒瓶裡預見我自己的父親中了精靈④的祟……以及另一個禿頭的外國人……提到吹牛皮，老泰的論調預言了另一種我外婆晚年的慰藉，還教她說故事……花斑狗也不遠了……夠了。我這是自己嚇自己。

再怎麼鞭打熱水淋，阿達姆·阿吉茲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老泰坐上他的小船去漂泊，擠在山羊乾草鮮花家具蓮藕之間，不過從來不跟那些英國紳士同船，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

① *loia* 為印度重量單位，合 11.6638 公克。

② *maund* 為印度重量單位，合 37.3 公斤。

③ *seer* 為印度重量單位，約合一公斤。

④ *djinn* 較常見的拼法為 *genie*，原本是阿拉伯民間傳奇中神燈的燈奴或其他住在瓶狀容器中的妖精，有很大的法力，取得他們的容器，就能成為他們的主人。在此引伸為「酒精」，因為英語中的精靈 (*spirit*) 亦有酒精之意，而且 *djinn* 與酒精都貯在瓶中，釋放出來往往造成破壞。

那獨一無二、令人害怕的問題：「可是，泰叔，你到底幾歲，說真的？」的奇妙答案。

阿達姆從老泰那兒學到不少湖的秘密——哪兒可以游泳，不怕被水草拖下去；水蛇的十一個品種；青蛙在哪兒繁殖；如何烹調蓮藕；還有前幾年那三個英國女人淹死的地方。「有種歐洲女人專門到這個水域來淹死自己，」老泰說。「有時候她們知道，有時候不知道，可是我一聞就知道。她們躲到水底下逃避天曉得什麼東西還是人——可是她們躲不過我，少爺！」老泰爆出的笑聲，可以感染阿達姆——一種響亮而帶有回音的笑聲，從那具衰老、萎縮的身體裡衝撞出來，顯得有點恐怖，但在我外公身上卻彷彿很自然，所以到後來，沒有人知道那不真是他的笑法（我的哈尼夫舅舅繼承了這種笑聲；所以直到他去世為止，老泰的一部分都仍活在孟買）。我外公也從老泰那兒聽到有關鼻子的事。

老泰輕敲他左邊的鼻孔。「你知道這是啥，小鬼頭？這是外在世界跟你裡頭的世界遭遇的地方。如果兩方面合不來，你這兒就會有感覺。然後你會不好意思地揉鼻子解癢。像這樣一個鼻子，小傻子，可是不得了的天賦。我說：要信任它。它警告你時，一定要當心，否則你就完了。跟著鼻子走，你才會有好前程。」他清清喉嚨；眼珠子轉向往事的山巒。阿吉茲向後靠在麥稽上。「我有次認識一個軍官——在伊斯干達大帝（Iskandar the Great）的軍隊裡。別管他叫什麼名字。反正他有條跟你一樣的菜瓜，掛在兩個眼睛中間。部隊駐紮在干達拉（Gandhara）時，他愛上了當地一個騷娘們。立刻他鼻子癢得要發瘋。他抓呀抓，可是一點用也沒有。他吸入尤加利樹葉壓碎煮沸的蒸汽。還是無效，少爺！那股癢勁兒讓他發狂；但這個該死的笨蛋，兩條腿像生了根，部隊開拔回家，他還守著他的小女巫。他成了個——怎麼說？——蠢材，裡外不是人，半兒，外加嘮叨老婆和癢鼻子，到頭來，他只好拿劍捅自己肚皮。你覺得如何？」

……一九一五年，也被紅寶石和鑽石變成了半半兒的阿吉茲大夫，在老泰駛入喊聲相聞的距離時，想起了這個故事。他鼻子還在發癢。他抓一抓，聳聳肩膀，甩甩頭；便聽得老泰喊。

「噢嗨！醫生大爺！地主甘尼的女兒生病啦。」

儘管船夫五年沒和徒弟見面，發話的那張像娘兒們的嘴唇，可沒有露出久別重逢的問候意思，然而這則唐突地隔著湖面嚷嚷就算傳到的簡短消息，卻將時間投入不斷加速、走馬燈般模糊不清的興奮忙亂之中……

……「你想，兒子，」阿達姆的母親邊啜飲新鮮檸檬水邊說話，以聽天由命的疲憊姿勢，斜倚在高背扶手椅^①上：「人生有多大的變化。多少年來，我沒讓人看過我的足踝。現在我得讓那些連親戚都算不上的陌生人瞪著眼看我。」

……而地主甘尼站在一幅鑲著描金畫框的黛安娜女神狩獵圖大油畫底下。他戴厚片黑眼鏡，臉上堆著那有名的、令人厭惡的笑容在討論藝術：「我跟一個窮途末路的英國人買下這幅畫，醫生大爺。只花五百盧比——我沒費事跟他殺價。五百個子兒算什麼？你知道的，我是文化愛好者。」

……「看吧，兒子，」阿達姆的母親在他著手替她做檢查時說：「做娘的為了孩子，什麼事都心甘情願。看我受的苦。你是個醫生……摸摸這些風疹塊，這些斑痕，就該知道我的頭從早晨痛到中午痛到晚上。替我把杯子斟滿，孩子。」

……但年輕醫生一聽見船夫的喊聲，心頭就漾起了最不做作的興奮，他喊道：「馬上來！等我拿東西！」小船的船首挨著花園邊緣停妥。阿達姆一手夾緊捲成雪茄的祈禱墊，衝進屋裡，藍

^① 大型木製椅子，有靠背與扶手，類似皇帝的寶座，亦可裝飾繁複的雕花。

眼睛因光線突然變暗而眨個不停；他把雪茄放在架子高處，成堆疊放的《前進報》（Vorwärts）與列寧的《當務之急》^①等小冊子——半褪了色的德國生活餘音積滿灰塵——的上面；他從床底下拖出一個他母親稱之為「醫生包」的二手提箱，轉過身，旋風似的跑出房間，烙印在提箱底面的「海德堡」三字一閃即逝。地主的女兒，對正待創業的醫生而言確實是好消息，即使生病也好。不對：生病才更好。

……正當我像個空掉的醬菜瓶，坐在轉臂式檯燈的光線中，外公六十三年前這段插曲浮現我眼前，要求被記錄，使我鼻子裡盡是讓他母親發一身膿瘡的那份羞窘銘心刻骨的臭味，還有阿達姆·阿吉茲立志要開業成功，使她永遠不必回珠寶店拋頭露面的那股尖酸的力量，還有年輕大夫站在陰沈大宅裡，惴惴不安地面對畫中眼神活潑、姿色平庸的女孩，和她身後地平線上那頭被她的箭射穿而無法動彈的公鹿時，那股兜頭撲來的霉味。大凡我們人生中舉足輕重的事件，都發生在我們不在場的時刻：我卻不知從哪兒找到填補我知識空隙的法子，所以每件事都在我腦子裡，包括所有的細節，像是晨風中薄霧打斜飄過的景象……每件事，而不僅是諸如打開一只該讓蛛網繼續封鎖的馬口鐵行李箱之類、偶爾發掘到的少許線索而已，

……阿達姆替母親重新注滿杯子，繼續憂心忡忡地做檢查。「在疹塊和斑點上塗點油膏，媽媽。頭痛可以吃藥。膿瘡非開刀不可。但也許妳坐在店裡的時候該掛上紗幔……免得那些冒瀆的眼光……這種病痛往往是心理作用……」

……木槳啪啪打在水面上。撲啣口水啐入湖中。老泰清清喉嚨，氣鼓鼓地嘟囔道：「什麼好

^① What Is to Be Done?，列寧於一九〇二年所撰，說明革命組織方法的短論。

主意。乳臭未乾的小鬼頭什麼該死的都沒學會就跑了，回來就成了大牌醫生，拎一大袋外國機械，但還是跟貓頭鷹一樣笨。我發誓：這主意糟透了。」

……受地主笑容的影響，阿吉茲大夫不安地挪動身體，重心從一腳移到另一腳，地主在場，任何人都輕鬆不下來；他等候著因他不尋常的相貌而產生的局部痙攣反應。他已經習慣了那種不由自主的，對他的體型、多重彩色的臉孔，以及鼻子，感到驚訝的抽搐……但甘尼不動聲色，年輕的醫生也決心不洩露自己的不安，做為回報。他不再挪移身體重心。他倆面面相對，都壓抑著（或看來如此）對對方的觀感，建立未來友誼的基礎。甘尼換了副面目，從藝術愛好者一變為硬漢。「這是你的好機會，年輕人，」他道。阿吉茲的目光遊移到黛安娜身上。她露出好大一片有瑕疵的粉紅色皮膚。

……他的母親在呻吟，搖著頭：「不，你哪裡知道，孩子，你成了大牌醫生，但珠寶生意不一樣。誰會跟躲在黑紗底下的女人買土耳其玉？這是建立互信的問題。所以他們一定得看見我；我一定得頭痛發疹。去吧，去吧，不要擔心你可憐的母親。」

……「大牌，」老泰朝湖面啐了一口：「大皮包，大牌。呸！家鄉的袋子不夠你用，非得帶那個豬皮做的東西回來？光看著它就讓人不潔淨^①。誠則靈，真主什麼都知道的。」阿吉茲大夫坐在印花簾子和燻香氣味中間，心思從湖對岸等著的病人身上拉回。老泰尖酸的獨白穿透了他的自覺，產生一種模糊的震撼，一種像急診臨時收容室的氣味壓過了燻香味……老人顯然對什麼事感到氣憤，滿腔令人費解的怒火，似乎是衝著他過去的忠實門生而來，或說得更精確、更奇怪一

① 回教徒認為豬是不潔淨的動物，不吃牠的肉，也不使用牠的皮革製品。

點，是衝著他的皮包而來。阿吉茲大夫試圖扯幾句閒話……「你老婆好吧？人家還在傳你有一袋金牙嗎？」……試著套交情；但老泰已經發動全面攻勢，一連串惡言謾罵洶湧而出。海德堡皮包在辱罵的激流中顫抖。「裝滿外國花招操他奶奶的外國豬皮包。大牌的皮包。以後要是有人摔斷手臂，那個包包不會讓接骨師用草藥把它包好的。以後男人得讓老婆躺在那個包包旁邊，眼睜睜看著刀子出來，把她切開。好主意呀，外國人在我們的年輕人腦袋瓜裡裝了些什麼呀。我發誓：這事壞透了。那包包要下油鍋，跟罪孽深重者的烏蛋一塊兒炒。」

……地主甘尼用拇指勾著吊褲帶，啪地放開。「好機會，的確是的。鎮上的人說了你不少好話。良好的醫學訓練。良好……夠好……的家世。現在我們自己的女醫生病了，你的機會來了。那個女人最近老是生病，年紀太大，我看，也跟不上時代了，那怎麼辦？我說：醫生要能治好自己。我跟你說：我在生意上是絕對客觀的。感情、愛心，我只留給自己家人。如果不能提供第一流服務，我就判她出局！你懂我意思吧。所以，我女兒娜芯不舒服。你好好給她治。記住，我有朋友；不分貴賤，病魔都會找上門來的。」

……「你還用水蛇泡白蘭地，喝了壯陽嗎，泰叔？你吃蓮藕還是喜歡不加任何作料嗎？」結巴巴的問題，被老泰的怒火擱置一旁。阿吉茲大夫開始診斷。對這船夫而言，皮包就代表外國；它是外來物、侵略者、進步。沒錯，它的確佔據了年輕醫生的心思；而且也沒錯，它裝了刀，還有治霍亂、瘧疾、天花的藥；更沒錯的是，它擱在醫生和船夫中間，造成他們之間的對立。阿吉茲大夫開始奮鬥，克服悲傷，克服老泰的憤怒，後者已經開始傳染給他，成為他自己的憤怒，他絕少發怒，但一旦發作，會從他體內深處發出突如其來的咆哮，摧毀所有看得見的東西；然後消失無蹤，留下他百思不解為什麼別人會那麼不高興……他們接近甘尼的房子。一個僕

人在等船，他站在小小的木板碼頭上，雙手合十。阿吉茲把心神集中在手頭這件工作上。

……「您習慣看的醫生同意我來嗎，甘尼大爺？」……再一次，人家不把他結結巴巴的問題當一回事。地主道：「喔，她會同意的。請跟我來。」

……僕人等在碼頭上。阿達姆·阿吉茲拎著皮包下船時，他把船扶穩。直到這時，老泰才終於直接對我外公說話。他滿臉輕蔑地問：「告訴我，醫生大爺：你那個死豬做的皮包裡，有沒有那種外國醫生用來聞東西的機械？」阿達姆聽不懂，搖搖頭。老泰的聲音蓄積了一層新的厭惡。「你知道的，先生，就是像大象鼻子的那種東西。」阿吉茲懂得了他的意思，答道：「聽診器嗎？當然有的。」老泰把船推離碼頭。吐了一口口水。將船划開。「我就知道，」他說。「你現在用那種機械取代你的大鼻子了。」

外公沒有自找麻煩去說明聽診器比較像耳朵，而非鼻子。他強自壓抑內心的不悅，一個被丟棄的孩子的怨毒憤懣；更何況，病人在等著。時間沈澱下來，凝聚於當下的要務。

房子很華麗，光線卻極暗。甘尼是鰥夫，僕人顯然佔他便宜。角落有蜘蛛網，壁板和窗沿灰塵積得老厚。他們走在長長的走廊上；有扇門半開，阿吉茲瞥到室內凌亂不堪。這一眼，加上甘尼墨鏡的反光，讓他驀然憬悟，原來地主是個瞎子。這更加深了他的不安：一個自稱欣賞歐洲繪畫的瞎子？他也很佩服甘尼一路走來，沒撞上任何東西……他們在一扇厚重的柚木門前停下腳步。甘尼道：「等兩分鐘，」便走進門後的房間。

往後的歲月裡，阿吉茲大夫發誓，在地主晦暗、蜘蛛出沒的大宅走廊裡獨處的那兩分鐘，他有股幾乎無法克制的強烈欲望，只想拔腿轉身以最快速度逃跑。瞎眼的藝術愛好者之謎，已令他

喪膽，老泰的絮叨潛藏的毒汁，更使他五臟六腑彷彿爬滿無數小蟲，他鼻子癢得讓他深信自己不知怎麼搞的傳染了性病，他覺得自己的腳，彷彿扣在鉛做的靴子裡，開始慢慢地向後轉；他覺得血液撞擊太陽穴；一種來到不歸點的強烈預感，害他差點尿濕了德國羊毛褲。他不知不覺開始滿臉通紅；就在這一刻，他眼前出現母親坐在地板上矮桌前的模樣，紅疹像暈紅佈滿她的臉，她手持一塊土耳其玉向光。母親的臉上堆滿船夫老泰的怨怪。「走呀，走呀，跑呀，」她用老泰的聲音對他說：「不必擔心你可憐的老母親。」阿吉茲大夫發現自己結巴道：「妳兒子真是沒出息，媽媽；妳難道看不出我身體中間有個西瓜那麼大的洞？」母親露出一個痛苦的微笑。「你一直是個沒心肝的孩子，」她嘆口氣，就變成了走廊牆上的一隻壁虎，對著他吐舌頭。阿吉茲大夫不再感覺頭暈，他不確定自己是否大聲說過話，也不知道所謂的那個洞是什麼意思，他發現自己的腳不再企圖逃跑，也察覺有人在看他。一個手臂雙頭肌像摔角選手的婦人，正盯著他看，並招手示意他跟她進房去。她的紗麗讓他知道她是僕人，但她毫無卑躬屈膝之意。「你臉都綠了，像條魚。」她道：「你們這些年輕醫生。進了陌生人的房子，膽子就變成果凍。來吧，醫生大爺，他們在等你呢。」他把提包把手握得略嫌太緊，尾隨她踏進黝暗的柚木門。

……進入寬大的臥室，光線跟屋子其他部分一樣黯淡；不過這兒有幾道灰撲撲的陽光，從一面牆壁上高高的扇形窗裡透進來。這幾條無濟於事的光線，照亮了醫生畢生僅見最不尋常的一幕景象：眼前無以名之的場景，使他的腳再次蠢蠢欲動，想要奪門而出。另兩名體格也像摔角選手的婦人，筆挺地站在光線裡，各人手裡捏著一幅碩大無比的白床單的一角，她們的手臂高舉在頭上，所以床單像一幅簾子，掛在她們中間。甘尼突然從模糊的背景裡，拉出這幅陽光照耀的床單，而且聽任進退維谷的阿吉茲大夫，癡騷地呆望了將近半分鐘，最後，還沒人發話前，醫生有

一個發現：

床單正中央剪了一個洞，略呈圓形，直徑約七吋。

「關門，阿姨。」甘尼指揮第一名女摔角家，然後轉向阿吉茲，推心置腹道：「鎮上有不少不學無術的家伙，有時會試圖爬進我女兒房間來。她需要，」他對二個肌肉發達的婦人示意：「保鏢。」

阿吉茲仍瞪著那幅打洞的床單。甘尼道：「好啦，來吧，你現在來檢查娜芯。馬上。」外公環顧室內。「可是，她在哪兒呢，甘尼大爺？」他終於脫口道。女摔角家都一副神氣活現的表情，而且他覺得她們特別繃緊了肌肉，以防萬一他要什麼花招。

「啊，你糊塗了。」甘尼道，他令人無法忍受的微笑拉得更大。「你們歐洲回來的小伙子忘了一些事。醫生大爺，我女兒是大家閨秀，這不用說的。她可不會在陌生男人面前赤身露體。你不懂，你是不可以看見她的，不行，任何情況下都不行；所以，我要她待在床單後面。她站在那兒，像個大家閨秀的樣子。」

阿吉茲大夫的聲音不由得帶一抹慌亂：「甘尼大爺，請告訴我，不看她，怎麼給她做檢查？」甘尼繼續保持微笑。

「你只要指出我女兒哪個部位需要檢查。我就會下令把那個部位露在你看到的那個洞口。就用這種方式辦理。」

「可是，小姐到底是哪裡不舒服呢？」——外公絕望地問。甘尼兩眼上翻，笑容扭曲成憂傷的苦臉，答道：「可憐的孩子！她有嚴重的、非常厲害的肚子痛。」

「這樣的話，」阿吉茲大夫極力自制地說：「請給我看她的肚子好嗎。」

紅藥水

帕德瑪——我們豐滿的帕德瑪——大模大樣地生悶氣。（她不識字，而且跟所有愛魚的人一樣，不願意人家懂任何她不懂的事。帕德瑪：強壯、快活、我人生最後階段的慰藉。但絕對不是個好東西。）她千方百計哄我離開書桌：「吃嘛，來啦，東西要壞了。」我頑固地抱著稿紙不放。「什麼了不起的玩意兒，」帕德瑪質問，怒氣沖沖地揮舞著右手：「需要寫這堆狗屎的？」我答道：我既然已經透露了我出生的細節，而且剪洞的床單已經架設在醫生和病人中間，再沒有回頭的餘地了。帕德瑪哼哼鼻子，手掌一拍前額：「好啦，餓死餓死，誰在乎才怪！」又一聲更響亮、決定性的哼聲……但她這種態度也不會讓我破例。她整天攪拌一個冒泡的大桶子謀生；今晚有什麼又熱又酸的東西使她特別亢奮。虎背熊腰，手臂上有毛，她爭執、張牙舞爪、離開。可憐的帕德瑪。每件事都惹她發火。甚至她的名字：這不難想見，從小她母親就告訴她，她的名字是跟蓮花女神取的，而村民對這位神祇最普遍的稱呼就是「管大便的」。

重獲安寧，我回到散發些許鬱金氣味的紙上，迫不及待要斷送它的清白，繼續昨天寫到半途打住——就跟雪賀拉莎德保全性命，全靠她一夜接連一夜把沙赫利亞王逗得好奇難耐一樣！①——的敘述。我馬上就開始：先說，我外公在走廊裡看到的預兆並非全無根據。接下來那幾個月、那

①《一千零一夜》的主軸情節。

幾年，我只能說，他中了那幅剪洞——而且還沒沾到血跡呢——床單的魔咒。

「又來啦？」阿達姆的母親仰眼望天道：「我告訴你，孩子，那女孩唯一的毛病就是好日子過多了。太多甜食、太受寵了，這就是沒有母親管教的結果。你去吧，好好照顧你那個看不見的病人吧，為娘這點微不足道的頭痛不要緊的。」

那些年，你得知道，地主的女兒娜芯染上了數量驚人的各種小毛病，每次都派小船召喚在山谷中聲名遠播、年輕高大的大鼻子醫生大爺出診。阿達姆·阿吉茲幾乎每週造訪那間有陽光灑落、由三名女摔角選手把守的臥房；每一次，他都獲准透過剪洞的床單，對那少女身體上七吋方圓的不同部位看上一眼。她最初的肚子痛，由輕微扭到的右足踝取代，繼而是左腳大拇趾的趾甲内生、左小腿下側一小道刮傷。（「破傷風會死人的，醫生大爺。」地主道：「我的娜芯絕不可以死於刮傷。」）關於她僵硬的右膝蓋，醫生不得不透過床單上那個洞略加操作……經過一段時間，不適向上攀升，避開某幾處不可說的部位，開始在她上半身蔓延。她患了一種她父親稱之為「爛手指」的神秘疾病，她手上的皮膚會呈薄片剝落；她腕骨無力，阿達姆處方了鈣片；她每次便秘，他都開軟便劑，因為灌腸器是絕對禁用的。她發過燒，但體溫也曾低於正常。這種時候，他的體溫計只能放在她腋下，他嘟囔著抱怨這種方式相對的欠缺效率。她另一邊的腋下，有次生了輕微的皮膚癬，他替她擦黃藥粉；這次治療——他必須輕柔堅定把藥粉揉搓進去，但她柔軟神秘的的身體開始抖動、輕顫，他聽見壓抑不住的笑聲從床單那頭傳來，因為娜芯·甘尼很怕癢——止了癢，但娜芯不久又開始生別的病。她夏天因貧血消瘦，冬天有氣管的問題。（「她的氣管最嬌弱不過，」甘尼解釋道：「像許多小笛子。」）世界大戰在遠方度過一個又一個危機，而蛛網密佈的房子裡，阿吉茲大夫在跟這個區隔成許多部分的病人身上永無止境的病痛全面作戰。而

且，戰爭的那幾年裡，娜芯的病從來沒有重複過。「這只證明，」甘尼對他說：「你是個好醫生。你治好她的病，再也不復發。可是天哪！」——他敲敲自己的額頭——「她想念死去的母親，可憐的寶貝，身體也跟著受苦。這孩子太有愛心了。」

於是，阿吉茲大夫心裡逐漸勾勒出一幅娜芯的畫像，用他檢查過的她身體各部分，湊合一幅不怎麼兜得攏的拼貼畫。這個分割成許多片段的女人幻影，開始糾纏他，而且不僅在夢中。這個他用想像黏貼而成的她，伴隨他每一次出入，她搬進了他心靈的正房，不論行走坐臥，他都覺得指尖觸及她怕癢的柔嫩肌膚、完美的小手腕和美麗的足踝；他聞得到她身上薰衣草和香柏莉花的香味；他聽見她的話聲和小女孩似的不可自抑的笑聲；但她沒有頭，因為他從未見過她的臉。

他母親俯臥在床上，四肢攤開。「過來，過來，替我按摩。」她道：「我醫生兒子的手指可以讓他母親肌肉鬆弛。用力點，用力點，看你什麼表情，活像一隻便秘的鵝。」他搓揉她的肩膀。她呻吟著，扭動著，放鬆著。「低一點，」她道：「高一點。右邊一點。好極了。我的聰明兒子看不出甘尼地主在搞什麼鬼。我的孩子絕頂聰明，卻猜不出那女孩為什麼一身瑣瑣碎碎的小毛病，永遠醫不完。兒啊，聽著：至少這一次，好好看看你臉上那個鼻子：甘尼當你是金龜婿。受外國教育等等條件。我在店裡工作，讓陌生人的眼神脫光我衣服，就為了你可以跟娜芯結婚！我當然是對的；否則他怎麼可能看我們家第二眼？」阿吉茲手上加勁。「哎喲，天啊，停手啦，沒必要因為我告訴你真相就把我殺掉吧。」

到了一九一八年，阿達姆·阿吉茲已經把定期過湖出診當作生活的重心。而且他變得更熱切，因為很明顯地，經過三年功夫，地主和她的女兒已經願意降低障礙。最近，第一次，甘尼說：「右胸有個硬塊。需要擔心嗎，大夫？看啊，看清楚啊。」就在那兒，洞口出現一個形狀完

美，秀麗如詩的乳房……「我必須摸摸看。」阿吉茲努力克制自己的聲音道。甘尼猛打一下他的背。「摸呀，摸呀！」他嚷道：「治療之手，治療的觸摸，是吧，醫生？」阿吉茲伸出一隻手……「原諒我這麼問；但現在是小姐月經來潮的時候嗎？」……女摔角家臉上紛紛浮起神秘的微笑。甘尼殷勤地點頭：「是啊。不要不好意思，老弟。我們現在是病患家屬和醫生的關係。」於是阿吉茲道：「那就不用擔心，硬塊等月經結束就會消失的。」……下一次，「她大腿後側的肌肉抽筋，醫生大爺。好痛啊！」瞧啊，被單上，讓阿吉茲幾乎睜不開眼睛，憑空掛著渾圓得難以置信的屁股……這下阿吉茲：「可不可以……」甘尼一答應；被單後面就做了順從的回應；一根繫帶拉開；寬褲從那瓣只應天上有的玉臀落下，讓它美妙無匹地突出於被單之外。阿達姆·阿吉茲硬把自己的心思框架在醫學範疇之內……伸手……觸摸。他難以置信地對自己發誓，他看見那瓣屁股出現羞赧而柔順的紅暈。

那天晚上，阿達姆思索那抹紅暈。床單的魔法在洞的兩側有相同效果嗎？他興奮地想像沒有頭的娜芯在他的審視、他的體溫計、他的聽診器、他的手指之下燥動，並試圖建構她心目中他的模樣。她當然居於劣勢，除了他的手什麼也見不到。阿達姆開始以一種不合法的殷切，期待娜芯發作偏頭痛，或擦傷她尚未露面的下巴，以便他們互相一窺對方的面孔。他知道自己情緒多麼不專業；卻沒有嘗試壓抑。他能做的也不多。情緒已經有自己的生命。總而言之：外公戀愛了，那幅剪洞的床單在他心目中變得神聖而有魔力，因為他透過它看見的東西，填補了他因鼻子撞到土堆，以及受船夫老泰羞辱，內心深處掏出的那個空洞。

世界大戰結束那天，娜芯發作等待已久的頭痛。這種歷史性的巧合，弄亂了，甚至可能污染了我家族在這世界上的存在。

他幾乎不敢看床單上那個洞形成的框架。說不定她長得很醜；或許這一連串做作就是因為……他看了。看見一張溫柔的臉，一點也不醜，柔和地烘托她明亮如寶石的眼睛，棕色帶有金色斑點的眼珠；虎眼。阿吉茲大夫完全墜人情網了。娜芯卻喊道：「可是大夫，我的天，怎樣的鼻子啊！」甘尼氣呼呼：「女兒，小心點……」但病人和醫生都哈哈大笑，阿吉茲說：「是的，是的，這是特製品。還有人說一整個王朝等在裡頭呢……」他咬緊牙關，因為差點接著說：「……就像鼻涕。」

甘尼盲目地在床單旁邊站了整整三年，一直微笑著微笑著，這回他再度露出詭譎的笑容，反射在摔角選手的嘴唇上。

在這期間，船夫老泰未做任何解釋就決定再也不洗澡。在淡水湖星羅棋佈的山谷裡，即使非常貧窮的人也能以清潔自豪（而且切實做到），老泰卻決定發臭。三年過去了，他既不洗澡，解決自然需求後也不清洗。他穿同樣的衣服，不洗，年復一年；他對冬季唯一的讓步就是在臭氣沖天的長袍外面罩一件迦哈外套。他依喀什米爾習俗在迦哈裡貼身攜帶一小籃子熱炭，雖能在寒冬保暖，卻使他身上的惡臭越發濃郁嗆鼻。他喜歡慢慢隨波逐流，漂過阿吉茲家，讓身上可怕的臭氣飄過小花園，穿堂入室。花兒死了；鳥也逃離阿吉茲老父的窗台。不消說，老泰失去了工作機會；英國人尤其不願意讓這麼一個活糞坑擺渡。湖邊的人盛傳，老泰的妻子被這老頭兒突如其來自甘骯髒逼得精神錯亂，哀求他給個解釋。他答道：「去問我們從外國回來的醫生，問那個小鬼頭，那個德國人阿吉茲。」這麼說來，他打算攻擊醫生高度敏感的鼻子（它每次面臨危險就發癢的預警機制，已多少在愛情的麻醉之下變得遲鈍）嗎？或這是抵抗海德堡醫生包入侵的一種拒絕

改變的姿態？阿吉茲曾有一次當面質問老人，這一切是為了什麼；但老泰只對他吹口氣，就划走了。那口氣幾乎讓阿吉茲暈厥；它跟斧頭一樣鋒利。

一九一八年，阿吉茲大夫的父親，失去了鳥伴之後，在睡夢中與世長辭，而他的母親，靠著阿吉茲行醫成功而順利將珠寶店脫手後，只覺得丈夫之死是種慈悲的解脫，她的人生重擔已卸，便在這同時也進入彌留狀態，四十一天守喪期未滿，便追隨她的男人於地下了。印度兵團打完世界大戰，返抵國門時，阿吉茲大夫成了孤兒和自由人——然而他的心卻掉進一個直徑七吋的洞裡。

老泰言行的孤立效果：它破壞了阿吉茲大夫與湖濱水上居民的良好關係。他小時候可以自由自在跟魚婦或賣花女交談，現在卻被人非難。「去問那個小鬼頭，那個德國人阿吉茲。」老泰把他列為外國人，也就是一個不能完全信任的人。這兒的人不喜歡老船夫，但他們認為，顯然是醫生造成他的改變，而這改變更令人不安。阿吉茲發現窮人都懷疑他，甚至排斥他；這讓他很難過。現在他終於明白老泰在搞什麼花樣：這傢伙要把他趕出山谷。

剪洞床單的故事也傳了出去。那幾個女摔角選手的口風顯然不像外表看來那麼牢靠。阿吉茲開始注意到人家對他指指點點。女人則用手搗著臉咯咯發笑……

「我決定讓老泰得勝，」他道。三名女摔角選手，兩人拉著床單，第三個在門口徘徊，拼命想透過塞在耳朵裡的棉花聽清楚他說些什麼。（「是我要求父親那麼做的，」娜芯告訴他：「這班長舌婦從現在開始甬想搬弄是非了。」）娜芯的眼睛在洞的烘托下，顯得特別大。

……就像他自己的眼睛，幾天前，他走在鎮上的街道，看見冬季最後一班巴士到達，車廂漆著有趣的彩色標語——前面，綠色描紅邊：「真主賜福」；後面，黃色描藍邊：「感謝真

主！」，以及厚顏無恥的棗紅色：「抱歉啦，拜拜！」——雖然臉上添了橫的豎的一大堆皺紋，但伊爾思·魯彬一下車，他就認了出來……

最近，地主甘尼已放任他獨自應付那些戴耳塞的保鏢：「多聊聊；嚴格保密下，醫生跟病人的關係會更密切。我現在懂了，阿吉茲大爺——原諒我早先的唐突。」最近娜芯的舌頭也愈來愈放肆。「這是什麼話？你算什麼——男子漢還是老鼠？為了一個臭薰薰的船夫離開家！」……

「奧斯卡死了，」伊爾思告訴他，她坐在他媽媽的高背扶手椅上，啜飲著新鮮檸檬水。「像個丑角。他去跟軍隊說，要他們不要當棋盤上的小卒。這笨蛋還以為部隊真的會丟下槍走開。我們在窗戶裡看，我禱告他們不要把他踩死。那時兵團已經學會齊步走了，你看了一定認不得。他走到閱兵廣場對面的街角，踩到自己的鞋帶摔倒在馬路中間。一輛參謀車撞到他，把他給撞死了。他總是綁不好鞋帶，那個傻瓜」……這兒那兒，鑽石凝固在她睫毛上……「他就是那種敗壞無政府主義者名聲的人。」

「好吧，」娜芯同意：「既然你有機會找到一份好工作。阿格拉大學，那是所明星學校，別以為我不知道。大學校醫！……聽起來不錯。你說要換工作，情況就不同了。」洞裡的睫毛垂了下來。「我會想你的，當然……」

「我戀愛了，」阿達姆·阿吉茲告訴伊爾思·魯彬。後來他又說：「……就算我只能從床單上那個洞看她，一次一小部分；但我發誓她的屁股會羞紅。」

「他們一定在那兒的空氣裡加了點什麼特別的，」伊爾思道。

「娜芯，我得到那份工作了，」阿達姆興奮地說。「今天信來了。一九一九年四月開始上班。妳父親說他可以替我的房子和珠寶店找到買主。」

「好極了，」娜芯嘟著嘴說。「現在我得另找醫生了。或者我該回頭找那個老太婆，她根本什麼也不懂。」

「我是個孤兒，」阿吉茲大夫說：「我只好親自代表我的家人前來。這次不是你派人叫我，甘尼大爺，是我自己要來的。我登門造訪跟我的專業無關。」

「親愛的孩子！」甘尼拍拍阿達姆的背：「你當然得跟她結婚。嫁妝保證最高水準！我絕不省錢！這會是今年最盛大的婚禮，啊，絕對的，沒問題！」

「我不能把妳留下，一個人離開，」阿吉茲對娜芯說。甘尼道：「家家酒扮夠了！不需要那張無聊床單了！放下來，婆子，他們現在是一對戀人了！」

「終於，」阿達姆·阿吉茲說：「我看到完整的妳了。但我得走了。我的出診業務……還有一個老朋友住在我家，她一定會為我們高興。一個德國來的好朋友。」

「沒有哇，阿達姆少爺，」他的僕人道：「我從早晨就沒見到伊爾思夫人，她雇老泰的船遊湖去了。」

「我能說什麼呢，先生？」老泰謙卑地：「我被叫到您這麼一位大人物家中真是無上榮幸。先生，那位女士雇我載她到蒙兀兒花園玩，趁湖水結冰前趕去。那位女士好沈默，醫生大爺，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所以我就像個老傻瓜一樣，自管想我微不足道的心事，忽然我回頭一看，她已經不在位子上。大爺，我用我老婆的腦袋發誓，我看不見後面的座位，我哪知道呀？相信我這個可憐的老船夫吧，您小時候我做過您朋友的呀……」

「阿達姆少爺，」老僕打岔道：「原諒我，但我剛在她桌上找到這張紙條。」

「我知道她在哪兒，」阿吉茲大夫瞪著老泰：「我不知道你為什麼總是到我的生活裡來攪和；可是你曾經把那地方指給我看過。你說：有些外國女人故意到這兒來淹死的。」

「我嗎，大爺？」老泰嚇壞了，渾身惡臭而無辜。「您一定是傷心得頭昏了！我怎麼可能知道這種事？」

一群面無表情的船夫撈出屍體，浮腫，糾纏著水草，老泰便到小船休息站去，雖然他的口臭活像一頭患痢疾的公牛，令人爭相走避，他告訴他們：「他還敢怪我，你們想！把不知檢點的歐洲女人帶到這兒來，她們跳了湖就說是我的錯！……我問哪，他怎麼會知道該到哪裡去找？就是嘛，去問他，問哪個小鬼頭阿吉茲！」

她留下一張字條。寫著：「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做任何評論；這些不知怎麼搞的從我嘴巴冒出來，因為倉促或情緒波動遭到扭曲的事件，應該由旁人評判。現在讓我直接說了吧，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那個漫長、酷寒的冬季，老泰生病了，害了嚴重的皮膚病，跟俗稱國王之惡^①的那種歐洲惡疾類似；但他不肯看阿吉茲大夫，只用當地的民俗療法醫治。三月湖水解凍時，婚禮在甘尼地產上搭的一個大帳棚裡舉行。婚約保證餽贈阿達姆·阿吉茲為數可觀的一筆錢，足夠在阿格拉買棟房子，在阿吉茲特別要求之下，嫁妝還包括一幅破損的床單。新人坐在高臺上，戴著花圈，冷得要命，客人魚貫走過，把錢

^① King's Evil，即瘰癧，主要是衛生條件不佳引起感染，症狀為淋巴結腫大，好發於頸部。古代英、法民間傳說這

種病只要國王摸過患處就會好，每年都有數千人求國王治療，故名。

幣扔在他們膝上。那晚，我外公將有洞的床單鋪在新娘和他自己身下，早晨上頭就點綴了三滴血跡，形成一個小三角形。一早床單被拿出來展示，圓房儀式完成後，來了一輛地主雇的轎車，將我的外祖父母送往阿木里查，他們到那兒去搭邊境郵車。群山圍成圓圈，看外公最後一次離開家鄉。（他只回來過一次，但再也沒有離開過。）阿吉茲恍惚看見一個老船夫站在陸地上，看他們經過——但很可能看錯了，因為老泰在生病。阿閣梨山頂那座外觀像水泡，回教徒稱之為所羅門王寶座的寺廟，對他們不聞不問。汽車向南駛去，沿路起起伏伏盡是經冬脫光樹葉的白楊樹和積雪覆蓋的番紅花田，行李廂裡有一個皮製的舊提箱，裡頭裝的東西包括一個聽診器和一幅床單。阿吉茲大夫胃囊裡有種感覺，跟失重很類似。

或者該說，墜落。

（……現在我扮成一個鬼。我九歲，我父親、母親、銅猴和我自己，全家都住在外公位於阿格拉的房子裡，全體孫子輩——包括我——表演傳統的新年劇；我分配到鬼的角色。所以——而且為確保舞台效果必須秘密行動——我忙著滿屋子翻找扮鬼的道具。外公出外看診。我在他房間裡。這兒，就在那個老櫃子上，攔著一口滿佈灰塵蛛網的老箱子，而且沒上鎖。就在這兒，箱子裡頭，我的祈禱應驗了。不僅有一幅床單，而且已經剪好了一個洞！就在這兒，箱子裡這個皮製手提包裡，放在老聽診器和一管發霉的維克斯噴鼻劑下面……床單在我們戲中出現時，引起極大的轟動。外公一看見它，馬上起立咆哮。他大踏步走上舞台，當著所有人的面，卸了我的鬼妝。外婆抿緊嘴唇，緊得嘴唇好像消失了。他們兩人，一個用久被遺忘的船夫聲音對我大吼大叫，一個藉消失的嘴唇表達胸中的怒火，把一個本來要嚇人的鬼給活活嚇哭了。我唯有逃跑，拔足飛奔到小玉米田裡，不知道這一切究竟怎麼回事。我坐在那兒——可能就是納迪爾·康恩坐過的同一

位置！——好幾個小時，一遍又一遍發誓我再也不隨便打開一口禁忌的箱子，又模糊地恨它為什麼一開始不鎖好。但他們的憤怒讓我知道，那幅床單真的很重要。）

我被帕德瑪打斷，她替我送晚餐來，卻不肯交給我，一味勒索我：「如果你非得一直不停地寫字傷眼睛，起碼你得唸給我聽。」過去我為了吃到晚餐必須唱歌——但說不定帕德瑪很有用，因為她是個擋也擋不住的批評家。她特別氣我提到有關她名字的那段話。「懂什麼，你們城裡人？」她喊道——手在空中揮舞：「在我們村子裡，跟大便女神取相同的名字一點也不丟臉。馬上給我寫，說你弄錯了，全錯了。」謹遵我的蓮花的懿旨，我下筆如神，立刻添上一小段大便頌歌。

孳育農作物，促進它們生長的大便啊！趁新鮮濕潤壓成薄餅，賣給農村的建築工人，可以鞏固泥土蓋的房屋牆垣的大便啊！來自牛的後半身，卻大大有助於說明牠們至高無上神聖地位的大便啊！喔，是的，我錯了，我承認我對你有偏見，想必是因為你不湊巧的氣味會觸犯我敏感的鼻子之故——跟大便的承包神取相同名字，想來是多麼美好，多麼有意義，言語不足以形容的妙事啊！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阿木里查聖城散發排泄物（榮耀啊，帕德瑪，至善至美啊！）的臭味。或許那股（美好的！）惡臭並未觸犯我外公臉上那個鼻子——畢竟，如上所述，喀什米爾的農人都用它充當灰泥代用品了。甚至在斯利那加，用推車載著糞餅沿街叫賣的小販也很普遍。但那種東西畢竟已經曬乾、臭味淡化，而且有用。阿木里查的糞便卻是新鮮而（更糟）多餘的。來源也不盡然是牛。它從夾在城裡許多兩輪馬車、黃包車、出租馬車兩轅間的馬屁股裡冒出的。

來；順應自然需求的騾子、人、狗，也都在屎尿中民胞物與、四海一家。母牛也有份：在塵土街道上徜徉的牛娘子，巡視各自的地盤，用糞便劃定領域。還有蒼蠅！頭號人民公敵，快活地嗡嗡叫，從糞團飛到剛出爐冒煙的糞團，一邊歌頌，一邊替這些免費貢品傳花授粉。整個城市也蠅營狗苟，行徑一如蒼蠅。阿吉茲大夫在旅館窗戶居高臨下眺望這場景，正好一個戴口罩的耆那教徒①經過，用一根樹枝當掃帚，一路揮拂前方的人行道，以免踩到螞蟻，或甚至蒼蠅。一輛賣點心的推車散發撲鼻甜香。「熱可樂果②，可樂果熱啣！」一個白種婦人在對街的店裡買綢緞，幾個戴頭巾的男人在伺候她。娜芯——現在是阿吉茲太太了——頭痛得很厲害；這是她第一次重複生相同的病，然而安靜的山谷之外的生活方式，對她確實是一種震撼。她床畔那壺新鮮檸檬水，很快就喝完了。阿吉茲站在窗前，吸納這城市。黃金寺的尖塔在陽光中熠熠生輝。但他的鼻子發癢：這兒有什麼不對勁。

我外公右手的特寫：指甲關節手指，全都比你預期的大。外側邊緣有一簇簇紅毛。大拇指和

①耆那教 (Jainism)，西元前六世紀，約與佛教同時在印度興起的宗教，創始人為筏駄摩那大雄 (Vardhamana Mahavira)，「耆那」(Jina) 一字義為勝利者，也是大雄的稱號。耆那教是對當時印度教過於繁複的儀式與經文的反動，宣揚禁欲，主張守貞、裸體、苦行、禁食等，修行方式以佈施、行善、清修為主。其教義相信輪迴、因果及衆生平等。但發展至現代，耆那教與印度教的界線愈來愈模糊，也膜拜印度教神祇，並納入種姓觀念。耆那教目前信衆包括不少印度企業界、金融界與政界的重要人物。

② Pakoras 是印度街頭小販常見販售的熱點心，做法是在加香料與豆粉調製的麵糊中，加入切絲的洋蔥、馬鈴薯或其他蔬菜，揉成球形，放入熱油炸熟，然後加沾醬食用，與歐式或日式的可樂果 (croquette) 類似，但風味有別，目前為理解方便，借用此譯名。

食指捏在一起，距離只有一張紙的厚度。換言之：外公手裡拿著一張傳單。這是走進旅館門廳時（換成長鏡頭——孟買出身的人必須具備基本的電影詞彙）塞進他手裡的。窮孩子滴溜溜繞著旋轉門跑，傳單灑在身後，信差在後追趕。門口一陣狂轉，一圈又一圈；直到信差的手也要求給個特寫，因為他的拇指和食指也捏到了一起，距離是街童耳朵的厚度。少年宣傳家被扔進水溝；但外公留下了訊息。望著窗外的當兒，他看見它在對街的牆上重複；以及清真寺的叫拜樓上；還有報販臂下報紙上的黑體印刷大字。傳單報紙清真寺以及牆壁都在大喊：哈塔爾！①字面上，哈塔爾意謂哀悼、靜止、緘默的日子。但正值甘地聲望如日中天的印度，語言也服從甘地的指示，這個字眼受他影響，也有了新的解釋。哈塔爾——四月七日，清真寺報紙牆壁和傳單同一陣線，因為甘地下令全印度在這一天停止一切活動。和平地為英國堅持留在印度而哀悼。

「我不懂，說什麼哈塔爾，又沒有人死掉。」娜芯低聲抽泣：「為什麼火車停駛？我們會被困多久？」

阿吉茲大夫注意到街上有名軍人模樣的青年，他想——印度人為英國人打仗；那麼多人見過世面，受到外國影響。他們很難再回到舊世界了。英國人企圖使時光倒流是錯的。一通過羅拉特法案②是樁錯誤，」他喃喃道。

① Hartal，抵制英國。

② Rowlatt acts，一九一九年印度根據英國羅拉特委員會報告所作的立法，此項法案把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頒行的「印度國防法案」永久化，規定政治案件可以不須陪審團進行審判，不須審判就可以拘留嫌犯，引起印度民衆群情激昂，響應甘地發起抗議活動。

「什麼羅拉特？」娜芯哭道：「我看都是胡說八道。」

「就是反對政治搗動，」阿吉茲解釋，然後他回頭想自己的心事。老泰有次說：「喀什米爾人與眾不同。比方說，懦弱。把槍放在喀什米爾人手裡，它得自己發射——他絕沒有膽子扣扳機。我們不像印度人，總是在打仗。」腦子裡想著老泰的阿吉茲，也不認同印度人。嚴格說來，喀什米爾也不是帝國的一部分，而是個獨立王國。他不確定傳單清真寺牆壁報紙的哈塔爾是他的戰爭，儘管他目前置身佔領區。他轉身離開窗口……

……看娜芯抱著枕頭哭。自從他們的第二夜，他要求她動一動以來，她就一直在哭。「動哪兒？」她問道：「怎麼動？」他覺得不知所措，便道：「就是動一動，我是說，像個女人……」她驚恐地尖叫：「天啊，我嫁了個什麼東西啊？我知道你們歐洲回來的男人。你去找那些可怕的女人，然後就想把我們女孩子都變成像她們一樣！聽著，醫生大爺，管你丈夫不丈夫，我可不是那種……爛女人。」我外公一輩子沒打贏這場戰爭；這就決定了他們婚姻的基調，使婚姻生活快速發展成一個經常爆發慘烈戰爭的地方，戰火肆虐下，床單後面的年輕女孩和笨拙的年輕醫生很快就變成另一種陌生的生物……「又怎麼了，老婆？」阿吉茲問道。娜芯把臉埋在枕頭裡。「還能怎麼？」她含混地說：「除了你，還會有什麼？你要我光著身子在陌生男人面前走。」（他叫她走出深閨，放棄紗帳的掩護。）①

他說：「妳有長衫從脖子到手腕、膝蓋都包住。還有寬襪褲把妳一路遮蓋到腳踝。只剩腳和臉。老婆，難道妳的臉和腳有什麼猥褻的嗎？」但她哀嚎道：「他們看到的不只這些而已！他們

① 阿吉茲勸娜芯走出 *putah*，這個字除了指婦女迴避閒人目光，在房間懸掛的紗帳、帷幕，或蒙面的黑紗等，也引伸為一般女性躲在深閨，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避免給外界男性看見的習俗。

會看到我最深最深的恥辱！」

現在發生了一場意外，使我們進入紅藥水的世界……阿吉茲被怒火沖昏了頭，把妻子的紗帳全部從她箱子裡掏出來，扔進一個外面畫著那納克老祖^①的白鐵垃圾桶，點火焚燒。出乎他意料之外，火焰飛騰，撲上窗簾。阿達姆衝到房門口呼喊求救時，廉價窗簾已熊熊著了火……腳夫房客洗衣婦通通湧入房裡，用雞毛撢子毛巾其他人的待洗衣物拍打起火的布疋。水桶拿來了；火熄了；娜芯瑟縮在床上，眼睜睜看著約有三十五個錫克教徒^②、印度教徒和不許觸摸的賤民^③擁進煙霧瀰漫的房間。好不容易等到他們離開，她頑固地閉緊嘴吧之前，說了兩句話。

① Guru Nanak，一四六九—一五三八，是印度宗教家，錫克教的始祖。

② 錫克教 (Sikhism)，十五世紀後期由那納克在印度旁遮普創建的宗教，目前仍以旁遮普為大本營，最重要的聖地在阿木里查的金廟 (the Golden Temple)。錫克一字在梵文中的意義是「門徒」，因為該教信徒自稱是祖師的門徒。該教的教義由印度教毗濕奴虔愛派 (Bhakti Hinduism) 發展而來，也受到回教蘇非派的影響，一方面接受印度教關於輪迴、果報、解脫的教義，但也相信唯一真神，反對印度教的種姓觀念。十七世紀，錫克教因不見容於蒙兀兒帝國，屢遭迫害，由葛文達·辛格 (Govinda Singh) 組織武裝教團，反抗回教君主，錫克男子戴頭巾、佩匕首、終身不剪髮不剃鬚的傳統即由此時開始，至今錫克軍人仍以驍勇著稱。十九世紀的錫克領袖藍吉特·辛格 (Ranjit Singh) 在旁遮普建立錫克王國，與英國殖民勢力對峙。該教最隆重的節日是每年三、四月間的卡爾沙武裝教團 (Khalsa Brotherhood) 成立紀念日。

③ untouchables 指印度傳統社會中的低階種姓以及任何不屬於種姓制度的個人，他們多半從事屠宰、皮革、清掃等被視為不潔的行業，在日常生活上受到嚴重的隔離與歧視。甘地曾為他們重新命名為「神的兒女」 (harijans)，希望能消除賤民的烙印，現代印度憲法也盡量給予他們教育與就業的保障，但歧視問題並未完全消除。

「你是個瘋子。我還要檸檬水。」

外公打開窗戶，轉向他的新娘子：「煙霧要過一陣子才會散；我要去散個步，妳跟我來嗎？」

嘴唇抿得死緊；眼睛擠成一團；頭部猛烈搖出一個不；外公便獨自上街去了。他的臨別出擊：「把怎麼做個喀什米爾好女孩的規矩都忘了吧。開始想想如何成為一個現代印度婦女吧。」

……同時，在英軍司令部的營區，R·E·戴爾准將正在給自己的鬍子上蠟。

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甘地的偉大計畫在阿木里查遭到扭曲。商店都關了門；火車站關閉；但暴動群眾卻恣意破壞。阿吉茲大夫拎著他的提箱走在街上，盡可能提供協助。受踐踏的人就躺在倒下來地方。他給傷口紮上繃帶，並塗了大量紅藥水，這讓傷口顯得更加鮮血淋漓，但起碼可以消毒。最後他回到旅館房間，衣服上染滿紅漬，娜芯不由得驚慌失措：「我來幫你，我來幫你，真主啊，我嫁了個什麼樣的男人啊，跑到水溝裡去跟那些惹是生非的人打架！」她拿著沾水的棉花球撲到他身上：「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能像個普通人，做個可敬的醫生，治療重大疾病什麼的？唉呀，真主啊，你滿身是血！坐下，快坐下，起碼讓我替你清洗乾淨！」

「這不是血，老婆。」

「我親眼看到的我不知道嗎？為什麼你受了傷還要愚弄我？難道不讓你的妻子照顧你嗎？」

「這是紅藥水，娜芯。本來就是紅色的。」

娜芯——本來像陣旋風般忙著找毛巾，開水龍頭——忽然愣住。「你故意耍我，」她說：

「要害我顯得愚蠢。我才不蠢。我讀過好幾本書。」

四月十三日，他們還待在阿木里查。「事件還沒有結束，」阿達姆對娜芯說。「我們不能離開，妳知道：他們可能又會需要醫生。」

「那我們就只能坐在這兒等到世界末日？」
他揉揉鼻子。「不，恐怕不至於那麼久。」

那天下午，街上忽然滿滿都是人，都朝同一方向前進，藐視戴爾頒佈的新戒嚴令。阿達姆對娜芯說：「一定有集會的計畫——軍方一定會來干預。已經禁止集會遊行了。」

「你幹嘛要去？為什麼不等人家來找你？」

……所謂圍場，從荒地到公園都有可能。阿木里查最大的一片圍場叫做札連瓦拉園（Jalilwanwala Bagh）。這兒沒有綠地。到處可見石頭罐頭玻璃及其他東西。要進入這片圍起來的空間，必須穿過兩排建築物中間一條非常狹窄的小巷。四月十三日，數千名印度人摩肩接踵擠過這條巷子。「這是場和平抗議，」有人告訴阿吉茲大夫說。他在人群中隨波逐流，好容易來到巷口。他右手提著那個海德堡來的手提箱。（不需要特寫鏡頭。）他覺得很害怕，我知道，因為他的鼻子從來沒癢得這麼厲害過；但他是個訓練有素的醫生，所以把這件事置之度外，走進圍場。有人在激情演講。小販在人群中穿梭，賣什錦豆和甜品。空氣裡滿是灰塵。外公放眼望去，似乎沒什麼惹是生非的人。一群錫克人在地上鋪了塊布，圍坐其上吃東西。風中還是飄著糞臭。阿吉茲鑽到人群的核心時，戴爾准將也來到窄巷入口。他是阿木里查的戒嚴司令——怎麼說都是個大人物。他塗過蠟的八字鬚尖，也重要得越發僵硬。那五十一個人沿著巷子行進時，外公的鼻子變成癢不可當。那五十一個人進到圍場裡，各就各位，二十五人在戴爾右邊，二十五人在他左側；阿達姆·阿吉茲的鼻子簡直癢得無法忍受，他完全沒法子注意周遭發生的一切。戴爾旅長下達命

令時，一個噴嚏正好命中外公的臉。「哈——哈——哈啾！」他打了個大噴嚏，向前一歪，失去平衡，跟著鼻子走，也救了他的命。他的「醫生包」撞開；藥瓶、藥膏、針筒散落在塵土裡。他氣呼呼地在眾人腳下摸索，企圖在裝備被踏爛之前搶救回來。這時有一陣像是冬季牙齒打顫的噪音，有人跌倒在他身上。紅色的液體沾在他襯衫上。尖銳的哭叫聲此起彼落，奇怪的喀啦聲仍在繼續。愈來愈多的人彷彿顛簸，摔倒在我外公身上。他開始擔心自己的背會吃不消。手提箱的把手頂進他胸膛裡，留下一塊神秘而極為嚴重的淤青，直到多年以後，外公在又名所羅門王寶座的阿閣梨寺去世時才消散。他的鼻子被一瓶紅色藥丸堵住。喀啦聲停止，被人與鳥的嘈雜聲取代。但似乎沒有任何車輛的聲音。戴爾旅長的部下放下機關槍離開了。他們總共對毫無武裝的群眾發射了一千六百五十發子彈。其中有一千五百一十六顆命中目標，使某個人或死或傷。「打得好，」戴爾對部下說：「我們幹了一件很好的工作。」

* * *

那天晚上，外公回到家，外婆為了取悅他，正在朝成為現代女性的方向努力，她對他的德行一點也不大驚小怪。「你看你又弄得滿身紅藥水，真是笨手笨腳的。」她以寬容的語氣說。

「那是血，」他答，她立刻就昏倒了。他用嗅鹽把她救醒，她說：「你受傷了嗎？」

「沒有，」他道。

「你究竟到哪兒去了，我的真主？」

「那兒不是人世，」他說，便在她懷中開始顫抖。

我自己的手，我承認，開始不穩；不盡然因為它的寫作主題，而是因為我發現我手腕的皮膚底下出現一道髮絲般纖細的裂縫……不管它。我們都欠死神一條命。所以讓我以一則未經證實的謠言做結語，我外公離開喀什米爾沒多久，船夫老泰感染的瘰癧病就康復了，他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去世，當時（據說）他因印度與巴基斯坦爭奪他的山谷感到氣憤不平，徒步到恰姆（Cham-Ép），說是要站在兩軍之間，把他心裡的想法說給他們聽。喀什米爾屬於喀什米爾人：那是他的台詞。不消說，他們射殺了他。奧斯卡·魯彬很可能會肯定他的台詞；戴爾則大概會稱讚那些殺人兇手槍法準確。

我得上床了。帕德瑪在等；我也需要一點溫暖。

射痰孟

請相信，我正在四分五裂。

我不是在打比喻；這也不是為了接下來虛張聲勢、故做神秘、低三下四、搖尾乞憐鋪路的花招。我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我像一個舊陶罐，開始碎裂了——我可憐的身體，奇形怪狀、不可愛、受太多歷史打擊、從上到下被抽乾，被門戶切割、痰孟敲頭，以致接縫處開始綻裂。總而言之，我這個人千真萬確已開始分裂，目前進度還算緩慢，但已出現加速的跡象。我只請你相信（正如我已相信）我早晚要碎裂成（約摸）六億三千萬粒籍籍無名、必然會被遺忘的塵埃。因此我才決定藉紙筆吐露一切，趁我尚未遺忘。（我們是個善於遺忘的種族。）

恐怖時而有之，但它會消失。驚恐則像一頭不斷冒泡的海獸浮上來換氣，水面一時為之沸騰，但終究會回歸深海。保持冷靜對我很重要。我嚼檳榔，汁液都朝一個廉價銅盆裡吐，玩古老的射痰孟遊戲：納迪爾·康恩的遊戲，是他跟阿格拉的老人學來的……這年頭，可以買到「火箭檳榔」，包葉裡頭除了會使牙齦發紅的蒟醬，還攪了給人慰藉的古柯鹼。不過那該算是作弊。

……我的稿紙泛出一股千真萬確的芒果醬味道。那我就不再拐彎抹角吧：我，撒利姆·撒奈伊，有史以來天賦最精密嗅覺器官的擁有人，奉獻我的餘生大量製作各種調味佐料。這下子，「廚子？」你不屑地喊道：「只不過是個煮飯的而已？這怎麼可能？」我承認，兼具烹飪與語言

天賦的人確實很少見；但我就是這樣。你覺得不可思議；但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種月薪兩百盧比的煮飯郎，我自己當老闆，在我專屬的番紅花黃和綠色的霓虹女神一閃一閃下工作。我的芒果醬和醃漬物跟我夜間的寫作也是有關係的——白天與醬瓜瓶為伍，夜間埋首稿紙間，我的時間都花在偉大的保存工作上。把記憶像水果一樣陸續從時鐘的侵蝕之下搶救出來。

可是帕德瑪在旁掣肘，脅迫我回歸直線敘述的世界，「後來呢？」的宇宙：「照這種速度，」帕德瑪抱怨道：「講到你出生的時候，你就兩百歲了。」她裝做不在乎，隨便把屁股朝我這方向一甩，這可騙不了我。我知道，不管她再怎麼抗議，她已經上鉤了。毫無疑問：我的故事已經掐住了她的要害，所以她半個字都不再嘮叨要我回家，多洗幾個澡，換掉沾了醋的衣服，把這間空氣裡永遠攪湧著香料味道、黑黝黝的醬菜工廠，即使放棄片刻也好……現在我的大便女神在辦公室的角落鋪了張床，在兩個燒黑了的瓦斯圈上替我做飯，對我轉臂檯燈光圈裡的寫作工程唯一的干擾就是警告道：「寫快一點，否則還沒寫到你出生你就死了。」我努力收斂成功說書人應有的驕傲，試著教育她。「事件——甚至人物——都必須以特定的方式交融，」我解釋道：「就像妳烹調食物講究入味。好比伊爾思·魯彬自殺，融入老阿達姆心中，停滯在那兒，形成一個水窪，直到他看見真主。同樣的，」我熱切地強調：「過去在我身上留下痕跡……所以我們不能忽視它……」她聳聳肩膀，這一動作在她胸部形成頗為賞心悅目的波動，打斷我的話。「在我看來，如果你連你父親怎麼認識你母親都寫不到，以這種方式講自己的故事就太瘋狂了。」

……帕德瑪當然也融入我心裡。歷史從我滿是裂縫的身體分泌出來的同時，我的蓮花也靜靜地滲透進去，以她務實態度和自相矛盾的迷信，以她對荒誕無稽的愛恨交加——所以我接下來

講米安·阿布都拉喪命的故事，再恰當不過。厄運當頭的哼鳥^①：我們這時代的傳奇。

……帕德瑪是個慷慨的女人，因為最後這段時日，儘管我已不能為她做什麼，她仍留下來陪我。對了——又很恰當，開始講納迪爾·康恩的故事之前我先聲明——我不能人道。儘管帕德瑪有千百種天賦與溫柔，我無法融入她，甚至當她左腳踏在我右腳上，右腿勾著我腰部，臉貼著我的臉，嗚嗚的低聲呻吟也不行；甚至當她悄聲附在我耳邊說：「寫作工作結束了，我們來看看能不能讓你的另一枝筆幹點活！」不論她怎麼嘗試，我都射不中她的痰孟。

自白夠了。屈服於無所遁逃的帕德瑪「後來呢？」壓力之下，而且想到我能支配的時間又那麼有限，我從紅藥水飛躍向前，來到一九四二年。（關於撮合我父母，我也很熱心的。）

似乎就在那年的夏末，我外公阿達姆·阿吉茲大夫感染了一種高度危險的樂觀態度。他騎著腳踏車在阿格拉跑來跑去，吹著刺耳的口哨，很難聽，但他樂在其中。他一點也不孤單，儘管官方極力鎮壓，那一年這種絕症卻在全印度蔓延，唯有採取極端手段才能控制。康華利斯路最高處那家檳榔店裡的老人嚼著檳榔，猜疑其中有詐。「我已經活到這輩子壽算的兩倍了，」最老的那個說，他說話有劈劈啪啪的雜音，像台老收音機，因為有太多歲月糾纏在他的聲帶上，「可從來沒見過那麼多人在這麼壞的時機還這麼開心的。一定是魔鬼的把戲。」確實是如此，一種充滿活力的病毒——光是天氣應該就足以讓這種細菌無法繁殖，因為很明顯地，雨下不來。大地皸裂。塵土侵蝕馬路邊緣，有些天，鋪了碎石的十字路口中間還出現大裂縫。檳榔店裡嚼檳榔的人開始

^① hummingbird，一般譯為蜂鳥，但阿布都拉之所以贏得這個綽號，是因為他擅長閉緊嘴巴以喉嚨共振發出噁、噲等哼聲，亦即 humming 原本的意義，故譯作「哼鳥」。

談論不祥之兆；用射痰盂的遊戲自我安慰，他們猜測大地的裂縫裡隨時可能冒出不計其數、無以名之的天曉得什麼東西。據說某天在下午的熱氣中，有個在腳踏車修理店裡工作的錫克教徒，頭巾突然脫落，因為他的頭髮不知什麼緣故忽然豎立起來。更無聊的是，缺水已嚴重到送牛奶的人都找不到清潔的水來沖淡牛奶的程度……遠方，又有一場世界大戰在進行。但我外公照樣吹口哨。檳榔店的老人認為，這種情況下還吹口哨，足證他品味低劣。

（我也跟他們一樣，咳著痰大談裂縫。）

外公跨坐腳踏車上，皮製手提包擱在籃子裡，吹著口哨。儘管鼻子發癢，他還是撮著嘴唇。儘管他胸口那塊淤青二十三年不褪，於他的好幽默感無損。空氣通過他嘴唇，化為聲音。他吹的是一首德國老歌：〈樅樹〉（Tannenbaum）。

樂觀的傳染病乃是一個人引起的，只有報紙用他的名字米安·阿布都拉稱呼他。所有其他人都喊他哼鳥，若非因為那哼聲，一切都不可能。「魔術師變成不世之材，」記者寫道：「出身德里知名的魔術師社區的米安·阿布都拉，已成為印度數億回教徒的希望。」哼鳥是「自由伊斯蘭會議」的創辦人、主席、統合者以及推動一切的靈魂人物；一九四二年，阿格拉廣場搭起許多天幕和講壇，迎接該會議即將舉行的第二屆年會。五十一歲、因年紀和其他煩惱而滿頭白髮的外公，經過廣場時開始吹口哨。他俯身腳踏車上，不時龍頭一歪，來個急轉彎，左彎右紆避開牛糞與小孩的……有次在另一個場合，他告訴他的朋友庫其那般的女邦主說：「我最初是個喀什米爾人，對回教不很熱中。後來我胸口撞出淤青，使我變成了印度人。現在我對回教還是不怎麼虔誠，但我全心支持阿布都拉。他打的是我的戰爭。」他的眼睛仍然是喀什米爾天空的藍……他回到家，雖然眼中還有滿足的神采，口哨卻不吹了；因為一臉不以為然的外婆，正在擠滿不懷好意

的鵝群的院子裡等著他，他從片段愛上她是個錯誤，現在整合為一的她，變成了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而且一直保持這樣，還取了個奇怪的頭銜叫做「可敬的母親」①。

她變成了一個未老先衰的胖女人，臉上還長兩顆活像女巫乳頭的大痣；她生活在自己創造的隱形城堡裡，一座傳統與定規鑄成的裝甲堡壘。那年稍早，阿達姆曾經請人拍一幅真人大小的全家福，打算掛在客廳牆上；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擺的姿勢都算稱職，唯有可敬的母親拒絕配合。最後攝影師試圖趁她不防備時偷拍，但她奪過攝影機敲他腦殼，攝影機壞了。所幸，人還活著；但外婆沒在世間留下任何照片。她才不要關在任何人的小黑盒子裡。對她而言，生活在不戴面紗、裸露面孔的恥辱中已經夠了——讓面容留下記錄，門都沒有。

或許因為裸露臉部的義務，加上阿吉茲老是要求她在他底下動，逼得她建築起防禦工事；她制訂的家規乃是一套固若金湯的自衛系統，使得多次無功而返的阿吉茲，多多少少放棄了突襲她各處三角堡與稜堡的意圖，任由她像隻志得意滿的大蜘蛛，在自劃的疆域中稱王。（或者也因為那根本不是什麼自衛系統，而是一種她防禦自我的手段。）

被她擯斥門外的，包括一切與政治有關的事務。阿吉茲大夫想談這種事，就去找他的朋友女邦主，可敬的母親很不高興；但她不堅持，因為她知道每次他去看朋友，就代表她的勝利。

她王國的雙胞胎心臟乃是她的廚房和她的食物儲藏室。我從來沒進過廚房，但還記得曾經隔著食物儲藏室上了鎖的紗門，窺探裡面那個不可思議的世界，吊掛著的鐵絲籃，罩著亞麻布防蒼

① Reverend Mother 字面上的意義應該是指娜忒恪遵傳統道德規範，而且生養了很多小孩，但它也是對基督教女修

道院院長的敬稱。

蠅，我知道是裝糖與其他甜食的罐頭，貼著美觀的方形標籤上了鎖的箱子，還有核果、蕪青和一袋袋的穀物、鵝蛋和木掃帚。儲藏室和廚房是她不容任何人瓜分的領域；她凶猛地捍衛。她懷最後一個孩子，我的翡翠姨媽時，她丈夫自告奮勇分擔監督廚子的工作。她沒答話；但是第二天，阿吉茲接近廚房時，她拿著鐵鍋從廚房裡衝出來，擋住通路。她本來就胖，兼以懷孕，門口實在沒剩多少空間。阿達姆皺起眉頭：「這是幹什麼，太太？」外婆答道：「這個，管它叫什麼的，是個非常沈重的鍋子；如果我再逮到你來這兒，管它叫什麼的，我就把你腦袋塞進去，加些酸奶，然後，管它叫什麼的，煮成一鍋咖哩肉醬。」我不知道外婆怎麼會用「管它叫什麼的」一詞充當她的中心思想，但一年年過去，這詞彙愈來愈常侵入她的語句。我喜歡把它視為一種無意識的求救呼叫……就如同正經八百提出的問題。可敬的母親暗示我們，雖然她的存在那麼不容忽視，體積那麼龐大，但她其實是在宇宙間漂流。你看吧，她連該怎麼稱呼它都不知道。

……晚餐桌也由她獨裁統治。桌上不放食物，也沒有盤子。咖哩和沙鍋都排列在她右手邊一張矮几上。阿吉茲和孩子們就吃她分配出來的東西。憑著這一習慣賦予的權力，即使後來她的丈夫患有便秘，她也始終不准他自行挑選食物，也不聽從任何要求或建議。城堡不可以移動。即使仰賴它生活的成員行動變得不規則也不行。

納迪爾·康恩長期在康華利斯路藏身，以及愛上翡翠的青年楚飛卡爾與那個家業興旺、名叫阿梅德·撒奈伊的防水布商人（後者嚴重傷了我艾麗亞姨媽的心，她恨了他二十五年，然後殘酷地報復在我母親頭上）造訪期間，可敬的母親鐵腕持家不曾稍懈，甚至在納迪爾來臨引發大沈默之前，阿達姆就曾因嘗試打破她的箝制，落得跟妻子大戰一場。（這一切有助於證明他的樂觀症是多麼難能可貴。）

……早在十年前的一九三二年，子女的教育大權本來是由他控制，可敬的母親很沮喪；但這是父親的傳統角色，她無法反對。艾麗亞十一歲；二女兒穆塔絲即將滿九歲。兩個兒子哈尼夫八歲，穆斯塔法六歲，小翡翠還不滿五歲。可敬的母親挑家中廚子達烏德傾訴內心的恐懼：「他給他們腦子裡裝滿我不知道哪兒的外國語言，管它叫什麼的，還有其他垃圾，一定的。」達烏德攪著鍋子，可敬的母親喊道：「你難道不覺得奇怪，管它叫什麼的，小的那個怎麼叫自己翡翠呢？那不是英文嗎，管它叫什麼的？那個男人把我的孩子都教壞了呀。小茴香少放一點，管它叫什麼的，你該多花點心思在烹飪上，少管人家的閒事。」

關於教育，她只有一個條件：宗教教育。不像阿吉茲常受信仰不確定的折磨，她一直是虔誠的信徒。「你有你的哼鳥，」她告訴他：「可是我，管它叫什麼的，有真主的召喚。是比那個人的哼聲，管它叫什麼的，更好的聲音。」這是她難得一次發表政治評論……後來阿吉茲終於把宗教老師給趕了出去。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那個回教律法專家的耳朵；娜芯看著丈夫領著那名鬚髮散亂的倒楣鬼走向開在花園牆上的門；張口結舌；當她丈夫一腳揣在那位聖人身體的多肉部位，她不由得驚呼出聲。可敬的母親於是動了真怒，悍然決定掀起大戰。

「沒有品格的男人！」她詛咒自己的丈夫，還有：「管它叫什麼的，不知羞恥的男人！」孩子們躲在後陽台的安全地帶觀戰。阿吉茲道：「你知道那個人教妳的孩子什麼？」可敬的母親以問題對抗問題：「你只要能替我們招來災難，有什麼不肯做的，管它叫什麼的？」——「妳還以為是納斯塔力克字體^①的手抄本經文？是嗎？」——這下子他妻子更光火了：「你是吃豬肉的

① Nastalig，十五至十六世紀波斯書法的主要字體，將橫筆延長，創造更圓潤，流暢的整體感。

嗎？管它叫什麼的？你會對古蘭經吐口水嗎①？」醫生提高聲音反駁：「還是有關『母牛』的韻文②？妳以為是嗎？」……可敬的母親不予理會，自顧達到高潮：「你會把女兒嫁給德國人！」頓一下，換氣，給外公得到揭發真相的機會：「他教他們憎恨，老婆。他教他們恨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錫克教徒，還有天曉得其他的什麼吃素的人。妳要滿懷仇恨的孩子嗎，女人？」

「那你寧可要不信神的孩子嗎？」可敬的母親唯恐天使長加百列的大軍漏夜從天而降，把她異教徒的後裔帶往地獄。她心目中有非常鮮明的地獄圖。它熱得就像六月的拉傑布達納③，而且每個人都被迫學習七種外國語。……「我發誓，管它叫什麼的，」我外婆道：「我發誓再沒有食物會從我的廚房進你的嘴巴！沒有了，一片薄餅也沒有，直到你把律法專家大爺請回來，而且，管它叫什麼的，吻他的腳為止。」

從那天開始的飢餓戰爭，差點發展成至死方休的決鬥。可敬的母親信守諾言，用餐時只交給丈夫一個空盤子。阿吉茲大夫隨即以外出時也拒不進食做為報復。一天又一天，五個孩子眼看著父親消失，而母親冷酷地捍衛她的一盤盤食物。「你會全部變不見嗎？」翡翠好奇地問，又帶點熱切地說：「除非你知道怎麼變回來，可千萬別那麼做唷。」阿吉茲的臉凹陷下去；連他的鼻子也好像變細了。他的身體成了戰場，每天都有一部分被炸毀。他告訴年紀最大，聰明過人的艾麗亞說：「戰爭中，戰場承受的蹂躪比任何一方軍隊都慘烈。這很自然。」他開始在出診時乘坐人

① 吃豬肉，侮瀆古蘭經是異教徒的行為。

② verses & "the cow" 指古蘭經的一章。

③ Rajputana，印度西北地區，大部分為沙漠地帶，夏季酷熱。

力車。車夫哈牟達也擔心他起來。

庫其那股女邦主派使者來向可敬的母親求情。「印度挨餓的人難道還不夠多嗎？」使者質問娜芯，她回報以如傳說中毒眼怪蛇^①的眼神。雙手緊攥，攔在腿上，回教徒的包巾在頭上纏得比守財奴還緊，她用沒有眼皮的眼睛刺穿訪客，瞪得他們不敢回望。他們的聲音變成了石頭；他們的心臟凍結；外婆獨自與陌生男人共處一室，大獲全勝地坐在那兒，周遭的人全都垂目低眉。「夠了嗎，管它叫什麼名字的？」她咯咯大笑。「哼，也許吧。不過嘛，也未必。」

但事實上娜芯非常焦慮；雖說阿吉茲一旦餓死，將足以證明她的世界觀比他的優越，可她並不想單純為一個原則當寡婦；但除了讓步丟面子，她又找不到別的出路，自從學會把面孔露出來以後，外婆最在意的就是顏面一丁點都不可以喪失。

「何不生個病呢？」——聰慧的女兒艾麗亞想出了解決之道。可敬的母親策略性撤退，宣稱身上疼痛，絕對是痛死人，管它叫什麼的，上床躺著。她缺席期間，艾麗亞以一碗雞湯的形勢，向父親遞出和平的橄欖枝。兩天後，可敬的母親起身（她這輩子第一次拒絕丈夫檢查），取回她的權威，聳聳肩膀默許女兒的決定，不當一回事地把食物遞給阿吉茲。

那是十年前的事；但到了一九四二年，檳榔店那群老頭子看到吹口哨的醫生還是會掀起騷動，咯咯發笑憶起他差點被老婆逼得就此消失無蹤，儘管他不知道怎麼變回來。那天夜裡，他們用手肘互相推擠，說：「你還記得那時候——」以及「像掛在曬衣繩上的骷髏一樣！甚至騎不動——」還有「——告訴你，老弟，那婆娘會做很可怕的事。我聽說她會夢見她女兒的夢，為了要

^① basilisk，傳說中的蛇妖，據說一瞪眼就能致人於死。

知道她們在搞什麼花樣！」但夜漸深沈，推擠也不再，因為競賽的時間到了。他們的下顎在沈默中有節奏地動作；然後忽然間嘴唇一撮，隨之出現的不是空氣振動的聲音。沒有口哨，而是一長條赤紅的檳榔汁飛出衰老的嘴唇，準確無誤射入一個老舊的銅製痰盂。拍大腿和自稱自讚的聲音此起彼落：「哇，哇，神準！」以及「絕對是神射手！」……老年人四周，城市在散漫的夜間消遣中引退。孩子們玩滾鐵環、卡巴迪①、在米安·阿布都拉的海報上畫鬍子。這時，老人把痰盂放到馬路上，距他們蹲踞的地方愈來愈遠，瞄準的射線也愈來愈長。那道汁液仍能命中目標。「啊，太好啦，很棒！」街頭頑童在紅水箭中間穿梭閃避，嬉戲取樂，將老鷹捉小雞的遊戲附加於射痰盂的嚴肅藝術之上……但這時駛來一隊參謀車，一路將頑童驅散……車上坐著本鎮的軍事司令杜德生准將，熱得幾乎窒息……這兒，他的隨從副官楚飛卡爾少校遞過來一條毛巾。杜德生抹抹臉；頑童一哄而散；車子撞倒痰盂。一股含有硬塊的暗紅色液體像血一樣凝固，像街頭塵土中一隻紅色的手，控訴地指著正逐漸退卻的英國統治勢力。

一張發霉照片的記憶（說不定就是那個頭殼壞去、差點為了與真人相同大小的放大照片送命的攝影師的作品）：患了樂觀熱而紅光滿面的阿吉茲跟一個約六十歲的男人握手，是性急、爽朗的那一型，一糾白髮垂下來跟眉毛打叉，像一道服貼的疤痕。這就是哼鳥米安·阿布都拉。「你瞧，醫生大爺，我身體保養得很好。你要打我肚子一拳嗎？試試看，試試看，我身體好得不得了。」……照片中，白上衣寬鬆的摺皺掩藏著肚子，外公的手也沒有握拳，而是吞沒在前魔

① 為印度流行的一個民俗遊戲，類似拔河。

術師的大手裡。——在他們身後親切地旁觀的是庫其那般女邦主，她正一塊塊逐漸變白，一種滲入歷史、在獨立後不久大規模爆發的疾病……「我是受害者，」女邦主藉著照片裡永遠不會動彈的嘴唇悄聲道：「我是跨文化思維不幸的受害者。皮膚就是我國際化精神的外鑲」。是的，這張照片裡有對話在進行，樂觀主義者像腹語專家般跟他們的領袖晤面。女邦主身旁——仔細聽著；歷史與族譜即將相遇！——站著一個特別的人，柔軟的大肚子，眼睛像滯塞的池塘，頭髮極長像詩人。納迪爾·康恩，哼鳥的私人秘書。他的腳要不是被照片凍結，一定會不安地扭來扭去。他藉著愚蠢僵硬的笑容說：「是真的，我寫詩……」這時米安·阿布都拉打岔，用他露出閃光尖牙齒的嘴巴洪聲道：「那算什麼詩呀！接連好幾頁沒押一個韻……」然後輪到女邦主，溫和地：「現代主義，是嗎？」然後納迪爾，不好意思地：「是。」這靜止不動的場景裡有多大的張力啊！多麼尖銳的戲謔，當哼鳥說道：「去它的；藝術應該有提昇作用；它應該有助我們想起光輝燦爛的文學遺產！」……那是一道陰影，還是他的秘書在皺眉頭？……納迪爾的聲音極低極低地從褪色的照片中傳來：「我不相信純藝術，米安大爺。現代藝術應該超越分類；我的詩和——」——射痰孟的遊戲是一樣的。……於是女邦主——她是個善良的女人——開玩笑道：「好吧，或者我該關一個房間；專門用來吃檳榔和射痰孟。我有個很棒的銀痰孟，鑲了琉璃，你們都該來練習。讓牆頭滿佈我們吐不準的痰！那至少是誠實的污點。」現在照片的話說完了；我以心靈之眼注意到，這期間哼鳥一直在看門口，門位於我外公肩膀另一頭，在照片的邊緣。歷史在門外召喚。哼鳥迫不及待想離開……但他一直跟我們同在，他的存在給我們帶來兩條出路，我一輩子被它們追趕：一條導向魔術師聚居的地區；一條則是敘述無動詞、無韻的詩人納迪爾和價值連城銀痰孟的故事。

「什麼胡說八道嘛，」我們的帕德瑪說。「照片怎麼可能說話？馬上停止；你一定累得不能思考了。」但我告訴她，米安·阿布都拉有種奇怪的本領，可以不停哼唱，用一種不像音樂、但也不能說它不是音樂、非常機械化的奇怪方式哼唱，像是引擎或發電機的嗡嗡聲，她輕易就接受了，做出睿智的判斷說：「好吧，像他那麼一個精力充沛的人，能這麼做也不意外。」她恢復專心聆聽；所以我繼續加油添醋，我說米安·阿布都拉的哼聲高低跟他工作的速度成正比。那種哼聲可以低沈到讓你牙齒痛，但若它提昇到最高、最狂熱的音階，就能使所有聽見它的男人勃起。（「啊呀呀，」帕德瑪笑道：「難怪他那麼受男人歡迎！」）納迪爾·康恩身為秘書，經常被老闆的怪聲入侵，他的耳朵下巴陰莖永遠遵守哼鳥的指揮動作。那納迪爾幹嘛留下，無視於在陌生人群中勃起會令他尷尬，無視於白齒發痛，每天行程經常排滿二十二小時的工作？我相信，這不是因為他把接近事件核心、將事件轉換為文學，視為詩人的天職。也不因為他追求個人的名望。不是的：而是因為納迪爾有一點跟我外公相像，那就夠了。他，也患了樂觀症。

跟阿達姆·阿吉茲和庫其那殷女邦主一樣，納迪爾也討厭回教聯盟（「那群馬屁精！」女邦主用她銀鈴般的聲音大聲說，像滑雪似的猛然躍過八度音階。「地主要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幹嘛理會回教徒？他們是英國人的跟屁蟲，現在國會不幹了，他們就出面替英國組政府！」）「放棄印度」決議案就是那一年出爐的。「更重要的是，」女邦主斬釘截鐵地說：「他們發瘋了。否則幹嘛要分裂印度？」

哼鳥米安·阿布都拉幾乎單槍匹馬創辦自由伊斯蘭會議。他邀集數十個回教少數團體的領袖，組成一個鬆散的同盟，取代一味主張教條主義與既得利益的回教聯盟。這真是了不起的魔法，因為他邀約的人都到齊了。那就是在拉合爾舉行的第一屆大會；即將在阿格拉舉行的是第二

屆。許多天蓬底下會擠滿農地分配運動、城市勞工聯合會、神職人員與區域團體的成員。上屆大會不敢公然表達的意見，可以在本次大會中確認；亦即主張分裂印度的回教聯盟只是為它的私利發言。「他們背棄了我們，」大會的海報說：「現在卻宣稱我們站在他們背後！」米安·阿布都拉反對分裂。

樂觀流行病的陣痛中，哼鳥的贊助者庫其那般女邦主從未提及地平線上的烏雲。她從未指出阿格拉乃是回教聯盟的一大根據地，她只說：「阿達姆我的孩子，如果哼鳥要來這兒開會，我絕不會勸他去安拉阿巴德。」她負擔大會的全部開銷，毫無怨言，也不做任何干預；但即使如此，仍不免在城裡樹敵。女邦主的生活不像其他印度王侯。她不去獵豹，反而提供獎學金。她不鬧旅館醜聞，只搞政治。所以謠傳說：「她那些學者呀，老兄，大家都知道他們課外作業才多呢。他們夜裡到她臥房去，她從不讓他們看見她滿是斑點的臉，而是用她像唱歌女巫似的嗓音迷惑他們上床。」阿達姆·阿吉茲從來不相信女巫。他喜歡她菁英雲集的交遊圈，那群人無論在波斯或德國都如魚得水。但娜芯對女邦主的傳聞半信半疑，從不陪他一起到邦主府邸去。她質疑：「如果上帝要我們說多種語言，為什麼只給每個人一根舌頭？」

事實是，所有追隨哼鳥的樂觀主義者，對接下來發生的事都毫無準備。他們玩射痰孟的遊戲，卻忽略了地上的裂縫。

有時傳奇會創造現實，發揮比事實更大的作用。那麼，根據傳奇——根據經過潤飾的檳榔店老顧客的八卦傳言——米安·阿布都拉的毀滅都肇因於他不聽納迪爾警告，在阿格拉火車站買了一把據說會招來厄運的孔雀羽毛扇。更有甚者，就在那個新月密佈的夜晚，阿布都拉跟納迪爾一

起工作，所以新月升起時，他們都透過玻璃看見。「這些事很重要，」嚼檳榔的人說：「我們活得太久了，我們知道。」（帕德瑪領首稱是。）

大會辦公室位於大學校園內歷史系館的一樓。阿布都拉與納迪爾的夜間工作即將告一段落；哼鳥的哼聲低沈，納迪爾的牙齒十分不適。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幅海報，表達阿布都拉最喜歡的反分裂情緒，引自詩人伊克巴①的作品：「真主眼中何處是異國？」現在刺客抵達了校園。

事實：阿布都拉有一大堆仇敵。英國對他的態度很曖昧。杜德生准將本來不願讓他進城。有人敲門，納迪爾去應門。六輪新月進入房間，六柄新月形的彎刀握在六個全身黑衣的蒙面男人手中。兩人制住納迪爾，其餘的朝哼鳥走去。

「就在這一刻，」嚼檳榔的人說：「哼鳥的哼聲提高。愈來愈高，看啊，刺客都瞪大了眼睛，因為它們的老二在寬袍裡搭起帳棚。然後——真主，然後！——彎刀開始唱歌，而阿布都拉唱得更嘹亮，哼聲高而又高，高到從來沒有過的地步。他的身體變硬，又長又彎的刀鋒殺不了他；一柄刀斷在肋骨裡，但其他的刀染了紅。可是現在——聽啊！——阿布都拉的哼聲升高到我們人類的聽力範圍之外，只有鎮上的狗才聽得見。阿格拉約有八千四百二十隻花班狗。那天晚

① 伊克巴 (Muhammad Iqbal, 一八七七—一九三八) 為印度回教詩人、哲學家、政治領袖，一九三〇年曾任回教

聯盟領袖。他有許多優秀的詩歌作品廣為流傳，並因此獲英國頒授爵士頭銜，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印度回教徒都能引用他的詩句。伊克巴鼓吹印度國家主義不遺餘力，雖然他也主張為印度回教徒國家建立一個國家，但卻認為這個國家應置於印度邦聯之下，反對回教徒獨立建國。他是公認巴基斯坦的精神領袖，被尊為巴基斯坦之父，他的忌日被訂為國定假日。

上，當然有些在吃東西，有些快死了；有些在打砲，還有些沒聽見這召喚。就算這些狗加起來有兩千隻吧，那還剩下六千四百二十隻雜種狗，所有這些狗都掉頭向大學跑去，其中很多從城市另一頭衝過鐵道。大家都知道這是事實。城裡每個人都看見了，只除了那些還在睡覺的人。牠們非常吵雜，像一支軍隊，事後牠們經過的地方到處散落著骨頭、大便、毛屑……這期間，阿布都拉一直發出哼聲，哼啊哼的，刀也在唱歌。這個你一定得聽：有名殺手的眼睛忽然脆裂，從眼眶裡掉出來。事後發現玻璃眼球的碎片嵌在地毯裡！」

他們說：「狗趕到的時候，阿布都拉已經快死了，刀也都鈍了……牠們像野獸一般，躍窗而入，窗戶上已沒有玻璃，早被阿布都拉的哼聲震碎了……牠們猛力撞門，直到木頭粉碎……然後牠們就到處都是，老弟！……有的沒了腿，還有些掉了毛，但絕大多數起碼都還有幾顆牙齒，有些牙非常銳利……現在看啊：刺客一定不擔心干擾，因為他們沒派人把風；所以狗群讓他們大吃一驚……抓住那個沒骨氣納迪爾的兩個人，被野獸壓倒在地，可能有六十八隻狗咬住他們的脖子……事後殺手被凌遲到那種地步，沒人認得出他們的身分。」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說：「納迪爾跳出窗，趕快跑。狗和刺客都在忙，沒時間追他。」

狗？刺客？……如果你不相信我，儘管去調查。找到米安·阿布都拉和他的會議。研究我們如何把他的故事掃到地毯底下……然後讓我告訴你，他的副手納迪爾·康恩如何在我們家的地毯底下待了三年。

他年輕的時候，曾經跟一個畫家合住一個房間，畫家企圖將整個人生融入他的藝術，畫也愈畫愈大。「看看我，」他自殺前說：「我本來想做微芒畫家，結果卻得了巨大症①。」新月彎刀

之夜，事情鬧得這麼大，讓納迪爾想起他的室友，因為人生再次剛復自用地拒絕維繫現實的規模。它變成一齣誇張的通俗劇：這讓他很尷尬。

納迪爾如何跑過夜晚的市鎮而沒有被發現呢？我判斷那是因為他是個壞詩人，所以有天賦的求生本能。他跑的時候有種自覺，他的身體似乎在為表現得這麼像廉價驚悚小說的劇情而道歉，就是小販在火車站推銷、或號稱感冒、傷寒、陽萎、思鄉與窮困一應包治的綠色藥水隨瓶附贈的那種讀物……康華利斯路上的夜很溫暖。一個燒炭的火盆空蕩蕩放在不見人跡的人力車排班站。檳榔店打烊了，老人睡在屋頂上，夢著明天的遊戲。一頭失眠的母牛懶洋洋地嚼著一個紅白牌香菸包，漫步從一個和衣睡在街上的人身旁走過，這代表他第二天早晨會醒過來，因為除非他快死了，牛不會去搭理睡著的人。那牠就會小心翼翼用鼻子推他。神聖的母牛什麼都吃。

我外公用出售珠寶店所得和瞎眼甘尼依約給的嫁妝費，買下那座寬敞的石砌舊宅，矗立在黑暗中，跟馬路有一段相當氣派的距離。宅後有片圍了圍牆的花園，花園門旁低矮的加蓋屋，低價出租給老哈牟達一家和他拉人力車的兒子拉西德。加蓋屋前面，是一口靠母牛拖拉轆轤的水井，建了灌溉渠道把水引到包圍房屋四周、直到沿康華利斯路界牆上那扇大門的一小片玉米田。房屋

① elephantiasis 原意為象皮病，是一種絲蟲引起的疾病。這種寄生蟲由蚊蟲叮咬傳播幼蟲，易發生於腿部及外生殖

器。成蟲生存在淋巴系統內，導致局部發炎、纖維化、梗阻，形成皮膚擴張、粗糙變厚的症狀，類似象皮，故名。魯西迪在此選擇使用這一詞，並非依其原意，而是因為英文字形中含有「大象」(elephant) 這個字，可維繫後續文字遊戲的聯想，他所要強調的是一種在思想、行為等抽象方面的過度膨脹變形的現象，故翻譯時不採用一般字典的定義。

與玉米田之間，有條供行人與人力車通行的窄徑。阿格拉最近用腳踏三輪車取代了人架著木頭車轆跑的那種人力車。馬拉的兩輪車還是有生意，但已開始走下坡……納迪爾縮身進門，背對著界牆蹲了一會兒，紅著臉撒了一泡尿。然後，似乎對自己儉俗的決定不滿，他逃到玉米田，潛入其中。身體一部分被陽光曬萎的玉米桿遮掩，他以胚胎的姿勢躺下。

三輪車夫拉西德十七歲，正在從電影院返家途中。那天早晨，他看見兩個男人推著一輛低矮的手推車，車上背對背鑲了兩幅巨型手繪海報，為新片《牛仔好漢》(Gai-Wallah)打廣告，主演者是拉西德最喜愛的男演員德夫。「德里狂滿五十周新片！孟買六十三週賣座巨構！」海報大聲疾呼。「堂堂轟動進入第二年！」這是一部東方式西部片。片中獨挑大梁的英雄德夫體型可不苗條。背景很像印度恆河平原。德夫扮演僅以一人之力保護牛群的治安力量。「赤手空拳！」外加「雙管獵槍！」他追蹤許多群從牧場被趕到屠宰場的牛，制服養牛人，解放聖牛。(這部電影是拍給印度教觀眾看的；在德里曾掀起暴動。回教聯盟的成員趕往屠宰場的牛從電影院門前經過時，遭到暴民攻擊。)片中歌舞俱佳，還有個漂亮的跳舞女郎，要不是她跳舞時頭戴牛仔高帽，舞姿一定更優雅。拉西德坐前排的板凳，跟大家一起吹口哨歡呼。他吃了兩份咖哩角，花了太多錢；他母親知道一定會傷心，但他玩得很開心。他趁著踏三輪車回家途中，練習若干電影裡看來的花招，側身低掛在車子一邊、在陡坡上放空向下滑行，把三輪車當牛仔好漢的馬，作為躲避敵人的屏障。最後他手一抬，龍頭一撥，三輪車靈巧地轉人大門，衝下玉米田旁的小徑，令他大樂。牛仔好漢曾經趁一群趕牛人坐在樹叢中喝酒賭博時，利用這一招潛行到他們身旁。拉西德拉起剎車桿，飛身躍進玉米田，奔跑，全速前進！——衝向渾然不知的牧牛人，他的槍扣著扳機，隨時準備。接近他們的營火時，他發出「仇恨之嘯」恐嚇他們。噢——啊——啊——啊！當然他不可能

地毯下

樂觀流行症就此結束。晨間一個清掃婦人走進自由伊斯蘭會議的辦公室，發現已被消音的啼鳥倒在地板上，周圍全是爪印和謀殺他的兇手的屍體碎片。她尖叫；但後來當有關機關來過又離開後，她奉命清理這房間。掃掉不計其數的狗毛，打死數不清的跳蚤，並從地毯上挖出一顆震碎的玻璃眼珠的殘餘後，就向大學的人事單位提出抗議，說是如果這種事一再發生，她有資格加點薪。她可能是樂觀病毒的最後一名受害人，但患病的時間不長，因為人事主任是個心黑手辣的傢伙，立刻把她開除了。

刺客身分始終沒有查到，他們的雇主姓名也無從得知。外公被楚飛卡爾少校和杜德生旅長叫到校園去，替他的朋友開死亡證明。楚飛卡爾少校承諾去拜訪阿吉茲醫生，將若干細節做一了斷。外公擤擤鼻子就離開了。廣場上的帳棚拆了下來，像一個個戳破的希望；會議從此不再開。庫其那般女邦主躺上床。她一輩子不把身上的病當回事，這下終於認輸了，她動也不動躺了許多年，看著自己的氣色變得跟床單一模一樣。在這同時，康華利斯路的老房子裡，人人都是未來的母親、可能的父親。等著吧，帕德瑪：妳早晚會知道的。

運用我的鼻子（因為，雖然它喪失了才不久前還可以創造歷史的能力，卻獲得了另一種補償性的天賦異稟）——內觀，我聞到印度啾啾作響的希望死亡後外公家的氣氛；穿越時間飄來一股奇怪氣味的綜合，有正在萌芽的羅曼史，有外婆的好奇與魔力散發的惡臭……一方面回教聯盟見

敵手垮台喜不自勝（當然是在暗中），一方面外公每天早晨（我的鼻子找到他）坐在他所謂的「便桶」上，目光含淚。但這並非哀傷的淚水。阿達姆·阿吉茲不過是在為自己的印度化付出代價，因為他患有嚴重的便秘。他痛苦地瞄著掛在廁所牆上的灌腸器。

我幹嘛去侵犯外公的隱私？為什麼，我大可說，阿布都拉死後，阿達姆埋首工作，以照顧鐵路沿線各個急就章小鎮的病患為己任——把他們從只會注射胡椒水、聲稱油炸蜘蛛可以治瞎眼的江湖郎中手下搶救出來——同時繼續貫徹大學校醫的職責；我也可以詳細描寫外公與他的二女兒穆塔絲之間滋生的偉大親情，穆塔絲皮膚黑，不得母親歡心，但與生俱來的溫柔、細膩、脆弱，使她跟受盡內心折磨、極其渴望她那種凡事不計較的柔情的父親格外親近；為什麼，儘管我可以描寫這時候已變成阿吉茲生活常態的鼻子癢，我卻寧可在排泄物裡打滾？因為阿達姆簽完死亡證明書那天下午，就在這地方，突然聽見擱在房間角落的舊洗衣籃深處，傳來一個聲音——低柔、懦弱、羞怯，一個無韻詩人的聲音——他大吃的那一驚竟具有通便效果，使灌腸器無用武之地。納迪爾自從跟著三輪車夫拉西德，經由打掃工的專用門戶，進入方便桶的房間，就一直躲在洗衣籃裡避難。外公受驚的刮約肌一邊放鬆，他耳朵一邊聽見有人求他庇護，那聲音混在床單、髒內褲、舊襯衫、與說話者的尷尬中，變得含糊不清。所以窩藏納迪爾的決定，乃是出自於阿達姆。

現在出現了爭吵的氣味，因為可敬的母親娜芯得為女兒著想，二十一歲的艾麗亞、黑皮穆絲塔十九歲，漂亮而輕佻的翡翠還不滿十五歲，但眼睛裡已經有種比她任何一個姊姊都老到的神情。全城吐檳榔汁的和拉人力車的漢子，還有推電影海報車的和大學生，都稱三姊妹「三明珠」……可敬的母親怎麼可以容許陌生男人跟艾麗亞的端莊、穆絲塔黑得發亮的皮膚、翡翠的眼睛共處一個屋簷下？……「你瘋了，老公；你的腦子被死亡搞壞了。」但阿吉茲心意已決：「他留

下。」在地窖裡……因為在印度，藏匿一直是建築上的重要考量，所以阿吉茲的房子裡有許多間地下室，只能從地板上的活門進出，地板再鋪上地毯或蓆子……納迪爾聽見隱約的爭吵聲，頗為自己的命運擔憂。真主啊，（我嗅著掌心又濕又冷的詩人的思維），這世界發瘋了……我們這國家還有男子漢嗎？我們是野獸嗎？如果我必須離開，刀子什麼時候來追我？……他心頭閃過孔雀羽毛扇的意象，以及透過玻璃窗看見的新月，變為霍霍飛舞，血光閃閃的刀鋒……樓上可敬的母親說：「這屋裡到處都是未婚的年輕女孩，管它叫什麼的；你就這樣教你女兒自尊自重？」現在傳來怒火的氣味；阿達姆·阿吉茲極具破壞力的暴怒發作，他不說納迪爾會待在地下，被掃到地毯下面，所以他簡直不可能有機會玷污女兒們；他也不為這位無動詞詩人的道德感作證，後者的道德高超到他即使在夢中動念勾搭女人，睡覺也會臉紅；外公不考慮這些講理的管道，只大吼道：「不許說話，女人！那人需要庇護；就讓他留下。」一陣憤恨難平的香氣襲來，一朵硬梆梆的決心的雲彩靜止在外婆頭頂，她道：「好，你叫我不許說話，管它叫什麼的。從今以後，管它叫什麼的，不會再有一個字從我嘴巴裡出來。」阿吉茲呻吟道：「唉，天殺的，女人，別再賭妳的瘋咒來煩我們吧！」

但可敬的母親就此封住了嘴吧，沈默降臨。像腐臭鵝蛋的沈默氣味塞滿我的鼻子；壓倒所有其他的一切，支配整個地球……納迪爾躲在光線黯淡的地下世界，同時他的女主人也躲在震耳欲聾的無聲牆後。起先外公還在牆上摸索，找尋裂縫；但一無所獲。最後他放棄了，只能等候她漏出一言半語，讓他一窺她的自我，就如同他曾經貪戀從剪洞床單看見她肉體的片段一般；但滿屋子都是她的沈默，從牆壁到牆壁，從地板到天花板，似乎連蒼蠅都放棄了營營，蚊子叮人之前也不再嗡嗡叫；沈默使院子裡的鵝群靜止了嘶喚。孩子先是悄聲說話，後來則變得安靜：專在玉米

田裡練習「仇恨之嘯」的人力車夫拉西德，則信守他曾經用母親頭髮發過誓的保密諾言。

這片瘖啞的泥淖中，一天晚上來了一個矮個子男人，他的腦袋跟頭上戴著的帽子一樣扁；他的腿像風中的蘆葦一樣彎曲；他的鼻子幾乎碰到向上翹的下巴，他的聲音因此之故特別尖細——為了要擠過他呼吸器官與下巴之間的窄縫非如此不可……近視使他不得不一步一步過生活，這為他博得周密與遲鈍的名聲，也贏得上司的歡心，因為他伺候他們周到又不構成威脅；他上漿熨平的制服，泛著漂白水 and 正直的氣味，雖然他長得就像木偶戲裡的角色^①，周遭卻有股不容誤解的成功氣息：前程遠大的楚飛卡爾少校履行承諾登門造訪，處理若干待決的細節。不僅阿布都拉遭謀殺與納迪爾可疑的失蹤盤據他的心思，也因為他知道阿達姆·阿吉茲曾受樂觀蟲感染，所以誤把這一家的沈默當成哀悼而未久留。（地下室裡，納迪爾跟蟑螂蟋縮在一起。）他和五個孩子靜靜坐在會客室裡，帽子和手杖放在身旁的德律風收音電唱機上，跟真人一般大小的阿吉茲兒女從牆上的照片裡望著他，楚飛卡爾少校墜入了愛河。他近視，眼睛卻沒瞎，從「三明珠」中最亮眼、最年輕的翡翠那雙成熟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眼睛裡，他看出她能理解他的未來，並因而包涵他的長相；他告辭前，就決心在一段適當時間後娶她為妻。（「是她嗎？」帕德瑪猜測：「那個騷貨就是你媽？」但還有其他即將成為母親的人，其他的準父親，在沈默中飄進飄出。）

那段沒有字句的泥濘時刻裡，嚴肅的長女艾麗亞在感情生活方面也有進展；鎖在儲藏室和廚

①「木偶戲的角色」是指英國流行在耶誕節（平時也常演出）一定要表演的「龐奇與茱迪」（Punch and Judy）。

駝背、大鷹鈞鼻、大肚皮、沒良心又愛吹牛的龐奇，經常打他那個喋喋不休的老婆茱迪。這對言語粗暴，喜歡冷諷熱嘲的夫妻，十七世紀從義大利經法國傳入英國後，就非常受大眾喜愛，可說家喻戶曉。

房裡的可敬的母親，自我禁閉在嘴唇後面，無從——因為她的誓言——表達她對那個造訪她女兒的年輕防水布商人的不信任。（阿達姆·阿吉茲一直堅持女兒有權跟男性交往。）阿梅德·撒奈伊——「啊哈！」帕德瑪發出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勝利歡呼——是在大學裡結識艾麗亞的，在知性上似乎很能匹配這個愛讀書、頭腦好的女孩，尤其艾麗亞臉上那個外公的鼻子，總令人聯想到過於沈重的智慧負荷；但娜芯對他不放心，因為他二十歲就離了婚。（「任何人都可以犯一次錯，」阿達姆對她說，差點引起一場戰爭，因為她一時之間覺得他口氣中似乎帶有私人的感觸。但阿達姆隨即又道：「就讓他的離婚事件冷個一、兩年；然後我們就可以舉行這棟房子裡的第一場婚禮，在花園裡搭個大帳棚，請歌手、供應甜食等。」不管怎麼說，這個點子對娜芯極具吸引力。）目前，在沈默的花園圍牆裡踱著方步，阿梅德與艾麗亞交流不藉助言語；但儘管所有的人都期待他求婚，他卻彷彿被沈默同化，始終沒提出那個問題。這期間艾麗亞的臉色格外凝重，下顎掛著一種從未完全自她臉上消失的悲觀表情。（「不好唷，」帕德瑪責備我：「不能這樣形容你可敬的媽媽唷。」）

還有一件事：艾麗亞繼承了她母親發胖的傾向。一年年過去，她會像吹氣球般不斷長大。而打從出娘胎就黑得像午夜的穆塔絲呢？穆塔絲向來不聰明；不及翡翠漂亮；但她很善良、很盡責、很孤獨。她花在陪伴父親的時間比姊姊、妹妹都多，支持他對抗如今因鼻子經常發癢而愈形誇張的壞脾氣；她也把照顧納迪爾當作自己的責任，每天端著食物到他的地下世界，還帶著掃帚，甚至還替他倒便桶，所以連打掃廁所的人都猜不到他的存在。她下去時，他總垂目低眉，他們不曾在那棟沈默的屋子裡交談過。

射痰盂的人怎麼說娜芯？「她偷聽女兒的夢，只為了知道她們在搞什麼花樣。」是的，沒有

其他可能的解釋，我們這個國家總是出些怪事，隨便拿份報紙，看看每天報導這個村那個鄉發生奇蹟的小道新聞——可敬的母親開始夢見女兒們的夢。（帕德瑪眼也不眨就接受了這件事；但其他人像甜餅一樣不費力就吞下的東西，帕德瑪也可能輕易否定。所有聽眾在採信上都各有奇癖。）於是晚間睡在床上，可敬的母親會拜訪翡翠的夢境，在裡頭發現另一場夢——楚飛卡爾少校的個人幻想：擁有一棟現代化大宅，床旁邊放一個浴缸。這是少校野心的顛峰；以這種方式，可敬的母親發現女兒不僅偷偷跟她的楚飛找可以交談的地方幽會，翡翠的野心還遠遠超過她的男人。在（為什麼不？）阿達姆·阿吉茲的夢中，她看見丈夫哀傷地走在喀什米爾的山上，肚子上有個拳頭大的傷口，猜到他漸漸不再愛她，而且也預見他的死亡；所以，多年後，她接到死訊，只說：「啊，我早就知道，終於。」

……要不了多久了，可敬的母親想道，我們的翡翠就會把地窖裡那個客人的事告訴她的少校；然後我就又可以說話了。但後來，一天晚上，她進到穆塔絲的夢裡，這個皮膚像南印度漁婦以致她無法疼愛的黑丫頭，發覺麻煩不會就此打住；因為穆塔絲·阿吉茲——跟她地毯下的愛慕者一樣——墜入情網了。

沒有證據。入侵夢境——或母親的瞭解，或女人的直覺，隨你怎麼稱呼——在法庭上不可能成立，可敬的母親也知道，說女兒在父親家裡有不軌行為，是很嚴重的指控。此外，某種鐵硬的東西進入了可敬母親的心，使她打定主意不採取任何行動，不打破沈默，等阿達姆發現他那些現代觀念如何毀了他的孩子——讓他自己去發現，誰叫他這輩子一直叫她少提她那些正派的老式觀念。「這女人真惡毒，」帕德瑪道；我同意。

「怎麼？」帕德瑪問道：「是真的嗎？」

是的，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真的。

「他們真的亂七八糟？在地下室？連個監護人都沒有？」

以情況而言——如果這種情況有斟酌的餘地。所有光天化日下顯得荒謬甚至錯誤的事，到了地下都變得可以容許。

「那個胖詩人那樣對待可憐的黑姑娘？真的？」

他在下面待了很長的時間——長到他開始跟會飛的蟑螂交談，並且害怕有朝一日人家會叫他離開，夢見新月形彎刀和嗥叫的狗，巴不得哼鳥還活著指揮他做這做那，而且發現人到了地底下就不會寫詩了；然後那女孩拿著食物到來，她不介意清洗你的馬桶，你垂著眼簾，卻還是依稀看見散發優雅光澤的足踝，跟地下室的夜一樣黑的黑足……

「我完全沒想到他會做這種事，」帕德瑪聲音中有佩服。「那個沒出息的胖傢伙！」

到頭來，那棟房子裡的每一個人，包括躲在地下室裡逃避沒有臉孔仇敵的犯人，舌頭都乾燥得黏在上顎，甚至這一家的兒子也不得不跟人力車夫一塊兒到玉米田裡去拿妓女開玩笑，比較陰莖的長短，偷偷摸摸低聲訴說成為電影導演的心願（哈尼夫的梦想，這可把他入侵夢境的母親嚇壞了，她以為電影院乃是妓院的分支），在這兒，人生因歷史闖入而變得光怪陸離，到頭來，處於地下世界的朦朧中，他身不由己地發現自己的眼珠子總是往上飄，尾隨纖巧的涼鞋、寬鬆的長褲，越過寬大的長衫，到粗布披肩的上方，直到眼神相接，然後

「然後呢？快呀，少爺，然後呢？」

羞怯地，她對他微笑。

「什麼？」

那以後，地下世界有了微笑，某種東西開始了。

「喔，那又怎樣？你是說，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直到有一天，納迪爾求見我外公——他的話聲在沈默的濃霧中簡直聽不見——請求跟他的女兒結婚。

「可憐的女孩，」帕德瑪下了結論。「喀什米爾女孩大多長得像山中露水般雪白，但她生成黑皮。好吧，好吧，大概是膚色害她找不到好對象；納迪爾也不是傻瓜。現在他們非讓他住下不可了，供他吃，供他一個屋頂遮風擋雨，他只需要像條肥蚯蚓躲在地下就可以了。沒錯，他還真不傻。」

外公努力勸說納迪爾他已經沒有危險；刺客已經死了，阿布都拉才是真正的目標；但納迪爾仍然夢見唱歌的刀，他哀求道：「還不行，醫生大爺；求求你，再等一陣子。」所以一九四三年夏末，一天晚上——降雨量再次不足——外公把子女召集到掛有他們照片的會客室，他的聲音在那棟話說得奇少的房子裡顯得遙遠而怪異。大家進去後，發現他們的母親不在場，她選擇留在房間裡看守沈默之網，保持幽閉狀態；但現場有位律師和（儘管阿吉茲不情願，還是順應穆塔絲的意願）一位回教神學家，都是病中的庫其那殷女邦主推薦的人選，兩人都「很可靠」。他們的姊妹穆塔絲身披新娘嫁紗，她身邊就是蓄長髮、肥胖、坐立不安的納迪爾·康恩。所以這棟房子裡舉行的第一場婚禮沒有搭帳棚，沒有歌手，沒有甜食，來賓人數少到極點；儀式結束後，納迪爾掀起新娘的面紗——阿吉茲如受雷殛，一時間顯得非常年輕，宛如又回到喀什米爾，坐在台上等

大家灑盧比到他腿上——外公逼他們所有的人發誓不洩露新姑爺住在地下室的秘密，翡翠非常不甘願，她是最後一個宣誓的。

禮成後，阿吉茲令兒子幫他把各式各樣的家具搬下會客室的活門。帷幔、座墊、燈具和一張舒適的大床。最後納迪爾與穆塔絲步下密室；活門闔攏，地毯鋪回原位，對妻子懷著無比輕憐蜜愛的納迪爾，帶著她回到他的地下世界。

穆塔絲開始過雙重生活，日間她是單身女郎，貞潔地與父母同住，做個成績平庸的大學生，陶冶黽勉、高潔、自制等天賦，這些將成為她終身的人格特質，直到她遭到來自過去的說話洗衣籃攻擊，然後又被壓扁成一張春捲皮為止；但到了夜間，走下活門，她就進入燈光明亮、與世隔絕、她的秘密丈夫美其名曰「泰姬瑪哈」的洞房——因為一般人暱稱「宮夫人」(Taj Bibi)的沙加汗 (Shah Jehan, 他名字意為「世界之王」) 皇帝之后穆塔絲·瑪哈 (Mumtaz Mahal), 與穆塔絲有同名之誼。①她死後他為她建造的壯麗陵寢，在無數明信片 and 巧克力包裝盒上永垂不朽，走道裡尿騷瀰漫，牆壁上滿是塗鴉，雖然有三種語言的告示牌拜託大家保持肅靜，導遊仍勇於為遊客測試這兒的回音效果。就像沙加汗和他的穆塔絲，納迪爾和他的黑姑娘並排而卧，有琉璃嵌飾的家具作伴，因為卧病垂死的庫其那殷女邦主送他們的結婚禮物，是一個雕刻精美，嵌滿琉璃、珠寶的銀痰盂。小夫妻倆在明亮舒適的與世隔絕中，玩著老人的遊戲。

① Taj Mahal, 一般習見音譯做泰姬瑪哈，本來意思是「皇宮」(Crown Palace), 這座建於阿格拉市郊外的純白大理石建築物，是沙加汗埋葬愛妻的陵墓。穆塔絲·瑪哈是她成為皇后之後的封誥，這位短命美人本名叫 Arjumand Banu。

穆塔絲替納迪爾包檳榔，但她自己不喜歡那種味道。她吐的是檸檬水。他的箭是紅色，她的箭則是黃色。這是她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後來漫長的沈默結束時，她說：「我們本來應該生小孩的；但那陣子時機不對，就這麼回事。」穆塔絲一輩子都很疼小孩。

同時，可敬的母親懶洋洋地在沈默的掌握中又過了好幾個月，沈默變得那麼絕對，甚至給僕人的指示也用手語表達，有一回，廚子達烏德眼睛盯著她，希望看懂她夢遊似的狂亂手語，結果沒看好那鍋煮沸的肉湯，以致湯鍋掉在他腳上，把它燙成一顆有五根趾頭的蛋；他張口慘叫，卻發不出聲音，事後他確信這老巫婆有法術，怕得不敢辭職。他一直待到老死，一跛一跛走過院子，被鵝群攻擊。

那幾年很不好過。乾旱導致糧食需用配給，長年少肉缺米的，多養一張躲起來的嘴巴殊非易事。可敬的母親的儲藏室也羅掘俱窮，給她的憤怒火上加油。她臉上的痣開始長毛。穆塔絲擔憂地注意到母親開始腫脹，月復一月。她裡頭沒說出來的話不斷把她撐大……在穆塔絲看來，母親的皮膚已緊繃到危險的地步。

阿吉茲大夫整天在外東奔西走，遠離那吸人精血的沈默，所以夜晚都在地下度過的穆塔絲，這期間很少見到她摯愛的父親；翡翠信守承諾，沒跟少校洩露家族的秘密；但相對的，她跟他的關係她也不曾對家人透露一個字，她以為這很公平；玉米田裡，穆斯塔法和哈尼夫跟踩三輪車的拉西德，都感染了時光的倦怠；康華利斯路上這棟房子晃晃悠悠，混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當然，家族史有其特定的飲食法則。我們只能吞嚥與消化它經過核准的部分，合乎回教律的

過去，放淨了紅血的。不幸的是，這會使故事不那麼美味多汁，所以我要做我家族中唯一、第一個挑戰回教飲食律的成員。不讓血液流出故事的本體，我要講述不可說的部分，大無畏地追根究柢。

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生了什麼事？庫其那殷女邦主去世了，但那不是我要探究的，雖說她變得床單一樣蒼白，在床褥間幾乎看不見她；她贈與我的故事一個銀痰盂，達成使命後，便寬宏大量及早去世了……還有，一九四五年的梅雨季如期降臨。緬甸的叢林中，溫蓋特①與他的欽德軍②，以及跟日本人同一邊的鮑斯③部隊，都被接二連三的雨水淋得透濕。賈朗達爾④信奉「不合作主義」的示威者，以非暴力姿態躺在鐵路上，也濕透骨髓。長期乾裂的土地逐漸合攏；康華利斯路的房子的門窗縫隙都塞著毛巾，而且必須經常取下來擰乾。路旁小水塘大量蚊蟲開始繁殖。地下室——穆塔絲的泰姬瑪哈——愈來愈潮濕，最後她病了。開頭好幾天，她不肯告訴任何人，但當她眼眶發紅，發燒顫抖，納迪爾生怕是肺炎，求她去找父親治療。接下來許多個星期，她都在少

① Orde Wingate · 一九〇三—一九四四，英國將領，二次大戰率游擊隊進攻當時由日軍佔領的緬甸，他手下的游擊隊被稱做欽德軍，或「溫蓋特突擊隊」，是西方從事叢林游擊戰的典範。

② chindits 暫採用音譯，其命名由來是緬甸神話中一種守護寶塔的獅頭龍身獸，當他稱之為 chinthe，通常做成石雕，安放在寶塔門口。

③ Subhas Chandra Bose · 一八九七—一九四五，印度國家主義者，原為左翼印度國民黨領袖，二次大戰期間因同情軸心國而被英國囚禁。他於一九四一年逃往德國，一九四三年得日本支持，在新加坡成立印度國民軍，並進入緬甸協助日軍對英國作戰。

④ Jullundur，印度西北部旁遮普省的一個城市。

女時代的床上度過，阿達姆·阿吉茲坐在女兒床畔，每當她發抖，就替她把清涼的絨布巾敷在額頭。九日早晨，穆塔絲已康復到可以吃點固體食物。

這時，外公拿起底部的皮革上烙印著「海德堡」字樣的舊提包，因為他決定，女兒身體狀況這麼差，最好替她做個徹底的健康檢查。他打開提包，女兒便開始哭泣。

（就在這兒。帕德瑪：這裡是關鍵。）

十分鐘後，長期以來的沈默宣告結束，因為我外公咆哮著走出病房。他高聲吼叫他的妻子、女兒、兒子。他的肺極為強壯，發出的聲音連地下室裡的納迪爾都聽見了。他應該不難猜到這場混亂的起因。

家人在會客室集合，在超越歲月的照片底下，環繞在收音電唱機四周。阿吉茲把穆塔絲抱進房裡，放在長沙發上。他的表情非常可怕。妳能想像他鼻子裡是什麼感覺嗎？他要投一枚炸彈：就是，結婚兩年後，他的女兒還是完璧。

可敬的母親已經三年沒開口了。「女兒，這是真的嗎？」像撕裂的蛛網般掛在房屋四角的沈默終於消散，但穆塔絲只點點頭：是的，是真的。

然後她開始說。她說她愛她的丈夫，別的事情就等船到橋頭自然直。他是個好人，只要生育小孩的時機來臨，他不會有問題的。她說在她看來婚姻成敗不該由這種事決定，所以她根本不想提，父親不該像剛才那樣，大聲把這件事告訴每一個人。她還有更多話要說；但可敬的母親爆發了。

蓄積三年的話從她體內傾倒出來（但她為了儲存它們而膨脹繃緊的身體，並未因此縮小）。頭頂上暴風雨發作時，外公非常靜止地站在德律風根旁。這是誰的主意？誰的瘋狂而愚蠢的計

畫，管它叫什麼的，讓那個連男人都算不上的懦夫進到屋裡？住在這兒，管它叫什麼的，像小鳥般自由，三年的吃住，你在乎什麼沒有肉的日子，管它叫什麼的，你懂什麼米價？那個軟腳蝦是誰，管它叫什麼的，是的，批准這場邪惡婚姻的白髮軟腳蝦？誰把女兒交到那個惡棍床上，管它叫什麼的？誰的腦子裡裝滿該死的蠢不可言的事情，管它叫什麼的，誰的腦子被花梢的外國觀念軟化，甚至不惜把親生孩子送進這麼一場違反自然的婚姻？誰一輩子致力冒瀆真主，管它叫什麼的，報應落到誰的頭上？誰把災難帶進家門……她花了一小時十九分鐘指責我外公，等她說完，雲裡的雨水都下完了，屋子裡滿地的小水窪。而且，在她說完之前，她最小的女兒翡翠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翡翠把手舉起，放在臉旁邊，握成拳頭，但食指前伸。食指插進耳孔，彷彿把翡翠從椅子上拉起來，直到她開始奔跑，手指塞住耳朵，奔跑——全速向前——沒戴圍巾，跑到街上，穿過一窪窪積水，經過人力車招呼站，過了老人們正小心翼翼地踏人雨後清潔的新鮮空氣裡的檳榔店門口，她的速度使各就各位，準備展開在檳榔汁中間穿梭閃避的遊戲的頑童歎為觀止，因為大家都難得看見年輕女子，尤其是三明珠中的一個獨自在街上跑，穿過雨濕的街道，手指塞著耳朵，肩膀上沒有圍巾。這幾年，城市裡到處可見不戴圍巾講究時髦的現代女性；但早在那時候，老人家會難過地嘖嘖搖頭，因為沒有圍巾就沒有榮譽，翡翠小姐為何把榮譽丟在家裡？老傢伙都很困惑，但翡翠心知肚明。她在雨後空氣中清晰、鮮活地看出，全家麻煩的起源就是住地板底下那個懦弱的胖子（是的，帕德瑪）。只要把他解決掉，所有人就又都會快樂起來……翡翠不停腳步朝軍營奔去。營區，軍隊駐紮的地方；楚飛卡爾少校會在那兒！我阿姨打破誓言，到達他的辦公室。

楚飛卡爾在回教徒中間是個顯赫的名字。先知穆罕默德的姪兒阿里隨身的雙叉劍，就叫這名字。那是一件世界前所未見的武器。

啊，對了，就在那天，世界上還發生了另一件事。有一種全世界前所未見的武器，被砸在日本黃種人頭上。但在阿格拉，翡翠用的是另一種秘密武器：羅圈腿、矮小、扁平頭；他的鼻子幾乎碰到下巴；他夢想擁有一棟在床邊裝設自來水浴缸的現代化豪宅。

楚飛卡爾少校從不曾真的相信納迪爾·康恩是謀殺啞鳥的幕後主謀；但他很期待有機會得知真相。翡翠告訴他阿格拉的地下泰姬瑪哈時，他興奮得忘了生氣，急忙帶了十五名手下，趕赴康華利斯路。他們由翡翠帶頭，衝進會客室。我的阿姨，臉孔漂亮、不戴圍巾、穿粉紅色寬鬆長褲的叛徒。阿吉茲啞口無言，任憑士兵掀起會客室的地毯，打開大活門，我外婆則趁此安慰穆塔絲。她說：「女人要嫁真正的男人，不是老鼠，管它叫什麼的！離開那條蟲，管它叫什麼的，一點也不可恥。」但她女兒仍然哭個不停。

納迪爾不在他的地下世界！阿吉茲第一遍發出咆哮，他就得了警告，愧怍淹沒他比黃梅雨還快，他消失了。有間廁所裡的活門開著——沒錯，就是那間，他在那兒的洗衣籃屏障下跟阿吉茲大夫交談過。一個木製的便桶——一個「王座」——倒在一側，空的搪瓷馬桶翻倒在椰纖地墊上。這間廁所所有扇門通往外面玉米田旁邊的小路；門開著。它本來外面上了鎖，但只不過是把印度製的鎖，用點力氣就不難……泰姬瑪哈柔和而與世隔絕的燈光，照耀著一個亮晶晶的痰盂和一張致穆塔絲的字條，由她的丈夫簽名，上寫著三個字，每字六個字母，還有三個驚嘆號：

Talaq! Talaq! Talaq!

烏爾都語特具一種打雷似的節奏感，不過你反正猜也猜得出它的意義。我休掉妳。我休掉

妳。我休掉妳。

納迪爾做了件好事。

啊，楚飛少校發現小鳥飛了，真是暴跳如雷。他只看見一種顏色：紅色。啊，他光火的程度絕對跟外公不相上下，只不過表現的方式小家子氣多了！楚飛少校先是控制不住地跳上跳下；好不容易鎮定下來；他便穿過廁所，越過王座，沿著玉米田，一路往外衝，出了大門。看不見那個肥胖、長髮的無韻詩人奔跑的蹤影。向左看：什麼也沒有。向右看：零。怒火填膺的楚飛做了個抉擇，疾步通過三輪車排班站。老頭子正在玩射痰盂，痰盂放在馬路中間。頑童在檳榔汁箭雨中跑來跑去。楚飛少校快步跑，跑呀跑。在老人和他們的目標之間，但他沒有頑童的技巧。多麼不幸的一刻：一道強勁低射的紅箭，正好命中他的褲襠。活像有隻手抓住了他戰袍的鼠蹊；用力擠捏；阻撓他前進。憤怒得無以復加的楚飛少校停下腳步。哎呀，更不幸了，因為又有一個競賽者以為這位莽將軍會繼續向前跑，放心噴出第二道紅水箭。又一隻紅手蓋住前一隻，楚飛少校這一天全毀了……他慢條斯理、不慌不忙地，走到痰盂前面，將它一腳踢翻，滾入塵埃。然後他跳到痰盂上——一次！兩次！再一次！——踏扁它，而且不願意人家看見他的腳因而受了傷。於是，強自保持神氣活現的架勢，一拐一拐地走回停在外公家門外的汽車上。老頭子們把慘遭蹂躪的痰盂撿回去，設法敲回原狀。

「我要結婚了，」翡翠對穆塔絲說：「妳如果不努力表現得開心，那就失禮了。而且妳應該給我建議，送我各種禮物。」穆塔絲雖然臉上保持微笑，心裡卻覺得翡翠說這種話真是臉皮太厚；於是，可能出於無心，手裡那枝正在替妹妹腳底描指甲花圖案的鉛筆，不由得加重力道。

「喂！」翡翠尖叫道：「沒必要生氣嘛！我不過是提議我們盡量做朋友罷了。」

納迪爾失蹤後，姊妹間的關係變得有點緊張；楚飛卡爾少校（他決定對外公收容通緝犯一事不提告訴，而且爭取到杜德生准將認可）向翡翠求親而且獲得應允，穆塔絲也很不高興。「就像勒索，」她想到：「不管怎麼說，艾麗亞怎麼辦？長女不該最後一個結婚的，看她對那個做生意的傢伙多有耐心啊。」但她什麼也沒有說，只露出寬容的微笑，奉獻出黽勉的天賦為婚禮做準備，還答應要努力玩得開心；艾麗亞則繼續等待阿梅德·撒奈伊。（「她會永遠等下去，」帕德瑪猜測：正確。）

一九四六年一月。天棚、甜食、賓客、歌曲、昏倒的新娘、被人看得全身僵硬的新郎：美好的婚禮……其間防水布商人阿梅德·撒奈伊，忽然跟剛離婚的穆塔絲聊得很起勁。「你喜歡小孩？——真巧，我也是……」「妳一個也沒有嗎，可憐的女孩？嗯，事實上，是我太太不能……」「啊，真是的；那你多難過啊；她的脾氣想必是壞透了！」……喔，像地獄一樣……請原諒。我一時情緒失控，措辭不當。」——「沒關係；別掛在心上。她會摔盤子嗎？」「會嗎？有一整個月，我們只好墊報紙吃飯！」「哎呀，我的天，這是你編的吧！」「唉，騙不過妳，妳太聰明了。但她真的摔過盤子。」「你這可憐、可憐的男人。」「不，——是妳。可憐的是妳，妳才可憐呢。」想著：「這麼一個討人喜歡的男人，但跟艾麗亞在一起，他總顯得很厭煩……」以及：「……這個女孩，我從來沒正眼看過她，但是天啊，我……」以及：「……看得出他真的喜歡小孩；憑這一點我就可以……」以及：「……嗯，膚色無所謂……」值得注意的是，開始唱歌時，穆塔絲心情好得每首歌都加入合唱；但艾麗亞則保持沈默。她受到的傷害比父親在札連瓦拉園時更嚴重，但她身上看不見傷痕。

「好啊，傷心的姊姊，妳總算替自己找到樂子了。」

那年六月，穆塔絲再婚。姊姊從媽媽那兒得知——從此不肯跟她說話，一直到她們去世前不久，她找到復仇的機會為止。阿達姆與可敬的母親徒勞無功勸慰艾麗亞，這種事是會發生的，早點發現總比以後好，穆塔絲傷心得很嚴重，需要一個男人幫助她康復……何況艾麗亞有頭腦，她會克服的。

「可是，可是，」艾麗亞道：「沒有人會跟一本書結婚啊。」

「換個名字吧，」阿梅德說：「趁此重新開始。把穆塔絲和她的納迪爾·康恩扔到窗外。我替妳選個新名字。阿米娜。阿米娜·撒奈伊：喜歡嗎？」

「你說就好，夫君，」我母親道。

「反正，」聰明的艾麗亞在日記裡寫道：「誰高興介入結婚這檔子事？我可不要；永遠不要；不要。」

對許多樂觀的人而言，阿布都拉是個錯誤的開始，他的助手（我外公屋裡嚴禁提他的名字）則是我母親的錯誤轉折。但那是荒旱的年頭。當時種植的許多作物後來都化為烏有。

「那個胖子後來怎麼樣了？」帕德瑪有點不悅地問：「你不至於不告訴我們吧？」

報喜

接著是迷離虛幻的一月，這段時間表面看來一切都停滯不前，一九四七年彷彿根本還沒有開始。（然而，當然，事實上……）這期間內閣使節團①——老佩西克——勞倫司、狡猾的克里普斯、好戰的亞歷山大——目睹他們的權力轉移計畫挫敗。（但當然，事實上也不過六個月，直到……）其間，韋維爾②總督明白自己已經玩完了，淘汰掉了，或者用更有力的本土字彙：Funtoi-osh（完蛋了）。（這當然，事實上，適足以加速事態發展，因為末代總督接著上任，該人……）其間，艾德禮③先生似乎太忙於跟翁山④先生決定緬甸的未來。（然而，當然，事實上他是趕在宣布任命前，給末代總督做簡報；末代總督晉見英王，被授命為全權大使；於是很快地，很快地……）其間，修憲議會訂不出憲法，自動休會。（但當然，事實上，末代總督蒙巴頓侯爵⑤隨時都可能到達，帶著他堅定不移如鐘錶的規律、他足以把次大陸劈成三塊的軍刀，以及他躲在上鎖的廁所門背後偷吃雞胸肉的妻子。）鏡面般的停滯中，看不見大機械的運作，這期間，我母親，全新的阿米娜·撒奈伊，看起來也是一樣的停滯沒有變化，但她皮膚底下卻有大事發生，一天早晨醒來，腦袋因失眠而嗡嗡作響，舌頭上結厚厚一層沒睡著的睡眠，她發現自己全非出於本意地大聲說：「太陽在這兒幹什麼，阿拉？它升錯地方了啦！」

……我在打我自己的岔。今天我本來不打算這麼做的，因為每次我的敘述扯上我自己，每一次，像一個功力欠佳的木偶戲師父，牽線的手暴露在外，帕德瑪都會生氣；但我非得把我的抗議

記錄下來不可。因此，岔入一個因緣際會被我命名為〈報喜〉的章節，我發佈（以最強烈的措辭）如下的醫療警訊：「有個名叫巴立加的醫生，」我要大聲宣告——從屋頂上！透過呼拜塔的揚聲器！——「他是騙子。應該關起來、斬首、丟到窗外去。或加以更重的處分：讓他受自己的騙術所害，因用藥錯誤而發作癲瘋癲。該死的蠢蛋，」我重申以示強調：「放在他鼻子底下的東

① 內閣使節團 (Cabinet Mission) —— 一九四六年二月，為因應印度全國要求英國「退出印度」(quit India) 的聲浪，英國繼邱吉爾為首相的艾德禮 (Clement Richard Attlee) 政府，派遣由佩西克—勞倫斯 (Lord Pathick-Lawrence) 為首，率克里普斯 (Sir Richard Stafford Cripps)、亞利山大 (A. V. Alexander) 一行赴印度談判。這一使節團提出的條件與一九四二年克里普斯使節團 (Cripps Mission) 所提出者大同小異，不過當時英國還存有拉攏國大黨與回教聯盟，聯手協助英國抵抗日軍，保護英國在印度的既得利益的冀圖。內閣使節團建議：先選出一個選舉代表大會、成立過渡政府，然後安排英國退出印度事宜。這建議被國大黨接受，但回教聯盟悍然拒絕，並在各地發起暴動、屠殺，最後是在各方同意巴基斯坦獨立建國之下，回教聯盟終於同意加入，達成協議。

② 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 一八八三—一九五〇，英國陸軍元帥，一九四三—一九四七任印度總督。

③ Clement Richard Attlee, 一八八三—一九六七，英國政治家，一九四三—一九五一任英國首相。

④ 翁山 (Bogyoke Aung San), 一九一五—一九四七，緬甸國父。自學生時代就是緬甸獨立運動領袖，矢志驅逐英國殖民統治。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與日本合作，一九四二年協助日本佔領首都仰光，宣佈成立獨立政府，但發現事實與想像不符，他又轉向英國求助，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宣佈全緬抗日。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在倫敦與艾德禮簽訂「翁山艾德禮協議」，同意緬甸於一年後獨立，但他在七月就遇刺身亡，未及看到緬甸次年一月的獨立。

⑤ Earl Mountbatten, 一九〇〇—一九七九，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曾孫，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任印度末代總督。

西他都看不見。」

既然開了頭，我只好把我母親放在一旁，讓她多發愁一下太陽的古怪行徑，且說我們的帕德瑪，她對我所謂身體裂開的現象大為緊張，偷偷去告訴這個巴立加——這個江湖郎中！賣綠藥水的傢伙！——這個蒙古大夫，我若浪費筆墨去形容他的長相也未免太抬舉他了，結果他來登門造訪。我一方面無知，一方面看在帕德瑪份上，准他做檢查。我早該做最壞的打算；他果然壞透了頂。信不信由你：這冒牌醫生竟然宣稱我完整無缺！「我看不出裂縫，」他用抑揚頓挫的哭腔說，跟哥本哈根那個納爾遜唯一的差別不過在於他眼力不好，他的盲目並非發乎擇善固執的長才，而是天生愚昧逃不脫的詛咒！他盲目地駁斥我的心理狀態，使我的證詞備受懷疑，以及天曉得什麼其他的：「我看不出裂縫。」

最後還是帕德瑪把他攆走的。「甭管了，醫生大爺，」帕德瑪說：「我們自己會照顧他。」我在她臉上看到一種承認自己魯鈍之罪的表情……巴立加退場，再也不會回到本書。但是天啊！現在的醫藥專業——阿達姆·阿吉茲的終身志業——水準降到這麼低嗎？直落入這個巴立加糞坑嗎？若真是如此，到頭來大家也不需要醫生了……這就讓我想起阿米娜·撒奈伊為何一早醒來就叨唸太陽了。

「太陽升錯地方了啦！」她意外地大聲嚷嚷；然後，隨著前一夜睡不安枕的嗡嗡聲逐漸消褪，她意識到自己在這個迷離虛幻的月份裡遭環境戲弄，因為問題癥結在於，她其實醒在德里她新婚夫婿家中，這棟房屋朝東，面向旭日；所以事實上太陽的位置沒有錯，改變的是她的床位……但即使她充分掌握這一基本觀念，並將它跟自從來到這兒她陸續犯的許多類似錯誤（因為她對太陽的困惑固定會發生，就好像她的心靈拒絕接受新環境，亦即地面之上的新床位）一起歸

檔，某種混淆的影響依然存在，使她無法全然心安理得。

「到頭來，每個人都沒有父親也可以過日子。」臨別時阿吉茲大夫對女兒說；可敬的母親補充道：「我們家又多了一個孤兒，管它叫什麼的，不過這無所謂，穆罕默德也是個孤兒；妳也可以這麼說妳的阿梅德，管它叫什麼的，起碼他是半個喀什米爾人。」然後，阿吉茲大夫親手把好好大一只綠色的馬口鐵行李箱提上阿梅德正等候著新娘的那節火車廂。「這筆嫁妝跟其他的相較，不能算少，也不特別豐厚。」外公道：「我們不是千萬富豪，這你是知道的。但我們還是給了你很多；阿米娜會給你更多。」綠色大鐵箱裡：純銀煮茶壺、織錦緞紗麗、感激不盡的病人送給阿吉茲大夫的金幣，宛似一座博物館，展示他曾經治癒的病症和搶救回來的生命。最後阿吉茲抱起女兒（以他自己的手臂），繼嫁妝之後，送到這個賦予她新名字，帶給她新生的男人手中，在某種意義上，後者不僅是她的新婚丈夫，也是她的父親……火車開始移動時，他沿著月台走（用他自己的腳）。一個已跑完自己那段賽程的接力選手，他站在煙霧、賣漫畫書的小販、一大捧孔雀羽毛扇子、熱點心，以及蹣跚的腳夫令人昏昏欲睡的嘈雜聲和推車上的泥塑動物之間，看著火車加速，直奔首都，加速進入下一圈競賽。車廂裡坐著全新的阿米娜·撒奈伊（狀況絕佳），腳踏在綠鐵箱上，因為它略高了一吋，塞不進座椅底下。她著涼鞋的腳踏著鎖有父親畢生成就的博物館，快速奔向新生活，把阿吉茲丟在後面，繼續為整合西方技術和回教醫學奉獻心力，這份努力會逐漸消磨他的精力，直到令他相信，迷信、符咒以及一切怪力亂神會永遠稱霸印度，不怕被推翻，因為回教徒就是不願意配合；隨著他年紀老大，世界變得越發不真實，他開始懷疑自己的信念，所以當他終於目睹他一直無法相信、也無法不相信的真主，他可能早就期待有這麼一天了。

火車一駛離車站，阿梅德·撒奈伊就跳起身，栓好車廂門，拉下遮陽簾，令阿米娜大感意

外；但立刻門外就有人咚咚敲門，有隻手轉動門把，有聲音說：「讓我們進來，老爺！夫人，妳在裡面嗎，請妳先生開門。」總是如此，本書中所有火車上都有這樣的聲音，拳頭敲門、哀告；前往孟買的邊境郵車，以及那些年頭所有的特快車；它總是讓人害怕，直到最後變成我在外面，為危在旦夕的生命敲著門，哀求道：「喂，老爺！讓我進去，好心的先生。」

「逃票的人。」阿梅德·撒奈伊道，但事實不僅如此而已。他們是預言。很快，其他的陸續會出現。

……現在太陽升錯了地方。她，我的母親躺在床上，心情很不安；一方面也因為體內的變化令她興奮，這，目前還是她的秘密。她身旁，阿梅德鼾聲大作。他不失眠；從來沒有過，儘管他才費了好大勁，扛來一個裝滿鈔票的灰布袋，趁他以為阿米娜沒在看的當兒藏在床底下。靠我母親最美好的天賦呵護，父親無憂無慮，好夢正酣。結果證明，這份天賦的價值遠超過綠鐵箱全部的內容物：阿米娜·撒奈伊送給阿梅德的禮物，是她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勤勉。

沒有人像阿米娜這麼能承受痛苦。我黑膚明眸的母親，天生成世間頭號心細如髮的人。她討厭其煩為老德里那棟房子搭配走道和房間裡的瓶花；挑選地毯費了無盡心思。為了一把椅子的位置，她可以耗二十五分鐘。等她把家佈置好，這兒添一點什麼，那兒做少許調整，阿梅德發現他的孤兒收容所變得溫馨可愛。阿米娜會比他早起床，一絲不苟的習慣使她每樣東西都要擲過，連藤編的遮陽簾都不放過（直到他同意雇一個僕人來做這種事）；但阿梅德永遠不會知道，妻子最無怨無悔、盡心盡力經營的，不是他們生活的外在條件，而是阿梅德這個人。

她為什麼跟他結婚？——尋求安慰，想生孩子。但一開始，包圍她大腦的失眠症就構成第一個目標的障礙；孩子也不是要生就有。所以阿米娜開始夢見那個不可夢的詩人的臉，醒來時唇齒

間有個不可說的名字。你問：那她怎麼辦？我答：她咬緊牙關，拼命糾正自己。她告訴自己：「妳這個不知感恩的大笨蛋，難道不知道妳現在的丈夫是誰嗎？難道不知道丈夫應得的是什麼嗎？」為避免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引起無謂的爭執，我可以說，我母親眼中，丈夫應享有不問是非的效忠，以及毫無保留、全心全意的愛。但這中間有些困難：納迪爾和失眠堵在阿米娜心頭，使她無法自然而獻給阿梅德這些東西。於是她發揮最大的黽勉天賦，訓練自己愛他。為做到這一點，她在心裡把他分割成許多獨立的單元，肉體的、行為上的，將他分成嘴唇、口頭禪、偏見與喜好等……換言之，她又中了她父母那幅剪洞床單的符咒，因為她決定一點一滴逐步去愛自己的丈夫。

每天她選擇阿梅德的一個部分，集中全副精神，直到它變得熟悉無比；直到她覺得內心油然而湧起好感，愈來愈覺得親切，最後變成愛情為止。以這種方式，她逐漸學會欣賞他的大嗓門，以及它大刺刺進攻她耳鼓、令她顫抖的作風；還有他好心情只維持到刮完鬍子的怪脾氣——每天早晨，刮完鬍鬚，他就變得嚴肅、粗魯、現實、疏遠；她堅持相信他貪婪殘酷的眼睛背後、冷漠曖昧的目光之下，藏著一顆善良的心；還有他總是比上唇突出許多的下唇；還有他因自己個子矮而禁止她穿高跟鞋……「真主啊，」她對自己說：「好像每個男人都有一百萬個不同的方面需要去愛！」但她毫不氣餒。她私下捉摸：「說真的，誰能完全瞭解另一個人呢？」她繼續學習愛與欣賞他對油炸食物的偏嗜，他引用波斯文詩句的能力，他雙眉中間憤怒的皺摺……「以這種速度，」她想道：「他永遠都有新鮮的特色等我愛；所以我們的婚姻永遠不會變得陳腐。」以這種方式，我母親黽勉地在老城安頓下來。馬口鐵行李箱擱在一個老櫃子裡，一直未曾打開。

對此既不知情也未起疑的阿梅德本人和他的生活，在妻子的刻意經營下，一點一滴地變得愈

來愈像一個他從未謀面的人，而他的住所也變得愈來愈像一間他從未見過的地下室。在一種極其隱晦而苦心孤詣的魔法運作下，甚至連阿米娜也未必有自知之明，但阿梅德的頭髮逐漸稀疏，僅剩的那幾根也顯得柔軟而油膩；他發現自己甘心把它留長，糾纏在耳朵上方。還有，他的肚皮也愈來愈往橫裡發展，直到長成那個我經常窩在裡頭，軟綿綿、鬆垮垮的大肚脯，然而我們都完全没有想到要拿它跟矮胖的納迪爾比較。他的遠房表姊索拉賣弄風騷地對他說：「你該減肥啦，表弟，否則我們親吻你的時候都碰不到你的臉啦！」不過這種話根本無效……一點一滴，阿米娜在老德里用軟墊和窗簾建立了一個盡可能不讓光線透入的世界……她在遮陽簾上襯了黑布；所有這些微小的變化，都有助於她完成艱鉅的使命，也就是一點一滴達成愛上一個新男人的任務。（但她仍然很容易被某個禁忌的夢中影像動搖，而且總覺得肚皮肥軟，頭髮邇邇油膩的男人特別有吸引力。）

從老城看不出新城的面貌^①。新城裡有一族粉紅色的征服者用粉紅色石塊建了宮殿；但老城窄巷裡的房子東倒西歪，互相推擠、拉扯、妨礙其他人眺望大權在握的薔薇色大廈。反正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要朝那個方向看。簇擁在月光廣場（Chandni Chowk）周圍的回教徒區，住戶向內看，生活中擁有一塊與外界隔離的院落、有幅簾子可以放下來遮蔽窗戶和陽台，就已經很滿足。窄巷中，年輕的遊蕩者勾肩搭背，見面時親個吻，圍個圓圈，臉向裡，屁股朝外。這兒沒有綠色植物，母牛都不靠近，知道自己在這一帶並不神聖。腳踏車鈴經常響起。不協調的眾聲之上，傳來流動水果販子的叫賣聲：棗子甜噴，都來買噴！

^①德里有新舊之分，舊德里有城牆，居民以回教徒為主；新德里開闊，包圍舊德里，居民大多是印度教徒。

那個我父親和母親各懷鬼胎的一月早晨，在這一切之上，還得添加凱馬爾先生與巴特先生緊張的腳步聲；以及李發發喀啦啦響個不停的手搖鼓。

回教區的巷子剛傳來劈哩啪啦的腳步聲時，李發發的西洋鏡和手搖鼓還在一段距離外。腳步下了計程車，衝進窄巷；當時，街角那棟房子裡，我母親站在廚房攪拌早餐的紅豆酥油飯^①，聽見我父親跟他遠房表姐索拉交談。腳步啪啦啪啦經過水果攤和手牽手的遊蕩者；我母親聽見：「……你們新婚燕爾，我看得出，真說不出有多甜蜜！」腳步聲走近，父親的臉真的紅了。那是他魅力的顛峰時期；他的下唇還沒有凸得那麼厲害，他眉毛中間的紋路還很淺……阿米娜在廚房裡攪紅豆酥油飯，聽見索拉尖叫：「哎呀，看啊，粉紅色的！可是你皮膚那麼白，表弟……」他讓她在飯桌上聽印度聯播電台，阿米娜是不許這麼做的；拉妲·曼格西卡在唱一首哀怨的情歌，「就像我，你不認為嗎？」索拉繼續道：「我們會生可愛的粉紅寶寶，天作之合，不是嗎，表弟，漂亮的白皮膚夫妻？」腳步聲劈啪，鍋中物不斷攪動，同時：「生成黑皮真可怕啊，表弟，每天早晨醒來就看見它瞪著你，在鏡子裡證明你低人一等！他們當然知道；即使黑人也知道白皮膚比較好，你不認為嗎？」腳步聲已非常接近，阿米娜走進餐廳，鍋子拿在手裡，拼命集中心神克制自己，想著她為什麼偏要今天來，我有好消息要宣布，而且我還得在她面前要錢。阿梅德喜歡人家好聲好氣跟他要錢，用愛撫和甜言蜜語，直到他腿上的餐巾翹起來，睡衣裡頭有什麼東西開始活動；她不介意，以她的黽勉她學會了喜歡這種事，她要錢時，就要摸摸弄弄，還有：

^① Khichiri 為一種米飯加紅扁豆烹煮的食物，通常配著印度奶油吃。

「夫君，好人，求求你……」以及：「……多給一點兒嘛，我才好買食物，付帳單……」還有：「這麼大方的老爺，給我多少都可以，我知道一定夠用的」……這種街頭行乞的技巧，她得在那個眼如銅鈴、一味傻笑、高聲道黑皮長短的人面前表演。腳步聲幾乎到了門口，阿米娜端著熱騰騰的紅豆酥油飯進到餐廳裡，熱鍋距索拉的腦袋很近。索拉忽然尖叫：「哎呀，你們家不算，這是當然！」以防萬一，她不確定方才的話有沒有被聽去，還有：「啊，阿梅德表弟，你要是以為我剛才說的是咱們皮膚不算太黑的美人兒阿米娜，你就大錯特錯了，她不過是像一位站在黑影裡的白種仕女罷了！」阿米娜手裡拿著鍋子，看著那顆大好頭顱，想著：應該嗎？還有：我敢嗎？並安慰自己：「今天對我而言是個大日子；起碼她提到了孩子這話題；所以對我會容易點……」但已經來不及了。收音機裡拉姐憂鬱的歌聲蓋過了門鈴，所以他們沒聽見老僕人馬沙去應門；拉姐也蓋過了腳步匆匆上樓的聲音；忽然他們就出現了，凱馬爾先生和巴特先生的腳嘎然止步。

「那批惡性重大的不良之輩又作案了！」凱馬爾先生是阿米娜畢生所見最瘦的人，他以這段措辭怪異而饒有古風（因為他生性好訟，對咬文嚼字的法律詞彙耳濡目染所致）的開場白，啟動了一連串誇張可笑的慌亂效應，而身材矮小、嗓音尖細、個性懦弱、眼睛裡像有隻猴子狂舞的巴特，則對這句話作了相當有份量的補充：「是啊，縱火狂！」索拉出於不可解的反射動作，一把抱起收音機貼著胸膛，用她的乳房降低拉姐的音量，尖叫道：「喔唷真主，什麼縱火狂，在哪兒？這棟房子嗎？喔唷真主，我已經覺得熱！」阿米娜站著不動，手中端著紅豆酥油飯，瞪著這兩個西裝筆挺的人，而她的丈夫把什麼秘密都拋到九霄雲外，雖然只刮了鬍子，從頭到腳衣衫不整，就站起身問道：「棧房嗎？」

棧房、庫房、倉庫，隨你怎麼叫它；但阿梅德一發問，房裡頓時鴉雀無聲，只除了當然拉姐

的歌聲還是從索拉的乳溝裡傳出來；這三個男人合租一棟座落在市郊工業區的大樓。「可別是棧房，真主不允許，」阿米娜默禱，因為防水布生意前景看好——透過如今在德里軍事總司令部擔任副官的楚飛卡爾的關係，阿梅德獲得一份為陸軍供應防水布夾克與防水桌布的合約——攸關他們性命的大批原料，都放在那間倉庫裡。「但什麼人會做這種事呢？」索拉跟她唱歌的胸脯一起哀吟：「這年頭什麼樣的瘋子在外頭跑啊？」……就這樣，阿米娜第一次聽到她丈夫一直瞞著她的那個名字，當年它真的令很多人心生恐懼。「拉伐那^①幹的，」巴特道……但拉伐那是神話中多頭惡魔的名字；難道惡魔跑到地上來了？「這是什麼胡言亂語？」阿米娜基於父親對迷信的憎恨，要求一個答案；凱馬爾先生挺身而出：「是一幫卑鄙的匪徒，夫人；一群到處縱火的流氓。真是世界大亂，世界大亂啊。」

棧房裡；一網一網的防水布；還有凱馬爾先生經手的商品，米茶葉扁豆——他在全國各地大量囤積這些物品，藉以防禦那隻有許多頭許多嘴吧貪得無厭的怪獸，怪獸也就是公眾，如果放任牠為所欲為，就會在豐年把價格壓得極低，敬天畏神的企業家就會挨餓，而怪獸長得肥嘟嘟……「經濟就是匱乏，」凱馬爾先生辯稱：「所以我囤積的貨物不僅使物價維持一個合理的水準，而且可以鞏固經濟結構。」——棧房裡還有巴特先生的貨。一盒盒裝在印有「AAG牌」字樣的厚紙箱裡。agg的意思就是火。巴特是火柴製造商。

凱馬爾先生說：「我們的情報只說工業區失火。沒有說究竟是哪一間棧房。」

① 拉伐那 (Ravana)，印度神話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 中的大反派，是長有十顆頭的魔王，因覬覦羅摩的妻子息妲貌美，將她擄走，掀起一場驚天動地的神魔大戰。

「那怎麼會是我們呢？」阿梅德問：「為什麼，我們不是還有時間付款嗎？」

「付款？」阿米娜打岔道：「付給誰？付什麼？老公，夫君，我的命，這到底怎麼回事？」……但「我們得走了，」巴特道，阿梅德便出門去了，穿著皺巴巴的睡衣，倉促的腳步劈哩啪啦，尾隨瘦子和膽小鬼，丟下沒人吃的紅豆酥油飯和兩個瞪大眼睛的女人、含混不清的拉姐以及漂浮在空中的名字拉伐那……「一幫不幹好事的傢伙，夫人；無法無天的強盜、野蠻人！」

聲音發抖的巴特說的最後幾個字：「愚蠢的印度教縱火犯，夫人閣下。但我們回教徒有什麼辦法？」

關於拉伐那這個幫派，外界知道些什麼？它打著狂熱反回教運動的旗號，這，在分裂暴動之前的年代，在星期五把豬頭扔進清真寺院子裡不虞受罰的年代，沒什麼不尋常。拉伐那深夜派人到舊城與新城各處，在牆壁上油漆口號：「分裂就是滅亡！」「回教徒是亞洲的猶太人！」等。它也會燒毀回教徒擁有的工廠、商店、棧房。但事實不這麼簡單，一般人有所不知：在種族仇恨的旗幟掩護下，拉伐那是一家掌握頂尖創意的商業機構。打匿名電話、用報紙剪下的字句拼湊信件，寄給回教商人，讓他們選擇：付一筆單次性的現金，或任憑他們的世界燒成灰燼。有趣的是，這幫派講究盜亦有道。從不勒索第二次保護費。他們在商言商：只要看不見裝滿贖款的灰布袋，火舌就會吞噬店面工廠倉庫。大多數人都付錢了事，寧可不要冒險信任警方。一九四七年的警察也由不得回教徒依靠。據說（雖然我不能確定）勒索信寄到時，會列出一長串付過錢而得以照常營業的「滿意客戶」名單。拉伐那幫——跟所有具專業素養的人一樣——提供介紹人。兩個穿西裝、一個穿寬褲的男人，衝出回教區窄小的巷道，直奔守候在月光廣場的計程車。

他們引來好奇的目光，不僅因為穿著不協調，也因為他們極力克制，不願拔腿奔跑。凱馬爾先生道：「不要露出慌張，保持鎮定。」但他們的腳一再失控，渴望跑快點。搖擺不定，衝刺幾步，又勉強不怎麼受約束的腳放慢走上幾步，好容易才出了回教區；途中他們跟推著鐵製黑色西洋車的年輕人擦身而過，這人手中拿著貨郎鼓：李發發正要前往本章因而得名的重要宣告的現場。他一邊搖鼓一邊喊：「來看什麼都有啊，來看無奇不有啊，來看德里啊，來看印度啊，來看啊，來看啊！來看啊！」

但阿梅德要去看別的東西。

回教區的孩子給大多數當地居民都取了他們自擬的名字。有三家鄰居合稱「鬥雞族」，他們包括一户辛頭人^①、一户孟加拉人，兩家中間隔著一户在回教區極罕見的印度教徒。辛頭人跟孟加拉人幾乎沒有共通點——他們說不同語言，煮不同食物；但他們都是回教徒，也都憎恨夾在中間的那家印度教徒。他們從屋頂把垃圾扔到他家。他們從窗口用多種語言辱罵他。他們用爛肉砸他家大門……：他呢，付錢給頑童對他們的窗子扔石頭作為報復，石頭外還包著紙條，寫道：「等

^① Sind，傳統上的辛頭，包括整個印度河谷，今日的辛頭則為巴基斯坦的一省，位於巴基斯坦東南部的印度河谷下游，瀕臨阿拉伯海，首府喀拉蚩。這一區西部以沙漠與印度隔絕，所以跟印度來往反而不及跟西方與北方入侵者的關係密切。史上入侵辛頭的外人包括希臘人、波斯人、突厥人、匈奴人，塞西亞人等，十一世紀開始，回教成為主要宗教。一八四三年，辛頭被英國人征服，在印度爭取獨立的聲浪中，辛頭因歷史地位特殊，一九三六年就成立自治區。

著吧，會輪到你們的」……回教區的孩子也不用正式的名字稱呼我父親。他們稱他為「跟不上自己鼻子的人」。

阿梅德的方向感極差，如果讓他一個人走，連自家附近曲曲折折的街道都能讓他迷路。不知多少次，街頭遊童遇到他絕望地徘徊，情願付四個安那^①的代價請他們護送他回家。我提出這一點是因為我相信我父親選擇錯誤方向的天分不僅拖累他一生，也是他會被阿米娜吸引的一大原因（因為，納迪爾可以為證，她也很會選錯方向）；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連自己鼻子都跟不上的低能，遺傳了給我，多少抵銷掉我從別處繼承到的鼻子天賦，使我年復一年嗅不出真正的道路……不過暫時說到這裡就夠了，因為我已經給那三名商人足夠時間趕到工業園區。我只補充一件事（依我看，這是他缺乏方向感的直接效應），我父親那種人，即使在成功時刻，身邊也繚繞著未來失敗的臭氣，轉錯彎的異味揮之不去，再怎麼經常洗澡也擺脫不掉。凱馬爾先生聞到過，他私下對巴特說：「這些喀什米爾人，老弟：大家都知道他們從來不洗澡。」這種詆毀視我父親為船夫老泰的同類……處於自取滅亡的怒火中而放棄個人清潔的老泰。

工業園區的守夜人在救火車的噪音中安然酣睡。為什麼？怎麼可能？因為他們跟拉代那幫老早達成協議，獲知該幫派下手作案的消息，就吞一服安眠藥，把他們的行軍床搬得離火場遠遠的。這樣，幫派省得動用暴力，守夜人微薄的薪資也得些津貼。這是一種既敦厚且不能說它不睿智的安排。

凱馬爾先生、我父親與巴特站在呼呼大睡的守夜人中間，看著火化的腳踏車駕著濃濃黑煙升

^①anna，印度錢幣，四安那合四分之一盧比。

天。巴特父親凱馬爾站在救火車旁，心情如釋重負，因為起火的是阿周那^①印度腳踏車公司的棧房——阿周那這個取材自印度神話英雄的品牌名，也掩飾不了這家工廠是回教徒所有的事實。心情一鬆，父親凱馬爾巴特呼吸著充滿焚燒的腳踏車味的空氣，一邊咳嗽，一邊口沫橫飛，火焚輪胎的毒氣，絞鍊車鈴車座手把蒸發為氣體的幽靈，整個兒發生質變的阿周那腳踏車公司進出他們的肺。一個粗糙的紙板面具釘在燃燒的棧房門前的電報桿上——許多張臉組成的面具——魔鬼的面具，猙獰的臉上有扭曲的闊嘴和鮮紅的鼻孔。這就是多頭怪獸拉伐那魔王，憤怒地低下頭望著一具具守夜人的身體，他們睡得正香，包括救火員、凱馬爾、巴特、我父親，沒有人忍心去驚擾他們；而踏板、內胎的灰燼，從空中墜落在他們身上。

「該死的壞生意，」凱馬爾先生道。他沒在表達同情。他是在批評阿周那印度腳踏車公司的老闆。

看：災難之雲（但也令人如釋重負）升起、聚攏，像變色的早晨天空的一顆球。看它如何把自己往西拋擲，進入舊城的心臟地帶；它如何像一根手指，真主啊，指向月光廣場附近的回教徒區！……在那兒，李發發正在撒奈伊夫婦住的巷子裡，叫賣他的商品。

「來看什麼都有啊，看全世界啊，來看啊！」

報喜的時間快到了。我不否認我很興奮：在我自己故事的背景裡流連太久了，雖然輪到我接手還有好一陣子，但先看一眼也挺不錯。所以，抱著熱切期待的心情，我跟著那根從天空往下

^① Arjuna，印度神話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中般度家族五兄弟之一，有最偉大的戰士之稱。

指的手指頭，俯瞰我父母居住的區域，看腳踏車、看叫賣用紙包著的烤埃及豆的街頭小販、看屁股朝外手牽手的遊蕩者、看滿天飛舞的字紙和甜食攤四周集結成群如小旋風的蒼蠅……這一切都因為我高高在天上而縮得極小。還有孩子，成群結隊被吸引到街上，為了李發發貨郎鼓神奇的喀啦啦和他的喊聲：「來看全世界啊！」沒穿短褲的男孩，沒穿背心的女孩，穿學校白制服的聰明孩子，靠S形帶扣的鬆緊腰帶固定他們的短褲，手指粗肥的小胖子；擠在附輪的黑箱子前面，其中有個特別的小女孩，一條濃密不斷的長眉覆蓋在兩個眼睛上，她就是那個粗魯無文的辛頭人的八歲女兒，甚至這陣子，他已經在屋頂上升起尚屬子虛烏有的巴基斯坦國旗，甚至這陣子，他已經在大聲辱罵鄰居，而他的女兒跑到街上，手裡捏著銅板，臉上表情活像個侏儒女王，殺氣埋伏在她的嘴唇後面。她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但我認得那條眉毛。

李發發：機緣真不湊巧，他竟然決定把西洋鏡設在一面被人畫了個卍字符號的牆頭下（那年頭到處看得見這玩意兒：激進的RSS黨把它畫在所有的圍牆上；可不是納粹黨的符號，他們的方向是相反的，而是印度教自古象徵力量的符號，它在梵文中的意義是善）……這個我一再為他的到來打廣告的李發發，年輕很輕，如果不微笑他就會隱形，現身時他就顯得很漂亮，或者他搖鼓的時候也會現身，那麼他會對孩子很有吸引力。搖鼓人：他們走遍印度叫喊道：「來看德里啊！」但這兒就是德里，所以李發發更改叫賣的方式：「來看全世界啊，來看要什麼有什麼啊！」誇張的叫賣聲，經過一段時間就佔領了他的思維；他給西洋鏡補充了愈來愈多的明信片，不顧一切地企圖實踐他的承諾，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他的箱子裡。（我忽然想起納迪爾·康恩的畫家朋友：這是一種印度病嗎，這種把整個現實納入囊中的衝動？更可怕：我是否也被傳染了呢？）

李發發的西洋鏡裡有泰姬瑪哈的照片，還有米拿克西寺^①，以及神聖恆河；但除了風景勝地外，西洋鏡人覺得還有必要蒐羅更多當代影像——克里普斯辭出尼赫魯寓所；不可觸的賤民被人碰觸；大批受過教育的人睡在鐵路上；一位歐洲女演員頭上頂著小山似的一大堆水果的宣傳照——李發發叫她卡門·韋蘭達^②；甚至還有張登載在報上工業園區大火的照片也做成卡片。李發發認為，當代種種看了未必令人愉快的畫面，無須對他的觀眾遮掩……他行走街頭巷尾，經常是成年人跟孩子一起來看箱子裡有什麼新貨，阿米娜·撒奈伊太太就是一位常客。

但今天的空氣裡有種歇斯底里的成分；遭到火化的印度腳踏車公司的煙雲籠罩上空，回教區瀰漫著某種一觸即發而充滿威脅的氣氛……這會兒它掙脫了繫鍊，長眉連一氣的長眉的女孩發難尖叫，她的口齒不清，含糊中有一種它本來不具備的天真：「浪我先！不要擋我……浪我先看，我看不到！」因為箱子上每一個洞孔都被眼睛堵住，小孩們已經全神貫注在不斷翻動的卡片上，李發發便說（他沒有停頓手頭的工作——他繼續旋轉那個控制箱內卡片翻動的把手）：「等幾分鐘，小小姐；大家都會輪到的；等一下就。」一條眉毛的侏儒女王答道：「不情！不情！浪我先！」李發發收起笑容——變成隱形人——聳聳肩膀。無法控制的憤怒出現在侏儒女王臉上。罵上湧；一根致命的蒺藜刺在她唇上顫抖：「你好狗膽，到我們回教區來！我嫩識你，我爸爸也嫩識你：每個稜都知道你素印度教徒！」

① Meenakshi Temple，印度南部馬杜拉布的印度教女神廟，建於十七世紀，有許多精美的雕刻。

② Carmen Verandah，應該是 Carmen Miranda，一九〇九—一九五五，巴西女歌星，有森巴女王之稱，一九三〇年代赴好萊塢發展，以頭頂大量鮮花水果的造型走紅。

李發發默不作聲站著，轉動著箱子的把手；但現在紮馬尾巴、一條眉毛的女戰士用胖嘟嘟的小手指點著、唱著，穿白色學生服、繫S帶的男孩也都加入：「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印度教徒！遮陽簾紛紛掀了起來，女孩的父親從他家窗口探頭出來，加入合唱，高聲辱罵他的新目標，孟加拉人用孟加拉語加入……」操他老母！玷污我們女兒的傢伙！」……想到報章有關回教兒童遭到侵害的報導，極為突兀地傳來一聲尖叫——女人的聲音，甚至可能來自愚蠢的索拉：「強姦犯！哎呀我的天他們找到那個壞蛋了！就在那兒！」這下子瘋狂的雲霧變成了指點的手指，整個時代脫節的虛幻感，頓時攫住回教區，各個窗戶裡尖叫聲此起彼落，學童的吟唱變成了：「強姦犯！強姦犯！強——姦——犯！」卻不真正瞭解這幾個字有什麼意義；孩子紛紛躲開李發發，他也開始行動，拖著那口裝有輪子的箱子，企圖開溜，但現在他被嗜血的聲音包圍，遊蕩者朝他走來，男人下了腳踏車，憑空飛來一個鍋子，撞碎在他身旁的牆上；他背靠著一戶人家門口，一個頭髮油膩的小子笑嘻嘻看著他說：「原來，先生：就是你呀？印度教先生，你玷污了我們的女兒？偶像崇拜先生，跟自己的姊妹睡覺？」李發發：「不，發發慈悲……」微笑像傻瓜……然後他身後的門開了，他往後跌倒，摔在黝暗清涼的走道裡，我母親阿米娜·撒奈伊身旁。

她整個早晨都單獨陪著咯咯笑個不停的索拉，以及拉伐那這名字的回音，因為不知道工業園區出了什麼事，她反覆尋思，這世界怎麼好像整個發瘋了；當尖叫聲傳來，索拉——在能被制止之前——也加入一份，她心裡有什麼東西變得堅硬起來，她覺悟自己是父親的女兒，某種揮之不去、有關納迪爾·康恩在玉米田裡躲彎刀的記憶，某種鼻腔的不適，使她決定下樓去伸出援手，儘管索拉喊道：「妳幹什麼，姊妹，那個瘋狂的野獸，看在真主份上，別放他進來，妳頭殼壞掉

了嗎？」……我母親一開門，李發發就摔了進來。

試想那天早晨的她，一個黑影站在暴民和他們的獵物中間，她的子宮漲滿看不見、來不及說的秘密，幾乎要爆炸：「好棒，好棒。」她對人群歡呼：「了不起的英雄！英雄，我發誓你們是英雄！才不過五十個人，對付這個可怕的魔鬼！阿拉，你們讓我的眼睛驕傲得發亮。」

……索拉：「回來，姊妹！」油膩頭髮：「幹嘛幫這個惡漢說話，夫人？這麼做不好唷。」阿米娜：「我認識這個人。他是個好人。走，出去，你們都沒別的事嗎？你們要在回教徒社區裡把人撕成粉碎？走吧，離開這兒。」但暴民已克服了剛開始的驚詫，再度圍攏……於是，注意囉。就是現在，來了。

「聽著，」我母親喊道：「好好給我聽著。我懷孕了。我是個即將生產的母親，我要庇護這個人。過來好了，如果你們要殺人，就殺死一個母親，讓全世界看清楚你們是怎樣的男子漢！」就這樣，我——撒利姆·撒奈伊——的來臨，在我父親聽說之前，就對聚集的一大群人宣告了。似乎我從受孕開始，就成了公共財產。

但雖然我母親報喜時並沒有說錯，她還是弄錯了一件事。那就是：她懷的胎兒後來並沒有成為她的兒子。

我母親來到德里，甞勉自勵愛她的丈夫；但遭到索拉與紅豆酥油飯以及劈哩啪啦的腳步聲阻撓，未能把她的喜訊告知丈夫；聽見尖叫；發表公開聲明。結果管用。報我的喜，救了一條命。

人群散去後，老僕馬沙到街上去搶救李發發的西洋鏡，阿米娜則給有漂亮笑容的年輕人一杯接一杯的萊姆水。似乎這次經驗不僅榨乾了他身上的水分，也榨乾了甜分，因為他每杯水要加四

大匙粗糖，索拉則極端害怕地蜷縮在沙發上。最後，李發發（萊姆水補充完水分，粗糖補充完甜份）說：「夫人，妳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如果妳容許，我要為妳的房子祝福；還有妳即將出世的兒子。還有——請准許我——我要再為妳做一件事。」

「謝謝你，」母親說：「但你千萬什麼也不要做。」

但他繼續道（糖的甜蜜裹在舌頭上）：「我的表兄希立·拉拉姆·賽斯是一位了不起的占卜者，夫人。看手相、占星、算命。請妳去看他，他會跟妳講妳兒子的未來。」

占卜者預言我……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母親獲得預言，做為報答她搭救生命的禮物。雖然索拉說：「跟這人去是發瘋，阿米娜姊妹，一秒鐘都不要考慮，這年頭凡事小心為上。」儘管她對外公懷疑一切超自然事物的論調記憶猶新，也記得他的拇指和食指如何扣著那位回教法律專家的耳朵，然而這個建議卻打動了我母親，使她答應說好。基於剛確定自己即將成為母親那份不講邏輯的好奇心，她說：「好的，李發發，請你過幾天在紅堡大門口跟我見面。然後你可以帶我去見你的表兄。」

「我每天都會去等妳，」他合什一禮，便離開了。

索拉驚訝莫名，阿梅德回家後，她只能搖著頭說：「你的新娘子；跟貓頭鷹一樣瘋；我就讓你們獨處吧。」

老僕馬沙口風很緊，他一直存在於我們生活的背景裡，一直如此，只除了兩次……一次是當他離開我們；另一次則是當他回來，意外地毀滅了全世界。

多頭妖魔

當然，除非根本沒有機率這回事；如果這樣的話，以馬沙的年紀和卑躬屈膝的習慣，他實在是一枚定時炸彈，小聲滴答滴答走著，直到設定的時間；若是這樣，我們每個人都有兩種選擇，要麼——若是樂觀——起立歡呼，因為倘若一切都在事先計畫妥當，我們的存在就都有意義，豁免了發現自己的生存純屬或然機率，毫無道理可言的恐懼；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也可以——選擇悲觀——就在此時此地放棄一切，承認所有思想決定行動都是無謂，因為不論怎麼想都沒有差別；事情該怎麼樣就怎麼樣。那麼，樂觀在哪兒呢？在命運或混亂之中？我母親把她的新聞告訴父親（在附近每個人都已經聽過之後），而他回答說：「我怎麼告訴妳的，早晚會來的。」當時的他是樂觀悲觀？似乎我母親懷孕是命中注定；但我的誕生卻有大部分是意外。

「早晚會來的，」我父親欣喜萬狀地說；但時間是種不穩定的東西，根據我的經驗，絕不可依賴。它甚至可能分裂成很多塊：巴基斯坦的時鐘就比印度時鐘快半小時……一點都不想跟分裂沾上邊的凱馬爾先生常說：「這足以證明這個計畫多麼愚蠢。那些搞分裂的傢伙計畫捲逃三十分鐘。」他提高音量道：「時間不可分裂，就是這樣！」巴特說：「如果這樣就可以改變時間，世間還有什麼真實可言？我問你？什麼是真理？」

今天似乎是考慮大哉問的黃道吉日。我隔著不可恃的歲月，回答在分裂暴動中被割裂咽喉、就此對時間喪失興趣的巴特：「真實和真理不盡然相同。」對我而言，真理就是小時候藏在瑪麗·

沛蕾拉講給我聽的故事裡的那些東西：瑪麗是我的奶媽，多少等於母親；瑪麗知道我們每個人的每件事。真理也是藏在我牆上那幅畫裡，小芮立聽漁夫講故事時，漁夫用手遙指的地平線那一頭的東西。現在，在我轉臂檯燈的光圈裡，我用童年經驗量度真理：瑪麗會以這種方式敘說嗎？我問。漁夫會說這種話嗎？……根據這些標準，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出世前六個月，我母親就聽說有了有關我的一切，而我父親卻遇上了魔王，這都是千真萬確。

阿米娜一直在等待接受李發發好意的適當時機；但印度腳踏車公司的工廠燒毀後，一連兩天阿梅德都待在家裡，根本不去康諾特大樓的辦公室，好像正在為某種不愉快的會晤做心理建設。整整兩天，那個他以為秘密的灰色錢袋，躺在他那一側床底下的位置上。父親沒有意願談論灰袋子為何存在；所以阿米娜對自己說：「讓他去；誰在乎？」因為她也有個秘密，在月光廣場最高處的紅堡大門口耐心等候著她。偷偷鬧著彆扭、噘著嘴巴的母親，守著李發發的秘密。「除非他告訴我他在搞什麼鬼，我憑什麼要告訴他？」她為自己辯護。

然後，一個寒冷的一月黃昏，「我今晚一定要出門，」阿梅德說；儘管她苦苦哀求：「好冷啊——你會生病的……」他還是換上西裝，穿上大衣，那個神秘的灰布袋在大衣裡突出明顯得可笑的一團；所以最後她說：「穿暖一點，」就隨他去了，還問一聲：「你會晚回來嗎？」他答：「會，當然會晚。」他離開五分鐘後，阿米娜便向紅堡走去，進入她冒險的中心。

第一段旅程始於城堡；另一段旅程應該在城堡結束，卻沒有。前一段是未來的預言；後一段則決定了未來應發生於何地。第一段旅程中，有許多猴子跳舞娛人；而另一個地方也有隻猴子跳舞，卻造成了災難。兩場冒險中都有兀鷹的角色。兩條路的盡頭都埋伏著多頭怪獸。

那就讓我一段一段道來吧……先看阿米娜，站在紅堡高聳的城牆下，蒙兀兒曾在此治國，即將誕生的新國家亦將在城堡高處宣告獨立……我母親既非王侯亦非傳令官，卻受到熱烈（無視天氣寒冷）歡迎。最後一抹天光中，李發發歡呼道：「夫人！啊，您來真是太好了！」黑皮膚，白紗麗，她坐在計程車上向他打招呼；他伸手欲待開後門，司機卻斥罵道：「你在想什麼？你以為你是誰？算了罷，放聰明點，來坐前座，讓女士坐後面！」所以阿米娜跟附輪的黑色西洋鏡箱一塊兒坐後座，李發發致歉道：「對不起，哎，夫人？我是好意，您別介意啊。」

這兒，另有一輛計程車，等不及輪到它就插隊進入敘述，停在另一座城堡前面，卸下它裝載的三個穿西服的男人，每人大衣裡都塞著一個沈重的灰布袋……有一個長得像壽命一樣長，像謊言一樣單薄，第二個似乎沒脊椎，第三個下唇突出，肚皮肥軟無力，頭髮稀疏油膩、蜷曲在耳朵上面，雙眉間有好幾條遮不住的直溝紋，等他年紀漸長就會加深成為尖刻憤怒的疤痕。計程車司機雖遇冷天，熱情不減，大聲嚷道：「全員請下車，舊城堡到了！」……德里由很多小城池組成，舊城堡是一片黑色的廢墟，古老到我們這座老城在旁邊一襯托，就像抱在手裡的嬰孩那麼年輕。凱馬爾、巴特與阿梅德應匿名電話之召，來到這座老到不可考的古代廢墟，對方命令道：「今晚，舊城堡，日落以後。不許有警察……否則棧房就完蛋！」他們抓緊灰布袋，走進這個正在崩潰的古老世界。

……抓緊手提包，我母親坐在西洋鏡箱旁邊，李發發則跟摸不著頭腦而脾氣暴躁的司機一起坐前座，指揮計程車轉入郵政總局對面的街道；進入這些居民過著隱形生活（因為他們分享李發發的隱形詛咒，而且不見得每個人都有漂亮的微笑）的小路，貧窮像乾旱般侵蝕著柏油路面、某

些新東西開始攻擊她。處於這些每一分鐘都變得更狹窄、每一吋都變得更擁擠的街道壓力下，她喪失了「城市眼光」。具有城市眼光的人，看不見隱形人，睪丸患有象皮病的人和坐在貨車上的乞丐干擾不到你，鋪下水道用的混凝土圓筒看起來也不像宿舍。我母親失去城市眼光後，目中所見一切新鮮景象使她臉紅，新鮮感像挾帶冰雹的暴風雨，刺痛她面頰。看啊，我的真主，這群漂亮的小孩滿口黑牙！你能相信……小女孩露著乳頭！多可怕，真的！還有，安拉不准，這些清掃婦有著——不！——太可怕了！——塌陷的脊椎，骨瘦如柴，沒有階級標誌；是不可觸的賤民，美好的安拉！……到處是跛子，被疼愛他們的父母截肢，確保他們一輩子可以靠乞討謀生……是啦，貨車上的乞丐，成年男人長著嬰兒的腿，坐在裝有輪子的木箱裡，用丟棄的溜冰鞋和舊的芒果箱做的；母親喊道：「李發發，回頭！」……但他露出漂亮的笑容說：「從這兒開始，我們必須步行。」眼看著無法回頭，她交代計程車等候，那壞脾氣的司機答道：「是啊，當然，碰到高貴的女士，除了等候還有什麼事可做，妳回來的時候，我必須一路倒車才能回到大馬路上，因為這裡沒有掉頭的空間！」……孩童拉扯她紗麗的披肩，到處有人探頭打量我母親，她想到，就像被什麼可怕的怪獸包圍，一隻有無數個頭的生物；但她糾正自己，不，當然不是怪獸，這些可憐的窮人——不然是什麼呢？某種力量吧，某種對本身力量並不自知的力量，可能因為從未使用而朽壞變成無能……不對，再怎麼說，這些人看不出朽壞。「我很害怕，」母親察覺自己在想，就在這時，一隻手搭上她手臂。轉過頭來，她發現面前是一張——不可能！——白人的臉，他伸出衣衫襤褸的手，用好像外國歌曲的音調唱道：「施捨一點，夫人……」重複了一遍又一遍，像卡住的唱片，她尷尬地瞪著那張有長睫毛和羅馬貴族式鷹勾鼻子的白臉——尷尬，因為對方是白

人，而白種人是不該行乞的。」……一路從加爾各答來，走路的，」他在說：「滿身是灰，您看得出，夫人，我為大殺戮前去，太可恥了——去年八月^①，您記得嗎，夫人，好幾千人被刀殺死，四天之內，慘叫聲不斷……」李發發無助地站在一旁，不知道該如何對付一個白人，即使他是乞丐，還沒完：「……您聽說有個歐洲人嗎，夫人？」乞丐問道：「……是的，夫人，他是兇手之一，晚上穿著染血的襯衫在城裡走，一個被同類的醜行逼瘋的白人；您聽說過嗎？」……令人困窘的唱歌腔停頓了一下，然後：「他就是我丈夫。」直到現在，我母親才注意到破爛衣衫底下受壓抑的乳房……「為我的羞恥賞一點吧。」拉扯她手臂。李發發則拉扯另一邊手臂，悄聲道，這是扮裝的人妖，走吧，夫人；阿米娜被拉向兩個相反的方向，她站著不動，想要說，等一下，白種女人，等我辦完我的事，我會帶妳回家，給妳吃給妳穿，送妳回妳原來的世界；但就在這時，那女人聳聳肩，空手走開了，走向狹窄的街道彼端，縮小成一點，終於消失——就在這一刻！——在遙遠、卑下的小巷裡。這時，李發發臉上露出一種怪異的表情說：「他們完蛋了！全都完蛋了！不久他們通通會離開；然後我們就可以自由的互相殘殺。」一手輕撫腹部，她尾隨他走進一扇黑洞洞的門，同時她的臉頰開始熊熊燃燒。

……再回來講舊城堡，阿梅德·撒奈伊等待拉伐那。我父親在夕陽裡：站在黑洞洞的門口，這兒曾經是傾圮的堡牆裡的一個房間，多肉的下唇向前突，雙手反握在背後，滿腦子金錢的愁緒。他向來不是個快樂的人。身上淡淡散發著來自未來的失敗氣味：他虐待僕人；或許他寧可不

^① 即一九四六年回教聯盟爭取另組回教國未果時，與印度教徒鬥爭，發起的屠殺暴動之一。

要接手亡父經營的防水布生意，寧可找到足夠的力量追求他原始的野心，重新依照正確的編年秩序編排古蘭經。（他曾經告訴我：「穆罕默德做預言時，門徒把他的話記錄在棕櫚葉上，隨便堆放在箱子裡。他去世後，巴卡爾^①及其他人試著追憶正確的秩序；但他們記憶力不夠好。」又轉錯一個彎：父親非但沒能修訂聖書，還在廢墟裡徘徊，等待惡魔。難怪他不快樂；我也幫不上忙。我生出來的時候還害他弄傷了大腳趾頭。）……我不快樂的父親，我再說一遍，愠怒地想著現金。想著他的妻子，她把盧比從他手上哄走，在夜裡挖他的口袋。還有他的前妻（後來死於意外，她跟一個駱駝車駕駛發生爭執，結果被駱駝在脖子上咬了一口），雖然他們協議離婚，她還是寫給他不計其數哀哀求告的信。還有他的遠房表姐索拉，要跟他討嫁妝費，以便生兒育女將來好跟他的兒女成婚，以便撈走他更多的錢。然後還有楚飛卡爾少校承諾的錢（這一階段，楚飛少校跟我父親處得非常好）。少校寫信來說：「時機到來，一定會來，到時你一定要去巴基斯坦。那兒對我們這種人而言是個金礦。請讓我介紹你認識M·A·J本人……」但阿梅德並不信任穆罕默德·阿里·真納^②，也從未接受楚飛的建議，所以當真納成為巴基斯坦總統，就又多了一個轉錯的彎有待反省。還有，最後一樁，我父親的老朋友，孟買的婦產科專家納利卡大夫寫來的信：「英國人大批離開，撒奈伊兄。房地產便宜得像泥土！快脫手；來這兒；買進；下半輩子包你吃香喝辣用不完！」古蘭經的章節在這麼一個滿是現金的腦袋裡沒有容身之所。……而此刻，

^① Abu Bakr，五七三—一六三四，首任哈里發，穆罕默德的岳父和繼承人。

^② Muhammad Ali Jinnah，一八七六—一九四八，即前句所指M·A·J，巴基斯坦建國者，一九三四年開始成為

回教聯盟領袖，一九四七年印巴分裂，他出任巴基斯坦總督，並在大選中當選總統，但不久即死於肺結核。

他在這兒，跟即將死於開赴巴基斯坦火車上的巴特，以及注定在旗桿路的豪宅中被暴徒殺害、胸膛上用他自己的鮮血寫著「操他老母的囤積者」的凱馬爾一起……與這兩個下場悲慘的人為伍，在廢墟的秘密陰影中等待，窺視勒索者怎麼來取他的錢。來電者說：「西南的角樓，裡面有石砌的樓梯。爬上去。最高一級台階。把錢留在那兒。離開。懂了嗎？」他們違抗命令，躲在廢墟的房間裡；在他們上方某處，在角樓最高一級的石階上，三個灰布袋在慢慢湊攏來的黑暗中等待。

……空氣稀薄的樓梯間裡，黑暗湊攏來，阿米娜向預言爬去。李發發在安慰她；因為現在她搭計程車前來，落入由他擺佈的窄口瓶裡，他察覺到她的心情轉變，後悔自己的決定；爬樓梯時，他再次要她安心。黝暗的樓梯間裡到處是眼睛，從上了遮板的門背後穿出閃爍的眼神，注視著正在爬樓梯的黑貴婦，眼神一下一下地舔舐她，像靈巧而粗糙的貓舌頭；李發發說話有安撫的力量，母親只覺得自己的意志力慢慢衰退。該來的就讓它來吧，她的心靈力量和對世界的掌握，緩緩從體內流出，被樓梯間黑色空氣的海綿吸走，她拖著腳步，慢吞吞跟著他，爬到寬大而陰森的分租房間上端，李發發和他的表哥在這座破落的出租樓房裡，擁有一個小角落，在最高處……這兒，接近屋頂處，她看見黯淡的光線照在一大群排著隊的跛子頭上。「我第二個表哥，」李發發說：「是個接骨師。」她繼續爬，經過斷臂的男人、腳掌向後扭轉成一個不可能角度的婦人、摔落地的洗玻璃工人和碎了骨頭的砌磚匠，醫生的女兒進到一個比針筒和醫院更古老的世界；直到，最後，李發發說：「到了，夫人，」並帶她穿過房間，接骨師正忙著把樹枝樹葉固定在碎斷的四肢上、用棕櫚葉包紮破裂的頭顱，直到病人看起來活像一棵棵人造樹，從傷口抽出植物的新芽……然後走到室外，上到鋪了水泥的寬闊屋頂。阿米娜在黑暗中對著許多燈籠的亮光眨眼，看見屋頂上瘋狂的景象：猴子在跳舞；貓鼬跳躍；蛇在籃子裡搖擺；胸牆上停駐許多大鳥的側影，

牠們的身體跟牠們的喙一樣彎曲而殘酷：是兀鷹。

「啊呀喂，」她喊道：「你把我帶到什麼地方了呀？」

「沒什麼好擔心的，夫人，」李發發說：「這兩位是我的表哥，三表哥和四表哥。這個，表演猴舞的……」

「只是練習，夫人！」一個聲音說：「看：猴子救國去打仗，當兵笑哈哈！」

「……這個，是耍蟒蛇和貓鼬的。」

「看貓鼬跳高高，夫人！看眼鏡蛇跳舞！」

「……那些鳥呢？……」

「什麼也不是，夫人。只不過因為拜火教的天葬塔就在附近；那兒如果沒有屍體，兀鷹就會來這兒。現在牠們在睡覺；到了白天，我猜，牠們喜歡看我的表哥做訓練。」

屋頂另一端有個小房間，阿米娜走進去，光線從門戶湧出來……她發現裡面有個年紀跟她丈夫相當的男人，一個有好幾層下巴的大塊頭，穿著染有污漬的白色西裝褲、紅色格子襯衫，沒穿鞋，正在嚼大茴香，喝純果汁飲料，他盤腿而坐，房間四壁都是毗濕奴各種化身的畫像，還有各種標語與告示，「教授寫作」、「訪客吐痰是壞習慣」。房裡沒有家具……希立·拉拉姆·賽斯盤腿凌空而坐，距地面六吋。

我必須承認：我媽媽真丟臉，她尖叫起來……

……同時，在舊城堡，猴子在牆間長聲嚎叫。被人類遺棄成為廢墟的城市，現在成了長尾猴的住所。這種長尾黑臉的猴子，總是以破壞一切為己任。牠們向上爬呀爬，跳到廢墟的最高處，劃分領域，然後就開始全心全意致力把整棟建築，一塊石頭接一塊石頭地五馬分屍。帕德瑪，是

真的：妳從沒有到過那兒，從沒有站在薄暮中旁觀這些卯足了勁、心意堅定的毛茸茸生物如何對付那些石頭，扯呀搖呀，搖呀拉呀，一次弄鬆一塊……每天猴子把石頭推下牆頭，一路碰撞城牆的稜角和露出地面的岩石，最後滾進下方的壕溝粉身碎骨。有一天，舊城堡會不再存在，只剩一堆石頭，猴子高踞石堆上，發出勝利的長嘯……這兒有隻猴子，急急跑過城牆——我要叫牠哈奴曼，跟神話中幫助羅摩王子擊敗拉伐那的猴神同名，駕飛行戰車的哈奴曼……注意看牠，牠已經來到這座角樓——牠的領域；牠跳躍著吱喳著跑著，在牠王國的各個角落裡跑來跑去，在石頭上磨蹭屁股；然後停下來，嗅到什麼不該在那兒的東西……哈奴曼快步跑到壁龕那兒，在最高一級台階上，那三個男人遺留了三個軟綿綿的灰色異物。於是，其他猴子在郵局後面的屋頂上跳舞的時候，哈奴曼猴子也大怒而跳起舞來。牠在灰色東西上猛跳。是的，它們夠鬆垮的，經不起幾下搖呀扯呀，扯呀搖呀……看哈奴曼啊，牠把軟軟的灰石頭拖到城牆外側的邊緣。看牠怎麼撕扯它們：唰！唰！唰！……看他俐落地把灰物體裡頭的紙張掏出來，像雨點墜落，清洗那些掉落在壕溝的石塊！……紙片以慵懶、勉為其難的優雅風姿墜落，像一個美麗的回憶沈入黑暗的深淵；現在，踢！砰！再踢！三個柔軟的灰石頭飛出牆緣，下沉下沉到黑暗中，最後傳來一聲低微而憂愁的啪。哈奴曼工作做完了，盡興了，又匆匆跑開，竄到牠王國某個遙遠的塔尖，開始搖晃石塊。

……同時，我父親從下方看到一個怪異的人形從黑暗中竄出。他對上方即將發生的災難一無所知，只在廢墟房間的暗處旁觀這怪獸：一個衣衫破爛的生物，戴著魔鬼的頭飾，用紙黏土做的多頭鬼，對四面八方獍笑……拉伐那幫任命的代表。收錢的人。三個商人心兒怦怦跳，看著這個從農夫惡夢裡跑出來的厲鬼，消失在通往最高處的樓梯上；過不久，空蕩蕩的靜夜裡，傳來魔鬼與人聲無二的咒罵：「操他老母！天上掉下沒種的！」……他們百思不解，只見這詭異的折磨者

又一閃而過，匆匆遁入黑暗便消失了。他還在詛咒……「雞姦的！豬養的！吃自己大便的！」……迴盪在風中。於是他們爬上樓，心情因困惑而格外混亂；巴特發現一角撕碎的灰布；凱馬爾彎腰拾起一張揉皺的紙幣；也可能，是啊，有何不可，我父親眼角瞥見一隻猴子慌慌張張的背影……他們猜測。

這下子他們的呻吟和巴特的尖聲咒罵，都是魔鬼口出惡言的回音；每個人腦袋裡都有一場說不出口的激烈戰爭。是錢還是棧房或是棧房還是錢？商人們在無聲的慌亂中斟酌，最重要的難題——但說真的，即使他們放棄那些錢，任由食腐肉的野狗與人類掠奪，又該如何制止縱火犯？——最後，雖然從頭到尾一個字也沒說，他們還是服膺現金要拿在手裡的絕對真理，匆匆奔下石梯，沿著草叢，穿過廢墟的大門，來到——慘不忍睹！——壕溝前面，開始把盧比塞進口袋，掃啊抓啊翻啊，無視一灘灘尿液與腐爛的水果，違反一切常理地巴望今晚——發發慈悲——就這麼一個晚上，匪黨不會發動他們承諾的報復。但，當然……

……但，當然，占卜者拉拉姆不是真的飄浮在半空中，距地面六吋遠。我母親的叫聲消散；她定睛一看；就注意到那個從牆壁突出的小架子。「不值一文的花招，」她告訴自己，還有：「我到這個兀鷹來睡覺、猴子來跳舞的神人共棄的地方，指望一個懸空坐在架子上的大法師告訴我一些天曉得什麼蠢事，這算是幹什麼？」

阿米娜有所不知的是，有史以來第二次，我即將使他人感覺到我的存在。（不：不是她肚子裡那個騙人的蝌蚪：我是說我自己，我的歷史性角色，總理大人曾經就這一點寫道：「……在某種意義上，它將是我們大家的鏡子。」那天晚上有偉大的力量在運作；在場的人即將察覺它的威力，並感到恐懼。）

表哥們——一、二、三、四——聚集在黑貴婦剛經過的門口，像飛蛾被她尖叫的燭光引來……接骨師、玩蛇人、馴猴人，都靜靜看著她由李發發帶領，走向那個怎麼看都不像的預言家。有低微的人聲鼓勵她（粗糙的手掌後面可曾有咯咯的笑聲？）：「喔，他算的命好仔細唷，太太！」還有：「來吧，表哥，夫人在等呢！」……但這個拉拉姆到底是幹什麼的？唯利是圖的生意人、不值錢的算命仙、專用中聽的預言討好蠢女人——還是貨真價實、掌管命運鑰匙的人？還有李發發：他在我母親身上看到的是一個可以用兩盧比謊言滿足的女人，或者他看得更深，直入她藏在地下室裡的軟弱核心？——預言出口的時候，是否這群表兄弟也都感到詫異？——還有口吐白沫，那又是怎麼回事？那個歇斯底里晚上的擾攘不安，是否真的影響我母親，使她放棄習慣的自我——她曾覺得它從她體內滑出，被樓梯間黑暗空氣的海綿吸納進去——進入任何事都可能發生、都值得相信的心理狀態？還有一重更可怕的可能性；但在我把心中懷疑化為言詞之前，我必須突破這層曖昧不清的薄紗，使我的描述盡可能接近實際發生的經過：我先描述我母親，她的手掌斜斜外翻，朝向慢慢走進的手相家，她的眼睛像鯧魚般睜得老大，眨也不眨——表哥們（咯咯笑聲？）：「您的命與眾不同啊，夫人！」還有：「說呀，表哥，說呀！」——但薄紗再次降下來，所以我無法確定——他是像一個廉價的馬戲班藝人般開場，耍些生命線、感情線、兒女盡皆百萬富翁之類的俗氣濫調，而表兄弟都在旁歡呼「哇，哇！」以及「真是半仙，太棒了！」——然而，他有沒有改變？——拉拉姆有沒有全身僵硬——眼珠上翻，直到眼球像雞蛋一樣白——他有没有用一種像鏡子般怪異的聲調問：「夫人，妳可以准我碰一下那位置嗎？」——表兄弟一下子變得像兀鷹般沈默——我母親有沒有同樣突如其來地答道：「好的，我准許，」於是占卜者成為她這輩子第三個碰觸她的男人，她的家人除外？——是否就在那一瞬，一股強烈的電擊通過粗

肥的手指和母親的皮膚？我母親的臉像受驚的兔子，看著這個穿格子襯衫的先知開始轉圈圈，他柔軟臉孔上的眼睛仍然像顆白蛋；忽然一陣震顫穿過他，再一次，從他嘴唇發出陌生的高亢聲音（我應該描述那兩片嘴唇的——但等會兒吧，因為現在……）：「是個兒子。」

沈默的表兄弟——繫了鎖鍊的猴子，不再喋喋不休——眼鏡蛇蜷伏在籃子裡——轉圈的算命者開始敘述歷史。（是那樣的嗎？）開始：「一個兒子……不得了兒子！」然後，來了：「一個兒子，夫人，他永遠不會比他的祖國老——不會更老，也不會更年輕。」現在，舞蛇人、貓鼬馴獸師、接骨師和西洋鏡師父，都真正怕了，因為他們從來沒見過拉拉姆這樣子，他繼續用唱歌的高音說：「他會有兩個頭，但妳只看得見一個——會有膝蓋和鼻子，鼻子和膝蓋。」鼻子和膝蓋，膝蓋和鼻子……仔細聽著，帕德瑪；這傢伙全部沒弄錯！「報紙會讚美他，兩個母親撫養他！腳踏車騎士熱愛他——但，群眾會推擠他！姊妹會哭泣；眼鏡蛇會匍匐而來……」拉拉姆愈轉愈快愈快，四個表兄弟悄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哥兒們？」還有「天啊，濕婆神，保佑我們！」而拉拉姆說：「髒衣物會藏匿他——聲音會引導他！朋友會肢解他——鮮血會出賣他！」阿米娜問：「他是什麼意思？我不懂——李發發——他是中了什麼邪？」但雞蛋眼拉拉姆環繞著雕像般靜止的她，堅忍不拔地繼續旋轉：「痰盂打破他的頭——醫生會吸乾他——森林會佔領他——魔法師會找回他！士兵會審判他——暴君會油炸他……」不論阿米娜怎麼哀求解釋，表兄弟們只能慌亂地攤開手，表示愛莫能助，因為有什麼東西接手了……沒人敢碰拉拉姆，讓他一路旋轉到高潮：「他不生兒子卻會有兒子！他會在他衰老之前變老！他會死……在他變成屍首之前。」

是這樣的嗎？拉拉姆就這樣，因為被一股比他更強大的力量當作通道而殞滅，突然翻身倒地，口吐白沫嗎？貓鼬馴獸師的棒子是否插在他猛烈抽搐的牙齒中間？李發發有沒有說：「夫

人，您得走了，請吧：我們的表哥生病了？」

最後，弄蛇人——或舞猴人，或接骨師，或甚至推裝在輪子上的西洋鏡的李發發——說：「太多預言了，天啊。我們的拉拉姆今晚做了太多該死的預言了。」

許多年後，當老人癡呆症提前發作，各式各樣的鬼魂從母親的過去湧現，在她眼前跳舞，她再次看見她因宣告我的到來而搭救成功，而他則用帶她聽取太多預言做為回報的西洋鏡師父，她心平氣和，不帶絲毫怨懟地對他說：「你回來了。好吧，我來告訴你：真希望我當初就聽得懂你表哥說的是什麼——關於血，關於膝蓋與鼻子。因為誰知道呢？我本來可能有個不一樣的兒子。」

就像開始的時候，我外公在瞎子家中結滿蛛網的走廊裡，以及他結束的時候：就像失去約瑟以後的瑪麗·沛蕾拉，還有像我，母親很擅長看見鬼。

……但現在，因為還有更多的疑問與曖昧，我有責任提出若干懷疑。懷疑，也是一隻長太多頭的怪獸；要不然為什麼我不能讓自己不要再懷疑自己的母親呢？……我要問，怎麼，才是對占卜者肚皮的公正描述？記憶——我全新的、無所不知的記憶，涵蓋了母親父親外公外婆和所有其他人大部分的人生——作答：柔軟、鬆垮，像玉米粉布丁，接著，我要問，心不甘情不願地問：他的嘴唇是什麼狀態？無可避免的答案：豐滿、多肉、詩意。第二，我要詰問這個屬於我的記憶：他的頭髮是什麼樣？答：黑色、柔軟、蜷曲在他耳朵上。現在我不理性的懷疑還要提出最後一個問題……純潔無比的阿米娜……因為她的弱點就在於所有長得像納迪爾的男人，有沒有可能她……以她怪異的心態，而且受占卜者的病情打動，她難道不會……「不！」帕德瑪勃然大怒喊道。「你怎麼敢暗示？這麼一個好女人——你自己的母親？她竟然會？你什麼都不知道還敢

說？」當然她是對的，永遠都如此。如果她知道，她會說我無非是報復，我當然在多年以後，隔著拓荒者咖啡廳骯髒的窗戶，親眼看到阿米娜的所做所為；可能我這種不合理的念頭就是那時候產生的，違反邏輯地逆著時間成長，終於在這場早期——而且，是的，幾乎絕對是天真無害的——冒險中臻於成熟。是的，一定是這樣。但怪獸還是不肯安分……「啊，」牠道：「但她那次大發脾氣是怎麼回事？——就是阿梅德宣布他們要搬到孟買那次？」牠還模仿她：「你——每次都你做決定。我呢？如果我不想……我才剛把這棟房子弄出個頭緒，你就……！」所以，帕德瑪：那是家庭主婦的熱忱——還是偽裝？

是的——懷疑揮之不去。怪獸問：「為什麼，不管怎麼說，她就是不能告訴她丈夫她去了哪？」被告作答（由帕德瑪代替我缺席母親的聲音）：「可是，想想他會生多大的氣，我的真主？即使沒那麼些個縱火狂的問題讓他煩心！男人真奇怪：女人自己行動；他一定會發瘋！完完全全瘋掉！」

不足掛齒的懷疑……我必須丟開它們；必須把我的非難留待以後，等到一切曖昧或蒙蔽真相的障礙排除，她給我牢靠、明確、不容駁斥的證據的時候。

* * *

……但，當然，我父親那天很晚回家，滿身臭溝味掩蓋了他身體照例散發的未來失敗的臭氣，他的眼睛和面頰交錯著沾灰的眼淚；他呼吸有硫磺的味道，頭上還有悶燒防水布的灰燼……因為他們當然把棧房燒得一乾二淨。

「可是守夜人呢？」——睡著啦，帕德瑪，睡著啦。當然先得到警告，吃了安眠藥以防萬一囉……這些勇敢的男性，出生在城市，從來沒見過開伯爾山口①的帕丹②戰士，拆開小紙包，把鐵鏽色的藥粉攪在熱騰騰冒泡的茶壺裡。他們把行軍床搬到離我父親的棧房相當距離外，以免被掉落的屋樑或如雨落下的火星打到；躺在他們的繩床上，啜飲著茶，任由苦甜交加的藥物帶他們墜落。一開始他們變得粗狂，用帕圖語③高聲讚美他們最喜歡的妓女；然後他們瘋狂地咯咯笑，好像藥物柔軟、靈巧的手指在哈他們的肋骨……等到笑聲讓位給夢，他們就流浪到藥物邊疆的隘口，騎著藥物神駒，直奔無夢的遺忘境界，一旦到了那兒，世界上任何東西都叫不醒他們，直到藥性消退為止。

阿梅德、巴特與凱馬爾乘計程車趕到——計程車司機被這三人嚇壞了，他們捏著一團團因為在壕溝裡與各種令人不快的東西接觸，以致聞起來比地獄還臭的皺巴巴鈔票，若非他們不肯先付車資，否則他是不願意等候的。「讓我走吧，好心的大爺，」他哀求道：「我只是個小人物，不要逼我留在這兒，」但他們已經轉身向火場奔去。他看著他們跑，抓著他們被番茄、狗屎沾染的盧比；他張大嘴巴看著燃燒的棧房，以及籠罩夜空的黑雲，就跟現場所有其他人一樣，他被迫吸入充滿防水布、火柴和燒白米的空氣。他手遮著眼睛，透過指縫觀看，蓄著不成型的八字鬚的小計程車司機，看見瘦得像枝癩狂鉛筆的凱馬爾先生，對守夜人沈睡的身體又踢又打；他差點就想

① Khyber，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山隘。

② Pathans，印度西北邊境的阿富汗人。

③ Pushtu，伊朗語之一支，為阿富汗的主要語言。

放棄車資，心驚肉跳地駛離現場，忽聽得我父親高喊：「小心！」……但，儘管如此，他還是留下了，他看見棧房在飛舞的火舌壓力之下爆裂，他看見棧房裡湧出一股令人難以置信、由燒熔的米扁豆埃及豆防水夾克火柴盒醬瓜組成的溶岩，他看見熾熱的紅色花朵奔向天空，而倉庫的內容物噴濺到堅硬的黃色地面，像一隻焦黑的絕望之手。沒錯，棧房當然燒掉了，它化為灰燼從天空落到他們頭上，它墜入遍體鱗傷，卻仍在打呼的守夜人張開的嘴巴裡……「真主救救我們，」巴特先生說，但務實得多的凱馬爾先生答道：「感謝真主，我們都有足夠的保險。」

「就在那一刻，」阿梅德後來告訴他妻子說：「就在那一分鐘，我決定退出防水布這一行。賣掉辦公室，賣掉股份，忘記所有跟防水布生意有關的知識。就在那同時——不早不晚——我也下定決心，不再考慮妳妹妹翡翠的楚飛建議的巴基斯坦空中樓閣。就在火災現場的高熱中，」我父親宣布——使他妻子大發雷霆——「我決定去孟買經營房地產。現在那兒的房地產跟泥土一樣便宜，」趁她抗議前，他把話說完：「納利卡知道。」

（但後來，他叫納利卡是個叛徒。）

我們這家人，總要別人逼迫我們才會往前走——一九四八年的凍結是唯一的例外。船夫老泰把我外公逐出喀什米爾；紅藥水逼他離開阿木里查；地毯下的生活崩潰，直接導致我母親離開阿格拉；多頭怪獸把我父親帶到孟買，以便我在那兒出生。一月底，歷史終於藉著一連串的推搡讓它自己言歸正傳，為我的登場大致做好了準備。有些費解之事，直到我進場以後才可能釐清……比方說，拉拉姆最令人不解的一句話：「會有鼻子和膝蓋：膝蓋以及鼻子。」

* * *

保險理賠金來了；一月也過完了，在他們結束德里的生意，搬到那個房地產暫時變得像泥土般便宜——如婦科醫生納利卡所言——的城市期間，我母親專心搞她從片段學習愛丈夫的計畫。她逐漸對他長得像問號的耳朵產生很深的感情；還有他肚臍眼驚人的深度，她可把手指的第一關節整個插進去，甚至無需用力；她漸漸愛上他多節瘤的膝蓋；但不論她怎麼努力（因為我已經同意，在取得證據前必須承認她的無辜，所以我不在此提供任何可能的解釋），有個部分她就是永遠沒法子喜歡，雖然他身上的這件東西功能齊全，納迪爾望塵莫及；那些個夜晚，他在她身上聳動起伏——當她子宮內的嬰兒還不及一隻青蛙大——就是一點也不受用。

……「別，別那麼快，夫君，我的命，再久一點，求求你，」她說；阿梅德為了拖時間，只好試著回憶火災的情形，想起那個火光熊熊的夜晚發生的最後一件事，就在他轉身要離開時，空中傳來一聲居心不良的怪叫，抬頭一望，他看見一隻兀鷹——在晚上耶！——一隻從天葬塔飛來的兀鷹飛越他頭頂，扔下來一隻才啃了幾口的拜火教徒的手，一隻右手，也就是那隻手——來了！——墜落時迎面給了他一記大耳刮子；床上的阿米娜在他底下，怒火不斷升高：妳怎麼不會享受，妳蠢女人，從現在開始，妳必須非常努力。

六月四日，我配錯了對的雙親搭邊境郵車前往孟買。（咚咚敲門，為寶貴的生命而不肯放棄的聲音，拳頭吶喊著：「大爺！開門，不過一張票！喏，求你大發慈悲，好心的大爺，幫個忙吧！」還有，藏在綠色大鐵箱裡那批嫁妝底下——一個絕對禁忌的，做工精美、鑲嵌琉璃的銀痰盂。）就是那天，緬甸的蒙巴頓侯爵舉行記者會，宣布分裂印度，並且把他的倒數日曆掛在牆上：權力轉移還有七十天……六十九……六十八……滴答，滴答。

麥斯沃德

漁夫先來到。在蒙巴頓的滴答之前，在怪獸與報喜之前；在所有人根本沒想到地下室可以結婚，在痰盂沒發明之前；比紅藥水更早；早在那幾個高舉剪洞床單的女摔角選手出現之前；倒退，超過了達爾豪西^①與埃芬斯通^②，在東印度公司建立灘頭堡，在第一個威廉·麥斯沃德（William Methwold）之前；在時間的黎明，當孟買還是個啞鈴形狀的島，中段收縮，狹窄到只靠一線相連，一端有亞洲最大、最好的天然港，而馬札貢（Mazagaon）與渥里（Worli），馬東加（Matunga）與馬衣姆（Mahim），沙爾塞特（Salsette）與科拉巴（Colaba）等地，也都是島嶼——換言之，在填海為陸，在四腳墜與打進泥土的木樁把這七座島結合成地長的半島，像一隻伸出去抓東西的手，向西伸進阿拉伯海之前；在鐘塔存在之前的太古世界裡，漁夫——被稱做科利人（Kolis）——駕阿拉伯單桅帆船航海，迎著斜陽扯開紅帆。他們捕鯧魚和螃蟹，使我們每個人都愛上吃魚。（或者該說大部分人。帕德瑪臣服於他們的魚魔法；但我們家的人卻沾染喀什米爾血緣的異國氣質，帶有喀什米爾天空那種冰冷的矜持，堅持以肉類為主食。）

^① James Ramsey, 1st marquess of Dalhousie, 一八一二—一八六〇，是拓展英國在印度佔領疆域面積的大功臣，在印度建立電報線路網與統一郵政系統，一八四七—一八五六任印度總督。

^②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一七七九—一八五九，英國駐印度官員，一八一九—一八二七任孟買省長。

椰子和稻米當時已經有了。更重要的是女神孟芭黛薇^①慈悲的呵護，她的聖名——孟芭黛薇、孟芭拜伊、孟拜——有可能是城市名字的起源。但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之所以叫這兒做棒芭亞（Bom Bahia），是因為它的港灣，與鯧魚族的女神無關……葡萄牙人是第一批侵略者，用港口庇護他們的商船與戰船；但後來，一六三三年的某一天，東印度公司一位名叫麥斯沃德的職員看見一幅遠景。這願景——使孟買成為英國屬地，在印度西部建立灘頭堡，阻擋所有其他來者的夢想——蔚為無比強大的觀念，使時間也開始運轉。歷史的巨輪開始滾動；麥斯沃德死了；一六六〇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布拉干薩王室的凱瑟琳——就是這個凱瑟琳，一輩子淪為賣橘姑娘妮爾^②的陪襯。但有一點值得她安慰——孟買之所以落入英國人手中，就是靠她這份嫁妝，說不定也裝在綠色的馬口鐵箱子裡，而麥斯沃德的願景也向成為事實逼近了一步。不久以後的一六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東印度公司終於掌握了這個島……此後一發不可遏止，建堡砦、填海變陸，你還來不及眨眼，孟買城就矗立在那兒了，有首老歌歌頌它：

印度洋女王，

印度的大門，

東方之星

面朝西方。

^① Mumbadevi 是濕婆大神之妻黛薇的一個分身。

^② 妮爾·關（Nell Gwyn），一六五〇—一六八七，英國紅女伶，少時賣橘子為生，後來成為英王查理二世的情婦，甚得寵，生二子，一子被封公爵。

我們的孟買，帕德瑪！當年可是非常不一樣的，沒有夜總會或醬菜工廠或喜來登旅館集團或電影製片廠；但這城市以極危險的高速成長，蓋起了大教堂和馬拉塔族^①的戰士國王西瓦吉^②騎馬的雕像，（我們曾經相信）他會在夜間活過來，威風凜凜地在市街上馳騁——沿著濱海大道！上了喬派迪海灘！過了馬拉巴爾高地的豪華住宅，繞過坎普廣場，意氣風發地沿著海邊到醜聞角！對了，有何不可，再往前走，走屬於我的華頓路，就沿著有隔離歧視的碎玉糖游泳池，一直走到宏偉的大財神廟，以及歷史悠久的威靈頓俱樂部……我整個童年，每當孟買時運不濟，就有失眠的夜遊人揚言看見雕像走動；我童年的城市，災禍會跟著馬兒灰色石蹄的神秘音樂起舞。

他們現在哪兒去了呢，那第一批居民？椰子的出路最好。至今喬派迪海灘上還每天有人砍椰子；而朱戶海灘上，電影明星雲集太陽沙旅館，以慵懶的眼光看著小男孩照舊爬到椰子樹上，摘下長鬚的果實。椰子甚至有它們自己的節日，椰子節，比我與國同慶的生日早個幾天。椰子讓人士氣大振。稻米就沒那麼幸運了；現在水稻田都已被混凝土覆蓋；出租的公寓大樓原來都是看得見海的稻田。儘管如此，我們城裡人還是很會吃米飯。巴特納米^③、巴斯瑪蒂香米^④、喀什米爾米每天運來大都會；所以本地原產的吾珥（*Wheat*）米，畢竟還是在我們每個人身體裡留下了痕跡，不能說它白活一場。至於孟芭黛薇——這陣子她也不怎麼受歡迎，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被象頭神取代。從節慶日曆中可以看出她地位走下坡：象頭神——「象王神爺」——的大日子是他的壽

① Maharashtra，居住於印度西部及中部的種族，生性好戰。

② Shivaji，一六二七—一六八〇，馬拉塔族領袖，自幼憎恨蒙兀兒統治者，經常攻擊回教徒。

③ Patna，巴特納是位於印度東北的產米中心，恆河流域的大米倉。

④ Basmati，一字的字首 Bas-，即有梵文「芳香」之意，巴斯瑪蒂與「香米」意義重複。

誕日^①，有大規模的遊行陣頭，最後會扛著石膏做的神明芻像走去喬派迪海灘，把它拋進海裡。象頭神慶典舉行祈雨的儀式，梅雨才下得來。早在滴答倒數還沒結束、我出生前，大家就在過這個節——但孟芭黛薇節在哪兒？日曆上沒有記載。鯧魚族的禱告、捕蟹人的信念，哪兒去了呢？……所有居民之中，科利漁夫的下場最慘。他們被擠到手掌形半島大拇指上的一個小漁村裡，公認有一個地區——科拉巴——保存了他們的名字。沿科拉巴堤道走到底——經過廉價服裝店、波斯餐廳，以及教師、記者、小職員住的二流公寓——你就會看到他們，困處海軍基地和大海中間。有時滿手鯧魚內臟和蟹肉腥氣的科利婦女，大模大樣在科拉巴巴士站候車人群的排頭推擠，大紅（或濃紫）的紗麗，忝不知恥地將下擺從兩腿間撩起，突起的金魚眼裡，閃爍著因曩昔挫敗而變得精明與滿不在乎的光芒。先是一座堡壘，然後是一座城市，奪走了他們的土地；打木樁的人巧取（四腳墜則是豪奪）他們一片一片的海洋。但阿拉伯單桅帆船依舊在，仍然每個黃昏迎著夕陽扯開風帆……一九四七年八月，英國人結束了對魚網、椰子、稻米以及孟芭黛薇的統治，即將離去；沒有一種統治政權是永恆的。

六月十九日，搭乘邊境郵車抵達孟買後兩週，我父母跟這麼一個即將離去的英國人，做成了一筆奇怪的交易。他名叫威廉·麥斯沃德。

^① Ganesh Chaturthi，象頭神壽誕日期循陰曆，落在每年的陽曆八、九月間。印度各地都會為這個節日舉行大規模的慶典。民衆會在這一天互相贈送印有象頭神圖案的卡片，希望象頭神帶來幸運，有些地區的慶典可長達十天。

通往麥斯沃德莊園的路（現在進入我的王國了，來到我童年的核心；我喉頭不由得哽噎），要從華頓路上的巴士站和一小排店鋪之間的巷子轉彎進去。齊馬克玩具店、讀者樂園、吉曼波·法波伊珠寶店；以及最重要的，供應候爵蛋糕和長達一碼的巧克力的邦貝利糕餅店！如數家珍；但現在沒時間了。從紙板箱洗衣店門口一個厚紙板做的、正在行禮的旅館侍者面前經過的那條路，直通我們家。那年頭，納利卡女人的粉紅摩天樓（向斯利那加廣播電台天線東施效顰！）連影子都沒有；道路攀爬上一座不比兩層樓建築高的小山坡；轉個彎就面對海洋，俯瞰碎玉糖游泳俱樂部，在那兒粉紅膚色的人可以在塑造成英屬印度形狀的游泳池裡游泳，不必擔心跟黑皮膚挨擦擦；那兒，錯落有致地沿著一彎圓環配置，就是威廉·麥斯沃德的皇宮建築群，上面掛著的告示牌會在許多年後——多虧了我——再度掛上。告示牌上雖只有兩個字，已足夠吸引我的父母不知不覺加入麥斯沃德的怪遊戲：「出售」。

麥斯沃德莊園：四棟一模一樣的房子，建成跟它們原始住戶相配的式樣（征服者的房子！羅馬式豪宅：樓高三層的神仙寓所聳立在兩層樓高的奧林帕斯山上，一個發育不全的迦拉薩峰①！）——堅固耐久的大房子，有紅色的尖屋頂，每個屋角都建有塔樓，象牙白的塔樓戴著尖尖的紅瓦帽（適合幽禁公主的塔樓！）——每棟房子都有大陽台，有靠隱藏在角落的鑄鐵螺旋梯進出的傭人房，主人為這些房子取了富麗堂皇的歐洲宮殿的名字：凡爾賽別墅、白金漢別墅、埃斯科利亞②別墅、無憂宮③。九重葛爬滿牆面；金魚在淺藍色池裡游泳；仙人掌生在岩石庭園裡；小小的含

① Mount Kailash，西藏境內的山峰，高六七一四公尺，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與西藏鉢（Bon）教的聖地，印度教徒相信，這兒就是濕婆的居所。

羞草簇生在羅望子樹下；草坪上有蝴蝶、玫瑰、藤椅。六月中旬的那一天，麥斯沃德先生以少得荒謬的價格脫手了他空蕩蕩的宮殿——但有條件。現在我就不賣關子，直接把他介紹給讀者，完完整整，還附帶中分的頭髮……這位麥斯沃德是個六尺高的巨靈神，臉孔粉紅如玫瑰，青春永駐。他有一頭塗了髮油的濃密黑髮，中分。我們會再談到中分這檔事，它一絲不苟的精密分法，使麥斯沃德有股女人無法抗拒的魅力，她們心裡總泛起一種非把它弄亂不可的衝動……麥斯沃德的頭髮從中分開，跟我人生的起點有密切的關係。歷史與性慾就是沿著那樣的分髮線向前推進。像走鋼索。（但不管怎麼說，即使像我這種從未見過他，不曾親眼看到那口慵懶發亮的牙齒或梳得嘔心瀝血的頭髮的人，也無從對他有任何不滿。）

還有他的鼻子呢？長什麼樣子？顯眼嗎？觸目嗎？是啊，一定的，貴族出身法裔外婆的遺產——西哈諾^④一脈！——她的血在他體內呈藍綠色，使他宮廷式的魅力多了一絲陰沈，某種比較殘酷的東西、帶著苦艾酒以甜蜜夢幻殺人的意味。

麥斯沃德出售莊園附帶兩個條件：買房子必須連裡頭所有的東西一起買下，新主人必須保留所有物品；還有必須等到八月十五日午夜才辦理正式交屋。

「所有的東西？」阿米娜問道：「我連一根湯匙都不能扔？安拉，那個燈罩……我連一把梳

② Escorial，馬德里近郊的西班牙王宮，附設有修道院及西班牙王室的墓塋。

③ Sans Souci，普魯士的斐德列克大帝在波茨坦建造之宮殿。

④ 參見本書第七頁註一。

子都不能扔嗎？」

「一根釘子都不能少，」麥斯沃德說：「這就是我的條件。就算是我的奇想吧，撒奈伊先生……你願意跟一個即將遠離的殖民者玩這場遊戲嗎？我們剩下可做的事不多，我們英國人，除了玩遊戲。」

「聽好，聽我說，阿米娜，」後來阿梅德對她說：「妳要永遠住旅館嗎？這價格好極了；便宜得不得了，絕對的。一旦產權轉移，他又怎麼辦？然後妳就可以扔掉任何不喜歡的燈罩。才不到兩個月而已……」

「你們願意到花園喝杯雞尾酒？」麥斯沃德說：「每天傍晚六點鐘是雞尾酒時間。二十年來沒有間斷過。」

「可是我的天，那個油漆……還有櫃子裡裝滿了舊衣服，夫君……我們得靠行李箱過日子，沒有地方放衣服呀！」

「景氣不好，撒奈伊先生，」麥斯沃德在仙人掌與玫瑰花之間啜飲蘇格蘭威士忌：「從沒見過這種情況。幾百年的好政府，忽然間連根掀掉。你得承認我們不壞：替你們蓋了道路。學校、火車站、議會制度，都是很有價值的東西。泰姬瑪哈本來快倒了，直到有個英國人花心思照顧它。現在一下子獨立啦，七十天限期離開。我是抵死反對，但有什麼法子呢？」

「……還有看看地毯上的污漬，夫君；兩個月我們得像英國人一樣過日子？你看過浴室嗎？馬桶附近沒有水。簡直無法相信，可這是真的，我的真主，他們只用紙擦屁股！……」

「請問，麥斯沃德先生，」阿梅德說英文的腔調也變了，當著英國人的面，倒像是對牛津腔蓄意的嘲弄：「為什麼堅持延後交屋呢？做生意講究速戰速決。早點結束比較好呀。」

「……滿牆都是英國老太婆的照片，老爺啊！我父親的照片都沒地方掛！……」

「撒奈伊先生，恐怕，」夕陽沈入碎玉糖游泳池後面的阿拉伯海，麥斯沃德先生再次把酒杯斟滿：「在我不折不扣的英國外表下，藏著一顆尋求寓言的印度心靈。」

「酒也喝得太多，夫君……這樣不好啊。」

「我不確定——麥斯沃德先生，呃——你的意思是……」

「……喔，你知道的：我也以某種形式在轉移權力。心癢難耐想模仿政府。正如我說過的：一場遊戲嘛。湊我的興，拜託你，撒奈伊？再怎麼說，這種價格，你已經承認，確實夠便宜了。」

「他腦子壞掉了嗎，夫君？你怎麼想：如果他是瘋子，交易會安全嗎？」

「聽著，老婆，」阿梅德道：「我跟妳講得夠久了。麥斯沃德先生是個好人；好家世、守信用；不許妳批評他……更何況，其他買主都沒那麼囉唆，我確定……反正我已經答應他了，就這麼決定。」

「來一片餅乾，」麥斯沃德捧起盤子說：「來，撒先生，拿一片。是的，真奇怪。從沒見過這種事。我的老房客——老印度通，全都是——一下子跑光了。不成話。忽然對印度興趣全失。一夜之間。真叫我這麼一個單純的人想不通。洗手不幹了——不爭了。『放棄吧，』他們說。回家從頭開始。不缺錢，他們都沒這個問題，你是知道的，但還是——奇怪。爛攤子丟給我收，然後我就有了個主意。」

「……是啊，決定，決定，」阿米娜精神來了：「我坐在這兒，懷著孩子，像灘死肉，這一切關我什麼事？非要我住在陌生人的房子裡，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又怎樣？……嗚，看你怎麼折

磨我……」

「別哭，」阿梅德在旅館房裡揮舞著雙手踱來踱去。「那是棟好房子。妳知道妳喜歡那棟房子。等兩個月……還不到兩個月……什麼，孩子在踢？我摸摸看……哪裡，這兒？」

「喏，」阿米娜說，抹一下鼻子：「這一下踢得好厲害。」

「我的想法，」麥斯沃德先生望著沈落的夕陽解釋道：「就是安排我資產的轉移。所有你看到的東西都要留下。選合適的人——好比你，撒奈伊先生！——完完整整移交每一件東西：都是最佳使用狀態。看看你周圍：一切都處於顛峰狀態，你不同意嗎？棒透了，這是我們的說法。用你們印度話說就是：Sabkuch ticktock hai。」一切都好極了。」

「買房子的都是高尚的人，」阿梅德把手帕遞給阿米娜：「高尚的新鄰居……霍米·卡崔克先生買了凡爾賽別墅，他是拜火教徒，但擁有賽馬。製作電影什麼的。易布拉音家住無憂宮別墅，努喜·易布拉音也快生產了，妳們可以做朋友……還有老易布拉音，在非洲有好大一片瓊麻農場。好人家。」

「……然後我愛怎麼處理那棟房子都可以……？」

「是啊，然後，那有什麼問題，只等他離開……」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威廉·麥斯沃德說：「你知道興建這座城市是出於我祖先的建議嗎？可以說是孟買的萊佛士^①。身為他的後代，在這重要關頭，我不知道，我覺得有必要扮演我的角色。不錯，很順利……你打算什麼時候搬進來？通知一聲我就搬到旅館去。明天？好極了。Sabkuch ticktock hai。」

那就是跟我一起度過童年的人：霍米·卡崔克先生，飼養賽馬的電影大亨，他的白癡女兒托克西必須跟保母鎖在一間房裡，那個保母拜娥芭是我畢生僅見最可怕的女人；無憂宮的易布拉音一家，包括種瓊麻、蓄山羊鬍的老易布拉音·易布拉音、他的兒子以實馬利與伊沙克，以及以實馬利嬌小慌張又特別倒楣的妻子努喜，我們總是叫她鴨子努喜，因為她搖搖擺擺的走路方式。在她肚子裡，我的朋友桑尼一天比一天長大，甚至這時候，也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他的產鉗災難……埃斯科利亞別墅分層出售。一樓住的是杜巴西夫婦，先生是物理學家，後來成為特龍貝核子研究基地的負責人，太太是個謎，表面的空白呆滯下隱藏著真正的宗教狂熱——不過我且先不談這些，只說他們是賽魯斯（他還要過好幾個月才會受孕）的雙親，賽魯斯是我的第一位良師，他在校內戲劇表演中飾女生，人稱賽魯斯大帝^②。樓上住我父親的朋友納利卡醫生，他也在這兒買了一層樓……他長得跟我母親一樣黑；有種特異功能：一感到興奮或心情激動，就會把臉漲得通紅發亮；他厭惡小孩，儘管把我們帶進這世界的也是他；他去世後，市內就有一群為所欲為、無所不能的女人出來橫行。最後，住頂樓的是海軍指揮官薩巴馬蒂一家——薩巴馬蒂是位前途最被看好的海軍軍官，他妻子萊拉揮霍成性：他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這種運氣，能用這麼低廉的價格買到住宅。他們有兩個兒子，分別是十八個月和四個月大，他們會長成行動遲緩而吵鬧的傢伙，被

① 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一七八一—一八二六，英國東印度公司官員，一八一九年初抵新加坡，認為此地可建設成一個理想的英國海外貿易據點，便極力爭取建設。新加坡有今天的規模，可說萊佛士居功厥偉，所以當地很多公私機構都以他為名。

② Cyrus the Great，紀元前約五九〇—五二九，波斯國王，應鳴睿智，擅長用兵，在西亞建立一個空前的大帝國。

取了「刁疤眼」和「油頭」的綽號；他們不知道（怎麼可能？）我會毀了他們的一生……經過威廉·麥斯沃德精挑細選，這些人會形成我世界的核心，搬進莊園，忍受這英國佬的奇思異想——因為，不管怎麼說，價格確實夠便宜的。

……權力轉移還要等三十天，萊拉·薩巴馬蒂在講電話：「妳怎麼受得了，努喜，這兒每個房間裡都有會說話的虎皮鸚鵡，我在衣櫥裡找到蟲蛀了的洋裝和用過的胸罩！」……努喜告訴阿米娜：「金魚，安拉，我受不了那種動物，可是麥斯沃德大爺親自來餵……還有空了一半的保衛爾牛肉汁的瓶子，他說我不能丟……真是瘋狂，阿米娜姊妹，我們這到底是為什麼？」……老易布拉音拒絕打開他臥室裡的吊扇，嘟囔道：「那機器會掉下來——它會在夜裡把我的頭切成好幾片——那麼重的東西能固定在天花板上多久？」……有禁欲傾向的霍米·卡崔克，被迫躺在軟綿綿的大床墊上，忍受背痛與失眠，他眼睛周圍因近親繁殖而產生的黑圈，又加上了失眠的渦紋，他的家僕對他說：「難怪那些外國大爺要走，大爺，他們一定想死了要好好睡一覺。」但他們都堅忍不拔；問題之外也不盡然沒有好處。聽萊拉·薩巴馬蒂怎麼說（「那女人——太漂亮了不會是個好東西，」我母親說）……「一台自動鋼琴，阿米娜姊妹！而且還能用！整天我一直坐著坐著、彈天曉得什麼曲子！『夏利瑪我心愛的素手』……好玩極了，太好玩了，只要踩踏板就好！」……阿梅德·撒奈伊在白金漢別墅（在我們之前，麥斯沃德住在這兒）找到一個雞尾酒櫃；他發現若干上好的蘇格蘭威士忌，樂不可支喊道：「又怎麼樣？麥斯沃德有點古怪，如此而已——我們就不能迎合他一下嗎？以我們古老的文明，難道不能跟他一樣有教養嗎？」……他把酒一口氣乾掉。好處與壞處：「要照顧那麼多隻狗，努喜姊妹，」萊拉·薩巴馬蒂抱怨道：「我最討厭狗了，一點都不喜歡。我那隻小貓咪，我發誓她真的好可愛，簡直嚇死了！」……納利卡

大夫也氣紅了臉：「在我床頭的牆壁上掛小孩照片，撒奈伊兄！我告訴你：胖嘟嘟的粉紅娃兒！三個！這樣公平嗎？」……但現在只剩二十天了，事情大致安頓好，剛開始覺得尖銳的衝突漸變得模糊不清，所以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實際上正在發生的事：這莊園，麥斯沃德的莊園，正在改變他們。每天黃昏六點正，他們都到花園裡，享受雞尾酒時間，每當威廉·麥斯沃德到訪，他們都輕易換上仿牛津腔的口音；他們也逐漸瞭解吊扇和瓦斯爐和虎皮鸚鵡的正確餵食法，麥斯沃德監督他們的改變，低聲喃喃自語。仔細聽他說啥，是了，就是這句：「Sabkuch ticktock hai，」威廉·麥斯沃德喃喃道。好極了。

* * *

孟買版的《印度時報》找到一個與即將來臨的獨立慶典有關，從人性關懷切入的角度，宣布該報要頒一個獎給凡是在新國家誕生的那一刻生下孩子的孟買母親，剛從一個與捕蠅紙有關的神秘夢境醒來的阿米娜，竟然被報紙給吸引住了。報紙塞到阿梅德鼻子底下，阿米娜的手指勝利地點著那一頁，為她篤定無疑的聲調打拍子。

「看到了嗎，夫君？」阿米娜揚言：「那一定是我。」

他們眼前彷彿出現一排大字標題，宣布：「撒奈伊嬰兒的可愛模樣——光榮的一刻誕生的孩子！」一張品質絕佳的嬰兒放大照片刊在頭版；但阿梅德隨即反駁：「想想，失敗的可能性也不小啊，夫人，」直到她頑固地抿緊嘴巴，重申道：「沒什麼別的可能；就是我；我就是十拿九穩。不要問我為什麼。」

縱使阿梅德把妻子的預言轉述給威廉·麥斯沃德聽，當作雞尾酒會中的笑話，阿米娜也不為

所動，縱使麥斯沃德笑道：「女人的直覺——好東西，撒太太！但說真的，妳不至於希望我們……」縱使同樣身懷六甲、也閱讀《印度時報》的鄰居鴨子努喜用不悅的眼光瞪她施壓，阿米娜仍不讓步，因為拉拉姆的預言已深入她內心。

老實說，懷孕的時間愈久，阿米娜就越發覺得占卜者的話愈來愈沈重地壓在她肩上、頭上和那顆日益腫脹的球上；她鎮日困處愁城，擔心會生下一個雙頭小孩之際，反而逃脫了麥斯沃德潛移默化的魔法圈套，不受雞尾酒時間、虎皮鸚鵡、自動鋼琴、英國口音的感染……剛開始，她對於能否贏得時報的獎品還有點模稜兩可，因為她相信，如果占卜者這一部分的預言成真，那麼他所有的預言就都會實現，不論它們真正的意義何謂。所以我母親回答：「直覺不重要，麥斯沃德先生。這是保證會成為事實的」時，口氣中並沒有絲毫不摻雜質的自豪或期待。

她又暗中告訴自己：「還有：我會生一個兒子。但他需要好好盯著，否則。」

在我看來，外婆娜芯超自然的妄想，深入我母親的血脈，深到她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而且已開始影響她的思想與行為——這種妄想曾說服可敬的母親相信，飛機是魔鬼的發明，照相機可以竊取你的靈魂，鬼和天堂都顯而易見是現實的一部分，把某個神聖的耳朵夾在大拇指與食指中間，就是犯罪，現在她正在對女兒昏昧的腦袋囁語私語。「就算我們坐在這麼一大堆英國垃圾中間，」我母親開始想：「這兒還是印度，拉拉姆·賽斯這種人還是知道他們該知道的事。」就這樣，她父親的懷疑觀被我外婆的容易上當取代。同時，阿米娜從阿吉茲大夫繼承的冒險精神，也被另一個同樣沈重的壓力消滅。

六月底雨季來臨時，胚胎已在她子宮裡發育成形。膝蓋和鼻子已長好，該長幾個頭的爭議也都塵埃落定。最初不過句點那麼大的小東西，已經從逗點長成字、句子、段落、章節；現在更進

發出更複雜的發展，成為，不妨說是一本書——說不定還是百科全書——甚至一種完整的語言……也就是說，我母親身體中間的那團肉長得那麼大，變得那麼重，雖然位於我們兩層樓高的小山坡底下的華頓路淹了水，骯髒的黃雨滾滾，擱淺的巴士開始生鏽，小孩在變成液體的路上游泳，報紙濕答答沈到水面下，這期間，阿米娜都待在二樓的圓形塔樓房間裡，被笨重的氣球壓得幾乎不能動彈。

無盡的雨。水從窗戶底下滲進來，彩色玻璃鑲嵌的鬱金香，沿著落落寡歡的窗玻璃跳舞。塞在窗框間的毛巾吸飽水分，變得沉重、飽和、失去作用。凝重的灰色海洋，向外伸展到變窄的地平線上去迎接雨雲。雨咚咚敲打著我母親的耳朵，在占卜者、母系遺傳的容易受騙和滿眼放錯位置的陌生家具之外，更加深了她的迷惑，使她滿腦子想出各式各樣的怪事。被逐日成長的孩子所困，阿米娜想像自己是蒙兀兒王朝某個被判罪的犯人，被巨石壓死是當時常見的刑罰……未來的歲月裡，每當她回顧那段時間，也就是成為母親的等待期結束前那段時間，那期間倒數日曆的滴答聲，催促著每一個人向八月十五日前進，她會說：「我對那些事一無所知。在我看來，就像時間完全停止。是我肚裡的孩子使鐘錶停止。我確定這一點。不要笑：你還記得山頂上的鐘塔嗎？我告訴你，梅雨季以後，它就再也不走了。」

……馬沙，陪同他們前往孟買的我父親的老僕人，跑去告訴其他僕人，在鋪紅色地磚的各家王宮的廚房裡，在凡爾賽、埃斯科利亞、無憂宮的傭人房裡：「那會是個真正十盧比的嬰孩；是的，先生！一條足值十文錢的特大號鯧魚，等著瞧好了！」僕人都很開心；因為生育是好事，健康的大嬰兒則是最好的……

……肚子能令鐘錶停頓的阿米娜，動也不動坐在塔樓的房間裡，告訴丈夫說：「把你的手放

在這兒摸摸他……這兒，你有感覺嗎？……那麼大又強壯的嬰兒；我們的小月亮。」

直到雨季結束，而阿米娜已經笨重到必須要有兩名男僕四隻臂膀搭成椅子才能舉起她，小威利·溫基才又回到四棟房子中間的圓環廣場來唱歌；直到那時，阿米娜才發現，跟她角逐《印度時報》獎品的對手不只一個，而是兩個很認真的對手（這兩個還只是她認識的），而且不論預言怎麼說，比賽結果都會很接近。

「小威利·溫基①是我的名；唱歌混飯吃我最行！」

賣過藝耍過把戲的、搖西洋鏡的、歌手……甚至在我出生前，這模式就定型了。我一生都被娛人餬口的人操縱。

「希望各位覺得很舒服②！……或者妳們是專門來喝茶的？哎呀，開玩笑開玩笑，各位女士先生們，笑一個給我看吧！」

高大黝黑英俊，拿著手風琴的小丑站在圓環廣場中間。而白金漢別墅的花園裡，我父親的大腳趾（跟它的九個同事）在麥斯沃德的中分頭之旁、之下漫步……那根腳趾套在涼鞋裡，圓禿禿像個球莖，渾然不知大禍將至。小威利·溫基（他的真名我們永遠都不知道）說笑話唱歌。阿米娜從一樓的陽台旁觀、聆聽；也感覺隔壁陽台上，鴨子努喜滿懷妒忌與競爭的目光刺戳。

① Wee Willie Winkie 這名字與作品大多以印度為背景的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筆下一個角色同名，所以很可能是藝名。

② 溫基在此把「舒適」comfortable 一字分段成為 come-for-table，意即「專程為桌子前來」，所以有下一句「專程為喝茶前來」come-for-tea 的玩笑。

……而坐在桌前的我，也感覺到帕德瑪不耐煩眼光的刺戳。（有時我真希望遇到更有鑑賞力的觀眾，能瞭解節拍與速度，以含蓄手法引進小調和弦，在後面的段落上升、膨脹、進而控制旋律的重要性；比方說，有誰知道，雖然嬰兒的重量和梅雨季的來臨，使莊園鐘塔上的鐘變得沈默，但蒙巴頓節拍仍在滴答分明向前走，聲音很小卻片刻不停留，不過遲早的問題，它一板一眼的鼓聲就會洋溢我們耳中。）帕德瑪說：「我現在不想聽這個溫基的事；我日日夜夜等待，你還不肯生出來！」但我建議她多忍耐；一切都得佈置妥當，我勸導我的糞便蓮花，因為威利有他特定的作用與地位，這會兒他正嘲弄坐在各家陽台上的懷孕婦人，他打住歌聲，說：「妳們都聽說那個獎嗎，女士們？我也聽說了。我的范妮塔也快分娩了，很快很快；說不定到時候照片上報的會是她，而不是在場的各位唷！」……阿米娜皺起眉頭，麥斯沃德在他的中分頭下面微微一笑（是勉強擠出的笑容嗎？為什麼？），我父親的下唇深謀遠慮地對正在散著步的大腳趾啣起，他道：「那個傢伙臉皮真厚；他太離譜了。」但麥斯沃德臉色尷尬——甚至有點罪惡感！——地反駁道：「瞎說，老兄，這本來就是傳統小丑表演的方式，你是知道的。他們有挑釁與諷刺的特權。重要的社會安全閥。」我父親聳聳肩膀：「嗯。」但這個溫基是個聰明人，他已經在給自己找下台階：「生一個孩子是喜事；生兩個孩子是雙喜，是好得過頭！two fine 等於 too fine，夫人們，我又在口沒遮攔開玩笑了，妳們知道吧？」他心念一轉，提出一個新觀念，一個極其重要而令人無法反對的想法：「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們來到這麼一個麥斯沃德大爺住了那麼久的地方，怎樣才能覺得賓至如歸呢？我告訴各位：你們現在一定覺得這兒很陌生、不真實；這兒變成了你們的新家，各位女士先生們，所有的新家，在新嬰兒誕生前都會覺得不真實。第一個孩子誕生後，各位就會覺得這兒已經變成自己的家了。」然後，他唱一首歌：「黛西呀黛西……」麥斯

沃德先生加入合唱，但仍然好像有什麼黑黑的東西沾在他眉毛上。

……我要說的就是這件事：沒錯，那正是罪惡感，因為我們的威利雖然聰明又好笑，卻還不夠聰明，趁此機會我們先揭穿麥斯沃德中分頭的第一大秘密，因為它垂下來弄髒他的臉：有一天，在滴答倒數開始和每一根釘子都包括在內的清倉大拍賣之前，麥斯沃德曾邀請溫基和他的范妮塔前來，為他個人表演歌唱，就在目前我父母家的大客廳裡；過了一會兒，他說：「聽著，小威利，幫我一個忙，兄弟；這張處方要配藥，頭痛得不得了，你到坎普廣場去找藥劑師拿藥片，僕人都感冒了動彈不得。」威利是個窮人，所以他說遵命大爺馬上去大爺就出發了；然後范妮塔就跟中分頭獨處，她覺得它在拉她的手指，她根本無法抗拒。當麥斯沃德動也不動坐在藤椅上，穿乳白色的夏季西服，襟上插一朵玫瑰，她不由自主向他靠近，伸出手指，覺得手指碰到頭髮；摸到中分頭；開始將它弄亂。

所以就這樣啦，九個月之後，小威利·溫基拿妻子即將生產的嬰孩開玩笑，這英國人的額頭就出現了一塊污點。

「又怎樣？」帕德瑪道：「這個你說了半天什麼也沒說出來的溫基和他老婆關我什麼事？」有些人永遠不會滿足；但帕德瑪會的，很快了。

暫時，她會覺得更挫折；因為，偏離了麥斯沃德莊園如螺旋般扶搖而上的一長串事件——偏離了金魚、狗群、生孩子競賽、中分頭，偏離了大腳趾和瓦片屋頂——我要飛越剛下過雨變得清新光潔的城市；留阿梅德和阿米娜繼續聽小威利·溫基的歌謠，我展翅飛往舊堡壘區，經過百花噴泉，來到一棟遍地是黯淡的油燈、擺盪的香爐不住散發香氣的大建築……因為這就是聖托馬斯大教堂，瑪麗·沛蕾拉小姐正在查詢上帝的膚色。

* * *

「藍色。」年輕的教士熱心地道：「現存的一切證據，我的女兒，都顯示主耶穌基督的膚色乃是最美麗清澈的天空藍。」

告解廂木頭格子窗後面那個瘦小的婦人沈默了一下。一種焦慮、深思的沈默。然後：「可是那怎麼可能，神父？根本沒有藍皮膚的人。全世界沒有人是藍皮膚的呀！」

小婦人的迷惑跟教士的窘迫不相上下……她實在不該如此反應。主教說過：「最近改宗的這批人的問題……每當他們問到膚色，幾乎總是那麼……建立溝通的橋樑很重要，我的兒子。切記，」主教訓誨道：「神就是愛；印度教管愛的神祇克里希納，總被說成是藍皮膚。跟他們談藍色；可以搭起不同信仰之間的橋樑；態度要溫和，你們大家；除了藍色，還有很多中性色彩，避免常見的膚色問題，千萬別提黑色和白色：是的，整體而言，這兩個最碰不得。」即使主教也會犯錯，年輕的神父想道，他真是捅到了馬蜂窩，因為那名小婦人勃然大怒，隔著木格子一疊聲嚴詞斥責：「藍色是什麼鬼答案，神父，這種話教人怎麼相信？你該寫信給羅馬教皇，他一定會好好糾正你；但我們不需要做教皇就知道，人不可能有藍皮膚！」年輕的神父閉上眼睛；深呼吸；開始反擊：「皮膚染成藍色，於史有據，」他有點結巴：「皮克特族（Picts）；藍色的阿拉伯游牧民族；我的女兒，藉教育的幫助，妳會明白……」沒想到這麼一來，告解廂裡更是哼聲不絕於耳：「什麼，神父，你竟然拿叢林裡的野蠻人跟我們的主相提並論？哦主啊，我羞恥得非摀緊耳朵不可！」……還有更多，沒完沒了，心中七上八下的年輕神父，忽然靈機一動，想通了藍色這樁問題背後必然隱藏著更要緊的事，心到口到便出聲相詢；這麼一來，罵聲竟然化成眼淚，年輕的神父著慌說：「別哭，別哭，主發出的聖光當然不是單純的色素而已？」……氾濫而出的鹹眼

淚中傳來聲音：「是啊，神父，畢竟你不是真的那麼糟；我就是這麼跟他說的，完全一樣的意思，可是他說了很多冒瀆的話，又不肯聽人解釋……」好啦，來了，「他」出現了，接著一五一十都講出來了，沛蕾拉小姐，落難的小處女做告解，於是從我外公撞鼻頭起算，乃至我成年為止，她在我出生那個晚上，對這期間一部二十世紀印度史，做出的最新、最重要的貢獻，動機何在，關鍵性線索就這麼出現了。

瑪麗·沛蕾拉的告解：就如所有的瑪麗，她有一個約瑟。約瑟·德柯斯塔在派德路一家叫做納利卡醫院的私人診所做看護（哦，帕德瑪終於看出點苗頭來了），瑪麗則做助產士。開始的進展很不錯，他請她去喝茶、雪泡或吃個玫瑰粉條冰，跟她甜言蜜語。他眼睛像空氣鑽，目光冷硬滿是達達達的鑽探，可是說話溫柔，口才伶俐。矮小肥胖的處女瑪麗被他迷得暈頭轉向，但現在一切都改變了。

「忽然忽然他一直在嗅空氣。樣子好奇怪，鼻子翹得高高的。我問：『你感冒還是怎麼了，約？』可他說沒事；沒什麼，他說，他嗅著北方吹來的風。可是我跟他說，約，孟買的風是從海上吹來的，是西風，約……」瑪麗用支離破碎的聲音描述約瑟·德柯斯塔接下來發的脾氣。他對她說：「妳什麼也不懂，瑪麗，現在風從北方來，充滿了垂死的氣息。獨立只對有錢人有利；窮人會被迫自相殘殺，像蒼蠅一樣。旁遮普、孟加拉，暴動暴亂，窮人殺窮人。一切都在風裡。」

瑪麗答道：「你說什麼瘋話，約，你擔心這些壞事做什麼？我們還是可以過我們的安穩日子，不是嗎？」

「別管了，妳什麼都不懂。」

「可是約瑟，就算互相殘殺，也是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事；好基督徒幹嘛去攪和他們的戰

爭？那些人不是永遠都殺來殺去的嗎？」

「妳和妳的基督。妳難道不明白那是白種人的宗教嗎？把白種上帝留給白種人吧。就在這一刻，我們的同胞快死了。我們必須反擊，讓大家看清楚真正的敵人，不要再自相殘殺，妳懂嗎？」

瑪麗說：「所以我才要問膚色，神父……我告訴約瑟，我說了又說，戰爭是不好的，放棄那些瘋狂的念頭；結果他不肯跟我講話，開始跟那些危險人物來往，有很多關於他的謠言，神父，說什麼他對大汽車丟石頭，還有燒瓶子，他發瘋了，神父，人家說他幫忙燒巴士、炸電車，還有我不知道什麼勾當。我妹妹愛麗絲，真的是個好女孩，神父。我說：『那個約瑟，住在屠宰場附近，說不定聞多了那種味道，心思也糊塗了。』所以愛麗絲去找他：『我替妳去勸勸他，』她說：可是，哦上帝這世界是怎麼了……我真的跟你說，神父……哦大爺啊……」洪水淹沒了她的話語，她的秘密鹹鹹地從她的眼睛湧而出，因為愛麗絲回來說，在她看來，一切該怪瑪麗，因為她非但没有在約瑟立志為國捐軀，喚醒人民時，給他支持，還一直滔滔不絕地指責他，所以他不想再跟她有任何瓜葛。愛麗絲比瑪麗年輕；而且更漂亮；此後有更多謠言，有關愛麗絲跟約瑟的故事，瑪麗真的無計可施。

「那女孩，」瑪麗道：「她懂什麼政治政治？只為了搶我的約瑟，她可以背誦他說的任何垃圾，像隻蠢八哥。我發誓，神父……」

「小心啊，女兒。妳再說下去就是褻瀆了……」

「不是的，神父，我向上帝發誓，只要能讓那個男人回頭，付什麼代價我都願意。是的：就算是……不論他……嗚嗚嗚！」

鹽水沖刷告解室的地板……現在，年輕的神父是否面臨新的兩難局面？他處於腸胃的擾攘不安之下，能用看不見的天平，在告解的神聖效力與約瑟·德柯斯塔這種人對文明社會的威脅之間，做一公正的衡量？他會不會跟瑪麗套出約瑟的住址，然後洩露……簡言之，這個上有主教施壓，下有腸胃絞痛的年輕神父，是否會跟電影《懺情恨》^①裡的蒙哥馬利·克里夫採取相同步驟？（若干年前在新帝國電影院看過這部片子的我，也沒把握。）——但不行，我必須再次扼殺無憑無據的懷疑。約瑟的下場恐怕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不管怎麼說，年輕神父跟我的過去唯一的關係，只不過因為他是第一個得知約瑟·德柯斯塔對富人熾烈的怨毒與瑪麗·沛蕾拉絕望哀傷的圈外人。

明天我要洗澡刮鬍子；我要換上一身簇新的長衫，漿燙得發亮，還有相配的寬褲。我要穿鑲鏡片的蹺頭拖鞋，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不過不會中分），牙齒閃閃發光……總而言之，我要以最好的外表示人。（「謝天謝地，」啣著嘴的帕德瑪說。）

明天，最起碼，我從混沌一片的內心深處（因為事件發生時我不在場）硬給它挖掘出來的故事，都要做個了斷；蒙巴頓的倒數日曆節拍分明的樂聲高揚，不容再忽視。麥斯沃德莊園上，老馬沙還是像定炸彈般滴答向前走；但沒有人聽得見，因為有另一種聲音不斷提高音量，逼人耳鼓，震耳欲聾；那是某個躲也躲不過的午夜，步步逼近的讀秒聲。

① *I Confess*，希區考克一九五三年導演的電影，蒙哥馬利·克里夫飾神父，聽完謀殺犯告解後卻發現自己被誤會

滴答，滴答

帕德瑪聽得見那聲音；沒有比例數讀秒更能製造懸疑的。今天我看著我的糞便之花工作，像龍捲風似的在桶裡攪和，彷彿這麼做能使時間走快點。（或許真的有效；根據我的經驗，時間就像孟買的電力供應一樣善變而不可靠。如果你不相信，儘管打電話給報時台——它因為依賴電力，通常會有幾小時的誤差。除非誤差的是我們……任何人所稱「昨天」如何如何，就如同他們所謂的「明天」如何如何，都不能視為真正準確的時間。）

但是今天，帕德瑪聽見了蒙巴頓的滴答聲……英國製造，它以大無畏的精準脈動著。現在工廠空了，臭氣流連，但桶子都靜止下來；我履行了諾言。我打扮得衣冠楚楚，我一聲招呼，帕德瑪便衝到我桌前，一屁股在我身旁地板上坐下，命令道：「開始。」我露出一個滿意的微笑；覺得午夜眾子已在我腦子裡列隊，推來擠去就像科利的漁婦；我交代他們等候，時間快到了；我清清喉嚨，輕搖一下筆桿；開始了。

權力轉移之前三十二年，我外公的鼻子撞上了喀什米爾的土地。隨即出現了紅寶石和鑽石。未來的冰在水的皮膚之下等待。有一個誓言：不對神或人屈膝。這誓言造成了一個洞，暫時會被一個躲在一幅剪洞床單後面的女人填滿。一個一度預言外公鼻子裡潛伏著一個王朝的船夫，怒氣沖沖地載他過湖。有瞎眼的地主和女摔角選手。還有幅床單在一個陰暗的房間裡。就在那一天，我的家譜開始成形——滴落我外公眼裡的喀什米爾天空的藍；我太婆漫長的煎熬，會成為我母親

的典範，並化為我外婆娜芯晚年的剛愎；我太公與鳥交談的天賦，會透過曲折的血緣關係，進到我妹妹銅猴的血管裡；外公的懷疑和外婆的輕信之間的宗教衝突；尤其是那幅剪洞床單的幽靈本質，注定我母親從片段去愛一個男人的厄運，也注定我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它的意義，它的構造——分割成片段；所以當我瞭解這一切，一切已經太遲了。

許多年滴答過去了——我繼承的遺產不斷增加，因為現在我擁有船夫老泰的金牙，他的白蘭地酒瓶則是我父親落入酒中精靈掌握的先兆；我讓伊爾思·魯彬選擇自殺，醃製過的蛇則操控男性雄風；我有掌管恆久不變的老泰，也有掌管進步的阿達姆；我還有經年不洗澡的船夫，把我外公驅逐到南方，使孟買成為可能。

……如今，在帕德瑪和滴答聲催趕下，我繼續往下寫，加入了甘地和他的哈塔爾杯葛行動，吸納了大拇指和食指，吞噬了阿達姆不知道自己是喀什米爾人還是印度人的那一刻；現在我暢飲紅藥水以及檳榔渣汁一再形成的手掌形污漬，我大口吞嚥戴爾、八字鬚及其他所有部分；外公靠鼻子救了一命，在胸口留下永不褪色的淤青，於是他和我，在胸腔永不停歇的脈動中，找到問題的解答：印度，或喀什米爾？被海德堡製手提箱的把手撞出的淤傷玷染，我們把籌碼押在印度；但藍眼睛的疏離卻依舊存在。老泰死了，但他的魔法仍籠罩著我們，使我們仍舊是外人。

……繼續向前衝，我停步玩一局射痰盂。一個國家誕生前五年，我的遺產又增加了，包括一種在我的時代再度猖獗的樂觀病，大地的裂縫將會、也已開始在我的皮膚上重生，曾經是魔術師的哼鳥，留下一長串街頭賣藝人的後裔，與我的人生平行錯肩而過，還有我長著像女巫乳頭的黑痣的外婆，最討厭照相以及管它叫什麼的，還有飢餓與沈默的戰爭，以及我艾麗亞姨媽被自己的才智變成了老處女，生活在怨懟中，終於引發成致命的報復，還有翡翠和楚飛卡爾的戀情，使我

得以發動一場革命，還有半月形的彎刀，致命的月亮呼應母親對我的愛稱，她天真的月亮兒，她親愛的小月亮……現在長大了，漂浮在過去的羊水中，我以一種哼唧聲為食糧，它音調吊得愈來愈高愈高，直到狗來援救，還有玉米田裡的逃亡和人力車夫拉西德的救援，他要著印度牛仔的花槍，跑著——全速前衝！——不出聲的嚎叫，他洩露印度製造的鎖的秘密，帶納迪爾·康恩進到大洗衣籃的廁所；是的，我體重一秒鐘一秒鐘增加，靠洗衣籃和穆塔絲與不押韻詩人地毯底下的戀情養肥，當我吞噬楚飛卡爾床畔擺浴缸的夢，以及地下泰姬瑪哈以及鑲嵌琉璃的銀痰盂，已經胖得不可開交；一場婚姻分崩離析，是我的養料；一個姨媽叛逃，穿過阿格拉的街道，失了榮譽，也餵養了我；現在錯誤的開始結束了，阿米娜不再做穆塔絲，阿梅德·撒奈伊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她的父親兼丈夫……我也繼承了這項天賦，必要時可以隨心所欲為自己發明新父母。生育父親和母親的能力：這是阿梅德一直想要卻無法擁有的能力。

透過我的臍帶，我吸入坐火車逃票者與購買孔雀羽毛扇的風險；阿米娜的黽勉滲入我體內，更多不祥之事——劈劈啪啪的腳步聲，我母親必須委屈求「錢」，直到父親腿上的餐巾顫抖，撐起一座小帳棚——還有阿周那印度腳踏車公司火化的灰燼，以及李發發試圖將全世界納入其中的西洋鏡，以及為非作歹的惡棍；多頭怪獸在我體內膨脹——戴面具的拉伐那，說話含糊不清的八歲女孩長著一道連續的眉毛，吶喊強姦犯的暴民。受孕成胎的喜訊公告周知，滋養著我，讓我逐漸成熟，已經只剩七個月了。

我們帶著多少人事物觀念，多少種可能性和多少種加諸可能性的限制，一起來這世界啊！——因為所有這一切，都是那晚誕生的那個孩子的父母，而每一個午夜之子也都擁有同樣這麼多的父母。午夜的父母包括以下這些：內閣使命計畫的失敗；垂死而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巴基斯坦

立國，並且願意不計一切代價實現這願望的真納——也就是我父親照例失之交臂，不願會晤的真納——的決心；異常急躁的蒙巴頓和他啃雞翅膀的老婆；為數愈來愈多——紅城堡和舊城堡，猴子與扔死人手下來的兀鷹，白種的變裝人，接骨師和貓鼬訓練師和做了太多預言的希立·拉拉姆·賽斯。我父親重編古蘭經的夢也有它的地位；一間棧房燒毀，使他成為坐擁鉅資卻沒有了防水布的人；還有阿米娜愛不了的阿梅德的那個部位。即使只為了瞭解一個人生，你也必須吞下整個世界。這是我告訴你的。

還有漁夫，以及布拉干薩的凱瑟琳，以及孟芭黛薇的椰子和稻米；西瓦吉的雕像與麥斯沃德莊園；形狀像英屬印度的游泳池及兩層樓高的小山；中分頭和西哈諾的鼻子；不能運轉的鐘塔和小小的圓環；英國人追求印度寓言和勾搭手風琴師的妻子。虎皮鸚鵡、吊扇、《印度時報》，都是我帶進這世界的行李……你可相信我是個很重的嬰兒？藍色的耶穌滲透到我體內，還有瑪麗的絕望與約瑟的革命狂熱，愛麗絲·沛蕾拉的輕佻……這一切也塑造了我。

如果我顯得有點古怪，記住我繼承了不可思議的豐富遺產……也說不定，如果一個人希望在廣大人群中保持獨特，必須表現得怪誕不經。

「總算有這麼一天，」帕德瑪滿意地說：「你學會很快把所有事都說完。」

* * *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天堂也擺不平。木星、土星、金星都存心鬧彗扭；更有甚者，這三

顆情緒惡劣的行星都進入落陷宮位。貝拿勒斯^①占星家紛紛戒慎恐懼地說：「妖孽將出，大禍臨頭！在劫難逃啊！」

就在占星家驚慌失措地給國會各黨領袖做簡報時，我母親躺下睡她的午覺。正當蒙巴頓侯爵慨嘆著參謀當中竟然找不到一個受過訓練的神秘學人才之際，吊扇緩緩旋轉的影子撫慰著阿米娜進入夢鄉。就在真納得知他的巴基斯坦會在十一小時後立國，比還得等三十五小時的印度，提前整整一天，心頭大石落地，嗤笑鼓吹占星靈驗的人之餘，得意地搖頭晃腦的同時，阿米娜的頭也在轉來轉去。

但她睡熟了。那段活像袋著大石塊的懷孕期間，有個費解的捕蠅紙之夢一直糾纏著她的睡眠時段……她現在就在夢中踟躕，跟以前一樣，在一個到處漂浮著黏搭搭的細條牛皮紙的水晶球裡，那東西附著在她衣服上，趁她跌跌撞撞穿過無法穿越的紙片叢林時，把衣服給撕了下來；她在掙扎，拉扯那些紙，但它們不放她，直到她全身赤裸，肚子裡嬰兒在踢騰，捕蠅紙長長的觸鬚伸出來，扣住她起伏不已的子宮，紙黏在她的頭髮鼻子牙齒乳房大腿，她張口欲喊，一條褐色的膠紙迎面而來，貼住她分開的雙唇……

「阿米娜夫人，」馬沙在說：「醒來！做惡夢了，夫人！」

這種事會持續好幾個小時——我的繼承的最後一點渣滓。還剩三十五小時，我母親夢見自己像蒼蠅一樣黏在牛皮紙上。雞尾酒時間（還有三十小時），威廉·麥斯沃德到白金漢別墅的花園

① Benares，譯名亦作波羅奈斯，又名瓦拉納西（Varanasi）、迦屍（Kashi），位於北方省境內，是印度教、佛教、

耆那教的聖地，尤其印度教信徒相信在流經貝拿勒斯城區的恆河中沐浴，可洗淨罪惡，死在城裡可以升天。

裡拜訪我父親。中分頭在大腳趾的旁邊與上空散步，麥斯沃德先生緬懷以往。第一代麥斯沃德——他的夢想使這座城市成為事實——的軼事，迴盪在半島夕陽下的晚風裡。我父親——模仿著牛津腔，急於給即將離去的英國人留個好印象——回應道：「事實上，老哥，我們家族也很不同凡響。」麥斯沃德聽著，他頭微偏，乳白色前襟上插朵紅玫瑰，闊邊帽遮住了中分頭，眼光隱約透露著興趣……阿梅德·撒奈伊有威士忌做潤滑劑，自抬身價的意願使他順口往下說：「有蒙兀兒的血統，不瞞你說。」麥斯沃德應聲：「不會吧！真的嗎？你開我玩笑吧。」阿梅德一發不可遏止，必須撐下去：「沒有名分的，當然；但絕對是蒙兀兒。」

就這樣，我出生前三十小時，我父親證明了他也渴望有虛構的祖先……他如何發明了一套族譜，往後的歲月裡，每當威士忌模糊了他記憶的稜角，精靈寶瓶開始讓他糊塗，新族譜就會塗消一切真實的痕跡……現在為了強化他的觀點，他把家族詛咒的觀念引進我們的生活。

「啊，是的，」父親對毫無笑容、側著一張嚴肅面孔的麥斯沃德先生說：「很多老家族都擁有這樣的詛咒。我們這一族只傳長子——而且只以書面形式，因為一說出來它就能發揮力量，你知道。」輪到麥斯沃德：「難以置信！那麼你知道是哪幾個字囉？」父親點點頭，嘴唇突出，腳趾暫且靜止，等他拍打自己的前額以示強調。「都在這兒；都記下來了。自從有位老祖宗跟巴伯爾大帝①爭吵、對他的兒子胡馬雲②用過這咒語以來，就沒再動用過……那是個可怕的故事——每個小學生都知道。」

有朝一日，我父親會在完全撤離現實的陣痛中，獨自鎖在藍房間裡，試圖憶起這句某個黃昏他在自家花園裡，在威廉·麥斯沃德的後裔身旁，邊拍著自己的太陽穴邊捏造出來的咒語。

我現在配備了蒼蠅紙之夢與想像的祖先，距出生還有一天多光陰……現在無情的滴答聲更加

清晰可聞；還有二十九小時、二十八、二十七……

最後那個晚上，還有人夢見哪些其他的夢？是否就在那時候——對了，有何不可——對即將在他醫院裡上演的活劇尚一無所知的納利卡大夫，第一次夢見四足壁的呢？是否就在那最後一個晚上——巴基斯坦在孟買的北方和西方誕生的同時——我的哈尼夫舅舅（跟他姊姊一樣）來到孟買，愛上一位女明星，天仙化人的琵琶（《星期畫報》有次說：「她的臉蛋就是她的財富！」），並首度想出不久就幫他拍出他三部熱門電影中第一部的電影技巧？……頗有可能；風中飄盪著神話、惡夢、狂想。有些事可以確定：在那最後一個晚上，我外公阿達姆·阿吉茲，孤獨地住在康華利斯路寬大的老宅裡——作伴的只有精力彷彿隨著阿吉茲逐漸年老衰邁、越發變得旺盛的妻子，以及痛苦憤懣的處子之身會一直保持到十八年後、一枚炸彈將她撕裂成兩片為止的女兒艾麗亞——忽如其來被懷舊的大鐵環層層套牢。他清醒地躺著，任它壓在胸口；直到八月十四日清晨五點——還剩十九小時——他終於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推下床，被吸引到一口陳舊的白

① 巴伯爾大帝 (Babar)，一四八三—一五三〇，是蒙兀兒帝國第一代建國君主，是帖木兒第五代孫，亦即成吉思汗的後裔，是相當優秀的軍事家，也是才華洋溢的詩人。他早期試圖收復帖木兒故都撒馬爾罕，卻連遭敗績。一五〇四年，他佔領喀布爾，並在阿富汗建立王國。一五一二年最後一次征撒馬爾罕失利後，他揮兵向南，進入印度擴張版圖。他軍隊人數不多，卻很快攻佔阿格拉與德里，征服幾乎整個北印度。

② 巴伯爾去世後，兒子胡馬雲 (Humayun，一五〇七—一五五六) 繼位，他算是一位運氣比較不好的蒙兀兒皇帝，即位後，阿富汗人與古吉拉特人紛起叛變。一五四〇年，胡馬雲大敗，流亡辛頭，成了亡國之君。一五四四年，他得到波斯王庇護，重新攻佔坎達哈與喀布爾，並於一五五五年收復德里與阿格拉，但次年他就在藏書樓摔下梯子，重傷而死。

鐵皮箱子前，打開它，他看到：破舊的德國雜誌；列寧的〈當務之急〉；一張摺好的祈禱毯；最後才是那件他衝動得非再看一眼不可的東西——白色、摺得好端端的、在晨光中微微發亮——外公將它從盛載他過去的馬口鐵箱子裡抽出來，一幅有污漬、剪了洞的床單，他發現洞長大了；四周的布料上有其他較小的洞孔；基於懷舊狂熱，他搖醒妻子，把她的歷史拿到她鼻子底下揮舞，並高聲怒吼，把她嚇了一大跳：

「蟲蛀了！看啊，太太：有蛀蟲！妳忘了放樟腦丸！」

到了這節骨眼，倒數計時再也不容忽視……十八小時、十七、十六……已經，納利卡醫生的診所門口傳出女人臨盆的哀嚎。小威利·溫基在這兒；還有他的妻子范妮塔；她的分娩過程已拖延了八小時還沒有結果。第一陣痛楚襲來時，適逢真納在數百哩外宣告一個回教國家在午夜誕生……但她到這時候還待在納利卡的「慈善病房」（保留給窮人的嬰孩），還在病床上輾轉呻吟……她眼珠子已有一半突出腦袋之外；滿身汗水閃亮，但嬰兒就是毫無要出來的跡象，父親也不在現場；雖然才早晨八點，但以目前狀況判斷，頗有可能這孩子要捱到午夜。

城裡傳出謠言：「昨晚雕像下來狂奔！」……「而且星象不吉！」……但無視種種不祥之兆，這城市已擺好姿勢，眼角有新神話閃爍。孟買的八月：節慶的月份，克里希納壽誕和椰子節的月份；而今年——還有十四小時、十三、十二——日曆上有一個額外的慶典，一則可喜可賀的新神話，因為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國家即將贏得自由，將我們每一個人射進一個儘管有五千年歷史，儘管曾經發明西洋棋，儘管曾與古埃及貿易，卻保有相當大想像成分的世界；進入神話的國度，一個若非經由極其可觀的集體意志共同努力——若非在一場我們都同意做的夢中——絕無可能存在的國家；這是孟加拉人與旁遮普人、馬德拉斯人與賈特人，在不同層次分享的集體幻想，

需要定期以血的儀式將之神聖化、不斷更新。印度，新神話——一種無所不能的集體虛構，一則只有另兩種無所不能的幻想能夠比擬的寓言：那就是金錢與上帝。

在我的時代，我一直是在這場集體夢想不可思議特質的活生生證據；但我暫時要偏離籠統的宏觀理念，專心討論一項較為私密的儀式；我不報導旁遮普分裂的邊境上正在進行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分裂的國家在那兒互相用對方的鮮血洗澡，還有個臉孔像潘其內羅^①的楚飛卡爾少校正在以低得荒謬的價格大肆蒐購難民的房地產，為足以跟海德拉巴王（Nizam of Hyderabad's）媲美的財富奠定基礎）；我要把眼光從孟加拉的暴力與甘地的長程和平徒步調開。自私嗎？心胸狹小嗎？嗯，或許有一點；但值得原諒，在我看來。畢竟，人出生一輩子只有一次。

還有十二個小時。阿米娜從捕蠅紙的惡夢中驚醒，就不再睡覺，直到……拉拉姆塞滿她腦子，她漂流在波濤洶湧的海上，興奮的浪花與又冷又黑、令人眩暈的恐懼漩渦交替出現。但還有別的東西在運作，注意她的手——彷彿，沒有任何出於意識的指令，它們用力壓著她的子宮；注意她的嘴唇，不自覺地嘟囔著：「來吧，慢吞吞的家伙，你不至於耽誤了不能上報吧！」

還有八小時……下午四點鐘，威廉·麥斯沃德駕著他一九四六年的羅浮（Rover）車，開上兩層樓高的小山坡。他把車停在四棟高貴別墅中間的小圓環；但今天他既沒去探視金魚池，也沒去看仙人掌花園；他沒有照例用「自動鋼琴好嗎？一切都棒極了嗎？」問候萊拉·薩巴馬蒂——他沒有跟坐在一樓陽台陰影裡搖著搖椅、沈思著瓊麻的老易布拉音行禮；他沒看卡崔克，也沒

^① PUNCHINELLO 是義大利十七世紀流行的傀儡劇中逗笑的主角，穿白色衣褲，大瘤鼻，戴黑面具，也是英國傀儡戲

「Punch an Judy」的始祖。PUNCHINELLO 通常引伸指任何行為怪誕、滑稽可笑的人物。

看撒奈伊，就在圓環的正中央就位。衣襟上插著玫瑰，乳白色的草帽僵硬地抵著胸口，中分頭在午後的陽光裡閃閃發亮，麥斯沃德直往前看，越過了鐘塔和華頓路，越過了形狀像地圖的碎玉糖游泳池，越過四點鐘的金色浪花，行個禮；而遠方，地平線上，太陽開始緩緩向海中落下。

還有六小時。雞尾酒時間。麥斯沃德的繼承者都在他們的花園裡——只除了阿米娜坐在塔樓的房間裡，躲避隔壁努喜朝這方向投來、略帶競爭性的目光，說不定努喜也在給掛在她兩腿間的桑尼打氣；他們好奇地注視那個英國人，直挺挺站著不動，像我們前面對他中分髮型的形容一般一絲不苟；直到一個新來者分散了大家的注意。那是個瘦長的漢子，脖子上掛三排珠串，腰上圍一條雞骨製的腰帶；黑皮膚上滿是灰塵，長髮披散——除了珠串和灰塵，全身赤裸，這個印度教苦行僧（sadhu）在紅瓦頂的大宅第中間昂首闊步。老僕人馬沙急忙過去，欲待喝斥他走開；卻又因為不知該如何對聖人發號施令而躊躇不前。這聖人跨越馬沙的猶豫，走進白金漢別墅的花園；直接走過我驚訝莫名的父親身旁，盤起腿，坐在尚在滴水的花園水龍頭底下。

「你要什麼，聖人？」——馬沙掩不住敬畏地問；像湖水般冷靜的聖人答道：「我來等候承應天命之人——幸運兒。時辰快到了。」

信不信由你：我被預言了兩次！就在那個萬事萬物的時機似乎都拿捏得恰到好處的日子裡，我母親對時機的感覺也沒有辜負她；聖人最後一個字剛說出口，有玻璃鬱金香在窗上跳舞的塔樓一樓的房間，就傳出一聲摧肝裂膽的尖叫，是一杯含有相同比例的驚慌、興奮與勝利的雞尾酒……「哎呀，阿梅德！」阿米娜喊道：「夫君，孩子！他來了——好準時！」

麥斯沃德莊園擾攘起來……形容憔悴、雙眼凹陷的霍米·卡崔克快步跑來，自告奮勇：「我的史都倍克①隨你使用，撒奈伊大爺；開去吧——馬上走！」……還剩五小時三十分，撒奈伊夫

婦坐著借來的車，駛下兩層樓高的小山坡；父親的大腳趾用力踩著油門；我母親手捧著她的月亮肚皮；他們轉個彎就駛出了視線，經過紙板箱洗衣店與讀者樂園，法波伊珠寶與齊馬克玩具，過了一碼長巧克力與碎玉糖的正門，駛向納利卡醫生的診所，那兒的慈善病房裡，小威利的范妮塔還在打滾轉側，脊椎前躬後彎，眼珠子突出，一個名叫瑪麗·沛蕾拉的助產士也在捱時間……所以當太陽終於在麥斯沃德莊園沈落時，凸嘴大肚皮、有虛構祖先的阿梅德，以及滿腦子預言的黑皮阿米娜都不在場，恰恰好就在落日消失不見的那一剎那——還剩五小時二十分——麥斯沃德將白色長臂伸到頭頂。白色的手懸在抹了髮油的黑頭髮上空；五根尖尖的白手指箕張，伸向中分頭，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秘密，揭曉了。彎曲的手指抓住頭髮，撒離頭頂時，並沒有釋放獵物，就在太陽消失蹤影的那一剎那，麥斯沃德先生站在莊園的餘光中，手中拿著自己的假髮。

「一個禿子！」帕德瑪喊道：「他那頭抹油的頭髮……我就知道；好得不可能是真的。」禿子，禿子；頭頂光光！暴露了：讓手風琴賣藝人的妻子上當的騙局。像大力士參孫一樣，麥斯沃德的力量存在他的頭髮裡；但現在，禿頭在暮色中發亮，他把假髮從窗戶扔進汽車內；一臉滿不在乎的神情，分發簽好字的、他這些王宮的所有權狀；然後就開車走了。麥斯沃德莊園的人再也沒見到他；可是一次也沒見過他的我，卻覺得這個人難以忘懷。

忽然間一切都變成黃色與綠色。阿米娜進到一個有黃色牆壁和綠色裝潢與家具的房間。隔壁房間裡，小威利·溫基的老婆皮膚變綠，眼白泛黃，嬰兒終於在想必有同樣色彩的產道裡開始下

① Studebaker，美製汽車，一九六六年因車廠倒閉而停產。

降。牆上時鐘黃色的分針和綠色的秒針滴答向前走。納利卡醫院門外的煙火和群眾，也遵守夜晚的色彩規則——黃色的火箭、綠色的煙花雨；男人襯衫是黃色調，女人穿萊姆綠的紗麗。黃色與綠色的地毯上，納利卡醫生跟阿梅德交談。「我會親自照顧尊夫人，」他用帶有黃昏色調的溫柔聲音說：「沒什麼好擔心的。你在這兒等；要踱步，有的是空間。」納利卡醫生雖然討厭小孩，卻是一流的產科專家。他利用閒暇演講撰寫小冊子鞭策國家推動節育。「控制生育，」他說：「乃是公共政策的當務之急。總有一天我要把這一觀念灌進所有人的硬腦殼裡去，然後我就失業了。」阿梅德的微笑帶著笨拙和緊張。「就今天晚上，」我父親道：「忘掉你的演講——接生我的孩子。」

距午夜還有二十九分鐘，納利卡醫院只靠最起碼的幾名員工運作，請假的人很多，今晚員工都寧可為誕生在即的國家慶生，不想從旁協助嬰兒的誕生。他們換上黃衫綠裙，擠在燈火通明的大街上，站在城裡不計其數的陽台下。小小的陶製雙焰燈已經注滿了神秘的燈油，排列在所有陽台與屋頂上，燈裡浮漾著燈草，燈草也遵守我們的雙色規定：一半燃燒呈黃色，另一半冒出綠色的火焰。

一輛警車穿過人群的多頭怪獸，車上警員黃藍相間的制服，映著詭異的路燈變成黃與綠。（我們現在是在科拉巴堤道上，只待一下下，為了記錄距午夜二十七分鐘時，警方正在搜捕一名危險的罪犯，他名叫約瑟·德柯斯塔。這名看護今天沒上班，已經好幾天不見人影了。他没待在他的屠宰場附近租的房間裡，更不在心神煩亂的處女瑪麗的生活中。）

二十分鐘過去了，阿米娜吱吱的叫聲一分鐘比一分鐘響亮、急促，而隔壁的范妮塔，吱吱聲氣如遊絲。街頭怪獸已開始慶祝；新神話在牠血管裡流動，將牠的血液換成黃血球和綠血

球。在德里，一個精瘦嚴肅的人坐在國會大廳裡，準備發表演講。麥斯沃德莊園上，金魚在池中靜止不動，住戶端著阿月渾子做的甜點，在各棟房屋之間穿梭，互相擁報親吻——吃綠色的阿月渾子和黃色的甜餅。值此兩個嬰兒沿秘密的甬道向下挪動之際，阿格拉有位老醫生，跟妻子一塊兒坐著，她臉上有兩顆活像女巫乳頭的痣。在沈睡的鵝群和蛀蟲咬瘍的回憶之間，他們瘖啞無言，也找不到話說。所有的城市所有的鎮甸所有的村莊，小小的雙焰燈在窗台門廊陽台上點燃，而火車在旁遮普被焚，熱得冒泡的油漆噴出熒熒綠焰，著火的燃料發出耀眼黃光，像全世界最大的雙焰燈。

拉合爾市也在燃燒。

精瘦嚴肅的人站起身。灑上丹卓爾河的聖水以成聖，他起立；前額抹上聖灰，他清清喉嚨。手中沒有寫就的講稿，沒有背誦任何預先準備的文句，尼赫魯^①開口道：「……多年以前，我們跟命運訂了合同；現在時間到了，我們即將贖回我們的擔保品——不是全部，不夠完整，但已是相當大的部分……」

十二點差兩分。納利卡醫院，黑皮膚泛紅光的醫生，在一個名叫芙蘿莉的助產士（瘦削、和善而無關緊要）協助下，給阿米娜打氣：「擠！用力！……看見頭了！……」隔壁房間有位柏斯大夫——瑪麗·沛蕾拉在旁——負責監督范妮妮塔長達二十四小時的分娩過程進入最後階段……「對了；用力；最後一次，來吧；快了，就要結束了！……」女人哀嚎尖叫，另一個房間裡，男人保持沈默。小威利·溫基——唱不出歌——蹲在角落裡，前後搖晃，搖晃……阿梅德四下找椅

^① Nehru，一四六一—一九三一，莫帝羅·尼赫魯為印度國家主義者、甘地的助手，在印度獨立年代極具影響力。

子。但這個房間裡沒有椅子；這是個設計來讓人踱步的房間；所以阿梅德打開門，在接待員遺棄的崗位上找到一把椅子，舉起來，拿進踱步用的房間，小溫利還在那兒搖晃、搖晃，他的眼神空洞像個盲人……她會活嗎？會嗎？……現在，終於，午夜到了。

街頭的怪獸開始咆哮，在德里，那個精瘦的男人說：「……鐘敲午夜，全世界都在沈睡中，印度卻獲得生命與自由而醒轉……」怪獸的咆哮聲，多出來兩聲叫喊、哭泣、怒嚎，那是孩子降生人間的哭聲，他們無濟於事的抗議混雜在獨立的喧騰噪音，張掛黃綠色色彩的夜空中——「千載難逢的歷史時刻來臨，我們出陳入新；一個時代結束，長久受箝制的國魂終於有機會開口發言……」同時，在鋪著黃綠地毯的房間裡，阿梅德手裡仍托著椅子，納利卡大夫便走進來通知他：「鐘敲午夜時，撒奈伊老弟，尊夫人生了個又胖又壯的娃娃：是兒子！」於是父親開始想到有關我的一切（殊不知……）；他一味想著我會長得什麼模樣，把椅子忘得一乾二淨，滿腔對我的摯愛（儘管……）從頭頂氾濫到手指尖，他任由椅子落地。

是的，是我的錯（無論如何）……是我的臉孔（我的，絕非任何其他人的）的力量，使阿梅德的手放開椅子；導致椅子落地，以每秒鐘三十二呎的重力加速度，就在尼赫魯告訴大會堂：「我們的苦難就在今天結束，」海螺號角隨即吹響，嗚嗚昭告自由的消息，但我父親高聲大喊卻是為了我的緣故，因為落下的椅子壓爛了他的腳趾。

我們終於說到關鍵了：他的叫聲使所有的人都跑過來；我父親和他的傷勢一時之間奪走了投照在兩位受痛母親身上的聚光燈——范妮塔也終於產下了一個體型可觀的嬰孩：「你一定不會相信，」柏斯大夫說：「他一直出來，愈來愈多的身體掙扎著要出來，真的是個超級特大號嬰兒！」納利卡大夫邊洗手邊說：「我那個也一樣。」但那是過一會兒的事——目前納利卡和柏斯

都在照顧阿梅德的腳趾；助產士奉命替兩個新生兒清洗、包紮，所以輪到瑪麗·沛蕾拉表現了。

「去吧，去吧，」她對可憐的芙蘿莉說：「看看有沒有需要妳幫忙的。這兒我來就好。」

當她獨自一人——手裡抱著兩個嬰孩——兩條生命由她擺佈——她是為了約瑟才這麼做的，她個人的革命行動，一邊替兩名巨嬰調換名牌，一邊想著他一定會因此愛我，賦予窮男孩特權的一生，卻把有錢人家的孩子打落手風琴的窮途……「愛我吧，約瑟！」是瑪麗心中唯一的念頭，於是事情成了。在那個眼睛藍得像喀什米爾天空——也跟麥斯沃德的眼睛一樣藍——鼻子跟喀什米爾外公一樣令人印象深刻——其實是法國外婆的鼻子——的超級特大號腳踝上，她繫上撒奈伊的名牌。

黃色襁褓裡的我，多虧瑪麗的罪行，成為午夜選中的孩子，他的父母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兒子不是他自己所出……瑪麗將我母親子宮出來的孩子，這尾不會成為她兒子的特大號魚兒，眼珠已經是棕色，膝蓋跟阿梅德一樣東凹西凸，包上綠色襁褓，交給小威利·溫基——他像瞎眼般瞪著她，幾乎沒看見自己的新生兒子，也永遠不會知道中分頭的事……小威利·溫基剛才得知范妮塔沒能熬過生產這一關。午夜過後三分鐘，醫生忙著包紮受傷的腳趾時，范妮塔血崩去世。

於是我被交給我母親，她從未有一分鐘懷疑我的真實性。阿梅德腳趾頭上了石膏，坐在她床畔，她道：「看啊，夫君，這可憐的小東西，他有外公的鼻子呢。」他不解地看她確認他只有一個腦袋，然後完全放下心來，認定即使占卜者也有算不準的時候。

「夫君，」母親興奮地說：「你可以打電話給報社。打給《印度時報》。我怎麼跟你說的我贏了。」

「……現在不是吹毛求疵或惡意中傷的時候，」尼赫魯對國會說。「現在不是心存敵意的時

候。我們必須為自由印度建立宏偉的大廈，供她每一個孩子居住。」一面國旗展開：是黃、白、綠三色。

「英國佬？」帕德瑪震驚地喊道：「你在說什麼呀？你是英印混血？你的名字不是你自己的？」
「我是撒利姆·撒奈伊。」我告訴她：「鼻涕鬼、小花臉、毒蟲、禿子、小月亮。妳什麼意思——哪個不是我自己的？」

「一直，」帕德瑪憤怒地哀嚎：「你都在騙我。你的母親，你這麼叫她；你的父親、你的外公、你的姨媽。你怎麼回事，甚至不願說出你真正的父母是誰？你難道不在乎你母親為了給你生命而送了命？你父親可能還活著，住在不知什麼地方，一文錢也沒有，窮得要命？你是個惡魔還是什麼？」

不；我不是惡魔。我沒有犯罪也沒有騙人。我提供線索……但還有比那更重要的事。是這樣的：我們終於得知瑪麗·沛蕾拉的罪行時，大家都覺得沒什麼差別！我還是他們的兒子：他們還是我的父母。某種集體想像力喪失的情況下，我們發現跳脫出我們的過去我們就無法思考……如果你問我父親（即使是他，經過這麼多事情以後！）他兒子是誰，全世界也不能使他指向那個手風琴賣藝人不洗澡的羅圈腿兒子。儘管這位濕婆^①會長大成為某種程度上的英雄。

所以囉：膝蓋和鼻子，鼻子和膝蓋就這麼回事。事實上，整個新印度都分享同一個夢想，誕生的孩子只有一部分是父母的後裔——午夜之子也是時代之子：是歷史所生，你知道。這種事會

^① Shiva 是小威利為兒子取的名字，也是印度教神話中司破壞之神。

發生的。尤其在一個本身就一場夢的國家。

「夠了，」帕德瑪愠怒道：「我不要聽。」本來預期出現某種型態的雙頭小孩的她，對得到如此不同的結局十分氣惱。但不論她聽不聽，我還是得做我的記錄。

我出生三天後，瑪麗·沛蕾拉受盡悔恨的煎熬。逃避警車搜索而落跑的約瑟·德柯斯塔顯然已把愛麗絲跟瑪麗一樣棄若敝屣；這矮小的胖女人——害怕得無法坦承自己的罪——知道自己幹了傻事。「大笨驢！」她詛咒自己；但她守著秘密。儘管如此，她決心要做點彌補。她辭掉醫院的工作，去找阿米娜說：「夫人，我從第一眼就愛上您的小孩。您需要保母嗎？」眼中閃耀母愛的光輝的阿米娜：「是啊。」從那一刻開始，瑪麗（「乾脆叫她做你的母親好了，」帕德瑪插嘴，證明她還是感興趣：「她一手造就了你，你知道。」）就奉獻她的一生撫養我長大，從而使她的餘生跟她犯罪的回憶結合在一起。

八月二十日，努喜·易布拉音也在我母親之後住進派德路的醫院，小桑尼也在我之後來到人間——但他不怎麼願意離開娘胎；只好用產鉗伸進去把他拖出來；柏斯大夫一時緊張，夾得太用力了點，所以桑尼兩邊太陽穴各有個小凹痕，淺淺的產鉗印就跟麥斯沃德的假髮在那個英國佬身上起的作用一樣，使桑尼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女孩子（伊薇、銅猴、其他人）都伸手去摸他的小凹洞……後來導致我們之間關係很緊張。

但我要把最有趣的片段保留到最後。所以現在讓我先透露，我出生那天，我母親和我在黃綠相間的房間裡，有兩個〈印度時報〉（孟買版）的代表來探視。我躺在綠色搖籃裡，裹著黃色襪襪，抬頭看著他們。兩人一個是記者，一直在訪問我母親；另外那個鷹鉤鼻的高個兒攝影師，注

意力則集中在我身上。第二天，文字報導與照片都見了報……

才不久前，我回到仙人掌花園，挖出我許多年前埋在那兒的一個摔得滿是凹痕，用膠帶黏接的馬口鐵圓球玩具；從裡頭取出我多年前放進去的東西。現在我寫字的時候，左手就拿著它們，我還分辨得出——儘管發黃長霉——其中一件是一封信，寫給我個人的信，由印度總理簽署；另一件則是一張剪報。

標題是：午夜之子。

內文：「嬰兒撒利姆·撒奈伊的可愛模樣，他昨晚準時於我們國家宣告獨立的一瞬誕生——生在光榮時辰的幸運小孩！」

附了張大照片：第一流水準的頭版大張嬰兒照，仍然看得出一個臉頰長滿痣、鼻水流出來閃發亮的嬰孩。（照片底下註明：卡力達斯·古普達攝。）

雖然有標題、內文、照片，我還是要指控我們的訪客氣量狹隘；跨不出新聞記者的小格局，不能把眼光放得比明天出刊的報紙更長更遠，他們完全沒考慮到自己報導的這件事有多麼重要。對他們而言，這不過是一齣人性關懷的活劇罷了。

我怎麼會知道？因為採訪終了時，攝影師交給我母親一張支票——一百盧比。

一百盧比！能想像有更胡說八道、荒誕可笑的數目嗎？這種金額只會讓人覺得受辱，如果願意浪費這種精神的話。不過，我還是要謝謝他們以這種方式對我的誕生表示歡迎，並寬赦他們缺乏真正歷史感的錯誤。

「少給自己臉上貼金吧，」帕德瑪乖戾地說。「一百盧比也不算太少；畢竟人人都有出生的經驗，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

第二部

漁夫手所指

對書寫文字產生妒忌是可能的嗎？能把熬夜寫作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情敵憎恨嗎？帕德瑪這種古怪言行，我認為只有一個理由；我這個解釋起碼有個優點，就是跟她今晚發作的那頓脾氣同樣匪夷所思，當時我犯了個錯誤，把一個不該說出口的字眼寫成白紙黑字（而且高聲朗讀）……自從那個冒牌醫生來訪的插曲之後，我就嗅出帕德瑪有種奇異的不滿，從她的外分泌（或泌離）腺體散發出神秘的蹤跡。沮喪，有可能，因為她午夜讓我的「另一枝筆」（躲在我褲子裡那根沒用的黃瓜）復甦的企圖總不見效，她變得心情惡劣。（還有昨晚我揭曉身世之謎後，她那種暴躁的反應，以及對我不把一百盧比放在眼裡的反感。）我怪我自己：沈浸在撰寫自傳的大業裡，未能考慮她的感受，而今晚一開始，我又犯了個頂頂無藥可救的錯誤。

「被剪洞的床單註定一輩子過支離破碎的生活，」我寫下來，並高聲朗讀：「然而我過得比我外公好，因為阿達姆·阿吉茲始終是床單的受害者，我卻成為它的主宰——現在帕德瑪也受制於它的魔法。坐在我著魔的陰影中，我就賞賜她每日得窺我的一個面——而她，我蹲踞的窺視者，是那麼癡迷，像被大冠蛇搖擺而全然不眨動的眼睛定身的貓鼬般無助，不能動彈——是的！——因為愛。」

就是那個字：愛。寫下來、說出口，讓她的聲音飛躍到淒厲的高音；從她嘴唇迸發的暴力能令我受傷，若非文字已經傷害不了我。「愛你？」我們的帕德瑪輕蔑地哼道：「憑什麼，我的真

主？小小王子，當人家的情人——」接著未成功的致命一擊——「你行嗎？」手臂伸長，臂上的毛在燈光下閃閃發亮，她用一根輕蔑的食指，指著我業經她確認派不上用場的胯部；一根又長又粗的指頭，因妒忌變得僵硬，不幸卻徒然讓我憶起另一根失落已久的手指……她看見這一擊沒有命中目標，就尖叫道：「不知哪來的瘋子！那個醫生沒說錯！」就心慌意亂地衝出房間。我聽見腳步聲乒乒乓乓跑下鐵梯，到工廠的地板上，腳步快速穿過籠罩在黑暗中的醬菜罈；然後一扇門，拉開門栓，砰地甩上。

就這樣被遺棄了，我沒有意見，回頭繼續我的工作。

漁夫手指的方向：白金漢別墅天藍色牆上那幅掛畫中令人難忘的焦點，畫就掛在天藍色的搖籃上方，那是我，嬰兒撒利姆，午夜之子，度過人生最初階段的地方。年輕的芮立^①——還有誰呢？——坐在柚木框裡，坐在一個飽經風霜、補綴著魚網的老水手腳邊——他是否蓄著海象式的八字鬍？——他的右臂伸得筆直，指向遠方的海平面，他水漉漉的故事在芮立神往的耳畔攪起漣

① Sir Walter Raleigh，英國探險家、詩人，伊麗莎白女王的寵臣，曾參加法國宗教戰爭，亦曾以殘酷手段鎮壓愛爾

蘭人起義，還曾為瞞著女王，偷偷跟心愛的女子結婚而得罪女王，一度被關進倫敦塔。後來他遠征美洲，在北美卡羅萊納地區建立殖民地，一五九五年深入蓋亞納，進入西班牙殖民腹地，開挖金礦。詹姆士一世即位後，努力與西班牙媾和，禁止他再與西班牙衝突，但芮立無法約束部下，終因在蓋亞納攻擊西班牙殖民據點，違抗朝廷而被處死。密萊司的畫作「芮立的童年」描繪幼小的芮立與另一個小男孩一塊兒專注地聽漁夫講大海對岸的故事，悠然神往。這純屬想像的一幕，彷彿試圖說明日後芮立追求冒險的熱情從何而來，但掛在印度小孩的臥室裡，未免有點不倫不類，但從撒利姆的麥斯沃德血緣考量，卻又另當別論。

漪——還有誰呢？圖畫裡確實還有另一個男孩，穿著緹荷葉邊，小翻領的罩衫，盤腿而坐……我現在想起一件事：某個生日派對，某個自豪的母親和一個同樣自豪的保姆，為一個長了個特大號鼻子的男孩，穿上跟那一模一樣的領子、一模一樣的罩衫。有個裁縫坐在天藍色房間裡，指點的手指下方，仿製英國縉紳的裝扮……「看啊，好可愛唷！」萊拉·薩巴馬蒂的歡呼是我永恆的懊惱：「好像從那幅畫裡走出來的！」

在一幅掛在臥室牆上的畫裡，我坐在華特·芮立身旁，眼睛也追隨漁夫的手指；極目望向海平線彼端，再過去有——什麼？——我的未來，說不定；我專屬的厄運，我從一開始就隱約有預感，是那天藍色房間裡一個閃爍發光的灰影，起先看不清，卻無法漠視……因為手指之處，比波光搖曳的海平線更遠，越出了柚木框，越過天藍色的牆壁，驅策我的視線，望向另一個框，我無可逃避的命運就掛在那兒，永遠固定在玻璃下面：這是一張特大號的嬰兒照和宛如預言的圖說，旁邊還有一張精美的仿羊皮紙，蓋了國璽鋼印——站在法輪上的一群薩納特（Samath）獅子，浮凸在總理來信上，是我的照片在《印度時報》的頭版刊出後一週，由信差維西瓦納斯送達的。報紙讚美我；政客肯定我的地位。尼赫魯寫道：「親愛的撒利姆寶寶，欣知你誕生在這美好的一刻，請接受我遲來的祝賀！你是青春永駐的古老印度的最新繼承者。舉國上下都會密切關注你的生活；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我們大家的鏡子。」

瑪麗·沛蕾拉肅然起敬：「政府嗎，夫人？它要一直看顧這孩子嗎？可是為什麼呢，夫人？他有什麼問題呢？」——阿米娜不解保母的聲調為何如此驚慌：「那不過是一種說法，瑪麗；不是真的那個意思。」可是瑪麗輕鬆不下來，每當她走進嬰兒房，鏡框裡的信總是令她瞪大眼睛；她遊目四顧，試圖確定政府有沒有在監視；鬼鬼祟祟的眼神；他們知道什麼？有人看見嗎？……

而我呢，我一天天長大，對母親的解釋也不怎麼苟同；但它安撫我，給我一種虛偽的安全感；所以儘管瑪麗的懷疑多少感染到我，但我仍吃了一驚，就在那次……

也許漁夫指的不是鏡框裡那封信；因為如果隨著它的指向往更遠處看，就一路出了窗戶，下了兩層樓高的山坡，跨過華頓路，越過碎玉糖游泳池，來到一片跟畫中不同的海洋；海面上科利漁船的帆在夕陽下映得通紅……那麼，該說那是根譴責的手指，強迫我們看這座城市裡貧苦無依的人。

也說不定——這念頭讓我有點發抖，雖然這兒熱得很——那是警告的手指，要喚起大家注意它本身；是的，為什麼不，它很可能預言另一根手指，一根跟它沒什麼不同的手指，那手指會進入我的故事，釋出阿爾法與俄梅戛的可怕邏輯……真主，多可怕的念頭！根本我的未來就掛在我搖籃的上方，就在那兒等著我理解？我曾經接到多少次警告——又忽略過多少……但是不。我不會成為「從哪兒來的瘋子」，借用帕德瑪一針見血的用詞。我不接受荒誕不經的打岔，只要我還有力量的力量抗拒那裂縫就不會。

阿米娜與嬰兒撒利姆坐借來的史都倍克返家時，阿梅德帶了一個牛皮紙信封同行。信封裡：一個醬瓜瓶，倒空了原裝的檸檬醃漬物，洗過、煮過、消毒過——現在重新裝滿。密封的瓶子，鐵蓋上還裹了一層橡皮膜，用橡皮筋扣得緊緊的。什麼東西要用橡皮膜密封，用玻璃瓶保存，藏在牛皮紙袋裡？就是這個：跟父親、母親及嬰兒一起回到家中的，是一條臍帶，輕飄飄浮懸在大量濃鹽水裡。（但究竟是我的還是別人的？我可没法子告訴你。）新雇的保母瑪麗，搭巴士前往麥斯沃德莊園，臍帶則堂而皇之乘坐電影大亨轎車的雜物箱。嬰孩撒利姆逐漸長大成人，臍帶組

織卻始終不變地浮盪在鹽水裡，放在柚木櫃後側。多年以後，我們一家人被放逐到純淨之地^①，我為純淨奮鬥之際，臍帶也獲得短暫的揚眉吐氣的機會。

我不是個漂亮的嬰兒。照片裡看得出，我有張大月亮臉，太大、太圓。下巴的部位缺少點什麼。大致而言，我五官還算白晰——卻被痣毀了容；沿著我西方式的髮際線下來，黑痣點點。一大塊黑斑為我東方式的耳朵著了色。還有我的太陽穴：太突出；洋蔥形的拜占廷大教堂。（桑尼·易布拉音和我是天生一對——我們額頭靠在一塊兒，他的產鉗凹穴剛好容納我鼓起如球的太陽穴，像木匠樺頭般天衣無縫。）阿米娜見我只長一個腦袋，已覺得無比安慰，她以雙倍再加倍的母愛看這顆腦袋，霧裡看花，將它美化，對我藍得怪異如寒冰的眼睛、活像發育中斷的牛角的太陽穴、甚至囂張如黃瓜的鼻子，都視若無睹。

嬰兒撒利姆的鼻子：真是畸形；而且會漏水。

我的早年生活有幾點值得玩味：儘管我塊頭特別大，長得又不好看，但似乎我還不知足。打從出生開始，我就展開一項放大自己的大膽計畫。（好像我已經知道，為了挑起未來的生活擔子，我必須長得相當大隻才行。）九月中旬，我已經吸乾了我母親不算太可觀的乳房裡的奶水。有位奶媽工作了一小段時間，但她知難而退；才不過兩星期，她就像沙漠般乾涸了，還指控小撒利姆企圖用沒有牙齒的牙齦咬掉她的奶頭。我改吸奶瓶，喝掉大量混合物：奶瓶上的奶嘴也備受折磨，證明奶媽的指控沒有錯。嬰兒成長記錄寫得鉅細靡遺；從中顯示我的成長速度幾乎可以用

① Land of the Pure，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國名意即「純淨之地」，以回教立國，希望建立一個純回教徒的國家。

肉眼觀察，日長夜大；遺憾的是没人丈量鼻子的尺寸，所以我不能說我的呼吸工具是否也以相同比例增長，或長得比其他部位都快。我得承認我的新陳代謝很健康。廢物大量從正確的出口排出；我鼻子流出一道黏答答、亮閃閃的瀑布。整支軍隊的手帕、整團的尿片，絡繹進入放在我母親浴室的洗衣籃……雖然各處開口都忙於排放垃圾，但我的眼睛倒是相當乾燥。「真是乖寶寶，夫人，」瑪麗說：「從不流一滴眼淚。」

乖寶寶撒利姆是安靜的孩子：我常笑，但不出聲。（跟我自己的兒子一樣，我一開始先認識環境，用心聆聽，不急著牙牙學語。）有一陣子阿米娜和瑪麗都擔心這孩子會是聾子；但就在她們幾乎要告訴父親（她們不讓他知道她們心裡的愁煩——沒有父親會要故障的孩子）之際，他開始出聲，而且就發聲而論，發育得極為正常，「就好像，」阿米娜悄聲對瑪麗說：「他要我們安心似的。」

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阿米娜與瑪麗隔了幾天才察覺。合體成為雙頭母親是個龐大而複雜的過程，使她們忙碌不堪，她們的視力被惡臭內褲的瘴氣蒙蔽，以致沒有注意到我的眼皮不會動。阿米娜還記得懷孕期間，未出世孩子的重量使時間停滯不前，像一潭死水，她開始懷疑，是否從現在開始，整個狀況發生逆轉——是否這嬰孩有某種法力，可以控制他周圍環境裡的時間，使時間加速進行，所以母親與保母永遠沒有足夠的時間做完所有該做的事，所以嬰孩可以用表面看來快得驚人的速度成長；她迷失在諸如此類時間秩序的白日夢裡，沒注意到我的不對勁。直到她聳肩拋開這念頭，告訴自己我不過是個體形壯大、胃口特佳的健康小孩，發育得早，母愛的帷幔才拉開夠大的縫隙，讓她跟瑪麗齊聲喊道：「看啊，不得了啦！看啊，看啊，夫人！看啊，瑪麗！這小傢伙從來不眨眼耶！」

眼珠子太藍：喀什米爾藍、妖精留下的醜怪調換兒①那種藍、帶著未流出眼淚重量的藍，太藍了眨不動。餵食的時候，我的眼睛從來不眨；處女瑪麗把我架在肩膀上，喊著：「哎唷，好重啊，親愛的耶穌！」我打起嗝來眼睛也不眨。阿梅德跛著上夾板的腳趾頭到我搖籃前，我對突出的嘴唇報以不眨眼的熱心注視……「也許我們弄錯了，夫人，」瑪麗提議：「也許小少爺在模仿我們——我們眨眼的時候他才眨眼。」阿米娜：「那我們輪流眨眼看。」她們的眼皮輪流張開闔上，她們盯著我冰冷的藍；但沒有一絲絲的顫動；直到阿米娜決定親自動手，她伸手到我搖籃裡，將我眼皮撥下來。眼睛閉上了：我的呼吸立刻轉變為滿足的睡眠節奏。此後好幾個月，母親和保母依序替我打開與闔攏眼皮。「他會學會的，夫人，」瑪麗安慰阿米娜：「他是個聽話的好孩子，一定能學會其中的訣竅。」我果然會了：我人生的第一課：沒有人能永遠睜大眼睛面對這世界。

現在，透過嬰孩的眼睛回顧，我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楚——只要努力嘗試，能記起的東西之多真是不可思議。我可以看見：那城市像吸血蜥蜴般，在熾熱的炎夏中做日光浴。我們的孟買：看起來像一隻手，但實際上是一張嘴，總是張開，總是飢餓，吞嚥來自印度所有其他地區的食物與人才。一隻魅力十足的水蛭，除了電影叢林衫②魚什麼也不製造……分裂的餘波中，我看見小信

① changeling，民間傳說，認為所有醜怪、脾氣不好、多病的孩子，都是妖精偷換的孩子。壞心的妖精抱走健康可

愛的人類嬰兒，換上醜陋、飢餓的小妖。被認為是偷換兒的孩子通常都養不大。

② bush-shirt 是質料與縫工特別注重堅固耐用的棉布襯衫，適合戶外生活穿用。

差維西瓦納斯將腳踏車踩上我們兩層樓高的山坡，側袋裡裝著牛皮紙信封，騎著他上了年紀的阿周那印度牌腳踏車，經過一輛生鏽的巴士——雖然現在不是梅雨季，車卻被遺棄了，因為駕駛忽然決定離開，赴巴基斯坦，關掉引擎就走了，留下滿滿一巴士乘客困在那兒，掛在窗口、拉著車頂吊環、壅塞在走道上……我可以聽見他們詛咒：狗娘養的，豬頭；但他們會堅守好不容易贏來的位置兩小時之久，然後才丟下巴士由命運處置。還有，還有：印度第一位橫渡英法海峽的游泳健將普西巴·盧伊來了，來到碎玉糖游泳池的大門口。頭戴黃色泳帽，綠色泳褲裹在與國旗同色的浴巾裡，這位普西巴向只限白種人入內的浴場規則挑戰。他拿一塊邁索爾出產的檀香皂；挺直身軀；大踏步進門……受雇的阿富汗人立刻抓住他，照例，印度人替歐洲人對付造反的印度人，他被趕出來，驍勇地掙扎，被人抓著四肢抬到華頓路上，扔在塵土裡。海峽泳將仆倒大街，差點撞到駱駝計程車腳踏車（維西瓦納斯一個急轉彎躲開他的肥皂）……但他毫不氣餒；從地上爬起；擲掉身上的泥土；保證明天再來。我整個童年歲月，每天必定看見游泳健將普西巴，黃泳帽加上國旗色的浴巾，非出乎自願地撲倒華頓路上。最後他不屈不撓的爭取贏得了勝利，因為今天那家游泳池准許若干印度人——比較好的——入場，踏進他們地圖形狀的泳池。但普西巴不算較好的人；他已經衰老，為人遺忘，他從遠處看著游泳池……現在恆河沙中湧出愈來愈多張面孔，氾濫我腦海——像是班諾·黛薇，那時期知名的女摔角選手，她只出戰男人，而且威脅要跟任何打敗她的人結婚，此話一出，她就一場都沒輸過；還有（現在離家近點）我們花園水龍頭下面那個苦行僧，他名叫普魯修塔姆，我們（桑尼、刁疤眼、油頭、賽魯斯和我）口中的「普魯大師」——他相信我就是「幸運兒」，他一輩子刻意照顧我，每天抽時間教我父親看手相，作法消除我母親的疣腫；然後還有老僕馬沙和我的新保母瑪麗之間的敵對，不斷擴大，直到爆炸為止；簡言

之，一九四七年底孟買的生活跟過去未來一樣豐富、層次繁複、多采多姿、沒有定型……只除了我已經到達；我已經開始向我宇宙中心的位置步步進逼，等我成功，我會賦予這一切意義。你不相信？聽著：瑪麗在我搖籃旁邊唱一首短歌：

一生沒有不如意：

想做什麼都可以。

從戈瓦利亞水塘路皇家理髮廳請來的一個兔唇理髮師給我行割禮時（我才兩個月多一點大），我在麥斯沃德莊園已相當受歡迎。（順便提一句，關於割禮這件事：我仍然發誓我記得那個咧嘴癢笑的理髮師，他抓住我的包皮，而我的小小弟弟瘋狂扭動像一條正要開溜的蛇；以及剃刀落下，以及劇痛；但我被告知，當時我連眼睛都沒眨一下。）

是的，我是個很受歡迎的小傢伙：我的兩位母親，阿米娜與瑪麗，對我是愈看愈歡喜。所有日常事務上，她們是最親密的戰友。我行完割禮，她們一塊兒替我洗澡；看見我受傷的小器官因接觸洗澡水而憤怒地抽搐時，一塊兒咯咯笑。「我們得看牢這孩子，夫人，」瑪麗調皮地說：「他那話兒有自己的生命！」阿米娜：「嘖，嘖，瑪麗，妳壞透了，真是的……」但後來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淚水中：「看嘛，夫人，他可憐的小雞雞！」因為它又在抽動了，東衝西撞，像煞一隻咽喉切開的小雞……一塊兒，她們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但在感情方面，她們是死對頭。有一次，她們推著我的娃娃車去馬拉巴爾山的空中花園散步，阿米娜側聽到瑪麗對其他保母說：「看哪，這是我親生的大兒子耶」——很奇怪地心裡開始覺得備受威脅。此後，嬰孩撒利姆就成

為她們愛的戰場；她們不計一切，只要在親情表現上勝過對方；他呢，現在會眨眼睛了，發出響亮的咕嚕聲，以她們的疼愛為食糧，可以加速他的成長，不斷長大、吞嚥源源不絕的擁抱親吻輕拍下巴，向終於會具備人類基本特質的那一刻衝去：每一天，只有在我被留下與漁夫指點的手指獨處的難得時刻，我會設法挺起身軀，站立在小床上。

（在我徒然掙扎，試圖站立的同時，阿米娜也被一個不會有結果的決心困擾——她努力從心裡驅逐有她那個提不得的丈夫出現的夢境，自我出生以後，這種夢夜夜取代捕蠅紙；夢境那麼真實，以致她在清醒時的每一刻都無法遺忘。夢中，納迪爾·康恩來到她床畔，使她受孕；這種夢境病態的惡劣影響，不僅使阿米娜對孩子的血緣失了把握，也讓我，午夜之子，在溫基、麥斯沃德、阿梅德之外，又冒出來第四個父親。我母親阿米娜在夢的掌握中，驚慌無助，從那時起，就有一道罪惡感之霧形成，到了最後那幾年，竟然產生一重環繞她頭部的嵐氣，像一個不祥的黑色花圈。）

我沒有聽過小威利·溫基全盛時期的歌聲。在瞎眼的災難後，他的視力逐漸恢復；但有種刺耳而苦澀的東西進到他的聲音裡。他告訴我們那是氣喘。他仍每週一次來麥斯沃德莊園，唱些跟他自己一樣該算是麥斯沃德時代遺物的歌曲。他唱〈晚安，女士〉，然後為了跟上時代，在他的節目單加上了〈烏雲會消散〉，稍後又添了〈櫥窗裡的小狗〉，他把一個大塊頭、羅圈腿極為嚴重的嬰孩放在身旁一張小墊子上，他唱充滿懷舊情緒的歌曲，沒有人忍心拒絕他。溫基和漁夫的手指是麥斯沃德時代碩果僅存的少數物品中的兩件，因為自從那英國人消失後，他的後繼者就把他遺棄的物品騰出他的宮殿。萊拉·薩巴馬蒂保留了自動鋼琴；阿梅德留下了威士忌酒櫃；老易

布拉音接納了吊扇；但金魚死了，有些死於飢餓，其他則因餵食過量得太離譜，爆炸成一個個魚鱗和不消化魚飼料的小雲團；狗跑野了，最後不再在莊園裡奔跑；舊櫃子裡的褪色衣服分送給清掃婦人和莊園裡其他僕人，所以往後的許多年，麥斯沃德的後繼者都由身穿從前舊主人愈來愈破爛的襯衫和棉布印花洋裝的男女服侍。但威利和我牆上的畫都保存下來；歌手和漁夫成為我們生活常規的一部分，就像雞尾酒時間，已經是一種強大到無法打破的習慣。「每滴小眼淚與哀傷」溫基唱道：「只會使妳跟我更親近……」他的歌喉愈來愈差，直到聽起來像一具共鳴箱（用南瓜上漆製作的那種）被老鼠咬壞了的西塔琴；「是氣喘，」他頑固地堅持。他去世前已完全失聲；醫生修正診斷為喉癌，但那也不正確，因為溫基並非死於疾病，而是因為失去他從未懷疑曾對他不忠的妻子，悲傷過度。他兒子取名濕婆，與司生殖與毀滅之神同名，早先那幾年，孩子坐在他腳邊，默默地背負導致他父親逐漸沈淪的罪過（或他這麼以為），逐漸地，一年年過去，我們看見他眼中流露一腔說不出的憤怒；我們看見他拳頭握緊石頭，向空蕩蕩的四周投擲，最初毫無效果，但他愈長大就變得愈危險。萊拉·薩巴馬蒂的大兒子八歲時，專以嘲弄小濕婆成天擺出一張臭臉、沒上漿的短褲和羅圈腿為能事；然而這個因瑪麗的罪行注定與貧窮和手風琴為伍的孩子，擲過去一塊窄薄鋒利如剃刀的扁石頭，打瞎了折磨他的人的右眼。刁疤眼意外事故後，小威利就單獨來麥斯沃德莊園，任憑兒子進入那座只有戰爭才能解救他出來的黑暗迷宮。

小威利·溫基嗓子也壞了，兒子又那麼暴力，為什麼麥斯沃德莊園繼續忍受他：因為曾經有一次，他提供了他們一條要緊的人生線索。他說：「第一個孩子誕生會使你們變得真實。」身為溫基提供線索的直接結果，我小時候真的很熱門。不僅阿米娜與瑪麗爭奪我的注意，莊園裡每戶人家都有人想認識我；最後阿米娜的自豪與我的備受歡迎，終於超越了她唯恐我離開她

視線的牽掛，她同意以輪流的方式把我借給山坡上各家鄰居。我坐瑪麗推的一輛天藍色的嬰兒車，得意洋洋在紅瓦宮殿之間來回串門子，輪番臨幸，以我的存在使這些房子在主人心目中有真實感。所以，現在透過嬰兒撒利姆的眼光回顧，我可以揭露那一帶大部分的秘密，因為成年人在我面前過生活，沒有被觀察的顧忌，他們沒想到多年以後會有人透過嬰兒的眼睛回顧往事，並決定把秘密昭告天下。

所以這兒有擔心得要死的老易布拉音，因為非洲的政府要把他的瓊麻栽植場收歸國有；這兒有他的大兒子伊沙克在煩惱他的旅館，生意不好已開始負債，他不得不跟當地的黑道幫派借錢；這兒還有伊沙克的眼睛，他垂涎弟弟的妻子，雖然我一直想不通鴨子努喜怎麼可能挑逗任何人的性慾；還有努喜的律師丈夫以實馬利，兒子靠產鉗助產，讓他學到重要的一課：「人生不會一開始就稱你的意，」他告訴他的鴨子老婆：「除非你強迫它就範。」把這套哲學應用在他的法律業務上，他開始以賄賂法官、勾結陪審團為能事；所有小孩都有改變父母的力量，桑尼就把父親變成了一個極為成功的騙子。轉到凡爾賽別墅，我們看到杜巴西夫人和她供奉象頭神的祭壇，公寓的這一隅是如此超自然地紊亂不潔，在我們家「杜巴西」一詞就是「弄得亂七八糟」的同義詞……「哎呀，撒利姆，你又把你房間杜巴西了，你這黑人！」瑪麗叫道。目前這堆亂七八糟的起因，正靠在我娃娃車的頂棚上，伸手捏我的下巴：艾迪·杜巴西，物理學家，原子和髒亂的天才。他那個已經懷有賽魯斯大帝的妻子，退縮不前，讓孩子在體內長大，眼睛內角有什麼東西在瘋狂地閃爍，等待時機；它要等到每天忙於跟全世界最危險的東西共事的杜巴西先生，因吃一片他妻子忘記把籽拿掉的橘子而噎死以後，才會發作。我從未被邀請到憎恨小孩的婦產科醫生納利卡家；但我在萊拉·薩巴馬蒂家和霍米·卡崔克家做了偷窺者，成為萊拉一千零一次紅杏出牆中

的一個小角色，我也日擊海軍軍官眷屬與電影大亨兼賽馬飼主暗通款曲的肇始；這，只等時機到來，就成為我規畫復仇行動的利器。

即使嬰孩也會面臨自我定義的問題，我必須說，小小年紀就這麼受歡迎，難免負面的後遺症，我處於多種令人困惑的觀點不斷轟炸之下，既是水龍頭底下的宗教導師心目中的幸運兒、萊拉·薩巴馬蒂的偷窺者，鴨子努喜則把我當作她兒子桑尼的對手，而且是佔上風的對手（不過該稱讚她從不洩露對我的憎恨，而且跟所有其他人一樣踴躍借用我）；在我的雙頭母親心目中，我就是個小不點兒——她們叫我小心肝兒、親親寶貝和小月亮。

但話說回來，身為一個嬰孩，除了把這一切都吞下，留待以後再去理解其中的意義，還能怎麼辦呢？我以無比的耐心，眼睛保持乾燥，攝取尼赫魯的來信和溫基的預言，但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卡崔克的白癡女兒把她的思維傳送過廣場圓環，進入我的嬰兒大腦那天。

托克西·卡崔克有顆大腦袋，口水流個不停；站在頂樓一扇鐵柵窗戶後面的托克西，全身赤裸，以高度自我嫌惡的動作自慰；她吐口水很用力，而且常往柵欄外吐，有時會吐到我們頭上……她二十一歲，之所以會變成一個喋喋不休的蠢蛋，乃是經世累代近親通婚的結果，但我心目中卻覺得她很美，因為她還不曾喪失所有嬰兒與生俱來、卻被生活不斷侵蝕的天賦。我不記得托克西送出她的思想來對我悄聲低語時，說過些什麼；很可能只有喉嚨咕嚕響與吐口水的聲音；但她推了一把我心裡那扇門，所以洗衣籃事件的發生，托克西可能該在幕後居功。

關於嬰孩撒利姆剛出生那段日子，暫時說這麼多也夠了。我的存在已經開始影響歷史；嬰孩撒利姆已經開始改變周遭的人；例如我父親，我確信他之所以花錢無度，以致可怕的凍結事件無可避免地來臨，都是我一手促成。

阿梅德·撒奈伊始終沒有原諒他兒子害他大腳趾受傷。甚至石膏拆除後，他走路還有點跛。父親俯身搖籃上方說：「所以，兒子：你的人生已經開始了，你要繼續走下去。你已經開始修理你可憐的老爸了！」在我看來，這話只有一半是開玩笑。因為我出生以後，阿梅德的一切都改變了。他在家中的地位因我的來臨而日漸低落。忽然間，阿米娜的黽勉改換了目標；她不再千方百計從他口袋裡詐錢，吃早餐時，鋪在他腿上的餐巾懷念昔日時光，不由得悲從中來。現在變成了「你兒子需要這個那個，」或「夫君，你得給錢做這個那個。」真令人不痛快，阿梅德想道。他是個自視過高的人。

所以，從我出生以後，阿梅德就陷入帶給他滅亡的雙重幻想，耽溺於瓶中精靈與海底王國的虛幻世界，這都是我幹的好事。

有個記憶是關於我父親，某個涼爽的黄昏，他坐在我床上（我當時七歲），用略帶沙啞的聲音，給我講那個在沙灘上找到精靈寶瓶的漁夫的故事……「千萬不要相信精靈的承諾，兒子！把他們從瓶子裡放出來，他們就會把你吃掉！」我瑟縮地——因為我從父親的呼吸裡嗅到危險——問：「可是，阿爸，精靈真的活在瓶子裡嗎？」此話一出，我父親的情緒瞬息轉變，哈哈大笑著走出房間，他拿著一個貼有白色標籤的深綠色瓶子回來。「看，」他聲音非常宏亮：「你要看裡面的精靈嗎？」「不要！」我嚇得尖叫；但「要！」我妹妹銅猴在隔壁床上高聲喊道……我們兩個縮成一團，滿懷興奮的恐懼，注視著他旋開瓶蓋，誇張地用掌心摀住瓶口；另一手突然冒出一個打火機。「所有邪惡的精靈來領死吧！」父親喊道；把手掌拿開，把火焰湊到瓶口。猴跟我肅然起敬，看到一道詭異的火焰，藍綠黃，緩緩轉著圈沿著瓶子內壁盤旋；直到，墜落瓶底，湧起短暫的火焰，然後就熄滅了。第二天，我把這事告訴桑尼、刁疤眼和油頭，惹來一陣狂笑。「我

爸爸跟精靈作戰；他打敗了他們；是真的！……」確實是真的，阿梅德失去了軟言哄騙和溫柔關懷，在我出世後不久，就開始跟瓶中精靈搏鬥，至死方休。但我弄錯了一件事：他沒有贏。

收納雞尾酒櫃子刺激了他的胃口；但真正把他推上那條路，還是因為我的來臨……那時期孟買禁酒。想喝一杯，唯一的法子就是取得酒精中毒證書，於是冒出來一批新種醫生，精靈醫生，其中有一位夏拉比大夫，是隔壁卡崔克先生介紹給我父親的。此後，每個月一號，我父親、卡崔克和市內有頭有臉的紳士，都會到夏拉比大夫鑲花邊玻璃的手術室門外排隊等候，進去，再出來時，手裡就多了一張粉紅色的酒精中毒證明書。但如此獲得的配額還太少，不夠我父親所需；於是他開始拉僕人同去，園丁跟班司機（這時我們有了一輛汽車，一九四六年出廠，兩側附踏腳板的羅浮車，跟麥斯沃德的一模一樣），甚至老馬沙和瑪麗也出動，替我父親拿愈來愈多張的粉紅證書回來，他再拿到戈瓦利亞水塘路那家行割禮的理髮店對門的維傑酒品店，換回包在褐色紙袋裡的酒精中毒，袋裡叮噠作響的綠瓶子都裝滿了精靈。以及威士忌：阿梅德喝綠瓶子和僕人的紅標籤，弄糊塗了自己的心智。窮人沒有別的東西可資沿街叫賣，就把粉紅小紙片上的身分賣掉；供我父親將它們轉化為液體，喝進肚裡。

每天傍晚六點鐘，阿梅德就進入精靈的世界；每天早晨，他兩眼發紅，腦袋因整晚瓶不離手的疲憊而抽痛，他鬍子也不剃，來到早餐桌上；一年年過去，他刮鬍子前的好心情已被他跟瓶中精靈鏖戰至筋疲力盡的不適取代。

用罷早餐，他到樓下去。他在一樓騰出兩個房間充當辦公室，因為他的方向感仍舊那麼差，他不喜歡上班途中在孟買迷路；走下一層樓梯，他倒還能勝任。腦筋糊塗了的父親，經營房地產；他對我母親全心放在孩子身上，怒氣與日俱增，好在辦公室門背後，他又找到新的發洩管道

——阿梅德開始跟秘書調情。他整晚跟瓶子的爭執，有時會化為苛刻的言詞——「我討的什麼老婆！我應該買個兒子，雇一個保母就好了——有什麼不一樣？」然後流眼淚，然後阿米娜：「哦，夫君——別折騰我了！」這又會惹來：「折騰個屁！妳認為男人要老婆關心他是折騰？真主救我脫離這愚蠢的女人吧！」——父親一跛一跛下樓，跟科拉巴女孩眉來眼去。隔了一陣，阿米娜開始注意到他的秘書都做不長，她們都是突如其來離職，沒提辭呈就急急忙忙跑掉；你一定會猜她若不是裝作沒看見，就是把這當作一種懲罰，可是她什麼也不管，只繼續把全部時間投注在我身上；她唯一的反應就是給那些女孩取一個集體名稱。「那些假英國人，」她帶著自恃身分的不屑對瑪麗說：「名字好奇怪，什麼費南達、阿龍索的，還有那些姓，我的真主！蘇拉卡、克拉科，還有天曉得什麼玩意兒。我幹嘛要在乎？低級女人。我把她們都叫做他的可口可樂女郎——聽起來就是那種貨色。」

阿梅德捏人家屁股，阿米娜長期受煎熬；但她若表現得有點在乎，他也會高興一點。

瑪麗說：「這些名字不那麼可笑，夫人，請妳原諒，但它們真的是很好的基督徒名字。」阿米娜想起阿梅德那個嘲弄黑皮膚的表姐索拉——她忙不迭道歉時，重蹈了索拉的覆轍：「哦，不是說妳啦，瑪麗，妳怎麼會以為我在取笑妳？」

太陽穴如牛角、鼻如黃瓜的我，躺在搖籃裡聆聽；發生的每件事都是因為我才發生……一九四八年一月有一天，下午五點鐘，納利卡大夫拜訪我父親。照例他們擁抱、拍對方的背。「下盤棋？」父親慣性地問，因為這種拜訪已經成了習慣。他們下傳統印度棋（Shatranj），阿梅德在棋盤的單純中擺脫了生活的盤根錯節，可以做一小時白日夢，思考如何重編古蘭經；然後就到了六點，雞尾酒時間，精靈時間……但這天的傍晚，納利卡大夫說：「不要。」阿梅德：「不要下

嗎？這是什麼話？來啦，坐下，玩棋，聊天……」納利卡打斷他：「今晚，撒奈伊兄，我有件東西給你看。」於是他們坐上一九四六年的羅浮車，納利卡用搖桿發動汽車後跳上來；他們沿著華頓路往北開，過了大財神廟在左而威靈頓高爾夫球場在右，把賽馬場拋在身後，開上防波堤旁邊的霍恩比大道；帕特爾體育館在望，有巨大的摔角選手人形看板，無敵女班諾·黛薇與力大無窮的達拉·辛……有賣什錦豆的小販和在海邊散步溜狗的人。「停車，」納利卡下令，他們便下了車。兩人面對大海而立；海風吹涼了他們的臉孔，遠處海浪中，狹窄的水泥步道盡頭，就是神秘主義聖者阿里墳墓所在的小島。大道與墳墓之間，有朝聖者漫步。

「那兒，」納利卡指點前方：「你看見什麼？」阿梅德不解：「什麼也沒有。墳墓。人。這是怎麼回事，老朋友？」納利卡：「都不對，看那兒！」這下子阿梅德看見了，納利卡的手指目標鎖定在那條水泥路……「這條步道嗎？」他問道：「你在想什麼？再幾分鐘潮水湧上來，就會淹沒它；人人都知道……」納利卡皮膚紅得發亮，像信號彈一樣，變得哲學起來：「就是這樣，阿梅德老弟；就這麼回事，陸地與海洋，海洋與陸地；永恆的鬥爭，不是嗎？」阿梅德甚為困惑，保持沈默。「曾經有七座小島，」納利卡提醒他：「渥里、馬伊姆、沙爾塞特、馬東加、科拉巴、馬札貢、孟買。英國人把它們連成一氣。阿梅德老弟，海洋就變成了陸地。陸地上升，不再被潮水淹沒。」阿梅德急著想喝他的威士忌；朝聖者快步離開那條狹小的步道，他的嘴唇開始突出：「說重點，」他要求。周身紅光通亮，看得人眼花的納利卡：「重點，阿梅德老弟，就是這個！」

從他口袋裡掏出來的：一個小小的石膏模型，約兩吋高；四腳墜消波塊！像三度空間的賓士車標誌，三隻腳站在手掌上，還有一隻以象徵濕婆神的陽具①之姿，指向黃昏的天空，父親看呆

了。「這是什麼？」他問；納利卡告訴他：「這是會讓我們跟海德拉巴王一樣富有的寶貝，老弟！這小玩意兒會造就你，你和我，成為那個的主人！」他向外指，那兒的海浪正撲上已無人跡的水泥步道……「海裡的陸地，我的朋友！我們要製造成千上萬個這種東西——幾十萬個！我們要參加填海築陸的招標工程；財富在等待我們；不要錯過，兄弟，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父親為何會同意分享婦產科醫生的投機夢？他眼前出現一大群實體大小的混凝土四腳墾向前行進，越過防波堤的景象，為什麼這群四隻腳的征服者戰勝大海的一幕，能夠輕易擄獲他的心，使他像刻正滿臉通紅的醫生一般，深深著迷？為什麼接下來幾年，阿梅德致力實踐所有海島居民的夢想——征服海浪的神話？也許因為他生怕再錯失一個轉捩點；也許為了棋友的情誼；或者納利卡的話真的很有說服力——「你的鈔票加上我的關係，阿梅德老弟，還有什麼問題？城裡每個大人物的兒子都是我接生的；沒有門會關上。你負責生產；我會拿到合約！一人一半；公平交易！」但在我看來，有個簡單的理由。我失去妻子關注的父親，被兒子排擠，被威士忌和精靈搞得頭腦昏沈，希望藉此重建他在世間的地位；四腳墾的夢想提供他機會。他全心全意投入這樁大蠢事；信寫了、門敲了、黑錢轉了手；所有這一切的作用就是使阿梅德·撒奈伊成為省政府走廊裡一個為人熟知的名字——人們聞到一個花錢如流水回教徒的氣味。靠喝酒催眠的阿梅德，對自身的危險懵懂無知。

① 濕婆神 (Shiva) 善變化，但他的本尊有三個頭，分別代表滅生、護生和造生，如再加上男性生殖器的象徵現身，這陽具稱為「林伽」(lingam)，同時代表再生之意。

這階段我們的生活重心是信件。總理在我七天大時寫信給我——我還不會自己擦鼻子，就收到《印度時報》轉來的喜愛我的讀者投書；某個一月的早晨，阿梅德也接到一封他永遠不會忘記的信。

在工作日，早餐桌上的紅眼睛，換成刮乾淨的下巴；下樓的腳步聲；可口可樂女郎緊張的咯咯傻笑。一張椅子吱呀拉到鋪有綠色防水布的書桌前面。裁紙器拉起時的金屬噪音，暫時跟電話鈴聲撞檔。金屬切割信封的短暫嘶嘶聲；一分鐘後，阿梅德跑回樓上，叫我母親，高聲喊道：

「阿米娜！快來，老婆！那群狗雜種把我的雞巴蛋都掃到冰桶裡去了！」

阿梅德接獲他所有資產遭到凍結的正式通知後的那段日子，全世界一下子都開始議論……「看老天分上，夫君，你說的什麼話嘛！」阿米娜道——純屬我的想像，或躺在天藍色搖籃裡的嬰孩真的會臉紅？

納利卡滿身大汗趕到。「都是我的錯，我們太明目張膽了。這年頭景氣不好，撒奈伊老弟——凍結一個回教徒的資產，他們說，逼他投奔巴基斯坦，留下所有財產。抓住蜥蜴的尾巴，牠就自動斷尾！這個所謂的俗世政府還真有些該死的聰明點子。」

「所有的一切，」阿梅德道：「銀行帳戶；儲蓄債券、庫拉地區房地產的租金——通通封鎖、凍結。信上說根據命令。根據命令他們連兩角五都不會給我，老婆——連看西洋鏡的一個銅板都湊不出來。」

「都是報紙上那些照片惹的禍，」阿米娜確定。「否則這些小人得志的鬼靈精警察怎麼會知道該起訴誰？我的真主，夫君，都是我的錯……」

「連買份什錦豆的一角錢都沒有，」阿梅德又說：「連賞乞丐的五分錢都沒有。凍結了——

就像放進冰箱一樣！」

「都怪我，」以實馬利·易布拉音說：「我該警告你，撒奈伊兄。我聽說過凍結這種事——專挑有錢的回教徒，當然。你必須反抗……」

「……齒爪並用！」霍米·卡崔克堅持道：「像一頭獅子！像奧朗則布①那樣——你的祖先，不是嗎？——像蔣西女大君②那樣！然後我們看看國家到底成了什麼樣子？」

「本省有法庭，」以實馬利又說；鴨子努喜一邊給桑尼哺乳，一邊露出遲鈍的微笑；她手指頭在動，心不在焉地撫摸他頭上的凹處，向上繞一圈，向下繞一圈，保持穩定不變的節奏……你要接受我的法律服務，」以實馬利對阿梅德說：「完全免費，我的好朋友。不，不，我不要聽。這怎麼可以？我們是鄰居。」

「破產了，」阿梅德道：「凍結了，像水一樣。」

「來吧，」阿米娜打斷他；她的奉獻熱忱衝上新的高峰，她牽他走向她的臥室……「夫君，你得躺一會兒。」阿梅德：「這算什麼，老婆？這種時候——搜刮光了；完蛋了；像冰一樣被壓碎了——妳還想……」但她把門關上；踢掉拖鞋；向他伸出手臂；幾分鐘後她的手不斷向下向下；然後：「哎呀，夫君，我還以為你只是嘴巴說說，原來是真的！好冷唷，安拉，那——麼——冷——唷，像圓圓的小冰塊耶！」

① Aurangzeb，一六一八—一七〇七，蒙兀兒皇帝，在位四十九年，南征北討，戰功彪炳。

② Rani of Jhansi，本名 Laxmibai，她十七歲時，丈夫蔣西大君病故世，東印度公司企圖強佔她的領地，她披上戎裝，率為數不多的士兵反抗英軍，激戰多日，終於被英軍槍殺，死時才二十一歲，被奉為印度的民族英雄。

發生這種事也真叫沒辦法；父親的資產被政府凍結後，母親就發覺他真的愈來愈冷。銅猴是第一天受孕的——總算趕上，因為那以後，雖然阿米娜每天晚上跟丈夫同床，給他取暖，儘管每當她感覺憤怒與無力感的指爪從他的鼠蹊部位伸展開來，令他全身顫抖時，就會緊緊摀著他，但她再也受不了伸手去觸摸那兒，因為他的小冰塊變得冷得握不住。

他們——我們——早該知道壞事會臨頭。那年一月，喬派迪海灘、朱戶與滄貝等海濱，滿地都是怵目驚心的死鯧魚，牠們肚皮仰天漂浮水上，像許多帶鱗的手指指向海岸，連個解釋的鬼影子都找不到。

毒蛇與梯子

還有其他惡兆；有人看見慧星在後灣的上空爆炸；有人說看見鮮花流下真正的血；二月份有蛇從夏普斯泰克研究中心逃走。外傳有個瘋狂的孟加拉弄蛇人到處遊走，靠一支斑衣吹笛人般神奇的笛子，將被捕的蛇引誘出來，帶牠們逃出養殖場（好比夏普斯泰克中心，主要研究蛇毒的醫療作用，並開發蛇毒血清），作為對他心愛的黃金孟加拉遭到分割的報復。過了一陣子，謠言又加油添醋說，這個弄蛇人身高七呎，有鮮豔的藍色皮膚。他是克里希納化身，特來懲戒他的子民；他是傳教士口中膚色如天空的耶穌。

似乎在我偷換兒的誕生餘波中，我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的同時，凡是有可能出紕漏的事、物，都紛紛開始出紕漏。一九四八年初的毒蛇冬季，以及接下來炎熱多雨的季節裡，事故層出不窮，所以到九月銅猴誕生的時候，我們都累壞了，準備好好休息幾年。

逃脫的眼鏡蛇遁入市區下水道；巴士上看見金環蛇①。宗教領袖把毒蛇脫逃說成是一種警告——納加神②已經脫出樊籠，他們鏗鏘有力地說，這是國家官員否定神祇應得的懲罰。（「我們

① banded kraits 屬眼鏡蛇科，有劇毒，產於印度、婆羅門等地。

② Naga 為蛇神，主司雨水、河川。

是俗世國家，「尼赫魯宣稱，德賽①、帕特爾②、梅農③都表同意，但阿梅德還是在凍結的威力下渾身打顫。」有一天，瑪麗問起：「我們以後怎麼過日子，夫人？」正好卡崔克介紹夏普斯泰克博士本人給我們認識。他八十一歲，舌頭經常在薄得像紙的嘴唇間呼嚕閃現；他願意付現金租一間能俯瞰阿拉伯海的頂樓公寓。那陣子，阿梅德成天躺在床上；他的床單吸飽了凍結的寒意；他喝大量威士忌作為治療，卻始終暖和不起來……所以由阿米娜出面，同意出租白金漢別墅的頂層給這位老蛇醫。二月底，蛇毒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

夏普斯泰克博士是個身邊環繞無數匪夷所思故事的人物。他的研究中心，比較迷信的看護員都發誓，他有本事每晚做夢被蛇咬到，並因此對牠們的咬傷產生免疫力。其他人則悄聲說，他是半蛇半人，是一名婦人跟眼鏡蛇交合的不自然產物。他對金環蛇——*Bungarus fasciatus* ④——的毒液特別感興趣，已成為傳奇。環蛇屬咬傷沒有解藥；但夏普斯泰克窮畢生之力要找到血清。他向卡崔克（及其他養馬人）的馬廄購買老病的馬，替牠們注射少量的毒素；但這些馬都沒發揮什麼作用，都沒有發展出抗體，口吐白沫，站著就死了，只好送去做膠水。據說夏普斯泰克（Schapsteker）——「尖芒」刺（Sharpsticker）大爺——現在只消拿一支皮下注射針筒走到馬

① Moraji Ranchhodji Desai，一八九六一一九九五，印度政治領袖。

② Vallabhbai Patel，一八七五—一九五〇，印度政治家，是爭取印度獨立與分裂的重要推手，一九四七年初任副總理兼內政部長。

③ Vangalil Krishnan Krishna Menon，一八九七—一九七四，印度外交家，一九四七年擔任印度駐英大使。

④ 金環蛇的學名。

旁邊，就能夠殺死牠們……但阿米娜並沒有把這些誇大其詞的故事放在心上。「他是位老紳士，」她告訴瑪麗：「我們幹嘛在意人家抹黑他的話？他付房租，讓我們可以活下去。」阿米娜很感激這位歐洲蛇醫，尤其在阿梅德鬥志全失的凍結期間。

「親愛的父母親，」阿米娜寫道：「我以眼睛和頭顱發誓，我不知道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我們身上……阿梅德是個好人，但這件事給他的打擊太深。如果您們對女兒有任何忠告，我是真的很需要。」接到這封信三天後，阿達姆·阿吉茲和可敬的母親就搭乘邊境郵車到達孟買中央車站；阿米娜駕我們一九四六年的羅浮車載他們返家途中，從車側窗戶望見大財神跑馬場，心中第一次萌生冒險的構想。

「這種現代式裝潢你們年輕人覺得合適，管它叫什麼的，」可敬的母親道：「但還是拿一張老式的高背扶手椅給我坐吧。這些椅子都太軟了，管它叫什麼的，讓我覺得好像掉下去就爬不起來。」

「他病了嗎？」阿吉茲問：「要不要我做個檢查，開些藥？」

「沒有時間躲在床上啦，」可敬的母親宣布。「他現在得拿出男人的樣子，管它叫什麼的，盡男人的本分。」

「您兩位氣色多好啊，父母親大人，」阿米娜喊道，想著父親已經成了個老頭子，而且最近幾年也變矮了；可敬的母親長得那麼寬，扶手椅雖柔軟，也被她壓得嘰嘎呻吟……還有時，在光線捉弄下，阿米娜恍惚以為看見父親身體中央有個窟窿似的黑影。

「這個印度還剩什麼？」可敬的母親問，手掌劈開空氣。「走吧，拋開一切，到巴基斯坦去。看看楚飛卡爾混得如何——他會給你一個新開始。拿出男子氣概來，女婿——站起來，重頭

開始！」

「他現在不想說話，」阿米娜道：「他必須休息。」

「休息？」阿達姆咆哮道：「這個人是一灘爛泥！」

「甚至艾麗亞，管它叫什麼的，」可敬的母親道：「也全靠自己，一個人到巴基斯坦去了——連她都能過得相當不錯，在一所好學校教書。人家說她不久就能當上校長。」

「噓，媽媽，他要睡覺……我們到隔壁去……」

「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管它叫什麼的，是醒來的時候！聽著：穆斯塔法當公務員，管它叫什麼的，一個月賺好幾千盧比。妳丈夫怎麼回事？太高貴了不能工作？」

「媽媽，他很苦惱。他的體溫好低……」

「妳給他吃什麼？從今天開始，管它叫什麼的，我來接手妳的廚房。這年頭的年輕人——像嬰兒一樣，管它叫什麼的！」

「您高興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媽媽。」

「我告訴妳，管它叫什麼的，就是報上那些照片。我寫信跟妳說過——我難道沒寫過——那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照片會奪走妳的一部分。我的真主，管它叫什麼的，我看到妳的照片，妳變得那麼透明，我可以看到背面的字從妳臉上透過來！」

「可是那只是……」

「別跟我說妳的故事了，管它叫什麼的！我感謝真主妳已經從那張照片恢復了！」

那天以後，阿米娜就擺脫了管理家務的的重擔。可敬的母親坐鎮餐桌，一點一點地分配食物（阿米娜把盤子端給阿梅德，他留在床上，不時呻吟道：「毀了，老婆！斷了——像根冰

棒！」)；同時，瑪麗花不少時間下廚房，為客人準備世間最精緻美味的醃芒果、檸檬醬、黃瓜醃漬物。這麼一來，阿米娜在自己家裡恢復了女兒身分，她開始感覺到別人食物裡的情緒滲進她體內——因為可敬的母親分配不妥協的咖哩與肉丸，菜裡吸飽了它們創作者的人格；阿米娜吃頑固的燴魚羹和決心的番紅花菜飯。雖然瑪麗的醬菜有部分抵銷效果——因為她把內心深處的罪惡感，以及被發現的恐懼都攪拌進去，所以她做的菜滋味雖好，卻能使吃到的人興起無以名之的不確定感，夢見指控的手指——可敬的母親供應的伙食，使阿米娜常懷憤怒，甚至對她挫敗的丈夫也有些許改良效果。所以終於有一天，一直旁觀我無法勝任地在浴缸裡玩檀香木玩具馬的阿米娜，吸入洗澡水釋出的甜美檀香味，忽然在自己內心重新找到從正在消失的父親那兒繼承到的冒險衝動，就是那股衝動，把阿吉茲帶出他的山谷；阿米娜轉身對瑪麗說：「我受夠了。我們這家的問題要想解決，只有靠我了！」

玩具馬在阿米娜的眼睛後面跳躍，她留下瑪麗替我擦乾身體，便長驅直入自己的臥室。撥開紗麗和內衣時，記憶猶新的大財神賽馬場一瞥，在她腦海中慢跑。瘋狂的計畫燒紅了她的面頰，她打開一口舊鐵箱的蓋子……在皮包裡裝滿感激的病人和婚宴客人贈送的錢幣和紙鈔，便趕赴賽場。

銅猴在她肚子裡成長；母親大踏步走在跟女財神命名的圍場上；奮力抗拒孕吐與靜脈屈張，她在高掛名次與賠率的窗口排隊，把錢下在三星彩^①以及獲勝希望渺茫的馬匹上。她對馬的條件一無所知，買了公認耐力不佳，贏不了長程比賽的母馬；她把錢下在某幾位馬師身上，只因為喜

^① three-horse accumulators，對任何連續三場比賽，預測每場的冠軍誰屬，難度高，賠率亦高。

歡他們的微笑。緊抓著滿滿一皮包自從她母親打好包、就一直放在箱子裡沒動過的嫁妝，她挑中的名駒，都是看來只適合夏普斯泰克研究中心的離譜選擇……而且贏了又贏、大贏特贏、一贏再贏。

「好消息，」以實馬利·易布拉音說：「我一直主張你們該對抗那群雜種。我立刻開始訴訟程序……但這需要現金，阿米娜。妳有現金嗎？」

「錢會準備好的。」

「不是給我自己，」以實馬利解釋道：「我說過，我的服務免費，絕對一毛不取。但，原諒我，妳必須瞭解現實狀況，我們必須送些小禮物，辦事才會順利……」

「拿去，」阿米娜遞給他一個信封：「目前這些夠嗎？」

「我的真主，」以實馬利·易布拉音驚訝得把一整包大面額的盧比紙幣都灑在他家客廳的地板上。「妳怎麼到手……」阿米娜：「你最好別過問——我也不過問你錢怎麼花。」

我們的伙食開銷靠夏普斯泰克的錢，打官司就靠馬了。母親在賽馬場的好手氣持續了那麼久，像一條蘊藏量豐富的礦脈，令人歎為觀止……接連好幾個月，她投注給某個馬師整潔美觀的髮型，或某匹馬身上漂亮花斑的色澤；她沒有一次不是捧著一大包錢離開賽馬場。

「情況不錯，」以實馬利告訴她：「但阿米娜姊妹，真主知道妳在幹什麼。是正當的嗎？是合法的嗎？」阿米娜：「甭擔心。環境不由人，就只好逆來順受。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

那段時間裡，我母親從未因她了不起的成功感到快樂；因為她不僅要承擔胎兒的壓力——吃可敬的母親做的那種滿貯古老偏見的咖喱，使她深信賭博是世間第二大惡事，僅次於酗酒；因此儘管她不是罪犯，還是滿懷罪惡感。

疣腫滿佈她的腳，雖說一直坐去在我們花園裡的水龍頭底下，以致水滴在他濃密如氈的頭髮中間，

造成一塊禿斑的普魯修塔姆聖人，是除疣高手；整個毒蛇之冬，直至炎夏，母親都代夫出征。

你問：這怎麼可能？一個家庭主婦不論多麼黽勉，多麼有決心，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靠賽馬贏得鉅資？你忖道：啊哈，那個卡崔克，他養賽馬；每個人都知道絕大多數馬賽都舞弊，阿米娜一定跟鄰居要到不法的情報！這麼想倒也言之成理：但卡崔克先生自己賭輸跟贏錢的機會不相上下；他在賽馬場遇見我母親，對她的成功大為吃驚。「求求你，」阿米娜對他說：「卡崔克大爺，你要幫我保密。賭博是可怕的行為；如果被我母親知道，我就會蒙羞。」卡崔克糊里糊塗地點頭道：「妳怎麼說就怎麼辦。」所以那個拜火教徒不可能在幕後操縱——但也許我可以提供另一種解釋。是這麼回事，在那個掛著漁夫伸手遙指遠方的圖畫的天藍色房間的天藍色搖籃裡，就在這兒，每當他母親抓著裝滿秘密的皮包出門時，嬰孩撒利姆臉上就出現一種全神貫注的表情，他的眼神籠罩在一個無比強大的單一目標裡，光芒變黯，色澤轉為深藍，他鼻子奇怪地抽搐著，他彷彿正在監看發生在遠方的事件，從很遠的距離外加以操控，就如同月亮控制潮汐。「快要開庭了，」以實馬利道：「我想妳勝算很大……我的真主，阿米娜，妳找到所羅門王的寶藏了嗎？」

我長大到可以玩紙板遊戲時，就愛上了「毒蛇與梯子」^①。獎賞與懲罰的完美平衡！啊，乍

① Snakes and Ladders，源自印度的一種古老的紙上遊戲。在紙上畫一百個或更多方格，依序填上一到一百或更高的數字，玩者人數不限，但須各取一個標示進度的象徵物。參加者一律從一開始，靠擲骰子的點數決定可以前進的格數，先走到一百者勝利。遊戲的特點是，圖中會配置若干條毒蛇與梯子，若走到蛇口所在的格子，就必須沿蛇身下降，後退到蛇尾所在的格子；若走到梯腳所在的格子，就可以沿梯子爬上梯頂，一下子前進數十格。

看是靠擲骰子決定的隨機選擇！碰到梯子往上爬，碰到毒蛇就向下滑，我在其中度過這一生最快樂的時光。我煩悶的時候，父親向我挑戰比賽下棋，但我寧可邀他在梯子和噬人毒蛇之間試運氣，把他氣壞了。

所有遊戲都有道德教訓：但蛇與梯子的遊戲，卻掌握一則萬古彌新的真理，深獲箇中三昧，是所有其他活動所望塵莫及：亦即，你爬的每張梯子，轉角處都可能有條毒蛇在守候；而相對於每條毒蛇，也都有張梯子提供彌補。但還不止於此；不僅是賞罰的問題；因為從遊戲中可以體會世事萬物皆有兩面，正與反、善與惡；梯子牢不可破的理性與蟒蛇神秘的委曲轉折，互相平衡；梯與蛇的對立之中，我們看到一切想像所能及，關於對立的隱喻，阿爾法相對於俄梅戛、父親相對於母親；這裡頭有瑪麗與馬沙的戰爭、膝蓋與鼻子的兩極……但我打從很小就發現，這種遊戲缺乏一重不可或缺的空間，也就是模糊性——因為，就像接下來的的事件即將證明的，滑下梯子、爬到蛇頭上戰勝毒液，並非不可能……但為避免把目前的情況攪得太複雜，我只說，就在我母親找到賭馬的運氣所代表的勝利之梯後不久，也受到做醒，這個國家的水溝裡仍然遍佈毒蛇。

阿米娜的哥哥哈尼夫沒有去巴基斯坦。他追逐少年時代在阿格拉的玉米田裡，壓低嗓門向人力車夫拉西德傾吐的夢想，來到了孟買，到大電影公司謀職。他早熟而自信，不僅成為印度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導演，也追求到並娶了膠捲的天堂樂園裡最明亮的一顆星，天仙化人的琵琶，她的臉蛋就是她的財富，她的紗麗衣料的設計者，無疑企圖證明，人類已知的所有色彩，都可以揉合在一個圖案裡。可敬的母親不欣賞天仙化人的琵琶，但哈尼夫卻是我家族之中最不受她影響的；一個快活、率直的人，有船夫老泰震耳欲聾的笑聲，也有他父親阿達姆·阿吉茲那種像炸彈開

花、真性情的怒火，他帶琵琶住進海濱大道一間毫無影藝圈色彩的小公寓，對她說：「等我成名以後，要過帝王生活有的是時間。」她認了命；她主演他執導的第一部劇情片，由霍米·卡崔克與羅摩製片廠聯合出資——片名叫《喀什米爾情人》；首映典禮在阿米娜賭馬期間舉行，只有阿米娜到場。她的父母都沒出席，這得感謝可敬的母親討厭電影院，而阿達姆無力再與此對抗——曾經跟米安·阿布都拉一起反對巴基斯坦分裂的他，彷彿已無力再在她讚美巴基斯坦時跟她爭執，他剩餘的力量只夠他堅決反對移民；但因丈母娘的烹飪恢復元氣、卻不喜歡一直看到她的阿梅德，下床陪妻子同往。他們就座，旁邊就是哈尼夫、琵琶與電影男主角，印度最成功的「大眾情人」雷亞。而儘管他們毫不知情，一條毒蛇業已在邊廂裡等候……但我們且先讓哈尼夫表現一番；因為《喀什米爾情人》提出一個使我舅舅短暫地大放異彩的觀念。那年頭，大情人跟女主角不准在銀幕上有任何肌膚的親暱，唯恐他們的接觸會使國內青年腐化……但正片開演三十三分鐘後，首映觀眾因震驚而開始交頭接耳，因為琵琶與雷亞開始親吻——不是彼此——而是其他物品。

琵琶親吻一個蘋果，非常性感，展現她鮮豔豐滿的紅唇；然後將它交給雷亞；他則在蘋果的另一邊，富有男性氣概而熱情地一口咬下。這就是後來大家稱做間接親吻的誕生——比起現在電影裡的東西，這種觀念確實成熟世故得多了；蘊藏了大量的渴望與情慾！電影觀眾（他們今天看到年輕情侶撲到樹叢後面，然後樹叢開始荒唐可笑地晃動，就會熱烈歡呼——我們的暗示能力真是一落千丈）目不轉睛地瞪著銀幕，看琵琶與雷亞在達爾湖與喀什米爾冰藍色天空的烘托下，透過印在粉紅色喀什米爾茶杯子上的吻痕示愛；在夏利馬的噴泉旁，他們的嘴唇貼著寶劍……但現在，哈尼夫·阿吉茲成功的顛峰，毒蛇拒絕再等待；在它的影響之下，電燈大亮。在比真人還

大、一邊親吻芒果，一邊跟錄音帶對嘴歌唱的琵雅與雷亞影像之前，一個羞怯、留著不合適的鬍子的男人，當著眾人大踏步走到銀幕下的舞台上，手裡拿著麥克風。毒蛇可能有最出人意料的外型；現在牠偽裝成這個不怎麼勝任的電影院經理，發射牠的毒液。琵雅與雷亞褪色了、消失了；蓄鬍子男人透過擴大機播出的聲音說：「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請大家原諒；有個壞消息要宣布。」他聲音中斷了——毒蛇開始啜泣，使牠的毒牙更具威力——然後繼續道：「今天下午，在德里的博拉館^①，我們敬愛的甘地遇害。有個狂人開槍射中他腹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們的國父去世了！」

他還沒講完，觀眾就開始尖叫；他話裡的毒素滲透到他們的血管裡——成年男人捧著肚子倒在走道上打滾，不是笑而是在哭泣，悲夫！哀哉！——女人撕扯自己的頭髮：全城最漂亮的髮型散落在中毒的仕女耳邊——電影明星像賣魚婦般吼叫，空氣中有股可怕的味道——哈尼夫悄聲道：「快點離開，姊姊——如果是回教徒幹的，代價會是地獄。」

每道梯子都搭配了毒蛇……〈喀什米爾情人〉嘎然而止的四十八小時內，我們全家人都不曾踏出白金漢別墅半步（「拿家具頂住大門，管它叫什麼的！」可敬的母親下令。「如果僕人中有印度教徒，叫他們回家！」）；阿米娜也不敢去賽馬場。

但每條毒蛇也都配了梯子：最後廣播電台給了我們名字。納圖拉姆·古德斯。「感謝真主，」阿米娜喊道：「不是回教徒的名字！」

對阿達姆而言，甘地之死為歲月添了新的重擔：「這個古德斯沒什麼值得感謝的！」

^① Birla House 曾為甘地寓所，甘地死後改為甘地博物館。

但放下心頭巨石的阿米娜變得有點輕率，她眼花撩亂地衝上寬心的長梯……「有何不可，畢竟？就憑他是古德斯，就救了我們大家的命！」

* * *

阿梅德從所謂的卧病中起床後，表現仍像個病人。他用像是起霧的玻璃的聲音，對阿米娜說：「原來妳要以實馬利去打官司；很好，好極了；但我們一定會輸。上法庭得買通法官……」阿米娜急忙去找以實馬利：「千萬——任何情況下——千萬不能告訴阿梅德有關錢的事。男人要維持他的尊嚴。」稍後她說：「不，夫君，我哪兒也不去；不會，小貝比一點也不會累到我；你休息，我得去採買——也許我去看看哈尼夫——我們女人，你是知道的，必須把一天的時間填滿！」

帶著盧比紙鈔快滿出來的信封回家……「拿去，以實馬利，現在他下床了，我們的行動必須快而小心！」黃昏時分，孝順地坐在母親身旁：「是啊，當然，您說得對，阿梅德不久就會發大財的，等著瞧好了！」

開庭日期無止境地延後；信封一個接一個空掉；腹中的胎兒不斷長大，幾乎，阿米娜再也塞不進一九四六年的羅浮車駕駛座上了；她的運氣撐得下去嗎？而馬沙與瑪麗吵得像上了年紀的老虎。

爭執因何而起？

怎樣殘餘的罪惡感恐懼感羞恥感在瑪麗的腸子裡，經過時間的醃製，導致她自願？非自願？

以成打不同的方式激怒那個上了年紀的男僕——歪歪鼻子顯示她優越的地位；帶有攻擊性地，當著虔誠回教徒的面，數她的玫瑰念珠；接受莊園裡其他僕人加諸她的「小媽媽」封號，而馬沙認為這對他的地位構成威脅；跟女主人過分親近——在屋角咯咯笑著講悄悄話，聲音剛好足以讓講究分際、僵硬、剛正的馬沙聽到，並覺得被蒙蔽？

是怎樣的微粒沙礫，在現正沖刷這名老僕的老年海洋中，附著在他唇間，生長而形成憎恨的黑珍珠——馬沙是怎樣陷於不習慣的麻痺，手腳變得鉛般沈重，花瓶會打破，煙灰缸會倒翻，即將被斥退的有意無意的暗示——來自瑪麗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嘴唇？——發展成揮之不去的恐懼，反彈到那個這一切的罪魁禍首頭上。

還有（不要省略社會因素）僕人的地位如何使人變得殘忍，位於爐子燻黑的廚房後面的僕人房，馬沙被迫在這兒與園丁、雜役、粗工同處一室——而瑪麗則有品味地睡在新生兒旁邊的藺草席上。

瑪麗有沒有錯？無法上教堂——因為教堂裡有告解室，而在告解室裡守不住秘密——的苦悶是否在她體內變酸，使她變得尖刻，渴望傷害別人？

也許我們可以超越心理學——在以下說法中找答案，有條埋伏的蛇在等待瑪麗，馬沙也注定要瞭解梯子的模糊性？或更進一步，超越毒蛇與梯子，我們該在他倆的爭執中看見命運之手——並且說，為了使馬沙以炸彈幽靈身分回來，為了讓他扮演「孟買炸彈人」的角色，有必要設計一場拆夥戲……或從悲壯的顛峰一落千丈，墜入荒謬的境地：有没有可能阿梅德——在威士忌刺激與精靈挑撥下，變得過分粗暴——激怒了老僕，他之所以犯下有資格與瑪麗的記錄相提並論的罪行，乃是因為多年愚忠遭受不合理的對待，自尊受了傷害——所以，跟瑪麗毫無關係？

問題結束，現在只談事實：馬沙與瑪麗長期劍拔弩張。是的，阿梅德辱罵過他；是的，阿米娜的努力安撫可能不成功；是的，使人迷糊的衰老掩至，使他相信自己隨時會無預警被解雇；所以，某個八月的早晨，阿米娜發現，家裡遭了小偷。

警察來了，阿米娜報案失竊物品：一個鑲琉璃的銀痰盂、金幣、鑲珠寶的茶壺與銀製茶具；綠鐵箱裡的東西。僕人列隊站在走廊裡，面對強尼·華基爾探巡官的威脅。「好啦，認罪吧」——警棍在腳邊敲打——「不然就看看我們怎麼對付你們。想單腿站立一天一夜嗎？用水澆你嗎，一下子沸水，一下子是冰水噴？我們警方手段多得很……」僕人間一片嘈雜，不是我，巡官大爺，我是老實人；可憐可憐我，搜我的東西吧，大爺！阿米娜：「這太過分了，先生，你做過頭了。我的瑪麗我知道，一定是無辜的。我不要她受偵訊。」警官勉強壓抑心中的不悅。隨即搜索個人財物——「以防萬一，夫人。這些傢伙腦筋不好——說不定您太早發現失竊，罪犯還來不及帶贓物逃跑。」

搜索很成功。在老僕馬沙的鋪蓋捲裡：一個銀痰盂。包在他小得可憐的衣服包裡：金幣和一個銀茶壺。秘密藏在他的行軍床下：失蹤的茶具。這下子馬沙撲倒在阿梅德·撒奈伊腳下；馬沙哀哀求告：「原諒啊，大爺！我瘋了；我以為您要把我趕到街上去！」但阿梅德不肯聽；凍結效應籠罩著他；「我覺得好衰弱，」他道，便走出房間；阿米娜吃驚地說：「可是，馬沙，你幹嘛發那種毒誓？」

……因為，在走廊排隊與在僕人房發現贓物之間，馬沙曾對他的主人說：「不是我，大爺。如果我偷了你，讓我的老皮膚長滿爛瘡！」

滿臉驚懼的的阿米娜，等候馬沙回答。僕人的老臉扭曲成一張憤怒的面具；字句是一個個吐

出來的。「夫人，我只拿您最珍貴的東西，因為您和您的大爺，以及他的父親，拿走了我的一輩子；我現在年紀大了，您們卻找基督徒的保母來羞辱我。」

白金漢別墅裡一陣沈默——阿米娜拒絕提出告訴，但馬沙得走。鋪蓋捲扛在背上，他下了螺旋形的鐵梯，發現梯子除了往上爬，也可以向下；他走下山坡，留下對房子的詛咒。

於是（是詛咒造成的嗎？）瑪麗即將發現，即使妳贏得一場戰爭；即使樓梯的運作對妳有利，妳也逃不過毒蛇。

阿米娜說：「我不能再替你弄錢來了，以實馬利；你夠用了嗎？」以實馬利：「希望如此——但妳永遠不知道——有沒有可能……？」但阿米娜：「問題是我現在肚子太大了，已經上不了車。你就湊合著用吧。」

……時間再次對阿米娜靜止；再一次，她的眼睛隔著水晶玻璃觀看，裡頭有綠色花莖的紅色鬱金香動作一致地舞動；第二次，她的眼光流連在自從一九四七年雨季以來就沒動過的鐘塔上；再一次，下雨了。賽馬季結束了。

淺藍色的鐘塔：低矮、笨重、剝蝕、不能運作。它站在圓環廣場盡頭，黑色鋪柏油的混凝土上——華頓路上建築物的平頂，毗鄰我們兩層樓高的山坡，所以你若爬出白金漢別墅的界牆，腳下就是黑柏油。黑柏油底下是碎玉糖幼稚園，學期中每天下午都從那兒傳來哈麗遜小姐叮叮咚咚的鋼琴聲，彈奏不變的兒時曲調；再下去便是商店，讀者樂園、法波伊珠寶、齊馬克玩具，以及櫥窗裡堆滿長達一碼巧克力的邦貝利。通往鐘塔的門應該上了鎖，是那種納迪爾·康恩會認得出的廉價鎖：印度製造。就在我過第一個生日前，連續三個晚上，瑪麗晚間站在我窗前，看到有個

人影，在屋頂上飄忽來去，手中滿抱無法辨識的物件，一個令她滿懷莫名恐懼的影子。第三晚之後，她告訴我母親；叫了警察，華基爾巡官率一隊特勤警察重返麥斯沃德莊園——「都是神槍手，夫人；一切交給我們就是了！」——他們偽裝成清潔工，槍藏在破爛衣衫底下，密切監視鐘塔，同時掃除圓環廣場上的塵土。

夜幕降臨，窗簾與遮陽簾後，麥斯沃德莊園的住戶害怕地望著鐘樓的方向。清潔工人荒謬地在黑夜裡繼續他們的工作。強尼·華基爾據守我們的陽台，步槍藏在不礙眼處……午夜，一條人影翻過碎玉糖小學的邊牆，撲向鐘塔而去，有一邊肩膀上扛了一個袋子……「一定要讓他進去，」華基爾告訴阿米娜：「必須確定我們抓對了人。」這傢伙，緩步穿過鋪柏油的屋頂，到達鐘樓，進入。

「巡官大人，你還在等什麼？」

「噓，夫人，這是警察的事；請進裡面去。我們會在他出來的時候逮捕他；相信我。」華基爾滿意地說：「包管他像進了籠子的老鼠一樣就擒。」

「可他是什麼人？」

「誰知道？」華基爾聳聳肩膀：「一定不是好東西。這年頭壞蛋到處有。」

……然後，一聲中途硬生生切斷的尖叫，在夜晚的沈默中像牛奶一般潑灑開來；鐘塔的門後有人踉蹌；門被撬開；嘩啦一聲；什麼東西衝出來跑到黑柏油上。華基爾巡官跳起身展開行動，掄起步槍，像約翰·韋恩般從臀部射擊；清潔工紛紛從掃帚裡取出武器開火……興奮的女人尖叫，僕人吶喊……沈默。

躺在黑柏油上的是什麼，棕色的黑色的有環節如蛇？什麼流出黑色的血，惹來夏普斯泰克博

士從他位於頂樓的制高點喊道：「你徹底的大笨蛋！蟑螂的兄弟！男扮女裝的龜兒子！」……什麼東西，舌頭一伸一縮的，在華基爾奔向柏油屋頂時死去？

而鐘塔門內呢？甚麼笨重的東西倒下，發出那麼一聲驚人巨響？是誰的手撬開了門？是誰的腳跟明顯可見兩個汨汨滲流的紅洞，充滿尚無解藥的毒素，足夠殺死一廐老馬的劇毒？是誰的身體被便衣警探抬出鐘塔，像沒有棺材的送葬隊伍，只有冒牌清潔工的抬棺人？為什麼，當月光照在死者臉上，瑪麗便像一袋馬鈴薯跌落地板上，兩眼翻白，突如其來昏厥過去。

而排列在鐘塔內牆上：這些奇怪的機械裝置是什麼，附著在廉價鐘錶上——為什麼有那麼多瓶頸塞著布絮的瓶子？

「您叫我的弟兄前來真是他媽的走運啊，夫人。」華基爾巡官道：「那人是約瑟·德柯斯塔——我們的頭號通緝犯。追拿他快一年了。心黑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壞胚。您該看看鐘塔內部！好多架子，從地板到天花板，堆滿了土製炸彈。威力足夠把這座山炸到海裡！」

* * *

通俗劇堆砌在通俗劇之上；人生沾染了孟買有聲電影的色彩；毒蛇追隨梯子，梯子接續毒蛇；太多事件之間，嬰孩撒利姆生病了。好像因無法內化那麼多事件，他閉上了眼睛，渾身通紅，潮紅不斷。阿米娜等待以實馬利控告政府有關機關一案的結果之際；銅猴在她子宮裡成長之際；瑪麗陷於震驚，直到約瑟的鬼魂回來作祟，她才能完全脫離這狀態之際；臍帶浮懸在醬瓜瓶裡、而瑪麗做的芒果醬使我們夢裡滿是指摘的手指之際；可敬的母親管理廚房之際，外公檢查我

的身體，說：「恐怕是千真萬確，這可憐的孩子患了傷寒。」

「哦，天上的真主，」可敬的母親喊道：「什麼可怕的惡魔，管它叫什麼的，盤據了這棟房子啊？」

這就是我聽說的，關於差點在我還沒起步的時候就把我結束掉的那場疾病的始末：一九四八年八月杪，母親和外公看顧我；瑪麗打起精神，把罪惡感擺在一邊，拿清涼的法蘭絨巾給我敷額頭；可敬的母親邊唱搖籃曲，邊把食物舀到我嘴裡；甚至我父親也暫時遺忘他的病痛，無助地站在走廊裡揮舞雙手。但夜晚降臨時，看起來像老馬一樣有氣無力的阿吉茲大夫說：「再沒有什麼我可以做的了。他早晨就會死。」就在女人嚎啕、我母親被哀傷催促已出現分娩徵兆、瑪麗·沛蕾拉斯扯頭髮之際，門上傳來剝啄聲；一名僕人宣告夏普斯泰克博士來訪；他遞給外公一個小瓶說：「事不宜遲：這能致死，也能救命。不多不少兩滴；然後就等著看吧。」

枯坐在化為瓦礫的醫學知識裡，抱頭無計可施的外公，問道：「這是什麼？」即將八十二歲、舌頭在嘴角呼嚕嚕閃進閃出的夏普斯泰克博士道：「眼鏡蛇王蛇毒的稀釋液。已知是管用的。」

蛇會帶來勝利，正如梯子也可用來往下爬；外公情知我反正會死，便餵了眼鏡蛇毒。家人在旁圍觀毒液散布孩子全身……六小時後，我的體溫恢復正常。此後，我驚人的成長速度不復存在，但也得到些彌補：生命，以及很早就對蛇的曖昧有所認識。

我體溫下降的同時，我妹妹在納利卡醫院出生。當天是九月一日；生產過程非常平淡，毫不費力，在麥斯沃德莊園簡直沒人注意；因為就在同一天，以實馬利到醫院來探望我父母，並宣布官司打贏了……以實馬利歡天喜地時，我抓住小床的欄杆；他高聲喊道：「凍結也不過爾爾！你

的財產又屬於你了！有最高法院的命令為依據！」我對抗地心引力，掙得滿臉通紅；以實馬利一本正經地宣布：「撒奈伊老弟，司法贏得一場名留青史的勝利，」並迴避我母親愉快、勝利的目光。我，嬰孩撒利姆，剛好滿一歲兩週加一天，使勁撐起自己，直立在小床上。

那天的事件有雙重效果：我長大後兩腿變成了無藥可救的羅圈腿，這是太早站立的後果；銅猴（取這名字是因為她天生一頭濃密的金紅色頭髮，直到九歲才變成黑色）則學會，她這輩子如果想得到注意，必須發出很大的聲音。

洗衣籃事件

帕德瑪大發脾氣衝出我的生活已經整整兩天了。兩天來，她在芒果醃漬桶前面的位子由另一個女人取代——同樣虎背熊腰，手臂長毛；但在我眼中，根本取代不了！——我的糞便蓮花消失在不知何處。平衡被攪亂了；我覺得身體由上而下的裂縫變寬了；因為忽然我孤單一個人，少了不可或缺的耳朵，這是不夠的。我被突然湧上的憤怒攫住：憑什麼我要容忍我唯一的門徒如此無理對待？在我之前有其他講故事的男人；他們可沒有遭到這麼魯莽的遺棄。〈羅摩衍那〉的作者華米基，對大象耳朵的象頭神口授他的傑作時，那位神明可曾半途跑掉？當然沒有。〈請注意，儘管我有回教徒背景，我可是十足的孟買人，說起印度教故事來如數家珍，而且說真的，我非常喜歡長鼻子、蒲扇耳的象頭神一本正經聽寫記錄的畫面！〉

怎麼處理帕德瑪？怎麼能放棄她的無知與迷信，那是我大量穿插神蹟的全知觀點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怎麼能少掉她——曾經——幫助我腳踏實地的那種自相矛盾的世俗靈性？在我看來，我是等腰三角形的頂點，由兩尊神祇提供同等的支持，野性難馴的記憶之神與掌管現在的蓮花之神……但眼下，我唯有跟一條直線的一度空間妥協嗎？

或許我只是把所有這些問題當作擋箭牌。是的，或許就是那樣。我該簡潔扼要，不用問號做掩護：我們的帕德瑪走了，我想念她。是的，就這麼回事。

但仍然有工作待完成：比方：

一九五六年夏，當世界上大部分東西都還是比我大，我妹妹銅猴養成了一種放火燒鞋子的奇怪習慣。納瑟^①擊沈蘇彝士運河裡的船隻，以此強迫全世界改走好望角，放慢旅行的速度，我妹妹也試圖阻撓我們的進步。她被迫以競爭方式爭取別人注意，整個心思都想著如何能使自己成為事件（即使是不愉快的事）的中心。雖然她是我妹妹，卻沒有總理寫信給她，也沒有聖人坐在花園水龍頭底下看顧她；沒有預言；沒有照片，她的人生從開始就是一場鬥爭。她把戰爭帶進鞋子的世界，或許希望藉著燒我們的鞋子，使我們站著不動的時間延長，因而注意到她的存在……她從不企圖掩飾罪行。我父親走進房間，發現一雙黑色的牛津便鞋起了火，銅猴就站在鞋子上方，手裡拿著火柴。他的鼻孔首次遭受靴子皮革燃燒的氣味攻擊，外加櫻花香味的鞋油和少許三合一保養油……「看啊，爸爸！」銅猴可愛地道：「你看多漂亮——跟我頭髮的顏色一模一樣！」

不論怎麼防範，那年夏天，我妹妹的執著化為快樂紅花，在莊園裡到處綻開，開在鴨子努喜的涼鞋裡，開進了卡崔克的電影大亨鞋；頭髮色澤的火焰舔舐著杜巴西先生破破爛爛的鹿皮鞋、萊拉·薩巴馬蒂的細跟高跟鞋。雖然把火柴藏起，僕人密切監視，但銅猴總找得到漏洞，懲罰與威脅都不能使她退縮。整整一年，麥斯沃德莊園各處陸續遭到縱火點燃的鞋子臭氣入侵；直到頭髮轉為平凡的棕色，銅猴才似乎對火柴失去興趣。

阿米娜嫌惡體罰，又不善提高嗓門，簡直無計可施。銅猴被判保持沈默，天天如此。這是我

① Gamal Abdul Nasser，一九一八—一九七〇，埃及軍人及政治家，一九五六一—一九七〇任埃及總統，政績顯

赫，深受人民愛戴，但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的挫敗，卻是他政治生涯的轉捩點。公認他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阿拉伯領袖之一。

母親選中的管教手段：她沒法子打我們，只好令我們封口。想必她自己的母親當年用以折磨阿達姆·阿吉茲那段大沈默，還在她耳中餘音繚繞——因為沈默也有回音，比任何聲音的反射都更加空洞而持久——她口氣強硬地喊聲：「不許講話！」把一根手指豎在唇上，令我們的舌頭停止活動。這種懲罰總是能嚇得我乖乖就範；然而銅猴生性不那麼柔順。她會在跟外婆一樣抿得緊緊的嘴唇後面，無聲無息地策畫縱火的陰謀——就像很久以前那一次，另一個城市裡另一隻猴子的頑劣行徑，導致一座裝滿防水布的棧房在劫難逃，燒成灰燼……

她長得很美（也許有點骨瘦如柴）就如我長得很醜；但她從一開始就像旋風般調皮搗蛋，比一群人還吵鬧。統計故意地意外打破的窗戶與花瓶；清點（如果能夠的話）不知怎的從她危機四伏的餐盤上飛出來，弄髒波斯地毯的食物！對她而言，沈默確實是最可怕的懲罰；但她滿臉無辜地站在毀損的椅子與碎裂裝飾品的廢墟裡，快樂地承受。

瑪麗說：「那丫頭！那個銅猴！應該天生四條腿！」但阿米娜心目中，差點沒生下兩頭兒的記憶仍揮之不去，她喊道：「瑪麗！妳說的什麼話？不准有這種念頭！」儘管我母親抗議，但銅猴獸性成分大於人性卻是事實；而且，正如麥斯沃德莊園所有僕人、小孩都知道的，她有跟小鳥與貓交談的天賦。本來狗也在內：但自從六歲被一隻疑似狂犬病的流浪犬咬過，連續三週每天下午都一路踢打尖叫被拖到碎玉糖醫院，在肚皮上打針，她就似乎遺忘了狗們的語言，或拒絕進一步跟牠們打交道。她從小鳥那兒學會歌唱；從貓咪那兒學會一種危險的獨立方式。銅猴最氣任何人跟她求愛；她對親情的迫切渴望，在我過分強大的陰影下遭剝奪，她傾向於敵視任何能提供她想要的東西的人，就好像在保護自己，防範一切受騙的可能。

……好比那一次，桑尼·易布拉音鼓起勇氣對她說：「喂：聽著，撒利姆的妹妹——妳很不

錯。我，呃，妳知道，他媽的很欣賞妳……」她立刻大步走到無憂宮花園的另一頭、他父母坐著啜飲雪泡冰的地方，說：「努喜阿姨，我不知道你家桑尼在搞什麼鬼。我剛看見他跟賽魯斯躲在樹叢後面做很奇怪的事，把他們的雞雞揉來揉去的！」……

銅猴的用餐禮儀很差勁；她踐踏花園；她被貼上問題兒童的標籤；但她跟我很親密，無視於鑲了鏡框的德里來信和水龍頭底下的聖人苦行僧。從一開始，我就決心把她當作盟友，而非對手；結果她也從來不怪罪我在家中的優越地位，只說：「有什麼好怪的？他們以為你了不起，是你的錯嗎？」（但多年以後，我犯了跟桑尼一樣的錯誤時，她也以同樣方式修理我。）

也正因為銅猴接到若干打錯號的電話，開啟了我在白木條洗衣籃裡遇到的一連串意外事件。

早在未滿九歲的年紀，我已經知道一件事：人人都在等我。午夜與嬰兒照，預言家與總理，在我周遭創造了一層閃閃發光、無從逃遁的期待之霧……霧中，我父親在雞尾酒時間的涼爽傍晚，把我抱到他軟綿綿的肚皮上，說：「太美了！我兒：有什麼是你不能予取予求的呢？幹得好，美好的一生！」我則在突出的嘴唇與大腳趾之間扭來扭去，用我永遠漏個不停的鼻涕弄濕他的襯衫，面紅耳赤地尖叫：「放開我，爸！人家會看見的！」他卻讓我陷入難以置信的尷尬，哇啦哇啦喊道：「讓他們看！讓全世界看我多麼愛我的兒子！」……有年冬季，外婆來探望我們，也告誡我說：「襪子拉拉好，管它叫什麼的，你就會比這整個遼闊世界裡的任何人都過得好！」……漂浮在期待的靛藍中，我已經察覺體內那頭無以名狀的怪物最初的動作，連日來沒有帕德瑪的夜晚，就是牠在咬齧抓爬我的胃：無數的期待與暈稱是我的詛咒（我已經獲得鼻涕鬼、小花臉兩個綽號），我開始害怕每個人都搞錯了——我一再受到吹噓的生命，很可能毫無用途、空虛、

沒有半點目標。為了逃避那隻怪獸，我從小就把母親的白色大洗衣籃當作庇護所；因為儘管那東西住在我體內，骯髒的床單毛巾圍護四周的安適感，卻似乎能哄牠入睡。

出了洗衣籃，周圍的人對目標的認識似乎都清楚得讓我慌了手腳，我把自已埋葬在童話故事裡。哈丁泰^①與蝙蝠俠，超人與辛巴達，幫我度過未滿九歲那段日子。我跟瑪麗——她光看雞脖子就知道雞的年齡，以及她觀察鮭魚眼睛時的超人決斷力，讓我心悅誠服——去買菜時，變成阿拉丁，到奇幻洞窟裡冒險；看傭人以莊嚴而不可解的專注擲花瓶，我想像阿里巴巴的四大盜就躲在擲過灰的甕裡；在花園裡看普魯修塔姆聖人承受水的侵蝕，我搖身變為燈中精靈，就這樣，在大部分時候，我避開了孤伶伶一人在宇宙中，對自己該做什麼、該如何舉措都一無所知的可怕感覺。目標：當我站在窗前，向下眺望歐洲女孩在海邊的地圖游泳池裡歡躍時，它悄悄爬到我背後。「哪裡才能找到它？」我高聲喊道；跟我共用天藍色房間的銅猴，嚇了一大跳。當時我未滿八歲，她即將七歲。為意義感到困惑，那算非常小的年紀。

但僕人進不到洗衣籃；校車也沒份。我未滿九歲那年，就開始唸舊堡壘區奧川路上的天主堂康農男子中學；每天早晨洗好、刷好，我就站在兩層樓高山坡底下，白短褲、附蛇形扣的藍色條紋鬆緊腰帶，書包搭在肩上，我威力無比的黃瓜鼻照例滴滴答答；刁疤眼與油頭、桑尼·易布拉音和早熟的賽魯斯大帝也在等。上了校車，喀啦喀啦響的椅子和窗玻璃上令人懷舊的裂縫，多麼篤定！未滿九歲對未來的把握是多麼驚人！桑尼吹牛：「我要當鬥牛士；西班牙！跳舞女郎！

① Hatim Tai，哈丁泰是阿拉伯民間傳說中的人物，他是一位以慷慨、智慧著稱的阿拉伯酋長，有許多以他為主角的傳奇故事編輯成冊，作為兒童品格教育的範本。

嗨，公牛，公牛！」他把書包舉在面前，像馬諾萊特的鬥牛紅巾^①，他演出他的未來，而校車喀啦啦繞經坎普廣場，經過湯馬斯·坎普公司（化學業），從印度航空公司的印度王海報底下通過（「再見、拜拜，我坐印航去倫敦！」），另一面看板上，我整個童年期間，一直有個固齡玉小孩，牙齒亮晶晶的小仙女，戴著小妖精式的葉綠素帽，宣傳固齡玉牙膏的優點：「牙齒清潔，牙齒光亮！固齡玉超白的牙齒！」看板上的小孩，校車上的小孩：一度空間，因為信心十足而平板，他們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這個是葛藍弟·凱斯·克拉科，一個甲狀腺氣球小孩，上唇已見髭毛叢生：「我要經營我父親的電影院；你們這群雜種想看電影，就得來求我給你們位子！」……還有胖子帕斯·費西瓦拉，他之所以胖，全是吃出來的，他跟葛藍弟同為享有最多特權的班級惡霸：「呸！那算什麼！我有鑽石、翡翠、月長石！珍珠跟我的鳥蛋一樣大！」胖子帕斯的父親經營市內另一家珠寶店；他把法波伊先生的兒子當作死對頭，那孩子個頭小，人聰明，但在珍珠翠丸的孩子群中，總是吃敗仗……還有刁疤眼揚言，他將來要當職業板球選手，不把少一隻眼睛當回事；跟哥哥同樣光鮮整潔的油頭，有一頭亂蓬蓬的卷髮，他說：「你真是個自私的懶惰蟲！我要追隨父親加入海軍；捍衛我的國家！」此話一出，就飛來一片直尺、圓規、沾了墨水的紙團砸他……校車喀啦啦經過喬派迪海灘，左轉駛離濱海大道，經過我最喜歡的舅舅哈尼夫的公寓，直行經過維多利亞車站，駛向花神噴泉，經過教堂門車站、克羅福市場，我保持沈默；我是溫文爾雅的克拉克·肯特^②，保護著我的秘密身分；但那究竟是什麼？「喂，鼻涕鬼！」葛藍

① Manolele 是著名的西班牙鬥牛士，死於一九四七年，他發明鬥牛新招式，改變揮舞紅巾的手法，使鬥牛過程更加驚險刺激，被很多後繼者採用。

② Clark Kent 是超人的另一身分。

弟·凱斯嚷道：「喂，你們說，我們的愛哭鬼長大了會幹什麼？」胖子帕斯·費西瓦拉高聲答道：「小木偶皮諾丘！」其他人加入鬼哭神號的合唱（沒有線牽著我！）……而賽魯斯大帝以天才姿勢安靜地坐著，規畫國內尖端核子研究機構的未來。

在家裡，銅猴成天燒鞋子；從墮落深淵重返人世的父親，再次投入四腳墜消波塊的愚昧計畫……「哪裡才能找到它？」我對著窗子乞求；漁夫的手指誤導地指向大海。

不許接近洗衣籃：「皮諾丘！黃瓜鼻！鼻涕鬼！」的喊聲。躲在我的庇護所裡，我可以躲開卡芭狄雅小姐的回憶，她是碎玉糖幼稚園的老師，我第一天上學，她從黑板回過頭來跟我打招呼，一看到我的鼻子，就嚇得丟下板擦，砸傷了她大腳趾的趾甲，呼應我父親那樁著名的意外事故，一個帶有厲聲尖叫但情節輕微的迴響；埋身髒手帕和皺睡衣之間，我便暫且遺忘自己的醜陋。

傷寒症侵襲我，金環蛇的毒液治癒我，我早期過快的成長速度放慢下來。未滿九歲時，桑尼·易布拉音已經比我高一吋半。但嬰孩撒利姆身上似乎有個部位，不受疾病或蛇毒影響。在我兩眼之間，它像蘑菇般快速向外向下發展，就好像我所有的擴張能力，被逐出身體其他部位之後，決定在這獨一無二、無可比擬的據點上，全力一搏……在我兩眼之間、嘴唇之上，我的鼻子像得獎的葫蘆瓜一般怒放。（話說回來，我免於長智齒之苦；人該知足。）

鼻子裡有什麼？標準答案：「簡單。呼吸器官、嗅覺器官、鼻毛。」以我的個案而言，答案更簡單，雖然我不得不承認有點噁心：我的鼻子裡只有鼻涕。抱歉，很不幸我必須堅持說明若干細節：經常鼻塞使我不得不用嘴巴呼吸，看起來像尾喘吁吁的金魚；鼻子經年累月堵塞，也注定我從小聞不到香味，也就與麝香、香柏莉花、芒果醃漬物、自家調製的冰淇淋無緣；髒衣服也一

樣。在洗衣籃外的世界是殘障，進了洗衣籃說不定就變成優勢。但只限於你待在裡頭的時候。

對目標有了執念後，我開始擔心我的鼻子。穿著我的校長阿姨艾麗亞定期寄來的怨毒服裝，我上學、打法式板球、打架、耽溺童話故事……且擔心。（那時候，艾麗亞阿姨已經開始源源不絕送我們童裝，老處女的怨毒都縫進摺縫裡；銅猴和我都穿她送的衣服，開始是怨毒的嬰兒服，然後是憎恨的兔裝；我穿用妒忌漿硬的白短褲長大，銅猴則穿含有艾麗亞澆不熄的猜忌的漂亮印花小洋裝……我們全然不知自己的衣服已將我們捆綁在她的復仇之網上，渾渾噩噩過著衣履光鮮的生活。）我的鼻子，跟象頭神的長鼻一樣巨大，我覺得它應該是很棒的呼吸工具、一個靈敏的嗅味探針；但事實正相反，它永遠堵塞，就跟木頭做的烤肉一樣無用。

夠了。我坐在洗衣籃裡，忘了我的鼻子；忘了一九五三年的攀登聖母峰事件——當時髒兮兮的刁疤眼咯咯笑道：「嗨，伙伴們！你們想，登京格^①爬得上鼻涕蟲的臉嗎？」——我父母為我的鼻子爭吵，阿梅德從未試圖把這筆帳算到阿米娜的父親頭上：「我的家族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鼻子！我們的鼻子都好極了：驕傲的鼻子、王室的鼻子，老婆！」當時阿梅德已經開始相信他為威廉·麥斯沃德編的那套虛構的祖譜；裡外浸透了精靈，他在自己的血管裡看見蒙兀兒的血液流動……也忘了我八歲半的一天晚上，我父親口吐精靈氣息，來到我房裡，把我從被窩裡掀出來，質問：「你在搞什麼鬼？豬！哪來的豬？」我顯得睡眼朦朧、無辜、迷惑。他咆哮道：「嘔！嘔！嘔！真主懲罰幹這種事的男孩！祂已經讓你的鼻子長得像白楊樹那麼大。祂會讓你停止發育；

① Tenzing Norgay 為尼泊爾夏巴族登山家，一九五三年協助英國與紐西蘭的登山家一起攀上珠穆朗瑪峰，成為第一

祂會讓你的雞雞萎縮！」我母親穿著睡衣趕到這個備受驚嚇的房間：「夫君，看老天爺份上；孩子不過在睡覺。」精靈完全附在父親身上，透過他的嘴巴怒吼：「看看他那張臉！誰會在睡覺的時候長出那麼一個鼻子？」

洗衣籃裡沒有鏡子；粗魯的笑話進不來，也沒有指摘的手指。父親的怒火被用過的床單和扔掉的胸罩消音。洗衣籃是世界上的一個洞，一個文明不予聞問的地方，在一切界線之外；這使它成為最好的藏身處。我在洗衣籃裡就像地下室裡的納迪爾·康恩，所有壓力辟易，父母與歷史的要求都落不到我頭上……

……父親把我抱在軟綿綿的肚皮上，用一時激動得哽咽的聲音說：「好啦，好啦，別哭，別哭，你是個好孩子；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只要你的意願夠強！現在去睡吧……」瑪麗唱著小曲附合他：「只要你想，你就做得到；隨你想要做什麼，都一定會做到！」那時我就已經想到，我的家人暗暗相信這是一筆好生意；他們期望在我身上的投資有豐厚的報酬。孩子得到食物住所零用錢長假與愛，乍看這一切好像都免費，大多數小笨蛋都以為這就是出生的報酬。「沒有線牽著我！」他們唱；但我這皮諾丘卻看得見線。父母也有牟利的動機——不多也不少。他們預期盡心的照顧能從我這兒換回培植成功一位偉人的龐大紅利。別誤會我。我不介意。當時我是個孝順的孩子。我願意回饋他們希望得到的東西，履行占卜家和鑲在鏡框裡的信提出的承諾；只不過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做到。偉大從哪裡來？如何能沾點偉大氣質？什麼時候……我七歲時，阿達姆·阿吉茲與可敬的母親來探望我們。我七歲生日那天，盡責地同意穿上一身跟漁夫圖畫裡的男孩一模一樣的衣服；那種外國服裝又熱又不舒服，我卻微笑了又微笑。「看，我的小月亮！」阿米娜切開一個滿滿點綴著糖製農場動物的蛋糕時喊道：「那麼可愛！一滴眼淚也不流！」眼淚

的洪水就在我眼睛底下，因熱得不舒服外加我的禮物堆裡找不到一碼長的巧克力而起的眼淚，我防堵著淚水不讓它流，端一片蛋糕送給患病躺在床上的可敬的母親。我收到一副醫生用的聽診器；它就掛在我脖子上。她准許我給她做檢查；我處方要她多運動。「妳必須走到房間那頭，到櫃子旁邊再走回來，每天一次。妳可以靠在我身上；我是醫生。」戴著聽診器的英國小貴族引導有女巫痣的外婆走過房間；她步履蹣跚，骨骼吱嘎作響，但很聽話。這麼治療三個月後，她的病完全康復。鄰居都來慶賀，帶來油炸與水煮兩種風味的甜乳酪球^①及其他甜食。可敬的母親女王似的坐在起居室內一張高背扶手椅上，宣布道：「看見我的外孫嗎？他治好了我，管它叫什麼的。天才！天才，管它叫什麼的：這是真主的禮物。」那麼，就是這個嗎？我該停止擔心？天才是否跟意願完全無關，不需要學習，也不需要知識或能力？某種時間一到就會從空中飄下來，像一件完美細緻的帕什米納披肩般搭在我肩上？偉大就像一幅從天而降的斗蓬：永遠不需要送到洗衣工那兒。天才不需要放在石頭上捶打清洗……那個唯一的線索，我外婆偶發的言論，是我僅有的希望；結果也發現，她錯得不離譜。（意外差點發生在我身上；午夜眾子在等待）。

多年以後，在巴基斯坦，就在屋頂倒塌在她頭上、把她壓得比一張春捲皮還薄的那個晚上，阿米娜眼前出現舊洗衣籃的幻象。當它啪一聲跳進她眼簾，她就像招呼一個不怎麼受歡迎的表兄弟般招呼道：「你又來了，好吧，有何不可？最近，我老看到一些老東西回來。好像你們拋不開

^① rasgullas 與 gulab-jamans 均是利用將牛奶煮凝固後揉成乳酪球製作的。rasgullas 將這種乳酪球加小荳蔻與糖水煮

入味食用，gulab-jamans 將它油炸呈酥皮狀，泡糖水食用。

過去似的。」她未老先衰，我們家族的女人都是這樣；籃子令她想起衰老最初悄悄襲來的那年。一九五六年的大酷熱——瑪麗告訴我那是會燃燒的隱形小昆蟲引起——再次在她耳中營營哼叫。「當時我害雞眼痛死我了，」她大聲說，為執行熄燈令專程來訪的民防官員，悲哀地對自己微笑，忖道，每到戰時，這些老年人總把自己埋藏在過去裡；這麼一來，等死到臨頭，他們都已經做好了準備。他偷偷溜走，經過把房子大部分空間塞滿、小山似的瑕疵毛巾，丟下阿米娜自言自語，評論她的待洗衣物……努喜·易布拉音——鴨子努喜——曾經很佩服阿米娜：「我親愛的，妳看起來那麼胸有成竹！那麼鎮定！我發誓我辦不到；妳行動俐落如行雲流水，像坐著一輛看不見的滑車！」但熱蟲出沒的那個夏季，我優雅的母親終於打輸了對抗疣腫的戰爭，因為聖人普魯修塔姆忽然喪失了法力。水在他頭頂蝕出一塊禿斑，經年累月水滴石穿，終於削弱了他的力量。他對這個幸運兒，是否感到幻滅？他的咒語失去力量是我的錯？他以極其困惑的神態，告訴我母親：「別管它；等等看；我一定會治好妳的腳。」但阿米娜的雞眼越加惡化；她去看醫生，醫生用二氧化碳冰凍患部至絕對零度，但它們卻以雙倍的活力捲土重來，於是她變得步履蹣跚，行雲流水的日子結束了；她認出絕對無誤的老年歲月的召喚。（我滿腦子幻想，將她變成一隻烏雞——「媽媽，說不定妳原本是美人魚，因為愛上人類的男人而變成人形——所以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剃刀上！」母親微微一笑，但沒有開懷。）

一九五六年，阿梅德與納利卡大夫下棋和爭辯——父親對納瑟有很深的反感，納利卡卻公然發表對他的敬佩。「那傢伙對生意不好，」阿梅德道。「可是他有格調，」納利卡接腔，興奮得通體泛紅光：「誰也不能指使他。」在這同時，尼赫魯為了國家的五年計畫求神問卜，希望避免另一場劫數；就在全世界將侵略與神秘學混為一談之際，我躲在已不能提供足夠慰藉的洗衣籃

裡；阿米娜卻變得滿懷罪惡感。

她嘗試著遺忘自己在賽馬場的冒險，卻無法逃避她母親的烹飪灌輸她的罪惡感；所以她不難把疣腫視為天譴……不僅為了多年前在大財神賭馬場逃避現實，也因為無法幫助丈夫擺脫粉紅色的酒精中毒證書；為了銅猴桀傲不馴，不像淑女的作風；也為了她獨子鼻子的尺寸。現在回顧她的一生，我覺得她腦袋周圍彷彿升起一片罪惡感的霧——她的黑皮膚散發出黑色的雲霧，懸掛在她眼前。（帕德瑪一定會相信；帕德瑪會懂我的意思！）隨著她的罪惡感不斷膨脹，這片霧也愈來愈濃——是啊，為什麼不？——某些日子，你幾乎看不見她脖子上還有個頭！……阿米娜就是那種會把全世界的負擔都扛在自己背上的稀有人種；她散發出心甘情願沈浸罪惡感之中的磁力；從那時起，凡是接觸到她的人，都感到無比強烈的衝動，渴望告白他們自己的私密犯罪。當他們屈從我母親的力量，她就會對他們露出甜蜜哀傷迷朦的微笑，他們就會滿懷輕鬆地離去，把重擔丟在她背上；罪惡感之霧於是變得更濃。阿米娜聽說僕人挨打，官員收賄；我舅舅哈尼夫和他的天仙妻子琵雅到訪時，總會鉅細靡遺詳述他們之間的爭執；萊拉·薩巴馬蒂將她的不貞都倒進我母親溫雅、傾聽、長期受苦的耳朵；瑪麗則需要不斷抗拒幾乎不可能抗拒的坦承罪行的誘惑。

面對全世界的罪惡感，我母親露出迷朦的微笑，緊閉雙眼；屋頂砸在她頭上的時候，她的視力已經嚴重受損；但她還是看得見那只洗衣籃。

我母親罪惡感的根本是什麼？我的意思是，說真的，在疣腫與精靈與告白底下？那是一種不可說的病症，一種甚至連名字都没有的痛苦，它不再只是夢見一個地下室裡的丈夫而已……我母親落入（我父親不久也要步她的後塵）電話的魔咒控制之下。

那個夏季的下午，下午都熱得像毛巾，電話鈴會響。當阿梅德在自己房裡睡覺，鑰匙塞在枕頭底下，臍帶放在櫃子裡，電話的尖叫聲穿透了熱蟲的營營聲；我因疣腫而蹣跚的母親，會到大廳去接聽。現在，這是什麼表情，把她的臉染成乾掉血跡的顏色？……不知道她被人觀察，嘴唇怎麼發出魚拍打跳躍的聲音，怎麼一張脖子被勒住似的苦臉？……還有為什麼，聽了整整五分鐘後，我母親用彷彿碎玻璃的聲音說：「對不起：打錯了」？為什麼她眼皮上有鑽石閃爍？……銅猴悄聲對我說：「下次鈴響，我們要查出來。」

五天後。再一次，是下午；但今天電話要求注意時，阿米娜不在家，去拜訪鴨子努喜了。「快，快，否則會吵醒他！」猴子跟她的名字一樣靈活，趕在阿梅德還沒來得及改變打鼾模式前，就抓起聽筒……「哈囉？是？這裡是七〇五六一；哈囉？」我們聽著，每根神經都繃得死緊；但好一會兒什麼也沒有。然後，當我們打算放棄時，聲音來了：「……呢……是的……哈囉……」猴子幾乎在叫喊：「哈囉！請問是哪位？」再次沈默；那無法禁止它自己發話的聲音，考慮如何作答；然後：「……哈囉……請問你們那裡是善諦巴沙卡車出租公司嗎？……」銅猴反應像閃電：「是啊，請問有何貴幹？」又一陣沈默；那聲音聽來很尷尬，幾乎要道歉，說道：「我要租一輛卡車。」

啊電話聲音軟弱的藉口！啊鬼魂透明的阿諛！電話上的聲音哪是什麼租卡車的主顧；它柔軟帶點肉感，一個詩人的聲音……但從此之後，電話固定會響起；有時我母親接聽，沈默地聽著，而她的嘴唇做出魚的動作，最後，太遲太遲的時候，說：「對不起，打錯了」；別的時候，銅猴和我圍在電話旁，兩隻耳朵貼著聽筒，銅猴登記卡車訂單。我很好奇：「喂，猴啊，妳覺得怎麼樣？那傢伙不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卡車從來沒開去？」她睜大眼睛，聲音有點顫抖：「噢，你不

會是指……說不定它們開去了呢！」

但我看不出這種可能；一顆小小的懷疑種子撒在我心裡，小小意念的閃動，我們的母親可能有個秘密——我們的阿米娜！她總是說：「保守秘密，它就會在你心裡爛掉；不把事情說出來，它就會讓你肚子痛！」一個微不足道的火星，會被我洗衣籃經驗搗成森林大火。（因為這一次，你知道，她證明給我看。）

現在，終於，輪到家醜的髒衣服登場了。瑪麗喜歡告訴我說：「如果你要成為大人物，少爺，你得非常清潔。衣服常換洗，」她建議：「養成洗澡的習慣。去吧，少爺，要不然我就把你交給洗衣工，他會把你拿到他的搗衣板上痛打一頓。」她還用蟲子威脅我：「好吧，髒吧，沒有人會喜歡你，除了蒼蠅！」某種程度上，我挑中這種庇護所也有抗命的意味。我向洗衣工和蒼蠅挑戰，躲在不乾淨的地方；我從床單和毛巾獲得力量與安慰；我的鼻子自由自在貼著那些注定的石頭上挨打的桌布；每當我離開我的木頭鯨魚肚，重返人世，髒衣物悲傷而成熟的智慧仍在我周圍縈繞，教我保持冷靜、無視一切、堅持尊嚴，以及肥皂的恐怖永遠逃不脫的哲學。

六月一個下午，我掂著腳尖沿著沈睡中屋子的走廊，走向我中意的避難所；悄悄從我熟睡的母親身旁走過，進入她浴室白磁磚的沈默，掀開我目的地的蓋子，鑽進它綿延不盡的（白色為主）柔軟布料，它們唯一的記憶就是我先前的來訪。輕舒一口氣，我拉上蓋子，讓褲子、背心按摩掉活著、沒有目標和未滿九歲的痛苦。

空氣裡有電流。熱氣，像蜜蜂嗡嗡叫。一件斗蓬，掛在天空裡某處，等著輕飄飄落在我肩膀上……某處，有根手指伸向撥號盤；撥號盤轉過來，轉過去，電波的脈衝沿著電線前進，七、〇、五、六、一。電話鈴響了。悶沈而淒厲的鈴聲鑽入洗衣籃，裡頭一個未滿九歲的男孩不

舒服地躺在那兒躲起來……我，撒利姆，因恐懼被發現而全身僵硬，因為現在有更多聲音傳入籃子裡：彈簧床吱呀；拖鞋在走廊裡的腳步聲；電話的叫聲中斷；還有——或者只是想像？她的聲音是否壓得太低而聽不見？——那句照例說得太遲的台詞：「對不起，打錯了。」

現在，蹣跚的腳步回到臥室；藏匿的男孩最大的恐懼成真。門把，轉動，尖叫著警告他；剃刀般鋒利的腳步走過清涼的白磁磚，深深割裂他。他像冰塊般凍結，像棍子般靜止；他的鼻涕悄無聲息滴進髒衣服裡。一條睡褲的束繩——蛇樣的厄運先兆——自動鑽進他左邊的鼻孔。打噴嚏毋寧死：他拒絕去想。

……緊緊被恐懼攔住，他發現自己的眼睛透過髒衣物的縫隙向外看……看見一個女人在浴室裡哭泣。雨水從濃密的烏雲滴落。現在有更多聲音，更多動作：他母親的聲音開始發出三個音節，一遍又一遍：她的手開始動。被內褲掩蓋的耳朵努力去捕捉那聲音——第一個：迪？伯？達？——還有一個：哈？拉？不對——是納，哈與拉都沒有可能。伯與達也被判出局；男孩聽著，他耳中響起一個自從穆塔絲·阿吉茲變成阿米娜·撒奈伊以來，沒再提過的名字：納迪爾。納迪爾。納——迪——爾。納。

她的手也在挪動。失落在過去的回憶中，阿格拉射痰孟遊戲之後的事，它們快樂地拍打她的面頰；它們緊擁她的乳房比任何胸罩更緊；現在它們撫摸她赤裸的腰，它們迷失在衣服裡……是的，我們就是這麼做的，我的愛，這就夠了，對我而言夠了，儘管我父親逼我們，而你逃跑，現在又打電話來，納迪爾納迪爾納迪爾納迪爾……抱電話聽筒的手現在抱著肉體，而在另一個地方，那另一隻手在做什麼？放好聽筒之後，那另一隻手要做什麼？……不重要，因為在這裡，在她被窺視的私密處境裡，阿米娜·撒奈伊重複那個久遠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直到最

後她高聲喊道：「啊呀，納迪爾·康恩，你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呀？」

秘密。一個男人的名字。從來沒看過的手部動作。男孩的心裡一大堆不成形的念頭，被不願妥協成文字的意念折磨；而且左邊鼻孔裡，一條繫睡褲的細繩正往上往上往上鑽，容不得人忽視它……

現在——啊無恥的母親！妳暴露雙重人格，在家庭生活中沒有地位的感情！更有甚者：啊忝不知恥的黑芒果的揭示者！——阿米娜·撒奈伊擦乾眼睛，受到更瑣碎的需求驅策；正當她兒子的右眼從洗衣籃上方的木條縫隙向外窺視，我母親解開了她的紗麗！此刻，我在洗衣籃裡不出聲地：「不要那麼做不要那麼做不要！」……但我不能閉上眼睛。眨也不眨的瞳仁自下方攝入紗麗由上而下落在地板上的影像，一個照例會被心靈反轉過來的影像；透過冰藍色的眼睛，我看到一件襯裙追隨紗麗；然後——哦太可怕了！——我的母親鑲在髒衣物和木條縫隙裡，彎腰拾起她的衣服！它就在那兒，灼燒我的視網膜——我母親的屁股，黑得像夜晚，豐滿圓潤，這世間只有那種巨大的黑色[阿豐索種（Alfonso）]芒果能與它相提並論！在洗衣籃裡，因這一幕景象而喪膽的我，跟自己角力……自制，非做到不可同時卻又不可能……在黑芒果如雷殛的效應下，我的神經崩潰，睡褲繩贏得勝利；阿米娜坐上馬桶，我……什麼？不是打噴嚏；遠非一個噴嚏。也不是鼻子痙攣；比那嚴重。直接了當說了吧：受到三個音節的名字和飛舞的雙手震撼，又因黑芒果而不知所措，撒利姆的鼻子對母系雙重人格的證據做出反應，因母親的屁股當前而開始抽搐，終於向繫褲繩投降，做出一個掀起世界巨變——天翻地覆——無可逆轉的吸鼻子動作。睡褲繫繩痛苦地又向鼻孔深處上升了半吋。但還有其他東西升起：被癡騷的吸氣動作牽引，鼻腔內的液體無情地上升上升上升，鼻涕上湧，反抗重力，反抗自然。鼻竇承受不可承受之壓力……直到，那顆未滿

九歲的腦袋裡有什麼東西爆裂。鼻涕的火箭潰堤而出，衝進黑暗的新通道。黏液逾越了黏液本來該到達的高度。廢水洶湧而上，說不定衝到了腦葉的邊緣……一陣劇震。某種帶電的東西被濡濕了。

痛。

然後是噪音，震耳欲聾有許多舌頭的可怕噪音，在他腦袋裡……：：：在白色的木製洗衣籃裡，在我頭顱暗沈沈的大講堂裡，我的鼻子開始唱歌。

但這種時候根本沒時間聽；因為有個聲音非常非常接近。阿米娜打開了洗衣籃的下層活門；我頭裹著髒衣物像顆包心菜一樣，向下向下滾出來。繫褲繩彈出我的鼻子；現在環繞我母親的烏雲裡有霍霍閃電——好端端一個避難所，就此完蛋了。

「我没看！」我隔著襪子床單尖叫。「我什麼也沒看見，媽媽，我發誓！！」

多年以後，坐在瑕疵毛巾中間的藤椅上，聽收音機報導誇張的戰果時，阿米娜會想起她如何以拇指和食指捏緊撒謊兒子的耳朵，拖他去瑪麗那兒，後者照例睡在天藍色房間裡的藤席上；她如何說：「這個小驢子；從哪兒冒出來的壞胚子，一整天不許說話。」……而，恰好在屋頂壓在她身上前一瞬，她大聲道：「是我的錯。我没把他管教好。」就在炸彈爆炸撕裂空氣那一刻，她溫和而堅定地補充了一句，對洗衣籃的鬼魂交代這輩子最後一句遺言：「走開吧，我看夠你了。」

在西奈山亦即撒奈伊山頂，先知穆沙亦即摩西，聽見沒有人身形體的十誡；在希拉山頂，先知穆罕默德（也叫摩哈梅德、馬和梅特、倒數第二先知，以及馬洪德）跟天使長（叫他加百列或

吉布利爾，隨你高興」對話。在英蘇格蘭教育協會「贊助」經營的天主堂康農男中的舞台上，我的朋友賽魯斯大帝照例扮演女性角色時，聽見聖女貞德的聲音唸誦蕭伯納的台詞。但賽魯斯實在太怪了：我，不像聖女貞德是在田野間聽見聲音，我比較像穆沙或摩西，也像倒數第二的穆罕默德，我是在一座小山上聽見聲音的。

穆罕默德（願他賜與和平，恕我補充一句；我可不想得罪任何人）聽見一個聲音說：「誦經！」還以為自己發瘋了；我一開始聽見一片七嘴八舌的聲音，像沒調整好的收音機；奉母命不得開口，我沒法子求救。穆罕默德四十歲時從妻子和友人那兒尋求肯定，也如願以償：「是真的，」他們告訴他：「你是上帝的信差」；我未滿九歲而受懲罰之苦，既不能找銅猴幫忙，也不能指望瑪麗柔聲安慰。一整夜一整夜一早晨都做啞巴，我獨自奮鬥，企圖理解自己出了什麼問題；直到最後我看見天才的斗蓬飄然降落，像一隻刺繡的蝴蝶，偉大的披風安然落在我肩上。

那個沈默夜晚的最高潮（我保持沈默；我之外，海浪沙沙作響，彷彿遠處的紙張；烏鴉在牠們長滿羽毛的惡夢中痛苦怪叫；慢吞吞從華頓路晃蕩過來的計程車無精打采的噪音；銅猴睡著前，滿臉的好奇已凝結成面具，哀求道：「來嘛，撒利姆；沒有人在聽；你幹了什麼？跟我說跟我說跟我說！」……然而，在我體內，聲音來回反彈碰撞我的腦殼）我被興奮的灼燙手指牢牢抓住——騷動的興奮蟲在我肚子裡跳舞——因為，以某種我不能充分理解的方式，我腦子裡一度被托克西·卡崔克輕推過的那扇門，終於被用力撞開了；透過它我可以看見——仍然陰暗、朦朧、費解——我出生的理由。

加百列或吉布利爾命令穆罕默德：「誦經！」阿拉伯語的古蘭，意即吟誦，就這樣開始：「吟誦，以汝之創造者，自血塊造人之真主之名……」那發生在麥加謝里夫郊外的希拉山頂：在

碎玉糖游泳池對面一座兩層樓高的山坡上，也有聲音指點我如何吟誦：「明天！」我興奮地想道：「明天！」

日出時，我已發現這些聲音可加以控制——我像一台收音機，可以把音量調高調低；我可以選擇個別的聲音；我甚至可以藉意志力關閉我新發現的內在耳朵。恐懼那麼快就離開我，真令人吃驚；早晨我已經在想：「哇，這比印度全國聯播電台還棒嘛，哇；比錫蘭電台棒多了！」

為證明妹妹的情誼：二十四小時屆滿，一分一秒不差，銅猴就跑到母親臥房裡。（我想那天是星期日：不上學。但也可能不是——那是語言遊行的夏季，學校為防範校車路線遇到暴力，經常停課。）

「時間到了！」她喊道，把我母親搖醒。「媽媽，醒來：時間到了：他可以說話了嗎？」

「好吧，」母親道，她到天藍色房間裡來擁抱我：「現在原諒你了。但再也不准躲在那兒了……」

「媽媽，」我熱切地道：「好媽媽，請聽我說。我必須告訴妳一件事。很大的事。但求求妳，求妳先叫醒爸爸好嗎？」

經過好一陣子「什麼？」「為什麼？」和「當然不行」後，母親看出我眼光裡真的有什麼非比尋常的東西，便忙著去喚醒阿梅德，說：「夫君，拜託來一下。我不知道撒利姆是怎麼回事。」

家人與保母集合在起居室內。我站在水晶花瓶和厚實的坐墊中間，旋轉的吊扇陰影下的波斯地毯上，對著他們焦急的眼神微笑，準備公開我獲得的啟示。就這麼著：開始報答他們的投資；我的第一筆紅利——我確信，將是許多筆中的第一筆……我的黑母親、突嘴唇的父親、猴子妹

妹，以及隱瞞罪惡的保母，都極端困惑地等待著。

快說。簡單明瞭，不要加油添醋。「應該首先給你們知道，」我說，試圖盡可能使我的演講具有成人的節奏。然後我就告訴他們：「昨天我聽見聲音。很多聲音在我腦子裡對我說話。我想——媽，爸，我真的這麼想——」天使長開始對我說話了！」

好了！我想到。好了！說出來了！現在會有人拍我的背，擺上甜食，公開報喜，說不定拍更多照片，現在他們的胸脯會漲滿光榮。哦童年的盲目天真啊！我的誠實——我為了討好他們不顧一切掏心挖肺——使我被所有的人指責。甚至猴子：「哎呀，真主啊，撒利姆，這麼一個大場面，窮忙一陣，就為了聽你講瘋話？」比猴子還惡劣的是瑪麗：「基督耶穌！救救我們，主啊！羅馬的聖父啊，我怎麼會聽到這麼褻瀆的話啊！」比瑪麗還惡劣的是我母親阿米娜，黑芒果現在藏起來了，她自己那個不可說的名字仍熱乎乎地在唇上，但她喊道：「天地不容啊！這孩子會讓屋頂塌在我們頭上！」（那難道也是我的錯嗎？）阿米娜繼續道：「魔鬼！惡棍！啊撒利姆你腦子沒開化嗎？我親愛的寶貝兒子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你長成瘋子了嗎——你來折磨我的嗎！」比阿米娜的尖叫更惡劣的是我父親的沈默；比她的恐懼更惡劣的是籠罩他額頭上的暴怒；而最惡劣的是我父親的手，它忽然揮出，手指肥厚，關節粗大，強壯得像條牛，迎頭給我一個大耳刮，以致我的左耳從那天以後就聽不見聲音；以致我斜飛過備受驚嚇的房間，穿過引以為恥的空氣，撞碎了一片綠色透明玻璃的桌面；以致，有生以來第一次對自己有把握的我，摔進了一片傷人碎玻璃滿天飛的綠色世界，在這世界裡，我再也無法分辨對我腦海裡的事件最有影響力的人是誰；綠色碎片割傷我的手，在我進入那個旋轉不已的宇宙之際，這宇宙中，我注定了不斷懷疑自己生存意義的厄運，直到一切都已太遲。

在白色磁磚的浴室裡的洗衣籃旁，母親替我塗紅藥水；用紗布包紮我的傷口，隔著門，我父親的聲音命令道：「老婆，今天不准任何人給他東西吃。聽見了嗎？讓他空著肚子享受他的笑話好了！」

那天晚上，阿米娜會夢見拉拉姆·賽斯，他離地六吋飄浮，他眼眶裡滿是蛋白，抑揚有致地說：「洗衣籃會藏匿他……聲音會引導他」……但不論她到哪兒去，這夢壓在她肩上一連好幾天，她終於鼓起勇氣要受辱的兒子把他不尋常的告白說得更清楚點，他用跟他自幼未嘗流出的眼淚一樣克制的聲音回答道：「是開玩笑的，媽媽。一個蠢笑話，就像妳說的。」

她在九年後去世，始終沒發現真相。

印度全國聯播電台

現實由觀點決定；你跟過去的距離愈遠，它就愈顯得真實可信——而愈接近現在，就越無可避免地覺得它不可信。假設你在一家大電影院裡，先是坐最後一排，然後一排一排逐漸向前挪動，直到你鼻子幾乎貼著銀幕。漸漸明星的臉會溶解成跳動的顆粒；小細部呈現怪異的比例；幻象溶入——倒不如說，愈來愈明顯，幻象本身就是真實……我們從一九一五年來到一九五六年，距銀幕近多了……好，且先把我的比喻丟在一旁，我毫不覺得羞恥地重申我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宣告：洗衣籃裡奇妙的意外發生後，我變成了某種形式的收音機。

……但今天我覺得很困惑。帕德瑪沒有回來——我是否該報警？她算失蹤人口嗎？——她不見影蹤，使我的信心瓦解。甚至我的鼻子也開始搗蛋——日間我在由咱們強壯、手臂長毛、能力超群不容輕視的娘子軍負責照顧的醃菜罈中間走來走去，我發現自己竟分辨不出檸檬和萊姆的味道。工作大軍搗嘴咯咯笑：可憐的大爺受了挫折——什麼？——當然不是在愛情方面囉？……帕德瑪，裂縫分布我全身，像蜘蛛網般從肚臍輻射出去；還有那熱度……這種情形下，有點困惑當然是可容許的。重讀舊稿，我發現一個時間秩序上的錯誤。甘地遇刺的日期不對。但現在我已經說不出事件的確切順序；在我的印度，甘地只好繼續死錯時間了。

一個瑕疵會讓整匹布報廢？我對意義的迫切需求，是否過了頭，我打算扭曲每一件事——改寫我時代的整本歷史，單純只為了把自己扶植成主角？今天，我心情困惑無法評斷。這工作得留

給別人。對我而言，沒有回頭的可能；我必須完成已經開始的工作，即使，無可避免地，我完成的並非我開始想要……

Ye Akashvani hai。（這裡是印度全國聯播電台。）

出去到熱沸了的街上，在附近的伊朗咖啡店快速解決一餐，我又回來坐在轉臂燈黑夜的一泓光線中，只有廉價的電晶體收音機作伴。炎熱的夜；咕嚕咕嚕冒泡的空氣中，充斥著沈默的醬菜桶揮不散的氣味；黑暗裡有聲音。醬菜的蒸鬱味在熱氣中格外嗆鼻，刺激回憶的汁液，凸顯現在與過去的同與異……那時很熱；現在（不合時令）也熱。那時跟現在一樣，有人在黑暗中醒著，聆聽沒有形體的舌頭。那時跟現在一樣，對聾掉的耳朵說話。恐懼，在熱浪中滋生……讓人害怕的不是聲音（無論那時或現在）。他，那時還年幼的撒利姆，怕的是一個想法——他父母可能因憤怒而撤回他們的愛；即使他們開始採信，也還是會把這種天賦當作不可告人的殘疾……而現在的我，沒有了帕德瑪，將這些話語送入黑暗中，深怕沒有人相信。他和我，我和他……我不再擁有他的天賦；他從來不曾獲得我的天賦。有時他就像個陌生人，幾乎……他沒有裂縫。沒有蜘蛛網在熱浪中從他的肚臍眼擴散到全身。

帕德瑪會相信我；但現在沒有帕德瑪。那時跟現在一樣，有飢餓，但屬於不同的種類；現在，不是那時那種不許吃晚餐的餓，而是失去廚子的餓。

還有一種更明顯的差異：那時的聲音傳送不需要透過電晶體的真空管開闔（這玩意兒在我們這部分的世界，將永遠構成性無能的象徵——自從藉免費贈送電晶體收音機換取絕育手術弊案鬧得聲名狼藉，這種呱呱啦啦的機器，就一直代表著男人在剪刀喀擦與繩結綁好前可以做的事）……那時，未滿九歲的孩子在他的午夜之床上，可不需要什麼機器。

異與同，我們因熱氣而結合。波動的熱風，那時與現在，模糊了他的那時溶入我的……而我的困惑，穿越熱浪一路行去，也就是他的。

什麼作物在熱浪中生長得最好：製糖甘蔗、椰子樹、包括小米與高粱等幾種穀物、亞麻仁，以及（只要水分充足）茶葉與稻米。我們炎熱的國家也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產地——至少這是我在艾米爾·札格羅先生的瘋狂眼神以及框中一幅西班牙征服者畫像鋼鐵般冷硬的凝視底下，從地理課學來的。但熱帶的夏季也出產奇異的水果：異國情調的想像之花盛開，將汗濕的密閉夜晚填滿，氣味如麝香般沈重，使男人做欲求不滿的黑暗之夢……那時就像現在，空氣裡有不安。參加語言區重劃遊行的人^①要求將孟買省按照不同方言區分割開來——若干隊伍高舉馬哈拉施特拉之夢，其他隊伍則在古吉拉特的空中樓閣後面搖旗吶喊。熱浪咬齧著心中幻想與現實的分野，使所有一切都顯得可能；午寐半醒半睡的混亂攪糊了男人的腦筋，空氣裡充滿欲望被撩撥起來的黏膩。

什麼在熱浪中生長得最好：幻想、非理性、淫慾。

一九五六年，那時，各種方言殺氣騰騰地遊行過白晝的街道；夜間他們在我腦袋裡暴動。舉國上下都會密切關注你的生活；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我們大家的鏡子。

是該談談那些聲音的時候了。

^① 印度有多種不很相通的方言，但英國統治印度期間的行政區劃分，並未將方言列入考慮。印度獨立後，以印地語與英語為法定語言，其他各方言的使用者便要求整合省級行政區的地理界線，使之與方言的界線一致。例如將孟買省分為馬哈拉施特拉省與古吉拉特省。

如果我們的帕德瑪在場就好了……

我對天使長的判斷錯了，當然。父親的巴掌——痛擊我的耳朵（故意？無意？）可說是模仿另一隻沒有身體，卻曾迎頭擊中他的手——至少有一個好處：它逼我反省並放棄先前以先知自居的姿態。那個奇恥大辱的晚上，我躺在床上，退縮到內心深處，雖然我們的藍色房間到處迴盪著銅猴煩人的：「可你為什麼要做那種事，撒利姆？你一直那麼循規蹈矩的？」……直到她終於不滿意地入睡，嘴巴還無聲地蠕動著，我獨處於父親暴力的餘威當中，左耳仍在嗡嗡作響，它悄聲道：「不是米迦勒也不是埃尼爾；不是加百列；也甭指望什麼加西阿、沙契勒、撒梅爾！天使長已經不跟凡人說話了；經誦阿拉伯文版本早就完成了；最後一位先知只是來宣布世界末日到臨的。」那天晚上，我發覺我腦袋裡的聲音數量，遠超過天使人口的總和，便多少鬆了一口氣，斷定被揀選來統籌世界末日的，到底不是我。我那些聲音非但不神聖，結果其實是跟塵土一般庸俗，也跟塵土一樣多不勝數。

那是心電感應嗎；經常可以在八卦雜誌上讀到的那種。但我請你忍耐——請等一下。等著。是心電感應，沒有錯；但不僅是心電感應而已。別對我太快下定論。

心電感應，就這麼回事囉：所謂的恆河沙數的人類，平民貴族一視同仁，都在我腦內爭一席之地。最初我還甘於只做個聽眾——在我展開行動之前——之際，面臨一個語言上的問題。那些嘟嘟囔囔的聲音，從馬拉雅拉姆語到納迦方言，從標準的勒克瑙吾爾都語乃至含糊不清的南部泰米爾腔，通通不缺。我只聽得懂我腦殼圍牆裡一部分的眾說紛紜。後來，我進一步探討，才得知表層傳達——原先我收到屬於心靈前庭的東西——的下面，語言界線會消失，由超越文字的一種

全宇宙通行的思維形式取代……但那是在我聽見藏在我腦袋裡多種語言的騷亂背後，一批截然不同的珍貴訊息之後的事，這些訊息大多微弱而遙遠，像遠方的鼓聲，持續的脈動最後會穿透那些魚市場似的不協調噪音……那些秘密的、夜的呼聲，像在喊話……午夜之子無意識的信號塔台，無非是標記他們自身的存在，要傳遞的不過是：「我。」來自遙遠的北方：「我。」還有南方東方西方：「我。」「我。」和「我。」

但我不能透露超出目前進度的細節。最初，在我突破心電感應的局限之前，我光聽就覺得滿足；不久我就能「調節」內在的耳朵，專聽那些我能理解的聲音；又花了沒多久，我就從眾聲之中揀選出我家人的聲音；以及瑪麗·沛蕾拉；以及朋友、同學、老師。在街道上，我學會辨識擦身而過的陌生人的心靈之流——都卜勒定律在這種超自然領域仍能正常運作，陌生人經過時，聲音漸大，然後又漸低而消失。

這一切我都没告訴別人。每天我左邊——也可說是「不吉利」(sinister)的那一邊——耳朵裡的嗡嗡聲，總提醒我父親的怒火，我亟願維持右耳的正常功能，所以自動封口。要一個九歲的男孩隱瞞他知道的事情，簡直難逾登天；幸好我最接近、最親愛的人，在我隱藏真相時，也都想快點遺忘這場突發事件。

「哦撒利姆！你昨天講的那種事！羞羞臉唷，小子：你最好拿肥皂洗洗嘴巴！」我受責那天的早晨，瑪麗氣得像她做的果凍般抖個不停，提供了一個感化我的完美策略。我悔恨地低著頭，二話不說就進了浴室，在保母和猴子難以置信的注目禮之下，用牙刷沾著藥水皂刺鼻的泡沫，把牙齒舌頭上顎牙齦徹底洗刷了一遍。我戲劇化的贖罪行為，很快就由瑪麗和猴子傳遍屋裡；母親擁抱我：「對啦，這才是乖孩子；我們以後不提這事了。」阿梅德·撒奈伊板著臉孔對早餐桌點

點頭：「起碼這孩子還知道自己做得太過分了。」

我被玻璃割傷的疤痕消退後，就好像我的宣告也一併被消除；我過九歲生日那天，除了我自己，再也沒有人記得我濫用天使長之名的往事。清潔劑的味道在我嘴裡殘留好幾個星期，提醒我保密的必要性。

連銅猴也對我的懺悔表演大為滿意——在她眼中，我已經恢復正常，又是家裡的二愣子。為了證明她重建舊秩序的意願，她燒了我母親最心愛的拖鞋，取回不得寵的正宗地位。更有甚者，她在外人面前——採取你絕對想不到會出現在這麼一個野丫頭身上的保守作風——跟我父母同一口徑，對我那次劣行嚴加保密，不讓她和我的朋友知道。

在一個孩子的身心與眾不同會被視為重大家醜的國度裡，我的父母雖然已經對臉上長痣、黃瓜鼻、羅圈腿習以為常，卻還是拒絕面對我任何令人尷尬的行為；在我這方面，我絕口不提耳朵嗡嗡作響、偶爾因耳聾而起的泠泠回音、不間斷的痛楚。我學會，保守秘密不見得是壞事。

* * *

但試想我腦子裡的混亂！那張醜陋的臉孔後面，飽嚙肥皂滋味的舌頭上面，穿孔耳鼓的重聽之側，埋伏著不怎麼整潔的思想，像九歲小孩的口袋般，裝滿了雜七雜八……設想你在我體內，透過我的眼睛向外看，聽見那些噪音，那些聲音，再加上不可告訴別人的重責大任，最困難的部分是假裝詫異，好比我母親說，喂撒利姆猜怎麼著我們要去亞雷牛奶場野餐我就得表演哇，好興奮啊！而實際上我早知道了，因為我聽見她沒開口的內在聲音。生日那天，我還沒拆禮物包，就

在送禮者心中看到所有的禮物。還有尋寶遊戲也毀了，因為每條線索的位置每件獎品都在我父親腦子裡。更難的諸如到一樓辦公室去見我父親，我們在那兒，一走進去我腦子就裝滿了天曉得什麼垃圾因為他在想他的女秘書，愛麗絲或費南妲，他最新的可口可樂女郎，他在腦子裡慢慢脫他們的衣服，這也進了我腦子，她一絲不掛坐在藤面的椅子上，現在站起身，屁股上滿是交叉圖案，那是我父親的念頭，「我父親」，現在他看著我怪怪的，你怎麼回事兒子不舒服嗎，我好啊爸爸很好啊，得走了「非走不可」有功課要做，爸爸，走出去，趕快跑，趁他看見你臉上的線索以前（父親總是說我撒謊的時候額頭會有紅光閃爍）……你看這有多難，我的哈尼夫舅舅來帶我們去看摔角，早在我們抵達位於霍恩比大道的帕特爾體育館之前，我已經覺得悲傷。我們跟著人群經過達拉·辛和塔格拉·巴巴及其他人的人形大看板，他的悲傷，我最喜歡的舅舅的悲傷掃數湧入我心中，就像條蜥蜴生存在他嘻嘻哈哈的表面下，被他響亮的一度屬於船夫老泰的笑聲掩蓋，我們的位子極好，聚光燈打在纏鬥不分的摔角選手背上，我卻陷入舅舅解不開的傷心羅網，為他失敗的電影事業傷心，爛片接著爛片，他可能再也沒機會拍電影，但我不能讓悲傷從眼睛漏出，他正闖入我的思緒，喂小摔角家，什麼事臉拉那麼長，比一部爛電影還長，要吃什錦豆？可樂果？還是別的？我搖搖頭，不要，什麼都不用，哈尼夫舅舅，於是他輕鬆下來，轉過身，開始嚷著加油達拉，就這麼幹，狠狠修理他，達拉好耶！回到家，我母親拿著冰淇淋桶蹲在走廊上，用她真正的外在聲音說，要來幫忙嗎，兒子，你最喜歡的阿月渾子口味唷，我搖著轉臂，但她的內在聲音在我的腦袋裡迴盪，我看得出，她努力用日常事務填滿思想的每個角落，鯧魚的價格，家務事分配表，必須打電話叫水電工人來修餐廳的吊扇，她如何拼死命地專注於愛她丈夫的各個部位，但那個不可說的字不斷找到空檔，那天在浴室裡洩露的三個字，納——迪——爾——納——迪——

爾，那個打錯的電話打來時，她愈來愈放不下聽筒我的母親我告訴你一個男孩介入成年人的思維真的會把他搞得一塌糊塗。即使到了晚上，也不得休息，鐘敲十二點，我滿腦子瑪麗的夢境醒來。夜復一夜。總在我個人的魔法時刻，這時刻對她特別有意義。她的夢裡滿滿是一個死去多年的男人的形象，約瑟·德柯斯塔，夢把名字告訴我的，它包裹著一重我無法理解的罪惡感，每次吃她做的芒果醬，同樣的罪惡感會滲進我們每個人裡頭，這很神秘但因為這秘密不在她心靈的前庭所以我無法查知，同時約瑟也在那兒，每晚，有時以人的外形，但不是一直如此，有時他是一匹狼，或一隻蝸牛，有次是根掃帚，但我們（她在作夢，我在往裡看）都知道是他，一大堆無法撫平的指控，用他轉世化身的語言詛咒她，當他是約瑟狼牠對她嗥叫，約瑟蝸牛用黏液塗滿她一身，約瑟轉世的掃帚用帚柄毆打她……到了早晨，她叫我去洗澡，準備上學，我得吞下所有的問題，我九歲，迷失在其他人在熱浪中糊成一團的生活迷陣裡。

結束我改變了的人生這段早期記錄之前，我必須補充一則痛苦的自白：我想到我可以在學業上利用新獲得的能力，改善父母對我的觀感——簡言之，我開始在班上作弊。也就是說，我聆聽老師和比較聰明的同學的內在聲音，從他們的心靈擷取資訊。我發現老師幾乎不可能在出題時不先把理想答案在心中演練一遍——而且我也知道，萬一老師專注於其他事務，例如他私人的感情生活或財務危機，也總可以在班上的神童，賽魯斯大帝早熟而出眾的心靈中找到解答。我的成績開始顯著的進步——但不太過分，因為我刻意讓我的版本跟偷來的原版有些差距；即使我靠心電感應從賽魯斯那兒剽竊來整篇英文作文，我還做了許多我自己蹩腳的補充。我的目的是避免懷疑；我不算成功，但到底沒被發現。在札格羅憤怒質疑的眼光下，我保持天使般的無辜；在英文老師譚頓搖頭晃腦的困惑之下，我在沈默中進行我的詭計——深知即使運氣或愚昧使我洩露真

相，他們也不會相信。

讓我做個總結：在我們年幼的國家歷史的關鍵時刻，當五年計畫擬妥，選舉迫近，參加語言區重劃遊行的人為爭奪孟買而戰，一個名叫撒利姆·撒奈伊的九歲男孩，獲得了一件奇蹟般的天賦。儘管這項能力在許多緊要關頭可以對他貧困、未開發的國家有所貢獻，他卻寧可隱匿他的才能，將它浪費於毫無意義的偷窺與無謂的作弊。這種行為——我承認，不是什麼英雄行徑——是他心靈混亂的直接後果，這必然會敗壞道德——力求行為正當的欲望——降低人氣——只做大眾認可之事的一種相當曖昧的欲望。他唯恐被父親逐出家門，所以隱瞞自己的轉變，企圖討父母歡心，所以在學校濫用自己的能力。他人格的缺失可用年幼無知予以原諒；但只限其中一部分。混亂的思維方式將會一直困擾他大部分的人生。

我願意的時候，也可以做相當苛刻的自我批評。

什麼東西站在碎玉糖幼稚園的平坦屋頂上——你還記得，可以從白金漢別墅的花園上到那屋頂，只需翻越圍牆？是什麼，雖然無能執行它原來設計的功能，但連冬季都忘記把氣溫降下來的
 那年，它看顧著我們——誰在旁觀桑尼、刁疤眼、油頭和我玩法式板球及打七磚^①，偶爾賽魯斯和其他來訪的朋友（胖子帕斯·費西瓦拉和葛藍弟·凱斯·克拉科）也會參加？經常當托克西·

^① seven-tiles，印度的兒童遊戲，將七塊大小差不多的瓦片疊成一落，分兩隊人馬，一隊用球將瓦片打倒，另一隊防守。防守隊除了設法將瓦片重新疊好，若能在球第二次落地前把球接住，攻擊隊的投球手就需出局。但防守隊必須把球投回給攻擊隊的隊員時，若球在落地前就被攻擊隊搶到手，出局的隊員就可以全體「復活」。

卡崔克的保母拜娥芭從霍米住宅的頂樓往下高喊：「臭小鬼，光會吵鬧的壞胚子，不要吵啦！」……我們就會通通跑掉，回來（只等她從我們的視線消失）時，大家不出聲對她方才站著的窗口扮鬼臉，現場會看到什麼？簡言之，什麼東西，高高的、藍色、正在剝落，在監看我們的生活，它有一陣子似乎在記錄時間，不僅等候著即將來臨的我們換上長褲的那一刻，很可能也在等候伊薇·柏恩斯？也許你喜歡猜謎：什麼東西曾經藏匿過炸彈？約瑟·德柯斯塔在裡面死於蛇咬？……經過幾個月的內心折磨，我終於尋求一個可以逃避成年人聲音的庇護所，並且在一座沒有人費心去上鎖的老鐘塔裡如願以償；很諷刺地，就在那兒，在生了鏽的光陰的孤獨中，我竟然踏出了試探的第一步，介入重大事件與走近我永遠不可能擺脫的公眾生活……永遠不可能，直到那個寡婦……

被禁止接近洗衣籃後，我只要一有機會，就避人耳目，潛入那座殘障鐘點盤據的塔樓裡。每當圓環廣場因酷熱或機緣，刺探的眼神一空；當阿梅德與阿米娜前往威靈頓俱樂部打牌；當銅猴不在家，跟她在沃辛翰女校的游泳與跳水隊新結識的女英雄為伍……總而言之，只要情況允許，我就溜進我秘密的藏身所，伸長手腳，躺在我從僕人房偷來的草席上，閉起眼睛，讓我新獲得的內在耳朵（跟所有耳朵一樣，與我的鼻子相通）在市區漫遊——更遠一點，往北、南、西、東——聆聽各種各樣的事情。我迴避竊聽熟人心事引起的難以承受的壓力，在陌生人身上鍛鍊我的技巧。因此我介入印度的公共事務，乃是基於毫不高貴的理由——過分親密讓我倒盡胃口，我利用我們小山坡以外的世界做為輕鬆的調劑。

從破落的鐘塔看到的世界：最初，我不過是個旅客，一個透過個人專屬西洋鏡的神奇窺孔往外看的小孩。貨郎鼓在我左耳（已損壞）裡響，當我透過拉肚子的英國胖女人之眼，第一次看見

泰姬瑪哈；此後我力求南北平衡，我跳下馬杜拉的米那克西神廟，舒舒服服躺在誦經教士羊毛般蓬鬆的神秘觀念裡。我假扮成馬達三輪車的司機，參觀新德里的康諾特廣場，對汽油漲價下我微薄的車資大吐苦水；在加爾各答，我露宿在下水水道。這下子我旅行上了癮，我喇地南下到科摩林岬（Cape Comorin），成為一個紗麗綁得奇緊道德標準卻極鬆的漁婦……站在三個海洋①沖刷的紅色沙灘上，我用自己都不懂的語言跟德拉威②流浪漢打情罵俏；然後北上喜馬拉雅山，在呈完美圓形的璀璨彩虹與柯拉赫伊冰河夾帶而下的積石下方，鑽進古頡爾部落鋪滿苔蘚的尼安德塔式茅草屋。在賈伊瑟默爾（Jaisalmer）的黃金堡壘裡，我淺嘗製作鏡面亮片服飾的婦人的內在生活，在卡傑拉霍我是個青春期的鄉村男孩，目睹峙立田野間的昌德拉③寺廟裡那些密教的性愛雕刻，羞得無地自容，卻無法挪開眼睛……在旅行充滿異國風情的單純之中，我找到此許平靜。但到後來，觀光不再滿足我；好奇心開始蠢蠢欲動；我對自己說：「我們來勘察，這世界到底怎麼回事。」

在我九歲的帶電心靈激勵下，我跳進電影明星和板球選手的腦袋——我得知電影雜誌有關舞星薇亞豔蒂瑪拉八卦報導的幕後真相，我在布拉鉢恩體育館跟波利·烏姆力加同場出賽；我做過唱片歌星拉姐·曼格西卡，也做過國民貨運後面那家馬戲班的小丑波波……無可避免地，我在漫無目標心靈跳躍的過程中，也發現了政治。

① 即印度洋、阿拉伯海與拉克沙海（Lakshadweep Sea）。

② Dravidian，印度南部及斯里蘭卡北部的人種及其語言，下分許多部族，均不屬印歐系統。

③ Chandela，種族名，原居印度中部，國力曾相當強盛，約西元十一世紀被入侵的穆斯林擊敗。

有一次，我是北方省^①的地主，大肚皮垂掛在褲帶外面，我命令農奴把我多餘的稻穀燒掉……還有一次，我在奧立沙^②餓得快死掉了，那兒照例鬧飢荒：我兩歲大，母親已經沒有奶水。我短暫地佔據一個國會工作者的心靈，賄賂一名鄉下學校的老師，要他在即將來臨的大選中投票給甘地與尼赫魯的黨；以及一個決定投票給共產黨的喀拉拉省^③農人的思維。我的膽子愈來愈大：一天下午，我故意侵入我們省的省長大腦，所以，我在這消息鬧成國家級笑話之前二十多年就知道，德賽每天「喝自己的尿」……我在他體內，在他咕嘟咕嘟喝下一玻璃杯浮著泡沫的尿液時，也品嚐到那股暖流。最後我的顛峰之作是變成尼赫魯，國家總理，也是鑲在鏡框裡那封信的作者：我跟那位大人物坐在一群稀縫牙、鬚髮箕張的占星家中間，修改五年計畫，使它能與星球共振產生和諧相位……上流社會的生活真是勞心。「看看我！」我無聲地雀躍：「我可以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在那座一度裝滿供約瑟·德柯斯塔表達憎恨的爆炸工具的塔裡，一句話（並搭配適當的滴答音效）忽然完整地跳進我的思路：「我是孟買的墳墓……看我爆炸！」

感覺愈來愈強烈，彷彿我在創造一個世界；所有我跳進去的思想都屬於我，我佔據的身體都服從我的命令行事；所以，時事、藝術、運動，一個頂尖水準的廣播電台，全部豐富的內容，之所以會通通一股腦兒倒進我體內，乃是因為我以某種方式促成這些事件發生……換言之，我有一

① Uttar Pradesh 為印度北部大省分，首府為勒克瑙，境內奄有恆河平原大部分及部分喜馬拉雅山區，人口衆多，物產豐富，工業也較發達。

② Orissa 為印度東部之一省。

③ Kerala，位於印度西南部。

種藝術家的幻覺，把整個印度紛紜百態的現實，都當作有待我的天才塑造的素材。我得意地想道：「任何該死的事情我都有辦法調查！隨便什麼事都瞞不過我！」

今天，憑那段失落、浪費的歲月的後見之明，我可以說，我當時那種自命不凡的心理其實是種反射，出於某種尋求自保的直覺。要不是我相信那排山倒海而來的汪洋由我控制，它們累積的認同危機一定會把我消滅……但我有我的鐘塔，裡頭洋溢著我過於自信的喜悅。我變成了古代的月神辛^①（不，不是印度神：他是我從古代的哈德拉姆^②進口的），能在一段距離外施法，改變世界的潮汐。

但死神造訪麥斯沃德莊園時，仍然想方設法，令我大吃一驚。

儘管資產凍結一案，很多年前就結束了，但阿梅德腰部以下那塊區域仍然冷得像冰。自從他喊：「那群狗雜種把我的雞巴蛋都掃到冰桶裡去了！」然後阿米娜把它們捏在手裡搗暖，結果手指被寒冷黏在上頭，他的性器官就一直處於休眠狀態，像一頭凍結在冰山裡的長毛象，就像一九五六年俄羅斯發現的那頭。我那為孩子而結婚的母親阿米娜，只覺得未及創造的生命在她子宮裡腐爛，只怪自己對他失去吸引力，都怪她的雞眼什麼的。她跟瑪麗討論她的不快樂，但保母只能告訴她，從男人那裡是不可能得到快樂的；她們聊天的時候一塊兒做醬菜，阿米娜把她的失望攪進熱呼呼的萊姆醬，回回吃得人眼淚直流。

① Sin 是古代巴比倫與亞述神話中的月神，號稱衆神之父，被塑造成長鬍子老人的外型。

② Hadhranaut，古阿拉伯王國，位於今天葉門南部及阿曼、蘇丹等地。西元三世紀被征服。

雖然辦公時間的阿梅德，滿腦子秘書裸體記錄口授的狂想，眼前盡是他的費南姐或波碧絲一絲不掛，屁股上印著藤椅的交叉紋路，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的畫面，但他的老二拒絕回應；有一天，當費南姐或波碧絲已經下班回家，他跟納利卡大夫下棋，他的舌頭（跟他的棋技一樣）因為精靈而變得鬆垮垮的，他笨拙地交心道：「納利卡，我好像對那檔子事沒興趣了。」

對這種事知之甚詳的婦產科醫生，眼中發出愉快的光芒；節育狂從這位皮膚黝黑，滿臉通紅的醫生眼睛裡奮身跳出，發表以下的演說：「太棒了！」納利卡大夫喊道：「撒奈伊兄，你表現得太好了！你——容我補充，還有我自己——是的，你和我，撒奈伊兄，都是難能可貴的道德高尚之士！我們已揚棄了令人氣喘吁吁的肉體恥辱——我問你，避免生兒育女豈不更高尚嗎——免得在我們國家乞討為生的芸芸眾生中，又添一條受苦受難的生命——何況，你大可把精力轉投注在提供他們更多立足之地啊？我告訴你，我的朋友：你和我我們的四腳墜消波塊：我們會從大海取得土壤！」阿梅德倒了酒向這番演講致敬；我父親和納利卡大夫互相舉杯，敬他們長四條腿的混凝土之夢。

「土地，是的！愛情，不必！」納利卡大夫有點不穩地說；父親再次斟滿他的酒杯。

一九五六年底，靠成千上萬個大型混凝土四腳消波塊填海為陸的夢想——就是惹來凍結之禍的同一個夢——已經成為我父親的性行為代用品，而他之所以不舉，卻又是凍結的後遺症——似乎真的接近開花結果。但這一次，阿梅德花錢格外謹慎；這一次，他一直藏身幕後，不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任何文件上；這一次，他從凍結學乖了，決心盡可能避人耳目；所以當納利卡大夫以死亡背叛了他，我父親曾介入四腳消波塊計畫一事，就完全没有對証，阿梅德（我們已經看見，他十分欠缺因應災難的能力）就此被一條曳長如蛇的下坡路吞噬，再也沒有爬出來，直到生命的

終站，他才終於愛上自己的妻子。

* * *

且聽麥斯沃德莊園自食其果的故事：納利卡大夫在海濱大道一帶拜訪朋友；告辭後，他決定沿喬派迪海灘散個步，替自己買份米香沙拉^①和一點椰子汁。他精神奕奕地沿著提防步道前行，超過了一隊重劃語言區遊行者的尾巴，遊行放慢腳步走著，祥和地唸著口號。納利卡大夫走到那個徵得市產管理公司同意，放置在海堤上，作為未來發展指標象徵的四腳墜附近；在此他看到一件把他氣昏頭的事。一群丐婦圍著四腳墜，正舉行印度教的禮拜儀式。她們在基部點了油燈；有人在朝天那隻腳的頂端畫了一個喻（OM）的符號；他們一邊喃喃誦經，一邊滿懷崇敬地給那個四腳墜洗了一個徹底的澡。科技的奇蹟變成了濕婆的生殖器。向來反對生殖的納利卡大夫，被這個場面氣瘋了，在他看來，古老而多產的印度全副古老而黑暗、誇大男性生殖的力量，都被用來摧殘這無生殖力的二十世紀混凝土之美……他快步跑上前去，高聲斥罵那群正在做禮拜的女人，因憤怒而渾身發紅；到了她們那兒，他一腳踢開她們小小的雙口油燈；據說他還試圖推走那些女人。他的行徑落入重劃語言區的遊行者的眼裡。

重劃語言區遊行者的耳朵聽見他語言的粗暴；遊行停下腳步，他們提高音量反駁。揮舞拳頭，怒聲咒罵。而這位好醫生，因憤怒而忘了謹慎，回頭對群眾侮辱他們的理念、他們的教養和

① Bhel-puri，主料為爆米花、扁豆、洋蔥、香菜等，混合後淋上甜、辣醬料食用。

他們的姊妹。一陣沈默發揮它全副力量。沈默帶領遊行者的腳走向渾身發紅的婦產科醫生，他站在四腳墜和哀哭的婦人中間。遊行者的拳頭沈默地伸向納利卡，在深邃的寂靜中他抱緊四腳混泥土不放，而他們企圖把他拖下來。絕對無聲的狀況下，恐懼賦予納利卡笠貝般的附著力；他手臂緊緊抱著四腳墜，不讓人拉開。遊行者的力量加諸四腳墜……他們咬緊牙關，用力搖晃它；無聲地，他們累積的力量超過了它的重量。在惡魔的沈寂控制的黃昏裡，四腳墜傾斜，準備成為同類中第一個進到海中，展開填海為陸的偉大工作。納利卡大夫的嘴巴張開成一個無聲的「啊」，像一個會發燐光的軟體動物般，緊緊抓住它……人和四腳墜都無聲墜落。潑濺的浪花打破了消音的魔法。

據說納利卡大夫掉下去，被他執著愛戀對象的重量壓成肉泥。很輕易就可找到屍體，因為它發出的紅光直上水面，像火焰一樣。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喂，兄弟，有什麼消息？」——包括我在內，一群孩子擠在埃斯科利亞別墅的花園樹籬四周，裡頭是納利卡大夫的單身寓所；萊拉·薩巴馬蒂家一名僕人擺出莊嚴肅穆的架勢，告訴我們：「他們把他屍首接回來了，用絲綢包著。」

我不許看納利卡大夫躺在硬梆梆單人床上，有番紅花環繞的屍首；但我還是會知道一切，因為有關他的消息都傳到房間以外很遠的地方。我大部分聽聞來自莊園的僕人，他們覺得公開談論死亡是理所當然的事，卻絕少談到生命，因為人在世上日常生活的每件事都顯而易見。從納利卡大夫自己的僕人那兒，我得知屍體有種水的特質，這是因為喝進了大量的海水：它時時刻刻在變動，會隨著光線照射的角度而予人快樂、悲傷或無所謂的印象。霍米·卡崔克的園丁打岔道：「注視屍體太久是危險的事；你會把它的一部分吸到體內帶走，會有不好的後果。」我們問：

「後果？什麼後果？怎樣的後果？怎麼會？」許多年來，頭一遭離開白金漢別墅花園水龍頭底下那個老位子的苦行聖人普魯修塔姆說：「屍體使活著的人把自己看得太清楚；跟它共處後，活人的行為會變得誇張。」這種不尋常的論調，頗有事實支持，因為事後，曾幫忙清洗屍體的托克西·卡崔克的保母拜娥芭，變得前所未有的固執、潑辣、令人害怕；似乎所有看過納利卡大夫屍體人殮的人，都受到影響，努喜·易布拉音變得更蠢，更像鴨子；住死者樓上，而且曾幫忙整理房間的萊拉·薩巴馬蒂，此後越發放任本來就潛伏她內心的雜交欲望，踏上一條盡頭會有槍彈等著她的不歸路，而她的丈夫薩巴馬蒂指揮官，會用一根最不尋常的指揮棒，指揮科拉巴的交通……

但我們一家都躲著那具屍首遠遠的。我父親拒絕去致哀，絕口不提他這位亡友的名字，提到他只說：「那個叛徒」。

兩天後，消息上了報，納利卡大夫忽然冒出來一大堆女性親戚。他一輩子獨身且憎恨女性，死後卻淹沒在一片體格魁梧、嘈雜、無所不能的女人海裡，她們從城市各個稀奇古怪的角落裡鑽出來，放下了阿牧爾（Amul）乳牛場的擠奶工作、電影院的售票房，街邊的汽水店與不愉快的婚姻；那個遊行盛行的年頭，納利卡女人也組成她們自己的隊伍，一股特大號體型的女人潮，澎湃湧上我們兩層樓高的小山坡，把納利卡大夫的公寓塞得水洩不通，從下面馬路上都可以看見她們手臂伸出窗外，她們的臀部溢出陽台的邊緣。大家一整個星期都沒能睡覺，因為納利卡女人哭聲震天；但在哀嚎之餘，這些女人也確如她們外表看起來那麼幹練。她們接手經營醫院；她們把納利卡所有的商業往來查得一清二楚；她們把我父親逐出四腳墜生意，絲毫不手軟。經過這麼多年，父親什麼也沒剩下，只換來褲袋上一個洞，這些女人把納利卡的屍體送到貝拿勒斯①火化，莊園裡的僕人對我耳語，他們聽說，黃昏時分，醫生的骨灰灑進馬尼卡卡火葬場旁的聖河裡，

入水不沈，浮在水面像小小的螢火蟲發光，一路沖刷到海裡，那種古怪的螢光想必會嚇著航海的船長。

至於阿梅德：我發誓自從納利卡死亡，娘子軍湧到之後，他就開始，真的，凋萎……逐漸地，他的皮膚變白，頭髮也失去色澤，幾個月不到，他就完全變成白色，只除了一雙黑眼睛。（瑪麗告訴阿米娜：「那個人血氣太冷；現在他皮膚也結了冰，像冰箱一樣白色的冰。」）我很誠實地說，儘管他對自己變成白人一事，假裝很擔心，還去看醫生什麼的，其實當醫生查不出原因，也開不出藥方，他暗地裡高興得很，因為他一直羨慕歐洲人的膚色。有一天，又可以開始講笑話了（納利卡大夫死後已經過一段合理的哀悼期），他在雞尾酒時間告訴萊拉說：「最好的人皮膚深層都是白色的；我不過是放棄偽裝罷了。」他的鄰居全都比他黑，客氣地笑著，沒來由地覺得羞恥。

情境證據顯示，我之所以會冒出一個白雪爸爸跟黑檀木媽媽配對，納利卡之死應負全責；然而（儘管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吞嚥這個的心理準備）我要冒險提出一個不同的解釋，一個我在鐘塔的秘密思考中推敲出來的理論……因為我經常從事心靈旅行，察覺一件很奇怪的事：獨立的開頭九年期間，國內商界有很多人感染到類似的皮膚褪色症（第一個有記錄的患者極有可能就是庫其那般的女邦主）。我在印度各地遇到善良的印度商人，靠著第一個五年計畫大發利市，專心致志推動商業……這些商人若非已經變得真的非常白，就是正在變白之中！似乎從英國人手裡收回政

① 貝拿勒斯距孟買非常遙遠，而且葬禮的儀式是印度教式，所以回教徒納利卡骨灰的異常反應，可能代表某種程度的不滿。

權、成為自己命運主宰，必須付出龐大的努力，吸乾了他們面頰上的顏色……這種情形下，說不定我父親也是某種散布廣遠、卻無人注意的現象的受害者。印度的商人正逐漸變成白皮膚。

一天咀嚼這麼多也夠了。但伊芙琳·莉莉絲·柏恩斯^①即將到來；拓荒者咖啡廳也近得讓人頭痛，而且——更性命交關的——其他午夜之子，包括我的分身濕婆，也就是那個膝蓋會要人命的傢伙，紛紛逼上前來，不久裂縫就會寬得夠他們逃脫了……

順便提一句：約摸在一九五六年底，八九不離十吧，戴綠帽的歌手小威利·溫基，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① Evelyn Lith Burns 是撒利姆愛慕的對象，她的小名是伊薇 (Evie)。

愛在孟買

齋月我們都盡可能多去看電影。清晨五點被母親黽勉的手搖醒；吃罷天亮前的早餐甜瓜和加糖的萊姆水，尤其星期天早晨，銅猴和我就輪流（有時異口同聲大叫）提醒阿米娜：「早場十點半就開始了！今天是大都會幼童軍日，媽媽，拜託嘛！」然後開車去電影院，我們不碰可口可樂或洋芋片，也不吃快樂迪冰淇淋或包在油膩紙張裡的咖哩角；但起碼那兒有冷氣，而且我們衣服上還別著幼童軍徽章，現場會舉行各種趣味競賽，有一個蓄著怪模怪樣八字鬚的主持人，宣讀慶生者的名單：最後是電影，放映完「下次上映」、「即將上映」等預告片及卡通（「正片即將開始，但先……！」）後登場：很可能是《義俠復國記》（*Quentin Durward*），或《美人如玉劍如虹》（*Scaramouche*）。「宮幃鬥劍！」事後我們相告，裝出影評人派頭；還有「太輕浮，胡鬧一通！」——雖然我們根本不懂「宮幃」或「輕浮」的意義。我們家人不怎麼祈禱（除了開齋節，週五父親會帶我去清真寺慶祝，在我頭上綁一條手巾，把我的額頭壓到觸地）……但我們一直都很願意齋戒，因為我們喜歡電影院。

伊薇·柏恩斯和我都同意，羅勃·泰勒是全世界最棒的電影明星。我也喜歡傑·西佛西爾演的唐托；但他「忠實的朋友」克萊頓·摩爾演獨行俠①嫌太肥，這是我的看法。

伊芙琳·莉莉絲·柏恩斯一九五七年元旦搬來，跟她的鰥夫父親住在我們山坡底下兩棟笨重的混凝土公寓樓房中的一間，這兩棟醜房子幾乎是趁我們不注意忽然冒出來的，而且實施奇怪的

種族隔離政策：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包括伊薇）住諾爾村；印度暴發戶則搬進財神別墅區。從麥斯沃德莊園的高處，我們俯瞰他們所有的人，白皮膚棕皮膚都一樣；但沒有人俯瞰伊薇·柏恩斯——只除了一次。她只有那一次，被人騎到身上。

我穿第一條長褲前就愛上了伊薇；但在那年，愛是一種奇怪的連鎖反應。為節省時間起見，就假設我們都坐在大都會戲院的同一排；我們對著跳動的畫面如癡如醉，羅勃·泰勒就反映在我們的眼睛裡——形成一組象徵性的序列：撒利姆·撒奈伊坐在伊薇·柏恩斯旁邊且愛上了坐在桑尼·易布拉音旁邊且愛上了他的她；桑尼卻坐在銅猴旁邊且愛上了坐在走道旁邊且覺得肚子餓得要命的她……我這輩子總共愛了伊薇大約六個月；兩年後，她回到美國，用刀殺傷一個老婦人，被送進感化院。

我要趁此機會略表謝意：要不是伊薇來到我們中間，我的故事可能停留在鐘塔漫遊記和在班上作弊的階段，永遠不會有進展……那麼就不會出現寡婦寄宿舍的高潮，我的存在意義不會有明確的證據，也不會出現霓虹燈女神孟芭黛薇眼睛眨巴眨巴、穿黃綠相間舞衫，在臭氣薰蒸的工廠裡跳舞和當家作主的尾聲。但伊薇·柏恩斯（她是蛇或梯子？答案不言可喻：兩者都是）確實來了，還配備了銀色腳踏車，它不僅幫助我找到午夜之子，也確定了孟買省的分裂下場。

話說從頭：她的頭髮像製作稻草人的稻草，她的皮膚灑滿雀斑，她的牙齒住在金屬籠子裡。

① 〈獨行俠〉（*The Lone Ranger*）一九五六年出品的美國西部片，主角獨行俠的造型，騎白馬、戴黑眼罩，由克

萊頓·摩爾（Clayton Moore）飾演，他的印地安人搭檔唐托（Tonto）由 Jay Silverheels 飾演。唐托習慣以印地安語稱獨行俠為「忠實的朋友」（Kemo-sabay），成為影迷很愛模仿的一句話。

那口牙齒似乎是世界上她唯一無法控制的東西——它們向四面八方亂長，惡毒而瘋狂地東倒西歪、重疊在一起，趁她吃冰淇淋的時候讓她痛得不可開交。（我藉此機會發表一個以偏蓋全的心得：美國人控制全宇宙，卻管不了自己的嘴巴；印度雖然無能，但她的子民卻都有一口好牙。）

雖受盡牙疼折磨，我的伊薇英勇地超越了痛苦。她不願瘦成皮包骨，遇到機會照樣吃蛋糕、喝可口可樂，而且從不叫痛。有骨氣的孩子，這個伊薇·柏恩斯：她能征服痛苦，因此有資格高居我們眾人之上。有人說美國需要邊疆：疼痛就是她的邊疆，而且她決心將它一路開拓出去。

有一次，我羞澀地送她一條花編的項鍊（送給我的黃昏百合一串夜女王^①），用我自己的零用錢向醜聞岬一個女小販買的。「我從不在身上戴花，」伊薇說，便把那條看不上眼的鍊子望空一扔，趁它落地前，掏出她百發百中的雛菊牌空氣槍，一枚鉛彈便將它打個稀爛。她藉使用雛菊牌手槍摧殘鮮花之舉，宣告自己不會讓任何人套上枷鎖，即使項鍊也不行：她是我們任性、善變的百合山坡。也是夏娃，我眼中的亞當的心肝寶。^②

她怎麼來的：桑尼、刁疤眼和油頭、賽魯斯、猴和我，正在麥斯沃德四座宮殿中間的圓環廣

① queen-of-the-night 是一種仙人掌，夜間開花，花形大而美。

② 本段中敘述者用伊薇的名字 Evelyn Lilith Burns 大做文章，文中有許多層拐彎抹角的雙關語。Evelyn 與黃昏（evening）發音相近，故有「黃昏百合」一詞，這個字可以暱稱做 Eve（一般譯為夏娃）或 Evie（伊薇），敘述者從夏娃又聯想到亞當，以及墮落之果蘋果：男人的喉結通稱亞當的蘋果（Adam's apple），另一方面 apple of one's eye 亦有心目中的明珠寶貝之意，所以他把伊薇叫做 The Adam's-apple of my eye，將亞當、喉結、夏娃、寶貝等意象套疊在一起。Lilith 前半段與百合花（lily）同音，這同音之誼引發黃昏百合與山坡百合的聯想（然以花而言，實際上只有山谷百合，而沒有山坡百合）。

場玩法式板球。這是新年遊戲：托克西在鐵柵窗後面拍手；甚至拜娥芭的心情都很好，難得一回沒對我們口出惡言。板球——即使是法式，即使是小孩子在打——是種安靜的遊戲；亞麻仁油加持的和平。皮革與柳條的親吻，稀稀落落的鼓掌聲，偶爾有人喊——「射門！射門，先生！」——「啥？」但騎腳踏車的伊薇可不管這一套。

「喂，你們！你們大家！喂，怎麼回事？你們都聾了嗎？」

正好輪到我打擊（像藍基般優雅，曼卡德般有力），她跨著兩個輪子衝上山坡，草帽飛揚，雀斑像著了火，喋喋不休的嘴巴像在陽光中打旗語，一個騎銀子彈的稻草人……「喂，你鼻子漏水！別盡盯著那顆蠢球看，癩三！我讓你們看看什麼才叫值得看！」

想到伊薇，很難不同時聯想到她的腳踏車；可不是一般平凡的兩輪車，而是最後一批古色古香的精品，狀況絕佳的阿周那印度牌腳踏車，有下墜式的握把，裹滿封箱膠帶，五段變速，還有仿豹皮的防水布座墊。銀色車架（我不需要告訴你吧，那是獨行俠愛馬的毛色）……邈邈的刁疤眼和講究整潔的油頭、天才賽魯斯和猴兒、桑尼和我——最要好的朋友，莊園的真正繼承人，擁有與生俱來的繼承權——桑尼帶著自從產鉗弄凹他腦袋以來就有的那份遲鈍的天真，我懷著我危險的秘密知識——是的，我們每個人，未來的鬥牛士、海軍軍官等，全都張口結舌，動彈不得，看著伊薇·柏恩斯騎腳踏車，愈來愈快愈快愈快，繞著廣場邊緣一圈又一圈。「看我呀：看我怎麼騎，你們這群笨蛋！」

伊薇演出，不時騰空脫離豹皮座墊。她一腳踏在座墊上，另一條腿向後伸直，繞著我們滴溜溜轉；她加快速度，然後在椅墊上倒立！她可以跨在前輪上方，面對後方踏板，讓車子倒行……地心引力是她的奴隸，速度是她的元素，我們頓時知道，一個強權降臨到我們中間，一個輪

子上的女巫，籬樹上的花朵向她拋灑花瓣，圓環裡的塵土起立成雲向她歡呼，因為圓環也找到了女主人：她不停旋轉的輪子是支彩筆，它就是畫布。

現在我們注意到，我們的女英雄右臀佩著一柄雛菊牌空氣手槍……「還有呢，你們這些空空！」她喊道，並抽出手槍。她的子彈使石頭望風逃逸；我們把銅板丟到空中，她一一射下，像石頭般死定了。「靶子！更多靶子！」——刁疤眼二話不說，獻出他心愛的紙牌，讓她把人頭牌的腦袋都打掉。戴牙齒矯正器的女神槍手——沒人敢對她濫射提出質疑，只除了一次，那也是她霸權的終結，發生在貓群大進擊期間；情況需要斟酌。

伊薇小臉蛋通紅、滿身大汗下了車，宣稱：「從今以後，這兒有新的大酋長。怎麼樣，印地安人^①？有意見嗎？」

沒有意見；我當下就知道，我戀愛了。

跟伊薇去朱戶海灘：她贏了駱駝賽，喝的椰子汁比我們任何人都多，還能在阿拉伯海又澀又刺的鹹水中張開眼睛。

六個月能造成那麼大的差別？（伊薇只比我大半歲。）憑這一點，妳就有資格跟成年人平輩論交？有人看見伊薇跟老易布拉音聊八卦；她宣稱萊拉·薩巴馬蒂教她如何化妝；她還找霍米·卡崔克聊槍械。（這是卡崔克人生的一大悲劇反諷，他是個貨真價實的槍械迷，但有朝一日他會被用人用槍指著……他在伊薇身上找到知音，這個沒娘的孩子，跟他的托克西很不一樣，伶利像刀，聰明剔透如酒瓶。順帶提一句，伊薇絲毫不在托克西身上浪費同情心。有回她滿不在乎地對

^① 印度人與印地安人在英文中都是 Indian，伊薇把兩者混為一談，所以她實際上是要當印度人的酋長。

我們大家表示：「腦袋有問題的人，應該像老鼠一樣消滅才對。」但伊薇啊：老鼠可不是弱者！妳的臉上，像那種齧齒動物的成分，比妳蔑視的托克西全身加起來還要多。」

這就是伊芙琳·莉莉絲；她來了才不過幾星期，就讓我發作一串連鎖反應，留下的後遺症，至今尚未完全復元。

一切都是桑尼起的頭，隔壁的桑尼，有產鉗凹痕的桑尼，耐心地坐在我故事的邊廂，等候出場的訊號。那時候，桑尼是個遍體鱗傷的傢伙：傷他的不僅是產鉗而已。愛上銅猴（即使只是根據九歲孩子對這個字的定義）殊非易事。

我說過，我妹妹因為排行居次，出生又未獲足夠的注目，以致對任何感情宣言的反應都很暴烈。雖然有人相信她能說鳥和貓的語言，但情人的甜言蜜語在她身上的效應，卻是引發幾乎像野獸的狂怒；問題是桑尼太單純，嚇都嚇不走。已經好幾個月，他總是用這類話來騷擾她：「撒利姆的妹妹，妳真的很不錯耶！」或「聽著，要作我的女朋友嗎？我們可以跟妳的保母去看電影，說不定唷……」這期間，她一直讓他為愛受苦——捏造他的壞事告訴他母親，故意不小心把他推進泥塘；有次甚至動手攻擊他，在他臉上留下又長又深的爪痕，還造成他眼睛上一塊賤狗特徵的傷痕；但他就是學不會。所以，到最後，她規畫了最可怕的報復。

猴兒讀的是尼培安沿海路上的沃辛翰女校；校內滿是高個兒、肌肉發達的歐洲人，她們能像魚般游泳，像潛艇般潛水。從我們臥室窗口望去，可以看見她們在碎玉糖俱樂部地圖形的泳池裡踢騰，消磨空閒，那個地方，不消說，我們是進不去的……當我發現銅猴竟然跟這群搞種族隔離的游泳健將攪和在一起，被當作某種吉祥物，真恐怕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替她覺得抱不平……：但你沒法子跟她爭辯；她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肌肉發達的十五歲白種女孩，搭沃辛翰校車時，讓她跟

她們坐一塊兒。三個這樣的女孩每天早晨跟她一起等車，桑尼、刁疤眼、油頭、賽魯斯大帝及我，也在同一地點等天主教學校的校車。

一天早晨，為某種我不記得的原因，車站只有我和桑尼。也許是鬧寄生蟲流行什麼的。猴等著，直到瑪麗把我們放單，由肌肉發達的游泳健將照顧；忽然間，她陰謀的真相衝進我腦海，沒什麼特別的原因，我剛好接收到她的思想；我喊道：「喂！」——但已經太遲了。猴尖叫：「不要你管！」然後她就跟三名肌肉發達的游泳健將撲到桑尼身上，露宿街頭的人、乞丐、騎腳踏車的小職員，都看得津津有味，因為她們把他身上每片布縷都拉扯下來……「該死的，你就袖手旁觀嗎？」——桑尼高喊求救，可是我出不了手，我妹妹跟我最要好的朋友之間，教我如何取捨？他說：「我要去告我爸爸！」淚水直流。而銅猴呢：「這個教訓你放狗屁——那個教訓你」，他的鞋子被脫了；襯衫剝掉了；背心被跳水高手搶了去，「這個教訓你寫娘娘腔的情書，」沒襪子了，淚如泉湧，然後「來了！」銅猴喊道；沃辛翰校車開到了，攻擊者和我妹妹跳上車，快速駛去，「劈哩啪啦，大情人！」她們喊道，桑尼被丟在街上，在齊馬克和讀者樂園對街的人行道上，跟出生那天一樣光溜溜；他的產鉗凹痕像退潮後岩石上留下的水潭一樣發亮，因為他頭髮上抹的凡士林滴落下來；他的眼睛也是濕的，而他說：「她為什麼這麼做？為什麼，我不過是告訴她我喜歡……」

「我也不懂，」我說，不知該往哪兒看：「她做些怪事，就這樣。」我當時也不知道，有一天，她會對我做更可怕的事。

不過那是九年後的事……且說，一九五七年初，競選活動掀開序幕：山格（Jan Sangh）鼓吹為上了年紀的聖牛成立安養所；納布狄里巴德在喀拉拉省承諾，共產黨會提供每個人食物與工

作；在馬德拉斯，阿南杜賴的阿南D M K黨為鄉土本位主義搗風點火；國大黨則提出賦予印度教婦女平等繼承權的印度教繼承法案等改革政策，與之抗衡……簡言之，每個人都忙於為自己的主張爭取奧援；我卻一見伊薇就張口結舌，只好拜託桑尼從旁替我美言幾句。

在印度，我們碰到歐洲人簡直毫無抵抗力……伊薇加入我們才不過幾星期，我就被吸進一批奇形怪狀的歐洲文學仿製品裡去。（我們在學校演出過一個簡略版的〈大鼻情聖〉；我也讀過漫畫版的〈圖說古典文學〉。）也許可以公正地說，歐洲化身鬧劇，在印度重現……伊薇是美國人。也一樣。

「可是，喂，兄弟，那不公平嘛，你為什麼不自己去？」

「聽著，桑尼，」我哀求道：「你是我的朋友，不是嗎？」

「是啊，可是你都没幫我……」

「那是我妹妹，桑尼，要我怎麼辦？」

「不必，那你自己的事自己……」

「喂，桑尼，兄弟，想想看。想想就好。女孩子很難應付的，兄弟。你知道猴發瘋起來多麼可怕！你有經驗，朋友，你吃過苦頭。下次你會懂得，該放慢腳步。可是我懂什麼，兄弟？也許她根本不喜歡我。你要我也被剝光衣服嗎？這樣你就好過嗎？」

天真善良的桑尼：「……呃，不會啦……」

「好，那你就去嘛。替我說些好話。叫她不要在意我的鼻子。真正算數的是品德。你可以嗎？」

「……好——吧……我……好吧，但你也去跟你妹妹說，好嗎？」

「我會說的，桑尼。可是我能承諾什麼？你知道她的脾氣。但我一定跟她說。」

不論你的計畫擬得多麼周詳，但女人一下就可以把它通通拆穿。相對於每一場選舉的勝利，總有兩倍以上的人要落敗……從白金漢別墅的陽台，透過遮陽簾的縫隙，我窺探桑尼遊說我挑中的選民……聽到選區的聲浪，伊薇提高的鼻音，用輕蔑把空氣切成碎片：「誰？他嗎？你怎麼不叫他去擤鼻涕？那個鼻涕鬼？他連腳踏車都不會騎！」

這是事實。

還有更糟的；因為，忽然間（雖然遮陽簾將場景分隔為許多細條）我難道沒有看見伊薇臉上的表情開始軟化，發生改變？——伊薇的手（被簾子橫剖成許多細條）有沒有伸向我的選區代理人？——伊薇的手指（指甲啃到肉裡）有沒有觸摸桑尼太陽穴上的凹洞，指尖沾滿流下來的凡士林？——而她有沒有說：「你呀，比方說，你好可愛？」且讓我傷心地確認，有，有，有，通通有。

撒利姆愛伊薇；伊薇愛桑尼；桑尼迷銅猴；但猴兒怎麼說呢？

「別害我噁心了，安拉，」這是我試圖為桑尼說好話時——高貴的行為，試想他怎麼辜負了我——我妹妹的反應。選舉人將我們兩人都判出局。

我還不死心。伊薇如海妖的誘惑——我不得不承認，她從沒把我放在眼裡——使我一路向下沈淪，再也不能回頭。（但我對她沒有反感；因為墮落的終點是上升。）

獨個兒在鐘塔裡，我暫且攔下周遊全印度的飄泊，思考如何追求我的雀斑夏娃。「不用考慮中間人，」我勸告自己：「你必須親自出馬。」最後我想出了一套計策：我必須分享她的興趣，

喜歡她喜歡的事……槍對我一直沒有吸引力。我決心學騎腳踏車。

那時，伊薇終於經不起山坡上孩子們的再三要求，答應傳授他們單車上的好功夫；所以，不消說，我當然加入上課。我們在圓環廣場集合，伊薇是馬戲班的女班主，站在五個搖搖擺擺、拼命集中精神的腳踏車騎士中間……我則站在她身旁，沒有腳踏車。伊薇來到前，我不曾對車子表現過興趣，所以沒人替我買車……我卑屈地承受伊薇的毒舌鞭打。

「你住什麼地方呀，大肥鼻？我猜你是想借我的車吧？」

「不是，」我懺悔地撒謊，她寬容了一點，聳聳肩膀：「好吧，好吧，先坐上車，我們看看你是不是塊材料。」

讓我立刻透露，爬上銀色的阿周那印度牌腳踏車時，我的心情真是昂揚到最高點；伊薇一圈一圈繞著走，手抓著腳踏車的龍頭，喊道：「平衡好了嗎？沒有？老天，沒有人有一整年功夫！」——伊薇和我漫步走著，我覺得……該怎麼說？……幸福。

一圈一圈又一圈……終於，為了討她歡心，我結巴道：「好了……我想我……讓我，」立刻就完全靠自己，她給我臨別一推，那匹銀色生物便閃閃發光、無法操控地飛越圓環……我聽見她尖叫：「剎車！他媽的剎車，你這個笨蛋！」——但我的手動彈不得，我全身僵硬如木板，而「小心啊」我正前方就是桑尼的藍色腳踏車，撞車軌道，「讓開瘋子」，桑尼騎在車上，試圖調轉龍頭，避免相撞，但藍色仍然向銀色馳來，桑尼向右轉，但我也走同樣方向「呷呀我的腳踏車」，銀輪撞上藍輪，車架親吻車架，我飛向空中，飛越車把飛向桑尼，他也循一模一樣的拋物線向我飛來「嘩啦」腳踏車在我們身下倒地，以親暱的抱姿糾纏在一起「嘩啦」懸在空中桑尼和我相遇，桑尼的頭撞上我的……我出生九年多來一直突出的太陽穴，桑尼頭顱被產鉗夾出的凹

洞；世事皆有因緣，似乎是如此，因為現在我突出的太陽穴卡上了桑尼的凹洞。天衣無縫。腦袋貼合，我們開始向地面降落，沒碰到腳踏車，不幸中之大幸，「轟隆」好一會兒全世界都消失了。

然後雀斑燃燒起來的伊薇：「噢你這個討厭鬼，你鼻涕鬼，你弄壞了我的……」但我沒在聽，因為圓環車禍將洗衣籃災難開了頭的那件事推向完成，我腦袋裡的一堆東西衝到最前線，不再是我一直未加注意的、朦朧含糊的背景雜音，他們每一個都發出「本人在此」的訊號，來自北南西東……所有在那午夜時刻誕生的兒童，喊著：「我」，「我」，「我」，「我」。

「喂！喂，鼻涕鬼！你還好嗎？……喂，他媽媽在哪兒？」

* * *

干擾，什麼都沒有只有干擾！我多少有點複雜的生活中，各個不同部分都以完全不講理的頑固，拒絕乖乖留守它們各自獨立的隔間。聲音從它們的鐘塔氾濫而出，入侵應歸伊薇統轄的圓環……現在，就在我應該描寫滴答聲的神話兒女的時刻，又被邊境郵車帶開——拐帶到我外祖父母逐漸腐朽的世界，於是阿達姆·阿吉茲插入我故事自然開展的程序。唉好吧，擺脫不了的只好逆來順受。

那年一月，我因腳踏車事故引起嚴重腦震盪，療養期間，我父母帶我們去阿格拉參加家族團圓，結果卻比惡名昭彰（而且頗有可能純屬虛構）的加爾各答黑洞①更糟糕。整整兩個星期，我們被迫聽翡翠和楚飛卡爾（他現在是准將了，而且堅持人家稱呼他將軍）引用大人物的名字，無

時無刻不在暗示他們在巴基斯坦排行第七、天文數字的財富；他們的兒子薩法②試圖（但只有一次！）拉扯猴已開始褪色的紅辮子。我們還被迫在沈默的恐懼中，觀賞我的公務員舅舅穆斯塔法，和他有一半伊朗血統的妻子宋妮雅，對他們那一窩沒有名字也沒有性別的小鬼頭拳打腳踢，棍棒齊飛，打得他們面目不辨；還有到處瀰漫一股艾麗亞濃郁的老處女尖酸，使我們對食物食不知味；我父親每晚天天提早告退，以便從事對抗精靈的秘密戰爭；情況愈來愈糟，愈來愈糟，愈來愈糟。

一天晚上，我在鐘敲十二點醒來，發現外公的夢鑽進我腦袋裡，因此不得不以他觀察自己的眼光觀察他——一個每下愈況的老人，在他身體正中央，如果光線打得對，可以看見一塊巨大的黑影。年輕時代給他力量的信念，在衰老、可敬的母親以及缺乏志同道合友伴的綜合影響下，已逐漸凋萎，因而舊的空洞重新在他身體中間顯現，將他轉變成又一個平凡、猥瑣、空虛的老頭子，他曾經抗拒了那麼長久的上帝（或其他迷信），又開始在他身上建立統治據點……在這同

① Black Hole of Calcutta 是印度殖民史上的重大事件。東印度公司於一六〇〇年成立，主要作用是與東印度群島與蒙兀兒帝國做貿易。一七五六年，新上任的孟加拉王西賴烏道拉（Siraj-ud-daulah），發兵攻打加爾各答的威廉堡，俘虜了東印度公司所屬一百四十六名英國士兵，將他們就地囚禁在堡內的地牢，亦即所謂「黑洞」。黑洞尺寸有幾種不同的記載，總而言之，面積約十坪大小，而且沒有窗戶，所以次日開門時，已有一百二十三人窒息死亡。消息傳回英國，輿論大譁，熱烈支持增兵印度。英軍不久便殲滅西賴烏道拉，並將東印度公司從單純的貿易據點，快速發展成為握有實權的統治者。但近代歷史學者翻案，認為被囚入地牢和窒息死亡的人數過分誇大，甚至整件事都可能是捏造的。

② Zafar，也是魯西迪自己的兒子的名字，他曾把〈午夜之子〉題獻給兒子薩法。

時，可敬的母親整整兩個星期時間，都用於設計各種小手段，羞辱哈尼夫舅舅受人輕蔑的明星老婆。也就是那一次，我在兒童劇中被派到扮演一個幽靈，在外公衣櫃頂上的一只老舊的皮革手提包裡，找到一幅蟲蛀的床單，但最大的那個洞是人為的：這項發現的報酬就是（還記得吧？）祖父母聯合憤怒咆哮。

但有件事是成功的。我跟人力車夫拉西德（就是那個年輕時不出聲地在玉米田裡吶喊，並幫助納迪爾·康恩進入阿吉茲廁所的人）成了好朋友：我在他翼護之下——而且沒告訴我父母，否則他們一定會以我發生意外不久為藉口，禁止我這麼做——學會騎腳踏車。我們離開的時候，我把這秘密跟所有其他秘密一塊兒打包，只不過這件事，我不打算保密太久。

……回家的火車上，車廂門外仍有聲音攀附：「行行好，大爺！開門呀，好心的先生哪！」——逃票者的聲音跟我想聽的聲音，我腦子裡的新聲音角力——然後就回到孟買中央車站，開車回家的路上，經過賽馬場、寺廟，現在伊薇逼我先結束她的部分，然後才能專心處理更崇高的事務。

「又到家了！」猴高喊：「萬歲……回孟買啦！」（她受了奇恥大辱。在阿格拉，她燒了將軍的書。）

根據記錄，國家重組委員會早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就已向尼赫魯提出報告；一年後，它的建議付諸實行。印度重新分割，成為十四省和六個中央管理的「行政區」。但這些省的界線不是由河川山巒，或任何自然地形決定；相反的，它們採用文字的蕃籬。語言區隔了我們：喀拉拉省劃歸說馬拉雅拉姆（Malayalam）語的人，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名稱的拼音正讀反讀都一樣的

方言；在卡納塔克省，應該說卡納塔語；被斷手截肢的馬德拉斯省——今天稱做泰米爾納德——住著泰米爾語的熱情擁護者。但由於某種疏忽，孟買省未獲處置；孟芭黛薇的城市裡，語言遊行的隊伍愈來愈長、愈來愈喧鬧，終於轉變為多個政黨：代表馬拉塔語，要求成立馬哈拉施特拉德干省的「聯合馬哈拉施特拉黨」，以及高舉古吉拉特語的大羣遊行，夢想在從孟買市北方一直到卡提阿瓦半島和卡奇沼澤的大片土地上建省的「大古吉哈特黨」……我重溫這段冰涼的歷史，誕生在乾旱炎熱的德干高原上的馬拉特語，相較於古吉哈特沼澤的深沈、卡提阿瓦的軟弱，另有一種荒蕪魯直，我重提這些早已死亡的古老鬥爭，藉以說明為什麼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緊接著我們從阿格拉回來之後，麥斯沃德莊園就被一股喃喃吟誦的人潮，切斷了跟城市的聯繫。他們比梅雨季的雨水更全面地氾濫華頓路，漫長的隊伍花了兩天才走完，據說西瓦吉的雕像復生，僵硬地一馬當先，充任領隊。遊行者拿黑旗；很多人是曾參加抵制英國貨哈塔爾運動的商家；很多人是來自馬札貢和馬東加紡織廠的罷工工人；但從我們的小山坡上，我們對他們的職業一無所知；在我們孩子眼中，華頓路上無盡的語言遊行螞蟻列，就像燈泡之於飛蛾一樣充滿吸引力，令人著迷。這場遊行規模那麼的龐大，激情如此之強烈，將從前所有遊行的記憶都從人心頭抹去，好像從未發生過一般——我們都被禁止下山，連瞄一眼都不准。所以誰是我們當中最大膽的呢？誰慫恿我們起碼溜到半山坡，到山坡車道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迴轉、面對華頓路之處？是誰說：「有什麼好怕的？我們只溜下半路，偷看一眼？」……瞪大眼睛的印度叛徒追隨他們滿臉雀斑的美國酋長。（「他們殺了納利卡大夫——是遊行者的幹的，」油頭用顫抖的聲音警告我們。伊薇啐了一口口水在他鞋子上。）

可是我，撒利姆，有別的念頭。「伊薇，」我裝作漫不經心道：「要不要看我騎腳踏車？」

沒反應。伊薇沈浸在眼前這一幕景象中……而桑尼左額的產鉗凹痕裡，是否有她的指紋，印在凡士林上，讓全世界都看見？第二次，稍微加重音調，我說：「我會了，伊薇，我可以用猴兒的車表演。要看嗎？」這下伊薇殘酷地答話了：「我在看這個，這個很好看。我幹嘛要看你？」我有點嗚咽：「可是我學會了呀，伊薇，妳一定要……」我們下方華頓路傳來的吶喊聲，淹沒了我的話。她背對我；還有桑尼的背、刁疤眼和油頭的背、賽魯斯大帝知性的屁股……我妹妹也看見了指紋，顯得很不悅，慫恿我道：「去啊。去啊，露一手給她看。她以為她是誰？」我上了猴的腳踏車……「我表演囉，伊薇，看哪！」騎腳踏車繞圈，圍著那一小群孩子：「看啊，看見了嗎？」興奮的一刻；然後伊薇，漏氣不耐煩根本不當一回事：「拜託別擋住我好嗎，看老天爺份上？我要看那個！」手指，啃禿的指甲等等，向下指著語言遊行的方向；聯合馬哈拉施特拉黨把我排擠掉了。儘管猴忠心耿耿：「這不公平！他真的騎得很好！」——儘管樂在其中是至樂——我裡頭有什麼東西變得亂七八糟；我騎車繞著伊薇轉，愈來愈快愈快愈快，哭泣吸鼻涕全然無法控制：「妳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到底要怎麼做……」然後另一個意念冒出來，因為我想到我根本不必問她，我可以直接進到那顆長滿雀斑和金屬嘴巴的腦袋裡，找到答案，就這麼一次，我真正可以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我進去了，仍騎著腳踏車，但她心靈的前庭滿滿都是支持馬拉特語的遊行隊伍，有幾首美國流行歌曲卡在她思想的角落，但沒有我感興趣的東西；現在，直到這一次，破天荒第一次，被得不到回報的愛的眼淚所迫，我開始探索……我發現自己向前推，向下潛，在她的防禦線後步步進逼……進入有她母親穿一件粉紅色罩衫、手裡捏一條小魚尾巴的照片的秘密地帶，我密切搜索，愈來愈深愈深愈深，在哪裡，什麼能打動她，她忽然渾身一抖，轉過來瞪著我，而我騎著腳踏車繞圈繞圈繞圈繞圈繞圈……

「滾出去！」伊薇尖叫道。手舉到額前。我騎在腳踏車上，瞪大眼睛，潛進去進去進去：到達伊薇站在一扇薄隔板臥室的門口，手裡拿著，拿著什麼鋒利、發亮，有紅色滴下來的東西，站在什麼門口，我的天，床上躺著一個穿粉紅衣裳的女人，我的天，而伊薇拿著，而紅色染污了粉紅色，而一個男人走來，我的天，不不不不……

「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不知所措的孩子看著伊薇尖叫，忘了語言遊行，但又忽然記起，因為伊薇抓住猴的腳踏車後部，「妳幹什麼伊薇」她用力推「揍你滾出來混蛋揍你滾出來下地獄去」！——她死命地推我，我失去控制，衝下斜坡，越過了U形大轉彎，向下向下，「我的天，遊行」經過紙板箱洗衣店，經過諾爾村、拉克西米別墅，「哇啊啊啊」向下一直到遊行隊伍的巨口，頭腳身體，我所到之處，遊行的隊伍裂開，高聲吶喊殺人啦救命呀！乘一輛失控的小女孩腳踏車撞進歷史。

許多隻手抓住龍頭，我在亢奮的人群中放慢速度。我周圍有許多露出牙齒的微笑。那不是友善的笑容。「看啊，看啊，一個小少爺從有錢人的山上下來加入我們！」他們講的是我幾乎全然不懂的馬拉特話，那是在學校最差的一門功課，笑容問道：「你要加入聯合馬哈拉施特拉黨，小王爺？」而我只大概猜得出他們的意思，卻糊塗得說了真話，搖頭表示否。笑容道：「哦，不要！小王子不喜歡我們的語言！那他喜歡什麼？」另一個笑容：「也許他喜歡古吉拉特！你說古吉拉特話嗎，主人？」但我的古吉哈特語跟馬拉特語一樣糟；我只記得一則卡提阿瓦沼澤口音的小韻文；但笑容再慫恿，手指在催促：「說呀，小主人！說幾句古吉哈特話來聽聽！」——於是，我告訴他們我知道的，一首我在學校跟葛藍弟學來的兒歌，每次他嚇唬古吉拉特男生時都會唸，兩句用來嘲弄這種語言的說話節奏的韻文：

Soo ché? Saru ché!

Danda lé ké maru ché!

你好嗎？——我好啊！——拿根棍子將你打！毫無意義可言；什麼也不是；九個無意義的字……但當我背誦時，微笑變成狂笑；然後從靠近我的聲音開始唸誦，一路散播出去，愈傳愈遠：「你好嗎？我好啊！」然後他們對我失去了興趣：「把你的車騎走，小少爺。」他們譏笑我：「拿根棍子將你打。」我逃上山坡，而我的兒歌卻一直向前衝，又倒退回來，在長達兩天的遊行行列中來回激盪，最後變成了一首戰歌。

那天下午，聯合馬哈拉施特拉黨遊行大隊的前頭，在坎普廣場撞上了大古吉哈特黨示威遊行的先鋒；聯合馬哈拉施特拉黨唱著「你好嗎？我好啊！」大古吉哈特黨破口大罵；在為印度航空公司打廣告的印度王公和固齡玉兒童的看板底下，兩黨奮力向對方攻擊，伴著我提供的小小兒歌的節奏，語言暴動揭開序幕，十五人死亡，三百餘人受傷。

就這樣，我對引發造成孟買省分裂的暴動，應負直接責任，後來孟買市成為馬哈拉施特拉省的首府——所以我起碼是站在勝利的一邊。

伊薇腦袋裡到底是怎麼回事？罪行或做夢？我始終沒查出真相；但我發現別的事：當你深入別人的內心，他們會發現你在那兒。

從那天起，伊薇就不願跟我有任何瓜葛；但奇怪的是，我對她的迷戀也霍然消失。（我的人總是被女人改變：瑪麗·沛蕾拉、伊薇·柏恩斯、賈蜜拉·辛格、女巫帕華蒂，都應該為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負責；還有我要留到結束時說的寡婦；還有在結束以後，我的大便女神帕德

瑪。女人修護我，問題是她們永遠觸不到核心——或許那才是真正需要她們填補的地方，我身體中間那個從外公遺傳來的洞，被我的聲音佔據了太久。或者也許——我們必須把所有可能性列入考慮——她們總讓我有點害怕。）

十歲生日

「哦，先生，怎麼說呢？一切都怪可憐的我哪！」

帕德瑪回來了。現在我中毒已康復，又回到書桌前，心情緊張過度，無法保持緘默。我這朵回頭是岸的蓮花一遍又一遍譴責自己，捶打她沈重的乳房，最最淒厲的音量哀嚎。（以我目前脆弱的狀態，這真的讓人很難受；但我通通不怪她。）

「相信我，先生，我多麼牽掛你過得好不好！我們真是一種奇怪的生物啊，我們女人，只要我們的男人生病、心情不好，我們就不得安寧……你病好了我真高興，你都不知道！」

帕德瑪的故事（用她自己的話寫出，又讀給她聽，獲得眼珠子滴溜轉動、高聲叫嚎、捶胸打乳的肯定）：「都怪我自己愚蠢的傲慢和虛榮，撒利姆少爺，那就是我離開你的原因，雖然這兒的工作那麼好，你又那麼需要人照顧！但才過了沒多久，我就想死了要回來。」

「於是我想道，怎麼能回到這個根本不愛我，只會寫些傻東西的男人身邊呢？（原諒我，撒利姆少爺，但我必須說真話。而愛情，對我們女人而言，沒有比它再了不起的東西了。）

「所以我去找一位聖人，他指點我該怎麼辦。然後我用僅有的幾個銅板，搭巴士到鄉下去挖藥草，它可以重振你的男人氣概，把它從睡眠中喚醒……你想，先生，我唸著這樣的咒語：『藥草啊，你是公牛拔出來的！』然後我用水和牛奶將藥草磨汁，並且說：『強大而多慾的藥草啊！

伐樓拿①要乾闥婆②替他掘起的藥草啊！把你的力量給我的撒利姆先生吧。賦予因陀羅③之火的

熱能。像公羚羊，哦，藥草啊，你擁有一切的力量，你有因陀羅的力量和野獸的性慾。」

「這麼準備好以後，我就回來找你，看到你還是老樣子，獨自把鼻子埋在紙堆裡。但我發誓，我已經把妒忌丟在背後了；它會坐在臉上，讓人顯老的。哦神啊，原諒我，我默默把藥汁摻在你的食物裡……然後，唉，唉，願真神寬恕我，但我是個單純的女人，如果聖人叫我這麼做，我怎麼反駁他？……但現在，起碼你好轉了，感謝真神，也許你不會生我氣。」

帕德瑪的藥汁讓我嚙語了一整個星期。我的糞便蓮花發誓（同時不斷咬牙切齒）我僵硬得像塊木板，口吐白沫。還發高燒。我的譫語提到蛇；但我知道帕德瑪不是大蟒蛇，也永遠不會存心害我。

「愛情這玩意兒，先生，」帕德瑪哭道：「會把女人逼瘋的。」

我重申：我不怪帕德瑪。她跑到西壇山腳下，尋找提振性能力的藥草，鵝絨豆以及山桃根；誰知道她找到些什麼？誰會知道，搗爛在牛奶裡，跟我的食物混合，塞進我的腸胃，那麼「攪拌」一陣，會產生什麼，凡是對印度教的世界觀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因陀羅創造萬物，就是把渾沌湯放在他自己的大牛奶桶裡攪拌出來的？管它呢。這是了不起的嘗試；但我已無藥可以回天了——寡婦把我整垮了。即使真正的鵝絨豆也治不好我的性無能；再多山桃也永遠不會使我「野

① Varuna 是印度教神話中的海神，掌管降雨，宇宙四時的法則，並兼及道德律法。

② Gandharva 是服侍天帝的樂神，身上散發濃烈的香氣，所以也是香神。

③ Indra 是印度教的神王，是天與地所生，住在喜馬拉雅山北方的大地中心，有四條手臂，以閃電為武器，坐騎是象王。

獸的性慾」重生了。

不過，我還是再次坐到桌前，帕德瑪也再次坐在我腳畔，鼓勵我寫下去。我再次找到平衡——我等腰三角形的底邊穩定了。我在頂點盤旋，超越現在與過去，覺得筆尖又恢復了流暢。

這麼說來，確實有種魔法在運作囉；帕德瑪到山野去尋找愛情靈藥，使我短暫地與近年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的，古老知識與魔法傳奇的世界建立了聯繫；（儘管腸胃痙攣、發高燒、口吐白沫）我很慶幸人生的最後一段日子裡，出現這樣的干擾，因為思考這種事，能幫助我找回一點兒失落的比例感。

試想：根據我的觀點，歷史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踏入了新階段——但換一種觀點，那個石破天驚的日期，卻不過是黑暗時代卡力猶迦①的一剎那，這期間道德聖牛只靠一條腿支撐，搖搖欲墜！卡力猶迦——我們國家輸定了的一局骰子戲；一切落入谷底；像這麼一個人的階級靠財產決定、財富被當作美德、男女關係全靠激情維繫、成功就必須作偽（不是很奇怪嗎，連我這種人都會覺得善惡難明？）的時代……始於紀元前三一〇二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將會持續四十三萬二千年！這已經夠令人自覺渺小了，但我還要補充說明，黑暗時代不過是目前大猶迦週期的第四階段，長度僅這整個週期的十分之一；再想，一千個大猶迦才不過抵梵天②的一日，你就會明

① 猶迦即「時期」、「時代」之意，根據印度教的時間觀，一個大猶迦（Maha-Yuga）分為四部分：黃金時代（Satya-Yuga）、白銀時代（Treta-Yuga）、銅器時代（Draparu-Yuga）、以及鐵器時代（Kali-yuga），人類的道德依次愈來愈墮落，故卡力猶迦又稱做「黑暗時代」或「末法時代」。

② Brahma 是印度教的最高神祇，創世之神。祂的一日稱為 Kalpa，一個 Kalpa 相當十四個 Manvantara，一個 Manvantara 又等於七十一個大猶迦，所以作者說「一千」，乃是約略之數。

白，我所謂的比例是怎麼回事了。

這種時候，心存一點謙卑（我在即將引介午夜之子之際，有點顫抖），在我看來，不會有什麼差錯。

帕德瑪扭一下身子，有點不好意思。「你在說什麼呀？」她紅著臉問：「儘說些婆羅門的事情；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在回教傳統下出生、成長，忽然對一種更古老的學說歎為觀止；而我的帕德瑪就在我身旁，我那麼熱切期待她歸來……我的帕德瑪！蓮花女神；主宰糞便，色如蜂蜜，黃金打造；潮濕和爛泥是她的一雙兒子……

「你一定還在發燒，」她咯咯笑著抗議：「什麼叫黃金打造，先生？你知道我沒有孩……」
……帕德瑪，與夜叉精靈，與大地的無盡寶藏，與恆河亞穆那河娑羅室伐底河等聖河①，以及為數眾多的樹木女神一樣，乃是生命的守護者，在生命有涯的凡人通過幻②之夢網時，令他們迷惑，給他們安慰……帕德瑪，蓮之花萼，從毗濕奴的肚臍眼生長出來，婆羅門從中誕生；帕德瑪是萬物之源，時間的母親……

① 亞穆那河（Yamuna River），恆河的一條支流，源出喜馬拉雅山，沿河有印度教的聖地。娑羅室伐底河（Sarasvati）是印度河的支流，位於印度北部，也是女神的名字，即梵天的妻子。此外，帕德瑪也是一條河的名字，是恆河的支流，位於孟加拉境內。

② 印度哲學中，「幻」（Maya）原指魔法，能使人相信實際上是幻象的東西，後來便引伸為虛妄的現實，真知與真性的迷失。

「喂，」她聽起來真有點擔心：「我摸摸你額頭！」

……而，萬物的規畫之中，我在何處？我（因她的歸來既感迷惑又感安慰）只是個凡人——或還有什麼別的？好比——對了，有何不可——以我如此巨大的鼻子，象頭神般的鼻子——一頭大象。跟月神辛一樣，管水，行雲佈雨……大象的母親伊拉乃是生養與掌管地上眾生之龜頭人身神卡西亞菩之妻①……大象也是彩虹，以及閃電，但必須強調的是，它的象徵意義有很多疑問而含糊不清。

好吧，那麼：跟彩虹一樣難以捉摸，像閃電一樣無法預測，像象頭神一樣多話，似乎我在這種古老智慧中也佔有一席之地囉。

「我的真神，」帕德瑪急忙去取條毛巾，在冷水裡打濕：「你的額頭像火燒一樣！最好馬上躺下來；現在寫作還太早！現在是病魔在說話，不是你。」

但我已經損失了一個星期；所以，管他有没有發燒，我必須加緊腳步，因為，（暫且）把古老的神話交代過去，我即將進入我奇妙故事的核心，開始以平鋪直敘、毫無掩飾的筆法描寫午夜之眾子了。

此話怎講：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的第一個小時——從午夜到凌晨一時——至少有一千零一個小孩生在剛誕生的主權獨立國印度。這事件本身，在這個國家不足為奇（雖然這數字在文學上

① 卡西亞菩 (Kashyap) 在印度教創世神話中，是大神梵天之孫，娶了十六名妻子，分別與她們生出衆多神祇、各種惡魔、人間各英雄世家，以及水陸各種動、植物。他的妻室當中，伊拉 (Ira) 生大象。

有特殊意義——當年，這地區的出生率，約以每小時六百八十七人領先死亡率。這件事之所以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真是個毫無感情的字眼，你很可以這麼說！），乃是因為這些孩子的本質，他們每一個得以受孕，都是經由生物學上的某種誤差，或也許某種超自然的力量，或純屬巧合（儘管若以同步律來解釋這麼大的數字，連心理學大師榮格都會感到遲疑），天生具備了只能說是奇蹟的特徵、才能，或官能。就好像——如果你能准許我把本來保證絕對會盡可能正經八百的敘述，就這麼一下下，寫得花俏點——就好像歷史已發展到一個最有意義、最有希望的臨界點，因而決定在那一刻，撒下一批這世界真正的前所未見的種子。

如果國界另一端、剛分裂成功的巴基斯坦，也有類似的奇蹟發生，我可是一點也不知道；我的感應能力（當它還存在時）無法越過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喜馬拉雅山，也無法越過旁遮普與孟加拉的人為邊界限制。

無可避免地，這群孩子有若干不能存活。營養不良、疾病和日常生活的不幸事故，在我意識到他們的存在時，已經造成他們之中至少四百二十人喪生；不過，儘管四二〇這數字，自古以來就與詐欺、欺騙、詭計牽扯在一起^①，我們也無從假設這些人之死，具有什麼特殊意義。那麼，

① 四二〇這數字，說「自古以來」可能有點誇張，但至少在現代印度，因為刑法第四百一十五條至四百二十條都

是有關詐欺的定罪與制裁，所以民間通常以四二〇代稱詐欺行為，使這數字予人負面的聯想。魯西迪研究者 Joel Kuorti、Paul Brians、Srinivas Aravamudan 等人並指出，魯西迪對孟萊塢（孟買因電影業發達，常被拿來與好萊塢相提並論，而有孟萊塢的封號）一九五五年推出的經典名片《四二〇先生》（Shree 420）相當喜愛，曾在論文中提及這部電影。四二〇這數字，在本書倒數第二章〈午夜〉中還會出現。

有没有可能，這些消失的嬰孩被剔除，是因為他們表現不佳，不是那個午夜時刻的真正子嗣？
 嗯，首先，這又是胡思亂想；其次，這種想法的宗教意味太強，也過分殘酷野蠻。何況，這也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對它做任何進一步檢驗，都不會有結果。

到一九五七年，存活的五百八十一個孩子，都即將過十歲生日，大多數人都渾然不知其他人的存在——但當然也有例外。奧里薩省默哈訥迪河的包特市，有一對雙胞胎姊妹，她們在附近地區蔚為傳奇，因為她們雖然長得相貌不出眾，卻有能力使所有看見她們的男人都無力自拔地愛上她們，甚至為她們自殺，所以她們大惑不解的父母，不斷被川流不息前來向不知所措的兩姊妹之一求親，或甚至企圖一箭雙雕的男人滋擾；把鬍子帶來的智慧拋在一旁的老男人，以及應該對每月輪到包特市一次的巡迴影展裡的女明星著迷的年輕人；還有更讓人頭痛的一批人，就是痛失親人的家族，前來咒罵雙胞胎女孩對他們的兒子施法，使他們以暴力手段自殘、自我折磨，甚至放棄生命。除了類似這種罕見的例子，午夜之子成長過程中，對自己真正的手足，受天命揀選的同路人，在印度這顆比例不佳、品質粗糙的鑽石^①上，縱橫交錯的分佈軌跡，幾乎是一無所知的。

然而，因為腳踏車意外的衝擊，我，撒利姆·撒奈伊，卻找到了他們每一個。

對任何因個人心理狀態太過僵化，無法採信這些事實的人，我只能這麼說：事實就是這樣；我們無法在真相之前退縮。我只能一肩扛起懷疑者不信任的重擔。但我們印度所有識字的人，都不可能完全倖免於接觸我即將揭發的情報——全國發行的報紙的讀者，都一定會讀到一連串——

^① 翻開地圖，會發現印度的形狀類似一個不很方正的菱形，這也是印度學校教給學生的地理觀念，菱形亦即撲克牌中的方塊（diamond），在此上下文中又把 diamond 一字當作鑽石解釋。

程度當然較遜——有關魔法稟賦的孩子和各式各樣怪胎的報導。才不過上星期，就有個孟加拉男孩宣稱他自己是泰戈爾轉世，寫出高水準的詩篇，令他父母大感訝異。我還記得看過小孩長兩個頭（有時一個是人頭，一個是獸頭），或長出其他奇怪的器官，例如闖牛的角。

我該同時說明，這些孩子獲得的天賦，未必都值得羨慕，甚至有些孩子自己都不願意擁有它；某些情況下，孩子雖然存活，卻喪失了午夜賦予他們的異稟。例如，（跟包特市雙胞胎恰成對比）德里有個名叫珊德莉的行乞小女孩，她生在郵政總局後面的一條街上，距阿米娜找拉拉姆·賽斯算命的屋頂不遠，她的美貌是如此攝人，以致她出生幾分鐘後，她的母親和幫忙接生的鄰家婦人就瞎了眼睛；她的父親聽見那兩個女人尖叫，急忙衝進房裡，雖然及時得到她們警告，但他的視力也因為對女兒僅僅一瞥，就嚴重受損，此後他再也不能分辨印度人和外國觀光客，這種殘障大大減損了他做為乞丐的賺錢能力。有一陣子，珊德莉不得不用一塊破布蒙著臉；直到一位心狠手辣的老姑婆，用瘦骨嶙峋的手臂將她抱起，拿菜刀在她臉上劃了九刀。我得知的時候，珊德莉已經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因為所有看到她的人，都不由得對這麼一個必然曾經美得令人無法逼視的女孩，容貌遭到如此殘酷的毀傷，大發憐憫；她討到的錢比她家所有其他人都多。

由於這些孩子都沒有想到，出生的時間會對自己有什麼影響，以致我花了不少時間才釐清其中的因果。最初，腳踏車意外事故發生後（尤其在語言遊行幫我澆熄了對伊薇的迷戀之後），我就從一個接一個找到這群突如其來進入我內心視野的奇妙人物之中，發現無窮樂趣；我貪婪地收集他們，就像有些男孩用收集甲蟲、猜火車、收集簽名等，發揮他們的收集本能，我只要一有機會，就全心全意投注在這五百八十一個（我們兩百六十六個是男孩；遠少於女性的三百一十五個，包括帕華蒂——女巫帕華蒂）總而言之格外光輝燦爛的實體的分相上。

午夜之子！……有個喀拉拉省的男孩能走進鏡子裡，再從本國任何地方的反射性表面走出來——穿過湖泊以及（比較困難些）汽車打光磨亮的金屬車體表面……一個果阿女孩有使魚無限變多的能力……許多孩子能夠變身：尼爾吉里有個狼人，溫迪亞河流域有個男孩可以隨心所欲把身體變大變小，而且已經（惡作劇地）製造出巨人重現的謠言，引起大規模恐慌……喀什米爾有個藍眼睛的孩子，我始終沒弄清楚她真正的性別，因為她（他）只要泡在水裡，就可以改變性別。我們有些人叫這孩子那拉達，其他人叫他馬甘達亞^①，視我們聽說過的古老變性童話是哪一則而定……賈爾納一帶，靠近焦旱的德干高原的中心，我找到一個能卜知水源位置的少年，在加爾各答城外的巴奇巴奇，有個尖牙利齒的女孩，她說出來的話具有造成肉體傷害的能力，當成年人發現自己是因為她經常掛在口邊的尖刻話語而沒來由地受傷流血，就決定把她關進一個竹製的籠子，放水漂流，驅逐到恆河下游的孫德爾本叢林裡去（那兒是怪獸和妖魔的老家）；但沒有人敢接近她，她在城裡到處走動，身邊總環繞一圈恐懼的真空；沒人敢拒絕給她食物。有個吃金屬的男孩，有個女孩是園藝天才，能夠在塔爾沙漠裡種出得獎的茄子；還有更多更多……我對他們人數之多和種種不可思議的奇才異能讚嘆不已，對他們尚在成長的平凡自我反而不聞不問；但無可否認的，我們遇到的問題，都是人格與環境發生摩擦導致的日常、人性的問題；我們爭吵的

① 那拉達（Narada）的變性神話：毗濕奴的信徒那拉達向他要求瞭解「幻」的真諦。毗濕奴令他跳入池塘，那拉達身體才入水，就變成一個女孩，逐漸成長、戀愛、結婚，兒孫繞膝，享盡富貴。卻不料，她的父親與丈夫因故成仇，雙方家族一場血拼，所有親人都死光，只剩她一人，將親人通通火化後，她也跳入火堆殉葬，結果又回到池塘，遂悟悲歡離合都是鏡花水月。馬甘達亞（Markandaya）的變性神話待查。

時候，也不過是群孩子罷了。

有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我們出生的時刻愈接近午夜，天賦就愈強。拖到那個小時的最後幾秒才出世的孩子（老實說），跟馬戲團展示的怪物相差無幾：好些長鬍子的女孩、有個小孩長著跟淡水馬哈西爾鱒魚一樣功能齊全的鰓、一個頭和脖子下面有兩個身體的連體雙胞胎——那個頭可以用兩種聲音說話，一個男性，一個女性，且會說印度次大陸上所有的語言與方言；但儘管有其不平凡之處，這些人還是很不幸，是那非常人所能理解的一小時裡存活的傷患。靠近半點時刻出生的人，擁有較有趣而實用的官能——季爾森林裡有個能靠按手治病的小女巫，西隆有個富裕茶農的兒子，得天之佑（也可能是詛咒），凡是看過或聽過的事都不會忘記。但在最初那一分鐘出生的孩子——這星辰為他們保留了人類夢想所能及最高超的才能。如果妳，帕德瑪，持有記錄誕生時刻精確到秒的出生登記資料，就會知道，哪一家了不起的勒克瑙家族的苗裔（午夜過二十一秒出世），十歲就精通失傳已久的煉金術，重聚他古老家族散失的財富；又是哪一個馬德拉斯洗衣工的女兒（午夜過十七秒），只要閉上眼睛，就能飛得比任何鳥更高；哪一個貝拿勒斯銀匠的兒子（午夜過十二秒）獲得時間旅行的贈禮，因而能夠預知未來，釐清過去……像這樣的天賦，因為我們是孩子，所以當他說的是過去或已被遺忘的事，我們都相信，而一旦他對我們的未來結局提出警告，就只換回嘲笑……幸好，這樣的記錄並不存在；以我而言，我絕不透露——即使做出透露之狀，也不會說真話——他們的名字，甚至他們的確切所在；因為，雖然這樣的證據絕對能證明我的話，但午夜眾子經歷了這一切，於今他們有權不受打擾；甚至遺忘；但我希望（與希望對抗）記住一切……

女巫帕華蒂生在舊德里一處圍繞星期五清真寺的階梯而建的貧民窟。這可不是一般的貧民

窟，雖然用爛木條箱、白鐵浪板、破麻袋拼湊的茅屋，七零八落參差在清真寺的陰影下，看起來與其他急就章搭建的社區無異……因為這是魔術師聚居的地方，沒錯，就是那個被亂刀砍殺、野狗來不及搶救的哼鳥的出生地……幻術家的貧民窟，全印度最偉大的托鉢僧、戲法家、魔法家，不斷向這兒集中，到首都來找運氣。他們找到了鉛皮屋、警察的恐嚇、老鼠……帕華蒂的父親曾經是奧得地區最了不起的戲法家；她跟能讓石頭講笑話的腹語家、會把自己的腿吞下的軟骨功高手、能從屁眼裡噴出火焰來的吞火人、從眼角擠出玻璃眼淚來的悲劇小丑一起長大；她柔順地站在張口結舌的人群當中，讓父親把鐵釘敲進她的咽喉；她無時無刻不在密切捍衛她自己那個比她周圍任何一個幻術家吞火人更重要的秘密；因為八月十五日午夜過十五秒誕生的女巫帕華蒂，擁有真正的法力，變化萬千，她會真正的魔法與巫術，絕不要花招。

所以，午夜眾子有很多在嬰兒時期就能變身、飛行、預言、使魔法……但我們兩個在鐘敲十二點誕生的，撒利姆與濕婆，濕婆與撒利姆，鼻子與膝蓋與膝蓋與鼻子……對濕婆而言，正點時刻賦予他善戰的天賦（來自能拉開人所不能拉的大弓的羅摩^①；來自阿周那與庇馬^②；自古庫魯族與般度族聯手，無人能擋的勇武威力，都集中在他身上！）……而我，我是最偉大的天才——

① Rama 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主角，是毗濕奴的第七個轉世化身，因力大無窮，能彎濕婆的弓而贏得美女悉妲為妻。

② 印度史詩《摩訶婆羅達》（Mahabharata）敘述婆羅達族（Bharatas）之王庫魯（Kuru）的兩支後裔，亦即下文所謂的庫拉瓦族（Kauravas，亦稱庫魯族）與般度族（Pandavas），因故反目，交戰多年的故事。庇馬（Bhima）是般度族五兄弟中最強者。

具有看到人內心深處的能力。

但現在是末法時代；我恐怕在那黑暗的一刻出生的孩子，剛好生在黑暗時代中間；所以儘管我們表現聰明才智很容易，卻總是無法取決要不要行善。

好了；我都說出來了。這就是過去的我——過去的我們。

帕德瑪一副死了親娘的模樣——她的臉，嘴吧一開一闔，就像困在淺灘的鯧魚。「哦，少爺！」她終於道：「哦，少爺！你病了；你說的什麼話？」

不，這麼說太簡單了。我拒絕以疾病為掩護。千萬別誤會我透露的秘密是謔語，不當它一回事；或甚至以為那是一個寂寞、醜陋的孩子，瘋狂誇大的幻想。我早聲明過，我說話不打譬喻，也絕不說寓言故事；我剛寫下的（而且大聲朗讀給震驚的帕德瑪聽過的）每一個字，可以憑我母親的頭髮發誓，字字屬實。

真實可能有隱喻的內容；但它的真實性不會因此減少。一千零一個孩子誕生，就有一千零一種從未在一時一地同時出現過的可能性；有一千零一條死衚衕。午夜之子也可代表很多東西，依你的觀點決定：他們可以視作我們這個充滿神話的國家，所有古老過時退化的一切的最後一搏，在追求現代化、二十世紀經濟的前提下，他們的挫敗全然是可喜的；或亦可視為自由的真希望，但現在已永遠熄滅了；但絕對不可以把他們當作一顆嘮叨有病心靈的產物。不行：疾病在此沒有容身之所。

「好啦，好啦，少爺，」帕德瑪試圖安撫我。「幹嘛生那麼大氣？休息吧，休息一下，我只要你做到這一點。」

我邁向十歲生日那幾天，當然是個充滿幻覺的時段；但幻覺並非存在我的腦海。我父親阿梅德，在納利卡大夫背叛的死和精靈加通寧水日益加強的影響，左右夾攻之下，逃遁到一個迷惑而不真實的夢幻世界裡；他緩慢走下坡最可怕的一點，就是有很長一段時間，外人的誤解與事實正好相反……且看桑尼的母親鴨子努喜，有天黃昏，在我們的花園裡，她對阿米娜說：「你們真幸福啊，阿米娜姊妹，現在妳的阿梅德正值全盛期！這麼一個好男人，他事業興隆，你們也跟著過好日子！」她的音量大得足以讓他聽見；雖然他假裝指揮園丁如何處理患病的九重葛，雖然他裝出一副謙虛自抑的表情，卻絲毫不能取信於人，因為他自負的身體已經在他不知不覺間膨脹起來，大搖大擺地走動。連花園水龍頭底下的苦行僧普魯修塔姆，看了都覺得不好意思。

我逐漸凋萎的父親……有將近十年時間，他在早餐桌上都維持好心情，直到刮鬍子為止；但隨著他臉上的毛髮跟皮膚一起變白，這段固定的快樂時光，漸漸不那麼篤定；終於有一天，他的脾氣破天荒第一次，在吃早餐時就失控。就是税金調高而課稅門檻同時調降的那天；父親火暴地把《印度時報》甩到地上，用我知道只有在他發怒時才會出現的紅眼睛怒視四周。「這就像拉屎撒尿！」他發表令人費解的開場白；雞蛋土司茶被他的火氣震得咯咯搖晃。「你會掀起上衣，脫下褲子！老婆，政府缺錢，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拉屎撒尿！」我母親從黑皮膚底下湧起羞赧的粉紅色：「夫君，孩子們都在，拜託你。」但他大踏步離去，從此我每聽人說到財務「青黃不接」，眼前就會浮現一幅鮮明的意象。

接下來幾個星期，我父親晨間的閒情不斷縮減，有時早餐桌上失去的不僅是祥和氣氛；他開始忘記納利卡背叛前自己曾經是個怎麼樣的人。我們家庭生活的儀式逐漸瓦解。他開始不來吃早餐，免得被阿米娜掏走口袋裡的錢；但，作為彌補，他變得對現金很不經心，他扔下的衣服裡，

塞滿盧比紙鈔和銅板，所以光靠挖他口袋，阿米娜也能應付日常開銷。但他退出家庭生活，還有一個更令人傷心的跡象，那就是，他幾乎不再給我們講床邊故事了，即使他講，我們也覺得不好聽，因為這些故事缺乏想像力，也不能說服人。它們的主題總是一樣，王子妖精飛馬到魔法王國去冒險，但從他敷衍塞責的聲音裡，我們聽到沙啞、腐朽的想像嘖嘖嘎嘎，發出呻吟。

父親沈浸在白日夢裡。彷彿納利卡的死，以及四腳墜美夢的宣告破裂，在在向阿梅德證實人際關係之不可靠；他遂決定擺脫所有人際的聯繫。他規律地天不亮就起床，把自己跟現任的費南姐或弗蘿莉鎖在樓下的辦公室裡，窗外有兩株他為了紀念我和銅猴誕生而栽的常綠樹，已經長到足夠在天光照下來時，將它屏蔽掉大部分。因為我們都不敢打擾他，父親便享有深沈的孤獨，這在我們這個擁擠的國家極為罕見，幾乎可說是不正常；他開始拒吃我們廚房供應的食物，專門吃女秘書用便當盒給他帶來的廉價垃圾食物，微溫的奶油餡餅、已經不脆的蔬菜咖哩角以及瓶裝的氣泡飲料。一股奇怪的氣味從他辦公室的門縫底下飄出來，阿米娜認為那是空氣不流通和蹩腳食物混合的結果；但我卻相信，那是一種以更大的聲勢捲土重來的老味道，那種打從前開始就一直在他身邊縈繞的失敗氣味。

他賣掉了剛到孟買時購入的多棟出租公寓，那本來是我們家主要的財源。擺脫了與其他人類——包括他在庫拉與渥里、馬東加與馬札貢與馬伊姆的無名房客——的業務聯繫，他把資產變現，從事金錢投機，投身稀薄而抽象的白日夢世界。那些日子，他鎖在辦公室裡，與外界唯一的聯繫（除了他那些可憐的費南姐們）就是他的電話。他整天都跟這架機器密切交談，令它將他的錢投入什麼什麼股票的多少多少股，投資買政府公債或空頭市場的股份，聽他指揮追漲賣跌……照例取得當天最好的價格。靠著足以跟我母親多年前在賽馬場上的手氣相捋的好運道，父親

和他的電話在證券交易所大獲全勝。因著阿梅德的酗酒習慣越發惡化，這項成績格外顯得可圈可點。雖說他整個人都泡在精靈裡，還是能在金錢市場無理性的波動中高居優勢，像伺候一個任性、愛耍脾氣的情人般，對它所有情緒化、難預測的變化，都能適時反應……他憑直覺就能判斷某支股票何時會漲價，何時價格達到高點；他永遠能在股價下跌前出場。他就以這種方式偽裝他與電話為伍、神遊太虛的孤獨，財務上的成功模糊了他與現實漸行漸遠的困境；但日益增加的財富底下，他的狀況卻是一天比一天更惡劣。

到頭來，他最後一個穿印花布裙子的女秘書也辭職了，因為無法忍受在那麼稀薄、夢囈、呼吸困難的空氣裡過日子；於是父親把瑪麗·沛蕾拉找來，哄她道：「我們是朋友，瑪麗，不是嗎，妳和我？」這可憐的婦人答道：「是，大爺，我知道；我老了您會照顧我，」並承諾替他找到新人。第二天，她帶她妹妹愛麗絲前來，她曾經為各式各樣的老闆工作過，對男人有幾乎用之不竭的耐性。愛麗絲和瑪麗曾經為約瑟·德柯斯塔發生的不和，早就解決了；做妹妹的經常傍晚來樓上陪我們，為我們家壓抑過度的氣氛帶來她獨特的活潑生命力。我很喜歡她，經由她，我們才得知父親最過分的行為，受害者是一隻虎皮鸚鵡和一頭雜種狗。

七月間，阿梅德陷入幾乎是永恆的醉醺醺狀態；愛麗絲說，有一天，他忽然開車跑出去，她真的擔心他會送命，但他不知怎麼竟能平安回來，手裡拎著一個蓋了罩子的鳥籠，他說裡頭是他新買的一隻印度夜鶯。愛麗絲偷偷告訴我們：「天曉得有多久，他一直跟我聊夜鶯；所有與牠的歌聲有關的童話故事等等；某個哈里發如何對牠的歌聲著迷，牠的歌唱如何能使夜晚更長、更美麗；那個可憐人到底說些什麼，只有天曉得，一會兒引波斯文，一會兒引阿拉伯文，我一個字也聽不懂。但後來他把罩布掀開，籠子裡不過是一隻會說話的虎皮鸚鵡，裘爾市場裡的騙子一定把

羽毛塗了漆！可是我怎麼能跟那個可憐人說真話，他為這隻鳥兒那麼興奮，坐在那兒喊道：『唱啊，小夜鶯！唱啊！』……最好笑的是，在牠死於油漆前，牠對他重複他方才說的話，一字不改，一點不像鳥叫，你知道，而是用他一模一樣的口吻：『唱啊，小夜鶯！唱啊！』

但更壞的事接踵而來。幾天後，我跟愛麗絲一塊兒坐在僕人用的鐵製螺旋梯上，她說：『少爺，我真不知道你父親是怎麼回事。整天坐在那兒，對那隻狗叨念什麼咒語。』

那隻我們叫牠雪莉的雜種母狗，是那年稍早，自己跑到我們兩層樓高的山坡上來的，似乎就此認養了我們，絲毫不知麥斯沃德莊園對動物是個危險場所；醞醞然的阿梅德挑中她，作為實驗家族咒語的天竺鼠。

這根本就是憑空捏造出來，企圖給威廉·麥斯沃德留下深刻印象的咒語，但如今，精靈在他心靈的液態內室裡說服他，這件事並非捏造，不過是他把字句忘了而已；所以他在孤獨得瘋狂的辦公室裡，花了很長時間實驗各種組合……「他用那種話詛咒那隻可憐的畜生，」愛麗絲道：「我真想不通牠怎麼沒有馬上倒下來死掉。」

但雪莉坐在角落裡，報以愚蠢的微笑，拒絕變成紫色，或發一身疹子，直到有天傍晚，他忽然衝出辦公室，命令阿米娜開車送我們全家到霍恩比大道。雪莉也要去。我們滿臉不解地散著步，在路上走來走去，然後他說：「上車，你們每一個。」不過他不准雪莉上車……羅浮車加速開走，父親掌方向盤，她開始在車後追趕我們，猴喊著爹地爹地阿米娜哀求道夫君求求你我則嚇得一言不發，我們開了好幾哩路，幾乎一直開到聖塔克魯茲機場，他才算出了一腔對那頭母狗不肯屈服於他的魔法之下的怨氣……她奔跑中炸裂了一條動脈，在一頭飢餓的母牛注視下，口腔與肛門噴血而死。

銅猴（她根本不喜歡狗）哭了一個星期；母親開始擔心她脫水，逼她喝了好幾加侖水，當她草坪似的把水灌進去，照瑪麗的說法；但我很喜歡父親或許是出於罪惡感，買給我充當十歲生日禮物的新小狗：牠名叫辛姬·馮·德·海頓男爵夫人，有一長串比賽冠軍的德國狼狗祖先的血統證書，不過後來我母親發現，這也跟假夜鶯一樣是偽造的，跟我父親遺忘的咒語和蒙兀兒祖先一樣，純屬想像；六個月後，牠死於性病。此後我們沒再養過寵物。

我十歲生日那年，迷失在個人夢想中昏了頭的人，不僅是父親而已；因為還有沈迷於製作芒果醬、各式醃漬物以及各種醬菜的瑪麗，雖然有令人愉快的妹妹愛麗絲作伴，她臉上還是常露出中邪的表情。

「哈囉，瑪麗！」帕德瑪似乎特別被我的罪犯保母打動，發話歡迎她回到舞台中央。「她有什麼心事？」

就這件事，帕德瑪：瑪麗被約瑟·德柯斯塔前來攻擊的惡夢所苦，越來越不易入睡。心知有什麼樣的夢境在守候，她強迫自己保持清醒；黑眼圈出現在她眼睛底下，覆蓋著一層薄薄如膜的光澤；逐漸，她模糊的感覺將醒與夢搓揉成一團非常類似的東西……那是非常危險的處境，帕德瑪。不僅工作效率受影響，夢裡的東西也開始逃逸出來……事實上，如今約瑟·德柯斯塔已經越過那道模糊的邊界，出現在白金漢別墅，不僅以一場惡夢的身分，而是貨真價實的幽靈。只有瑪麗看得見（那時候），他開始在我們家各個房間對她作祟，令她震駭而羞恥的是，他竟然把那兒當作他自己的地盤。她在會客室的水晶花瓶、德列斯登陶瓷玩偶和吊扇的陰影間，看見他懶洋洋地坐在軟綿綿的扶手椅上，穿得破破爛爛的長腿搭在扶手上；他眼睛裡滿是蛋白，雙腳被蛇咬過

的地方還看得見洞。有天下午，她看見他躺在阿米娜夫人的床上，像條黃瓜般清涼地躺在我熟睡的母親身旁，她大喊道：「喂，你！快滾開！你以為自己是什麼，什麼大老爺嗎？」——但她只吵醒了我母親。約瑟的幽靈無言地騷擾瑪麗；最糟的是，她發現自己已經習慣他的存在，她發現早已遺忘的愛意在體內挑逗，雖然她告訴自己這麼做是發瘋，但她心裡，逐漸對這名死去醫院工友的鬼魂，充滿一股懷念的熱愛。

但她的愛得不到回報；約瑟的蛋白眼仍毫無表情；他嘴邊總掛著指控、譏諷的冷笑；終於她明白，這種新的呈現方式跟她過去夢裡的那個約瑟（雖然他從未攻擊過她）並無兩樣，如果她想擺脫他，就一定要做那件無法想像的事，亦即向全世界坦承她的罪行。但她沒有認罪，這可能是我的錯——因為瑪麗愛我就像她未曾受孕且永遠無法受孕的親生子一樣，若承認一切，就會對我造成重大傷害，所以為了我，她承擔良心的幽靈折磨，在廚房裡（某個精靈浸透的黃昏，我父親把大廚轟走了）任它作祟，為我們做晚餐，意外地成為我拉丁文教科書課文的開頭兩句的具體呈現，*Ora Maritima*。「在海邊，保母正在煮晚餐。」（*Ora Maritima, ancilla cenam parat*）。從煮晚餐的保母的眼睛看進去，你會看到教科書上永遠學不到的東西。

* * *

我十歲生日那年，許多報應都到了臨頭的時辰。

我十歲生日那陣子，很明顯，變化莫測的天氣——暴風雨、水災、萬里無雲下起冰雹——已取代了一九五六年令人難耐的酷熱，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第二個五年計畫。政府被迫——雖然大

選在即——向全世界宣布，除非債主們願意無限期展延還款期限，否則它無力接受更多開發貸款。（但，且先不要誇大問題：雖然一九六一年該計畫結束時，鋼鐵產量只達到二百四十萬噸，雖然這五年內，身無恆產的失業大眾實際上有增無減，比英國人統治時期的人數還更多，但也有若干具體的改進。鐵礦砂的生產量增加將近一倍；供電量倍增；煤產量從三百八十萬噸躍升為五百四十萬噸。每年棉布產量高達五十億碼。另有大量的腳踏車、工作母機、柴油引擎、動力抽水機及吊扇等。但最後我還是得提出一個悲觀的數據：文盲的問題完全沒解決；人口持續迅速成長。）

我十歲生日那天，哈尼夫舅舅來訪，他把自己搞成麥斯沃德莊園最不受歡迎的人物，因為他興高采烈地嚷嚷：「大選近了！當心共產黨唷！」

我十歲生日那天，哈尼夫舅舅大放厥詞的時候，我母親（她開始三番兩次聲稱去「買東西」而神秘失蹤）突然之間沒來由地臉紅起來。

我十歲生日那天，得到一隻有偽造血統證書的德國狼狗幼犬，不久就死於梅毒。

我十歲生日那天，麥斯沃德莊園每個人都裝得歡天喜地，但在稀薄的表層底下，每個人心頭都盤據著同樣的念頭：「十年，我的真主！時間到哪兒去了？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十歲生日那天，老易布拉音宣布他支持大古吉拉特黨；以孟買市這塊地盤而言，他押寶在輸掉的一方。

我十歲生日那天，一抹羞紅引起我的猜疑，我窺探母親的心思；我在那兒看到的東西，使我開始跟蹤她，因而成為一個跟孟買傳奇人物多姆·閔托一樣勇敢的私家偵探，也帶出拓荒者咖啡廳的現場及附近地區的重大發現。

我十歲生日那天，開了一個派對，參加者包括我已忘記快樂是怎麼回事的家人、我天主教學校奉家長之命前來的同學，以及碎玉糖游泳池來的一群略感無聊的女泳者，她們讓銅猴跟她嬉鬧，捏她們隆起的肌肉；成年來賓有瑪麗與愛麗絲姊妹，易布拉音一家人，霍米·卡崔克，哈尼夫舅舅與琵琶舅媽，令所有小學男生（以及霍米·卡崔克）看得目不轉睛，也令琵琶頗為苦惱的萊拉·薩巴馬蒂。但我們山坡幫唯一來參加的，只有忠實的桑尼·易布拉音，他違抗滿心怨懟的伊薇的禁令，並帶給我一個消息：「伊薇要我告訴你，你被開除了。」

我十歲生日那天，伊薇、刁疤眼、油頭，甚至賽魯斯大帝，侵入我私密的藏身地；他們佔領了鐘塔，不許我再去找庇護。

我十歲生日那天，桑尼顯得很不快樂，銅猴離開她那批游泳健將，對伊薇十分惱怒。她對我說：「我會教訓她。你不用擔心，哥哥；我要給她苦頭吃，一定的。」

我十歲生日那天，雖然被一群孩子遺棄，我卻得知另外還有五百八十一個孩子在慶生；就這樣，我瞭解我原始出生時刻的奧秘；既然有一幫人排斥我，我就決定自行組織幫派，我的成員分佈在全國各地，總部就設在我眉毛後面。

我十歲生日那天，我竊用了城市幼童軍社（Metro Cub Club）的英文縮寫字母——也是一支參加巡迴比賽的英國板球隊的隊名縮寫——換上新的意義：午夜之子聯盟（Midnight Children's Conference），我自己的M·C·C。

這就是我十歲時的世界：我的腦袋之外，只有煩惱，我的腦袋之內，只有奇蹟。

拓荒者咖啡廳

除了綠和黑沒別的顏色牆壁是綠色天空是黑色（沒有屋頂）星星是綠色寡婦是黑色但她的頭髮是黑中之黑。寡婦坐在好高的高椅子上椅子是黑色椅墊是綠色寡婦的頭髮中分左邊是綠色右邊是黑色。天空一般高的椅子是綠色椅墊是黑色寡婦的手臂長得像死亡皮膚是綠色指甲又長又鋒利是黑色。牆壁之間有綠色孩子牆壁是綠色寡婦的手臂蛇一般向下伸去蛇是綠色孩子尖叫指甲是黑色會抓會傷人寡婦的手臂在摸索看孩子們奔跑尖叫寡婦的手蜷曲圈住他們綠色與黑色。現在孩子們一個一個噁哼被窒殺變安靜寡婦的手舉起一個一個綠色孩子他們的血是黑色被尖利的指甲釋出來噴濺黑色在（綠色）牆上隨著一個一個被蜷曲的手舉起孩子像天那麼高天是黑色沒有星星寡婦大笑她的舌頭是綠色但她的牙齒是黑色。孩子撕成兩截在寡婦之手然後揉揉半片半片的孩子將它們揉成小球這些球是綠色而夜是黑色。小球飛入夜裡牆壁之間孩子尖叫隨著寡婦的手一個又一個。猴和我在角落（牆壁是綠色而影子是黑色）瑟縮爬行又寬又高的牆從綠色褪成黑色沒有屋頂寡婦的手來了一個又一個孩子尖叫然後消音然後小球然後手然後尖叫然後消音然後噴濺黑色的污斑。現在只剩她和我再沒有尖叫聲寡婦的手下來摸索摸索皮膚是綠色指甲是黑色向著角落摸索摸索而我們瑟縮緊貼角落我們的皮膚是綠色我們的恐懼是黑色現在手來了找呀找呀而她我的妹妹推我出去出去離開角落而她留下瑟縮瞪著那隻手指甲蜷曲尖叫消音黑色潑濺飛到天那麼高狂笑的寡

婦撕扯我被揉成小球球是綠色擲向夜裡夜是黑色……①

今天燒退了。這兩天（我聽說）帕德瑪整夜守候，用冷毛巾敷我額頭，在我發抖與夢見寡婦的手時，抱著我；整整兩天，她一直為她那不知名草藥配製的愛情藥自責。「但，」我要她放心：「這一次，跟那個毫無關係。」我認得這種燒；它來自我心深處，沒別的來源；像一股惡臭，它從我的裂縫溢出。我十歲生日那天，也發作一模一樣的高燒，在床上躺了兩天；現在，隨著我的記憶重返，從我身上溢出，這老高燒也一塊兒回來了。「別擔心，」我道：「這是我在差不多二十一年前得的細菌。」

我們不孤單。早晨在醬菜廠；她們帶我兒子來看我。有人（別管是誰）站在帕德瑪身旁在我床畔，把他抱在臂彎裡。「少爺，謝天謝地你好些了。你不知道你生病的時候盡說些什麼。」有人焦慮地說話，試圖硬要提前擠進我的故事；但這是行不通的……有人找到這家醬菜工廠和它附設的裝瓶廠，照顧我麻木不仁的孩子，就像從前……等著吧！她差點就把我騙過了，幸好我頭腦還夠清醒，不論有沒有發燒！某人就是得退處一旁，被無名籠罩，直到時機來臨；那可是要等到最後一刻。我掉頭不看她，轉向帕德瑪。「別以為，」我警告她：「只因為我發燒，我告訴妳的事就不成立。所有發生的事，都跟我說的一模一樣。」

「哦，真主啊，你跟你的故事，」她喊道：「整天，整夜——你把自己搞病了！你也停一下吧，嗯，有什麼害處呢？」我頑固地抿緊嘴唇；現在她，忽然話鋒一變：「那你告訴我，先生：你需不需要什麼東西？」

① 這一段是撒利姆發高燒時的夢境或夢囈，所以顯得錯亂。作者特別不用標點符號，以突顯心智錯亂的情況。

「綠色芒果醬，」我要求：「鮮豔的綠色——像蚱蜢一樣綠。」那個不能提她名字的人記了起來，告訴帕德瑪（用只在病床邊或葬禮上使用的溫柔口氣說話）：「我懂他的意思。」

……為什麼，在這關鍵性的一刻，各式各樣的東西有待描述——當拓荒者咖啡廳，當膝蓋與鼻子的對立，都已那麼接近——我要在對話中引進一種微不足道的調味醬？（我為什麼要在這段敘述中浪費時間，提及一種普通的醃製品，而不詳述一九五七年的大選——二十一年前，全印度都等著投票的那一刻？）因為我嗅著空氣；在我訪客殷切期待的表情背後，嗅到一股濃郁的危險氣息。我打算捍衛自己；但我需要芒果醬幫忙……

之前，我沒帶你在白天參觀過工廠。我一直沒有描寫過這地方：隔著染成綠色的玻璃，從我房間可以望見一條鐵架搭的走道，下方便是烹煮樓層，許多銅鍋冒泡沸騰，手臂強勁有力的婦女站在木梯上，手持長柄木杓，划動刀鋒般刺鼻的醬菜蒸汽；同時（從對面窗戶看去，另一邊綠玻璃外的世界），鐵路軌道在早晨的陽光下發出遲鈍的反光，每隔一定距離就有一座髒兮兮的電力系統跨線橋。光天化日下，我們黃綠二色的霓虹燈女神沒有在工廠大門口上方跳舞；我們把她關了好省電。但電聯車一直在用電；黃褐二色的慢車喀啞喀啞，從達達爾與波利伏里、從庫拉與巴山路，向南開到教堂門車站。人類蒼蠅黏附在火車上，形成厚厚一片白長褲的團塊；我不否認，工廠內部也會看見一些蒼蠅。但還有壁虎幫忙補救，牠們靜止地倒懸在天花板上，牠們的下顎令人憶起卡提阿瓦半島……聲音，也在等人聽見它：鍋爐咕嚕作響，臂上長毛的女人高聲歌唱、粗野的咒罵、低俗的笑話；嗅覺靈敏，薄唇的監督者的警告；隔鄰裝瓶廠傳來壓倒一切的醬瓜瓶碰撞的聲音；火車匆匆駛過，以及蒼蠅（不常見，但必然會有）的營營聲……蚱蜢綠的芒果醬從罈中舀出，裝在一個擦拭乾淨、周圍鑲有黃綠二色飾邊的盤子裡，配上另一個高高堆著從附近伊朗

小店買來的點心的盤子，送來之際，「現在已介紹完畢」的那個照常運作之際，「現在可以聽到」的那個聲音盈盈耳中之際，我，獨自躺在辦公室裡的床上，大吃一驚地聽到有人建議出去走走。

「……等你身體好點，」不能提名字的那個人說：「到阿雷芬塔^①玩一天，有何不可，坐摩托船兜個風，看看那些有好美麗雕刻的洞穴；或去朱戶海灘，游泳、喝椰奶、駱駝賽跑；或甚至亞雷乳牛專業牧場！……」帕德瑪說：「新鮮空氣，是的，小寶寶也會喜歡跟父親在一起。」某人，拍拍我兒子的腦袋：「對了，當然，我們大家都去。吃頓好野餐；出去玩一天。少爺，這對你有益……」

芒果醬已由專人送抵我房間，我急忙打斷這些建議。「不行。」我一口回絕。「我有工作要做。」我看到帕德瑪跟某人交換眼色；我明白我的懷疑沒有錯。因為我從前曾經被野餐的建議愚弄過一次！曾經有那麼一次，我被虛偽的笑容和去亞雷乳牛場的建議愚弄，走到戶外，坐上汽車，在我發覺不對之前，有手抓住我，有醫院走廊醫生護士按住我，有個面罩扣在我鼻子上，注入麻醉氣體，一個聲音說：數數，數到十……我知道她們打什麼主意。「聽著，」我告訴她們：「我不需要醫生。」

帕德瑪回應：「醫生？誰說過醫生來著……」但她騙不了誰；我微露笑容說：「好了：各位：來點芒果醬。我有重要的事必須告訴妳們。」

就在芒果醬——跟一九五七年我的保母瑪麗做得完美無匹，就此永遠跟那段歲月聯想在一起

^① Elephanta，孟買近郊風景區，有許多岩洞，洞中有象頭神雕刻，相傳是〈摩訶婆羅達〉中的般度五兄弟所雕。

的芒果醬，滋味一模一樣——把她們帶回到我的過去的世界之際，就在芒果醬軟化了她們，使她們更願意聆聽之際，我對她們說，溫柔而極具說服力，添加了調味品與演說技巧，使我自己得免落入致命的綠藥水郎中之手。我說：「我兒子會瞭解。就像為所有生命體一樣，我為他講我的故事，那麼，有朝一日，當我對抗裂縫的鬥爭失敗後，他會知道。道德、判斷力、品格……一切都從記憶開始……我還保留了複寫本。」

綠色芒果醬沾可樂餅，滑下了某人的咽喉；蚱蜢綠在溫吞的薄油餅上，消失在帕德瑪唇間。我看到她們開始軟化，乘勝追擊。「我告訴過妳們真相，」我又道：「記憶的真相，因為記憶有不同種類。它會揀選、塗消、更改、誇大、縮至最小、讚美和污蔑；但最後它會創造自己的現實，它對事件綜合卻大致上貫通的觀點；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類都不會認為，其他人的版本比自己的更值得信賴。」

是的：我說「心智正常」。我知道她們怎麼想：「很多小孩會捏造想像的朋友；但一千零一個！那太瘋狂了！」午夜之子甚至搖撼了帕德瑪對我的敘述的信任；但我說服了她，現在沒人提什麼出去走走的話了。

我如何說服她們：靠提到我兒子，他必須知道我的故事；藉說明記憶的運作方式；也利用其他工具，有時天真而成熟，有時像狐狸般狡猾。「即使穆罕默德，」我說：「開頭也以為自己發瘋了：妳們以為我從來沒考慮過這一點？但先知有他的赫蒂霞^①、他的巴卡爾，再三肯定他獲得

^① Khadija，穆罕默德的原配夫人，自穆罕默德首度獲得真主啟示，她就不斷給予鼓勵與支持；穆罕默德遭到許多重要人物反對時，她仍堅定不移。

的天命真確無疑；沒有人出賣他，把他送到瘋人院的醫生手中。」這時，綠色芒果醬已使她們滿懷對早年歲月的眷戀；我看到她們臉上露出罪惡感與羞恥。「什麼是真相？」我著重修辭：「什麼叫心智正常？耶穌有沒有從墳墓裡復活？印度教信徒不是相信——帕德瑪——世界是一場夢嗎？婆羅門在作夢，夢見整個宇宙；我們只能隱約透過夢網去看，那就是『幻』。幻的意義，」我換了一副高高在上的說教口吻：「可以說，就是一切皆夢幻泡影；是一種詭計、人造物、欺騙。鬼魂、幽靈、海市蜃樓、變戲法、事物似是而非的形式：這一切都是幻的一部分。如果我說某件事發生過，而迷失在婆羅門夢境中的妳們，覺得難以置信，那我們之中誰對誰錯？再來點芒果醬，」我客氣地說，自己也取了一大份：「味道真的很不錯。」

帕德瑪開始哭泣。「我從來沒說過我不相信，」她啜泣道：「當然，每個人都必須用他覺得真實的方式說他的故事；可是……」

「可是，」我斬釘截鐵地打斷她：「妳也想——不是嗎——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關於跳舞而不碰觸的手，還有膝蓋，還有後來薩巴馬蒂指揮官奇怪的指揮棒，當然還有寡婦？還有那群孩子，他們的下場如何？」

帕德瑪點點頭。醫生和瘋人院的事就這麼結束；我可以安心寫作。（獨自一人，只除了腳邊的帕德瑪。）芒果醬與演說技巧、神學與好奇：就這些東西救了我。還有一樣——稱之為「教育」，或「階級起源」好了；瑪麗會說是我的「教養」。根據我展現的博學多聞，我口音的純淨，我羞辱她們，讓她們自覺沒有資格裁判我；不是什麼高貴的行為，但是當救護車在街角守候，做什麼都是公平的。（真的如此：我聞到了。）儘管如此——我得到一個極具價值的警告。在別人身上嘗試和強迫他們接受自己的觀念，是很危險的。

帕德瑪，如果妳對我是否可信有點懷疑，沒關係，一點兒懷疑不是壞事。過於自信的人，不分男女，都會做出可怕的事。

同時，我十歲，正在想方設法躲進我母親汽車的行李廂。

就在那個月，苦行僧普魯修塔姆（我從未把我的內心世界告訴他）終於對自己靜態的存在方式感到絕望，染上自殺型的打嗝症，這毛病干擾了他一整年，經常使他身體離地而起數吋高，以致被水滴禿了的頭上那塊禿斑，令人心驚膽戰地撞上花園水龍頭，終於斷送掉他的老命，所以有天傍晚，雞尾酒時間，他雙腿仍鎖定蓮臺打坐的姿勢，身子一歪，就倒了下去，不給我母親的疣腫保留任何救贖的希望；當時，我經常站在白金漢別墅的花園裡，遠眺蘇聯發射的人造衛星史潑尼克越過天空，心情像第一隻也是唯一的一隻被發射到太空去的狗小萊卡一樣，感到既興奮又孤獨（不久即將發作梅毒的辛姬·馮·德·海頓男爵夫人，坐在我身旁，用她德國狼犬的眼睛，追蹤史潑尼克二號明亮的光點——那年頭，狗對太空競賽的興趣特別濃厚）；當時，伊薇和她那幫人佔據了我的鐘塔，洗衣籃不僅是禁地，尺寸也不合我身材了，所以基於保密與心智正常的考量，我不得不把拜訪午夜之子的活動，局限於我們私密、沈默的時刻——我每天午夜跟他們聯繫，只有在午夜，那保留給奇蹟的一個小時，彷彿存在於時間之外；而且當——說到正題——我決心用自己親目所睹的證據證明，我瞥見存在於母親思想前庭的可怕事件。自從我躲在洗衣籃裡，聽見那三個見不得人的音節，我就一直懷疑母親隱瞞著秘密；我侵入她的思維程序，確認了我懷疑的事；所以，有天下午，放學後，我眼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懷著鋼鐵般的決心，去找桑尼，希望徵得他的協助。

我在桑尼房裡找到他，滿牆貼著全是西班牙鬥牛士的海報，愁眉苦臉地一個人在玩室內板

球。他看到我，不開心地喊道：「喂，兄弟，我真他媽的為伊薇的事感到抱歉，兄弟，她誰的話也不聽，兄弟，你究竟對她做了什麼？」……但我威嚴地舉起一隻手，要求沈默，並獲得配合。

「現在沒時間談那個，兄弟，」我說。「重點是，我必須知道如何不用鑰匙開鎖。」

桑尼有個特別的本領：他雖然夢想著鬥牛，但他主要的天才卻在機械方面。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負責維修麥斯沃德莊園所有的腳踏車，用以交換漫畫書和免費的氣泡飲料等禮物。甚至伊薇都把她心愛的印度牌腳踏車交給他照顧。似乎所有機器會移動的部分被他愛撫時，都會被他那種純真的愉悅馴服；沒有一具機械能抗拒他的悉心照顧。說得更明白點：桑尼（純出於追根究底的精神）是個開鎖高手。

獲得證明他對我忠貞的機會，他的眼睛一亮：「給我看鎖，兄弟！帶我去！」

我們確定沒人注意，便偷偷摸摸掩過白金漢別墅和桑尼家的無憂宮之間的车道；我們站在我家的老羅浮車後方；我指著行李廂。「就是這個，」我說。「我必須能夠從裡面和外面把它打開。」

桑尼瞪大眼睛。「喂，你搞什麼鬼，兄弟？你要偷偷離家出走？」

手指壓在唇上，我做出神秘的表情。「現在不能解釋，桑尼，」我嚴肅地說：「最高機密情報。」

「哇，兄弟，」桑尼說，他示範給我看，如何藉一片薄薄的粉紅色塑膠之助，三十秒內打開行李廂。「拿去吧，兄弟，」桑尼說：「你比我更需要它。」

從前有一個母親，她為了成為母親，同意改變名字；她派給自己一點一滴愛上她丈夫的任

務，卻一直無法愛他的某個部位，有趣的是，那個部位卻能實現她成為母親的心願；她的腳被疣腫所苦，她的肩膀被全世界的罪惡感積壓得駝了；她的丈夫不可愛的器官遭到凍結而無法康復；她就跟丈夫一樣，終於向電話的神秘屈服，花很長的時間聆聽打錯電話的來電者說話……我十歲生日（是我剛從隔了將近二十一年，又回來騷擾我的那場高燒復原之後不久的事）過後不久，阿米娜就又恢復了那陣子總是在接到打錯號碼的電話後，忽然離開，急急忙忙去購物的行為。但這一次，羅浮車的行李廂裡躲了一個偷渡客，他藏在那兒，沒人看見，有偷來的墊子保護，手裡緊緊捏著一小片粉紅色的塑膠。

啊，一個人藉正義之名得受多少苦！那些個淤青；碰撞！透過咯咯響的牙關，吸入行李廂滿是橡膠味的空氣！而且時時刻刻承擔被發現的恐懼……「假設她真的去採購？行李廂會不會突然被掀開？會不會扔活雞進來，腳綁在一起，剪了翅膀，驚慌失措的尖嘴巴鳥兒入侵我的藏身秘窟？她會不會看見，我的真主，我一整個星期不准說話！」我膝蓋收到下巴底下——有個防膝蓋撞痛的褪色舊椅墊保護——我搭乘母親的叛逆車向未知前進。我母親是個謹慎的駕駛；車開得很慢，轉彎非常小心；但事後我還是滿身青紫，瑪麗振振有詞責備我跟人打架：「哎呀真主啊真是的，他們沒把你打成碎片真是奇蹟我的真主，你長大會成什麼呀你這壞蛋黑男孩，你骨瘦如柴的摔角選手！」

為了讓我的心思暫且脫離搖晃顛頗的黑暗，我極盡小心之能事，進入了母親正專注於開車的思緒，因此得以判讀我們經過的路線。（而且在我母親一向慣於整潔的心中，發現一片驚人的紊亂。那時候，我已經開始根據每個人內心整齊的程度，將他們分門別類，我發現我比較喜歡髒亂的類型，他們的思想總是交互糾纏在一塊兒，所以對食物的期待中，穿插著賺錢謀生的正經業

務，性幻想上頭覆蓋著他們的政治省思，跟我自己大雜燴式的腦子格外親切，我大腦裡所有的東西都跟所有其他東西傾來軋去，意識的白點像發瘋的跳蚤般跳來跳去……追求秩序的甦勉精神，向來使阿米娜的頭腦整潔得幾乎可說是不正常，她在混亂的世界還是新手。）

我們向北方開，經過碎玉糖醫院和大財神廟，向北沿霍恩比大道開，過了帕特爾體育館與聖者阿里位於小島上的墳墓，過了從前（在第一個威廉·麥斯沃德的夢想成為事實之前）的孟買島。我們向著城市北區的大片無名出租公寓和漁村、紡織廠、電影製片廠駛去（距這兒不遠！距我現在這個坐著就可以看見普通車的位子一點也不遠！）……那時候，我對這地區一無所知；我很快就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承認自己已經迷路了。最後，沿著一條滿是街頭露宿者和腳踏車修理店、紋身的男人與年輕男孩，看起來一點也不討人喜歡的小街，我們停了車。我母親下車時，成群的孩子圍攻她；從來也不忍把蒼蠅趕走的她，分發小銅板給他們，於是引來了更多的人群。她好容易掙扎脫身，沿街走去；有個男孩哀求：「擦車嗎，夫人？第一流高水準擦車呀，夫人？我看著車等您回來，夫人？我很會看車的，隨便問誰好了！」……我有點驚慌失措地等著聽她答話。有遊童盯著看，我那有可能出得了行李廂？這事不僅尷尬；更何況，我現身可能會引起大轟動……母親說：「不要。」她即將消失在街道另一頭，準擦車專家和看車人終於放棄了；有一會兒，所有的眼睛都轉向第二輛經過的汽車，以備萬一它又停下，吐出一位把銅板當花生米分送的貴婦；就在那一刻（我透過好幾雙眼睛觀察，幫我挑選適當時刻），我用粉紅色塑膠片達成任務，一眨眼便站在街頭一輛汽車闔好的行李廂旁邊。我板著臉，抿著嘴，對所有伸出來的手視若無睹，我尾隨母親的方向，一個鼻子像偵察犬的袖珍偵探，響亮的鼓聲在原來應該是我心臟的位置猛烈拍動……幾分鐘後，我就到了拓荒者咖啡廳。

窗戶的玻璃很骯髒；桌上的玻璃杯很骯髒——拓荒者咖啡廳跟城裡那幾家光鮮亮麗的場所相較，真是乏善可陳；一個急就章的攤位，油漆的板子上寫著「美麗雪泡冰、新鮮好吃粉條冰、孟買特製米香沙拉」等，櫃檯旁邊一架廉價收音機正大聲播放電影主題曲，長而窄的綠色房間點著一閃一閃的霓虹燈，這是個禁忌的世界，缺牙齒的男人圍著鋪塑膠布的桌子打皺巴巴的紙牌，眼睛毫無表情。但拓荒者咖啡廳儘管如此陳舊陰暗，卻是許多夢想的貯藏所。每天一大早，它會坐滿城裡最人模人樣的一批沒搞頭的貨色，所有多年以前來到這城市，懷著成為電影明星、住怪異粗俗的豪宅、撈黑錢的夢想的流氓、混混、計程車司機、私貨小販、賣賽馬情報的人；因為每天早晨六點，大製片廠會派個小職員到拓荒者咖啡廳來，招募當天拍片需要的臨時演員。每天早晨有半個小時，拉瑪製片廠、電影王國有聲電影公司、R·K電影廠都會來挑人，拓荒者咖啡廳是全城野心與希望的焦點；然後星探率當天的幸運兒離開，咖啡廳就又空了，恢復例常霓虹燈照耀下的停滯狀態。中午時分，又有另一群夢想走進來，將下午耗費在紙牌與美麗雪泡冰、百花捲餅上——不同的男人有不同的希望；我當時還不知道，但拓荒者咖啡廳每到下午，就成為惡名昭彰的共產黨巢穴。

那時是下午；我看見母親走進拓荒者咖啡廳；我不敢跟著進去，就流連在街上，鼻子貼著髒兮兮的窗玻璃上有蜘蛛結網的角落；無視別人投來的好奇眼光——因為我的白衣服，雖然沾了行李廂的污漬，畢竟還是上過漿的；我的頭髮，雖然被行李廂弄亂了，還是好好抹過油的；我的鞋子，雖然磨得破舊，還是有錢人家小孩穿的膠底帆布鞋——我用眼睛尾隨她略帶躊躇地走進去，因為疣腫而有點蹣跚地通過搖晃的桌子和目光冷竣的男人；我看見母親走到狹窄洞穴的另一端，在一張陰影的桌子坐下；然後我看見那個起身迎接她的男人。

他臉上的皮膚耷拉下來，顯示他曾經過胖；他牙齒上有檳榔的痕跡。他穿一件清潔的白色罩衫，鈕釦洞周邊有勒克瑙式的繡花圖案。他頭髮很長，頗具詩意的長度，軟塌塌地垂在耳畔，但他頭頂禿得閃閃發亮。禁忌的音節在我耳中迴響：納——迪——爾。我發現我絕望地希望自己不曾下定決心前來。

從前從前，有一個地下丈夫逃走，留下愛的離婚信；一個詩節甚至不押韻的詩人，靠雜種狗救了命。失蹤了十年，他從天曉得什麼地方冒出來，他皮膚鬆垮垮地紀念他過去的肥胖；而且，跟他從前從前的妻子一樣，他有了新名字……：納迪爾·康恩現在叫卡辛姆·康恩，是印度共產黨提名的候選人。紅色的卡辛姆。沒有沒有意義的事；沒有理由就不會臉紅。我舅舅哈尼夫說：「當心共產黨！」我母親變得臉色通紅；政治與情緒在她臉上結合……：隔著拓荒者咖啡廳的窗戶，正方形骯髒玻璃的電影銀幕，我看著阿米娜與不復舊觀的納迪爾演出他們的愛情戲；他們的演出帶有真正業餘表演者的笨拙。

鋪塑膠布的桌面上，有一包煙；三五牌。數字也有意義：四二〇，騙局的名字；一千零一，夜與魔法、另類真實的數字——深受詩人喜愛而政客憎恨的數字，因為對後者而言，這世界所有的替代版本都構成威脅；還有五五五，多年以來，我一直相信這是最不祥的數字，是魔鬼、大惡獸、撒旦專用的密碼！（這是賽魯斯大帝告訴我的，我從來也沒想過他可能會說錯。但他確實是錯了：真正的魔鬼數字不是五五五，而是六六六；不過在我心目中，直到今天，三個五上頭仍然籠罩一團黑氣。）……：但我離題了。只要說，納迪爾——卡辛姆喜歡的香菸牌子就是上面提到的三五牌，就夠了；數字五在菸盒上重複出現了三次；它的製造廠商是W·D·與H·O·魏爾斯。

我無法直視我母親的臉，便集中精神在香菸盒上，從情人在一起的近距離鏡頭，轉換為尼古丁的特寫。

但現在，手進入了畫面——先是納迪爾——卡辛姆的手，它們詩人的柔軟這些年來也不免長了繭；手像蠟燭火焰般抖動，匍匐爬過防水塑膠布，又驀然縮回；接著是女人的手，黑得像黑玉，一吋吋向前挪，像慢條斯理的蜘蛛；手抬了起來，離開塑膠布的桌面，手浮懸在三個五上空，開始最奇怪的舞蹈，舉起，放下，互相繞著轉，互相交織、拉開，渴望觸摸的手，手伸出緊張顫抖要求被觸被摸——但總在最後一刻驀然縮回，指尖逃避指尖，因為我在我髒玻璃的電影銀幕上看到的，畢竟是一部印度片，其中嚴禁肉體的接觸，否則就會敗壞印度的年輕人、觀影的幼苗；桌下有腳，桌上有臉，腳向著腳接近，臉溫柔地向臉湊攏，但忽然間，就被殘酷的電檢剪刀切斷，驀然分開……兩個陌生人，都取了跟他們出生的名字不一樣的銀幕藝名，演出他們不得已扮演的角色。我在電影結束前就離開，溜回沒有擦洗也沒有人看守的羅浮車的行李廂，但願我不曾去看它，無法抗拒把它整個重看一遍的欲望。

我最後看到的：母親的手舉起空了一半的裝著美麗雪泡的玻璃杯；母親的嘴唇溫柔地、懷念地抵著斑駁的玻璃；母親的手把玻璃杯遞給她的納迪爾——卡辛姆；他也在玻璃杯對面，印上他自己詩人的嘴唇。所以這是真實人生模仿藝術，我哈尼夫舅舅的姊姊把間接親吻的情慾，帶到拓荒者咖啡廳綠色霓虹燈下的髒亂之中。

總結：一九五七年炎夏，競選活動的顛峰期，阿米娜在偶爾提到印度共產黨的場合，莫名其妙地臉紅。她的兒子——他混亂起伏的思想裡，還有容納多一種執念的空間，因為十歲的大腦可以容納無限量的執念——跟蹤她到城市的北邊，窺探無能為力的愛情充滿痛苦的一幕場景。（現

在阿梅德被凍結了，納迪爾——卡辛姆在性方面也不算屈居劣勢；處於鎖在辦公室裡詛咒雜種狗的丈夫，和曾經滿懷愛意地同玩射痰盂遊戲的前夫之間，阿米娜唯能親吻玻璃杯和表演手舞。）

問題：那次之後，我有没有再用到粉紅塑膠片？我有没有再回到臨時演員與馬克斯主義信徒的咖啡廳？我有没有當面質疑母親這種行為的邪惡本質——因為什麼樣的母親會要——少來什麼從前從前那一套——當著獨子的面，她怎麼可以怎麼可以？答案：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我做了什麼：當她出門去「採買」，我就會進入她的思想。不再急於蒐集親眼看見的證據，我乘坐母親的大腦，到達城市的北端；以這種彷彿不可能的隱身法，我坐在拓荒者咖啡廳，聆聽有關紅色卡辛姆參選展望的談話；形體不在，卻如臨現場，我跟蹤母親陪同卡辛姆四處拜票，走遍這一區的出租公寓（這是我父親最近脫手的公寓嗎，丟下房客，任由他們的命運擺佈？），她幫助他爭取修理水龍頭，對房東施壓，要求整修與消毒。阿米娜代表共產黨遊走窮人之間——這事實一直令她覺得不可思議。也許她這麼做，是因為她自己的生活愈來愈貧乏；但十歲的我，對同情心興趣闕如；以我自己的方式，我開始做復仇的夢。

傳奇的哈里發，哈倫·拉西德（Haroun al-Rashid），據說喜歡微服出行，在巴格達平民間走動；我，撒利姆·撒奈伊，也在我的城市的大街小巷秘密走透透，但我不能說我從中得到多少樂趣。

據實描述逸出常軌或稀奇古怪的言行，以及與此相對的，也就是說崇高的、符合傳統的日常生活版本——這些可視為一種心靈態度的技巧，我是從午夜之子當中最強大的那一個，亦即我的

對手、我的偷換兒，小威利·溫基誤當自己兒子的膝蓋濕婆那兒，偷學——或可說，吸收——來的。在他而言，這些技巧應用起來完全不假思索，它的效果是為世界創造一幅驚人地一致的畫面，我們在其中可以不經意地提起當時充斥小報的恐怖妓女謀殺案（溝渠到處有屍首），同時熱烈地討論特定的一手牌的複雜細節。死亡與輸牌，在濕婆看來，都是一回事；所以他才會用那麼可怕、冷漠的暴力，到頭來……不過，先從頭說起吧。

雖然公認是我的錯，但我非得說明不可，如果你把我純當一台收音機，你就只掌握到一半的真相。思想以畫面呈現的機率，跟僅透過語言象徵是一樣的；而且不管怎麼說，光是為了聯絡和瞭解我午夜之子聯盟的同仁，我就有必要盡快超越語言的階段。進入他們變化無窮的心靈，我不得不鑽進他們操難解方言的心靈前室思維的表層粉飾之下，顯而易見的後果（之前已示範過）就是他們會發覺我的存在。這種發現使伊薇頓時翻臉的記憶猶新，所以我下了不少功夫，緩和因我闖入帶來的震撼。每一次，我的標準第一號傳輸，都是我自己的臉，露出我相信有安撫效果的笑容，友善、自信、有領袖風範，還有一隻伸出的友誼之手。但儘管如此，剛起步時還是有層出不窮的問題。

花了我好一陣子才弄明白，原來我描畫的自己，因我對自己外貌的自我意識，產生嚴重歪曲；所以那幅我使用思想波傳送到全國各地，笑得活像隻笑面貓^①的畫像，實在是慘不忍睹，畫

^①Cheshire cat 亦譯做「契爾夏貓」，是《愛麗絲夢遊奇境》中的一個角色，牠是一隻貓，但會說話，也會微笑，

而且可以用極慢的速度一點一點消失。牠的笑容最後才消失，剩下一張咧開的大嘴，然後通通不見，令愛麗絲印象深刻。

中的我，長著一個放大得不像話的鼻子，完全看不見下巴，太陽穴上各有一塊大污斑。無怪我獲得的反應，往往是心靈的驚聲尖叫。我也經常被其他十歲同伴的自我形象嚇到。我們理解實際的狀況後，我會個別勸告聯盟的會員，好好找面鏡子或一泓止水，照清楚自己的長相，然後我們再設法弄清彼此真正的模樣。唯一的問題是，我們喀啦啦的那位盟友（你記得，他可以穿過鏡子旅行）意外地從新德里時髦地段一間餐廳的鏡子裡冒出來，不得不倉促撤退；而喀什米爾的藍眼睛會員，則摔到湖裡，意外地換了性別，入會時登記是女孩，現身時卻變成一個漂亮的男孩。

我第一次向濕婆自我介紹時，在他心中看到可怕的形象，一個矮小、老鼠臉的少年，長著銼短的牙齒和一雙全世界前所未見的大膝蓋。

面對這麼一張比例怪異的畫像，我傳送出去的我自己臉孔上煥發的笑容，不禁萎縮了幾分；我伸出去的手也失了勁道，有點抽搐。濕婆感覺到我的存在，第一個反應是勃然大怒；一波波沸騰的怒潮，灼痛我頭殼的內部；但接著：「喂——聽著——我認識你！你是麥斯沃德莊園那個有錢人家的小孩，對不對？」而我，同樣驚訝地答道：「溫基的兒子——弄瞎刁疤眼的！」他的自我形象因自豪而膨脹。「是啊，朋友，就是我。沒人敢跟我胡來，兄弟！」既是老相識，我不免客套兩句：「呃！你父親好吧？他好久沒來了……」他，好像鬆了一口氣：「他嗎，兄弟？我父親死了。」

頓了一下；然後是困惑——憤怒消失了——濕婆說：「聽著，朋友，這太棒了——你是怎麼做的？」我提供標準解釋，但聽了幾句，他便打斷道：「這樣好了！聽著，我父親說，我也是正巧午夜出生的——所以你懂了吧，這樣我們就是你這幫派的聯合首領！午夜生的最棒，同意嗎？所以——其他小孩都必須聽我們吩咐！」我眼前彷彿出現另一個更專橫的伊薇·柏恩斯……但我

丟開这不友善的念頭，解釋道：「那不是我對這聯盟的構想；我的計畫比較像是，你知道啦，平等的個體，鬆散的結構，所有的觀念都有均等的表達機會……」用力大哼一聲，震得我腦壁嗡嗡響。「你那一套，兄弟，全是垃圾。我們要這種幫派幹什麼？幫派一定得有老大。好比我吧——」（又神氣活現起來）「我在馬東加搞了一個幫，已經兩年了。從我八歲開始，有大孩子，什麼人都收。你覺得如何？」我不由自主地：「它做些什麼，你這個幫——有規章什麼的嗎？」濕婆對著我耳朵哈哈大笑……「是啊，有錢小孩：只有一條規則。每個人都要照我說的做，否則我就用膝蓋把他們的屎都擠出來！」我絕望地試圖爭取濕婆改變作風，接受我的觀點：「重點是，我們來到世間一定有個目標，你不認為嗎？我是說，一定有什麼道理，你同意吧？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達成那目標，不論它是什麼，然後，你知道，奉獻我們的一生去……」

「有錢小孩，」濕婆大聲喊道：「你懂個屁！哪有什麼目標，喂！這個操他媽的世界有什麼道理可言，喂？你那麼有錢，我這麼窮，憑什麼？挨餓有什麼道理，你說？這個國家住了多少該死的蠢蛋，確切數目只有真主才曉得，得了，你以為他們有目標？喂，我告訴你——把所有能到手的東西都弄到手，盡可能加以利用，然後你就得死了。所謂道理，不過如此，有錢小孩，其他一切都是他媽的吹大氣！」

現在，我在午夜的床上，開始發抖……「可是，歷史，」我說：「還有總理寫給我的信……難道你不相信……誰知道我們能做些什麼……」他，我的另一個自我，濕婆，打斷道：「聽著，小孩——你滿腦子瘋瘋癲癲的怪主意，我看我得接手才行。你去負責通知所有其他小怪胎！」

鼻子和膝蓋和膝蓋和鼻子……那天晚上開始的對立，永遠不會結束，直到兩把刀砍下去，下去下去……是否多年前被亂刀砍殺的米安·阿布都拉的精神，滲透到我體內，給我灌輸了鬆散的

聯邦結構這種觀念，使我特別畏懼刀子，我無從判斷，但那一刻，我振作起勇氣，告訴濕婆：「你不能接管聯盟；沒有我，他們根本聽不到你！」

他，確定宣戰：「有錢小孩，他們會願意認識我；你敢阻止我試試看！」

「會的，」我告訴他：「我會努力。」

濕婆，毀滅之神，眾神當中最強大有力；濕婆，最偉大的舞者；他騎牛；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他……男孩濕婆，他告訴我們，他從小就得為生存戰鬥。當他父親約一年前，完全喪失了歌喉，他就必須捍衛自己，抵抗小威利·溫基為父的狂熱。「他矇住我眼睛，兄弟！他拿一塊破布包住我眼睛，然後帶我到公寓的屋頂，兄弟！你知道他手裡拿的是什麼，一把操他碼的榔頭，兄弟！一把榔頭耶！那雜種想把我膝蓋敲爛，兄弟——有這種事的，你知道，有錢男孩，他們對小孩做這種事，好讓他們一輩子靠乞討賺錢——如果你身體碎成一片片，收入會更多，兄弟！所以我被推倒，我躺在屋頂上，兄弟；然後——」然後榔頭敲下來，瞄準比任何警察更大、更多疙瘩的膝蓋，很容易得手的目標，但現在膝蓋開始行動，比閃電還快，兩膝分開——感覺到猛力敲下來的榔頭的氣息，喇地劈開；於是榔頭落到兩膝中間，仍握在父親手中；隨即，膝蓋像拳頭般砰地合攏。榔頭無害地匡啣掉落混凝土上。小威利的手腕夾在蒙住雙眼的兒子膝蓋中間。痞啞的喘息從痛苦的父親唇間逸出。而膝蓋仍不斷夾，夾夾夾，緊緊緊，直到傳出一聲劈啪斷裂。「夾斷了他該死的手腕，兄弟！給他教訓——棒透了，不是嗎？過癮！」

濕婆和我的上升星座都是摩羯；這星座對我無甚影響，卻送給濕婆一份厚禮。任何占星學家都會告訴你，磨羯掌管的人體器官是膝蓋。

* * *

一九五七年大選日，印度國大黨受到相當震撼。雖然它贏得選舉，但一千兩百萬的得票數，卻使共產黨成為印度最大的反對黨；在孟買，雖然大頭目帕特爾賣力競選，但為數眾多的投票人，並沒有把章蓋在代表國大黨的聖牛與吮乳牛犢的圖案上，反而偏愛聯合馬哈拉施特拉黨與大古吉哈特黨較缺乏感情成分的字母圖案，每當我們山坡上討論共產黨危機，我母親還是會臉紅；對孟買省的分裂，我們都持聽天由命的態度。

午夜之子聯盟的一位成員，在這次大選中扮演一個小角色。被溫基當作兒子的濕婆，被徵召參加——呃，我還是不要提那個政黨的名字的好；但只有一個政黨真正有大錢可花——選舉日當天，他和他的幫徒，他們自稱牛仔，站在城北一處投票所外，有人手拿粗大的長棍，有人拿石頭拋來拋去，還有人用尖刀剔牙，他們每一個都告誡選民，投票要多用智慧，小心審慎……投票結束後，票箱的封條有沒有被弄破？有沒有再塞票進去？不管怎麼說，反正計票結束時，紅色卡辛姆以此微之差，未能贏得國會席次；我對手的幕後出錢老闆非常滿意。

……但現在帕德瑪說話了，很溫和地：「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我不假思索就回答：「春季的某一天。」然後我才想到，我又犯了一個錯誤——原來一九五七年的選舉，發生在我十歲生日之前，而非之後；但我搜遍枯腸，我的記憶就是頑固地不肯更改事件發生的順序。這真讓人擔心。我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

她無濟於事地試圖安慰我：「幹嘛拉長了臉？每個人都會忘記一些小事，這是常有的事。」但小事出問題，大事難道能倖免嗎？

阿爾法與俄梅夏

選後那幾個月，孟買一片混亂；回想那段日子，我的思緒也是一片混亂。我的錯誤讓我極為苦惱；現在為了恢復平衡起見，我要固守麥斯沃德莊園這片熟悉的老地盤；午夜之子聯盟的歷史暫時擱置一旁，拓荒者咖啡廳的痛苦則丟到另一邊，我且先來講伊薇·柏恩斯垮台的故事。

我給這段插曲取了個怪名字。〈阿爾法與俄梅夏〉從紙上瞪著我，要求給個解釋——我故事講到剛好正中間，出現這麼一個具有強烈的開始與結束意味的標題，確實很奇怪，應該挑個跟中間更有關係的題目才對；但我毫不後悔，也無意更改，儘管我有很多其他選擇，好比〈從猴到恆河猴〉、〈手指重建〉等，或——採用更諷喻的風格——〈公鵝〉，明顯指涉神話中的大鳥，天鵝（hansa）或至上天鵝（parahansa）有能力在兩種世界裡生活的象徵，例如肉體世界與精神世界、水陸世界和飛翔的空中世界。但既然寫了〈阿爾法與俄梅夏〉，就讓它〈阿爾法與俄梅夏〉到底。因為這章裡會有許多開始，也有各式各樣的結束；你很快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帕德瑪氣得嘖嘖作聲。「又在說怪話了，」她批評我：「你到底講不講伊薇的故事？」

……大選後，中央政府仍然對孟買的未來舉棋不定。這個省說要分裂；然後又決定不分裂；然後分裂的呼聲又開始佔上風。至於這座城市——它會成為馬哈拉施特拉的首府；或兼為馬哈拉施特拉與古吉拉特的首府；或自成一個獨立的省分……政府正在研擬怎麼辦的當兒，市內居民決定敦促它快點兒下決心。暴亂快速蔓延（一片喧嘩聲中，你還會聽見馬拉特的老戰歌——你好

嗎？我好啊！拿根棍子將你打！）；使情況更加惡化，天氣也加入這場混戰。旱災很嚴重；道路龜裂；農村裡的農人被迫宰殺牛隻；耶誕節（凡是唸教會學校又有個天主教徒的保母照顧的男孩，是絕無可能不知道它的意義的）當天，瓦克西瓦水庫傳來一連串響亮的爆炸聲，做為城市生命線的淡水供應主管線，對空噴出多道噴泉，像一群巨大的鋼鐵鯨魚。報上都是破壞的報導；對於犯罪者的身分與政治取向的各種揣測，跟持續擴大的妓女連續謀殺案的報導爭奪版面。（我特別有興趣知道，謀殺兇手有他獨特的「簽名式」。那些深夜工作的女性都是被勒斃；她們的脖子上有淤傷，傷痕大得不可能是指印，卻完全符合一對力大無窮的大膝蓋留下的夾痕。）

但我離題了。帕德瑪皺起的眉頭要求說明，這一切跟伊薇有什麼關係？我立刻打起精神，提供解答：市區的淡水供應線路損壞後，孟買的野貓開始麋集在市內水源仍相當充裕的地段；也就是說，比較富裕的地段，每棟房屋都擁有獨立的屋頂或地下儲水槽。因此之故，麥斯沃德莊園所在的兩層樓高小山坡，就被成群結隊的口渴貓咪侵入；貓群盤據了整個圓環廣場，貓爬到九重葛藤蔓上，跳進起居室，貓打翻花瓶，喝有陳腐植物味的水，貓在浴室露營，舔抽水馬桶的水，麥斯沃德皇宮群裡的廚房，貓隻猖狂。莊園裡企圖驅逐貓群大舉入侵的僕人，都吃了敗仗。莊園的女主人不得不發出無助的恐怖尖叫。到處可見一坨坨又乾又硬的貓大便；光是這些貓的數量，就斷送了花園；夜間簡直不可能入睡，因為貓軍有意見，牠們對月高唱口渴。（辛姬·馮·德·海頓男爵夫人拒絕跟貓打架；不久就會讓她送命的那種疾病症狀已經出現。）

努喜·易布拉音打電話給我母親，宣布：「阿米娜姊妹，世界末日到了。」

她說錯了；因為貓群大人侵的第三天，伊薇輪流拜訪莊園的每戶人家，手中不經意地拎著她的雛菊牌空氣槍，建議以極快速度為我們結束貓災，換取賞金。

那一整天，麥斯沃德莊園迴盪著伊薇的空氣槍和群貓喊痛的厲叫，伊薇逐個擊破全體貓軍，讓自己大發利市。但（正如歷史經常示範），贏得最大勝利的一刻，往往也埋伏了毀滅的禍根；在此獲得證明，因為伊薇對貓的迫害，在銅猴心目中，已超越了忍耐的極限。

「哥哥，」銅猴陰沈地對我說：「我告訴過你，我要修理那女孩；現在，就是現在，時候到了。」

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妹妹真的既通鳥語，也通貓語？她對貓的喜愛，使她感到忍無可忍？……貓軍大進擊時，猴的頭髮已褪成褐色；她也改掉了燒鞋子的習慣；但不知什麼緣故，她還是有股我們其他人都沒有的剽悍之氣；她跑下去到圓環廣場上，扯開喉嚨喊道：「伊薇！伊薇·柏恩斯！妳給我出來，馬上出來，不管妳在哪裡！」

銅猴站在四下奔逃的貓群當中等候伊薇。我走到一樓的陽台上旁觀；桑尼和刁疤眼和油頭和賽魯斯也都在看。我們看到伊薇從凡爾賽別墅廚房的後方走來；一路吹著槍管裡冒出來的煙。

「你們印度人真該謝天謝地有我在，」伊薇宣稱：「要不然你們一定會被這些貓吃掉。」我們看見伊薇突然沈默，她看見了佇守在猴的眼睛裡，劍拔弩張的東西；然後眼一花，猴便撲到伊薇身上，大戰開打，持續了好像幾個鐘頭那麼久（但很可能只有幾分鐘）。她們在圓環廣場的泥土裡打滾，她們翻騰踢抓咬，小把小把的頭髮從塵雲中飛出，手肘和穿骯髒白襪的腳和膝蓋和衣服的片段在雲中忽隱忽現；大人奔跑過來，僕人拉不開她們，最後是霍米·卡崔克的園丁拿水管澆，才算把她們分開……銅猴的站姿有點彎腰駝背，抖抖濕透的裙襖，毫不理會阿米娜和瑪麗威脅要懲罰的喊叫；因為在圓環正中央，水管澆濕的泥巴地上，躺著伊薇，她的整牙器斷了，頭髮上滿是泥土和口水，她的氣勢和統治我們的威權，從此永遠告終。

幾個星期後，她的父親把她送回國，不再回來。「遠離這批野蠻人，受點像樣的教育，」有人聽到她父親說；我只有一次聽到她的消息，六個月後，突如其來她寫給我一封信，告訴我她用刀攻擊一位反對她攻擊一隻貓的老太太。伊薇寫道：「我讓她吃了苦頭。告訴你妹妹，她只是運氣好。」我向那位不知名的女士致敬：她替銅猴買了單。

比伊薇的最後消息更有趣的，是一個我在回顧時光隧道的當兒，剛想起來的念頭。我眼前浮現猴與伊薇在泥土裡打滾的畫面，似乎能體會她們這場殊死戰的原動力，一種遠比迫害貓群更深的動機：她們是為我而戰。伊薇和我的妹妹（她們在很多方面，並非不相像）踢呀抓呀，表面上是為了幾隻流浪貓的命運；但很可能伊薇的反擊是以我為目標，很可能那是她氣憤我入侵她頭腦而引發的暴力；那麼也許猴的力量來自對手足的忠誠，她的戰鬥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愛的表現。

所以，血濺圓環廣場。本章另有一個被否決的標題——不妨告訴你——就是（濃於水）。那段缺水的日子裡，有什麼比水濃的東西從伊薇的面頰流下；血的忠誠構成銅猴的動機；而市區街道上，暴動者讓彼此流血。有血腥的謀殺，或許在這兒再次提到血液衝上我母親的面頰，以此結束這份鮮血淋漓的清單，有點不妥。那一年，有一千兩百萬張選票是紅色。很快會流更多血：血型，阿爾發的A型與俄梅夏的O型——還有一種，第二種可能——必須謹記在心。還有其他因素：接合性（zygosity）、克爾（Kell）抗體，以及號稱最神秘血型特徵的Rh因子，也是一種猴子的名稱——恆河猴。^①

^① 恆河猴即 Rhesus，人體血液中的Rh因子就是因為會跟恆河猴的血產生反應，故取名 Rhesus 因子，Rh 因子是簡稱。

萬物皆有形，只要你去找。形式必然存在。

但在血的出頭天來臨前，我要展翅高飛（像至上天鵝，能從一種元素飛進另一種元素），暫時回歸我內心世界的事務；一方面因為，雖然伊薇被擊敗後，山坡上的兒童圈子不再攆斥我，但我仍覺得很難寬恕他們；一時之間，仍然獨來獨往，保持疏遠，同時我也全神貫注於我腦袋裡的大事，也就是午夜之子社的草創史。

老實說：我不喜歡濕婆。我討厭他言談粗魯、觀念淺薄；我也開始懷疑他涉及一連串可怕的罪行——雖然我在他的思想中找不到任何證據，因為午夜眾子中，唯有他能夠把思維中任何不願外人碰觸的部分關閉起來，不讓我知道——這件事本身，越發提高了我對這個老鼠臉的傢伙日益加深的憎恨與猜疑。但我這人最講公平；將他孤立於同盟的其他成員之外，就是不公平。

該先說明，隨著我的心靈機能增加，我不僅能夠接收其他孩子傳送的訊息，也能（既然我好像已經擺脫不了收音機的隱喻）扮演某種全國性的聯播網，所以只要我對所有這些孩子開放我的心靈，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公開討論的會場，讓他們透過我彼此交談。所以到了一九五八年初，每天從午夜到凌晨一點，這五百八十一個孩子，就可以在我大腦的議會裡集會一小時。

我們就跟任何其他湊在一塊兒的五百八十一個十歲小孩一樣，各式各樣、嘈雜、不守規矩；在我們與生俱來的精力充沛之外，還有找到彼此的興奮。經過一小時扯著喉嚨叫喊吱喳辯論咯咯笑，我會筋疲力盡熟睡，連惡夢都不做，醒來時還會頭痛；但我不介意。醒來我就得面對母親不忠父親頹廢、友誼不可靠、學校的各種暴政等，多重慘況；睡著以後，我處於任何小孩所能接觸最刺激的世界的核心。即使有濕婆在，睡著還是比較好。

濕婆一心認為，他（或他和我）是我們這團體的當然領袖，因為他（還有我）是在鐘敲十二時出生的，我不得不承認，這個論點很有道理。我當時認為——現在還是這麼認為——午夜的奇蹟在本質上確有一套可圈可點的階序制度，孩子的能力會依照他們出生時間跟午夜的距離拉大而遞減；但即使這觀點，也面臨激烈的辯論……「你什麼意思怎麼能這麼說，」他們齊聲合唱，季爾森林的男孩的臉一片空白，看不見特徵（只有眼、鼻、口的洞），可以變成任何他想要的面孔，哈利拉爾跑得跟風一樣快，真主曉得還有多少其他的……「誰說哪種本領會比別種好？」還有：「你會飛嗎？我會飛！」還有：「對啊，還有我，你能把一條魚變成五十條嗎？」還有：「今天我去探望明天，你會嗎？那不結了——」……面對如狂風暴雨而來的抗議，連濕婆都換了口吻；但他換來的新口吻，卻更加危險——對孩子們和我都更危險。

因為我發現，我對領袖地位並非沒有野心。再怎麼說，是誰找到這群孩子的？聯盟是誰成立的？誰提供他們聚會的場所？我難道不是最年長的兩個之一，就憑我的輩份，我難道沒有資格享受大家的敬重與服從？而且提供俱樂部場地的人，不該經營俱樂部嗎？……對此，濕婆道：「少來啦，兄弟。俱樂部這一套，是你們有錢小孩的專利！」但——有一陣子——他被駁回了。女巫帕華蒂，德里魔術師的女兒取代我的地位（就像多年以後，她會救我一命），宣布道：「不，大家聽著，每一位；沒有撒利姆，我們不會在這裡，我們不能說話或做任何事，他說得對。讓他當領袖！」我說：「不，甬提什麼領袖不領袖，就把我當作一個……一個大哥，或許吧。是的；我們是一家人，同類。我是最老的，就是我。」對此，濕婆輕蔑卻無法駁斥，他答道：「好吧，大哥：你現在告訴我們，該做什麼？」

就在這時，我把一直困擾我的觀念引進聯盟：有關目標，以及意義的觀念。「我們必須思

考，」我說：「我們有什麼用。」

我忠實記錄一批相當有代表性的聯盟成員的意見（除了馬戲班怪物，以及像刀疤臉的小女乞丐珊德莉那樣，已經喪失先天能力，那些在我們的辯論中保持沈默，就像參加盛宴的窮親戚一樣的人）：他們建議的哲學與目標，包括集產主義——「我們應該聚集在一起，住到什麼地方去，不是嗎？我們還需要別的人做什麼？」——個人主義——「你說我們，但我們一不一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可以增進個人利益的天賦」——孝順父母——「如何幫助我們的父母，這才是我們該做的事」——嬰兒革命——「終於我們可以證明給所有其他小孩看，我們不需要父母！」——資本主義——「想想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業！安拉，我們將會多麼富有！」——還有利他主義——「我們的國家需要有才華的人，我們該問政府他希望如何運用我們的技能」——科學——「我們要讓人來研究我們」——宗教——「我們來向全世界宣告我們的存在，讓他們讚美真主」——勇氣——「我們應該進攻巴基斯坦！」——懦弱——「哦天啊！我們必須保密，想想他們會怎麼對待我們，把我們當女巫什麼的，用石頭打死！」；還有女權宣言、改善賤民待遇的呼籲、沒有土地的孩子夢想著土地，山地部落民想要吉普車；也有權力的狂想。「他們阻止不了我們，兄弟！我們可以施法，可以飛，可以讀心，把他們變成青蛙，變出黃金和魚，他們會愛上我們，我們可以從鏡子裡消失，還會變性……他們怎麼跟我們鬥？」

我不否認我很失望。我不該如此；這些孩子除了天賦異稟，沒什麼特別；他們腦子裡裝滿平凡的東西，父親母親金錢食物土地財產名譽權力上帝。整個聯盟的思維當中，完全找不到跟我們自己一般新穎的東西……但其實我也走錯了方向；我不可能比任何其他看得更清楚；甚至當時光旅行者蘇密特拉說：「我告訴你們——這一切都沒有意義——他們會在我們開始前就把我們幹

掉！」我們都當耳邊風；仗著年輕的樂觀——那是曾經感染我外公阿吉茲的同一種疾病，只不過毒性更強——我們不肯看陰暗的那面，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提出，午夜之子的目標也許就是毀滅；我們在被摧毀之前，不具有任何意義。

為了保護他們的隱私，我不願區分他們的聲音；並且還有別的理由。第一，我的敘述容納不下五百八十一個完整的個人；其次，這些孩子，雖然各具變化多端的奇妙天賦，但在我心目中，卻像是一頭多頭怪物，以巴別塔的紛紜語言^①發話；他們就是多元化的本質，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分化他們。（但也有若干例外。例如，濕婆，例如，女巫帕華蒂。）

……命運，歷史角色、神聖意志：這些字眼都大龐大，十歲的喉嚨根本吞嚥不下。或許，連我也一樣；儘管漁夫指點的手指，以及總經理的來信，是永遠存在的警告，但日常生活的瑣碎雜事，還是經常使我從我噴嚏中得來的奇蹟上分心，因為肚子餓或愛睏，因為跟猴鬼混，或到電影院去看《蛇女》（Cobra Woman）或《龍虎干戈》（Vera Cruz），因我對穿長褲愈來愈強烈的渴望，以及無法解釋的腰帶下面因即將來臨的校際交誼而起的燥熱感，屆時我們天主教康農男中的學生，會獲准跟我們姊妹校的女生——包括蛙泳健將瑪莎·米歐維克（「嘻嘻，」葛藍弟·凱斯·克拉科道）、伊麗莎白·普吉絲、珍妮·傑克遜等人——跳方步舞和墨西哥帽子舞，都是歐洲女孩耶，我的真主，穿蓬蓬裙，懂得接吻！——總而言之，我的注意力不斷被痛苦而使人不得不全

①巴別塔（Babel），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章一至九節，敘述大洪水後，諾亞的後裔語言統一，協力建巴別塔，

希望藉高塔直上天堂，名揚於世，神便擾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無法溝通，建塔計畫就廢了。印度的語言複雜，語言往往成為爭執的起因，甚至造成流血事件。但此處談的不僅是語言，還有觀念的差異。

力以赴的成長酷刑奪走。

即使象徵的鵝，早晚也得下來，落到地面；所以我現在（當時並非如此）把故事局限於奇蹟的方面，絕對是不夠的；我必須回歸（就像以前我習慣的那樣）家常；我必須讓血流出來。

撒利姆·撒奈伊二度肢體傷殘前不久發生的第一次傷殘，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初的一個星期三——就是舉行那個熱切期待的聯誼的星期三——由英蘇格蘭教育協會主辦。也就是說，是在學校出的事。

撒利姆的攻擊者：英俊、狂熱，留一大撮野蠻的毛磳磳八字鬚；我要介紹暴跳如雷、扯人頭髮的艾米爾·札格羅先生，他教地理與體操，那天早晨，他無意間促成了我人生的危機。札格羅先生以秘魯人自居，喜歡稱我們做叢林印地安人、喜愛珠子的人；他在黑板上方貼一幅一個表情嚴肅、滿身大汗的軍人，頭戴尖頂白鐵帽，身穿金屬馬褲的版畫，每逢壓力，他就會以獨特的姿態，用手指戳著這幅畫，高聲喊道：「你們看見他嗎，你們這些野蠻人？這個人就是文明！你們要尊敬他：他有一把劍！」他會揮舞手杖，劃開妨礙他的空氣。我們叫他瘋子札格羅，因為儘管他滿口駱馬西班牙征服者太平洋什麼的，我們以謠言的百分之百篤定，知道他生在馬札貢的一戶出租公寓，他的果阿籍母親被一個臨陣脫逃的貨運經紀人遺棄，所以他不僅是個「假英國人」，很可能還是個私生子。知道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札格羅為何要裝出一口拉丁英文，以及他為什麼總在發脾氣，為什麼他要用拳頭捶打教室的石牆；但知識並不能使我們免於恐懼。這個星期三早晨，我們早知道會有麻煩，因為天主堂選擇權被取消了。

星期三連著兩堂課都是札格羅的地理；但只有白癡和父母特別頑固的學生才會去上課，因為

我們可以在這時刻選擇開溜，排成一列縱隊的所謂鱷魚隊形，去聖多瑪天主堂，一長串來自各種想像能及的宗教派別的男孩，逃出教室，投入基督教體貼而提供選擇機會的上帝懷抱。這逼得札格羅要發瘋，但他別無選擇；可是今天，他眼睛陰森得發亮，因為老蛙（我們給校長克魯索先生取的綽號）朝會時宣布，教堂取消了。一種毫無修飾，嘎啞的聲音從他那張活像上了麻醉的青蛙臉頰裡鑽出來，他出乎意料地宣判我們上雙份地理課，交由瘋子札格羅發落，我們從沒有想到上帝也可以行使選擇權。大家悶悶不樂地走進札格羅的巢穴；那群父母嚴禁他們進天主堂的可憐白癡中，有一個得意洋洋地附耳對我說：「等著瞧好了：他今天一定狠狠修理你們。」

帕德瑪：他真的那麼做了。

我們愁眉苦臉坐在課堂上：葛藍弟·凱斯·克拉科、胖子帕斯·費西瓦拉、拿獎學金而父親開計程車的吉米·卡芭狄雅、油頭·薩巴馬蒂、桑尼·易布拉音、賽魯斯大帝和我。還有其他人，但現在沒時間了，因為大喜過望的瘋子札格羅，已經眯起了眼睛，宣布肅靜。

「人類地理學，」札格羅開講：「這是什麼？卡芭狄雅？」

「請原諒，老師，我不知道，老師。」手高舉在空中——五隻手來自禁人教堂的白癡，第六隻無可避免屬於賽魯斯大帝。但札格羅今天一定要見血方休：愛上帝的人要受苦了。「叢林來的蠢材，」他對吉米·卡芭狄雅迎頭痛擊，然後開始不經意擰起一隻耳朵：「偶爾來上上課，你就會知道！」

「哎喲，哎喲，遵命，老師，對不起，老師……」六隻手在空中揮舞，但吉米的耳朵有掉落的危險。英雄主義在我心頭佔了上風……「老師，請停手，老師，他有心臟病，老師！」這是真話；但說真話很危險，因為現在札格羅轉向我：「哼，喜歡爭辯的傢伙，是不是？」我被扯著頭

髮，拖到教室前面。在我同班同學鬆了一口氣的日光下——謝天謝地，是他不是我們——我在被囚禁的亂髮之下，痛苦地扭曲。

「那你來回答。你知道人類地理學是什麼？」

痛苦充滿我的頭，磨滅了所有靠心電感應作弊的意念：「哎唷，老師，不知道，老師，哎呀！」

……現在可以看到，一則笑話降臨札格羅心頭，一則笑話把他的臉撕裂成一個偽裝的笑容；可以看見他的手向前伸，拇指與食指箕張，在我的鼻尖結合，向下拉扯……鼻子帶頭，頭得跟著走，終於鼻子掛下來，我的眼睛被迫潮濕地注視札格羅穿涼鞋的腳和骯髒的腳趾頭，聽他發揮他的機智。

「看，孩子們——你們看這兒是什麼？請注意觀察這隻原始動物的臉。它會讓你們想到什麼？」

回應熱烈：「老師，魔鬼，老師。」「我，老師，我的表哥！」「不對，老師，一種蔬菜，老師，可是我不知道哪一種。」直到札格羅在一片混亂中高聲喊：「安靜！狒狒的兒子！這兒這個東西」——拉拉我鼻子——「這就是人類地理學！」

「怎麼會老師哪裡老師什麼老師？」

札格羅哈哈大笑。「看不出來嗎？」他捧腹道：「你們難道沒看到，這隻醜陋的人猿臉上，有一幅印度的全地圖？」

「是老師沒有老師指給我們看老師！」

「看這兒——德干高原掛下來！」再一次哎唷我的鼻子。

「老師老師如果這就是印度地圖那黑斑是什麼老師？」葛藍弟膽子大了起來。我的伙伴在竊笑，嗤嗤偷笑。札格羅不假思索回答：「這些黑斑，」他大聲說「就是巴基斯坦！右耳這些痣，是東巴基斯坦；左頰這塊可怕的斑，是西巴基斯坦。記住，愚蠢的男孩：巴基斯坦就是印度臉上的黑斑。」

「哈哈，」全班哄堂大笑：「絕對是最棒的笑話，老師！」

但現在我的鼻子受夠了；自行安排一場未經鼓動的叛變，違抗緊捏的拇指與食指，它運用它自身的武器……一大坨亮晶晶的鼻涕從左鼻孔湧出，啪地滴在札格羅老師手掌心。胖子費西瓦拉喊道：「看啊，老師！他鼻子裡出來的水滴，老師！那是錫蘭嗎？」

手掌沾滿鼻涕，札格羅喪失了玩笑的心情。「畜生！」他咒罵我：「看你幹的好事！」札格羅的手放開了我的鼻子；回到頭髮上。鼻子的廢棄物揉在我分線平整的頭髮上。現在，再一次，我的頭髮被抓住；再一次，手在拉扯……但這一次是向上拉，我的頭被拉抬，我只能以腳尖站立，札格羅說：「你是什麼！告訴我你是什麼！」

「老師畜生老師！」

手拉得更用力更高。「再說一遍。」靠腳趾甲支撐，我尖叫道：「哎唷老師畜生畜生求求你老師哎唷！」

仍然更用力仍然更高……「再說一遍！」但忽然間一切都結束了；我的腳又平放在地上；全班陷入一片死亡的沈寂。

「老師，」桑尼說：「你把他頭髮拉掉了，老師。」

現在眾口紛紜：「看啊老師，有血。」「他在流血，老師。」「老師請讓我帶他去看護士好

嗎？」

札格羅老師像雕像般站在那兒，手裡抓著我一把頭髮。而我——受驚太過，不覺得疼痛——覺得頭上被札格羅拔掉的頭髮，形成一塊僧侶剃度似的缺口，那圈頭髮再也沒有重新長出來，我發現我出生的詛咒，不僅把我跟我的國家連結在一起，而且又找到了新的始料未及的自我表達的方式。

兩天後，老蛙·克魯索宣布，很不幸，札格羅老師因私人因素必須離職，但我知道原因何在。我被拔掉的頭髮黏在他手上，就像永遠洗不掉的血跡，沒有人願意雇用手掌長毛的教師。正如葛藍弟最愛說的：「第一個瘋狂的徵兆出現，第二個徵兆就會跟著找上來。」

札格羅的遺產：僧侶剃度似的禿斑；而更糟的是，一整套全新的嘲弄方式，等校車載我們回家換衣服，以便參加交誼活動時，同學一一施展在我身上：「鼻涕鬼是禿子！」還有「愛哭鬼長一張地圖臉！」賽魯斯來排隊時，我試圖把群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他身上，唱著：「賽魯斯大帝，一九四八出世，生在盤子裡，」但沒有人要接腔。

所以我們要談天主教校際聯誼了。活動中，恃強凌弱的人成了命運的機器，手指變成了噴泉，傳奇的蛙泳高手瑪莎昏死過去……我到達聯誼會場時，護士替我包的繃帶還纏在頭上。我遲到了，因為說服我母親讓我來頗不容易；所以我在彩帶、氣球和瘦骨嶙峋的女監護人猜疑的職業目光下，走進禮堂時，所有最好的女孩都已經在跟得意且可笑的男伴，一塊兒跳方步舞和墨西哥帽子舞了。當然，最完美的男孩挑女孩；我以熱烈的妒忌盯著他們看，古茲德、喬西、史蒂文森、魯西迪、泰力雅康、塔亞巴里、朱沙瓦拉、瓦格利、金恩等；我嘗試滿口借光，插進他們的

行列，但她們一看見我的繃帶、我的黃瓜鼻和臉上的黑斑，就笑著轉過身去……恨意在我胸中萌生，我吃了洋芋片，喝了泡泡水和維蒙汽水，告訴自己說：「這些混蛋；如果他們知道我是什麼人，一定很他媽的趕快讓路給我！」但儘管如此，揭露我真面目的恐懼，仍然比對不停旋轉的歐洲女孩的抽象欲望來得強烈。

「喂，這不是撒利姆嗎？喂，兄弟，你怎麼了？」左肩後傳來一個聲音，拉我脫離了苦澀、孤獨的夢囈（連桑尼也找到人跳舞；但話說回來，他有產鉗的凹洞，又不穿內褲——他的吸引力不是沒有理由的），那是個低沈沙啞的聲音，充滿了允諾——但也有威脅。一個女孩的聲音。我多少有點驚嚇地轉過頭，發現面前的人物，有一頭金髮和豐滿而有名的胸脯……我的真主，她十四歲，她幹嘛跟我說話？……「我叫瑪莎·米歐維克，」那影像說道：「我認識你妹妹。」

當然，猴的女英雄。沃辛翰學校來的游泳健將，我當然認識校隊的蛙式冠軍！……「我知道……」我結巴：「我知道妳的名字。」

「我也知道你名字，」她替我拉好領帶：「所以很公平。」從她肩上，我看見葛藍弟和胖子盯著我們，羨慕得口水直流。我站直背脊，挺起肩膀，瑪莎再次詢問我的繃帶。「沒什麼，」我用我希望夠低沈的聲音說：「運動意外罷了。」然後，不顧一切地努力保持聲音穩定：「可以請妳……跳舞嗎？」

「好啊，」瑪莎道：「可是不准親我。」

撒利姆擁瑪莎進舞池，發誓絕不親她。撒利姆與瑪莎跳了墨西哥帽子舞；瑪莎與撒利姆使盡渾身解數，跳著方步舞！我讓我的臉保持高人一等的表情；你知道，不需要十全十美，也可以找到女伴！……舞曲終了，我仍處於亢奮的高峰，說：「妳願意去散個步，妳知道，就在院子

裡？」

瑪莎輕微笑：「嗯，好吧，只一下下；不許動手，可以嗎？」

不動手，撒利姆發誓。撒利姆與瑪莎，呼吸新鮮空氣……兄弟，這太棒了。這才叫人生。再見伊薇，哈囉蛙泳……葛藍弟和胖子從院子裡的陰影裡走出來。他們在咯咯笑：「嘻嘻。」他們擋住我們的去路，瑪莎顯得很困惑。「呵呵，」胖子道：「瑪莎，呵呵。妳的護花使者真不錯啊。」我說：「閉嘴，你。」葛藍弟搶先道：「妳要知道他的戰鬥傷口怎麼來的嘛，瑪姐兒？」胖子：「嘻嘻哈。」瑪莎說：「不得無禮，他是運動意外受傷！」胖子和葛藍弟笑得幾乎跌倒；然後費西瓦拉洩露全盤真相。「札格羅在班上把他頭髮拉斷了！」嘻嘻葛藍弟繼續：「鼻涕鬼是禿子！」兩人合唱：「愛哭鬼有張地圖臉！」瑪莎臉上有困惑。還有更多，剛萌芽的性惡作劇的精靈……「撒利姆，他們對你那麼無禮！」

「是的，」我說：「別理他們。」我試圖拉她走開。但她堅持道：「你不會讓他們輕易脫身吧？」她的上唇有興奮的汗珠；她的舌頭頂著嘴角；瑪莎的眼睛說，你是什麼，男子漢還是小老鼠……在蛙泳冠軍的法力下，什麼東西湧上我大腦：兩個令人無法抗拒的膝蓋的形象；現在我衝向葛藍弟和胖子；趁他們大笑沒留神，我的膝蓋撞上葛藍弟的鼠蹊；在他倒地前，同一招膝蓋功也讓胖子彎了腰。我轉向我的情人；她輕輕鼓掌。「喂，兄弟，幹得不錯！」

但時機轉瞬即逝；胖子打起精神，葛藍弟已經向我衝來……放棄一切男子漢的偽裝，我轉身就跑。那兩個欺善怕惡的傢伙追在後面，他們身後，瑪莎叫道：「你跑哪兒去，小英雄？」但現在沒空管她了，千萬不能讓他們逮到我，衝進最近的教室，企圖把門關上，但胖子的腳擋住門，現在他們兩個都在裡面了，我向門外衝，我用右手抓住門，用力開門，出得去就走啊，他們要把

門關上，但我用恐懼的力量拉，我把門開了幾吋，我用手掌握住門，現在胖子用他全身的重量抵住門，它關得太快，我來不及把手抽回，門已關上。砰。外面，瑪莎趕來，看著地板；看到我中指前端的三分之一躺在那兒，像一塊嚼了很久的泡泡糖。就在這一刻，她昏倒了。

不痛。一切都非常遙遠。胖子和葛藍弟逃了，去求助或躲起來。我看著自己的手，純出於好奇。我的手指變成了噴泉：紅色的液體依照我心跳的節奏噴湧。從來不知道手指頭裡有這麼多血。漂亮。護士來了，別擔心，護士。不過是擦傷。已經打電話通知你父母；克魯索先生去拿汽車鑰匙。護士把一大團棉花敷在斷指上，盡量塞緊像紅色的棉花糖。克魯索來了。上車，撒利姆，你母親會直接去醫院。是，先生。還有箝口器，有人有箝口器嗎？是的校長在這兒。謝謝妳護士。很可能用不著不過你永遠不知道。我開車時你拿著，撒利姆……並用我未遭截肢的左手拿著切斷的指尖，我坐車穿過回音隆隆的夜晚街道，讓人送我前往碎玉糖醫院。

在醫院裡，白牆擔架所有人同時說話。字句像噴泉澆在我身上。「哦真主保佑我們，我的小朋友，他們把你怎麼了？」老克魯索答道：「嘿，撒奈伊太太，意外是有的。男孩子都這樣。」但我母親氣壞了：「這是什麼學校？卡魯索先生？我兒子手指頭變成好幾塊，你說這種話。不能交代的。不行的，先生。」這下子，克魯索：「事實上，我的姓是——跟魯賓遜漂流記》的主角一樣的，妳知道——嘿，醫生來了，問了一個問題，答案將改變全世界。

「撒奈伊太太，請問妳的血型？這孩子失血過多。可能必須輸血。」阿米娜：「我是A型，但我先生是O型。」她在哭泣，崩潰了，醫生卻還在問：「哦；那麼，妳可知道令郎的……」但她，醫生的女兒，必須承認她無法回答這問題：阿爾法與俄梅戛？「這樣的話，我們很快做個化驗；但恆河猴的問題呢？」我母親抽泣著回答：「我先生和我，都是Rh陽性。」醫生：「嗯，

很好，至少在這一點上。」

但當我躺在手術台上——「坐這兒來，孩子，我要給你做個局部麻醉，不行，夫人，他在休克，全身麻醉不可能，好了孩子，手指伸直，不要動，護士幫幫他，一會兒就好了」——就在醫生縫合斷指，表演移植指甲根部的奇蹟時，忽然間一百萬哩外的背景裡掀起一場混亂，以及「請過來一分鐘，撒奈伊太太」，而我聽不清楚……字句從無限遠處漂浮過來……撒奈伊太太，妳確定嗎？O型與A型？A型與O型？RS陽性，你們兩個都是？異型接合或同型接合？不，一定弄錯了，他怎麼可能……對不起，絕對清楚……陽性……而且既不是A也不是……原諒我，夫人，但他是妳的……不是領養或……醫院護士插入在我和數哩外的對話之間，但沒有用，因為我母親開始尖叫：「可是當然你一定要相信我，醫生；我的真主，他當然是我們的兒子！」

非A亦非O。還有RS因子：不可能的陰性。接合性也無法解釋。而且血中還有罕見的克爾抗體。我母親不停地哭啊哭啊哭啊哭啊……「我不明白。醫生的女兒，我還是不明白。」

阿爾法與俄梅戛是否拆穿了我的面具？恆河猴是否伸出牠無法解答的手指。瑪麗是否有責任……我在清涼，拉下百葉窗的白色房間裡醒來，有印度全國聯播電台作伴。湯尼·布倫特在唱〈夕陽下的紅帆〉。

阿梅德飽受威士忌蹂躪的臉，現在正承受更惡劣的摧殘，站在百葉窗簾旁邊。阿米娜在說悄悄話。再一次，隔著百萬哩捕捉隻字片語。夫君求你，我求求你。不，你說什麼。當然是這樣。當然是你。你怎麼可以認為我會。那會是誰。哦真主不要光站在那兒瞪著眼我發誓我憑我母親的頭髮發誓。噓他已經……

湯尼·布倫特換了一首歌，他今天的曲目不可思議，跟小威利·溫基那麼像：〈櫥窗裡的小狗〉浮懸在空中，在無線電波中漂浮。父親走到我床畔，高高在上，我從來沒見過他這個樣子。「爸……」他說：「我早該知道。看看，那張臉上哪有我的影子。那個鼻子，我早該……」他一轉身，就出了房間；我母親緊跟他身後，太慌亂了來不及耳語：「不，夫君，我不許你相信我做出這種事！我要自殺！我會的，」門在他們身後關上。外面有噪音：像是拍手，或一個耳光。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大多發生在你不在場的時候。

湯尼·布倫特又在對我的好耳朵哼唧他最新的歌曲：極其悠揚地向我保證：〈烏雲會消散〉。

……現在我，撒利姆·撒奈伊，打算短暫地賦予當年的我後見之明的益處；破壞優良作品的統一與傳統，我要讓他預知未來會發生什麼事，純粹因為這麼做他才能思考以下的念頭：「哦永恆的內在與外在的對立啊！因為一個人的內心，怎麼樣就是不完整，怎麼樣就是不均衡，各種各樣亂七八糟的東西在他裡面攪和成一團，他這一分鐘是某個人，下一分鐘卻換成另外一個人。另一方面，肉體則是最均質的東西。不可分割，像一件連身衣，或神聖的寺廟，隨你怎麼說。保持這種完整性很重要。但失去手指（這件事，藉由芮立畫中那名漁夫指點的食指，可想而知已有預兆），從我頭上移去若干頭髮暫且不提，已經破壞了這一切。所以我們進入一個不啻是革命的狀態；它對歷史的影響必然會他媽的很驚人。把身體的瓶子打開，天曉得會有什麼樣的東西滾出來。忽然你就變得跟原來的你永遠不一樣了；世界也變得父母不再是父母，愛轉為恨。這些，請注意，還只是對私生活的影響。但公共領域承擔的後果，接下來可以證明，卻是——曾經是——

不那麼深遠。」

最後，收回我未卜先知的異能，我留給讀者一個手指打繃帶，坐在病床上，思索鮮血與嘈雜的劈啪聲與父親臉上表情的十歲男孩畫面；鏡頭緩緩搖開，變成長鏡頭，我容許配樂蓋過我的聲音，因為湯尼·布倫特的什錦歌已快唱完，他的終曲也跟小威利·溫基選的一樣：曲名是〈晚安，女士〉。它歡快地流轉，流轉，流轉……

（淡出。）

固齡玉兒童

從保母到寡婦，我就是一個「被整得很慘」的傢伙；但身為永恆受害者的撒利姆·撒奈伊，仍堅持把自己當做主角。且不提瑪麗的犯罪；且不管傷寒或蛇毒；且不論發生在洗衣籃和圓環廣場（開鎖高手桑尼讓我正在萌芽的太陽「角」侵入他的產鉗凹洞，並藉由這一組合打開午夜之子的門）的兩場意外事故；且不說伊薇那一推和我母親的背叛；且不追究我在札格羅的尖酸暴力之下失去頭髮，又因瑪莎·米歐維克的激勵不自量力而斷了手指；我面對這一切不利的證據，要以科學家的態度、科學家的嚴肅，大聲疾呼，我有資格在所有事件當中居於核心。

「……你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大家的鏡子，」總理寫的這幾句話，逼我不得不以科學方法解決一個問題：究竟他指的是哪種意義？什麼樣的前提之下，單一個人的生涯，能夠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我必須大量使用套接的副詞與形容詞解答這問題：我既是積極地，也是消極地，既是實質地，又是象徵地，跟歷史連接在一起，若借用令人佩服的現代科學手法處理，以上兩組互相對立的副詞，便可以利用所謂二維結合「銜接模式」，重組為：積極地實質的、消極地象徵的、積極地象徵的、消極地實質的，在這四種方面，我跟我的世界已經糾纏在一塊兒，無從分割了。

我察覺帕德瑪不科學的困惑，只好轉而使用不夠精確的日常語言：「積極」與「實質」組合，意思當然是，我所有行動都會直接——實質地——影響或改變正在發展的歷史事件軌跡，比

方說，我提供語言遊行戰歌的方式。「消極」與「象徵」的組合，涵蓋僅是因為存在，就對我產生潛在影響的一切社會與政治的趨勢與事件——好比，仔細閱讀標題為「漁夫手所指」一章的字裡行間，你就會察覺，尚處於新生兒階段的政府，亟欲加速發育，長大成人的躁進企圖，跟我早期爆發式的成長努力，兩者之間有不可諱言的關係……其次，「消極」與「實質」連在一起，包括了所有國家大事對我個人或我家人的生活產生的直接影響——這一類別下，應列入我父親資產遭凍結，以及引發貓群大進擊的瓦克西瓦水庫爆炸事件。最後談到「積極地象徵的」這一組詞，每當我的行為或遭遇，反映在宏觀的公共事務上，證明我私人的存在象徵式地與歷史合為一體時，就可歸入這一類。我中指被切斷就是個例子。因為當我失去了指尖，而鮮血（既非阿爾法，亦非俄梅夏）如泉湧出，類似事件也發生在歷史上，各式各樣無以名狀的事紛紛降臨我們頭上；但，因為歷史的運作規模遠超過任何個人，所以將它縫回原位、擦拭淨所有污痕，要花的時間就更多。

「消極象徵」、「消極實質」、「積極象徵」：這三點午夜之子聯盟均已具備；但它始終不能落實我最希望它達成的目標；我們一直無法在第一項，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種「銜接模式」層次上運作。「積極實質」放棄了我們。

變化永無窮盡：九指撒利姆由一名臉上凝固了一個不誠懇得可怕的微笑的粗壯金髮護士，領到碎玉糖醫院門口。他對室外灼熱的亮光眨眼睛，試圖看清兩個背光向他走來彷彿在游泳的黑影，「看見嗎？」護士喜孜孜道：「看誰來接你啦？」撒利姆遂發覺這世界出了重大的差錯，因為本來該來接他的父母，顯然在半路上變成了他的保母瑪麗和哈尼夫舅舅。

哈尼夫·阿吉茲像人港商船上的氣笛哇哇叫，身上的味道像營運多年的香菸工廠。我非常愛他，愛他的笑聲、他不刮乾淨的下巴、他那副隨便湊合的派頭、他好像隨時會造成公共危險的不協調動作。（他到訪白金漢別墅時，我母親總把水晶花瓶都藏起來。）大人不敢指望他能言行得體（「當心共產黨唷！」他嚷道，他們臉就紅了。），這就是他跟所有小孩的親密聯繫——別人的小孩，因為他跟琵雅沒有生育。哈尼夫舅舅有一天會毫無預警地從他家屋頂走到外面去。

……他猛拍我的背，使我身體前傾，倒入瑪麗的懷抱。「喂，小摔角家，你看來挺不錯！」但瑪麗，忙亂地：「你瘦掉了，耶穌啊！他們沒好好餵你？要吃玉米布丁嗎？香蕉奶昔嗎？他們有沒有給你吃薯片？」……撒利姆四下環顧這新世界，一切似乎都發展得太快；他的聲音終於出來的時候，調門似乎太高，好像有人在催促它似的：「媽呢？爸呢？」他問：「猴呢？」哈尼夫哇啦哇啦道：「是啊，棒透了！這小子真的全好了！來吧，小摔角家：上我的派卡德^①，好吧？」瑪麗同時也在說：「巧克力蛋糕，」她承諾：「椰子球、阿月渾子布丁、咖哩肉角、冰淇淋，你瘦太多了，少爺，風都會把你吹跑。」派卡德駛離，它沒有彎上華頓路，駛上那座兩層樓高的山坡；撒利姆道：「哈尼夫舅舅，我們去……」沒時間多問；哈尼夫大聲說：「你琵雅舅媽等著呢！我的真主，你等著瞧，我們會享受第一流的樂事！」他的聲音像有陰謀似的忽然降低：「保證，」他故做神秘：「一定好玩！」瑪麗應聲道：「哎，少爺，就是嘛！上等牛排！還有綠色芒果醬！」……

「不要黑黑的那種，」我道，終於上鉤了；兩名捕手都露出鬆了一口氣的神情。「不會，不

① Packard 為美國獨立汽車製造廠於五〇年代推出的豪華轎車，現已停產。

會，」瑪麗啾嚙道：「保證是淺綠色的，少爺，就是你喜歡的那種。」「淡綠，」哈尼夫吼道：「我的真主，像蚱蜢的顏色。」

一切都太快……我們到了坎普廣場，車子衝過來衝過去，像子彈一般……但一件事沒改變。固齡玉兒童在他的看板上露齒微笑，帶著葉綠素綠的尖角帽的男孩和他永恆的小妖精式微笑，永恆的小童，迷離的笑容，永遠在把那管用之不竭的牙膏擠到鮮綠色的牙刷上；牙齒清潔，牙齒光亮，固齡玉白的牙齒！……你大可想像，我心不甘情不願地成為一個固齡玉兒童，把危機與改變從無底的牙膏管擠出來，把時間擠到我象徵的牙刷上；潔白的時間摻雜著鮮豔的葉綠素條紋。

所以，這就是我第一次放逐的開始。（還會有第二次，以及第三次。）我毫無怨言地承受。我當然猜到，有一個問題，我永遠不可以問：我像醜聞角——手圖書館的一本漫畫書，無限期出借；當我的父母要我回去，就會派人來接我。只有到那時候，而且不知道會不會有：因為我覺得我的放逐大部分該怪自己。要不是我害自己在羅圈腿黃瓜鼻太陽穴長角滿臉痣之外，再受到傷害，變得更加殘缺不全？我的斷指（與我宣布我聽到聲音的情況類似），難道不逾越我長期受折磨的雙親忍耐的極限？是否我已經不是一筆好投資，不再值得投注愛與保護？……我決心好好報答舅舅和舅媽收留我這麼一個卑賤生物的慈悲，努力扮演一個好外甥，隨時提高警覺。有時我真希望猴會來看我，甚至打電話給我；但一心想著這種事，無異在平靜的氣球上插針，所以我盡可能不去想這種事。更何況，跟哈尼夫和琵雅一起生活，正如我舅舅先前承諾的，好玩極了。

他們對我無微不至，是任何沒有子女的成年人鍾愛小孩的極至，而且讓我能泰然自若，受之不覺有愧。他們俯瞰濱海大道的公寓不算大，但有個陽台供我把花生殼扔到下面的行人頭上；沒有多餘的臥室，但供應我一張精緻柔軟的白底綠條紋沙發（我轉變為固齡玉兒童的初期證據）；

保母瑪麗顯然陪我一起放逐，她睡我旁邊的地板。白天，她履行承諾，把我的胃填滿蛋糕和甜食（我現在相信，出資者是我母親）；我本來應該會胖得不可開交，只不過我又開始往另一個方向成長，所以那歷史加速發展的一年過完時（我還不過十一歲半），我已經長到我成年的身高，好像有人捏住我層層疊疊的嬰兒肥，比擠任何牙膏都更加用力地搓揉，所以逼得我不斷往上抽個兒。固齡玉效應使我免於癡肥，我沐浴在舅舅和舅媽對家中多個孩子的喜悅裡。每當我把汽水潑翻在地毯上，或對著晚餐打噴嚏，舅舅充其量會用他響亮如氣笛的聲音說：「哼！壞蛋！」並露出一個破壞整體效果的大微笑。同時，琵琶舅媽也加入了那一長串令我沈醉，使我忠厚、拘謹的教養消失於無形的婦女行列。

（我應該說明，住濱海大道期間，我的睪丸放棄了骨盆的保護，毫無預警地提早下降到它們的小囊袋裡。這也對後來的事件發生影響。）

我的舅媽，天仙化人的琵琶：跟她一起生活，就像生活在孟買有聲電影又熱又黏的心臟地帶。那年頭，我舅舅的電影生涯已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完結，而世態炎涼，琵琶的星運也陪他一塊兒走下坡。但只要她在場，就不可能想到失敗。沒機會演電影，琵琶就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部劇情片，我在其中分派到愈來愈多的小角色。我是忠心的貼身僕人；琵琶穿著內衣，柔軟的臀部對著我絕望地轉向一旁的眼睛，一邊咯咯笑，一邊她塗上亮粉的眼睛，專橫地閃爍——「來呀，孩子，有什麼好害羞的，替我捧著這些摺子，我好整理我的紗麗。」我也是她信任的知己。舅舅坐在葉綠素條紋的沙發上，趕寫永遠不會有人要拍的電影劇本，我就聽舅媽懷舊的獨白，努力把眼光從兩輪圓潤如甜瓜，金黃如芒果，美豔不可方物的圓球上挪開：我指的是什麼，你當然已經猜到了，是琵琶舅媽可愛的乳房。而她坐在床上，一手按著眉頭，嘆道：「孩子，你知道，我是

個偉大的演員，我闡釋過無數重要角色！可是你看，造化弄人啊！從前哪，孩子，天曉得什麼人都巴不得要到這間公寓裡來；從前哪，〈影訊〉和〈銀幕女神〉的記者為了進到這兒，不惜花錢行賄！是啊，還有跳舞，我是威尼斯餐廳的熟客——那些了不起的爵士樂手都來坐在我腳邊，是啊，連布拉茲（Braz）都不例外。孩子，〈喀什米爾戀人〉之後，還有誰比我紅？派碧不行；維珍狄瑪拉也不行；沒有人囉！」我用力點頭，當然無人能及，而她美妙的包裹在皮膚裡的甜瓜不停起伏……一聲戲劇化的長歎，她又道：「就算那時候，我名氣如日中天，每部片子都是年度大戲，你那個舅舅偏要像個小公務員，住只有兩個房間的公寓！我也不鬧；我不像那些庸俗的女演員，我生活簡單，不要求什麼凱迪拉克、冷氣機、英國進口的鄧祿普名床；不像那個蘿克西·薇西萬娜丹，還搞什麼比基尼形狀的游泳池！我就待在這兒，跟一般的家庭主婦一樣；這種地方，現在我爛掉了！整個兒爛掉了。可是我知道，我的臉蛋就是我的財富；有了它，我哪還用得著財產？」我急切地表示同意：「舅媽，不用，真的不用。」她瘋狂地一聲尖叫；連我被巴掌打聾的耳朵都給刺穿了。「你呀，當然囉，你也要我過窮日子！全世界都要琵琶穿一身破爛！就連那個人，你舅舅，寫他那些無聊透頂的劇本！哎呀我的真主，我告訴過他，加點歌舞，選個外國背景！壞蛋要寫得壞到骨子裡，為什麼不，英雄要像男人！但他說，不要，那都是垃圾，現在他看清楚了一——從前他可沒這麼神氣活現！現在他非得寫什麼平凡老百姓和社會問題！我說，是啊，哈尼夫，寫吧，那是好東西；可是放點喜劇招數，安排一點舞蹈，給你的琵琶表演，加入悲劇，多點情節；觀眾要的就是這些！」她眼裡盈滿淚水。「你可知道他現在寫的是什麼？關於……」她一副心碎的模样：「……一家醬菜工廠的平凡生活！」

「噓，舅媽，噓，」我哀求：「哈尼夫舅舅會聽見的！」

「讓他聽見好了！」她怒道，淚如雨下；「讓他阿格拉的母親也聽聽；他們就要我羞死才干休！」

可敬的母親從來不喜歡這個女演員出身的媳婦。我有次從旁聽見她對我母親說：「跟女明星結婚，管它叫什麼的，我兒子不久就會睡到水溝裡去，管它叫什麼的，她會逼他喝酒，吃豬肉。」最後，她以惡劣的態度接受了這樁婚姻之不可避免，但她試圖在信中提昇琵琶的道德。

「聽著，媳婦，」她寫道：「不要再幹演員這一行，為什麼做這種無恥的事？工作，沒問題，妳們女孩子家的摩登觀念，但是光著身體在銀幕上跳舞！其實只要花一筆小錢，就可以買到一個地點良好的加油站經營權。我願意立刻自掏腰包替妳買下來。坐在辦公室裡，雇幾名員工；這才是高尚的工作。」我們都不知道可敬的母親哪來的加油站夢想，這在她晚年將發展成愈來愈大的偏執；她不斷用它轟炸琵琶，徒然讓我的明星舅媽憎厭。

「為什麼那老太婆不叫我去當速記打字員？」早餐時，琵琶對哈尼夫、瑪麗和我抱怨。「為什麼不說開計程車，或做紡織女工。我告訴妳們，這套加油站的鬼話真把我氣死了。」

舅舅渾身發抖（他這輩子僅有的一次），差點發脾氣。「有孩子在，」他說：「而且她是妳婆婆；該尊敬她。」

「尊敬她可以，」琵琶憤而走出房間：「可她只對汽油有興趣。」

……我最珍愛的配角角色，是在琵琶和哈尼夫跟朋友例行聚會打牌的時候，我升格到一個神聖地位，成為她始終未能擁有的兒子。（做為一段不為人知孽緣結的果，我的母親人數，比大多數母親的孩子數更多；不斷生出父母是我的獨特稟賦——一種避孕丸無法——甚至寡婦也無能為力——控制的逆向生殖。）有客人在場時，琵琶會喊道：「看啊，朋友們，這是我們的小王子！」

我戒指上的寶石！我項鍊上的珍珠！」她會把我拉過去，摟著我腦袋，於是我的鼻子貼在她胸前，幸福無邊地夾在兩個軟枕頭中間，也就是她無以言喻的……我受不了這樣的快感，只好盡量把頭抬高。但我是她的奴隸；我現在明白她為什麼放肆跟我這麼親近。雖然提前有了睪丸，成長快速，但我還是（騙人地）有種對性一無所知的天真氣質。撒利姆避居舅舅家期間，還穿著短褲，裸露的膝蓋向琵雅證明我還是孩子；被短襪矇騙，她把我的臉壓在胸前，用西塔琴一般完美的聲音，湊在我的好耳朵旁邊低語：「孩子，孩子，不要怕；你的烏雲很快會過去。」

我為舅舅和人生如戲的舅媽，扮演（技巧琢磨得愈來愈好）代用兒子的角色。日間，哈尼夫坐在條紋沙發上，捧著鉛筆和練習簿，寫他的醬菜園史詩。他習慣圍一件腰布，用一根大別針扣住；兩條毛腿從摺縫裡伸出來。他的手指甲上有抽了一輩子金粉牌（Gold Flakes）香菸留下的斑點；他的腳趾甲似乎也同樣變了色。我設想他用腳趾頭抽煙的模樣。這一幕景象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所以我問他，是否真的能這麼做；他二話不說，便把香菸夾到大腳趾和它的助手中間，把身體糾纏成怪異的一團。我樂得拼命拍手，但那天後來，他看起來都不怎麼舒服。

我盡力滿足他對一個好兒子的要求，清煙灰缸、削鉛筆、端茶水；他呢，在完成一個虛構的開端後，想起自己是父親的兒子，便專心致志地抵制一切有不真實嫌疑的東西，撰寫他命徒多舛的劇本。

「乖孩子，」他教導我：「這個該死的國家做了五千年的夢。該是它醒來的時候了。」哈尼夫喜歡抨擊王子與魔鬼、神祇與英雄，事實上，他反對孟買影業的整套圖像學；他在幻影的廟宇中，擔任真實的大祭師；我卻因為對自己奇蹟的身世有深切的體認，毫無轉寰餘地地介入（哈尼夫鄙視的）印度的神話生活，只好咬著嘴唇，不知該往哪兒看。

哈尼夫·阿吉茲，孟買電影從業人員當中唯一的寫實作家，正在寫一家完全由婦女創辦、經營、工作的醬菜工廠的故事。有很長的篇幅描寫工會的組成，也有醬菜醃製過程的詳盡細節。他向瑪麗提出食譜方面的疑問；他們會花好幾小時討論，檸檬、萊姆、咖哩粉三者，怎樣調配最完美。諷刺的是，這位自然主義的大弟子，竟然這麼有能耐預言（雖然是無意識地）他自己家族的命運；《喀什米爾戀人》的間接親吻，是我母親與納迪爾——卡辛姆在拓荒者咖啡廳幽會的前兆；他没拍攝成功的芒果醬場景，也同樣隱藏著精確得要命的預言。

他用劇本圍攻霍米·卡崔克。卡崔克一部也沒錄用；劇本都堆在濱海大道的公寓裡，佔據了所有可使用的表層，所以你掀起馬桶蓋之前，先得把劇本拿開；但卡崔克（出於慈善，或其他即將揭曉的動機？）照付我舅舅片廠的薪水。他們就這麼維持生活，哈尼夫與琵琶，就仰賴這個後來成為生長快速的撒利姆第二號被害者的寬宏大量生活。

卡崔克求他：「加一個愛情場面好不好？」琵琶也說：「你想什麼呀，鄉下人會付盧比來看一群女人醃芒果？」但哈尼夫頑固地答道：「這是一部講工作的電影，不親嘴。也沒有人醃芒果。處理芒果得用更大的石頭。」

就我所知，約瑟·德柯斯塔的鬼魂沒有跟瑪麗一起放逐；但他不出現，只徒然增加她的焦慮。住濱海大道期間，她開始擔心他會被其他人看見，並且趁她不在，洩露國慶那夜發生在納利卡診所的可怕秘密。所以每天早晨，她就懷著果凍似的忐忑離開公寓，幾乎要崩潰地抵達白金漢別墅；直到她確認約瑟仍然不見蹤影，緘默如故，才放下心來。但一等她捧著咖哩角、蛋糕、芒果醬回到濱海大道，焦慮就又再度升高……而我，因為已下定決心（我自己的麻煩已經夠多

了），除了午夜之子，再也不進入別人的頭腦，也不懂這是為什麼。

慌亂會自行生生不息；瑪麗乘坐擠得沙丁魚似的巴士（電車已經停駛），途中聽見各式各樣的謠言和無稽之談，她都當千真萬確的事實轉述給我聽。根據瑪麗的消息，全國都已落入超自然入侵的魔掌。「是啊，少爺，人家說，古魯格舍德拉有個錫克婦人，在茅屋裡一覺睡醒，就看到古代的庫魯族人和般度族人在門外打得天昏地暗！這些事都登在報紙上，她指出看見阿周那和喀納戰車的地方，爛泥裡還真的有車輪印！我的天，這種事真可怕極了：他們還在圭利爾看到蔣西女邦主的鬼魂；有人看到像拉伐那一樣多頭的羅刹鬼，殘害婦女，一根手指頭就能把大樹拉倒。我是好基督徒婦女，少爺；但人家說在喀什米爾找到我們主耶穌的墓，我也怕了。墓碑上刻著兩隻穿孔的腳，附近的漁家婦人還發誓，她在耶穌受難節當天，看見那雙腳流血——真的血。上帝拯救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少爺，為什麼這些老東西不能死了一了百了，不要來騷擾老實百姓？」我瞪大眼睛聽著；雖然哈尼夫舅舅哈哈大笑，我可是到今天還覺得半信半疑，是否在事件發展速度加快、時間生病了的期間，印度的過去真的曾經爬起來，尋找它的現在；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提醒新誕生的俗世政府，在神話的古代，民主和婦女投票權都無關緊要……於是人民滿懷隔代遺傳的憧憬，忘了新神話，回歸舊方式，昔時地方本位的忠貞與偏見紛紛出籠，政體破綻百出。正如我說過的：你以為不過是切斷一截手指尖，卻永遠不知道，多麼大的混亂泉源因此打開。

「還有憑空消失的母牛，少爺；嘆！鄉下農夫就要挨餓了。」

就在這陣子，我也遇到惡魔作祟的怪事；但為了讓妳正確瞭解我的意思，我必須從某個全然無害的夜晚的一段插曲說起，當時哈尼夫和琵雅邀了一群朋友來打牌。

舅媽向來好大喜功；因為儘管《影訊》和《銀幕女神》不來了，舅舅家還是熱門的聚會場所。打牌的晚上，家裡就擠得爆滿，爵士樂手議論美國雜誌上的論戰與評論，歌手在提包裡隨身攜帶噴喉劑，還有企圖結合西方芭蕾和婆羅多傳統舞蹈（Bharatanatyam）創造新式舞蹈的香卡舞蹈團成員；有跟印度全國聯播電台簽約，參加薩美朗（Sangeet Samelan）音樂節演出的音樂家；有激烈辯論的畫家。空氣裡滿是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喋喋不休。「事實上，我是印度唯一真正投入意識型態作畫的藝術家！」——「哦，弗迪真是太不幸了，以後他再也沒機會加入樂團了！」——「米農嗎？以後不要跟我提克里希納，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有點原則。我可從來沒放棄……」——「對了，哈尼夫，兄弟，最近怎麼都沒見到卡辛姆？」舅舅有點焦慮地看著我：「噓……什麼卡辛姆？我認識的人沒有叫這個名字的。」

……跟公寓裡的喧嘩混合在一起，是濱海大道上的夜色與噪音：牽著狗的散步者，跟小販購買香柏莉花和什錦豆；乞丐和米香沙拉攤子的叫喊聲；彎曲的長項鍊上，燈光次第亮起，迴旋攀上馬拉巴山……我和瑪麗站在陽台上，把我的壞耳朵轉向她謠言的絮叨，背後的市區和眼前這批擁擠，聒噪的牌客。有一天，我會在玩牌的客人當中，赫然認出眼睛凹陷，禁欲修行的卡崔克先生。他友善而有點尷尬地跟我打招呼：「嗨，你好，小伙子！近來不錯吧？當然，當然，你沒問題！」

舅舅打牌很專心，但他受制於一種古怪的堅持——他一定要拼成紅心牌的十三張序列，才肯把牌放下。永遠是紅心；所有的紅心，而且只有紅心。追尋這不可能的完美結局的過程中，舅舅會把三張連號的好牌扔掉，拆掉一整串的黑桃梅花方塊，他的朋友樂得大叫大嚷。我聽過著名的噴吶（shehnai）好手烏斯塔德·昌格茲·康恩（他染髮，所以有個炎熱的晚上，他耳朵的上端

被流下來的深色液體染黑）勸他說：「算啦，老弟，別管什麼紅心，跟我們其他人一樣玩法吧。」舅舅堅拒誘惑；在一片吵鬧聲中大吼道：「不行，媽的，見你的大頭鬼，讓我玩我的牌！」他打牌像個傻子；但我從來沒見過這麼一往直前的魄力，在旁真想鼓掌。

哈尼夫傳奇的牌局之夜有位常客，在《印度時報》當專任攝影記者，他知道很多精彩故事和街談巷語。舅舅把我介紹給他：「就是這位先生把你登上頭版的，撒利姆。這就是卡力達斯·古普達。他是個糟透的攝影，真正的壞蛋。別跟他聊太久，他會讓你裝得滿腦子醜聞昏倒！」卡力達斯一頭銀髮，鷹鉤鼻。我覺得他很棒。「你真知道很多醜聞嗎？」我問他；但他只說：「孩子，我若告訴你，你的耳朵會燒起來。」但他一直都沒發現，邪惡的天才，全城最大醜聞背後的藏鏡人不是別人，正是在下撒利姆鼻涕鬼……我得加快速度。薩巴馬蒂指揮官的神奇指揮棒事件，必須安插在適當的位置。絕不容（雖然一九五八年特別顛三倒四）倒果為因。

我獨自在陽台上，瑪麗在廚房裡幫忙琵琶準備三明治和乳酪可樂餅；哈尼夫專心在收集他的十三張紅心牌；霍米·卡崔克走過來，站在我身旁。「呼吸新鮮空氣啊，」他道。「是，先生，」我答道。「那麼，」他深呼吸：「是這樣啊。日子過得不錯吧？優秀的年輕人。我們握個手。」十歲大的手掌被電影大亨的巴掌吞沒（左手，斷指的右手無辜地垂在我身旁）……一個震驚。左手心覺得有紙張塞入——不祥的紙，被靈活的手指塞進來！卡崔克的掌握變得很緊；他的聲音變低沈，還有一種蛇樣的嘶聲；綠條紋沙發的房間聽不見，他的話穿入我僅有的好耳朵：「把這交給你舅媽。要保密，要保密。辦得到嗎？不許告訴別人；否則我叫警察來割掉你的舌頭。」話鋒一轉：「好極了！看到你心情好，我也很高興！」卡崔克拍拍我腦袋；回去繼續打牌。

在警察的威脅之下，我沈默了二十年，但我不要再沈默下去。現在，一切得曝光。

牌局散得早；「孩子該睡了，」琵雅悄聲道：「明天又得上學。」我沒有機會跟舅媽獨處；我被送上沙發就寢時，紙條還捏在我左掌心。瑪麗睡地板上……我決定假裝做惡夢。（我天生會使壞。）不幸的是，我累得一下子就睡著了；而且就這件事而言，我不需要假裝：因為我夢見我的同班同學吉米·卡芭狄雅被殺了。

……我們在學校的主樓梯上踢足球，地面是紅色磁磚，非常滑溜。血紅的磁磚地上，嵌了一個黑色的十字架。克魯索先生站在樓梯頂上：「不可以沿著欄杆滑下去孩子們，那個十字架就是有一次一個孩子滑倒的地方。」吉米在十字架上面玩足球。「十字架是謊言，」吉米說：「他們對你撒謊，讓你玩得不開心。」他母親打電話來說。「不要惹吉米你壞良心。」鐘聲。電話，掛回去了，現在是鐘聲……墨水瓶污漬教室的空氣。胖子帕斯和葛藍弟玩得很開心。吉米想要一支鉛筆，戳我的肋骨。「喂，兄弟，有鉛筆嗎，借一下。兩秒鐘，兄弟。」我給了他。札格羅進場。札格羅舉手示意安靜：看我的頭髮長在他手上！札格羅戴尖角戰盔……我必須把鉛筆拿回來。伸一根手指推吉米一下。「老師，請看老師，吉米倒下去了！」「老師我看見老師鼻涕鬼推的！」「鼻涕鬼射殺了卡芭狄雅，老師！」「不要惹吉米你壞良心！」「你們安靜，」札格羅喊道：「叢林裡的髒鬼，閉嘴！」……

吉米在地板上縮成一團。「老師老師請問老師他們會立十字架嗎？」他借了一支鉛筆，我推一下，他倒地。他父親是計程車司機。現在計程車開到班上；腰布裹著的一團東西放在後座上，吉米出去了。叮，鐘聲。吉米的父親取下計程車旗。吉米的父親看著我：「鼻涕鬼，你得付計程

車資。」「可是求求你先生我沒帶錢先生。」札格羅道：「我們記在你帳上。」看我的頭髮長在札格羅手上。火焰從札格羅眼中噴出。「五億人口，死一個算什麼？」吉米死了；還有五億活著。我開始計數一二三。數字列隊行進跨過吉米的墳墓。一百萬兩百萬三百萬四。誰在乎如果任何人，任何人死掉。一億一二三。現在數字行進穿過教室。碾碎捶打二億三四五。五億還活著。只有一個我……

……黑暗的夜裡，我從吉米·卡芭狄雅死亡的夢裡醒來，它變成一個大量滅絕的夢，呼喊著哭嚎著尖叫著，但拳頭裡仍然緊捏著紙條；一扇門急急打開，出現舅舅哈尼夫和舅媽琵雅。瑪麗試圖安撫我，但琵雅動作最快，她是天仙化人的一大片襯裙與披肩，把我摟在懷裡：「沒事了！我的鑽石，沒關係了！」哈尼夫舅舅睡眠惺忪地：「喂，小摔角家！沒關係啦；來吧，你跟我們睡；把孩子帶進來，琵雅！」現在我安全地在琵雅懷裡；「就今天晚上，我的珍珠，你可以跟我們睡！」——我就在那兒，擠在舅媽舅舅中間，依偎著我舅媽香噴噴的曲線。

設想，如果你能夠，我突如其來的雀躍；設想我的惡夢以多快的速度逃離我的思緒，我裹在我非凡的舅媽的睡衣裡！她挪動身子，換個舒服的姿勢，一個金黃的甜瓜撫摸我的面頰！琵雅伸出手，牢牢握住我的手……這下子，我把責任交待出去。舅媽的手包住我的手時，紙條也從一個掌心換到另一個掌心。我覺得她變僵硬，無聲地；然後，雖然我努力貼過去貼過去貼過去，卻怎麼也找不到她；她在黑暗中閱讀，她的身體愈來愈僵硬；然後忽然間，我知道我上當了，卡崔克才是我的敵人；唯有警察的威脅作梗，使我不敢告訴我舅舅。

（第二天在學校，我聽說吉米·卡芭狄雅的死亡悲劇，在家突如其來死於心臟病發作。有可能只憑夢見一個人死亡而殺死他嗎？我母親總說這是可能的；若然，吉米就是我殺的第一個人。

卡崔克是下一個。)

我第一天返校上課，胖子帕斯和葛藍弟不尋常的怯生生示好，令我受寵若驚（「聽著，兄弟，我們哪知道你手指頭會在……喂，兄弟，我們有明天電影的免費票，要一起來嗎？」）還有同樣出乎意料的受歡迎（「再也沒有札格羅了！帥哇，兄弟！你的頭髮掉得太值得了！」）回到家，琵雅舅媽出門去了。我安靜地陪哈尼夫舅舅坐著，瑪麗在廚房裡準備晚餐。一幅安詳的家居畫面；但平靜忽然被重重甩門的聲音粉碎。哈尼夫丟下鉛筆，看著剛甩過大門的琵雅，以同樣的力道打開客廳的門。於是他喜孜孜地扯著喉嚨道：「怎麼，老婆：妳演哪齣戲？」……但琵雅不讓他解除武裝。「寫啊，」她道，手把空氣劈成一塊塊，「安拉，別為了我停筆啊！那麼才華蓋世，這屋裡連上個廁所都少不了要發現你的天才。你快樂嗎，老公？我們賺好多錢嗎？真主善待你嗎？」哈尼夫仍保持愉快。「來嘛，琵雅，我們的小客人在這兒。坐，喝口茶……」女明星琵雅凍結成無法相信的態度。「哦，真主！我怎麼會來到這種人家！我這輩子毀了，你還給我茶喝；你媽要給我加油站！每個人都瘋了……」這下子哈尼夫皺起眉頭：「琵雅，孩子……」一聲尖叫。「啊哈！孩子——可孩子在受苦；他現在就在受苦。他知道失敗是怎麼回事，失意是什麼！我，也被遺棄了：我是個偉大的女演員，卻被包圍在騎腳踏車的郵差和驢車夫的故事中間！你懂什麼女人的悲傷？坐啊，坐啊，等拜火教的有錢肥佬製片家救濟你，也不管你老婆戴假珠寶，兩年沒添過新紗麗；女人的心胸很寬大，但，我心愛的老公，你已經把我的人生搞成沙漠啦！去吧，繼續不當我一回事，讓我安靜地從窗戶跳出去吧！我要回臥室去了，」她下了結論：「如果你還聽到我的消息，一定是我心碎死掉了。」更多扇門乒乒乓乓關上：真的是很精彩的退場。

哈尼夫舅舅心不在焉地把一支鉛筆擘成兩段。他無法置信地搖搖頭：「她是怎麼了？」但我知道，我，秘密的信差，遭受警察威脅，我知道，但我咬緊嘴唇。因為，我是如此深陷於舅舅和舅媽的婚姻危機之中，所以我打破了最近自訂的規則，進入琵琶的思想；我看到她去拜訪卡崔克，並知道多年以來，她一直是他的情婦；我聽見他告訴她，他已經厭倦了她的魅力，現在他有了別人；而我，光是他勾引我心愛的舅媽就夠我憎恨他的，然而我的恨意強度加倍，因為他用遺棄來羞辱她。

「去看看她，」舅舅說：「也許你能逗她開心。」

撒利姆男孩穿過一扇扇一再被猛力甩上的門，來到他悲哀壯烈的舅媽的私室；進去，發現她可愛絕倫的身體，四平八又，無比頹喪地躺在夫妻床上——那兒，才不過昨晚，身體依偎著身體——紙條從手心換到手心……一隻手在她心口拍打；她的胸脯上下起伏；撒利姆男孩口吃道：「舅媽，哦舅媽，真對不起。」

一聲發自報兇女妖的尖號。悲劇女演員的手臂向我伸開。「哇！哎，哇！哎——哇——哇！」不需要進一步邀請，我飛撲到那雙臂膀裡；我投身它們中間，趴在我哀傷的舅媽身上。手臂緊緊環繞我，愈來愈緊愈來愈緊，指甲嵌入我白校服的襯衫，可是我不在乎！——因為有什麼東西在我的S帶扣的腰帶底下抽搐。琵琶舅媽絕望地在我身下扭動，我跟她一起扭動，想起我該避免右手介入這些動作。我僵硬地舉起它，讓它置身這一切混亂之外。僅用一隻手，我開始愛撫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才十歲，還穿著短褲，但我在哭，因為她在哭，房間裡充滿了噪音——床上有兩具身體在衝撞，兩具身體逐漸找到了一種節奏，無以名之無法想像，臀部朝著我推送，直到她喊著：「哦！哦真主，哦真主！哦！」也許我也在喊叫，我不知道，從這兒，有什麼取代

了悲傷，而我的舅舅在一張條紋沙發上折斷鉛筆，有什麼東西變得愈來愈強，而她在我底下婉轉扭動，終於，在一種比我的力量更強大的力量控制下，我放下右手，我忘記了我的手指，當它觸及她的乳房，傷口碰到皮膚……

「哎唷哇！」我痛苦得尖叫；我舅媽忽然擺脫那短暫而恐怖的魔咒，把我從她身上推開，迎面給我一記痛擊。幸好是打在左臉；不至於危及我剩下的那隻好耳朵。「惡棍！」舅媽尖叫：「一家都是瘋子，變態，我真可憐啊，什麼女人受過這麼大的苦？」

門口有咳嗽聲。我已經站起身，痛得直發抖。琵雅也站著，頭髮像眼淚般從頭上灑落下來。瑪麗在門口，咳嗽，皮膚上都是紅通通的困惑，手拿著一個棕色的紙包。

「看吧，少爺，我都忘了，」她好不容易才開口說；「你現在是個大人了：瞧，你母親給你捎來兩條好質料的白長褲。」

我為了逗舅媽開心，那麼不謹慎地讓自己沖昏了頭之後，就很難繼續住在濱海大道的公寓了。接下來幾天，接連打了多通歷時甚久而緊張的電話；哈尼夫說服某人，琵雅比手劃腳，都經過五個星期了，或者現在可以……一天傍晚，我放學後，母親開我們的老羅浮車來接我，我的首次放逐告一段落了。

回家的路上，或任何其他時間，都沒有有人解釋我被放逐的原因。所以我決定，我也沒有詢問的必要。我開始穿長褲，已經算個男人，必須自行承擔我的煩惱。我告訴母親：「手指不算太糟。哈尼夫舅舅教我用另一種方式拿筆，我可以照常寫字。」她一路上顯得十分壓抑。「那是個很好的假期，」我補充道：「謝謝妳送我來。」

「哦孩子，」她脫口道：「你的臉像陽光那麼燦爛，我能說什麼？好好對待你父親，他這陣子很不快樂。」我說我會努力；她似乎控制不住方向盤，我們以近得危險的距離跟一輛大巴士擦身而過。「這是什麼世界，」過了一會兒，她說：「發生了可怕的事，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我表示同意：「保姆跟我說了。」母親惶恐地瞪著我，然後怒視後座的瑪麗一眼。「妳這黑女人，」她喊道：「妳搬弄了什麼是非？」我解釋瑪麗轉述的那些奇蹟的故事，但種種可怖的謠言卻讓母親平靜下來。「你懂什麼，」她嘆口氣：「你不過是個孩子。」

我懂什麼，媽媽？我知道拓荒者咖啡廳！忽然間，開車返家途中，我心中再次充滿前不久那股向我不忠的母親報復的欲望，這欲望曾經在放逐的刺目光芒下消退，現在卻與我對卡崔克新產生的憎恨結合，重新湧現。雙頭的欲望是盤據我心中的惡魔，逼我做出畢生最大的惡行……「一切都會好轉的，」母親在說：「你等著看吧。」

是的，母親。

我現在才想到，整個這一章，我都没提到午夜之子聯盟；但老實說，那陣子，他們在我心目中實在無足輕重，我有別的心事。

薩巴馬蒂的指揮棒

數月後，瑪麗終於承認了她的罪行，也公開了十一年來，她被約瑟·德柯斯塔的鬼魂作祟的秘密，我們這才知道，她從放逐回來後，大為震驚地發現，她離開期間，鬼魂的狀況變得極其惡劣。他開始朽壞，身體許多部分脫落：一個耳朵、每隻腳都短少幾個趾頭、大部分的牙齒；肚子上還有一個比雞蛋還大的窟窿。幽靈破落得令她心痛，趁著四下無人，她問道：「哦天哪，你把自己怎麼啦？」他答說，因為在她認罪之前，她犯罪的責任全部壓在他肩上，罪惡把他的系統攪得一團糟。從那一刻起，她認罪就勢所難免；但每次看著我，她就覺得做不到。不過，無論如何，這只是早晚問題。

同時，我對自己即將成為眾人眼中的冒牌貨一事，一無所知，我正在努力重新適應也發生了許多變故的麥斯沃德莊園。首先是我父親似乎不想再跟我有什麼瓜葛，這種心態讓我傷心，但（因為身體成殘）完全可以理解。其次，銅猴在家中的待遇有顯著的改善。「我在這一家的地位，」我不得不對自己承認：「已經被篡奪了。」現在只有猴可以進父親辦公室的冥想避難室，猴被緊緊摟在他軟綿綿的肚皮上，猴要負責挑起他未來夢想的擔子。我甚至聽見瑪麗唱那首在我當家時期作為我的主題歌的小曲給猴聽：「一生沒有不如意，想做什麼都可以！」似乎連我母親都趕上這股潮流；現在晚餐桌上分到最多薯片的成了我妹妹，她還可享用額外的虎皮炸蛋^①，以及最好的燉肉。而我呢——若不巧被看見——總發現他們眉宇間的皺紋突然加深，透著一股迷惑

與不信任。但我怎能抱怨？猴忍耐我的特殊地位那麼多年。只除了她把我從花園的樹上推下地那回（這也很可能是場意外，不可否認），她可一直都很有風度且忠貞地承認我的領導地位。現在輪到我了；我穿上長褲，就必須像個大人般面對降級。「成長這檔事，」我告訴自己：「比我預期困難多了。」

我得承認，猴對於忽然升為家中寵兒，吃驚的程度不亞於我。她千方百計讓自己失寵，但好像她無論怎麼做都不會錯。有一陣子，她對基督教感興趣，一部分是受她學校裡那些歐洲人朋友影響，一部分則因為瑪麗成天數著念珠念經（她因害怕懺悔而不能上教堂，但經常講聖經故事逗我們開心，聊以自慰）；但我相信，猴最主要的動機，還是恢復她在家裡被當作小狗看待的舒適老位置（說到狗，辛姬男爵夫人因性關係紊亂，已經在我離家期間被安樂死處理掉了）。

我妹妹對謙卑溫馴的耶穌評價很高；母親含蓄地微笑，拍拍她腦袋。她在家中走來走去，哼著讚美詩；母親聽熟了曲調，也隨聲應和。她要求把本來她最喜歡的護士裝換成修女服；順利到手。她把山藜豆穿在線上，當念珠使用，噁哩咕嚕唸誦著萬福馬利亞，我父母稱讚她手巧。受罰的企圖全未得逞，令她十分痛苦，對宗教的熱忱越發偏激，早晚念禱告文，在天主教的四旬齋禁食，卻不守回教齋月，還表現出令所有人大感意外，後來甚至主宰她人格的宗教狂熱；但她還是被包容。最後她來跟我討論這事。「嗯，哥哥，」她道：「看來，從現在起，我得扮好人，所有的樂子都歸你了。」

① nargisi kofta，將肉、香料與澱粉混合，加熱煮成糊狀，包裹白煮蛋炸熟，然後可直接澆濃湯食用，或拌上調好

味的麵糊，灑上乾酪，回爐烤香食用。

她說的也許對；我父母明顯地對我喪失興趣，我應能獲得更大的自由；但生活中各方面相繼來臨的變故令我眼花撩亂，這種狀況下，找樂子似乎相當困難。我的身體正在變化，太早就有些細毛出現在我下巴，我的音調在聲帶上下移動，完全失控。我有種強烈的荒謬感：我延展的四肢從衣服的盡頭突出太多，使我顯得笨拙，想必很像小丑，襯衫、長褲很快就不合身了。這些衣服可笑地在我腳踝和手腕周圍飄動，彷彿有什麼陰謀；甚至當我轉向內心去看午夜眾子，也發現了我不樂見的改變。

午夜之子聯盟漸進的分崩離析——中國部隊越過喜馬拉雅山來羞辱印度軍隊那天，它終於瓦解——早已開始了。新鮮感消失，厭倦和衝突就無可避免地繼之出現。或（換種說法）當手指被截斷，血如泉湧流出，各式各樣的卑鄙行徑就都成為可能……不論聯盟的裂隙是否因我失去手指（積極象徵）而起，但它們確實不斷在擴大。喀什米爾的那拉達——馬甘達亞，陷入重症自戀狂唯我獨尊式的白日夢，只在乎不斷改變性別的情慾快感；而時光旅行家蘇密特拉，因我們不願聽他描述未來而傷了心，他說這國家有一天會被一個喝尿的昏憤老人統治，他怎麼也不肯死，人民會遺忘從前學會的教訓，巴基斯坦會像阿米巴原蟲般分裂，兩邊的總理都會被繼任者刺殺，兩人——他發誓，儘管我們不相信——都會獲得相同的封號……傷心的蘇密特拉遂開始固定在我們每晚聚會中缺席，在時間的蜘蛛迷宮中消失了很長的時間。把年輕、年老的傻瓜都迷得神魂顛倒的包特市雙胞胎姊妹花，對自己這項才能十分滿意。「同盟有什麼好處？」她們問：「我們情人已經嫌多了。」我們的鍊金師會員在他父親（他已經向父親透露他的秘密）為他蓋的實驗室裡忙得不可開交；他心裡只有那塊點金石，沒時間跟我們打交道。黃金的誘惑從我們手中奪走了他。還有其他因素在運作。不論有沒有魔法，孩子都不可能免於父母的影響；成年人的偏見與世

界觀，逐漸接收他們的心靈，我發現馬哈拉施特拉孩子憎恨古吉哈特孩子，白皮膚的北部人對德拉威「黑人」惡言相向；除了宗教對立；階級也介入我們的聯盟。有錢人家的孩子對身分低微的同伴不屑一顧；婆羅門覺得，即使只是讓賤民的思想碰觸他們的思想，也會感到不安；出身貧賤的人身上，貧窮的壓力與共產主義色彩愈來愈明顯……在这一切之上，還有個性的衝突，以及在一個全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頭的聚會當中，必然會出現的上百次大聲爭吵。

以這種方式，午夜之子實現了總理的預言，果真成為反映國家的鏡子；消極實質的模式展開運作，雖然我痛加批駁，眼看無力回天，我也只好順其自然……「兄弟姊妹們，」我用跟肉體聲音同樣失控的心靈聲音說：「不要讓這種事發生！不要讓無止境的二元對立，像是群眾與階級、資本與勞動、他們與我們，插入我們中間！我們，」我激動地喊道：「必須堅持第三原則，我們必須超越進退維谷；因為唯有成為他者，成為嶄新的東西，我們才能貫徹誕生的承諾！」我有支持者，最得力的就是女巫帕華蒂；但我還是覺得他們逐漸遠離我，每個人都被生活分散了注意力……就像，事實上，我自己的生活也令我分心。就好像，我們偉大的會議也無非是另一件孩提時代的玩具，就好像，長褲消滅了午夜創造的一切……「我們必須擬定一項計畫，」我呼籲：「我們自己的五年計畫，為什麼不呢？」但我聽見我最強大的對手在我焦慮的廣播後面訕笑；濕婆在我們所有人的腦袋裡，輕蔑地說：「不對，有錢小孩；沒什麼第三原則；只有富裕與貧窮，擁有與匱乏，右與左；只有我對抗世界！世界不是觀念，有錢男孩；世界不適合作夢的人或他們的夢；鼻涕鬼，世界就是物資。物資和它們的製造者統治這世界；你看柏拉①和塔塔②，以及所有掌權的人：他們製造物資。國家為了物資而運作。不是為人民。是為物資。美國和俄國送援助來；但五億人口仍然挨餓。你先擁有物資，然後才有時間做夢；沒有物資，就要戰鬥。」我們爭

吵時，孩子們都聽得人神……但也不一定，很可能我們的對話根本引不起他們興趣。現在輪到我：「可是人民不是物資；如果我們團結在一起，如果我們相愛，如果我們能證明這個，就只是這個，這個團體，這個聯盟，這群不辭艱難困苦，團結在一起的孩子，就是第三個方向……」但濕婆猛哼一聲：「有錢男孩，這都是吹大氣。所謂『個人的重要性』。所謂『人性的可能』。今天的老百姓，也無非是另一種物資罷了。」我，撒利姆，已站不住陣腳：「可是……自由意志……希望……人類偉大的靈魂，又叫做『大善知識』（mahatma）的……還有詩怎麼說，以及藝術，以及……」濕婆乘勝追擊：「看吧？我就知道你會扯這一套。噫，像煮過頭的米飯。跟老奶一樣濫情。滾一邊去，誰要你的垃圾？我們都有生活要過。地獄鐘，黃瓜鼻。我受夠了你的聯盟了。它跟屁個物資都沾不上邊。」

你會問：這些人十歲嗎？我答：是的，但是。你說：十歲，就算即將十一歲吧，會討論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嗎？還說什麼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農業與工業的內部矛盾釐清了嗎？社會文化傳統的衝突呢？活在世上還不滿四千天的孩子，會討論認同，以及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衝突嗎？經過才不滿十萬小時，他們就能拿甘地與馬克斯列寧、權力與無能做對比？集體與個體是否對立？上帝被孩童所殺嗎？姑且相信所謂奇蹟真的存在好了，我們還得相信小頑童能跟長鬍子老人講一

① Birla 家族為印度的富豪，十九世紀後半在拉賈斯坦沙漠地帶經營棉花業致富，二十世紀初，有遠見的 Ghanshyam

Das Birla 創辦紡織廠，陸續投入鋁業、水泥、化學等工業，目前為一規模龐大的跨國企業。

② Tata 為印度的大企業家族，十九世紀後半經營紡織廠致富。印度獨立後，塔塔扮演經濟發展的棟梁角色，目前為多

角經營的跨國企業。因地緣關係，塔塔家族曾捐款成立孟買科學研究所，美化與開發孟買亦不遺餘力。

樣的話？

我說：也許說的不是這些字眼；也許根本沒有字眼，但經由思想的純粹語言；但，是的，當然，這就是存在於底層的一切；因為孩子是成人傾倒他們製造的毒素的容器，就是成人的毒素把我們搞成這樣。毒素，跨過許多年歲月的鴻溝，變成一個拿刀的寡婦。

總而言之：我回到白金漢別墅後，甚至午夜之子也像鹽失了滋味；如今，很多的晚上，我甚至懶得去架設我的全國聯播網；在我體內徘徊的惡魔（它有兩個頭）得以自由為惡（我一直不知道濕婆跟妓女謀殺案是否有牽連；但，正是因為末法時代的影響，我這好人和天生的受害者，注定要為兩宗死亡負責，先是吉米·卡芭狄雅；其次是霍米·卡崔克。）

如果有第三原則存在，它應該就叫做童年。但它死了；或說得更正確點，它被謀殺了。

那時候，我們都有各自的煩惱。霍米·卡崔克有他的白癡托克西，易布拉音一家人，又有其他的憂慮：桑尼的父親以實馬利對法官和陪審團行賄多年，面臨遭律師公會調查的危機；桑尼的叔叔伊沙克，經營百花噴泉附近一家二流水準的國賓旅館，外傳他欠了黑道一大筆錢，經常擔心被謀殺（那年頭，暗殺跟炎熱都是每日必需品）……所以，我們都把夏普斯泰克教授給忘了，或許不足為奇。（印度人隨著年齡增長，體型和權力都會擴大；但夏普斯泰克是歐洲人，很不幸，他的種類只會隨歲月縮小，而且最後往往完全消失不見。）

但現在，或許受我的惡魔策動，我的腳帶我上樓，直到白金漢別墅的頂樓，我在那兒發現一個瘋狂的老人，小得難以置信，整個萎縮了，他細窄的舌頭不斷在唇間伸進伸出——揮動、舔舐：過去的蛇毒血清研究專家，殺馬的人，夏普斯泰克大爺，如今九十二歲，不再隸屬以他為名

的研究中心，退休住在黝暗的公寓頂樓，周圍到處是熱帶植物和醃在鹽水裡的蛇虺。衰老，未能拔除牙齒和毒囊，使他成為蛇的轉世；跟其他停留太久的歐洲人一樣，這位印度的老瘋子將自己的大腦也醃了起來，所以他開始相信那些研究中心助手的迷信，他們說他是眼鏡蛇王跟女人交配、生出人形（但有蛇性）孩子的最後一支……似乎我這一生，只要轉個彎，就會發現又一個不可思議地變了形的新世界。爬上梯子（或甚至樓梯），就會看到一條蛇在等你。

窗簾總是拉上；夏普斯泰克的房間裡沒有日出，沒有日落，也沒有時鐘滴答。是魔鬼，或共同的孤立感，使我們相互吸引？……因為，猴的地位上升而聯盟走下坡的那段日子裡，我一有機會就爬上樓去，聽那個嘶嘶說話的瘋狂老人囁語。

他跟我打的第一聲招呼，當我遲疑地踏入他未上鎖的洞穴，是：「這麼說，孩子——你的傷寒好了。」這句話像攪動一片停滯的塵雲般攪動了時間，使我跟一歲的自己重新結合；我憶起有關夏普斯泰克如何用蛇毒救回我生命的故事。事後，好幾個星期，我坐在他腳邊，他揭示給我看看蜷伏我體內的那條眼鏡蛇。

誰為我條列出蛇的神秘力量，裨益我良多？（牠的影子能殺死母牛；如果牠們進入男人的夢，他的妻子就會懷孕；如果蛇被殺死，殺蛇人家會連續二十代生不出男丁。）誰為我描述——藉助書本和屍體標本——眼鏡蛇永恆的敵人？「研究你的敵人，孩子，」他嘶嘶道：「否則他們一定會殺死你。」……我在夏普斯泰克腳邊，研究貓鼬和野豬，喙似匕首的大鸛鳥和用蹄踏爛蛇頭的沼鹿；還有埃及貓鼬和朱鷺；高達四呎的食蛇鳥^①，嘴似鉤，什麼也不怕，牠的外觀與名

① 英文名 secretary bird，直譯為「秘書鳥」。

字，使我對父親的愛麗絲·沛蕾拉產生猜疑的聯想；還有豺鷲、臭貓、山區的食蜜獾、走鵲、西貓，以及令人害怕的坎剛巴鳥。夏普斯泰克從老人癡呆症的深處，指點我人生之道：「放聰明，孩子。模仿蛇的動作。秘密行動；以樹叢掩護攻擊。」

有回他說：「你應該把我當作另一個父親。難道不是我在你失去生命時給你生命嗎？」這一宣告，證明了他受我蠱惑，不亞於我之受他蠱惑；他承認他自己也是一連串無窮盡、唯有我能授與生命的父母中的一員。雖說一段時間之後，我覺得他房間裡的氣氛太壓迫，就再次把他留在永遠不再有人去打擾的孤獨之中，但他卻指點了我前進的方法。我滿心被復仇的雙頭魔盤據，運用心電感應的能力（第一次）當武器；以這種方式，我查明了霍米·卡崔克與萊拉·薩巴馬蒂私通的詳情。萊拉與琵雅的美貌不相上下；這位內定的海軍元帥繼任者之妻，乃是電影大亨的新情婦。薩巴馬蒂指揮官在海上操兵練將，萊拉和卡崔克也有他們自己的操練；海上雄獅守候著現任元帥的死亡，霍米與萊拉也跟死神定了約會。（藉我之助。）

「秘密行動，」夏普斯泰克大爺說；秘密地，我偵察我的敵人卡崔克，以及刁疤眼和油頭（他們最近頗為得意，自從報章開始報導，薩巴馬蒂指揮官升官只差個形式。不過時間早晚而已……）淫亂的母親。「爛女人，」我心裡的魔頭悄聲低語：「有違母職是最惡劣的罪行！我們要用妳殺雞儆猴；我們要利用妳昭告全世界，淫婦會受什麼懲罰。哦出軌的賤人啊！難道沒看到著名的辛姬·馮·德·海頓男爵夫人亂搞的下場嗎？——她是隻母狗，坦白說吧，就跟妳一樣。」

我對萊拉的反感，隨著年紀漸長，已經緩和多了；畢竟她跟我有一個共通點——她的鼻子，跟我的一樣，擁有無比的力量。不過她的屬於純俗世的魔力；鼻尖皮膚一皺就能迷惑最鐵石心腸的海軍將領；鼻孔輕輕一掀，就能在任何電影大亨的心裡點燃神奇的火把。我有點後悔出賣那鼻

子；就像是從背後戳自己的表親一刀。

我的發現：每個星期天早晨十點，萊拉會開車送刁疤眼和油頭到大都會電影院，參加童子軍俱樂部的例會。（她自告奮勇帶我們其他人同去；桑尼與賽魯斯、猴與我，都擠進她印度製造的印度斯坦汽車。）我們朝拉娜·透納或羅勃·泰勒或仙杜拉·蒂^①駛去時，卡崔克先生也在為每週一次的幽會梳妝打扮。萊拉的印度斯坦轎車沿著鐵路撲撲前進，霍米把一條乳白色的真絲圍巾繞在脖子上；她停下來等紅燈，他披上綜藝彩色的獵裝外套；她領我們進入黑漆漆的表演廳，他戴上金邊太陽眼鏡；她丟下我們看我們的電影，他也遺棄了一個孩子。托克西·卡崔克每次見他離開都會哭嚎踢打；她知道他在幹什麼，連拜娥芭都管不住她。

從前從前，有拉姐與克里希納^②、羅摩與悉姐^③、拉伊拉與馬吉努（Laila and Majnu）；還有（因為我們並非沒有受到西方影響）羅密歐與茱麗葉、史本塞·屈賽與凱瑟琳·赫本^④。世間到處是愛情故事，所有的戀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前輩的守護者。萊拉駕著她的印度斯坦轎車前

① Lana Turner、Robert Taylor、與 Sandra Dee 均為五〇年代走紅的好萊塢影星。

② Radha and Krishna 拉姐與克里希納之戀：克里希納是毗濕奴的化身之一，是個武功高強的美少年；拉姐是凡間的牧牛女，已經有丈夫，但她深愛具有神格的克里希納，願為他放棄世俗的名譽與一切物質的享受。拉姐的愛情是印度教虔愛派（Bhakti）的代表，她無怨無悔的奉獻禮拜，得到克里希納深情回應，在克里希納的衆多情人中脫穎而出，可以分享克里希納的香火，成為虔愛派信徒的楷模。

③ 根據史詩《羅摩耶那》，羅摩的妻子悉姐被魔王拉伐那用計奪走，羅摩為了尋妻流浪四方，得神猴哈努曼之助，找到悉姐下落，但拉伐那不肯釋回悉姐，掀起大戰，後來羅摩用風神因陀羅的飛鏢射死芮瓦納，終於夫妻

往科拉巴堤道上的一個地址時，她就是走到陽台上的茱麗葉；繫乳白色圍巾，戴金邊太陽眼鏡的霍米飛車前去赴約（開曾有一次趕送我母親去納利卡診所的同一輛史都倍克）時，就化身為泳向赫蘿的燭光，橫越希勒斯朋海峽的利安達^⑤。至於我自己在這兒扮演的角色——我不給它任何名稱。

我承認：我做的不是什麼英雄行徑。我沒有在馬背上跟霍米交戰，用烈火般的眼睛和燃燒的寶劍；相反的，我模擬蛇的動作，開始從報上剪下小紙片。

從「果阿解放委員會^⑥發起薩蒂亞不合作運動」，我取得第一個字「薩」與第四個字「蒂」；「東巴基斯坦國會議長被指為偏執狂」提供我第二個字「巴」；我從「總理批評杜勒斯^⑦外交政策馬步虛浮，搖擺不定」剪下「馬」字，如此完成「薩巴馬蒂」的姓氏。接著我從「中國

— Spencer Tracy 和 Katharine Hepburn 均為好萊塢影星，演技出眾，走紅多年。兩人因一九四三年合作《小姑娘處》（*Woman of the Year*）而相識，以後在許多部片中扮演情侶或夫妻，成為最佳銀幕搭檔。他們在真實生活中也相知相戀，卻因屈賽已婚，且囿於宗教信仰，不願離婚，赫本亦無怨無悔地守候一生。因為電影明星的特殊身分，兩人銀幕上下的戀情，從一開始就被影迷傳誦，深受矚目。

⑤ Leander 與 Hero 的愛情故事：希勒斯朋海峽即歐亞大陸之間的達達尼爾海峽古名。亞洲一岸的青年利安達，與歐洲一岸阿弗羅黛蒂神廟的女祭師赫蘿相戀，每晚赫蘿點燃火炬為利安達指引方向，利安達便游過海峽與情人相會。但有天晚上海浪滔天，利安達體力不支溺死，赫蘿得知後，也跳海自殺殉情。

⑥ Goan Liberation Committee，印度雖脫離英國獨立，但果阿、達曼、第烏等原先被葡萄牙佔領的地區，並未包括在內，經多個團體採取不合作主義的和平對抗，極力爭取，這些地區始在一九六一年歸還印度。

⑦ John Foster Dulles 於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九年，擔任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他強烈反共，奠定美國冷戰策略的原則。

罔顧萬隆協定，指揮武裝部隊展開邊界活動」中，取得「指揮」二字；並在「尼赫魯於國大黨大會中透露辭官意願」裡，找到「官」。我不願完全侷限於政治主題，所以轉向廣告版，從「你的口香糖久嚼無味？本產品保證越嚼越有滋味！」取得「你的」；從體育版的趣味報導「中鋒穆宏·巴干娶嬌妻」，擷取它的末兩字。再度剪接歷史來迎合我邪惡的目標，我剪下「為何英迪拉·甘地①現在就出任國大黨黨魁」，留下「為何」二字；「星期天」三字是從《星期天閃電報》的刊頭剪下來的；東巴基斯坦要聞提供一個關鍵性的詞彙，「天外飛來家具，東巴基斯坦副發言人喪生，明日早晨舉行追悼會」。「前往」則是來自哀戚氣氛較濃厚的「阿布爾·喀拉姆·阿薩德②葬禮，多人前往參加」。我從「共產黨執政喀拉拉省發生動亂及大規模逮捕事件：破壞份子橫行：科西指控國會流氓治國」中，剪下「科」；……那年頭，有「喀什米爾雄獅」之稱的阿布都拉酋長正爭取以公投決定國家的未來；他挺身而出，在如下標題中：「政府發言人表示，阿布都拉的煽動行為導致他再度被捕」，提供我「拉」字。第二個「巴」字，要麼找不到，要麼就雙喜臨門，我看到「巴基斯坦地方建設一片混亂，派系鬥爭如洪水決堤」的標題，一下子就找到兩個字，「巴」與「堤」。接下來的「道」字，相對較困難，不過我手氣漸入佳境。花了十年遊說地

① Indira Gandhi 是尼赫魯的獨生女，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擔任印度第三任總理，傳出選舉舞弊醜聞。但她於一九八〇年再度當選總理，一九八四年被隨身保鏢刺殺喪命。

② Maulana Abul Kalam Azad，一八八八—一九五八，生於回教學者家庭，提倡回教徒與印度教徒捐棄成見，互相合作；與甘地等人意氣相投，參與爭取印度獨立的建國大業，曾多次被英國殖民政府逮捕下獄；他的寬容、尊嚴與學術風範，贏得廣大的推崇。他一九五八年因心臟病發作去世，葬在舊德里。

主將土地捐給窮人的阿闍梨·維諾巴·巴章^①，宣稱土地捐獻已超過百萬英畝目標，並發起新運動，鼓吹將整個村落以及個人生命捐出。納拉揚^②率先響應，表示他要把一生奉獻給巴章的志業，「納拉揚踏上巴章之道」的標題，讓我水到渠成。最後，我還需要一個問號作為總結，這倒是輕易便在那年代一個不斷被提出的問題裡找到：「誰是尼赫魯的接班人？」

我躲在浴室，把收集完成的字體，逐一黏貼——我第一次嘗試重組歷史——在一張紙上；我像蛇一樣，把信塞進口袋，彷彿毒囊裡的毒液。我巧妙地與刁疤眼和油頭攪和了一晚上。我們玩遊戲：「黑暗裡的謀殺」……遊戲中途，我溜到薩巴馬蒂指揮官的衣櫃，把我的致命通知塞進他替換制服的內袋。就在那一刻（没必要隱瞞），我感覺到當一條蛇命中目標，將牙齒插入受害者足踝的快感。

薩巴馬蒂指揮官

為何你的嬌妻星期天早晨

前往科拉巴堤道？

不，我已不再為我的行為感到自豪；但別忘了，我的復仇惡魔有兩個頭。我希望藉由揭發萊

① Acharya Vinobha Bhave 是印度苦行者，捐地運動的倡始人。一八九五年生於婆羅門家族，一九一六年追隨甘地，

一九五一年提出捐地主張，認為改革要移風易俗，不能光靠法令強制執行，親自周遊農村，推行他的主張。

② J. P. Narayan，印度的社會主義者，追隨甘地儉樸生活的理想，反對尼赫魯及甘地夫人發展跨國實業的理念。

拉的不貞，也給我自己的母親一個有益的震撼。一石兩鳥；兩個女人都會受到懲罰，一邊一個穿刺在我分叉的蛇舌兩側的毒牙上。若說後來外界稱為薩巴馬蒂案的事件，真正的起點是在城北一家光線黯淡的小咖啡廳，始於一名偷渡客注視繞圈迴轉的手跳芭蕾舞之際，也不算偏離事實。

我秘密行動；我以樹叢掩護攻擊。我的原動力是什麼？拓荒者咖啡廳的手；撥錯號碼的電話；陽台上塞進我手裡，在床單下易手的字條；我母親的虛偽和琵琶無法撫平的傷痛：「哇！哎哇！哎哇哇！」……我的毒素是慢性的；但三星期後，它發作了。

事後得知，接獲匿名紙條後，薩巴馬蒂指揮官雇用了孟買最有名的私家偵探多姆·閔托。（閔托因衰老，腳微跛，當時已降低收費。）他一直等到收到閔托的報告。然後：

那個星期天早晨，六個孩子排排坐在大都會童子軍俱樂部，看《說話神驢闖鬼屋》（Francis The Talking Mule And The Haunted House）。你瞧，我有不在場人證；我距離犯罪現場很遠。就像弦月神辛，我在遙遠的距離之外影響世界的潮汐……驢子在銀幕上說話的同時，薩巴馬蒂指揮官前往海軍的軍械庫。他簽名攜出一支上好的長統連發手槍，以及彈藥。他左手拿一張紙，上頭有私家偵探以整齊的筆跡寫就的地址；他右手抓一柄沒有槍套的手槍。指揮官搭計程車抵達科拉巴堤道。他付錢打發了車，拿著槍沿著狹小的街道向前走，經過運動衫的攤子和玩具店，走到一棟前面有一小片混凝土方場的公寓，登上樓梯。他按18C的門鈴；住18B的是位英印混血教師，替人補習拉丁文為生，聽見了門鈴。薩巴馬蒂指揮官的妻子萊拉來應門，他在近距離對她腹部開了兩槍。她向後跌倒；他大步從她身旁走過，發現霍米·卡崔克剛從馬桶上起身，屁股還來不及擦，慌亂地拉褲子。薩巴馬蒂指揮官對他的生殖器開了一槍，心臟一槍，還有一槍貫穿右眼。槍

沒有消音器；當槍聲靜止，公寓裡變得無比寂靜。卡崔克挨槍後又坐回馬桶上，彷彿在微笑。

薩巴馬蒂指揮官拿著冒煙的手槍，走出公寓（嚇得要命的拉丁文老師透過門縫看見他）；他沿著科拉巴堤道散步，直到遇見一個交通警察站在活動指揮台上。薩巴馬蒂指揮官告訴警察說：「我剛用這把槍殺了我妻子和她的情夫；現在我向你自己自首……」但他拿著槍在警察鼻子底下揮來揮去；警察嚇壞了，丟下交通指揮棒就溜煙逃了。薩巴馬蒂指揮官獨個兒留在警察的台座上，站在突然變得混亂的車流當中，開始指揮交通，用冒煙的手槍充當指揮棒。十分鐘後，一個十二名警察的小隊趕到時，情況就是如此，他們勇敢地跳到他身上，制住他手腳，拿走了他以專業水準把交通好端端指揮了十分鐘的特殊指揮棒。

有家報紙報導薩巴馬蒂案說：「這是一個搬演印度的過去、現在、未來的劇場。」……但薩巴馬蒂指揮官只是木偶；我是耍木偶的人，我的戲劇在全國上演——只不過這並非我的本意！我沒想到他會……我只想……一場醜聞，是的，嚇他們一跳，給所有不忠的妻子與母親一個教訓，但不是那樣，從來就不是，不。

我被自己行動的後果嚇呆了，乘著全城紛亂的思想波……拜火教綜合醫院有位醫生說：「薩巴馬蒂夫人會活下去，但此後她必須慎選食物。」……卡崔克死了……誰擔任被告的律師？——誰說：「我不收費，不求報酬為他辯護」？——誰，曾經是凍結案的勝利者，現在則為指揮官而戰？桑尼·易布拉音說：「只要有可能，我父親一定會設法為他脫罪。」

薩巴馬蒂指揮官是印度審判史上最受歡迎的兇手。做丈夫的，為他懲處誤入歧途的妻子而喝采；忠貞的妻子，覺得自己的堅貞有好報。我在萊拉的兒子心裡，找到這樣的念頭：「我們早就

知道她是那種人。我們早就知道海軍男兒不會容忍這種事。」《印度畫報週刊》的「本週人物」專欄，由一位專欄作家，以一篇情文並茂的介紹，搭配指揮官的全彩漫畫，寫道：「薩巴馬蒂一案，結合了《羅摩耶那》的偉大情操與孟買廉價電影的悲喜劇情；但談到男主角，大家都贊同他恩怨分明的作風，他真是個魅力十足的男子漢。」

我對我母親和卡崔克的復仇，導致國家級的危機……因為根據海軍規章，在平民監獄有人獄前科的人，不得擔任海軍元帥。所以海軍將領、市内政客，當然還有以實馬利·易布拉音，都要求：「薩巴馬蒂指揮官必須囚禁在海軍監獄。在證明他有罪之前，他是無罪的。應盡可能避免損害他的事業。」有關單位說：「可以。」薩巴馬蒂指揮官於是安然待在軍事監獄，面臨隨名聲而來的懲罰——他等候審判期間，被潮水般湧至的聲援電報淹沒；牢房裡滿是鮮花，雖然他要求只有米飯和水的清苦飲食，好心人士源源不斷送來裝在餐盒裡的香料燉肉燜烤黃米飯、阿月渾子布丁等豐盛的美食。這案子在刑事法庭越過一般程序，以特急件優先審理……檢察官說：「一級謀殺罪。」

薩巴馬蒂指揮官咬緊牙關、眼神堅定地回答：「無罪。」

我母親說：「哦我的真主，可憐的人，真可悲，不是嗎？」

我說：「可是，不忠的妻子很可怕耶，媽媽……」她掉開頭。

檢察官說：「案情十分明白。有行兇動機、有行兇機會、有供詞、有屍體、有預謀：出借的槍枝有簽名為證，孩子送到電影院，偵探報告。還有什麼好說的？證據到此為止。」

輿論譁然：「這麼一個好人，安拉！」

以實馬利說：「這是一件自殺未遂案。」

輿論對此：「????????」

以實馬利解釋道：「指揮官接到閔托的調查報告，就想親眼去看是否屬實；如果是真的，他要自殺。他簽字借了槍；那是為他自己準備的。他到科拉巴那個地址去，心情極端沮喪；他不是去當殺手，他已是個垂死之人！但在那兒——看見他妻子在那兒，各位陪審團，請記住！——看見她衣衫半解，跟她無恥的情夫在一起！——陪審團，請記住，這個好人，這個了不起的人震怒欲狂。氣瘋了，這一定的，憤怒之下，他別無選擇。所以根本沒什麼預謀，也不是什麼一級謀殺罪。殺了人，沒錯，但絕不是冷血的行徑。各位陪審團，你們一定要判他無罪。」

消息傳遍全城：「不行，太過分了……這回易布拉音做過頭了……可是，可是……他的陪審團以婦女為主……又不富有……特別容易受影響，被指揮官的魅力和律師的荷包打動……誰知道？誰敢說？」

陪審團說：「無罪。」

我母親喊道：「哦太好了……但，但……這算正義嗎？」法官回答她：「憑法律賦予我的權力，我推翻這可笑的判決。起訴罪名成立。」

哦，那年頭是多麼地風魔啊！海軍高層、主教及其他政治領袖要求：「薩巴馬蒂必須留在海軍監獄，等待高等法院上訴的結果。不能讓一個法官的偏見誤了這位了不起的漢子的前程！」警方高層毫不抗拒：「很好。」薩巴馬蒂案一路向上衝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入高等法院……指揮官告訴他的律師：「我覺得命運已不受我控制；好像有別的東西接手……我們姑且稱之為命運吧。」

我說：「稱之為撒利姆，或鼻涕鬼、愛哭鬼，或小花臉；稱之為小月亮。」

高等法院判決：「起訴罪名成立。」報紙頭條「薩巴馬蒂要進平民監獄了嗎？」以實馬利宣布：「我們官司一路打到底！前進最高法院！」這回，來了個炸彈。省長親自下令：「法外施恩是件沈重的事；但考慮薩巴馬蒂指揮官對國家的貢獻，我特許他由海軍看管，直到最高法院裁決為止。」

更多報紙頭條，像蚊子般叮人：「省長輕蔑法律！薩巴馬蒂醜聞使公眾蒙羞！」……我發現媒體已轉而反對指揮官，我知道他完蛋了。

最高法院的判決：「有罪。」

以實馬利說：「特赦！我們請求總統特赦！」

現在大案子要送往總統府裁度——在總統府大門裡面——由一個人決定，是否任何人可以高居法律之上；是否刺殺妻子的情夫的行為，應該為了海軍事業的前途放在一旁；還有更重要的——印度是否同意以法治國，或服膺古老的英雄高於一切的原則？如果羅摩復生，我們會不會因為他殺死悉妲的綁架者而將他下獄？大哉問；我基於復仇，對我這時代的歷史造成的干擾，絕不可等閒視之。

印度總統說：「我不特赦這個人。」

努喜·易布拉音（她丈夫輸了他最大的官司）哭道：「哇！哎哇！」並重複她早先發表過的感想：「阿米娜姊妹，那個好人要進監牢——我跟妳說，世界末日到了！」

懺悔，就在我嘴邊顫抖：「都是我幹的，媽媽；我本來想給妳一個教訓。媽媽，不要去見別的男人，他們襯衫上繡著勒克瑙式圖案的；藉著茶杯接吻，妳也夠了，我的母親！我已經開始穿

長褲了，可以像男人一樣對妳說話了。」但這些話從沒有從我這兒洩漏；沒有必要，因為我聽見我母親回答撥錯號碼的電話——用壓抑而奇怪的聲音，對話筒說了下面這番話：「不，這兒沒有人叫那個名字；請相信我告訴你的話，再也不要打來了。」

是的，我給了我母親一個教訓；薩巴馬蒂案之後，她再也沒有跟她的納迪爾——卡辛姆見過面，永遠不再，終她有生之年；但，失去了他，她就陷於我們家族所有女人的命運，受制於未老先衰的詛咒；她開始萎縮，她的跛行變得更明顯，她眼中充滿了蒼老的空洞。

我的復仇造成了若干始料未及的後續發展；最戲劇性的一樁，應推麥斯沃德莊園的花園，開出了奇怪的花朵，用木板和鐵皮製作，手工漆上鮮豔的紅字……造成重大破壞的告示牌，豎立在所有的花園，只除了我們家，足證我擁有超出我所能理解的力量；我曾經被放逐到這座兩層樓高的山坡以外，但現在我反過來把所有的人趕出去。

在凡爾賽別墅、埃斯科利亞別墅、無憂宮，在雞尾酒時間的海風裡，告示牌們互相點頭致意。每塊告示牌上都是一模一樣四個大字，一律鮮紅色，一律十二吋高：「吉屋出售」。那就是告示牌上的訊息。

「吉屋出售」——凡爾賽別墅，它的主人死在馬桶座上；售屋事宜由凶惡的保母拜娥芭，代替可憐的白癡托克西處理；交易一完成，保母和她保護的對象就消失無蹤，拜娥芭腿上攔著裝滿紙鈔，鼓凸的皮箱……我不知道托克西後來流落何方，但想到她保母的貪婪，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吉屋出售」，薩巴馬蒂位於埃斯科利亞別墅的寓所：萊拉喪失了孩子的監護權，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刁疤眼和油頭打包好行李離開，由印度海軍監護，軍方擔任養父母，直到他們父親服完三十年的刑期為止……同樣也是「吉屋出售」，易布拉音家的無憂宮，因為伊沙克·易

布拉音所有的國賓旅社，在薩巴馬蒂指揮官最後挫敗的同一天，被黑道幫派燒毀，好像市內的罪犯為了律師的失敗而懲罰他的家人一般；然後以實馬利就被吊扣執照，「基於執業不當的某種證據」（引用孟買律師公會的報告）；財務上「尷尬」的易布拉音一家，也走出了我們的生活；最後一戶「吉屋出售」，是賽魯斯·杜巴西和他的母親，在薩巴馬蒂案的叫囂與責難聲中，核子物理學家橘核哽喉而死，幾乎完全無人注意，然而賽魯斯卻因而被母親的宗教狂熱席卷而去，也啟動了我接下來那篇小文要討論的真相大白時代的巨輪。

告示牌在花園中招展，這些花園已喪失了金魚、雞尾酒時間、貓群入侵的記憶；誰把它們取下來？誰會成為麥斯沃德的繼承人的繼承人？……她們從一度曾屬於納利卡大夫的寓所蜂擁而出：腰粗腹凸，粗鄙而幹練的女人，因來自四腳墜的財富（因為適值偉大的填海時代）而越發肥胖，越發前所未有的幹練。納利卡女人——她們從海軍購進薩巴馬蒂的寓所，從離去的杜巴西太太買到賽魯斯的家；她們付拜娥芭銀行的舊鈔，易布拉音的債主也被納利卡的現金安撫。

我父親是所有住戶當中，唯一拒絕售屋的；她們出了極高的價格，但他一味搖頭。她們解釋她們的梦想——將這批建築夷為平地，然後在兩層樓高的山坡上，興建一座扶搖直上三十層樓的華廈，一座代表勝利的粉紅色方尖碑，一根代表她們未來的標竿；沈浸在白日夢當中的阿梅德，對此毫無興趣。她們告訴他：「等你周圍只剩一片瓦礫，這房子就一文不值了」；他（仍記得她們在四腳墜上的欺騙行為）不為所動。

鴨子努喜離開時說：「我告訴過你，阿米娜姊妹——末日！世界末日！」這一次她說對了，也說錯了；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後，世界繼續運轉；但我童年的世界，確實已宣告結束。

帕德瑪——妳小的時候，可曾有過一個屬於妳的世界？一個馬口鐵製的圓球，上面印著大陸

和海洋和兩極的寒冰？兩片廉價金屬扣合的半球，靠一個塑膠支架夾在一起？沒有，當然沒有；可是我有。那是一個到處貼著標籤的世界：大西洋、亞瑪遜河、南回歸線。還有，它在北極有「英國品質」字樣。到了那個售屋牌招展、納利卡女人貪得無厭的八月，這個馬口鐵的世界已經失去了支架；我找來膠帶，環繞赤道把地球黏合在一起，然後嬉玩的衝動壓倒了敬畏之心，我拿它當足球。薩巴馬蒂事件的餘波中，每當空氣裡洋溢母親的悔意，以及麥斯沃德眾多繼承人的個人悲劇，我就踢著我的鐵皮球，在莊園裡製造乒乒乓乓的噪音，從中得到安全感，因為世界還是完整的一體（雖然要靠膠帶黏住），而且就在我腳下……直到，鴨子努喜最後一次發出世界末日的哀鳴那天——從那天開始，桑尼·易布拉音不再是「隔壁的桑尼」——我妹銅猴沒來由地對我發脾氣，吼道：「哦真主，別踢啦，哥哥；你今天就一點都不會覺得不開心嗎？」她跳得半天高，雙腳落在北極上，將整個世界踐踏在憤怒的腳下，壓扁變形，在我家車道上的塵土中。

似乎桑尼·易布拉音，這個備受她辱罵、曾經被她在馬路上剝光衣服的愛慕者，如今離去，對銅猴畢竟還是有些影響，雖然她一輩子都否定愛的可能。

真相大白

Om Hare Khusro Hare Khusrovand Om ①

如是我聞，哦不信者啊，託天庇佑之庫斯洛萬星球，存在於時間之前的時間，天體空間的黑暗午夜!!!現在科學家也招認，多少世代以來，他們一直在撒謊，企圖瞞騙大眾，不讓他們知道神聖的真理之家千真萬確存在的消息，剝奪大眾知的權利!!!首屈一指的知識份子在世界各地，以及美國，揭發共產黨、猶太人等，以反宗教陰謀隱匿這生死攸關的消息！黑幕今已揭開，託天庇佑庫斯洛神爺帶來不容辯駁的證據前來。讀了就會相信！

如是我聞，千真萬確存在的庫斯洛萬，有諸聖人常駐守，靈性至純至淨，修行至高，藉助冥思及其他種種，獲得無邊法力，為人人謀福利，人所不能想像的神力啊！能看穿鐵板，能用牙齒折彎桁樑。

* * * 此時！ * * *

破天荒第一遭，如此的力量可用以

① 唸誦如：喻哈里庫斯洛哈里庫斯洛萬喻，意謂「神聖之庫斯洛，神聖之庫斯洛萬」。

為你服務！庫斯洛神爺

* * * 在此！ * * *

聽庫斯洛萬淪亡的故事：紅魔鬼比穆沙（願他的名成就黑暗）降下可怕的隕石大冰雹（世界各地天文台都繪製了良好的地圖，卻未做解釋）……所以，可怕的石頭雨，使美麗的庫斯洛萬成為廢墟，它的聖徒也遭到毀滅。

但高貴的朱拉爾與美麗的卡利拉十分睿智。他們在貢荼利尼^①藝術的狂喜中犧牲自己，解救了他們尚未出世的兒子神明庫斯洛的靈魂。進入至高無上的瑜珈恍神狀態（它的力量如今已為全世界接受！）、真正一體的境界後，他們高貴的精神轉化成為貢荼利尼生命力能量光的光柱，現今世人熟知的雷射就是它一種常見的模擬與仿造。尚未出世的庫斯洛靈魂，沿這道光柱翱翔，越過天國之空間與永恆，無底之深淵，直到我們叨天之幸！它來到我們的世界，進入一個信奉拜火教、謙卑自持的良家婦女的子宮。

於是這孩子誕生，有至真之善與舉世無雙之智慧（那謊言豈能成立，說什麼眾生皆生而平等！騙子跟聖人平等？當然不可能！！）但有段時間，他的真性不為人所見，直到在一齣戲中扮演俗世聖人（主流批評家評論道，他演出的純淨公然向信仰挑戰），他於是醒覺，並知道自己是誰。現在他改用他真正的名字，

^① Kundalini 是瑜珈密宗教義中盤捲如螺旋狀的宇宙能量，修行者經由修練，使丹田力道蜿蜒上升至天靈蓋，而與

神爺

庫斯洛

庫斯洛萬

* 世尊^① *

於是在苦行的眉上抹灰，謙卑地出發去治病、消除旱魃，**抵擋**比穆沙的兵團，不論他們何時出現。你要**戒慎恐懼**！比穆沙的**石頭雨**也會落在我們身上！不要聽信政客詩人共產黨等人的**謊言**。將信心寄託唯一真神

庫斯洛 庫斯洛 庫斯洛

庫斯洛 庫斯洛 庫斯洛

捐款請寄至孟買郵政總局五五五號信箱

福！ 美！！ 真!!!

Om Hare Khusro Hare Khusrovand Om

^① bhagwan，佛教與印度教對宗教導師的尊稱，意謂「神的化身」。

賽魯斯大帝有個核子物理學家父親，母親則是宗教狂熱份子，她的信仰長期以來在杜巴西先生底下被理性專制壓抑，在她體內酸敗；賽魯斯的父親被他母親忘了先把籽剔乾淨的橘子噎死之後，杜巴西太太便挑起將亡夫從兒子的人格中塗消的重任——照她個人的怪異形象重新塑造賽魯斯，賽魯斯大帝，一九四八年，生在盤子裡——校內的神童賽魯斯——在蕭伯納名劇《聖女貞德》中飾演聖女貞德的賽魯斯——所有這些我們熟知的賽魯斯，跟我們一塊兒長大的賽魯斯，現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庫斯洛·庫斯洛萬神爺，一個受到過分吹捧，平穩遲鈍的角色。賽魯斯十歲便離開天主教學校，印度最富有的宗師的崛起過程於焉開始。（印度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個不一樣的印度，但我的版本的印度，跟賽魯斯的印度擺在一起，就顯得頗為平凡。）

他為什麼讓這種事發生？為什麼海報貼得滿城，廣告登滿報紙，這天才兒童卻不吭一聲？……因為賽魯斯（雖然他也曾調皮搗蛋，開班授課，給我們講授「呂」人^①身體構造的細節）是個最柔順體貼的孩子，頂撞母親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他聽母親指揮，換上一身錦緞衣褂，戴上頭巾；基於孝心，他容許上百萬的信徒親吻他的小手指。假母愛之名，他真的變成了庫斯洛神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聖童；他搖身一變，立時贏得五十多萬群眾歡呼，號稱能行奇蹟；美國吉他樂手絡繹來坐在他腳邊，而且都把支票簿帶在身邊。庫斯洛萬神爺請了會計，找好避稅港，購置一艘取名「庫斯洛萬星船」的豪華輪船、一架飛機——「庫斯洛神爺星航機」。在那個微微帶笑、廣施福庇的男孩內心深處……在一個永遠被他母親高得令人害怕的效率（畢竟，她曾經跟納利卡女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她跟她們有多熟悉？有多少她們令人折服的幹練滲入她體內？）陰

^① 模擬頑皮男童因不好意思而故意怪腔怪調說話，把「女人」（Woman）發音成「呂人」（Wooman）。

影遮蔽的地方，藏著曾經與我為友的那個男孩的幽靈。

「庫斯洛神爺？」帕德瑪難以置信。「你是說，去年淹死在海裡的那個大宗師？」是的，帕德瑪；他不能在水上行走；跟我接觸過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得享天年……讓我承認吧，我對賽魯斯被尊為神一事懷恨在心。「應該是我才對，」我甚至想：「我才是有魔力的孩子；不僅我在家中的霸權，現在連我內在最深刻的本質，都被偷走了。」

帕德瑪：我從來沒做過「大宗師」；從來沒有數百萬人坐在我腳前；那得怪我自己，因為許多年前有一天，我曾經去聽賽魯斯講授「呂」人身體的器官。

「什麼？」帕德瑪搖頭不解。「這又是怎麼回事？」

核子物理學家杜巴西擁有一座小巧美麗的大理石裸女雕像，他兒子利用這雕像輔助，傳授一群咯咯笑的男孩專業水準的女性解剖學。這可不是免費的；賽魯斯大帝收學費。他要求以漫畫書交換解剖學課程——而天真無知的我，竟然給了他一本彌足珍貴的《超人》漫畫，那是整個故事的楔子，關於克利普頓星如何爆炸，喬瑞爾的父親如何讓他坐火箭船穿越太空，降落地球，被慈祥善良的肯特夫婦收養……難道別人都看不出來嗎？那麼多年來，難道沒有人想通，杜巴西太太的所作所為，無非就是重新改寫一則最深入人心的現代神話——超人的由來？目睹為庫斯洛神爺庫斯洛萬尊者大吹大擂的廣告牌，我就知道，又有一件發生在這動盪不安、光怪陸離的世界中的事，該怪到我頭上了。

我多麼欣賞熱切期待的帕德瑪腿上的肌肉啊！她蹲在那兒，距我的書桌僅幾呎遠，她的紗麗像漁婦般高高撩起。小腿肚的肌肉放鬆；大腿肌肉在紗麗褶襪裡波動，充滿令人欽羨的活力。強

壯得可以永遠蹲踞下去，既不怕萬有引力，也不會抽筋，我的帕德瑪從容不迫聽我漫長的故事；哦，無所不能的醬菜女人啊！看她的二頭肌、三頭肌，多麼堅實牢靠多麼令人放心，那永恆的派頭多麼令人安慰……我讚嘆的眼光也延伸至她的手臂，若是角力，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把我的手壓倒，她每晚徒勞無功地將我擁抱的臂彎，怎麼也掙不脫：我講故事，她聽故事；她照顧，我寬宏大量接受她照顧。事實上，我對帕德瑪·曼葛羅利從無怨言的肌肉真是滿意極了，她，說不出什麼緣故，對我這個人的興趣遠比對我的故事大得多。

我為什麼決定對帕德瑪的肌肉構造大做文章：這些天來，與其說我是對任何東西或任何人（比方說，我那還沒開始識字的兒子）敘述我的故事，倒不如說我是拿帕德瑪的肌肉當敘述對象。因為我盡快在趕進度；錯誤、誇大、前後不一貫的口吻，都在所難免；我在跟裂縫賽跑，但錯誤造成時，我會察覺，我也意識到，隨著身體狀況加速惡化（我的寫作速度要跟上，已有困難），不牢靠的風險不斷增加……這種狀況下，我學會利用帕德瑪的肌肉做為嚮導。她覺得厭倦時，我可以從她的肌肉纖維中看出不感興趣的波紋；她不相信時，她面頰上會出現一陣小抽搐。她肌肉組織的舞蹈，幫助我留在軌道上；因為自傳正如所有的文學，作者能說服讀者相信的事，遠比實際發生的事重要……帕德瑪採信賽魯斯大帝的故事，給我加速前進的勇氣，寫出我十一歲的生活中最惡劣的一段（當然，更惡劣的事還會發生）——寫到真相湧現比鮮血更快的八月與九月。

搖曳的告示牌還沒來得及取下，納利卡女人雇用的拆屋工人業已進駐；白金漢別墅被麥斯沃德垂死宮殿的騾動沙塵包圍。從華頓路看不見我們籠罩在灰塵中的家，但電話沒被擋住；電話以琵琶舅媽顫抖的聲音通知我們，我最愛的哈尼夫舅舅自殺的消息。喪失了來自卡崔克的收入，舅

舅把他響亮的聲音和對心靈與現實的關懷，帶到濱海大道公寓的屋頂；他迎著黃昏的海風向前走，嚇壞了那班乞丐（當他著地時），他們丟下瞎眼的偽裝，四散尖叫奔逃……不論生前死後，哈尼夫總是擁抱真實，驅逐虛幻。他即將滿三十四歲。謀殺孕育死亡；我殺死卡崔克，也殺了自己的舅舅。都是我的錯；而死亡還沒有結束。

家人聚集在白金漢別墅：從阿格拉來了阿達姆·阿吉茲與可敬的母親；德里來了我的公務員舅舅穆斯塔法（他對長官唯唯諾諾的技巧已經好到他們不再聽他說的話，所以永遠不得升遷）他半伊朗血統的妻子宋妮雅，以及他們那群被揍得銷聲匿跡、我連他們一共有幾個都想不起來的子女；巴基斯坦來客包括怨毒的艾麗亞，楚飛卡爾將軍和翡翠姨媽也來了，他們帶來二十七件行李和兩名僕人，不停地看錶，詢問今天的日期。他們的兒子薩法也來了。而且，為周延起見，母親把琵雅也請來住我們家，「一起碼住滿四十天的哀悼期，親愛的弟妹。」

整整四十天，我們包圍在沙土裡；灰塵從緊塞窗戶縫隙的濕毛巾底下鑽進來；灰塵狡猾地尾隨一批批悼唁的客人進門；灰塵穿透牆壁，像沒有形體的鬼魂漂浮在空中，灰塵掩蓋了抑揚頓挫的哀嚎，也模糊了哀痛逾恆的親友之間惡毒的互相攻訐；麥斯沃德莊園的遺跡降落在我外婆身上，刺激她發一頓大脾氣；它們滋擾楚飛卡爾將軍木偶臉上已經捏緊的大彎鼻，強迫他對著自己的臉孔打噴嚏。在灰塵宛如鬼魅的朦朧中，有時我們彷彿看見過去的蜃影：汨汨波動的萊拉·薩巴馬蒂的自動鋼琴、托克西·卡崔克窗戶上的鐵柵欄；塵雲凝結成杜巴西的裸體雕像，舞動著穿過我們的房間，桑尼的鬥牛海報化身輕霧，前來探望我們。納利卡女人已經搬走，讓推土機幹活；沙塵暴裡只剩我們，我們像是無人照料的家具，被遺棄了幾十年，沒有鋪防塵罩的椅子、桌子；我們看起來就像自己的鬼魂。我們是從阿達姆·阿吉茲臉上那個鷹鉤怪獸鼻長出來的王朝，

灰塵趁我們哀悼的時候進入我們的鼻子，打破了矜持，侵蝕了保護家族存續的掩體；在垂死宮殿的沙塵暴中，說出來的話，看到的形象與做出來的事，在我們身上留下永不復原的傷害。

是可敬的母親起的頭，或許因為歲月使她不斷膨脹，直到她變得像故鄉斯利那加的阿闍梨山一樣龐大，所以她提供塵土最大的攻擊面積。從她山一樣的身體，傳出山崩似的隆隆巨響，等到它發展成可以辨識的話語時，就成為針對喪夫的寡婦，琵琶舅媽的猛烈攻擊。我們都注意到我舅媽的行為有點不尋常。有種說不出口的感覺，以她這種地位的女明星，應以高尚的風度面對守寡的挑戰；我們下意識地渴望見她傷心欲絕，等不及看一位傑出的悲劇女演員，表演她自身的災難，希望在長達四十天的史詩中，誇張與低柔、痛苦的嘶號與內斂的絕望，都能以藝術的精確融合成一體；但琵琶卻靜止不動、眼睛乾燥、反高潮地泰然自若。阿米娜與翡翠都痛哭流涕，撕扯頭髮，試圖激發琵琶的表演天才；但到了最後，看來再沒有什麼能打動琵琶了，可敬的母親也失去耐性。灰塵進入她失望的憤怒，使她倍感怨懟。「那個女人，管它叫什麼的，」可敬的母親咆哮道：「我不是告訴過你們，她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的兒啊，安拉，他本來要做什麼都可以，但是不，管它叫什麼的，她讓他毀了自己一生啊；他非得從屋頂跳下來，管它叫什麼的，就是為了擺脫她啊。」

話說出口就收不回。琵琶像石頭般坐著；我的內心像玉米布丁般天翻地覆。可敬的母親沈著臉繼續說；她拿死去兒子的頭髮賭咒。「除非那個女人對我兒子的回憶表示一點敬意，管它叫什麼的，除非她真心流下妻子的眼淚，我不會讓任何食物通過我嘴唇。這是恥辱，這是醜聞，管它叫什麼的，她那樣冷眼旁觀，眼中一滴淚也沒有！」整棟房子迴盪著她跟阿達姆古老戰爭的回音。直到四十天喪期的第二十天，我們都生怕外婆會飢餓而死，那麼到了第四十天，一切就得重

頭來過。她滿身灰塵躺在床上；我們等待著、擔心著。

是我打破了外婆與舅媽之間的僵局；所以我起碼可以合法宣稱，我救過一條命。第二十天，我去找琵琶，她像個盲女坐在一樓的房間裡；我笨拙地為我在濱海大道公寓裡的莽撞行為道歉，作為我到訪的藉口。琵琶在疏遠的沈默後說道：「總是一齣齣言情戲，」她無精打采地說：「他的家人，他的作品。他是因為憎恨言情戲而死；所以我不願意哭。」當時我不懂；現在我確定琵琶完全正確。我舅舅因蔑視孟買電影業一味追求官能刺激的廉價作風而無法謀生，不得不從屋頂邊緣出走；言情戲啟發（甚至可能玷污）他對大地的最後衝刺。琵琶之所以拒絕哭泣，乃是出於對他的推崇……但承認這件事，卻擊潰了她的自制。灰塵使她打噴嚏；噴嚏使淚水湧上眼眶；現在眼淚止不住了，我們終於都看到了我們預期的演出，因為一滴淚之後，淚水就如百花噴泉，她無法再壓抑自己的天分；她就像最稱職的演員，塑造淚水的洪流，引入主題與次要情節，以一種真正令人心酸的方式，捶打她動人的乳房，忽而擠捏，忽而敲擊……她撕扯身上的衣服與頭髮。那是場眼淚的狂歡會，說服了可敬的母親進食。扁豆與阿月渾子大把塞進外婆口中，而鹹水從舅媽身上湧出。這下子，娜芯撲到琵琶身上，擁抱她，使獨腳戲變成雙簧，將和解的音樂與美麗動人的哀傷曲調混合在一起。我們的手掌因無法表達的喝采而蠢蠢欲動。精彩高潮還在後頭，因為藝術家琵琶發揮宏偉壯麗的演技，賦予這齣戲完美的結局。她把頭靠在婆婆腿上，用恭謹而空洞的聲音說：「媽，讓您不配的女兒聽您的吩咐吧；告訴我該怎麼做，我都會做到。」可敬的母親含著眼淚說：「女兒，妳的阿吉茲爸爸和我不久就要去拉瓦平第；我們年紀大了，要住得離我們最小的女兒翡翠近一點。妳也來吧，我們買一個加油站。」於是可敬的母親的夢想開始實現，琵琶願意用燃料的世界跟電影的世界交換。我想，哈尼夫舅舅應該會很贊成。

那四十天，灰塵影響我們每個人；它使阿梅德脾氣暴躁，聲音沙啞，所以他拒絕陪伴這批姻親，指派愛麗絲·沛蕾拉居間傳遞消息，他在辦公室裡大聲咆哮他要傳給哀悼者的話：「不要那麼鬼哭神號！我在這麼一片吵鬧聲中工作！」這使楚飛卡爾將軍和翡翠不斷看日曆和飛機班次表，他們的兒子薩法開始對銅猴吹噓，說他已經要求他父親安排他倆的婚禮。「妳該慶幸自己的運氣，」趾高氣揚的表哥對我妹妹說：「我爸爸可是巴基斯坦的大人物。」但儘管薩法繼承了他父親的長相，灰塵卻堵塞了猴的膽識，她沒有勇氣跟他鬥。同時我的艾麗亞阿姨將她灰濛濛的陳年失望，散布在空氣裡，而我最荒謬的親戚，穆斯塔法舅舅一家人，愁眉苦臉坐在角落，照例被遺忘；穆斯塔法的八字鬚，在他剛抵達時，還神氣活現地上了蠟，鬚尖上翹，此後就在灰塵帶來的陰鬱之中，垂頭喪氣地耷拉下來。

接著，哀悼期的第二十二天，我外公阿達姆·阿吉茲看到了真神。

他那年六十八歲，比二十世紀年長八歲。但喪失樂觀十六年，使他付出極大的代價；他眼睛仍然是藍色，但他的背駝了。他戴著繡花的無邊便帽，穿著長罩衫——外面蒙著一層薄薄的灰塵——在白金漢別墅裡蹣跚行走，漫無目標地嚼著生胡蘿蔔，口水沿著他下巴毛糙糙的白色輪廓淌下來。他氣色愈來愈差，可敬的母親卻變得越發巨大而強壯；一度曾被紅藥水嚇哭的少女，現在似乎從他的軟弱之中茁壯起來。他們的婚姻像一則鬼故事：妖魔化身純情女郎，勾引男人，將他們騙上床後，就恢復可怕的本來面目，吸噬他們的精血……那時，我外婆已經長出濃密的髭鬚，跟她碩果僅存的兒子上唇那叢灰撲撲、軟塌塌的毛髮一模一樣。她又著腿坐在床上，把一種神秘兮兮的液體塗在唇上，讓它在毛髮周圍凝固，然後猛力用手撕掉；但這種治療法徒然使情況惡化。

「他又變成小孩了，管它叫什麼的，」可敬的母親對外公的子女說：「哈尼夫把他整個毀了。」她警告我們，他開始看見幻象。「他跟不存在的人說話，」他啞著牙齒穿過房間時，她大聲說悄悄話：「他三更半夜怪叫，好大聲，管它叫什麼的！」她還模仿他：「喂，老泰，是你嗎？」她告訴我們船夫的事，還有哼鳥，還有庫其那般女邦主。「可憐的老頭子，活太久了，管它叫什麼的；父親不該死在兒子後頭。」……阿米娜聽著，同情地搖著頭，全然不知阿達姆會把這份稟賦遺留給她——她到生命將近尾聲時，那些根本不該回來的東西也會回來探視她。

灰塵大，我們無法使用吊扇；汗水從衰老的外公臉上滾下，在他面頰上畫出一道道泥痕。有時他會抓住身旁隨便什麼人，神智十分清明地說：「尼赫魯這群傢伙，就想自封世襲君主，否則不會稱心的！」或湊著直皺眉頭的楚飛卡爾將軍的臉，淌著口水說：「啊，不快樂的巴基斯坦，統治者不負責！」還有時候，他好像以為自己置身一家珠寶店，嘟囔道：「……是的：翡翠和紅寶石……」猴悄聲對我說：「外公會死嗎？」

阿達姆遺傳給我的：不僅對女人沒有抵抗力，也包括它的肇因，因為他（和我）無法相信、也無法不信上帝，以致身體中央出現一個大洞。但另外還有一樣——我十一歲，在所有其他人注意到之前，就發現：外公開始綻裂。

「精神分裂嗎？」帕德瑪問：「你是指他腦筋有問題？」

船夫老泰說：「冰永遠在守候，阿達姆少爺，就在水的皮膚底下。」我在他眼睛裡看見裂縫——藍色上面分佈肉眼幾乎看不見的無色線條；我在他粗糙的皮膚底下，看見裂紋滿佈；所以我回答猴的問題：「我想會的。」四十天的悼喪期還沒結束，外公的皮膚就開始綻開、碎裂、剝落；他嘴角裂傷，幾乎無法張口進食；他的牙齒像被拂塵打到的蒼蠅紛紛墜落。但人因碎裂而

死，速度可能很慢；而我們過了很久，才得知有另一種碎裂，一種會啃噬骨骼的疾病，終於他的骨骼在他久經風霜的皮囊裡化為齏粉。

帕德瑪忽然顯得驚慌。「你說什麼？你，先生：你是說你也會……什麼沒有名字的東西會吃掉人的骨頭呀？難道……」

沒有時間停頓；沒有時間同情或驚慌；我已太過深入，超出應有的範疇。讓時間倒退一點，我必須談談某種從我體內滲入阿達姆的東西；因為在哀悼期的第二十三天，他要求全家在那個有水晶花瓶（現在沒有必要為舅舅要來而藏匿它們了）、椅墊和不動風扇的房間集合，同一個房間裡，我曾宣布發生在我身上的異象……可敬的母親說：「他又變成小孩了」；像小孩一般，外公宣布，接獲他一直以為是好端端活著的兒子的死訊之後三星期，他親眼看見了他一輩子都試圖相信業已死亡的上帝。然而像小孩一般，沒有人相信他。只除了一個人……「是的，聽著，」外公說，他的聲音軟弱地模仿他過去鏗鏘有力的音調：「是，女邦主？妳也在？還有阿布都拉？來，坐下，納迪爾，這是新聞——阿梅德在哪兒？艾麗亞會希望他來……真主，我的孩子；我反抗了一輩子的真主。奧斯卡、伊爾思——不，我當然知道他們都死了。你以為我太老了，說不定很蠢；但我見過上帝。」儘管絮絮叨叨，經常岔開正題，故事還是慢慢地、漸漸地說明白了：午夜，外公在黑沈沈的房間裡醒來。有別人在——除了他妻子以外的人。可敬的母親在床上打鼾。但有個人。某個人，滿身發光的塵埃，被西沈的月光照得通明。阿達姆：「喂，老泰，是你嗎？」可敬的母親在睡夢中嘟囔：「哦，睡吧，老公，別想他了……」但那個人，或那個東西，以響亮而驚人（或受驚嚇）的聲音：「耶穌基督全能的神！」（在水晶花瓶之間，外公歉意地嘿笑著，因為提到異教徒的稱謂。）「耶穌基督全能的神！」外公望過去，於是看見了，是的，

手上有洞，腳穿了孔，就像從前有一次在……但他揉著眼睛，搖著頭說：「誰？什麼名字？你剛說什麼？」那不知要嚇人還是受驚嚇的鬼說：「上帝啊！上帝啊！」頓了一下，又說：「我以為你看不見我。」

「可是我看見他，」外公在文風不動的風扇底下說。「是的，我無法否認，我真的看見。」……鬼魂說：「你就是那個死了兒子的」；外公胸口作痛：「為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那種事？」對此，那個在灰塵中顯出原形的東西說：「上帝自有道理，老頭子；人生就是如此，不是嗎？」可敬的母親把我們都趕開。「老頭子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管它叫什麼的。真是的，頭髮都白了，還在瀆神！」但瑪麗出去時，臉色像床單一樣白；她知道阿達姆看到的是誰——那個因她的罪行而開始朽壞的鬼，手腳都有破洞；他的腳跟曾經被蛇咬穿；他死在附近的鐘塔裡，又被人誤以為上帝。

我不妨就此把外公的餘事在此做個交代；既然現在已經講到這兒，以後也未必再有機會重提……外公的年老失智，令我聯想到樓上夏普斯泰克教授之瘋狂，但他癡狂的深處，卻埋藏著酸楚的恨意，他相信上帝對哈尼夫自殺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足以證明祂在這件事當中是有罪的；阿達姆抓住楚飛卡爾將軍制服的前襟，壓低嗓門對他說：「因為我從來不相信祂，所以祂偷走了我的兒子！」楚飛卡爾說：「不，不，醫生大爺，你不該這麼自苦……」但阿達姆永遠忘不了這次神靈的顯現；雖然這位特別的神靈外表上的細節，在他心裡非常模糊，只留下激動而口水直流的復仇欲望（這一點，我們兩個也是相通的）……四十天哀悼期結束時，他拒絕前往巴基斯坦（按照可敬的母親的計畫），因為那是個特別為上帝建立的國家；他的餘年，經常自取其辱地拄著拐杖，蹣跚走進清真寺或寺廟，詛咒那些做禮拜的人或聖人，將站在他拐杖所及範圍內的人亂打一

通。在阿格拉，人家看在過去的份上容忍他；康華利斯路檳榔店裡那批老頭兒，邊玩射痰盂，邊於心不忍地懷念醫生大爺的從前。可敬的母親不得不順從他，即使不為別的，至少也因為這一點——他破除信仰的老癡行徑，在人生地不熟的國家會鬧成醜聞。

在愚昧與憤怒的背後，他的裂縫不斷擴大；疾病持續地吞噬他的骨骼，仇恨則吞噬他其餘的部分。但他直到一九六四年才去世。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耶誕節當天！——可敬的母親醒來，發現丈夫不見了。她走到自家院子裡，在嘶嘶叫的鵝群與黎明微曦當中，叫喚僕人，才得知醫生大爺坐人力車到火車站去了。等她趕到火車站，車已經開走；就這樣，外公追隨某種未知的衝動，展開他最後的旅程，這樣他就可以在他的（以及我的）故事開始的地方，在那個山巒環繞的湖濱城市，將它做一了結。

山谷深藏在一層蛋殼似的冰下，高山已經圍攏，像許多口憤怒的獠牙，對著湖濱的城市咆哮……斯利那加的冬天；喀什米爾的冬天。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有人看見一個符合我外公特徵的人，穿長外套，滴著口水，在哈茲拉巴爾清真寺附近徘徊。星期六早晨四點三刻，穆罕默德·卡里爾·葛納義長老發現，山谷中最珍貴的聖物，放置在清真寺內室聖所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聖髮，失竊了。

是他做的？不是他做的？如果是他，為什麼他不拿著柺杖走進清真寺，照老辦法把信徒修理一頓？如果不是他，那是為什麼？謠傳中央政府陰謀「打擊回教徒的士氣」，所以竊取他們的聖髮；但也有另一方面謠傳，說是巴基斯坦的挑撥者偷竊聖物，挑動不安……是他們幹的嗎？或者不是？這件詭異的插曲是政治行為，或只是一個喪子的父親，對上帝復仇的倒數第二步行動？足足十天，所有回教家庭都沒有烹煮食物；有暴動、燒汽車；但外公已超越政治，也沒有他參與

任何遊行的線索。他只有一項任務；我們只知道，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星期三，距他離開阿格拉剛好一星期），他前赴回教徒誤取名為「所羅門王寶座」的小山，山頂上有座無線電塔，還有像顆黑色水泡的阿閣梨寺。外公無視城內的困境，向上爬，他體內的分裂病耐心地啃齧他的骨頭。沒有人認出他。

政府宣布搜尋先知頭髮的大行動達成任務之前五天，（海德堡學成歸國的）阿達姆·阿吉茲大夫已經死去。全國最德高望重的高僧雲集，鑑定頭髮的真實性時，外公已無法告訴他們真相。（萬一他們弄錯……但我自己提出的問題自己也回答不了。）因行竊被捕——後來因健康不佳開釋——的人，名叫阿布杜·拉因姆·班德；但說不定，要是外公還活著，就可以揭開這件事不合常情的一面……一月一日中午，阿達姆來到阿閣梨寺外。有人看到他舉起手杖；寺內，正在象徵濕婆的生殖器像後方舉行祭拜儀式的印度教婦女，紛紛閃躲——正如從前有一次，婦女也曾閃躲另一個滿心只有四腳墜的醫生的怒火。然後裂縫在他身上佔了上風，骨頭四分五裂，他不由得雙腳一軟，這一跌之下，他身上其餘的骨頭也通通跟著碎裂，再也無法修復。他的身分是根據他長外套口袋裡的文件認出的：一張他兒子的照片，寫到一半（好在地址正確）給他妻子的信。屍體因太過脆弱，不宜長途運輸，就埋葬在他出生的山谷裡。

我注視著帕德瑪；她的肌肉開始困惑地抽搐。「這麼看吧，」我道：「我外公的遭遇很奇怪嗎？拿它跟因失竊一根頭髮引起的騷動比較看看；因為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真的，相形之下，一個老年人的死當然完全是正常的。」帕德瑪鬆了一口氣；她的肌肉示意我往下講。我花這麼多時間在阿達姆身上；或許因為接下來要講的事，我自己也感到害怕；但真相的告白是不能隱瞞的。

最後一個事實：外公死後，總理尼赫魯生了病，再也沒有康復。這場致命的疾病終於在一九

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奪走了他的生命。

若非因為我想當英雄，札格羅先生就不會拔掉我的頭髮。如果我的頭髮完整，葛藍弟和胖子帕斯就不會嘲弄我；瑪莎·米歐維克也不會慫恿我，以致我失去手指。從我手指流出的血既非阿爾法，亦非俄梅夏，使我遭到放逐；放逐期間，我滿懷復仇的欲望，導致卡崔克遇害；如果卡崔克沒死，或許我舅舅也不會從屋頂走入海風中；然後我外公也不會去喀什米爾，因攀登阿闍梨山而斷骨喪生。外公是我們家族的創始者，我的命運從出生就跟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而國家的父親是尼赫魯。我是否可以避免這樣的結論：尼赫魯之死，也都是我的錯？

但現在我們又回到一九五八年，哀悼期第三十七天，十一年多來，神不知鬼不覺悄悄爬上瑪麗心頭——因此也進入我心——的真相，終於公開了；真相裝扮成一個非常衰老的男人，他滿身地獄般的惡臭，甚至穿透了我總是堵塞的嗅覺，他的手指、腳趾都不齊全，到處長著膿瘡水泡，他爬上兩層樓高的山坡，穿過塵雲，被正在陽台上清潔竹簾的瑪麗·沛蕾拉看見。

瑪麗的惡夢於焉成為事實；利用灰塵作為裹屍布，露出原形的約瑟·德柯斯塔幽靈，走向阿梅德位於一樓的辦公室！好像在阿達姆面前出現還不夠似的……「慢著，約瑟！」瑪麗丟下雞毛撻子尖叫道：「你現在給我走開！不要到這兒來。不要拿你的問題去煩大爺！上帝啊，約瑟，走，快走，你今天會把我害死！」但鬼魂依舊沿著車道走來。

瑪麗丟下竹簾，聽任它掛得東倒西歪，衝到房子正中央，撲倒在我母親面前——胖嘟嘟的小手懇求地合在胸前——「夫人！夫人！原諒我！」我母親大吃一驚：「這算什麼，瑪麗？什麼事

這麼慌張？」但瑪麗語無倫次，她哭得無法自制，喊著：「哦上帝我的報應到了，我親愛的夫人，讓我平安離開吧，不要送我去坐牢啊！」還有：「十一年哪，我的夫人，還不夠證明我愛你們全家嗎，哦夫人，那個臉蛋像月亮的孩子；可是現在我要死了，我是個壞女人，我會下地獄！完蛋啦！」瑪麗哭著，又說一遍：「一切都完了；完蛋了！」

我還沒猜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甚至當瑪麗撲過來抱住我（現在我個子比她還高了；她的眼淚沾濕了我的脖子）：「哦少爺，少爺；今天你必須知道一件事，我做的一件事；可是你來吧……」這名小婦人以無比的莊嚴，打起精神「……我要在約瑟說出來之前，把一切都告訴你們。夫人，孩子，你們其他各位偉大的先生夫人，請到老爺的辦公室來，聽我說明。」

我的一生被各種公開宣告切割成段落；阿米娜在德里的巷弄；瑪麗在陽光照不到的辦公室……我所有的親戚訝異地集結在我們身後，跟過來，我跟瑪麗一起下樓，她不肯放開我的手。

阿梅德的房間裡有什麼？是什麼東西給我父親一張自從精靈與金錢被逐走後，就被絕頂孤寂的表情取代的面孔？是什麼縮成一團，坐在房間的角落，使空氣裡滿是硫磺的惡臭？是什麼，形狀像人，卻缺少手指與腳趾，他的臉好像紐西蘭的溫泉般冒泡（我在《奇景趣談》中看到的）？……沒有時間解釋，因為瑪麗已開始說話，喋喋不休道出埋藏了十一年多的秘密，把我們通通從她調換名牌時創造的夢幻世界裡拖出來，強迫我們面對可怖的真相。這期間，她一直緊緊抱著我，像母親保護她的孩子，她在我的家人（他們也才得知……跟我一樣……其實他們不是……）面前庇護我。

……午夜剛過，街上有煙火與群眾，多頭怪獸在咆哮，我是為了我的約瑟這麼做，大爺，可是求您別送我去坐牢，看啊，這孩子是個好孩子，大爺，我是個可憐的女人，大爺，只犯過一次

錯，那麼多年來就那麼一分鐘，不要坐牢啊大爺，我可以走，我奉獻了十一年，但我願意走，大爺，可這是個好孩子，大爺，您千萬別趕他走，大爺，他做了您十一年的兒子……哦你這像初昇太陽的臉蛋，哦撒利姆我的小月亮，你得知道，你父親是溫基，而你母親也已經死了……

瑪麗衝出了房間。

阿梅德以一種像小鳥般遙遠的聲音說：「那個角落，站的是我的老僕人馬沙，他曾經想偷我東西。」

（任何故事，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承擔那麼多東西嗎？我瞟了帕德瑪一眼，她吃驚的模樣，活像一條魚。）

從前從前，有個僕人偷了我父親的東西，他發誓他是無辜的，他詛咒自己說，如果證明他撒謊，他就會得癡瘋病；他被證明撒了謊。他蒙羞離去；但我當時就告訴你，他是顆定時炸彈，如今他回來引爆。馬沙真的染上了癡瘋病；而且穿越歲月的沈默，回來求我父親原諒，讓他擺脫他自己下的毒咒。

……某人被稱做上帝卻不是上帝；某人被當作鬼魂卻不是鬼魂；還有第三個人發現，雖然他名叫撒利姆·撒奈伊，他卻不是他父母的兒子……

「我原諒你，」阿梅德對癡瘋患者說。從那天開始，他的執念治好了一種；他再也不嘗試找回他自己（純屬想像）的家族詛咒了。

「我不能用其他方式敘述，」我對帕德瑪說：「太痛苦了；我只能不假思索一股腦兒說完，瘋瘋癲癲地，就這樣。」

「哦先生，」帕德瑪無助地哽咽道：「哦先生，先生！」

「別難過了，」我說：「不過是個老故事。」

但她的眼淚不是為我而流；那一刻，她忘了那個在皮膚底下啃齧骨頭的東西，她是為瑪麗哭，我已經說過，她非常喜歡瑪麗。

「她後來怎麼了？」她紅著眼睛問。「那個瑪麗？」

我突來一陣非理性的怒氣。我高喊道：「妳去問她！」

問她如何回到她在果阿潘基姆市的老家，她如何告訴她年老的母親她的恥辱！問她她的母親如何被這醜聞逼瘋（再恰當不過：那是個老年人患失心瘋的時代）！問啊：女兒和老母是否上街頭去乞求原宥？是否就在聖方濟各·沙勿略^①製成木乃伊的屍身（跟先知的頭髮同樣神聖的聖物），每十年一次，從好耶穌天主堂的地下墓窖請出，繞城遊境的時候？瑪麗和心痛煩亂的老沛蕾拉太太，是否被靈柩車擠到牆根頭；老太太是否為女兒的罪行傷心欲狂？老沛蕾拉太太是否喊著：「哇！哎呀！哎呀哇！」並爬到棺架上親吻聖人的腳？在不計其數的人群當中，沛蕾拉太太是否陷於屬靈的激狂？問啊！她究竟有沒有，在心神狂亂之下，用她的嘴含住聖方濟各左腳的大腳趾？然後你問呀：瑪麗的母親究竟有沒有，當場把腳趾頭咬下來？

「怎麼可能？」帕德瑪被我的怒火嚇得哭喊道：「怎麼問？」

……那也是真的：報章難道是捏造，當它們報導那位老太太受到奇蹟的懲罰；當它們引用教

① St. Francis Xavier · 1506—1552，耶穌會創始人之一，生於西班牙，一五四〇年赴印度傳教，以果阿為

據點，後來足跡遍至馬來群島、日本、中國沿海等地，病死於中國。

會的消息來源與目擊證人的話，描述那名老婦如何被變成石頭？不是嗎？問她教會是不是真的派出一尊老婦人的石像，遊行果阿各大小城鎮村莊，讓大家目睹侮慢聖人的下場？問啊：這尊石像是否同時出現在好幾座村子裡——證明那是騙局，或更大的奇蹟？

「你知道，我不可能去問任何人，」帕德瑪哀嚎……但我，怒氣漸歇，今晚不再透露任何真相。

於是，瑪麗兩袖清風地離開了我們，到果阿去投奔她母親。但愛麗絲留下；愛麗絲仍待在阿梅德辦公室，打字，替他購買點心和氣泡飲料。

至於我呢——哈尼夫舅舅的哀悼期結束，就是我二度放逐的開始。

辣椒燉肉的演習

我不得不打定主意，濕婆，我的對手，我的偷換兒兄弟，不能再進入我的心靈論壇了；這麼做的動機，我得承認，相當卑鄙。我怕他發現我確信無法對他隱瞞的事——我們身世的秘密。濕婆相信世界就是物資，歷史只能解釋為個體對抗群體的持續鬥爭，所以他一定會堅持收回他與生俱來的權利；想到我羅圈腿的對手可以取代我，搬進我自幼住慣的藍房間，而我卻必須不情不願地靠兩條腿，走下兩層樓高的山坡，遷入城北的貧民區，我就驚駭莫名；我不能相信拉拉姆·賽斯的預言，是針對溫基的兒子而發，總理寫來的信，對象竟是濕婆，漁夫指著大海，也是為了濕婆：：：簡單地說，我給自己十一年兒子身分評的價，遠在血緣之上，我決定，我那個破壞成性、暴力傾向的另一自我，再也不許參加午夜之子聯盟愈來愈難駕馭的會議；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捍衛那個一度專屬於瑪麗的秘密。

這期間，有些夜晚，我完全避免跟聯盟聯絡——倒不是因為它的轉變令我不滿，而是因為我知道，我需要時間與冷靜，在新獲得的知識周圍建起蕃籬，不容其他午夜之子接近；我相信我一定辦得到：：：但我怕濕婆。他是眾子中最凶猛有力的，可以闖入其他人進不去的地方：：：不管怎麼說，我迴避我所有的孩子同志；然後忽然間，一切都太遲了，因為，放逐濕婆之後，我發現我也遭到放逐，我無法再跟我五百多位盟友聯絡：我被拋擲到分裂所創造的疆界另一邊，進入巴基斯坦境內。

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哈尼夫舅舅的哀悼期結束；奇蹟似的，籠罩我們的塵雲被慈悲的陣雨壓下。我們洗過澡，換上剛洗過的衣衫，打開吊扇，我們走出浴室，心頭短暫地因新鮮肥皂氣息的潔淨感，充滿樂觀的幻覺；卻發現滿身塵土，未曾沐浴的阿梅德，手拿著威士忌酒瓶，兩眼充血，在精靈偏執的掌握中，搖搖擺擺從他的辦公室走上樓。他一直在私密的抽象世界中，跟瑪麗的告白帶動的種種匪夷所思的現實角力；由於酒精某種令人變成斜眼的功效，他勃發一股無以名狀的怒火，但目標不是瑪麗離開的背影，也不是偷換兒的靶心，而是我母親——也就是，阿米娜。或許因為他知道他該求她原諒，卻不願意這麼做，阿梅德在她家人驚駭得聽得見的範圍裡，痛罵她好幾個小時；我不重複他用以辱罵她的字眼，也不提他建議她處理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最後出面干預的是可敬的母親。

「從前有一次，我的女兒，」她無視阿梅德還在發瘋，說道：「妳父親和我說過，管它叫什麼的，離開一個不稱職的丈夫，不是什麼恥辱。現在我再說一遍：妳嫁了一個，管它叫什麼的，惡劣到言語無法形容的男人。離開他；今天就離開，帶著妳的孩子，管它叫什麼的，離開那些從他嘴裡像，管它叫什麼的，溝渠裡的野獸般噴出的詛咒。我說，帶著妳的孩子，管它叫什麼的——兩個孩子都帶著。」她把我摟在胸前，這麼說道。一旦可敬的母親肯定我合法，就沒有人會跟她唱反調；現在，多年以後，在我看來，甚至我口出惡言的父親，也因她對這個十一歲鼻涕鬼的支持，改變了看法。

可敬的母親料理一切；我母親在她無所不能的手中聽任擺佈——像陶匠手裡的黏土。這時，我外婆（我得繼續這麼稱呼她）仍然相信，她不久就會跟阿達姆一起移民巴基斯坦；所以她命令翡翠姨媽帶我們大家——阿米娜、猴、我自己，甚至琵琶舅媽——一塊兒走，她會隨後趕到。

「姊妹必須互相扶持，管它叫什麼的，」可敬的母親道：「共度難關。」翡翠姨媽顯得很不悅；但她和楚飛卡爾將軍還是服從。同時，因為我父親瘋狂的怒火，使我們擔心自身的安全，楚飛卡爾一家又已經訂好船票，當天晚上啟航，我就在那天離開了我一輩子的家，丟下阿梅德和愛麗絲獨處；因為當我母親離開她第二任丈夫時，所有其他僕人都都跑掉了。

在巴基斯坦，不僅我第二階段的快速成長停止了，我還發現，不知何故，國界的存在「阻斷」我對五百多名午夜之子的思想傳輸；所以，再度離家，放逐在外，我也被放逐於我真正與生俱來的天賦——午夜眾子的稟賦——之外。

一個熱透了的下午，我們在卡奇沼澤地下錨。熱力在我壞掉的左耳裡嗡嗡作響；但我決定停留在甲板上，注視隱約有點不祥感的小舟和單桅漁船，在我們的船和碼頭之間擺渡，運送帆布遮蓋著的物品，來來去去。甲板下面，大人在玩寶果^①；我不知道猴在哪兒。這是我第一次乘坐真正的船（偶爾參觀孟買港裡的美國戰艦不算數，因為只是觀光；而且總會有數十個懷孕後期的婦女同行，也令人很尷尬，她們蓄意參加這種參觀行程，希望能在船上臨盆，生下來的孩子因為在海上生產，自然擁有美國公民權）。我縱目遠眺沼澤上的蒸薰熱霧。卡奇沼澤地……我一直以為這名字有魔力，對於來此一遊，感到既恐懼又渴望，這個像變色龍變化莫測的地方，半年是陸地，半年是海洋，據說大海退卻時，會在這兒留下各式各樣匪夷所思的東西，像是藏寶箱、白色鬼魅似的水母，甚至還有傳說中長得奇形怪狀的人魚大口喘氣。第一次看到這片惡夢沼澤和它海

^① housie-housie 是一種類似寶果的遊戲。

陸雙棲的地形，我應該很興奮；但炎熱和最近發生的事，使我心情沈重；我的上唇仍濡濕著幼稚的鼻涕，但我卻因直接從過長而濕答答的童年，邁入早熟（但仍在滴漏）的老年，備感壓力。我的聲音變低沈了；我被迫開始剃鬚，我臉上滿是剃鬚刀刮破青春痘濃頭留下的血點……船上的事務長從我身旁走過，說：「最好到下面去，孩子。現在是一天當中最熱的時候。」我問他那些渡船怎麼回事。「不過是補給品，」他道，便走開了，丟下我思索沒什麼可期待的未來，只有楚飛卡爾將軍這個不情願的東道主，翡翠阿姨自以為是的裝腔作勢，她無疑很樂意向不快樂的姊姊和守寡的嫂嫂，炫耀她世俗的成功與地位，還有他們的兒子，神氣活現的肉頭薩法……「巴基斯坦，」我大聲說：「根本是個垃圾堆！」我們甚至還沒到呢……我看著那些小船，它們好像在令人眼花的熱浪中游泳。甲板似乎也在猛力搖晃，雖然一絲風也沒有；我努力抓緊欄杆，但船舷的動作太快：它衝上前來，擊中我的鼻子。

我就這樣到了巴基斯坦，兩手空空，只知道自己的出生由來，再加上輕微中暑；那艘船叫什麼名字？那時候有哪兩艘姊妹輪，在孟買與喀拉蚩之間穿梭，直到它們的行程被政治終結？我們的船叫「薩巴馬蒂號」；它的姊妹輪在我們抵達喀拉蚩港前不久，與我們擦身而過，名叫「娑羅室伐底」。我們坐與指揮官同名的船踏上流亡，再次證明，重複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乘炎熱而灰塵滿布的火車抵達拉瓦平第。（將軍和翡翠坐冷氣車廂；他們替我們其他人買普通車票。）但一到平第，天氣就涼快了，這是我第一次踏進北方的城市……我還記得，那是個低矮無聞的小鎮；軍營、水果店、運動器材工廠、街上高大的軍人、吉普車、家具雕刻工人、馬球。一個有可能非常、非常寒冷的城鎮。一個昂貴的全新住宅社區裡，有棟碩大無朋的房子，

圍著高牆，上頭裝有鐵蒺藜，還有衛兵巡邏；楚飛卡爾將軍的家。將軍睡的雙人床旁邊有浴缸；家中的口號就是：「我們要組織起來！」僕人穿草綠色的軍用衛生衣，戴扁帽；黃昏時，僕人區飄來大麻和大麻膏的味道。家具都很昂貴，漂亮得出奇；翡翠的品味毫無瑕疵。那是棟沈悶而沒有生命的房子，只有濃厚的軍事氣氛；甚至餐廳牆邊放置的魚缸裡的金魚，吐出來的氣泡都顯得無精打采；這兒最有趣的住戶恐怕不是人。請容我抽一點時間，描述將軍的愛犬瘋婆子。抱歉，該說明一下，將軍養的老母狗是頭米格魯。

這頭老得像紙張般發黃、患甲狀腺腫的畜生，懶散而無所事事地過了一輩子；但我中暑療養期間，她卻創造了我們居停的第一場風潮——可說是「辣椒燉肉革命」的預告。有一天，楚飛卡爾將軍帶她去一處軍事訓練營，他要在那兒監督一個地雷偵測隊，到一片特別設計的佈雷區操作。（將軍急於把整條印巴邊境佈滿地雷。「我們要組織起來！」他喊道。「我們要讓那些印度教徒頭痛起來！我們要把入侵者炸成碎片，什麼也不留，讓他們不能輪迴。」但他對東巴基斯坦的邊境卻不怎麼放在心上，認為「那些該死的黑鬼照顧得了自己。」）……不料瘋婆子溜出了繫索，也不知怎麼，逃過了眾多年輕士兵慌亂追捕的手，搖搖擺擺走進雷區。

天下大亂。偵測地雷的士兵以驚慌的慢動作，小心翼翼地脫離炸彈區。楚飛卡爾將軍和其他陸軍的大頭目，衝下閱兵台找掩護，等待爆炸……但沒有爆炸聲傳來；當巴基斯坦陸軍的菁英從垃圾桶、板凳後面探頭觀看，只見瘋婆子正優雅地穿過那片埋有致命種子的田野，鼻子貼著地面，漫不經心的瘋婆子，走得輕鬆自若。楚飛卡爾將軍把尖角帽拋上半空。「媽的，棒透了！」他用鼻子和下巴擠出來的尖細聲音歡呼道：「這位老太太聞得出地雷！」瘋婆子於是被徵召從軍，擔任四腳掃雷員，官拜士官長。

我提到瘋婆子的故事，因為將軍從中找到一根敲打我們的棍子。我們撒奈伊家的——還有琵雅·阿吉茲——在楚飛卡爾家是無助又沒有生產力的一群，將軍不希望我們忘記這一點：「就連他媽的一頭一百歲的米格魯老母狗，也能自食其力，」他公開嘟囔道：「可是我家住了一群不會組織起來，不做任何事的人。」但還不到十月底，他就會謝天謝地（起碼）有我在……而猴的改變也為時不遠了。

我們跟薩法表哥一起上學，他現在似乎不那麼急著要跟我妹妹結婚了，因為我們成了破碎家庭的小孩；但他最惡劣的行為曝光，是在某個週末，我們被帶到穆里再過去的納西加里山中，將軍的木屋別墅時。我非常興奮（我的病剛被宣布完全康復）：到山裡去耶！可能遇到豹子！清新冷冽的空氣！——所以將軍問我是否願意跟薩法同睡一床，我不假思索就說好，甚至他們在床墊上鋪了橡膠布，我也沒猜到是為什麼……凌晨我在一大灘臭氣沖天的溫暖液體中驚醒，不由得大喊殺人啦。將軍出現在我們床邊，不由分說就把他兒子痛打一頓。「你現在成人了！該死！還會，還做得出這種事！把自己組織起來！沒用的東西！誰會做這種該死的事！懦夫，只有懦夫！我他媽的該死養個懦夫兒子……」但薩法尿床的問題仍持續，令他全家人蒙羞；無論怎麼責打，液體還是從他腿間流下；有一天這種情形會發生在他清醒的時後。但那是在辣椒燉肉靠我幫忙、做了若干動作之後才發生的，這對我證明，雖然心電感應的波動在這個國家受阻，但連接的模式仍然管用，使我在實質方面與象徵方面，都能積極地促成純淨之土地命運的轉變。

那陣子，銅猴和我目睹母親的凋萎，都只能無助地袖手旁觀。在熱浪中總是那麼黽勉的她，

在北方的寒冷中開始凋謝。失去了兩個丈夫，她（在自己眼中）也失去了意義；而且母子之間的關係也有待修補。有天晚上，她緊抱著我說：「孩子，愛是每個母親都要學習的；它不會隨嬰孩一起生出來，而需要靠學習；十一年來，我學會把你當兒子疼愛。」但她的溫柔中有種距離感，好像她試圖說服自己……猴午夜悄聲說：「喂，哥，我們幹嘛不去把水倒在薩法身上——讓人家以為他尿床了？」也有種距離感——我對這道鴻溝的意識，讓我瞭解到，不論她們再怎麼使用兒子和哥這樣的字眼，她們仍在透過想像力，努力吸收瑪麗的告白；然而當時我並不知道她們不能另覓哥和兒子，所以對濕婆十分戒慎恐懼；更加耽溺於妄想，一心要證明我有資格做她們的親人。雖然可敬的母親承認我，但我始終不安心，直到相隔三年多之遙的陽台上，聽見我父親說：「來吧，兒子；來這兒，讓我愛你。」或許就為這原因，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我才會有那樣的表現。

……十一歲的男孩，帕德瑪，對巴基斯坦的內政，所知非常少；但那年十月的那一天，他看得出，有人在規劃一場不尋常的晚宴。十一歲的撒利姆對一九五六年的憲法，及它遭到輕忽玩弄的情況一無所知；但他的眼睛雪亮，看得到那天下午抵達的陸軍安全官員與憲兵，埋伏在花園裡每叢樹後面。派系鬥爭與古拉姆·穆罕默德^①多方面的無能，令他百思不解；但很明顯，他的翡翠阿姨正戴上最好的珠寶。兩年內換了四任總理的鬧劇，從未逗他咯咯笑；但他意識到將軍宅第懸宕的戲劇氣氛，最後謝幕的時間即將來臨。他不知道共和黨即將成立，但他對楚飛卡爾晚宴的

^① Malik Ghulam Mohammed，一九五一至五五年，任巴基斯坦第三任總督，一九五四年主導解散國會，首開法律

賓客名單很好奇；雖然他身處一個姓名毫無意義的國家——誰是曹度里·穆罕默德·阿里^①或蘇拉瓦迪或昌德利嘉或鍾午^②？——他姨丈和姨媽刻意維護晚宴來賓的匿名身分，令人很困惑。雖然他曾經有一次，從報紙上剪下巴基斯坦的頭條新聞——「家具從天而降，東巴基斯坦副議長喪生」——他還是不解，何以到了六點，就有一長排黑色轎車駛進楚飛卡爾莊園有警衛站崗的圍牆；何以旗幟在引擎蓋上飄揚；何以車上的人拒絕微笑；何以翡翠、琵琶和我母親站在楚飛卡爾身後，臉上那種表情，與其說是與人交際，毋寧更像是參加葬禮。有什麼人或什麼東西要死了？為誰為什麼轎車陸續開來？——我一點也不知道；但我跼著腳尖站在母親身後，注視著那些謎樣車輛的深色玻璃。

車門打開；侍從武官、副官跳下車，打開後車門，挺直身軀行禮；一條小肌肉在我翡翠姨媽的面頰上跳動。接著，從旗幟飄揚的汽車下來的是誰呢？什麼樣的名字可以搭配那輝煌燦爛的全套八字鬚、短杖、銳利眼光、勳章、肩膀上的星星？撒利姆對姓名、兵籍號碼都毫無所悉；但階級是看得出來的。圓盤與星星，驕傲地掛在前胸與肩膀宣布來者確實是地位最高的大人物。從最後一輛車下來的人，長得非常高，有一顆驚人的圓頭顱，圓得像一顆馬口鐵球，雖然上頭沒有經

① Chaurhuri Muhammad Ali，一九五五年任巴基斯坦國會議長，在他任內，國會遭米爾札總統無限期停權。

② 即上文所謂「兩年內換四任總理」的名單。蘇拉瓦迪 (Huseyn Shaheed Suhrawardy) 一九五六年被米爾札總統任命為巴基斯坦第五任總理，後因總統拒絕重新召開國會而辭職，任期十一個月。昌德利嘉 (Chundrigar) 一九五七年繼蘇拉瓦迪初任總理，兩個月即下台。鍾午 (Malik Feroz Khan Noon) 繼昌德利嘉為總理，他任內發生作為本章標題的辣椒燉肉事件。

緯線；有地球一樣的腦袋，卻沒有猴一度踏碎的那顆球上的標記；不是「英國製造」（不過絕對是山德赫斯特^①訓練出來的），他從敬禮的圓盤和星星面前走過；走到翡翠姨媽面前；在所有敬禮之上，加上他自己的敬禮。

「總司令先生，」姨媽道：「歡迎光臨寒舍。」

「翡翠啊翡翠，」來自嵌在地球形腦袋上的嘴巴——嘴巴安放在整齊的八字鬚底下：「幹嘛這麼正式，這麼客套？」於是她擁抱他說：「好吧，阿尤布^②，你看起來氣色真好。」

當時他還是將軍，很快就會升任陸軍元帥……我們尾隨他走進屋內；我們看著他喝（水），哈哈大笑（很大聲）；晚餐時我們仍然看著他，看他像農夫般的吃相，以致八字鬚上沾滿湯汁……「聽著，小翡，」他道：「每次我來，都這麼大張旗鼓！其實我只是個單純的軍人，妳廚房裡的扁豆和米飯，在我看來，就是一頓大餐。」

「軍人，先生，」姨媽答道：「但是單純——絕無可能！從來不單純！」

長褲使我有資格上桌，坐在表哥薩法身旁，周圍全是圓盤與星星；因為年紀小，我們有保持沈默的義務。（楚飛卡爾用軍事化的嘶聲警告我：「敢出一聲就把你關進警衛室。如果你想留下，就不許說話。懂嗎？」不許說話，薩法和我可以自由旁觀聆聽。但薩法不像我，不需要證明

^① Sandhurst, 英國陸軍軍官學校所在地。

^② Ayub Khan Mohammad, 一九〇七—一九七四，英國山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畢業，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後，在巴基斯坦陸軍快速竄升，一九五四年升任陸軍總司令，一九五四年任國防部長，一九五八年，他放逐總統米爾札，自任總統。一九六五年，他參選總統獲勝。一九六九年，因國內動亂不止，他主動辭職，由陸軍總司令葉海亞將軍繼任。

他有資格冠他的名字……)

十一歲的孩子在晚宴上聽到什麼？他們聽到軍人愉快交談，提到「那個蘇拉瓦迪，總是反對巴基斯坦的觀念」——或鍾午「他該改名叫日落，你說怎麼樣？」他們聽懂些什麼？從選舉做票與黑錢的討論中，怎樣一股危險的暗流滲入他們的皮膚，使手臂上茸茸的細毛直立而起？當總司令引用古蘭經，十一歲的耳朵能理解多少？

「經上寫著，」圓頭男人道，所有的圓盤與星星都沈默下來。「我們也毀滅了雅德與塔莫德^①。撒旦使他們以污穢的行徑為美好，雖然他們原本眼光敏銳。」

就像是發出什麼暗號；姨媽一揮手，僕人全體退下。她起身離開；我母親和琵琶尾隨在後。薩法和我也從椅上起身；但他，他自己，隔著奢華的長桌喊道：「小男孩應該留下。畢竟那是他們的未來。」小男孩嚇壞了，但也很自豪，坐下，繼續閉緊嘴巴，服從命令。

現在只有男人在場。圓腦袋的臉色一變；某種更黑暗的東西，某種複雜、斷然的東西盤據他臉上……「十二個月前，」他說：「我跟你們大家說過，給那些政客一年時間——我是不是這麼說的？」頭紛紛點，發出同意的喃喃聲。「各位先生，我們已經給了他們一年；情勢已無法忍受，我不打算再忍耐下去！」圓盤與星星露出嚴肅的類似政治家的表情。牙關咬緊，眼中精光湧現，直視未來。「那麼，就是今晚，」——是的！我也在場！距他不過幾碼的距離——阿尤布將軍與我，我跟老阿尤布！——「我要接管政府。」

① Aad 與 Thamoud 是古代城市，據古蘭經記載，因居民不信真神，吝意為惡而全城毀滅。雅德毀於八天七夜的暴

風雨，塔莫德毀於大地震。

十一歲的孩子對政變的宣告如何反應？聽這些話：「……國家財政脫序得可怕……到處貪污舞弊……」他們是否也板起面孔？他們的眼睛是否望向更美好的明天？十一歲的孩子聽將軍大聲疾呼：「廢除憲法！解散中央與省級立法機構！撤銷所有政黨！」——你想他們有什麼感想？

阿尤布將軍說：「從現在開始實施戒嚴」時，薩法和我都聽懂，他說的——富含權威、果決與我姨媽最佳烹飪的豐美音色——是一件我們都知道，只有一個字眼可以表達的事：叛國。我很自豪地說，我保持鎮定；然而薩法那個令人尷尬的器官卻失控了。他長褲的前端頓時濕透；黃色的恐懼之水沿著他的腿流下，污染了波斯地毯、圓盤與星星都聞到異味，以無比厭惡的表情轉頭看他；然後（這是最糟糕的）發出笑聲。

楚飛卡爾將軍剛開始說：「如果您允許，長官，我來規劃今晚的行動程序圖，」他兒子就濕了褲子。在冰冷的憤怒中，我姨丈把他兒子轟出房間。「烏龜！女人！」他父親尖細的聲音，追逐薩法，傳出餐廳：「懦夫！同性戀！印度教！」從木偶的鷹鉤鼻後躍出，追著他兒子上樓……楚飛卡爾的眼睛盯著我。眼中有所祈求。救救家族的榮譽。救我擺脫我兒子的失禁。「你，孩子！」姨丈說：「你要過來幫我忙嗎？」

當然，我點頭。證明我的男子氣概，我有資格作人家的兒子，我在姨丈規劃革命時從旁協助。這麼做，賺取他的感激，消弭聚集一室的圓盤與星星發出的嗤笑聲，從中我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父親。楚飛卡爾將軍加入一連串願意稱呼我「孩子」、「好孩子」，甚至直接了當「我兒」的男人行列，成為最新的一員。

我們如何進行革命：楚飛卡爾將軍說明部隊的行動方式；他說話的時候，我負責挪動象徵的辣椒燉肉。以積極象徵的關連模式，我挪動鹽罐和一碗碗的調味醬：這罐芥末醬是佔領郵政總局

的A連；兩碗辣椒燉肉包圍一支大湯杓，代表B連拿下飛機場；國家的命運在我手中，我搬動調味品和刀叉，用水杯擄獲香爛黃米飯的空盤，在水瓶周圍部署鹽罐，預作戒備。楚飛卡爾將軍講完，桌上餐具的行動也告一段落。阿尤布穩穩坐在椅子上；他對我擠擠眼睛，或只是我的幻覺？——總而言之，這位總司令說：「很好，楚飛卡爾；演練得不錯。」

辣椒燉肉等等演出的行動中，有一件裝飾品始終未被佔領；一個純銀的奶油壺，它在我們的桌上政變，代表的是國家元首，伊斯干達·米爾札總統；米爾札保住總統頭銜達三週之久。

十一歲的男孩無法判斷一個總統是否真的腐敗，雖然圓盤和星星這麼指控他；十一歲的男孩不能斷定，米爾札跟軟弱無能的共和黨有聯繫，是否使他沒有資格在新政權下擁有大位。撒利姆·撒奈伊不做政治判斷；但十一月一日的午夜，姨丈無可避免地把我搖醒，悄聲道：「來吧，孩子，時間到了，你來看看什麼叫玩真的！」我敏捷地一躍下床；穿好衣服，走到外面的夜裡，自豪地明白，姨丈寧可要我同行，不要他自己的兒子。

午夜，拉瓦平第以時速七十哩飛速從我們身旁駛過。「我們去哪兒，楚飛——姨丈？」等著瞧。黑色著色玻璃的轎車，停在黑黝黝的屋前。哨兵步槍交叉守衛大門；分開讓我們通行。我走在姨丈身旁，齊一步伐，穿過燈光晦暗的走廊，直到我們闖入一個黑暗的房间，一道月光照在四柱床上。一幅蚊帳掛在床上，宛如殮屍布。

一個男人醒轉，吃驚，見鬼的這是怎……但楚飛卡爾將軍手中有支長統連發手槍；槍口抵著男人分開的牙齒，逼他噁噁作聲。「閉嘴，」我姨丈多此一舉地說：「跟我們來。」赤裸的肥胖男人跌跌撞撞下了床。他眼睛在問：你要射殺我嗎？汗水流下闊大的肚臍，映著月光，滴落他的雞雞上；但天氣很冷，他出汗不是因為熱。他看來像尊白色的彌勒佛；但他沒有笑。發抖。姨丈

的手槍從他口中抽出。「轉身，快步走！」……槍口頂著一瓣飲食過度的肥臀。那人喊道：「看真主份上，小心一點；那玩意兒的保險已經拉開了！」赤裸的肉體出現在月光下，被推上黑色轎車，士兵咯咯笑出聲……那天晚上，我坐在裸體男人身旁，姨丈開車送他去軍事機場；我站在那兒，看著等候的飛機滑行，加速，起飛。始於辣椒燉肉的積極象徵模式，在那兒結束。我不僅推翻了一個政府——我還放逐了一個總統。

午夜有許多孩子；獨立的後裔不全是人類。暴力、貪污、貧窮、將軍、混亂、貪婪與辣椒燉肉……我必須經過放逐，才知道午夜之子遠比我——即使是我——所能夢想的更千變萬化。

「真的都是真的嗎？」帕德瑪問。「你真的在場？」真的是真的。「人家說，阿尤布變壞之前是個好人，」帕德瑪道；這是個疑問。但十一歲的撒利姆不做這種判斷。辣椒燉肉的演習不涉及道德抉擇。撒利姆關心的事：不是公開的動亂，而是個人的新生。你可看出其中的矛盾——截至那時，我最大規模的一次入侵歷史，卻是出於最褊狹的動機。反正，那根本也不是「我的」國家——至少當時不是。不是我的國家，雖然我住在那兒——做為難民，不是公民；我持母親的印度護照入境，可能會受到很大的猜忌，甚至被當作間諜驅逐出境或逮捕，若非因為我年紀還小，而我那位長得像木偶戲角色的監護人又那麼權高勢大——漫長的四年。

一無所獲的四年。

除了長成青少年。除了眼睜睜看著我母親日漸崩潰。除了旁觀猴，她比我小了很關鍵的一歲，不知不覺落入那個真主支配的國家掌握；一度非常叛逆而狂野的猴，表現出想必會令早年的她覺得很虛假的端莊與柔順；猴學會了烹飪、料理家務、到市場選購香料；猴對外公的遺傳最終

的突破，就是學會以阿拉伯語祈禱，並按照指定的時刻禱告；猴早在要求修女服飾時，就流露清教徒式的狂熱主義，她拒絕了所有異性奉獻的世俗之愛，只被真主的愛吸引，而她的神，卻是跟建在一塊大殞石之上的異教徒神壇裡的一尊偶像命名：大黑石祭壇克爾白裡的阿—拉。①
此外沒有什麼。

遠離午夜眾子四年；四年沒有接觸華頓路、碎玉糖與醜聞角以及一碼長巧克力的誘惑；遠離天主教學校和西瓦吉的騎馬雕像以及印度門的賣瓜小販；遠離燈節②、象頭神壽誕慶典以及椰子節；與獨坐在他不肯出售的屋子裡的父親闊別四年；他獨自一人，只除了仍住在頂樓，遠離人群的夏普斯泰克教授。

四年之內，真的什麼都沒有發生嗎？當然不見得。我的表兄薩法，雖然在歷史面前尿濕褲子的行徑，始終沒有得到父親原諒，但已經被告知，他一到年齡就會加入軍隊。「我要看你證明你不是個女人，」他父親對他說。

瘋婆子死了；楚飛卡爾將軍掉了許多眼淚。

① Q'aba，亦做 Kaaba、Ka'bah，譯做「天房」、「聖堂」或音譯「克爾白」，是麥加大清真寺中央的一座小殿，也是回教禮拜的核心。回教徒每日禮拜五次，均需面朝克爾白；赴麥加朝聖，也是為了朝覲克爾白；死後下葬，更需面向克爾白方向。克爾白外側的一個角落有塊古老的大黑石，來源可能是殞石，也是朝聖者繞行聖殿的標示點。關於「阿—拉」之名，魯西迪是引用早期文獻記載，穆罕默德宣教前，麥加人民信奉多神教，城裡的神廟供奉了三百多尊神祇，其中有一位名叫 Al-Lah，原為阿拉伯異教徒的月神，特別受駱駝隊商膜拜。

② Diwali，點亮蠟燭與燈籠，祈求光明的節日，與陰曆新年重疊，民衆也利用這慶典接財神，交換禮物，期望來年家業興旺。

瑪麗的自白逐漸被遺忘，因為沒有人提起，最後它感覺就像一場惡夢；人人如此，只有我例外。

而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不靠我幫助）愈來愈惡劣；完全不靠我幫助，印度征服了果阿——「印度母親臉上的葡萄牙青春痘」；美國大規模援助巴基斯坦，我袖手旁觀，完全不插手，拉達克的阿克賽金地區^①爆發的中印邊界小衝突，也完全不能怪我；印度一九六一年的戶口普查顯示，識字人口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三點七，但這記錄不包括我。賤民的問題仍很嚴重；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設法緩和；一九六二年的選舉中，國大黨在人民院四百九十四議席中，贏得三百六十一席，以及各省議會總席次的百分之六十一強。甚至在這一點上，也不能說我看不見的手採取了任何動作；只除了，或許可以說，象徵意義上：印度保持著現狀；而我的人生，也沒有任何變化。

然後，到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我們為猴慶祝十四歲生日。這時（儘管姨丈仍很喜歡我），我們社會低層的地位業已確立，偉大的楚飛卡爾倒楣的窮親戚；所以慶祝場面頗為寒酸。但猴仍表現得歡天喜地。「這是我的責任，哥，」她對我說。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許我妹妹直覺到自己的命運；也許她已經知道等待著她的改變；我憑什麼以為，只有我才擁有神秘的預知能力呢？

也許，雇來的樂師開始演奏時（現場有唢呐與七弦維那琴，薩朗基琴與薩羅德琴輪番上陣，還有塔布拉鼓與西塔琴表演爐火純青的來回唱和），她就已經猜到，翡翠·楚飛卡爾會以冷酷的優雅，突然發難，說道：「來啊，賈蜜拉，別像個西瓜般坐在那兒，像個好女孩，為我們唱首

^① Aksai Chin，位於喀什米爾東部的中、印、巴三國交界地，主權常起紛爭，目前由中國控制。

歌！」

只因這句話，我冷若翡翠的阿姨相當出於無心地，開啟了我妹妹從猴變成歌手的轉變；因為，儘管猴以十四歲的乖戾笨拙地表示抗議，還是不免被我深諳組織之道的姨媽，硬勁推到樂師的舞台上；儘管她一副巴不得地板在腳下裂開的模樣，雙手絞緊；但眼看著無路可逃，猴還是唱了起來。

我覺得我不擅長寫情——我相信我的聽眾有能力投入故事，自行想像我無法重新想像的場面，於是我的故事就會變成你的故事……但是當我妹妹開始唱歌，確實有一股極其強烈的感情令我如受重擊，我一直不懂這是怎麼回事，直到全世界最老的妓女為我開悟。因為，從第一個音符開始，銅猴就脫胎換骨，甩掉了她的綽號；她，既能通鳥語（就如多年前群山環抱的山谷裡，她的曾外公那樣），一定也從歌鳥那兒學會了歌唱的技巧。一隻耳朵好，一隻耳朵壞的我，聆聽她毫無缺點的歌聲，十四歲就有成年女子的音色，飽含羽翼的純淨、放逐的痛苦、鷹隼的翱翔、生命的無愛、鳴禽的旋律，以及真主榮光的無所不在；從這個骨瘦如柴的女孩唇間發出的音色，後來被拿來跟穆罕默德的宣禮官比拉爾相提並論。

我不懂的事，必須等以後再交代；我就在此記下，我妹妹在十四歲派對後，就出了名，人家叫她歌者賈蜜拉；我聽到〈我的紅紗圍巾〉和〈卡蘭達之鷹〉^①，就知道，從我第一次放逐開始的改變過程，在我的二度放逐中，已接近完成；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賈蜜拉才是最受重視的

^① Shahday Qalandar，歌詠十三世紀在旁遮普與辛頭一帶遊方傳教的回教蘇非派僧人烏斯曼（Syed Muhammad Usman）的民謠。

孩子，在她的才華之前，我將永遠居於次要地位。

賈蜜拉唱歌——我謙卑地低下頭。但在她完全進入她的王國之前，必須先發生別件事：必須先以適當手法，把我給解決掉。

排水與沙漠

那啃齧骨頭的東西不肯暫停……只是時間早晚而已。這就是我的原動力：我緊抓著帕德瑪。

只有帕德瑪才算數——帕德瑪肌肉、帕德瑪的毛手臂、帕德瑪我專屬的純潔蓮花……她尷尬地應道：「夠了。開始。馬上開始。」

是的，必須從電報開始。心電感應使我與眾不同；電報卻拖我下水……

電報送達時，阿米娜正在割腳上的雞眼……從前從前。不行，這樣行不通，不能避談確切的日期；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我母親，右腳踝擱在左膝上，正在用尖頭的指甲銼刀刮除腳跟上的硬皮。時辰呢？時辰也很重要。好吧，那麼：是在下午。不行，必須更確……鐘敲三點，這，即使使在北方，也是一天當中最熱的時刻，僕人用銀盤端來一個信封給她。幾秒鐘後，遠在新德里，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做出重大決定（是他一個人的決定，尼赫魯因參加大英國協總理會議而不在國內），必要時以武力對抗喜馬拉雅邊境上的中國部隊。我母親拆開電報時，梅農表示：「一定要把中國人逐出塞格拉山隘。絕不可以示弱。」但這一決策代表的意義，跟我母親那封電報相較，可說微不足道；因為雖然這場代號「來亨」的驅逐行動^①，注定要失敗，並使印度淪為

^① Leghorn Operation，印度一九六二年企圖將中國部隊逐出喜馬拉雅山區的軍事行動，戰事持續三十一天，印軍

因調度錯誤及後援不足而大敗，折損一旅的軍隊，戰後軍方將領互相指摘，推諉責任。

最可怕的一種劇場，戰爭劇場，但這封電報卻秘密而無可挽回地，將我完全逐出我的內心世界。正如奉梅農下德賽帕爾將軍的指令行動的印度第三十三兵團，我也陷入極大的危險；彷彿有股看不見的力量認為，我也逾越了我可以做、可以知道、可以成為的極限；所以歷史決定把我固定在專屬的位子上。我對這件事毫無置喙的餘地，我母親讀完電報，忽然大哭道：「孩子們，我們要回家了！」……此後的發展，就像我在本章開始時，針對另一個不同狀況的評語，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電報的內容：「請盡快回來撒奈伊大爺罹患心踢重病祝好愛麗絲·沛蕾拉」。

「當然，馬上回去，親愛的。」翡翠阿姨對她姊姊說：「可是我的真主啊，這『心踢』是啥玩意兒？」

很可能，極有可能，記錄我不尋常的一生與時代背景的歷史家，我不過是第一人罷了。但後繼者無疑都會向我正在撰寫的這本書，這本資料來源，這本《哈底斯聖訓》①或《往世書》②或《大綱》③，尋求指引與啟發。我對這些未來的訓誥者說：你們在檢視「心踢電報」之後發生的事件時，一定要記住，襲擊我的這場風暴——或換一種譬喻，揮出致命一擊，結束痛苦煎熬的寶

① *Hadith*，回教對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的言行記載。

② *Purana* 為印度教典籍的一種，內容龐雜，包括宇宙起源、輪迴再造、神靈和聖人的世系源流、偉大時代及王朝歷史，並吸收西元四世紀至十世紀宗教習俗的資料，以韻文寫成。

③ *Grundrisse*，馬克思於一八五七至五八年間撰寫的一份長達八百頁的手稿，處理資本、土地、工資勞動、外貿與世界市場等政經議題。

劍——暴風眼裡，有一股統攝的力量。我指的就是電報技術。

電報，電報之後是電話，毀了我；但我很寬宏大度，我不打算控訴任何人陰謀設計我；儘管很容易相信，控制通訊的人，非奪回獨家壟斷電波的權力不可……我必須回歸（帕德瑪在皺眉頭了）因果循環的陳腔濫調；九月十六日，我們搭乘達科塔客機^①抵達桑塔克魯茲機場；但為了解釋電報，我必須在時間上倒退更多。

愛麗絲縱然犯過一次罪，從姊姊瑪麗那兒搶走約瑟·德柯斯塔，但她在後來的歲月當中，也走了相當漫長的路尋求救贖；因為四整年之中，她扮演阿梅德·撒奈伊唯一的人類伴侶。孤立在曾為麥斯沃德莊園的那座灰塵滿布的小山上，她以與人為善的好脾氣，承受極大的壓力。他常要求她陪他坐到午夜，聽他喝著精靈傾訴他一生蒙受的不公；經過多年的遺忘，他憶起了重新翻譯與編排古蘭經的舊夢，怪罪他的家人害他失去男性雄風，使他沒有開始這番鴻圖的精力；更有甚者，因為她在場，所以他經常拿她出氣，用一大堆粗鄙的詛咒，和他胡思亂想最嚴重那幾年，編出來的無用咒語咒罵她。她盡可能體諒：他是個寂寞的人；他一度跟電話建立的準確無誤的關係，已經被這年頭變幻莫測的經濟破壞無遺；他的理財靈感已棄他遠去……他也淪為莫名其妙恐懼的俘虜。阿克塞金的中國密道被發現時，他確信黃禍會在幾天之內席捲麥斯沃德莊園；用冰涼的可口可樂安慰他的，是愛麗絲，她說：「擔心也沒用。中國佬塊頭太小，一定打不過我們的士

^① Dakota 為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出品的 C47 型飛機，與載客機 DC3 同型，盟軍在二次大戰期間大量採用，英國皇家空軍及大英國協會員國暱稱之為達科塔。印度的皇家空軍戰時取得約一千九百架達科塔，獨立後移交給印度，大多改為民航機。

兵。你就喝你的可樂；一切都不會改變的。」

但最後他終於磨光了她的耐心；她還留在他那兒，只因為她要求鉅額加薪，他都照辦，她寄很多錢回果阿，扶養她的姊姊瑪麗；但九月一日，她也向電話的甜言蜜語投降了。

這時，她花在電話上的時間，跟她的雇主相差無幾，尤其當納利卡女人打電話來的時候。這時，可怕的納利卡女人已包圍了我父親，每天打兩次電話給他，哄他、遊說他賣房子，提醒他他的處境已絕望，像在燒毀的棧房上空盤旋的兀鷹般繞著他的頭打轉……九月一日，她們像多年前的那隻兀鷹一樣，丟下一只手臂，迎面給他一個巴掌，因為她們賄賂愛麗絲離開他。她再也受不了他，喊道：「你自己接電話！我要走了。」

那天晚上，阿梅德的心臟開始膨脹。裝滿了太多的仇恨怨懟自憐悲傷，它腫得像顆氣球，它忽而跳動太用力、忽而間歇不跳動，終於使他像頭公牛般倒地；碎玉糖醫院的醫生發現，我父親的心臟已經變形——左心室疙疙瘩瘩冒出一個新腫塊。照愛麗絲的說法，它「踢」了出來。

愛麗絲第二天才發現他，她湊巧回來拿一柄忘記的雨傘。正如一個好秘書，她動用電信的力量，打電話叫救護車，打電報通知我們。由於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信件都需經過檢查，所以隔了一整個星期，「心踢」電報才寄達阿米娜。

「回孟買囉！」我開心地嚷，嚇了機場苦力一跳。「回孟買囉！」我旁若無人地歡呼，直到最近開始變得嚴肅的賈蜜拉說：「哦，撒利姆，說真的，閉嘴！」愛麗絲到機場接我們（有封電報通知她）；然後我們上了一輛真正的黃黑二色的孟買計程車，我立刻沈浸在熱什錦豆熱哨的叫賣聲中，成群的駱駝腳踏車與人，人，人，想著孟芭黛薇的城市使拉瓦平第相形像個小村落；久

別重逢主要是那些豐美的顏色，孔雀花與九重葛的鮮明生動已被我遺忘，大財神廟蓄水池的水青中帶黑，交通警察的遮陽傘藍白分明，他們的制服則是黃藍二色，但最重要的是大海的藍藍藍……只有父親病容的灰色，使我暫時忘記滿城彩虹的暴動，清醒過來。

愛麗絲把我們放在醫院，就去納利卡女人那兒工作了；接下來發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我母親阿米娜一看見我父親，就擺脫了無精打采和沮喪、罪惡感之霧和疣腫的痛苦，奇蹟似的回復了青春；她全副甦勉的天賦甦活過來，在所向無敵的意志力策動下，開始安排為阿梅德復健。她帶他回家，住在她曾經照顧他度過凍結的一樓臥室裡；她不眠不休守在他身旁，把她的精力注入他體內。她的愛有了報償，不僅阿梅德完全康復，令碎玉糖醫院的歐洲醫生大吃一驚，而且還發生了一件更加美妙無比的事，原來，阿梅德在阿米娜照顧下，恢復成早先的他，他並沒有倒退回那個研究詛咒與精靈角力的自我，而是找回了本來就一直都不需要改變的那個自我，滿懷痛悔、寬恕、歡笑、慷慨，而最美好的奇蹟就是愛。經過這麼多年，阿梅德終於愛上了我母親。

我卻是他們膏沐這場愛情的犧牲羔羊。

他們甚至開始同睡一床；雖然我妹妹——猴的老脾氣閃現即逝——說：「同床，安拉，嘔嘔，好噁心啊！」我為他們高興；甚至也短暫地更為我自己慶幸，因為我又回到午夜之子聯盟的國度。報紙頭條新聞都在鼓吹戰爭之際，我重新跟神奇的盟友們取得聯繫，渾然不知多少場終結在等著我。

十月九日——「印度陸軍全面備戰」——我覺得又可以召開聯盟大會（時間和我的努力，已經在瑪麗的秘密四周建好了屏障）。他們回到我腦袋裡，那是個快樂的晚上，舊的爭執都被埋

葬，我們也全心準備重聚。我們一遍又一遍重述再聚一堂的快樂；全然不顧更深層的真相——我們就像所有的家族，對家族團圓的期待，以及團圓結束、分道揚鑣時，永遠比團圓本身更快樂。十月十五日——「印度遭挑釁攻擊」——我一直害怕而避談的問題來了：為什麼濕婆沒有來？以及：為什麼你把你心靈的一部分關閉起來？

十月二十日，印度部隊在塞格拉山隘被中國部隊擊敗——迎頭痛擊。北京發佈官方聲明：出於自衛，中國邊防軍被迫奮勇還擊。但同一天晚上，午夜之子聯手對我發動攻勢，我卻毫無招架之力。他們拉開陣線，從四面八方發動攻勢，指控我不坦白、支吾其詞、專制、自我中心；我的心靈不再是議會場所，而成了他們殲滅我的戰場。不再是「撒利姆大哥」，我痛苦地聆聽他們把我撕成碎片；因為，縱然有再多的憤怒之聲，我也不願意開放那個封閉的角落；我無法對他們透露瑪麗的秘密。甚至一直無條件支持我的女巫帕華蒂，也終於失去了耐心。她說：「哦，撒利姆，天曉得巴基斯坦對你做了什麼；你變得糟透了。」

很久以前，曾經有一回，米安·阿布都拉之死毀了另一個聯盟，那是個完全靠他的意志力結合的組織；現在，午夜之子對我喪失了信心，也不再相信我為他們創造的組織。從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二十日之間，我仍召開會議——試圖開會——我們每晚的例會；但他們逃避我，不是一個一個，而是一下子幾十個；每天晚上，願意收聽的人愈來愈少；每星期都有一百多人退縮回自己的私生活。在喜馬拉雅山，廓爾喀與拉傑普特士兵被中國軍隊打得七零八落；在我心靈的上緣，也有一支軍隊潰散，為的是——爭吵、偏見、厭煩、自私——一些我一直以為是太過細微瑣碎，他們不可能會在乎的事。

（但樂觀就像治不好的疾病，不肯消散；我繼續相信——現在仍如此——我們的共通點，總

有一天會驅散使我們分歧的東西。不：我不承認午夜之子聯盟瓦解的癥結在我；因為破壞所有重頭來過的可能性的，乃是阿梅德與阿米娜的愛情。）

……而濕婆呢？被我冷血地否定他與生俱來權利的濕婆？那最後一個月裡，我一次都不曾發出思想去找尋他；但他存在於世界某處的事實，總在我心靈的角落裡嘀咕。毀滅者濕婆，羅圈腿濕婆……對我而言，他先是變成了不斷刺痛的罪惡感；然後成為一種執念；最後，隨著關於他這個人的實質回憶變得模糊，他變成了某種原則；他在我心中代表，所有的報復欲望、暴力，以及對世俗事物的愛恨交加；所以，即使現在，我每次聽說淹死的屍體像氣球，漂浮在胡格利河上，被經過的船一碰，就炸裂開來；或火車被焚，或政客遇害，或奧里薩省與旁遮普省有動亂，我都覺得濕婆在幕後主導這一切，使我們無止境地陷於謀殺強姦焚戰爭——簡言之，那個濕婆把我們造就成今日的現況。（他，也是生在鐘敲十二點；他，就像我，跟歷史連接在一起。所以連接的模式——如果我根據自身經驗的判斷沒有錯——使他也影響光陰的進程。）

這麼說，好像我再也沒跟他見過面；這並非事實。但當然，那件事也得跟其他事一樣依序排隊；我現在還不夠強壯，無法敘述那則故事。

那陣子，樂觀病又像傳染病般爆發大流行；同時，我卻罹患了鼻竇炎。很奇怪，塞格拉山之敗引發廣大的對戰爭持樂觀態度的風潮，膨脹得（也同樣危險）活像氣充得太多的氣球；然而我長期超載、受苦受難的鼻腔，終於放棄了對抗壅塞的努力。國會議員一再提及「中國侵略」以及「壯烈成仁士兵的鮮血」之際，我的眼睛也不斷流出眼淚；舉國上下不斷膨脹，自信滅亡小黃種人的契機已在眼前之際，我的鼻竇也膨脹起來，越發扭曲了我這張本來就與眾不同、讓阿尤布總

統閣下看得目不轉睛的臉。在樂觀病掌握下，學生焚燒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芻像；額頭發著樂觀熱，暴民攻擊中國鞋匠、古董交易商和餐館業者。政府樂觀熱燒得發燙，甚至將有中國血統的印度公民——現在是「敵國人民」——關進拉賈斯坦的集中營。柏拉企業捐給國家一座小型打靶場；女學生參加軍事遊行。但我，撒利姆，只覺得自己即將窒息而死。含有高濃度樂觀主義的空氣，拒絕進入我的肺。

阿梅德與阿米娜是捲土重來的樂觀症最嚴重的受害者；他們藉由新愛情的病媒，感染了這種病，興高采烈投入公眾的狂熱。當喝尿的財政部長德賽發出「首飾換武器」的呼籲時，我母親交出了黃金手鐲和翡翠耳環；當德賽發行國防公債，阿梅德論箱買進。感覺上，戰爭彷彿為印度帶來新的黎明；《印度時報》一幅標題為「迎戰中國」的漫畫裡，尼赫魯看著分別有「情緒整合」、「工業和平」、「人民對政府的信心」等標題的圖表，高喊道：「情勢從未如此一片大好！」漂浮在樂觀的海洋裡，我們——國家、我父母、我——盲目地漂向暗礁。

印度作為一個民族，對事物的連接有種執著。這個和那個，表面上不相干的東西之間，一旦發現有雷同之處，就能令我們雀躍，拍手叫好。這是一種舉國皆然，對形式的渴望——或許只是我們深信現實之中必有形式隱藏的外鑠表現。意義只在明滅之間閃現。因此我們特別容易相信預兆……例如，印度國旗第一次升起時，德里那一帶的平原上，出現了彩虹，黃綠二色的彩虹，我們就覺得彷彿受上天庇佑。我生在連接之中，它一直拘束著我……印度盲目地走向一場軍事大潰散，我也一步步接近（而我全然不知）我自己的災難。

《印度時報》的漫畫提到「情緒整合」；在麥斯沃德莊園碩果僅存的白金漢別墅，情緒從未如此整合過。阿梅德與阿米娜整天黏在一起，像當初嗜戀愛滋味的青少年；北京《人民日報》指

責：「尼赫魯終於脫下中立的偽裝，」但我妹妹和我毫無怨言，因為多年以來第一次，我們不必在父母的戰爭之中假裝中立；戰雲籠罩印度，但我們兩層樓高的山坡卻全面停戰。阿梅德甚至不再跟精靈挑燈夜戰。

十一月一日——「印度在砲火掩護下發動攻勢」——我的鼻腔也陷入重大危機。雖然我母親天天逼我受維克吸劑的酷刑折磨，用融化在水中的維克油膏做燻蒸，把腦袋埋在蒸汽裡，努力呼吸，但我的鼻竇就是對治療沒有反應。就在這一天，我父親對我伸出手臂，說：「過來，兒子——過來讓我愛你。」在幸福的昏亂中（或許我也終於感染了樂觀病），我讓自己窒息在他棉軟的肚皮上；但是他放開我時，我的鼻涕玷污了他的襯衫。我猜，這就是害我永劫不復的最終原因；因為那天下午，我母親發動攻勢。她偽裝打電話給朋友，打了一通電話。印度部隊在砲火掩護下發動攻勢之際，阿米娜也在一則謊言保護下，安排我的滅亡。

但是，在說明我如何進入後半生的沙漠歲月之前，我必須先承認，有可能我犯了可悲的錯誤，誤解了我的父母。就我所知，自從瑪麗揭露秘密以來，他們連一次都不曾嘗試尋找親生的兒子；我也曾在敘述中數度把這方面的疏失，歸咎於想像力的某種欠缺——我說，我多少還算他們的兒子，因為他們無法想像這角色不給我扮演會是什麼樣子。但還有更壞的解釋——好比，他們不願接納一個在街頭流落十一年的遊童人懷；但我寧可提出一個更高尚的動機：或許，不管怎麼說，無視於黃瓜鼻、小花臉、沒下巴、太陽穴生角、羅圈腿、缺手指、和尚髮型，以及左耳聽不見（雖然他們不知道此事），甚至無視於瑪麗的午夜換子……也許，我猜，我父母不在乎所有這些差池，還是愛我的。我迴避他們。退縮到自己的秘密世界裡；畏懼他們的憎恨，我不承認他們的愛比醜陋更強大，甚至比血緣更強大。當然有可能，透過電話安排，發生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的那件事，背後有最崇高的理由；我的父母毀了我，因為他們愛我。

十一月二十日，是個可怕的日子；那天晚上是個可怕的夜晚……六天前，尼赫魯七十三歲壽辰當天，中印大戰正式開打；印度陸軍——「士兵展開行動！」——從瓦隆攻擊中國。十八日星期六，尼赫魯接獲瓦隆大敗、高爾將軍率四個營的部隊潰逃的消息；二十日星期一，消息經由廣播與報紙湧入，傳到麥斯沃德莊園。「新德里大恐慌！印度部隊潰不成軍！」——我舊生活的最後一天——我與妹妹父母圍坐在德律風根收音機前，電訊灌輸我們畏懼真神，也畏懼中國。這時，我父親說了一句大大不祥的話：「老婆，」他的聲音極為沉重，賈蜜拉和我怕得直發抖：「夫人，這個國家毀了。破產了。完蛋了。」晚報宣告樂觀病的終結：「民間鬥志全面掏空」。終結之後，還會有其他的終結；還有其他東西會被掏空。

我滿腦子中國面孔槍砲坦克去上床……但午夜時分，我的頭空盪盪地很安靜，因為午夜之子聯盟也掏空了；唯一還願意跟我交談的奇妙之子，只剩女巫帕華蒂，我們都對這種一定會被鴨子努喜說成是「世界末日」的局勢，感到心灰意冷，只能在沈默中心靈溝通。

還有其他因掏空問題而起的，更世俗的災害：規模龐大的巴克拉南迦爾水力發電廠，水壩出現一道裂縫，導致大水庫潰決……納利卡女人填海為陸的企業集團，對樂觀主義、吃敗仗，或任何東西都無動於衷，只受財富吸引，繼續從大海深處變出土地……但最終的掏空，本章命名的真正由來，卻在次日早晨完成，就在我鬆了一口氣，以為有什麼能扭轉劣勢……因為早晨我們聽到一則好得難以想像的消息，中國部隊忽然沒有必要地停止前進；控制喜馬拉雅高原後，他們顯然已經滿足；「停火！」報紙大聲疾呼，我母親高興得差點昏倒。（外傳高爾將軍被俘；但印度總統拉達克里希南博士說：「不幸，這一報導絕非事實。」）

雖然淚流不止，鼻竇腫大，我還是很快樂；甚至雖然午夜之子聯盟已宣告終結，我還是很沈浸在白金漢別墅一片幸福的新光輝之中；所以當我母親提議：「我們去慶祝！野餐，孩子們，你們喜歡嗎？」我當然立刻贊成。那是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我們幫忙做三明治和奶油餡餅；我們停在一家賣氣泡飲料的店，把白鐵桶裝滿冰塊，還有整箱的可樂，都塞在車後行李廂裡，便出發了。一路上，賈蜜拉為我們歌唱。

隔著發炎的鼻竇，我問：「我們去哪兒，朱戶？阿雷芬塔？馬維？哪兒？」母親笨拙地微笑：「意外，等著瞧吧。」我們駛過滿是心情放鬆，歡笑宴宴的人群街道……「走錯了，」我喊道：「這不是去海灘的路吧？」我父母同時開口，安慰而愉快地說：「先到一個地方停一下，然後就上路；保證。」

電報召回我；廣播嚇壞我；但一通電話卻決定了我毀滅的日期時間地點……我的父母騙了我。

……我們停在卡納克路一棟不熟悉的建築物前面。外觀：破敗。窗戶：簾帷拉攏。「你跟我來，兒子，」阿梅德下了車，我很樂意陪父親洽公，蹦蹦跳跳走在他身旁。門口掛了一塊銅牌：耳鼻喉科。我忽然警覺：「這是怎麼回事，爸爸？我們來做什麼……」父親的手緊緊抓住我肩膀——然後一個穿白袍的男人——以及護士——以及「啊是的撒奈伊先生，原來這就是小撒利姆——很準時——很好，很好」；而我：「爸爸，不要——野餐怎麼辦——」；但現在醫生領著我前行，父親落在後面，白衣男人對他喊道：「不需要很久的——戰爭的消息真是他媽的好，不是嗎？」護士說：「請跟我來脫衣服，準備麻醉。」

受騙了！受騙了，帕德瑪！我告訴你：曾經有一次，野餐騙了我；其實是醫院，房間裡有硬

床和明亮的吊燈和我在哭泣：「不要不要不要！」護士：「別蠢了，你幾乎是大人了，躺下！」而我，想起我腦袋裡的每件東西如何都是從鼻腔開始，鼻涕如何被吸得往上往上往上，進到某個不該有液體進入的地方，連接如何建立，釋出我的聲音。我踢啊喊啊，他們不得不壓住我。「真是的，」護士道：「這樣的小孩，從來沒看見過。」

於是，從洗衣籃開始的，在手術台上終結，因為我手腳都被壓制，一個男人說：「你不會覺得痛，比割扁桃腺還輕鬆，一下子就把你的鼻竇修好，清理乾淨，」而我：「不要，求求你，不要，」但那聲音繼續道：「我把面罩放在你臉上，從一數到十。」

數啊。數字在行進一二三。

嘶嘶放出氣體。數字壓扁我四五六。

臉在霧中游泳。數字紛亂依舊，我在哭泣，我想，數字砰砰打擊七八九。
十。

「天啊，這孩子還有意識。真不尋常。我們最好再來一下——你聽得見我嗎？撒利姆，是嗎？好傢伙，再數十下！」抓不到我。千千萬萬湧入我的頭。數字之王，我。他們又來了十一十二。

但他們絕不會放棄直到……十三十四十五……哦真主哦真主這霧令人暈眩倒退倒退，十六，越過戰爭與辣椒燉肉，倒退倒退，十七十八十九。

二

曾經有個洗衣籃和一個呼吸太用力的男孩。他的母親脫下衣服露出一顆黑色芒果。聲音來

了，那不是天使長的聲音。一隻手，打聾了左耳。什麼在熱浪中生長得最好：幻想、非理性、淫欲。鐘塔裡的避難者、在班上作弊。愛情在孟買導致腳踏車意外事故；太陽穴的角撞進了產鉗凹痕，五百八十一個孩子拜訪我的腦袋。午夜之子：本來可能是希望與自由的化身，本來可能是早該除掉的怪物。女巫帕華蒂最忠誠，濕婆成為生命的原則。對目標的詰問，觀念與物資的辯論。膝蓋與鼻子與鼻子與膝蓋。

爭吵開始，成人的世界滲入孩童的世界；有自私勢力與仇恨。第三原則不可能存在；一切都是徒勞的恐懼開始擴大。沒有人說過的話：這五百八十一個孩子存在的目標，就在他們的毀滅之中；他們之來，是為了化為烏有。含有這種意思的預言，都被忽略了。

而秘密揭曉，一個心靈的封閉；以及放逐，四年後的歸來；擴大懷疑、孕育紛爭，幾十個人一批，一批批離開。最後，只剩一個聲音；但樂觀仍持續——因為我們的共通點，我們仍有可能克服迫使我們分裂的力量。

直到：

我體外是沈默。黝暗的房間（窗簾拉下）。看不見任何東西（沒有東西可看）。我體內是沈默。聯繫被切斷了（永遠）。聽不見任何聲音（沒有聲音可聽）。沈默，像沙漠。一個清爽自由的鼻子（鼻腔裡滿滿的空氣）。空氣，像野蠻人，入侵我的私密空間。

掏空了。我被掏空了。至上天鵝，被禁足在地面。

（永遠。）

哦，說穿了吧，說穿了吧：手術的目標，表面上是為了掏空我發炎的鼻竇，一勞永逸打通我的鼻腔，但真正效果確是切斷了洗衣籃裡建立的不論什麼樣的一種連接；剝奪了我從鼻子得來的心電感應能力；將我從午夜之子的各種可能中放逐。

我們的名字裡蘊藏了我們的命運；生長在一個名字不像西方那麼毫無意義的地方，名字不僅是聲音而已，我們也被我們的頭銜所害。撒奈伊一字蘊藏有伊本·錫納^①，偉大的魔法師，高明的蘇非智者；哈德拉伊^②的古老神祇，月神辛，也是同樣情況；辛有他自己的連接模式，能從遠距離外控制潮汐。但辛（Sin）也含有字母S，像蛇一般曲折；蟒蛇蜷曲在這名字裡。還有音譯的巧合——雖然納斯塔力克字體無法這麼解釋，但若以羅馬字體書寫，撒奈伊也是啟示之地，一個得脫下鞋子的地方，是十誡與金牛犢之地^③；但等到這一切都說完做完，錫納被人遺忘，而月已西沈；當蛇藏匿而預言終結，它就是一片沙漠的名字——荒蕪、不毛、塵土；成為終結之名。

阿拉伯——阿拉伯沙漠——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時代，也有其他先知傳道：例如位於沙漠正中

① 撒奈伊拼做 Sinai，錫納則拼做 Sina，所以說錫納蘊藏在撒奈伊裡面。下文的月神 Sin，三個字母也同樣包含在 Sinai 裡面。至於伊本·錫納此人，Ibn Sina，九八〇—一〇三七，西方人稱他「阿威西納」（Avicenna），是位傑出的波斯醫生及學者，對亞里斯多德哲學與醫學的研究均有卓越貢獻，所著《治療論》、《醫典》，即使今天，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② Hadramaut 為南葉門一省，瀕臨亞丁灣。

③ Sinai 指西奈山，位於西奈半島，亦即西奈沙漠南部，是舊約聖經最最重要的啟示之地。摩西率猶太人出埃及途中，上帝在此賜給他「十誡」，有關脫鞋子與金牛犢的事跡，載於《出埃及記》二十章與《申命記》第五章。

心雅馬馬④，哈尼法部落⑤的瑪士拉瑪⑥、漢薩拉·伊本·塞夫溫以及卡立德·伊本·錫南⑦。瑪士拉瑪的神是拉曼⑧。卡立德·伊本·錫南被派往阿布斯人部落；有一陣子，有人追隨他，但後來卻遺棄。先知變成假的，不僅因為他們被歷史超越、吞噬。沙漠中漂泊的有價值的人多的是。

「老婆，」阿梅德道：「這國家完了。」停火與掏空之後，這些字眼回來糾纏他；阿米娜開

④ Yamama 即今日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及其附近地區。

⑤ Banu Hanifa，中世紀居住雅馬馬的民族，擅長通商。

⑥ Maslama，為一個傳說中的人物，約與穆罕默德同時，宣傳一神教，他信奉的神祇就是下文提到的「拉曼」，這名字的意義是「慈悲」，同時也是南部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神的稱呼。當時有人把瑪士拉瑪的名字跟他信奉的神連在一起稱呼他，叫他做「瑪士拉瑪—拉曼」。阿拉伯野史傳說，穆罕默德對一神教的知識得自雅馬馬一個名叫拉曼的人。

⑦ Khalid ibn Sinan 是傳說中具有大能者，住在亞丁 (Aden)。有一天，當地一個山洞裡竄出火焰，燒毀了作物和牲口，村民請他出面保護，他用手杖擊火道：「走開！走開！」火就變冷了，退回洞裡。錫南告訴村人，他要進洞才能把火完全撲滅，他令他們在洞外守候，一定要過完整整三天，然後大聲喊他的名字，他就能平安出洞。沒料到第二天才過，村人就開始恐慌，高喊錫南的名字，他便滿臉痛苦地從洞中出來。錫南告訴村人說：「你們不聽吩咐，已經害死我了，浪費了我的預言。」然後他囑咐他們在他埋葬後，守墓四十天，屆時會有一隻耳朵裂開、尾巴被切斷的驢子率一群羊經過，牠們站在他的墓對面時，村人必須把墓掘開，他就會復活，並告訴他們死後世界的真相以及已故先知的的生活狀況。村人這次乖乖等了四十天，但當驢子和羊群經過時，錫南的兒子卻堅決反對掘出屍體，說這是完全違反阿拉伯倫理的行為。因此他們就聽任錫南死去，不做任何處理，也浪費了（或說錯失了）他的異能可能帶給他們的好處。

⑧ 參見前瑪士拉瑪註。

始遊說他移民去巴基斯坦，她的姊妹都已經在那兒，她母親在她父親去世後也要前往。「新的開始，」她建議道：「夫君，一定很棒。這個真主所棄的山丘上，還剩下什麼？」

於是，到頭來，白金漢宮別墅也交到納利卡女人的掌握；遲了十五年多，我的家族搬到巴基斯坦，純淨之地。阿梅德幾乎沒留下什麼東西；藉跨國公司之助，匯款的管道暢通，我父親對此道相當熟悉。我雖然對出生的城市依依不捨，但想到可以離開有濕婆在暗處逡巡，像顆小心藏匿的地雷般的城市，卻沒什麼怨言。

我們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二月離開孟買；離開當天，我拿了一顆舊的馬口鐵圓球，到花園裡，埋在仙人掌樹下。內容物：總理的來信；一張超大尺寸登在報紙頭版的嬰兒照，標題是「午夜之子」……它們也許不是什麼聖物——我不冀望將這些微不足道、我個人生活的紀念品，跟哈茲拉巴爾的先知頭髮，或好耶穌天主堂的聖方濟各·沙勿略遺體相提並論——但這是我的過去僅餘的東西：一顆壓扁的圓球、一封發霉的信、一張照片。再沒有別樣，甚至沒有銀痰盂。除了被猴踏扁的地球儀，僅有記錄封藏在關閉的天書裡，天堂與地獄，善惡之書；不管怎麼說，這就是全部的故事。

……直到上了薩巴馬蒂號輪船，起錨開往卡奇沼澤地，我才想起老夏普斯泰克；忽然很好奇，有没有人告訴他，我們要離開了。我不敢問，因為害怕答案會是否定；於是，當我想像拆屋工人展開工作，設想毀滅的機器砸爛我父親的辦公室和我自己的藍房間，拉倒僕人的螺旋梯，以及瑪麗將她的恐懼攪拌到調味醬與醬菜之中的廚房，屠殺我母親當年懷著石塊似的孩子坐在裡頭的陽台，我也彷彿看到，力大無比的槌球搖晃，把夏普斯泰克大爺的轄區撞得粉碎，而那個瘋狂的老頭子，蒼白憔悴舌頭閃動，出現在搖搖欲墜的房子頂端，站在倒塌的塔樓與紅色的屋瓦中

間，老夏普斯泰克在他那麼多年沒看見的陽光中，皺縮衰老死去。但也許我只是杜撰；我可能是從一部老電影〈失落的地平線〉（*Lost Horizon*）看到這種情節，片中一位美麗的女子，也在離開香格里拉後皺縮衰老，然後死去。

所有的蛇都搭配了梯子，所有的梯子也都有蛇。我們二月九日抵達喀拉蚩——幾個月內，我妹妹賈蜜拉就開始了為她博得「巴基斯坦天使」、「信仰的夜鶯」等美譽的事業；我們離開了孟買，但我們贏得間接的光榮。還有一件事：雖然我被掏空——雖然我腦袋裡再沒有說話的聲音，而且永遠不會再有——但也不無補償：說得更清楚點，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擁有嗅覺竟有如此驚人的樂趣。

賈蜜拉歌手

事實上，那是種極敏銳的感覺，竟能在喀拉蚩碼頭上，從我老處女阿姨艾麗亞歡迎我們的笑容背後，辨識出黏膩的偽善臭氣。我這位校長阿姨對於我父親多年以前移情別戀我母親的負心行徑，始終未能釋懷，有增無減的妒忌，使她的肥胖格外多一種拙態；怨懟則使她體表大部分毛孔，長出濃密的黑毛。或許她張開臂膀，向我們跑來時那種搖搖擺擺的姿勢，她那句「阿梅德君，終於來了！晚來總比不來好！」的喚聲，以及她蜘蛛般——不由得你不接受——的待客熱忱，都成功騙過我父母和賈蜜拉；但我大部分孩提歲月，都在她用妒恨製作的苦澀手套與酸楚足球帽中度過，不知不覺間，經由那些乍看無害，卻被她織進大量憎恨的嬰兒用品中，感染了失敗，更何況，被復仇欲望附體是怎麼回事，我還記憶猶新，我，被吸乾鼻竇的撒利姆，可以嗅出從她身上腺體排放出的復仇氣息。但我沒有力量抗議；我們被一股腦兒兜上她的日產復仇之車，沿邦德路開往她古魯曼狄的住宅——像一群蒼蠅，只不過更愚蠢，因為我們淪為俘虜還大事慶祝。

……那是怎樣的一種嗅覺啊！大部分人都從搖籃就受到制約，只能分辨最起碼範疇裡的氣味，而我卻因為一輩子都聞不到味道，所以對所有嗅覺上的禁忌一無所知。結果人家放屁時，我就不會故作無知狀——這讓我跟父母的關係變得很緊張；但更重要的是，一般人呼吸來自具體物質的氣味，就覺得足夠，我經由鼻子吸入的味道，卻比這多非常多。所以，我利用巴基斯坦的青

春期，開始學習世間各種秘密的氣味，醉人卻容易消散的新戀情芬芳，更深沈也持續更久的憎恨的刺鼻怪味。（我抵達「淨化之地」沒多久，就察覺我體內不純淨至極的妹妹之愛；而我阿姨文火慢燒的恨意，更是從一開始就溢滿我鼻腔。）鼻子能給你知識，卻不能操縱事物；我仗著新近開始發揮效果的好鼻天賦作為武裝（如果能用這字眼），入侵巴基斯坦，我能嗅出真相，嗅出正在醞釀的事，嗅出腳跡；卻不具備侵略者唯一需要的那種力量——征服敵人的武力。

我不否認：我一直不原諒喀拉蚩，唯一的理由只因為它跟孟買不一樣。我的新城市位於沙漠與多條鬱鬱寡歡的鹹水溪之間，溪岸上零星分佈發育不良的紅樹林，顯出一種凌駕我之上的醜陋；發展過快——人口從一九四七年至今，擴張為四倍——使它有種特大號侏儒般變形的臃腫。我十六歲生日那天，得到一輛蘭伯特小綿羊摩托車，我乘坐沒有窗戶的車，駛過市區的街道，呼吸著貧民窟住戶注定沒有希望的宿命，以及富人沾沾自喜的防禦心理；我被吸引到一無所有與宗教狂熱的歧路上，被誘到地下世界漫長的甬道，盡頭是全世界最老的妓女泰夫人的門口……但我在跑野馬了。我的喀拉蚩，以艾麗亞的房子為中心，克萊頓路上那座龐大的老建築（想必她已在屋裡徘徊多年，像一個找不到作祟對象的鬼魂），是個陰影幢幢和油漆褪色發黃的所在，當地清真寺呼拜樓控訴的長形黑影，每天下午都覆蓋在它身上。雖然多年以後，我住進魔術師社區，生活在另一座清真寺的陰影下，但起碼就當時而言，那陰影構成一道有保護作用而不具威脅感的灰色地帶，然而在我心目中，清真寺的陰影始終維持著喀拉蚩的印象，彷彿可以從中嗅到姨媽心胸狹隘、緊抓不放的控訴氣息。她等候著時機；但復仇終於來臨時，卻將所有的一切壓成齏粉。

那年頭，這是座幻象的城市；從沙漠裡劈削出來，卻未能完全摧毀沙漠的力量。綠洲在艾芬斯通街的柏油路面上閃光，大旅社在黑橋附近的茅舍之間忽隱忽現。這座無雨的城市中（它與我

出生的城市唯一共通之處就是，它的生命也是從小漁村開始的，隱藏的沙漠保有吞噬幽靈的古老魔力，結果就使喀拉蚩人的現實格外滑不溜丟，難以掌握，因此在辨識事物的真偽時，一律願意俯從領袖的指揮。我的市民同胞們，被沙丘與古代帝王的鬼魂包圍，也因為知道這座城市奠基其上的信仰之名，就叫做「恭順」，故而散發一種平淡無味、千錘百鍊的認命氣息，以一個曾經聞過——雖說直到最後一刻，而且為時短暫——孟買那種添加許多香辛料的反傳統氣息的鼻子而言，真是氣悶得很。

我們抵達後不久——或許有感於克萊頓路清真寺陰影下那棟房子的壓迫氣氛——父親就決定為我們蓋一棟新屋。他在時髦高級的新住宅開發區，買了一塊地；撒利姆十六歲生日那天，不僅得到一輛小綿羊速克達——也發現了臍帶的神秘力量。

什麼東西，醃在醬菜瓶裡，在我父親的衣櫃裡靜坐了十六年，等的就是這麼一天？什麼東西，像水蛇般漂浮在舊醬菜瓶裡，跟我們一起飄洋過海，最後被埋葬在堅硬不毛的喀拉蚩泥土裡？什麼東西，一度在子宮裡滋育生命——什麼東西如今為大地注入生命的奇蹟，賦予一座多層次的現代化美式平房住宅生命？……我不談這些費解的問題，只說，我十六歲生日那天，我的家人（包括艾麗亞姨媽）集合在我們古蘭吉路的地皮上，在一隊工人與長鬍子高僧的見證下，阿梅德遞給撒利姆一柄鶴嘴鋤，我象徵性將它鋤進地裡。「新的開始，」阿米娜道：「願安拉應許，我們從此重新做人。」在她偉大而不可可能達成的願望策勵下，一名工人很快就把我掘的洞挖大；接著醬菜罐登場。鹽水倒在乾渴的土地上；剩在裡頭的東西得到高僧賜福。然後，一條臍帶——是我的，或濕婆的？——被種進土裡；在這同時，房屋開始生長。有甜食和氣泡飲料；高僧顯得極其飢餓。吃了三十九份甜餅；對這筆花費，阿梅德一句怨言也沒有。埋葬臍帶的精神，使工人

士氣大振；但儘管基礎挖得非常深，卻阻止不了房子在我們搬進去之前就塌下來。

我對臍帶的結論：雖然它們有使房屋生長的力量，但很明顯，某些臍帶的效果就是比較好。喀拉蚩證明我的觀點：這城市無疑是建築在完全不適用的臍帶上，到處是畸形的房屋，生命線缺陷，產生發育中輟的駝背兒童，房屋不知怎的就瞎了眼睛，看不見窗戶，長得像收音機、冷氣機、監獄的房屋，違背常情、頭重腳輕的華廈，以單調的規律性跌倒，像一群醉漢；瘋癲的房子大肆增生，不適合住人的困窘只有出奇醜陋的外觀差堪比擬。城市遮掩了沙漠；但不知是臍帶的錯或土壤不毛，兩者之一，使它長成一個怪物。

我能嗅到悲哀與快樂，閉著眼睛也能聞出聰明與愚蠢，我到了喀拉蚩，也踏入了青春期——當然，我很瞭解，次大陸上的新國家和我，都已完全脫離童年；成長的痛苦與發聲上古怪而笨拙的變化，等待著我們大家。吸乾鼻腔雖壓抑了我的內在生活；但我對事物的連接感並未被汲走。

撒利姆人侵巴基斯坦，僅有的武裝就是極度敏感的鼻子；而最不幸的是，他侵入的方向整個兒錯了。要征服那個地區，只有從北方進人才會成功；歷來的征服者都從陸路進攻。無知地頂著歷史的逆風，我從東南方來到喀拉蚩，走的是海路。所以我猜，接下來發生的事應該在意料之中。

以後見之明看來，從北向南掃蕩，優點不言自明。北方來客包括伍麥葉^①王朝的將領赫賈吉

① Umayyad Dynasty, 六六一—七五〇，伍麥葉人原為商人，六二七年改信回教後，就成為穆罕默德及其繼承者手

下的傑出行政官員，並建立統治哈里發國家的第一個穆斯林大王朝，西元七世紀末國勢極為強盛，後因對拜占廷作戰失利與內部權力鬥爭，被迫改朝換代。

①與卡辛姆②；還有伊斯梅利人③。（據說阿里汗④與麗泰·海華絲⑤曾雙宿雙飛的蜜月小築，可居高臨下眺望我們埋有臍帶的地皮；外傳這位女星穿多款美不勝收的好萊塢式薄紗睡衣，在附近散步，蔚為醜聞。）哦北方人無可抵擋的強勢！伽色尼的馬哈茂德⑥究竟是朝哪個方向進逼印

① Hajjaj bin Yusuf, 六六一—七一四，伍麥葉王朝的總督與軍事統領。

② Muhammad bin Qusim, 六九五—七一五，是一位悲劇人物，他是赫賈吉的姪兒，自幼聰明勇武，十七歲就奉赫賈吉之命，統率大軍征服辛頭。統治辛頭期間，他與佛教及印度教領袖和平相處，深得民心，並策畫繼續擴張南亞的回教版圖。但新哈里發就任後，與赫賈吉不和，將卡辛姆自辛頭召回，害死在獄中，死時才二十歲。

③ 作者在此提及 Ismailis, 指的是下文提及的阿里汗。伊斯梅利是什葉派回教之一支，奉第一位領袖伊斯梅利的子孫世世代代為領袖，約於七世紀中葉，因發生領導權之爭而分裂出來，信徒有強烈的傳教熱忱，在阿拉伯東部、北非與伊朗東北部均有一定勢力。十一世紀末，伊斯梅利教派再度分裂為尼札利斯與穆斯塔利斯。擔任尼札利斯宗教領袖的阿加汗家族，就是伊斯梅利的直系後裔。

④ Aly Khan (一九一一—一九六〇)，是阿加汗三世（一八七七—一九五七）之子與阿加汗四世之父（一九三七—）。「阿加汗」乃是伊斯梅利回教尼札利斯宗派宗教領袖的正式頭銜，由波斯國王冊封。阿加汗三世是二十世紀前半印度政壇的風雲人物，創辦回教聯盟；其孫繼位後，在聯合國也相當活躍。阿里汗則是國際公認的花花公子，於一九四八年結識好萊塢豔星麗泰·海華絲，展開熱烈追求，次年成婚，後於一九五三年離婚。

⑤ Rita Hayworth, 一九一八—一九八七，好萊塢美豔紅星，能歌善舞，曾主演《碧血金沙》、《聖徒妖姬》、《黑幫豔婦》等片，阿里汗是她第三任丈夫，因男方的富有與出身，使這段戀情成為二十世紀最受媒體關注的八卦新聞之一。二人從交往開始，一舉一動都被密切報導。

⑥ Mahmud of Ghazni, 九九八—一〇三〇，伽色尼王朝第二任君主，武功彪炳，將國土拓展到呼羅珊、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從奧克蘇斯河直到印度洋。

度平原，帶來了號稱光是字母S就有三種唸法的語言呢？無可避免的答案：北方的侵略者當然就是 *sc* 南進、*sin* 南進、*swad* 南進。①還有推翻伽色尼王朝②、建立德里哈里發王國的穆罕默德·古理③。古理的兒子④也乘勝向南推進。

還有圖拉克⑤以及蒙兀兒諸帝……但我已證明了我的論點。只需再補充說明，觀念和軍隊一樣，從北方的高原一路向南向南向南掃蕩：錫干達蘇丹⑥的傳奇，喀什米爾的迷信破除者，於十四世紀末摧毀山谷中所有的印度教寺廟（為我外公立下典範），從山區一路南下，進入河川平

①字母S在地圖上即為「南方」的象徵。*sc*、*sin*與*swad*在阿拉伯文中，是三個不同的字母，但對應到英文中，都只能以字母S表示。

②Chaznavid，九七七—一一八六，突厥人所建的王國，創建者賽布克欽原為奴隸，後被薩曼王國指派為總督，並自立為王。在馬哈茂德時代，國勢強盛，但第三代君主即無法抵抗塞爾柱人侵略，喪失大部分領土，在北印度苟延殘喘至一一八六年，被古理所滅。

③Muhammad bin Sam Ghuri，一一六〇—一二〇六，是第一位征服德里王國，並在北印度建立回教帝國的統治者。

④古理事實上未曾生育兒子，但他善待突厥奴隸如子。相傳他訓練了數千名突厥奴隸，教導他們作戰與治國，並公開宣稱，要把國土交給這些奴隸繼承。他死後，突厥奴隸果然繼承他的遺志，繼續開疆拓土，建立印度史上的「奴隸王朝」（Slave Dynasty, 1206-1290）。

⑤指Tughlaq王朝，一三一八年至一三八八年統治德里。

⑥Sikandar，一三九九—一四七九，十四世紀統治喀什米爾的蘇丹，獲得But-Shikan的封號，意即「偶像破壞者」，因他摧毀印度教的神像及寺廟不遺餘力。

原：五百年後，巴利爾維（Syed Ahmad Bariwi）亦追隨前人行之有年的足跡，發動聖戰。巴利爾維的觀念：自我犧牲、憎恨印度教徒、為聖戰奮鬥……哲學和帝王（長話短說）進到這兒的路徑，方向都跟我正好相反。

撒利姆的父母說：「我們都必須重新做人」；在淨化之地，純潔是我們的理想。但撒利姆永遠沾染著孟買的污點，他腦袋裡裝滿了各式各樣安拉以外的宗教（就像印度的第一批回教徒，馬拉巴善於經商的摩帕拉人，我住在一個「神口數」跟人口數不相上下的國度，所以我的家族下意識地抗拒引起幽閉恐懼症的神群，寧選商業倫理，而非信仰）；他在肉體上也表現對不純淨顯著的偏好。我像摩帕拉人，注定適應不良；但到頭來，純淨會找到我，連我撒利姆這種人，所有的罪行也都能洗清。

十六歲生日過後，我便到艾麗亞阿姨的學院去攻讀歷史；但甚至學習也不能讓我自覺是這個沒有午夜之子的國家的一部分；我的同學要求建立更嚴峻、更符合伊斯蘭教義的社會，為此上街遊行——證明他們努力要跟地球上所有其他地區的學生都相反，要求更多規則，而不是更少；然而我父母打定落地生根的主意；雖然阿尤布總統和布托^①正安排與中共（才不久前與我們為敵）結盟，阿梅德與阿米娜不肯聽任何對他們新家的批評；我父親買了一家毛巾工廠。

① Zulfikar Ali Bhutto · 一九二八—一九七九，巴基斯坦政治家，一九五八年阿尤布奪權後，他擔任貿易部長，一

九六三年任外交部長，一九七一年成為總統，一九七七年齊亞哈克推翻布托，將他以謀害政敵的罪名下獄，一九七九年處以絞刑。布托之女 Benazir 亦從政，一九八八年，年僅三十五歲就當選巴國總理。值得注意的是，布托的名字叫楚飛卡爾，與撒利姆小姨丈的姓氏完全相同。

我父母那陣子有種簇新的神采；阿米娜擺脫了罪惡感的黑霧，她的疣腫似乎未再惡化；阿梅德雖仍有白化症，但他的下肢凍結，卻被在妻子身上新發現的愛情熱力逐漸融化。有些早晨，阿米娜脖子上有齒痕；她有時會不能自抑地咯咯笑，像個女學生。「你們兩個，說真的，」她姊妹艾麗亞說：「在我看來，就像度蜜月似的。」但我聞到藏在艾麗亞牙齒後面的東西；當友善的詞句出來的時候，滯留在裡面的東西……阿梅德用妻子的名字做廠牌：阿米娜牌毛巾。

「幾百萬、幾千萬身家算什麼？什麼達伍德、賽格爾、哈隆，」^①他興沖沖地不把國內最富有的家族放在眼裡。「瓦利卡或楚飛卡爾算什麼？我把他們十個十個吃掉，等著瞧吧！」他承諾：「兩年之內，全世界都會用阿米娜牌毛巾從頭擦到腳。最好的毛巾布！最現代的機器！我們要使全世界清潔乾爽；達伍德和楚飛卡爾家的人會來求教我們的機密；我就說，是的，毛巾品質是一流的；但機密不在生產上；是愛征服了一切。」（我在父親的演說中，發覺樂觀病毒持續的後遺症。）

阿米娜牌有沒有以清潔（重要性僅次於……）之名征服全世界？瓦利卡家族和賽格爾家族有沒有來向阿梅德求教：「真主，我們認栽，大哥，您怎麼辦到的？」阿梅德親手設計圖案——有點俗麗，不過無所謂，是愛的產物——高品質毛巾能擦乾巴基斯坦人身上，以及外銷市場所有的積垢與潮濕？俄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都用我母親永垂不朽的名字擦拭身體？……阿米娜牌的故事得等一會兒；因為賈蜜拉歌手的事業即將起飛；泡夫叔叔已來造訪克萊頓路清真寺陰影下的那棟房子。

① 經營金融保險業的 Dawood 家族，確實是巴基斯坦第一富有的豪門，Saigol、Haroon 及下文提到的 Valika，亦均

名列巴基斯坦全國富豪排行榜前三十名。

他真正的名字是阿拉丁·雷提夫少校（已退休）；他從「我他媽的好朋友楚飛卡爾將軍」那兒，聽到對我妹妹歌喉不絕口的稱讚；他一九四七年跟楚飛卡爾在邊界巡防隊共事。賈蜜拉十五歲生日過後不久，他出現在艾麗亞家中，笑瞇瞇地大吹大擂，露出滿口純正金牙。「我是個單純的人，」他解釋：「跟我們萬人景仰的總統一樣。我把錢都藏在安全的地方。」就跟我們萬人景仰的總統一樣，少校的頭也是個毫無缺陷的圓球；但跟阿尤布總統所不同的是，雷提夫離開軍隊，加入演藝事業。「巴基斯坦頂尖的主持人，老哥，」他告訴我父親。「沒什麼別的，全靠組織；部隊裡養成的老習慣，他媽的要改都難。」雷提夫少校有個建議：他要聽賈蜜拉唱歌：「只要她有我聽說的百分之二那麼好，我的好先生，我就會讓她成名。哦，是的，一夜之間，絕對的！簽個約：就只要這麼多；合約與組織；你真心誠意的雷提夫少校（已退休）有這個把握。阿拉丁·雷提夫，」他強調，在阿梅德面前金牙閃閃：「知道那個故事吧？我擦擦可愛的老油燈，精靈就跳出來，帶來名聲與財富。你女兒會由他媽的頂尖好手照顧。他媽的頂尖好手。」

賈蜜拉歌手成千上萬的歌迷很幸運，阿梅德正在跟自己的老婆談戀愛；幸福讓他軟化，所以他沒有當場回絕雷提夫少校。今天我也相信，我的父母已經做出結論，他們女兒的天賦太出類拔萃，不該只留著自家欣賞；她那天使般的聲音，有無與倫比的魔力，已經讓他們理解到天才無可避免的使命。但阿梅德與阿米娜還有一項顧慮。「我們的女兒，」阿梅德道——他向來是兩人中比較老派的，雖表面上看不出來——「是好人家出身；如果你要安排她登台，在天曉得多少陌生男人面前……？」少校一副被冒犯的神態。「先生，」他強硬地說：「你以為我是個不明理的人？我也有女兒，老哥。七個，感謝真主。我替她們開了一個小小的旅行社；不過，只用電話做生意。做夢也不會讓她們去辦公室，在櫥窗裡拋頭露面。事實上，那是全城最大的電話旅行社。」

我們送火車司機去英國，真的；還有公車司機。重點是，「他急忙補充：「你女兒會受到我女兒一樣的尊重。事實上還更多；她會成為明星！」

雷提夫少校的女兒——莎菲雅、拉菲雅以及其他五個菲雅——被殘留我妹妹體內的猴性，集體命名為「泡夫菲雅」；她們的父親先是叫「泡夫爸爸」，後來改稱泡夫叔叔，這是敬稱。他言而有信，六個月內，賈蜜拉歌手就出了暢銷專輯，有大批愛慕者、所有的一切；而這一切，我稍後會解釋，都不需要她以真面目示人。

泡夫叔叔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他幾乎每天晚上都來克萊頓路的房子，在我看來等於雞尾酒時間的時刻，啜飲石榴汁，要求賈蜜拉唱點兒什麼。正當逐漸長成一個最溫順聽話的女孩的她，總是有求必應……事後，他會清清喉嚨，好像什麼東西卡在裡頭，愉快地拿結婚的事開我玩笑。二十四克拉的金牙讓我眼花撩亂，當他說：「該討老婆啦，年輕人。聽我的勸告：挑個頭腦好，牙齒爛的女孩：你會有個好朋友兼保險箱！」泡夫叔叔宣稱，他的女兒全都符合條件……我聞出他只有一半開玩笑的意思，不由得尷尬，只好喊道：「哦，泡夫叔叔！」他知道自己的綽號；甚至馬上就喜歡上它。他拍拍我大腿道：「假裝不容易到手，是嗎？他媽的對極了。好吧，孩子：我女兒隨你挑，我保證把她牙齒通通拔光；等你跟她結婚的時候，她會有價值一百萬元的微笑做嫁妝！」通常我母親都會努力轉換話題；她對泡夫叔叔的想法不感興趣，不論假牙的價格多麼昂貴……第一個晚上，以及後來幾乎成了慣例，賈蜜拉唱歌給阿拉丁·雷提夫少校聽。她的歌聲飄到窗外，交通也沈寂下來；小鳥停止交談，對街的漢堡店，忽然關了收音機；滿街的人都停下腳步，我妹妹的歌聲在他們身上流過……唱完時，我們發現泡夫叔叔在哭泣。

「人間瑰寶，」他對著手帕擤鼻涕，說：「先生夫人，你們的女兒是絕世奇葩。我真是開了

眼界，絕對的。他媽的開了眼界。她證明給我看，金嗓子比金牙齒更可貴。」

賈蜜拉歌手的名聲到了她不得不舉行公開演唱會的節骨眼，泡夫叔叔散播謠言說，她出了一場可怕的毀容車禍；雷提夫少校（已退休）替她設計了名聞遐邇、遮掩得密不通風的白色真絲帷帳，上頭繡著繁複的金色織錦圖案和宗教書法，她每次公開演出，都端莊地坐在帷帳裡。賈蜜拉歌手的帷帳由兩名永不疲倦、肌肉發達的助手舉起，同樣從頭到腳包住（不過包裝得比較樸素）——官方說法聲稱這兩名助手是女性，但從他們的裝扮根本看不出性別；在帷帳正中央，少校剪了一個洞。直徑：三吋。周邊：繡上最精緻的金線。就這樣，我們家族的歷史再度與國家的歷史重疊，因為每當賈蜜拉嘴唇貼著刺繡的洞口歌唱，巴基斯坦就愛上了這名它只能隔著一幅金白二色的剪洞被單瞥見的十五歲少女。

意外事故的傳言，是她廣受歡迎的終極簽證；她的演唱會擠爆了喀拉蚩的班賓諾大戲院，拉合爾的夏利瑪花園劇場也告滿場；她的唱片總在排行榜第一名。她成了公共財、「巴基斯坦的天使」、「國家之音」、「神的夜鶯」，並開始每星期接到一千零一次堅決不移的求婚；她成為全國最鍾愛的女兒，種種新身分開始威脅要取代她在我們家中的地位，她被盛名的雙胞胎病毒害苦了，第一種病毒使她成為自己公眾形象的受害者，意外事故的謠言，使得仍然在學的她，即使在艾麗亞阿姨的學校裡，都必須無時無刻配戴金白二色的紗幔；第二種病毒使她把自我過於誇大與簡化，這是成為明星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所以，既盲目又使人盲目的宗教虔誠，與本來就已經在她身上萌芽的黑白二分式的愛國主義，開始主宰她的人格，將幾乎所有其他一切都擯除。宣傳伎倆把她囚禁在鍍金的帳棚裡；成為國家最新受寵的女兒後，她的人格愈來愈偏向激越高亢的國家情操，與童年時代的猴漸行漸遠。

賈蜜拉歌手的歌聲經常出現在巴基斯坦之音電台，所以不論東巴或西巴的農村，大家把她當作超人看待，一個永不疲倦、不分日夜、為同胞歌唱的天使；至於阿梅德，他對女兒歌唱事業殘餘的少許疑慮，早就被她可觀的收入打消（雖然他住過德里，現在他卻是個貨真價實的孟買回教徒，把錢財放第一位），他變得很喜歡對我妹妹說：「看看吧，女兒，善良、純潔、藝術與生意眼，通通可以融合成一體；多虧妳老爸智慧高，把一切安排妥當。」賈蜜拉甜美一笑，表示同意……她已經擺脫了瘦巴巴野丫頭的青澀，長成苗條、杏眼、金黃皮膚的美人，頭髮長到她幾乎可以坐在上面；甚至她的鼻子也長得漂亮。阿梅德自豪地對泡夫叔叔說：「我女兒身上，我這邊家族的高貴特徵佔了優勢。」泡夫叔叔好奇而笨拙地瞥了我一眼，清清喉嚨。「他媽的漂亮女孩，先生，」他告訴我父親：「一流的，我說真的。」

如雷掌聲總在我妹妹耳畔；她在班賓諾戲院的第一場，如今已成傳奇的演唱會（我們坐泡夫叔叔提供的位子——「全戲院他媽的最好的位子！」——旁邊就是他家七個泡夫菲雅，都戴著面紗……泡夫叔叔頂我的肋骨：「喂，小子，挑一個！隨你挑！記住：嫁妝！」我脹紅了臉，眼睛死命盯著舞台），「好！好！」的喊聲有時蓋過了歌聲；演出結束後，賈蜜拉的後台淹沒在花海裡，我們必須奮力穿過用全國的愛栽培、繁花似錦的天國花園，找到她時，她已瀕於暈厥，倒不是因為疲倦，而是因滿屋子鮮花散出的愛慕香氣過份濃郁。我也覺得我的腦袋彷彿在游泳；直到泡夫叔叔動手，大把大把將花扔出一扇敞開的窗戶——下面自有群歌迷接著——嚷道：「花是好事，他媽的，但即使民族女英雄也需要新鮮空氣！」

賈蜜拉（與家人）應邀到總統府，為辣椒燉肉的總司令演唱那晚，掌聲如雷。我們不把外國雜誌有關侵吞公款、瑞士銀行帳戶的報導放在心上，每個人都刷了又刷，直到全身發亮；從事毛

巾業的家族有義務把自己弄得一塵不染。泡夫叔叔特別把滿口金牙仔細拋光磨亮；大禮堂裡，巴基斯坦國父真納，以及他遭暗殺的好友及繼承者阿里^①的畫像，都圍了花圈，掛在最顯眼位置，剪洞的帷帳高高掛起，我妹妹唱歌。賈蜜拉錦繡花邊的歌聲沈寂處，金穗帶的聲音緊接著響起。「賈蜜拉女兒，」我們聽著：「妳的歌聲是淨化的寶劍；它將成為我們滌清人類靈魂的武器。」阿尤布總統自承是個單純的軍人；他在我妹妹心目中，灌注了效忠領袖與信仰真神等單純的軍人美德；她答道：「總統的意願就是我內心的聲音。」透過剪洞單單的洞孔，賈蜜拉將自己奉獻給國家之愛；小禮堂裡掌聲如雷，卻拘謹有禮，不像班賓諾的群眾瘋狂叫好，只有佩掛金穗帶的圓盤與星星整齊劃一的肯定，以及泫然欲泣的父母。「我就說嘛！」泡夫叔叔悄聲道：「他媽的好極了，不是嗎？」

我聞得到的，賈蜜拉都唱得出。真理美幸福痛苦：各有各的香氣，我的鼻子都能分辨；在賈蜜拉的表演中也找到理想的聲音。我的鼻子，她的聲音；本是完全互補的天賦，卻逐漸分道揚鑣。賈蜜拉唱愛國歌曲，我的鼻子卻留戀入侵的醜陋氣味；艾麗亞姨媽的怨毒、我同學心靈封閉食古不化的惡臭；所以她升入雲霄，我卻墮落溝渠。

回顧起來，我想我早在人家告訴我真相之前，就已經愛上了她……撒利姆不可說的妹妹之戀有證據嗎？有的。賈蜜拉跟消失的銅猴有一種相同的嗜好：她喜歡吃麵粉製品。薄餅、奶油餡餅、掛爐燒餅、三角烘餅，原來，她喜歡的是發酵食品？沒錯，我妹妹——雖然滿腔愛國熱忱——卻對發過酵的烘焙製品，尤其是麵包，永遠有無止境的渴望。那麼，整個喀拉蚩，高品質的發酵

^① Liaquat Ali Khan，一八九五—一九五一，巴基斯坦政治家，獨立後出任首任總理，一九五一年遭暗殺。

麵包唯一的來源在哪裡？不是麵包店，城裡最好的麵包只有每星期四早晨，從一扇開在一堵其他方面毫無異狀的圍牆上的活門，由聖塔伊娜夏秘密隱修院的修女們遞出來的。每星期，我都騎著小綿羊速克達去給我妹妹帶修女熱騰騰的新鮮麵包。我不介意在迤邐人龍中等候，也不把修女院那一帶窄街上，五味雜陳、炎熱、糞臭撲鼻的怪味道放在心上，更無視所有其他需要我花時間的要務，總把麵包買來。我一點批判的意念都沒有，我從來沒想過要問我妹妹，她早期接觸基督教這一點殘留的癖好，配她虔誠的夜鶯角色，豈不相當不稱頭。

不正常的愛情，有可能追蹤它的緣起？渴望在歷史上贏得核心地位的撒利姆，會因為在妹妹身上看到了什麼，就把一生的渴望拋在腦後？肢體多處傷殘，鼻涕鬼不再，在午夜眾子的聯盟中，就跟刀疤毀容的小丐女珊德莉一樣殘缺不全，卻愛上了同胞妹妹新獲得的完整？一度被稱為幸運兒的我，是否因為妹妹能達成我最私密的夢想而愛上她？……我只能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直到我開始用兩條十六歲的腿夾著速克達，四處追尋妓女的足跡。

艾麗亞的心在悶燒；阿米娜牌的毛巾還在草創階段；賈蜜拉歌手被神化；奉臍帶之命往上蓋的多層次房屋，距完工尚遙遙無期；我父母遲來的愛正在開花；被淨化之地多少有點荒蕪的確定感包圍，撒利姆也跟自己妥協。我不能說他不傷心；我不願修改自己的過去，只能說，他跟大多數同年紀的男孩一樣的嚴肅，往往也一樣的不合作，當然也一樣有很多缺點。失去了午夜眾子後，他的夢境裡滿是對過去的依戀，甚至到會引起作嘔的程度，以致他經常在懊惱的濃郁麝香味中醒來，所有感官都浸淫在那氣味裡；惡夢裡，數目字向前行進，一二三，還有一雙強勁有力、不斷收緊、令人窒息的膝蓋……但也有新的稟賦，以及一輛綿羊速克達，以及對他妹妹謙卑、屈從的愛（雖還在潛意識層次）……將我的敘述焦點從業已描述完成的過去挪開，我堅持，那時的

撒利姆就跟現在一樣，成功地將注意力轉移到尚無可能描述的未來。只要一有可能，我就會騎上我的馬達坐騎，逃離那棟因散發妒忌的毒辣瘴氣，令人無法忍受的房子，也逃離充滿同樣令人無法喜歡的氣味的學校，去探索新城市的嗅覺大道。接獲外公在喀什米爾的死訊後，我越發下定決心，要用現在濃稠、骨噉冒泡的味覺大雜燴，淹沒過去……哦趁分類之前，就把過去攪成一團！在我開始將它們塑出形狀之前，各種香味就雜然無形地湧入我體內：弗瑞爾路博物館花園裡，動物糞便悲哀而腐敗的臭氣；薩達爾的黃昏，手牽手的年輕人，身上的膿瘡裹在寬褲裡的體味；吐出的檳榔渣刀般鋒利，以及檳榔與鴉片混合的苦甜交加；艾芬斯通街與維多利亞路之間，擠滿攤販的巷弄裡，聞得到「火箭檳榔」。駱駝味、汽車味、電動三輪車那種蚊蚋似的令人不適的臭氣、走私香菸與「黑錢」的味道，市內巴士司機競爭的惡臭，以及他們擠成沙丁魚似的乘客單純的汗酸味。（那時候，曾有個巴士司機，對於被別家公司的對手超車氣憤難耐——挫敗的噁心氣味從他的腺體湧出——竟在夜裡把巴士開到對方的住所門前，猛按喇叭直到那可憐的傢伙現身，然後用跟我阿姨一樣噴出復仇臭味的車輪把他碾斃。）清真寺把虔敬的芳香傾倒在我身上；我可以聞到旗幟飄飄的軍用汽車發出好大喜功的權力氣味；光從電影看板，我就聞到進口的義大利式西部片^①，與電影史上最暴力的功夫電影那種廉價庸俗的香水味。有一陣子，我就像被人下了迷藥，腦袋在百味雜陳中團團轉；

^① spaghetti Westerns，照字面直譯，是「義大利麵西部電影」，指二十世紀六〇年代開始出現的西部電影類型，一反傳統美式西部片善惡分明、注重故事情節的作風，轉而強調心理對峙的張力，刻意經營黑澤明式暴力美學的氣氛，推向一觸而發的高潮，深受觀眾歡迎。代表作包括義大利裔導演 Sergio Leone 之〈荒野大鏢客〉（*Fistful of Dollars*）、〈黃昏雙鏢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等，因其義大利淵源，加上片中不乏令人聯想到義大利麵紅色醬汁的血腥場面，故名。

但後來我追求形式的欲望終究還是佔了上風，所以我存活下來。

印巴兩國的關係日趨惡化；邊界封鎖，所以我們無法前往阿格拉奔喪；可敬的母親移民巴基斯坦，也只好延後。這期間，撒利姆致力建立一套嗅覺的通則：展開分類步驟。我把這套科學的處理方法，視為我個人對外公在天之靈的致敬之舉……第一步，我先鍛鍊分辨的技巧，務求完美，直到我能區分無限多個檳榔品種，以及（閉上雙眼）市售的十二種氣泡飲料的廠牌。「早在美國電視播報員費德曼（Herbert Feldman）來到喀拉蚩，對於市內有十二家碳酸飲料廠，卻只有三家廠商供應瓶裝牛奶的現象表示遺憾之前多年，我就能蒙上眼睛，區別巴可樂與霍夫曼蜜香，橘子可樂與芬達。費德曼認為這些飲料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具體呈現；我卻因嗅得出，什麼是加拿大薑汁汽水，什麼是七喜，正確無誤地分辨百事可樂與可口可樂，而更有興趣通過它們微妙的嗅覺測驗。雙料可樂與可拉可樂、沛利可樂以及泡泡多，我都閉著眼睛就嘗得出，並叫出名字。」直到我篤定自己對實質氣味的判斷已十拿九穩後，我才開始研究那些只有我聞得到的味道：情緒的香味以及一千零一種使我們成其為人的衝動；愛與死、貪婪與屈辱、擁有與匱乏，一一做好標籤，整齊地收納在我一格格的心靈空間裡。

初期的整理：我嘗試用顏色為氣味分類——煮沸的內褲與《新聞日報》的油墨，同樣屬於藍色調，舊的柚木與新放的屁都是深咖啡色。汽車與墳墓被我一起歸為灰色……有時也以重量區分：蠅量級的氣味（紙張）、羽量級（肥皂清新味的身體、青草）、輕中量級（汗水、夜女王花）；優格爛羊肉與腳踏車機油，在我的系統裡是輕重量級，而憤怒、香薄荷、背叛與糞便，都算是這世上重量級的味道。我還有一套幾何系統：快樂是圓弧、野心多角；我的氣味有拋物線

式，也有橢圓與正方……我是鼻子的辭典編纂，我專程到邦德路①與「公教平價住宅社區」；我是個鱗翅類研究者，我用鼻毛編織的網像捕捉蝴蝶般捕捉氣息的絲縷。哦哲學誕生前的奇妙旅程啊！……因為不久我就懂得，若要賦予我的工作任何價值，必須先為它開拓道德的空間；唯一重要的區分，存在於氣味的善、惡之間無比微妙的層次。我既瞭解了道德的重要本質，也嗅出了氣味可以神聖也可以褻瀆，於是就在獨來獨往的速克達旅程中，發明了嗅覺倫理學。

神聖：閨閣的帷幕、按回教律合法屠宰的肉品、呼拜樓、祈禱毯；褻瀆：西方唱片、豬肉、酒類。我現在明白，為什麼高僧（神聖）為了確保能看見新月，拒絕在齋月結束的開齋日前夕搭乘飛機（褻瀆），甚至不願進入暗中有不虔敬氣味的任何交通工具。我發現回教與社會主義氣味不相投，辛頭俱樂部②的成員使用的鬍後水，與俱樂部門口那些露宿街頭、滿身窮臭的乞丐之間，天生存著排斥……我也愈來愈相信一個醜陋的真理——就是說，所謂神聖，所謂善，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即使我妹妹唱歌時周圍全是這種氣味；而下階層的嗆鼻怪味，卻似乎有種無法抗拒的致命吸引力。更何況，我十六歲；我腰帶以下，我白如鴨絨的長褲裡頭，有些東西不停在翻攪；而凡是把女人鎖起來的城市，都不缺乏妓女。賈蜜拉高唱神聖與愛國時，我就去探索褻瀆與淫欲。（我有錢可以燒；我父親已變得既慈祥又慷慨。）

我在永遠不會完工的真納陵寢，搭上一名妓女。別的年輕人來這兒勾搭美國女孩，帶她們去旅館或游泳池；我寧可花點錢，保持超然獨立。最後我嗅出了妓女中的妓女，她的天賦與我互相

① 邦德路（Bunder Road），位於喀拉蚩的商業中心的一條街道。

② Sind Club，喀拉蚩一家歷史悠久的運動俱樂部，除網球場、游泳池等設備，亦提供餐飲、住宿的服務。

輝映。她名叫泰夫人，她自稱已經五百一十二歲了。

但她身上的氣味！是他，撒利姆，聞過最豐富的味道；他覺得其中某種東西勾走了他的魂，彷彿歷史那麼富麗堂皇……他情不自禁對那沒牙齒的生物說：「我不在乎妳幾歲；重要的是味道。」

（「我的真主，」帕德瑪打岔道：「那種人——你怎麼可以？」）

雖然她從未暗示她跟喀什米爾某個船夫有親屬關係，但她的名字卻發揮了最強烈的吸引力；雖然她可能並未企圖討好撒利姆，但她一說：「孩子，我五百一十二歲，」他的歷史感就油然滋生。隨你怎麼論斷我；我確實在一個分租的房間裡，在滿是跳蚤的床墊上，在沒有燈罩的電燈泡底下，跟全世界最老的妓女，耗了一整個濕熱的下午。

究竟什麼東西讓泰夫人無可抗拒？她以怎樣的自制，使其他妓女相形失色？什麼東西讓撒利姆剛恢復感覺的鼻子瘋狂？帕德瑪：我的老妓女能充分控制她的腺體，她可以迎合世界上任何人，改變自己的體味。內分泌與賀爾蒙服從她古老意志的指揮；儘管她說：「可別指望我站著做；你付不起那種價格，」但她控制氣味的天賦已超出他耐力的極限。（……「嘖，嘖，」帕德瑪摀住耳朵：「我的真主，你真是個下流骯髒的男人，我都不知道！」……）

所以他待在那兒，這個古怪而邪惡的少年，跟一個叨唸著：「我可站不住；我有雞眼」的老太婆，然後發現，提到雞眼似乎也會使他亢奮；她悄聲告訴他，她有調節內分泌與賀爾蒙的技巧，問他是否希望她模仿任何人的體味，他可以描述，她可以嘗試，經由嘗試與錯誤，他們可以……最初他閃躲，要不要不要，但她用像揉得皺巴巴紙張的聲音哄他，直到因為他孤獨一人，脫離了世界脫離了時間，跟這個不可思議的神話中的老娼婦獨處，他開始用他神奇的鼻子的敏銳

力量，描述各式各樣的氣味，泰夫人開始模仿他的描寫，讓他張口結舌的是，透過嘗試與犯錯，她成功地複製出他的母親與兩位阿姨的味道，喔唷你喜歡那樣是吧小少爺，說呀，把鼻子伸出來，湊多近都可以，你真是個有意思的人……直到，忽然間，事出意外，真的，我發誓我沒要求她那麼做，忽然間，在嘗試與犯錯之中，那世間最不可說的香氣，從那斑駁皺縮的老皮囊裡飄了出來，這下子他再也藏不住她看見的東西，喔唷，小少爺，我可逮著你了，不必告訴我她是誰，但這個一定是你的心上人。

撒利姆道：「閉嘴閉嘴——」但泰夫人用她聒噪的老喉嚨步步進逼：「喔唷對啦，當然，你的夢中情人，小少爺——是誰呢？你的表妹，也許？你的妹妹……」撒利姆的手緊握成拳；右手，雖有截斷的手指，卻考慮著使用暴力……現在泰夫人道：「我的真主，真的！你的妹妹。來吧，打我吧，坐在你腦袋正中央的東西是藏不住的……」撒利姆收拾衣服，套上長褲閉嘴老婆。而她說，是啊走啊走啊，要是你不付我錢我就，我就，你看我什麼事做不出來，於是盧比飛過房間，飄落在五百一十二歲的老妓女四周，拿去拿去只要遮住妳那張醜臉，而她，小心點我的小王子你也不見得多英俊，穿好衣服急忙逃出分租公寓，綿羊機車等候著，但頑童在椅墊上撒了尿，他以最快速度騎走，但真相與他同行，泰夫人上半身伸出窗外，喊道：「喂，喂，偷他妹的，你跑到哪兒去？是真的就是真的……！」

你當然可以問：整個過程就這麼……她當然不可能真的五百歲，而且……但我發誓要坦白一切，我堅持，我真的是從那個最特別的妓女的腺體以及口中，得知我對賈蜜拉歌手不能出口之愛的秘密。

「我們布拉根薩太太說的沒錯，」帕德瑪責備我：「她說男人腦子裡的東西都是糞土。」我

不理她；布拉根薩太太和她姊姊斐南德斯太太，早晚我都會談到；目前，後者得乖乖管理工廠的帳目，前者負責看顧我的孩子。而我，要講一個童話故事，拉回造反的帕德瑪夫人的全副注意力。

從前從前，在北方的吉輔王國，住著一位印度王公，他有兩個美麗的女兒，一個同樣長得俊美絕倫的兒子，一輛簇新的勞斯萊斯轎車，以及絕佳的政治人脈。這位王公熱烈支持進步，所以他安排大女兒跟既有錢又有名的楚飛卡爾將軍的兒子訂婚；他還抱著很高的期望，打算把小女兒嫁給總統的兒子。他的座車是這座群山環繞的山谷裡的第一輛汽車，他愛車幾乎跟愛孩子一樣；令他很難過的是，他的臣民利用吉輔的道路與人交際、爭吵、玩射痰孟遊戲，已成習慣，不願意讓路給汽車。他發佈公告解釋說，汽車代表未來，所以一定要通行無阻；人民對此充耳不聞，雖然告示張貼在店門口、牆壁上，據說甚至掛在牛身上。第二份公告較為強硬，勒令公民，只要聽到汽車喇叭聲，就必須讓出道路；但吉輔人照樣在街頭抽煙、吐痰、辯論。第三份公告搭配了血淋淋的圖畫，宣稱從此以後，汽車可以撞倒任何不服從它的喇叭的人。吉輔人在公告上的照片旁邊，添加了更可怕的新圖畫。這王公，人是個好人，但可沒有無止境的耐心，於是履行了他的威脅。知名的賈蜜拉歌手與她的家人和經理人來此，準備在她表哥的訂婚典禮上獻唱時，汽車把她從邊界送到王宮，一路沒遇到阻礙，王公自豪地說：「沒問題，汽車受到尊敬，進步開始了。」

王公的兒子木塔席姆，曾經出國旅行，蓄「披頭」髮型，是他父親的一大隱憂；因為他雖然長得俊美非凡，每次在吉輔走動，都有戴銀鼻環的女孩為他著迷而暈倒，但他似乎對這種事無動於衷，只把心思放在他的馬球名駒，和他用來撥奏怪裡怪氣西方歌曲的吉他上。他穿那種印有音

樂符號和外國交通號誌交織在粉紅皮膚裸女身上的圖案的棉布襯衫。但藏身在金線刺繡屏障裡的賈蜜拉歌手來到王宮後，美男子木塔席姆——他因出國旅行所以沒聽過她毀容的傳言——執意想 그녀의真面目一眼：他透過剪洞的罩帷，瞥見她嚴肅的眼睛，就整個兒為她著了迷。

那陣子，巴基斯坦總統下令辦選舉；選舉日就是訂婚儀式的次日。巴基斯坦選舉採用一種稱做「基本民主」的投票方式，將全國數百萬人民分成十二萬個大致相等的群組，每一群組選出一位基本民主代表，再由這十二萬個基本民主代表票選總統。吉輔一共有四百二十位基本民主代表，包括回教高僧、清道夫、王公的司機、王公大麻農莊裡的佃農及其他忠貞臣民；王公把所有這些人都邀請來參加他女兒的文定大典。此外，他還不得不邀請兩個真正的壞傢伙——在野黨聯盟的兩名選舉監察人。這兩個人見面總是爭吵不休，但王公仍然客氣地歡迎他們。「今晚你們都是我的貴賓，」他對他們說：「有事明天再說吧。」兩個壞蛋好像從來沒見過食物似的拼命大吃大喝，但所有的人——包括耐心遠不及父親的美男子木塔席姆——都得到囑咐，要善待他們。

你聽了一定不會意外，原來在野黨聯盟的成員都是頭號流氓惡棍，只為了推翻總統，恢復文官（而非軍人）竊據國庫，中飽私囊的可怕舊時代；妙的是，他們找到一個令人畏懼的領袖。那就是法蒂瑪·真納小姐，國父的妹妹，這女人乾癟衰老之至，王公甚至懷疑她早已死去，現在走動的這個，是動物標本剝製高手的作品——他兒子也支持這觀點，他曾經看過一部叫做《萬世英雄》（*El Cid*）的電影，片中有個角色，死掉了還能率領軍隊作戰……但不管怎麼說，她就是活生生的，對現任總統遲遲未能完成她哥哥的大理石陵寢，十分光火，因而出馬競選；一個可怕的敵人，不容污蔑或懷疑。甚至有人說，因為她反對總統，人民的信心也發生動搖——他難道不是歷代回教英雄投胎？難道不是穆罕默德·古理轉世、伊爾杜德米什^①及蒙兀兒諸帝的化身？甚至

在吉輔本地，王公也注意到，在野聯盟的競選標語出現在奇怪的地方；甚至有人斗膽將它貼在勞斯萊斯的行李廂上。「日子愈來愈難過了，」王公對兒子說。木塔席姆答道：「選舉就這麼回事——洗廁所的跟蹩腳裁縫，都要投票選政府。」

但今天是快樂的日子；閨房裡，女人忙著在用指甲花染料，給王公女兒的手腳描畫細緻的圖案；再過不久，楚飛卡爾將軍和他的兒子薩法就要到達。吉輔的統治者把選舉拋到腦後，拒想法蒂瑪·真納舉步維艱的身影，她是個沒良心的國母，存心害她子民們不能好好做抉擇。

賈蜜拉歌手一行人的住處，同樣一片歡樂氣氛。她經營毛巾製造業的父親，好像怎麼也捨不得放開妻子柔軟的手，喊道：「妳瞧，誰家的女兒在表演？哈隆家的女兒嗎？瓦利卡家的？達伍德家還是賽格爾家的小姑娘？才怪呢！」……但他的兒子撒利姆，是個長得活像漫畫人物的倒楣鬼，一副患了絕症的德行，或許因為置身歷史性場面興奮過度吧；他看著自己天才妹妹的目光，含有一種彷彿是恥辱的東西。

那天下午，美男子木塔席姆把賈蜜拉的哥哥撒利姆拉到一旁，努力示好；他帶撒利姆去看分裂前從拉加斯坦引進的孔雀，還有王公收藏的珍貴符咒書，他從中取得有助他賢明統治的護身符與咒語；木塔席姆（他不是個特別聰明謹慎的年輕人）帶撒利姆參觀馬球場時透露，他已經在羊皮紙上畫好了一個愛情符，希望能將它貼在著名的賈蜜拉手上，使她愛上他。這時，撒利姆變得像隻發脾氣的狗，企圖轉身走開；木塔席姆苦苦哀求，要知道賈蜜拉真正的長相。撒利姆卻保持

① Ilutmish，十三世紀北印度蘇丹，文治武功均盛，定都德里，征服伽色尼王國，成功避免蒙古西征軍的蹂躪，

建立一個強盛的回教帝國。

沈默。直到木塔席姆陷於瘋狂的執著，要求他安排他跟賈蜜拉接近，近到可以把他的符貼在她掌心。撒利姆狡猾的表情並未讓為情所困的木塔席姆有所警覺，撒利姆說：「羊皮紙給我」；對歐洲城市瞭若指掌的木塔席姆，對魔法卻相當無知，二話不說就把愛情符交給撒利姆，還以為即使由別人使用，這張符也會繼續為他效力。

黃昏降臨王宮；楚飛卡爾將軍及夫人，他們的兒子薩法，以及道賀友人的一長串車隊，都漸漸駛近。但現在風向變了，開始吹北風：寒冷卻有股使人沈醉的力量，因為吉輔的北方有這一帶最好的大麻田，又正逢大麻雌株成熟授粉的季節。空中滿是飽含欲望的植物香氣，聞到的人都有點醉薰薰。大麻製造的茫茫幸福感，影響了車隊的駕駛，他們安然抵達王宮，真可說託天之庇，一路撞翻了不知多少個路邊理髮攤，還闖進一家茶葉店，讓吉輔人不由得擔心，這種不用馬拉的新式車輛，在奪走街道以後，是否繼而要佔領他們的家。

來自北方的風，吹進撒利姆高度敏感的大鼻子，使他昏昏欲睡，果真就在自己房裡睡著，以致錯過了黃昏的一連串事件。後來他得知，大麻的風使訂婚儀式上所有賓客的行為怪異，不能自制地咯咯怪笑，撐著沈重的眼皮，挑釁地互相瞪來瞪去；戴金穗帶的將軍兩腿劈開，歪坐鍍金椅上，夢想著樂園。整個文定儀式在昏昏沈沈的滿足氣氛中進行，所以沒有人注意到，新郎過分鬆懈，竟然尿濕了褲子；連在野聯盟那兩個愛爭吵的壞傢伙，也挽起手臂唱民謠。美男子木塔席姆禁不起大麻的淫欲催促，企圖衝進那幅只有一個小洞的黃金絲繡圍幔，雷提夫少校以泰然自若的好幽默感擋下他，沒讓他看到賈蜜拉的臉，甚至也沒讓他鼻子流血。夜宴終了時，所有客人都在桌上睡著了；但賈蜜拉則由兩眼惺忪，滿臉堆笑的雷提夫護送回房。

撒利姆午夜醒轉，發現美男子木塔席姆的魔符仍緊緊捏在右手心；因為北風還在輕輕吹過他

房間，他下定決心，只穿涼鞋與睡袍，鬼鬼祟祟穿過美麗宮殿的黑暗走廊，經過這正在腐朽的世
界不斷累積的殘骸，生鏽的盔甲、幾百年來為宮中十億蠹蟲提供食糧的古老掛毯，在玻璃海洋裡
游泳的巨大馬哈西爾鱒魚，不計其數的狩獵戰利品，包括一隻安放在柚木台座上、褪了色的鍍金
鷓鴣鳥，紀念從前某位王公陪同寇松^①爵士一行人，一天之內射殺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隻鷓鴣
的豐功偉業；他悄無聲息從許多死鳥的雕像前走過，進入宮中女眷歇息的閨房區，然後嗅著空
氣，他挑中一扇門，轉動門把，進入室內。

特別大的床上，蚊帳彷彿漂浮在令人瘋狂的午夜之月沒有色彩的光流中；撒利姆正要走上前
去，卻又停下腳步，因為他看見，窗口有個男人正企圖爬進室內。美男子木塔席姆愛得癡迷，加
上大麻風作祟，變得大膽無恥，決心不計一切代價，非看到賈蜜拉的臉不可……撒利姆隱身在房
裡暗處，喊道：「舉起雙手，否則我要開槍了！」撒利姆雖只是虛聲恫嚇；但雙手抓緊窗沿，支
撐全身重量的木塔席姆並不知道，頓時陷於兩難之境：該繼續抓緊而挨槍子兒，或放手摔下去？
他企圖回嘴。「你自己也不該在這兒，」他道：「我要告訴阿米娜夫人。」他已從聲音認出迫害
他的人的身分；但撒利姆指出他處於劣勢，木塔席姆哀求道：「好吧，拜託別開槍，」獲准從原
路下去。那天之後，木塔席姆說服他父親，正式向賈蜜拉的父母求親，但從出生到成長都不曾得
到愛的她，仍堅持憎恨所有宣稱愛她的人，斷然予以回絕。他離開吉輔，追到喀拉蚩，但她就是
不肯接受他糾纏不休的求婚；最後他去從軍，在一九六五年的戰爭中壯烈成仁。

^① George Nathaniel Curzon，一八五九—一九二五，英國政治家，一八九八—一九〇五年擔任印度總督，一九一九

—一九二四年任英國外交部長。

但美男子木塔席姆的悲劇在我們故事中，只是次要情節；因為現在撒利姆與妹妹獨處了，她被兩個年輕人對話聲吵醒，問道：「撒利姆嗎？怎麼回事？」

撒利姆走近妹妹的床；他的手尋找她的；羊皮紙緊貼在皮膚上。直到此時，撒利姆的舌頭因月光和漲滿欲望的風而放鬆，拋棄了所有純淨的念頭，對張口結舌的妹妹坦承他的愛。

一陣沈默，然後她喊道：「哦，不，你怎麼可以——」但羊皮紙的魔法跟她對愛的憎恨交戰；所以雖然她的身體變得像摔角選手般，僵硬而不斷抽動，她還是聽他解釋，這不是罪惡，他已經想通了，畢竟他們不是真正的兄妹；他血管裡流的不是她的血；那個瘋狂之夜的風中，他企圖解開所有連瑪麗·沛蕾拉的白白都沒法子解開的結，但就在他說話的當兒，他自己都聽得出，自己的話語是多麼空洞，並領悟到儘管他說的句句都是事實，但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實，已經隨時間流逝而變成神聖不可侵犯；雖然沒有必要覺得羞恥或嫌惡，但他卻在她額頭看見這兩種情緒，他在她皮膚上嗅到它們，更糟的是，他也在自己的裡裡外外感覺到它們，嗅到它們。所以，到頭來，即使美男子木塔席姆的魔法羊皮紙，力量也不足以把撒利姆與賈蜜拉撮合成雙；他垂頭喪氣走出她房間，她以受驚小鹿般的眼神目送他；後來魔法效果完全消失後，她採取了可怕的報復手段。他離開後，王宮的走廊裡忽然充滿新訂婚的公主的尖叫，她從一場新婚洞房的惡夢中驚醒，夢裡她的新婚床上忽然覆蓋一層腥臭的黃色液體。事後，她多方打聽，當她得知夢中的預言竟與事實相符，就打定主意，只要薩法活著一天，她就不要進入青春期，這樣她就可以永遠待在王宮的寢室裡，避免接觸他臭氣薰天的弱點。

第二天早晨，在野聯盟的兩個壞胚醒來，發現各自都回到自家床上；但當他們穿好衣服，打開房門，就發現巴基斯坦身材最魁梧的兩名士兵站在門外，態度祥和，但手中的步槍交錯打個

又，不讓他們出門。壞胚們尖叫哄騙，但士兵堅守崗位，直到投票結束；然後他們安靜地消失蹤影。壞胚們去求見王公，在他出色的玫瑰園裡找到他；他們向他揮手，扯著嗓門；提到違反正義、選舉詐欺、耍詭計，但王公給他們看十三個他親自配育成功的新品種吉輔玫瑰。他們繼續滔滔不絕——民主之死，獨裁暴君——直到他非常、非常和悅地笑道：「我的朋友，昨天我女兒跟薩法·楚飛卡爾訂婚；我希望，不久，我另一個女兒會跟我們總統親愛的兒子結婚。試想——我會多麼丟臉，我的名字會蒙受多大的污蔑，如果吉輔竟然有一張選票反對我未來的親家！朋友們，我是個最在意榮譽的人；歡迎來我家，要吃要喝，悉聽尊便；但不要跟我要我不能給的東西。」

我們會從此永遠快樂地……反正，即使沒有傳統童話故事的最後一句結論，我的故事也會以幻想告終；因為基本民主代表完成任務後，報紙——〈新聞日報〉、〈黎明報〉、〈巴基斯坦時報〉——都宣布，總統的回教聯盟以壓倒性勝利擊敗國母的在野聯盟；在我看來，由此可證，我玩弄事實的功力，實在是最蹩腳的；在一個連真相都服從上級指示的國家，現實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任何事都有可能事實，只有人家告訴我們的那些事例外；也許這就是我的印度童年跟巴基斯坦青春期的最大差別——前者，我被無限多種可選擇的現實包圍，而後者，我在同樣不計其數的虛偽、不真實與謊言中漂泊、流離失所。

一隻小鳥在我耳邊低聲說：「要公平！任何個人、國家都不可能壟斷虛假。」我接受這樣的批評；我知道，我知道。多年後，寡婦也知道。然而賈蜜拉：在她心目中，經過神聖化（被時間、被習慣、被外婆的宣告、被缺乏想像力、被父親的默許）而宣告為真相的一切，卻比她親身經歷的事實更值得相信。

撒利姆的淨化

接下來有待要講的：滴答聲再次出現。但現在時間已朝向末日讀秒，而非迎向開始；也就是說，該提到一種疲憊，一種深沈的整體倦怠感，只有等末日來臨，問題才能解決，因為人類就像國家，或虛構的角色，不為什麼就耗盡了精力，然後就別無他途，唯有了結它們。

一小片月亮如何從月亮上掉下來，撒利姆如何淨化……時鐘開始滴答響；因為所有倒數計時都得回歸於零，讓我說明，末日出現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歸零的那一剎那，無可避免地，就在鐘敲午夜時。雖然我艾麗亞姨媽屋裡的老祖父鐘，根本沒機會敲響——它時間很準確，但總是晚兩分鐘才報時。

我外婆娜芯·阿吉茲，一九六四年中期抵達巴基斯坦，丟下了自從尼赫魯死後就陷入激烈權力鬥爭的印度。財政部長德賽，與賤民中最有權勢的拉姆^①，決心為阻止尼赫魯王朝成立而聯手；所以英德拉·甘地無法取得領導地位。新總理夏斯特里^②也隸屬那個彷彿在不朽中醃漬過的手；

^① Jagjivan Ram，一九〇八—一九八六，出身賤民階級，是這一階級中接受完整的正式教育後從政的第一人，因而

成為政壇各派系拉攏的對象。他一九三七年就當選國會議員，後來加入國大黨，在甘地夫人內閣中擔任部會首長，並於一九七七年參與推翻甘地夫人的軍事政變。

政治家世代；但從夏斯特里身上可以看出，這不過是幻影。尼赫魯和夏斯特里都已充分證明，他們也是凡人，但還有很多其他人，仍把時間緊緊抓在他們化為木乃伊的手中，不許它動彈……然而在巴基斯坦，時鐘滴答向前走。

可敬的母親對我妹妹的事業並不十分贊成；它跟電影明星太類似。「我的家人，管它叫什麼的，」她對琵琶舅媽嘆道：「比汽油價格還難控制。」但她可能暗地裡覺得很佩服，因為她向來尊敬權力與地位，而今賈蜜拉聲譽極隆，出入國內任何權貴家庭都受歡迎……外婆定居在拉瓦平第；但她表現出奇的獨立，不願寄居楚飛卡爾將軍家。她和我琵琶舅媽一塊兒搬到老城區一棟不起眼的木造平房；湊攏兩人的儲蓄，買下一家夢想已久的加油站經營權。

娜芯絕口不提阿達姆·阿吉茲；也不為他哀傷；幾乎就像是，我好辯的外公去世，讓她鬆了一口氣似的。外公年輕時蔑視巴基斯坦建國運動，他也把好友米安·阿布都拉之死，都怪到回教聯盟頭上，但他死前，同意她前往淨化之地。外婆別過頭，不看過去，專心經營汽油及其他油品。加油站位於精華區，接近貫通拉瓦平第和拉合爾的大幹道；生意非常好。琵琶和娜芯輪流待在經理的玻璃屋裡，由營業員替汽車和軍用卡車加油。她們是一對魔力拍擋。琵琶以她頑強不肯褪色的耀眼美貌吸引顧客；可敬的母親經過多次痛失至親，變得對別人的生活感興趣遠超過自己的生活，喜歡邀加油的客人進到她的玻璃屋，喝杯粉紅色的喀什米爾茶；他們接受邀請時都有點遲疑，但當他們發現這位老太太並不打算用滔滔不絕的回憶煩他們，就放下心，鬆開領口和舌

② Lal Bahadur Shastri，一九〇四—一九六六，印度政治家，夏斯特里是外號，意謂「精通聖典者」。他早年追隨

甘地，曾出任交通部長、內政部長等職，一九六四至六六年擔任印度總理，任內死於心臟病。

頭，可敬的母親便能在別人的的人生中載沈載浮，享受遺忘的幸福。加油站很快就成為當地名勝，駕駛人不惜繞道，也要來此加油——往往連來兩天，這樣才能既飽餐我天仙化人的舅媽的美色，又向我永遠有耐心的外婆傾訴他們的不愜意，外婆逐漸培養出海棉般的吸收力，總是等著，直到客人把話通通說完，才擠出幾滴簡單牢靠的忠告——當加油工給他們的車加滿油，把車體擦得雪亮的同時，外婆也替他們的人生加油、打蠟。她坐在玻璃懺悔室裡，解決全世界的難題；但她自己的家人，在她心目中，卻彷彿不再重要。

髭鬚、母儀莊嚴、自豪：娜芯·阿吉茲找到了因應悲劇的方法；但在找到它的同時，她也成為疏離、疲憊的頭號受害者，以致唯一的出路就是結束這一切。（滴，答。）……但從表面上看，她似乎一點也不想追隨亡夫，前往那保留給義人的芬芳花園；她似乎跟她丟在印度的高齡國家領導人有更多共通點。她以驚人的速度變得愈來愈寬肥，只好叫包工來把她玻璃屋的門加大。「開得愈大愈好，」她指令他們，還發揮難得的幽默感：「說不定一個世紀後，我還會在這裡，管它叫什麼的，安拉知道那時我會變多大；我可不想每隔十幾年，就要再麻煩你們一趟。」

但琵雅並不只在加油站打情罵俏為足。她開始跟一連串上校板球選手馬球選手外交官來往，這要瞞過可敬的母親很容易，因為除了陌生人，她對任何人都沒有興趣；但這兒畢竟是小地方，謠言傳得很快。翡翠阿姨質問琵雅；琵雅答道：「妳要我永遠哭哭啼啼，撕扯頭髮？我還年輕；玩玩也不為過。」翡翠抿緊嘴唇：「但妳要檢點一些……我家的門風……」琵雅一甩頭。「妳去檢點吧，妹妹，」她道：「我，可要享受人生。」

依我看來，琵雅的自我認定有點空洞；她也覺得自己的個性被歲月沖刷殆盡；熱烈追求羅曼史，不過是她捕捉往昔的最後努力罷了——用外界以為像她這種女人會採取的方式。她心思其實

沒放在這上頭；內心深處，她也在等待末日……自從阿梅德被兀鷹扔下來的手打了個耳光之後，我的家族就對天上掉下來的東西沒什麼抵抗力；充其量再等一年，雷霆就自天而降了。

自從接獲外公死訊，可敬的母親也來到巴基斯坦後，我就開始不斷夢見喀什米爾；雖然我從未到過夏利瑪花園，卻在夜晚徜徉其間；我跟外公一樣，坐小船飄盪，上山去阿閣梨寺；我看見蓮藕和犬齒怒張的山巒。這，也不妨視為逐漸開始對我們每個人（只除了賈蜜拉，她有真神和國家作為原動力）都產生影響的疏離之一種——讓我不要忘記，我的家人跟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都是斷裂的。外婆在拉瓦平第喝粉紅色的喀什米爾茶；她的外孫在喀拉蚩漂泊在素昧平生的湖面上。不要太久，喀什米爾之夢就會氾濫到巴基斯坦全體人口的思想裡；歷史的连接不肯放過我，我的夢在一九六五年變成了國家的公共財產，是即將來臨的末日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屆時各式各樣的東西會從天而降，終於造就我的淨化。

撒利姆已沈淪到谷底：我聞到自己身上的罪惡，臭如糞缸。我來到淨化之地，卻尋求妓女的陪伴——在我應該打造正直新生活之際，我卻孕育了一份不可說（也沒有回報）的愛情。我站在人力無法抗拒的偉大宿命論分歧的起點，感到心力交瘁，我騎著綿羊機車在街頭奔馳；賈蜜拉和我盡可能迴避彼此，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們無法交談。

淨化——最高的理想！——巴基斯坦據以命名的天使的美德，從我妹妹歌曲的每個音符湧流出來——似乎非常遙遠；我怎麼可能知道，那段歷史——擁有赦免罪人的力量——當時正在倒數計時，朝向把我從頭到腳一舉淨化的那一刻前進？

同時，其他力量也在加緊作用；艾麗亞·阿吉茲已發動她可怕的老處女復仇。

古魯曼狄的日子：烤餅的味道、烹飪的味道、宛如清真寺指摘責備的長手指的呼拜塔陰影有氣無力的味道：艾麗亞阿姨對遺棄她的男人和嫁給他的她妹妹的憎恨，已發展成一種具體有形的東西，它坐在她客廳的地毯上，像一隻大蜥蜴，發出嘔吐物的臭味，但似乎只有我聞得到它，因為艾麗亞的偽善技巧進步之快，不亞於她臉上毛髮的生長速度，以及每天晚上，她在臉上塗滿除毛膏，連根帶毛一揭而起的拔除手法。

我的艾麗亞姨媽對國家命運的貢獻——透過她的中學與大學——絕對不可小覷。她讓老處女的沮喪，滲入她學生教育機構的課程、磚牆以及學生，她養成了一批自己也不明所以，滿懷古老而熾熱的報復心理的孩童與年輕人。哦老處女阿姨無所不在的枯燥啊！它使她家的油漆發酸；她的家具被苦澀的粗糙填充物撐得凹凸不平；老處女的壓抑縫在窗簾的縫份裡，正如多年以前縫在嬰兒服裝裡。苦澀，從大地的縫隙發散出來。

我艾麗亞阿姨的樂趣：烹飪。她在多年來的寂寞瘋狂中，已將烹飪提昇至藝術的層次：將情緒埋藏在食物之中。她在這方面的功力，只輸一個人：我的老保姆，瑪麗·沛蕾拉。然而如今這兩位老廚娘都被誰超越了呢：撒利姆·撒奈伊，布拉根薩醬菜廠的首席醬菜師傅……不管怎麼說，我們還住在古魯曼狄大廈時，她給我們吃傾軋的燉肉香燜黃米飯、爭吵的虎皮炸蛋；一點一滴地，甚至我父母遲來的暮年之愛也走了調。

但我阿姨也不是沒有優點。政治方面，她大聲抨擊軍人指揮的政府；要不是她有個將軍妹夫，她的大小學校都很可能會被奪走。暫且不要一味用我個人意氣消沈的有色眼鏡看她吧：她曾經赴蘇聯與美國講學。而且，她做的菜滋味很好。（儘管有不可告人的內涵。）

但那棟位處清真寺陰影下的房子裡的空氣與食物，終於造成了傷害……撒利姆在可怕的愛情

與艾麗亞的食物，雙重使人錯亂的影響下，開始變得只要一想起妹妹，臉就紅得像甜菜頭；賈蜜拉則因潛意識渴望新鮮空氣和沒有添加負面情緒調味的美食，愈來愈少待在那兒，她經常巡迴各地（但從未到過東巴基斯坦），舉行演唱會。每遇愈來愈難得，兄妹同處一室的場合，兩人都會驚嚇得跳離地板一吋高，落地後，他們會憤怒地瞪著方才跳起來的那塊地面，好像那兒忽然變得像麵包爐般灼熱似的。其他時候，他們那種言行方式，其中意義一望即知，幸好住在這房子裡的人都另有心事：比方說，賈蜜拉除非確定哥哥不在家，否則即使在室內，也照舊圍著她出門用的那頂金白二色的帳幔，不論是否熱得頭發昏；而撒利姆——仍舊像奴隸般跑到聖塔伊娜夏修女院去買發酵麵包——總避免親手把麵包交給她；有時他拜託他那有毒的阿姨轉交。艾麗亞覺得有趣地看著他問：「你怎麼回事，孩子——你沒有傳染病吧？」撒利姆臉漲得通紅，唯恐阿姨猜到他跟花錢買來的女人打交道；也說不定她知道，但她在等更大尾的魚。

……他也變得很容易長時間陷於若有所思的沈默，他會忽然高喊出一兩個毫無意義的字眼，打斷自己：「不！」或「但是！」或更古怪的驚嘆聲，像是一「砰！」或「轟！」沒有意義的字眼穿插在陰鬱的沈默之間：好像撒利姆正在從事某種奔騰洶湧的內心辯論，其間的片段或痛苦，會不時從他唇間噴濺出來。內心的激戰無疑因為我們被迫食用的不安咖哩而加倍惡化；到最後，當阿米娜不得不跟看不見的洗衣籃說話，阿梅德在中風的荒漠中，只能滴口水和咯咯傻笑，我則退縮到個人空間裡，無聲地怒視一切，我姨媽想必對她加諸撒奈伊一族的復仇效果相當滿意；除非她也因長久以來培養的野心得以完成而被榨乾；那麼，她也就喪失了一切的可能，她下巴塗滿除毛膏，在瘋人院的家中躡足追獵，腳步聲透著空虛，她的外甥女從一塊突然變得灼燙的地板猛然跳起，她的外甥突如其來嚷著：「呀！」，她從前的追求者口水沿著下巴淌下來，阿米娜則向捲

土重來的幽靈打招呼：「你又來了；好吧，有何不可？所有的東西好像都不會消失。」

滴，答……一九六五月，我母親阿米娜發現她又懷孕了，中間有十七年的空檔。她確定之後，把好消息告訴她的姊姊艾麗亞，奉送我阿姨一個使復仇臻於完美的大好良機。艾麗亞對我母親說了什麼，沒有人知道；她把什麼東西攪進她烹調的食物，也只能臆測；但它們在阿米娜身上產生的效果，卻是徹底的破壞。她不斷夢見一個怪物小孩，大腦變成花菜；她被拉拉姆·賽斯的幽靈包圍，有關雙頭小孩的古老預言再度逼得她瘋狂。我母親已四十二歲；高齡生產的恐懼（自然的與艾麗亞促成的），抹黑了自從她丈夫在她悉心照顧下，找回愛的秋天以來，煥發在她四周的光華；受到我阿姨的復仇爛肉——用不祥的預感和小豆蔻調味——影響，母親開始懼怕腹中的孩子。一個月一個月過去，她四十二歲的年紀造成重大的頹勢；四十餘年光陰累積的壓力一天比一天沈重，將她壓倒在歲月的巨石底下。懷孕第二個月，她頭髮就白了。第三個月，她的臉萎縮像腐爛的芒果。第四個月，她已經成了老婦人，皺紋、浮腫、再度被疣腫所苦，無可避免地滿臉長毛竄生；她彷彿再次被羞恥的黑霧籠罩，好像她這麼老態龍鍾的女人懷胎是椿醜聞。隨著那段迷惑的日子裡，孩子不斷長大，它的青春與她的衰老之間的對比越發強烈；就在這時候，她倒在一張舊藤椅上，過去的鬼魂開始來造訪。我母親的崩潰是如此突兀，令人震驚；阿梅德無助地旁觀，也發現自己一下子變得膽小、沒有著落、被閹割。

即使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很難描寫所有的可能性都被終結的那段日子。當我父親發現毛巾工廠在他手中搖搖欲墜時，艾麗亞的烹飪巫術（在兩方面同時運作：透過他的腸胃，當他進食，以及他的眼睛，當他看見他的妻子），便得以在他身上發揮十足的效果：他鬆弛了工廠的管理，在工人面前表現得暴躁易怒。

對阿米娜牌毛巾的滅亡做一總結：阿梅德對待員工頤指氣使，就跟他從前在孟買對待僕人的囂張態度如出一轍，他還企圖給所有工人，不分手藝高超的織布師父或包裝助手，灌輸主奴關係的永恆真理。結果，工人一批批離開，給的理由包括：「我不是替您掃廁所的，大爺；我是合格的一級織工。」他們一般都不願對他大發慈悲雇用他們，表達適切的感激。因我阿姨做的飯盒令人昏亂的暴怒影響，他讓他們通通離開，還雇了一班獐頭鼠目，只會投機取巧的傢伙，他們偷竊棉線軸和機器零件，卻隨時願意打躬作揖；於是瑕疵毛巾的比例以驚人的速度向上衝，訂單無法如期完成，回頭客戶的人數也以驚人的速度萎縮。阿梅德開始帶山回家——喜馬拉雅山！——成堆被退貨的毛巾，因為工廠倉庫已經堆不下他管理失誤造成的蹩腳貨；他又開始喝酒，那年夏季，古魯曼狄滿地都是他對抗精靈的污穢老套，我們必須側身通過堆在通道與走廊裡，用粗製濫造毛巾布堆成的聖母峰和南伽山^①。

我們咎由自取，自動掉入我的胖阿姨以文火調理多年的憤怒羅網；唯一的例外是賈蜜拉，她長期不在家，受影響最小，我們則都被逼得真正可說走投無路。那段時間著實令人痛苦而不知所措，我父母的愛情，在即將降生的新嬰兒與我阿姨經年累月的仇恨聯合施壓下，落得支離破碎；混亂與毀滅逐漸從房子的窗戶滲出，接收了全國的心靈與思想，所以新爆發的戰爭，也包裹在我們已開始生活其中的，同一片不真實而爛醉如泥的迷霧裡。

我父親穩定地向他的中風邁進；但炸彈在他腦子裡引爆之前，另一支引信也已點燃：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們聽說卡奇沼澤地^②發生的怪事。

^① Nanga-Parbat，世界高峰之一，海拔八千一百二十六公尺，位於喜馬拉雅山脈西麓。

我們像蒼蠅在我阿姨的復仇之網裡左衝右突之際，歷史的巨輪也吱吱嘎嘎向前推移。阿尤布總統的聲望不斷下墜：有關一九六四年選舉舞弊的謠言四起，無法壓制。還有總統之子高哈爾·阿尤布，他創辦的神秘公司犍陀羅企業，使他一夜之間成為億萬富豪。哦源源不絕無盡接踵而來的大人物的邪惡兒子啊！高哈爾恃強凌弱，大聲叫囂；後來在印度，桑傑·甘地^③和他的馬魯蒂汽車公司以及他的青年會^④；最近的則有康迪·拉爾·德賽，大人物的兒子搞垮了他們的父母。但我也有一個兒子；阿達姆·撒奈伊，在所有先例之前飛翔，他會逆轉這潮流。虎父可能有犬子，但，兒子也可能比父親高明……但，一九六五年四月，滿天傳誦著兒子的缺點。誰家的兒子在四月一日攀越總統府的外牆——哪個不知名的父親生下那個渾身發臭的小子，衝到總統面前，對他的肚皮開槍？有些父親在歷史上籍籍無名，是上天的慈悲；不管怎麼說，行刺沒有成功，因為他的槍奇蹟般地卡住了。某人的兒子被警察拖走，他的牙齒一顆一顆被拔掉，指甲被火燒，灼燙的香菸蒂無疑會揷在他陰莖的尖端，所以，這個行刺未遂的無名刺客縱然得知，歷史已有定見，認

② Rann of Kutch，位於印度中西部、巴基斯坦南部的沼澤地帶，原為阿拉伯海的一部分，年久淤塞，終於與海分離。一九六五年，印巴兩國因沼澤西部的國界發生爭執，掀起戰爭。一九六八年，國際法庭將邊境爭議地區約一成劃歸巴基斯坦，九成劃歸印度。

③ Sanjay Gandhi，一九四六—一九八〇，甘地夫人幼子，對從政很有興趣，但風評不佳，尤其一九七五—七七年甘地夫人實施緊急戒嚴期間，他主導強制窮人絕育、掃蕩德里貧民區、解雇不肯籍口的勞工等。他一九八〇年駕私人飛機表演空中特技時失事死亡。

④ Congress Youth 是就業或創業的年輕人的組織，提供聯誼與合作的機會，往往由政府機構或宗教團體扶助或支持成立。

為兒子（不論出身高低）的表現往往特別差勁，對他而言，捲入這麼一股洪流，恐怕算不得是一種安慰。（不：我不以為自己是例外。）

新聞與現實脫節：報紙引用外國經濟學者的話——「巴基斯坦是新興國家的楷模」——而農人（未受報導）詛咒所謂的「綠色革命」，宣稱絕大多數新鑽掘的水井都沒有用、有毒、而且位置根本不對；社論盛讚國家領導廉潔，像蒼蠅般濃密的謠言談的卻是總統兒子的瑞士銀行帳戶和美國進口的新車。喀拉蚩（黎明報）談到另一個黎明——「印巴關係改善漸露曙光？」——但在卡奇沼澤地，另一個不肖子卻挖掘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城市裡有幻象與謊言；北方，中國人在高山裡鋪路，規畫核子試爆；但現在該從常態轉入殊態；或說得更精確點，談談我的表兄、將軍的兒子、尿失禁的薩法·楚飛卡爾。從四月到七月，他變成全國所有令人失望的兒子的原型：歷史經由他重演，逐一指點著高哈爾、未來的桑傑、日後的康迪·拉爾；當然，也指著我。

於是——薩法表哥。那時候，我跟他有很多共同點……我心中滿懷禁忌的愛；他的褲子，不論他怎麼努力，也總裝滿著一些更具體，卻同樣禁忌的東西。我夢見神話中的愛人，幸福美滿卻受命運拖磨——沙加汗與穆塔絲王妃、羅密歐與茱麗葉；他則夢著吉輔的未婚妻，她過了十六歲生日都還未進入青春期，想必使她在他心目中，成為一個遙不可即的未來幻影……一九六五年四月，薩法奉派前往卡奇沼澤地的巴基斯坦控制區，參加演習。

這塊土地上的人，對膀胱刮約肌鬆弛者何其殘酷：薩法雖官拜少尉，卻是阿巴塔巴德基地的笑柄。有個故事說，他奉命在生殖器周圍戴一個氣球形狀的橡皮套，以免玷污巴基斯坦陸軍光榮的制服；甚至小兵在他走過時，都會鼓腮裝出吹氣的動作，好像吹氣球似的。（這一切後來都公

諸於世，記錄在他因殺人被捕後，流了大把眼淚所做的自白裡。）薩法之所以被派往卡奇沼澤地，很可能是出於一位手腕圓滑的上級安排，希望他脫離阿巴塔巴德的嘲諷火線……尿失禁注定薩法犯下跟我同樣惡毒的罪行。我愛我妹妹；而他……且讓我照著時間順序往下說。

印巴分裂後，這片沼澤地就成為「爭議區」；雖然就實務而言，兩國都沒把心思放在這場爭執上。巴基斯坦政府沿北緯二十三度線，小山丘組成的非正式的國界，設置了一連串邊防站，每個站上配備六名駐軍和一支探照燈，成為一個單薄的小據點。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有幾個這種邊防站，被印度軍佔領；包括我表哥薩法在內，正在當地演習的巴基斯坦部隊，便展開為時八十二天的邊境爭奪戰。沼澤地的戰鬥一直持續到七月一日。這部分是史實；但所有其他細節，卻都隱藏在不真實與偽裝的雙重雲霧裡，這是當年發生的每件事共同的困境，發生在這片魔幻沼澤地裡的事尤其是如此……所以，我要講的故事，大致上按照我表兄薩法的版本，他的版本跟任何版本一樣，有可能是真的；這當然是說，官方版本除外。

……年輕的巴基斯坦士兵，進入這一帶沼澤地形後，額頭便冒出黏搭搭的冷汗，類似海床的幽幽綠光讓他們膽寒；他們講故事，卻只讓自己更害怕，這個兼具水陸兩種型態的地區，發生過恐怖的傳奇：眼睛發光的海妖；將魚頭埋在水中呼吸、完美而赤裸的人類下肢躺在沙灘上的魚女人，誘惑不謹慎的人從事致命的性交，因為大家都知道，跟魚女做愛的人都會送命……所以當他們抵達邊防站，開始作戰時，已經成了一群十七歲男孩的烏合之眾，本來應該被殲滅，然而對方的印度軍隊，暴露在沼澤的綠色空氣下更久；所以在那個魔法世界裡打了一場瘋狂的戰役，雙方都以為看見魔鬼的幽靈跟敵人並肩作戰；但最後印度軍先認輸，他們很多人都神經崩潰而嚎啕大哭，感謝真主，戰爭終於結束了；他們供稱，夜晚會出現浮腫的龐然大物，滴溜溜地繞著邊防站

打轉，還有淹死鬼漂浮在空中，肚臍四周纏繞著海草與貝殼。

印度降兵的話，我表兄在旁聽得一清二楚：「反正，邊防站本來就是空的；我們看見沒人，所以才進來。」

年輕的巴基斯坦士兵奉命駐守邊防站，直到新派的邊防警衛前來交接為止，在他們心目中，邊防站之所以被棄守，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難解的謎；我表哥薩法少尉僅率五名士兵，駐守其中一個邊防站那七天晚上，他只覺得膀胱和腸子爭相以歇斯底里的速度清空。滿空女巫怪叫、滑不溜丟叫不出名字的東西在暗處竄動，六個年輕人都嚇得慘兮兮，大家都忙著尿濕自己的褲子，再沒有人嘲笑我表哥了。一名士兵在最後一晚鬼氣森森的恐怖中，悄聲道：「聽著，弟兄們，如果得一直這樣坐在這兒，我他媽的也想逃跑！」

士兵們像果凍般全面崩潰，在沼澤中冷汗直流；然後，最後一晚，他們最大的恐懼成為事實，他們看見一支幽靈軍隊走出黑暗，向他們奔來；他們看守的是最接近海岸的一個邊防站，在綠瑩瑩的月光下，他們看見許多艘鬼船，幽靈密佈的單桅船；幽靈大軍無情地逼近，無視士兵的尖叫，他們扛著覆滿青苔的箱籠，蓋著單單的奇怪擔架上，高高堆著看不見的東西；群鬼從門口進來，薩法撲倒他們腳下，嚇得語無倫次。

第一個走進邊防站的鬼，少了幾顆牙，腰上掛一柄彎刀；他看見小屋裡的士兵，眼中噴出熾紅的怒火。「真主慈悲！」鬼酋長吼道：「你們操他媽的還待在這裡幹什麼？還嫌錢拿得不够多嗎？」

不是鬼；是私梟。六名年輕士兵陷入恐怖絕頂的荒謬處境，雖然他們極力想挽回，恥辱卻已成事實……現在我們來到重點。私梟以誰的名義運作？從私梟主腦口中掉出來一個誰的名字，讓

我表兄的眼睛驚恐地瞪得好大？是誰，先是把財富建築在一九四七年逃離的印度教家庭的不幸之上，現在又靠這群利用春夏兩季穿過無人把守的沼澤地，進到巴基斯坦城市的私梟隊，變得更加富有？哪個臉像潘奇木偶、聲音尖細如剃刀的將軍，是這支幽靈部隊的司令？……但我該專心談事實。一九六五年七月，我表兄薩法休假回到他父親拉瓦平第的家；一天早晨，他慢慢走入父親的臥室，扛在肩膀上的不僅是一千種孩提時代的屈辱與打擊；不僅是一輩子尿失禁的羞恥；也因為知道，他自己的父親必須為沼澤地事件，為薩法跪在地上語無倫次負責。我表哥在他父親床邊的浴缸裡找到他，用一把私梟的彎月形長刀割開了他的咽喉。

隱藏在報紙的報導背後——「印度卑鄙人侵被我國軍勇敢擊退」——楚飛卡爾將軍的真相變成了幽靈般無憑據的事；賄賂邊防警衛一事，在報上成為「無辜士兵遭印軍屠殺」；誰來張揚我姨丈大規模的走私活動？哪位將軍，哪位政客，沒有拿過我姨丈非法行為的電晶體收音機、他罪惡的冷氣機和進口手錶？楚飛卡爾將軍死了，薩法表哥入獄，也免了跟頑固地拒絕來月經，為的就是不想跟他完婚的吉輔公主成婚；可以說，卡奇沼澤地事件就是八月爆發的那場大火的火種，結束之火，從中，撒利姆不論是否出於自願，終於完成了他難以捉摸的淨化。

至於我的翡翠阿姨：她獲准移民國外；也早已做了安排，她打算前往英國薩弗克，住她丈夫的老長官杜德森准將那兒，他年老昏聩，開始鎮日跟同樣蒼老的印度僕人一塊兒，觀賞德里大朝謁^①和喬治五世訪問印度，視察印度大門^②的紀錄片……她對空蕩蕩不復記憶一切的懷舊，和英國的冬季充滿期待，然而戰爭之來，也將我們所有的問題一掃而空。

總共也不過持續了三十七天的「假和平」第一天，阿梅德就中風了。他左半身完全癱瘓，回到嬰兒期的流口水、咯咯笑；他也滿口沒有意義的字句，很明顯地偏好以小兒用語稱呼排泄物。

咯咯笑著說「嗯嗯！」「雞雞！」我父親大起大落的一生將近尾聲，他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他這輩子製造的故障毛巾中間迷了路；同樣在故障毛巾中間，我母親被惡魔般的懷孕重擔壓倒，眼看著萊拉·薩巴馬蒂的自動鋼琴、她弟弟哈尼夫，或一雙跳舞的手如撲火的燈蛾，一圈圈圍繞她自己的……一一現形，她憂鬱地垂著頭，薩巴馬蒂指揮官帶著他奇怪的指揮棒來看她，鴨子努喜湊著我母親軟弱的耳朵悄聲道：「末日，阿米娜姊妹！世界末日！」……現在，我既已奮力穿越我巴基斯坦歲月病態的現實，且已掙扎著從一連串彷彿（隔著艾麗亞阿姨復仇的迷霧望）去）是衝著我們從孟買抽根拔腿而來的、神秘而可怕的報復行動之中，找到了僅有的一點兒意義，我必須告訴你末日是怎麼回事的一刻，已經到了。

讓我明確說明一件事：我堅決相信，一九六五年印巴戰爭潛藏的目標，不偏不倚就是要將我愚昧無知的家族從這世界上消滅。為了瞭解我們這時代最近的歷史，有必要以分析而不帶任何成見的眼光，審視那場戰爭的轟炸模式。

每個結束都有個開始；每件事的敘述都應該是從頭到尾。（反正有帕德瑪在，她會克制我所本末倒置的的不當企圖。）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我的家族史已作法自斃，陷入一種需要從轟

① Delhi Durbar 是英王前往印度視察殖民地時，印度各地的王公貴族，盛裝率領最精銳的軍隊與最貴重的物產、珍寶，前來朝謁英王的儀式，有萬國衣冠的氣魄，場面浩大，搭配多種表演與展覽，顯現印度的富庶與大英帝國的國威隆盛。在維多利亞女王、愛德華七世與喬治五世執政期間，分別均有舉行。

② Gateway of India 位於孟買，是為紀念一九一一年新即位的英王喬治五世夫婦訪問印度而建，建築風格富於回教情調。

炸模式中尋求慈悲解脫的狀態。不，讓我用那個重要的字眼：為了淨化，事情發展到接下來那步田地，想必是有必要的。

艾麗亞·阿吉茲滿足於她可怕的復仇；新寡的翡翠阿姨等候流亡國外；琵琶舅媽空洞的淫欲以及娜芯外婆玻璃屋裡的逃避；薩法表哥與他永遠到不了青春期的公主和在牢房裡尿濕床墊的未來；我父親退化到童年，懷孕的阿米娜被鬼所祟的加速老化……其實，所有這些可怕的困境，只需政府遂行我前往喀什米爾的夢，就都能解決。同時，我妹妹冷酷無情地拒絕我的愛，使我將一切都歸諸宿命；出於對未來的粗心大意，我乾脆告訴泡夫叔叔說，我願意跟隨便哪個他為我挑選的泡夫菲雅結婚。（此舉給她們全體帶來不幸；任何企圖跟我們家結親的人，都只落得分享我們的厄運。）

我該努力避免故做神秘。專心陳述具體存在的事實是很重要的。但哪種事實呢？我十八歲生日前一個星期，巴基斯坦部隊到底有沒有穿平民服裝，越過喀什米爾停火線，滲入印度佔領區？夏斯特里總理在德里宣稱「大規模滲透……顛覆我國」；但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楚飛卡爾·阿里·布托立刻駁斥道：「我們完全否認介入喀什米爾本土任何反抗暴政的活動。」

如果真有這種事，動機何在？再一次，各種可能的答案蜂擁而上：卡奇沼澤地引發的仇恨仍在持續；一勞永逸，解決「完美山谷」誰屬的老爭執……或另有報紙不登的動機：巴基斯坦的內政問題——阿尤布政府搖搖欲墜，這種時候，戰爭能創造奇蹟。這個原因、那個理由，或有別的緣故？為簡化問題，我提出兩種我自己的看法：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我藉著夢境把喀什米爾送入統治者的幻想裡；另一種可能，我遲遲未能淨化，戰爭的目的就是要讓我脫離我的罪。

聖戰，帕德瑪！聖戰！

但哪一方主攻，哪一方採取守勢？我十八歲生日那天，現實又承受一次可怕的打擊。從德里紅堡的牆垣裡，印度總理（不是很久以前寫信給我的那個）對我發出一個訊息：「我們會以暴制暴，對侵略我國者絕不寬貸！」安裝擴音機的吉普車在古魯曼狄向我打招呼，對我保證：「印度侵略者一定會被推翻！我們是善戰的民族！一個阿富汗或旁遮普的回教戰士，抵十個武裝的印度佬！」

賈蜜拉被召到北方，為我們以一敵十的士兵獻唱。僕人配合燈火管制把窗戶塗黑；夜間，我父親在二度童年的愚昧中，打開窗戶，開亮燈。磚塊與石頭從窗口飛進來。我的十八歲生日禮物。然而情況愈來愈令人困惑：八月三十日，印度在梧里附近越過停火線，是為了「驅逐巴基斯坦突擊隊」——或主動攻擊？九月一日，我們優秀十倍的部隊在昌姆越界，究竟算不算侵略？

有些事無庸置疑：賈蜜拉的歌聲把巴基斯坦部隊送往死亡；宣禮官在叫拜塔上——是的，克萊頓路也不例外——向我們承諾，戰死的人會直接進入芬芳花園。巴利爾維的聖戰士哲學蔚為風潮；我們被邀請做「前所未有的」犧牲。

收音機上，怎樣的毀滅，怎樣的殘殺啊！戰爭的頭五天，巴基斯坦之音宣布擊落的飛機架數比印度擁有的戰機還要多；八天之內，印度全國聯播電台將巴基斯坦陸軍殺至最後一人，甚至更多。我被戰爭和我個人生活的雙重瘋狂逼得心神渙散，開始有很多鋌而走險的念頭……

重大犧牲：例如，拉合爾之役？——九月六日，印度部隊越過瓦迦邊界，大幅擴大戰線，不再侷限於喀什米爾一地；結果到底有沒有引起重大犧牲呢？那座城市真的毫無防禦，因為巴基斯坦陸空部隊都駐紮在喀什米爾嗎？巴基斯坦之音說：哦值得紀念的一天！哦絕對是拖延誤事的好教訓！印軍以為奪得該城已十拿九穩，所以停下來吃早餐。印度電台已播出拉合爾淪陷的消息；

同時，一架私人飛機看到侵略者在吃早餐。英國廣播電台播出印度電台的報導時，拉合爾的民兵部隊開始動員。聽巴基斯坦之音啊！——老人、年輕男孩、憤怒的祖母起而與印軍作戰；他們轉戰一座又一座橋樑，使用任何找得到的武器！跛腳的人裝滿一口袋的手榴彈，打開撞針，衝到前進的印度坦克底下；沒有牙齒的老太太用長柄叉讓印度佬肚破腸流！直到最後一人，最後一名孩童，都壯烈成仁；但他們救了那座城市，抵擋印軍，直到援軍趕到！烈士啊，帕德瑪！英雄啊，列隊前往天國的芬芳花園！那兒每個男人可以分到四個從來沒有被男人或精靈碰過的天堂美女；女人也可享有四個同樣精力超群的男人！上主賜下的福佑叫人怎麼拒絕呢？聖戰多棒啊，只要一個重大犧牲，所有的罪惡就通通彌補過來了！難怪拉合爾守住了；印度教徒有什麼好指望的？只好投胎轉世——變成蟑螂、蠍子或賣綠藥水的郎中——真的沒得比。

但事情究竟有沒有發生？過程是這樣的嗎？或印度全國聯播電台說的——坦克大決戰，巴軍損失慘重，四百五十輛坦克遭摧毀——才是真話？

什麼都不是真的；什麼都不確定。泡夫叔叔到克萊頓路的房子來，嘴裡沒了牙齒。（印中戰爭時，當時我們效忠的對象不同，我母親曾經拿下金手鐲和珠寶耳環，響應「捐首飾換武器」運動；但，能讓人犧牲滿口黃金的，究竟是什麼呢？）「國家，」他漏風的牙齦含糊不清地說：「不能因為個人的虛榮心而他媽的缺錢！」——但他到底有沒有真的那麼做？牙齒真的為聖戰之名犧牲掉了，還是藏在家中櫥櫃裡？「恐怕，」泡夫叔叔難以啟齒地道：「我答應你的那筆嫁妝有得等了。」——愛國或瘋狂？他是否以露出牙齦作為愛國的終極證明，或狡猾地以此為藉口，省得花錢替某個泡夫菲雅鑲滿口金牙。

究竟有沒有空降部隊？「……降落在所有主要城市，」巴基斯坦之音宣稱：「凡是有行動能

力的人都應隨時警覺，拿好武器；天黑戒嚴後見人就射。」但印度那邊：「無視於巴基斯坦的空襲挑釁，」廣播電台聲稱：「我方未做回應！」該相信誰？巴基斯坦戰鬥轟炸機真的「勇敢突襲」，使印度空軍三分之一的戰力無助地困在機場？他們到底有沒有這麼做？還有那些夜晚天空的跳舞，巴基斯坦的幻象與神秘，對抗印度名字不那麼浪漫的米格^①：伊斯蘭的幻象與神秘真的與印度教侵略者交戰，或一切都是驚人的幻術？炸彈真的落下？爆炸真的發生？有沒有一次足以令人信服的死亡可資證明？

而撒利姆呢？他在戰爭期間做了些什麼？

這件事：我一邊等候徵召，一邊搜尋有沒有友善、抹滅一切、賜予睡眠、帶來天堂的炸彈。最近令我折服的可怕宿命觀念，採取了一種更可怕的形式：我的家庭、我曾歸屬的兩個國家、所有我可以清醒地稱之為真實的一切，都把我捲入分崩離析漩渦，幾至沒頂，我迷失在骯髒而得不到回報的愛情造成的傷痛之中，我尋找遺忘——我這麼說太高調，不許用音節鏗鏘的字眼。就直言無諱吧：我夜晚在市區的街道上找死。

誰死於聖戰？誰，而我，身穿耀眼的白色長衫與寬褲，乘綿羊機車巡弋戒嚴的街道，找到我找尋的東西了嗎？是誰，因戰爭成為烈士，直接前往芬芳花園？研究炸彈的落點；學習槍彈的秘密。

九月二十二日晚，巴基斯坦每個城市都遭到空襲。（雖然印度全國廣播電台……）真實與虛構的飛機丟下真實或神話的炸彈。據說，不知是事實或病態想像的殘片，拉瓦平第只掉了三顆爆

① 幻象 (Mirage) 與神秘 (Mystère) 都是法國出品的戰鬥機，破巴基斯坦空軍購用；米格 (MiG) 是俄製戰機，

印度空軍使用。

炸的炸彈，第一顆命中有我娜芯外婆和琵雅舅媽躲在桌下的那棟平房；第二顆炸彈粉碎了市立監獄的一隅，讓我的薩法表兄脫離了終身監禁的命運；第三顆炸彈摧毀了一棟圍牆四周有衛兵把守、黑沈沈的豪宅；衛兵都謹守崗位，卻不能防範翡翠·楚飛卡爾被帶到一個比薩弗克更遙遠的地方。那天晚上，吉輔的王公帶他驟子般執拗不肯成熟的女兒前來拜訪，這女孩也省卻了發育成為成年女人的必然性。在喀拉蚩，也只需三顆炸彈。印度飛機不肯低飛，從高空投彈；絕大部分炸彈都無害地落入大海。但有一顆炸彈毀滅了阿拉丁·雷提夫少校（已退休）及他的七個泡夫菲雅，就此永遠解除了我的婚約；還有兩顆最後的炸彈。在這同時，美男子木塔席姆走出帳棚去方便；一個像蚊子嗡嗡叫（也可能沒有嗡嗡叫）的東西向他飛來，他在狙擊手的子彈底下，帶著滿滿的膀胱死去。

但我還是得告訴你最後那兩顆炸彈的事。

誰活了下來，賈蜜拉歌手，炸彈找不到她；遠在印度，我穆斯塔法舅舅一家，炸彈不理會他們；但我父親被遺忘的遠房表姐索拉和她的丈夫，搬到阿木里查，有一顆炸彈把他們找到。

還有兩顆炸彈要求說明。

……雖然我對戰爭與我自己的密切連接一無所知，愚蠢地到街頭去找炸彈；戒嚴已開始，我還騎在車上，但警戒的子彈並未找到目標……拉瓦平第一棟平房區竄起一片火海，剪洞的床單中間掛著一個神秘的黑洞，逐漸凝成一個煙霧的人影，一個腰寬體肥的老婦人，面頰上長著黑痣……一個接一個，戰爭從這世界消滅了我被榨乾而無望的親人。

而現在，倒數計時即將結束。

最後，我調轉綿羊機車回家，我在古魯曼狄路口，正好聽到飛機在頭頂咆哮，幻象與神秘，

而我的父親，出於中風之後的愚昧，開亮了燈且打開了窗戶，雖然一位民防官員剛剛才來拜訪過，確認燈火管制已全面執行；當阿米娜對陳舊的白色洗衣籃的幽靈說：「滾開吧——我看夠你了」，我正經過一輛民防吉普車，一隻憤怒的拳頭伸出來向我打招呼；在磚塊與石頭來得及熄滅艾麗亞阿姨房子裡的燈光之前，呻吟聲已傳來，我早該知道，沒有必要到別處去尋求死亡，但它來臨時，我還在街上，在清真寺午夜的陰影裡，而它筆直向我父親以愚昧點亮的窗戶墜落，像雜種狗一樣哀鳴的死亡，將它自己變成墜落的巨石與火海，以及一片無比強大的震波，使我陀螺似的從綿羊機車上旋飛出去，而在我阿姨的大怨懟之屋裡，我的父親母親阿姨未出世卻距生命起點僅差一個星期的弟弟或妹妹，他們全部他們全部都被碾壓成比煎餅更薄更扁平，房子像做格子煎餅的模型整個壓在他們頭上，而在古蘭吉路上落下最後一顆炸彈，本來是要攻擊煉油廠，卻誤中一棟臍帶也無法促成它完工的多層次美式住宅；但古魯曼狄的許多故事都得做個結束，阿米娜與她多年前的地下丈夫與她的罪魁與她的公開報喜與她不是兒子的兒子與她賭馬的好手氣與疣腫與拓荒者咖啡館跳舞的手與最後被她姊姊打敗，還有阿梅德與他總是迷路與突出的下唇與軟綿綿的大肚皮與在凍結時變成白皮膚與向白日夢屈服與在街上讓一隻狗炸裂內臟與愛得太遲與死於他對天上掉下來的東西向來沒有抵抗力；比煎餅還扁，他們四周，房子不斷爆炸倒塌，毀滅一瞬間的威力是如此強大，深埋在遺忘的鐵皮箱底的東西飛到半空，而其他的東西與人與記憶，卻埋在瓦礫中，毫無挽救的希望；爆炸的手指向下向下伸，觸及一座衣櫃的底層，開了綠色鐵皮箱的鎖，爆炸的手抓住鐵箱，將內容物拋向空中，某件藏了多年無人看見的東西，在夜晚盤旋，像旋轉玩具彷彿化身成一片月亮，什麼東西映著月光，墜落墜落，在我被炸得七葷八素，好不容易掙扎起身，卻見有件東西旋轉著、翻滾著，墜落下來，像月亮般閃爍銀光，雕工精緻的純銀痰盂，鑲嵌

著琉璃，往事如兀鷹拋下的手掌垂直向我落下，前來使我淨化，放我自由，因為此時我抬頭看，後腦杓覺得什麼東西，之後，出現一個極短暫卻無邊無際、絕頂清晰的瞬間，我匍匐向前，仆倒在我父母的火葬堆前面，一個極小卻無限清明的瞬間，在我剝除過去現在記憶時間羞恥與愛之前，一場捉摸不定也不受時間局限的爆炸，其時我低下頭，是的我默認是的這打擊的必要性，然後我就變得空虛而自由，因為所有的撒利姆都從我體內湧出，從出現在報上頭版大幅照片裡的嬰兒，乃至滿腔骯髒污穢愛情的十八歲青年，湧出來羞恥與罪惡感與亟欲討好與需要被愛與決心尋找歷史角色與生長太快，我擺脫了鼻涕鬼、小花臉、禿子、愛哭鬼、地圖臉與洗衣籃與伊薇·柏恩斯與語言分區大遊行，脫離了固齡玉兒童與琵琶舅媽的酥胸與阿爾法與俄梅夏，解除了霍米·卡崔克與哈尼夫與阿達姆·阿吉茲與尼赫魯總理的多起謀殺罪嫌，我甩掉了五百多歲的老娼妓與岑寂夜晚裡愛的告白，現在自由了，無牽無掛，倒在馬路上站不起來，被從天而降的一片月亮恢復了天真純潔，像一張木製的兩用文具箱一樣，擦得乾乾淨淨，被我母親的銀痰盂敲中頭殼（正應了預言）。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聯合國宣布，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敵對行為終止。印度佔領了不到五百平方哩的巴基斯坦土地；巴基斯坦則征服了二百四十平方哩的喀什米爾夢。外傳停火協定得以通過，是因為雙方的彈藥幾乎在同時用罄；因此國際外交的緊急協商，以及軍火供應商基於政治動機的操作，使我一家倖免於全部滅亡。我們有些人得以存活下來，因為沒有人把完全毀滅我們所需的炸彈子彈飛機，賣給原定殺害我們的人。

但六年後，還會發生另一場戰爭。

第三部

佛陀

毫無疑問（否則我現在怎麼還會存在於這具「臭皮囊」中，就只好用怪力亂神來解釋了），你可以把我列入一九六五年戰爭未能消滅的人口。痰盂擊頂，只消滅了一小部分的撒利姆，當其他比較不幸者從頭到腳灰飛煙滅的當兒，他只需從頭到腳擦拭乾淨而已；我昏倒在清真寺夜晚的陰影之下，但幸好從天而降的彈藥已用罄，我没送命。

眼淚——缺少喀什米爾的酷寒，所以絕對沒有機會硬化成鑽石——沿著帕德瑪豐腴的面頰流下。「哦，先生，這場戰爭博覽會，殺死最好的，留下的都是糟粕！」看起來就像一大群蝸牛剛從她的紅眼眶裡爬下來，亮晶晶的黏液留下縱橫滿臉的蝸跡，帕德瑪為我炸彈夷平的家族哀傷。我照例眼睛乾燥，頗有風度地，不回應她含淚的宣言中不經意的侮辱。

「為生者哀悼吧，」我溫和地反駁她：「死者已經到了他們的天堂樂園。」為撒利姆悲傷吧！他不能踏上天堂的草皮，因為他的心臟還在跳動，再次在醫院帶有濕冷金屬氣味的病房裡醒轉；沒有從未接觸過男人或精靈的天國美女，帶給他應許的永恆慰藉——我很幸運有一位滿心不情願、把便盆敲得喀喀響的粗壯男護士照顧，他一邊替我包紮頭部，一邊酸溜溜地嘟囔著，不管打仗不打仗，醫生大爺就喜歡星期天跑到他的海邊別墅去。「你還不如多昏迷一天，」他臨走丟下一句，然後才到別處的病房去散播他的好心情。

可憐的撒利姆——他成了孤兒，被淨化、失去了每天照例有百種錐心傷害的家庭生活，光憑

這一點，就足以戳破歷史過份膨脹的幻想，使它恢復到合理的人性規模。連根被拔起的撒利姆，唐突地飛越一段空白歲月，失去了記憶，卻不得不邁入生活每個面向都一天比一天更古怪的成年階段。

帕德瑪臉上出現新鮮的蝸牛痕。我不得不表態：「別哭，別哭」，並決定採取電影預告片的手法。（當年在大都會童子軍俱樂部，我多愛看預告片啊：每逢「下次放映」字樣出現在波動的藍絲絨上，就不由得舔嘴咂舌！哦銀幕還沒來得及鼓吹「即將上映」，期待的口水就流出來！——因為在我心目中，充滿異國情調的未來，一直都是對現實失望最完美的解毒劑。）「停止，停止，」我哄我悲傷地蹲著的觀眾：「我還沒說完呢！還有電擊和雨林；在一塊遍地斷骨流髓的田野裡，有座人頭搭的金字塔；千鈞一髮的精彩逃亡即將上場，還有會尖叫的清真寺高塔！帕德瑪，好多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頭：我會進一步接受試煉，在隱形的籃子裡，還有在另一座清真寺的陰影底下；等著聽瑞珊婆婆的警告，還有帕華蒂女巫撇嘴賭氣！還有成為父親以及背叛，當然還有躲不掉的寡婦，她在我被掏空的歷史之上，又添加了下面也被掏空的最終羞辱……總而言之，還有一大堆數不清的下次放映和即將上映；前一章因為父母去世而結束，但這同時也是新篇章的開始。」

多少被我提供新鮮玩意兒的預告安撫了，帕德瑪吸吸鼻子；拭去黏液的軟體蟲，擦乾眼睛；深深吸人一口氣……然後，回頭看我們方才在病床上遇見的那個痰盂擊頂的傢伙，約摸五年的光陰流逝，我的大便蓮花才開始呼氣。

「趁著帕德瑪屏住呼吸，讓自己鎮定下來的空檔，我放任自己插入一段孟買電影風格的特寫鏡頭——一本被風吹拂的日曆，一頁頁如飛掠過，代表歲月的流逝，我再重疊上以長鏡頭拍攝的

街頭暴動，中鏡頭呈現的火燒巴士、英國領事館與美國新聞處的英文圖書館被焚的畫面；在快速翻動的日曆中，可以瞥見阿尤布下台與葉海亞將軍繼任總統，選舉的承諾……但現在帕德瑪已掀開嘴唇，沒有時間在布托與拉赫曼^①怒目相向的影像上多做停留；帕德瑪口中呼出的空氣沒有形跡，巴基斯坦人民黨（Pakistan People's Party）與人民聯盟（Awami League）的領袖，一張張夢中之臉閃現、淡出；她清肺呼風，效果卻適得其反，使吹拂我日曆的微風嘎然靜止，日期停頓在一九七〇年的某個日期，在使這個國家分裂為二的大選前夕，在西巴與東巴戰爭爆發的前夕；在人民黨對抗人民聯盟、布托對抗拉赫曼前夕……一九七〇年大選前不久，遠離公共舞台，三名士兵來到穆里山區的神秘營地。」

帕德瑪已恢復自制。「好啦，好啦，」她規勸自己，揮揮手，制止眼淚再流出。「你幹嘛杵在那兒？開始講吧，」蓮花倨傲地指揮我：「重新再繼續。」

山區這處營地，任何地圖上都找不到；它距穆里的公路太遠，耳朵再怎麼靈敏的駕駛人，也聽不見這兒的狗吠聲。它四周的鐵絲網圍牆有重重偽裝；大門上沒有標誌或名稱。但它真的，在當時，存在；雖然它的存在被強烈地否認——比方，達卡淪陷時^②，巴基斯坦的敗軍之將老虎·

^① Sheikh Mujib-ur-Rahman，一九二〇—一九七五，孟加拉第一任總理，人民聯盟的創建者。東西巴基斯坦一九

七〇年的國會大選中，人民聯盟會贏得多數議席，拉赫曼便要求允許東巴基斯坦獨立，西巴基斯坦出兵，企圖收回東巴基斯坦的控制權，卻因印度支持東巴而落敗。一九七二年孟加拉宣佈獨立建國，但內部問題仍然很多，拉赫曼以高壓手段因應，並於一九七四年出任總統。一九七五年的政變中，他與家人都遭到屠殺。

^② Dacca 為東巴基斯坦首府，孟加拉獨立後成為首都，一九七一年獨立戰爭中，曾遭受嚴重破壞。

倪亞吉，接受他的老伙伴，大獲全勝的印度將領山姆·曼雷克蕭訊問，對這個問題報以冷笑答道：「追蹤與情報蒐集軍犬部隊？從來沒聽說過；你一定被誤導了，老朋友。這想法真他媽的可笑，如果你不介意我這麼說。」不論老虎怎麼跟山姆說，我還是堅持：這營地就在那兒……

……「打起精神來！」伊斯干達准將對最新進的三個新兵，阿育巴·巴羅克、法洛克·拉西德，以及夏黑德·達爾喊道。「從今以後，你們就隸屬庫迪亞^①！」他用軍棍拍拍自己大腿，向後轉，丟下他們站在操場上，既被山區的太陽炙烤，又被山區的冷風吹得要結冰。三個年輕人挺起胸膛，縮回肩膀，畢恭畢敬站得筆直，卻聽見准將的勤務兵拉拉·莫恩咯咯笑道：「原來你們就是分配到人犬的倒楣傻瓜蛋！」

當天晚上，在他們的床上：阿育巴得意地低聲道：「追蹤與情報蒐集！幹間諜耶，兄弟們！戰略情報局那一行的！讓我們對付那些印度佬——看我們的手段！砰！砰！真沒用啊，走著瞧吧，那些印度佬！全是吃素的！蔬菜，」阿育巴從牙縫裡說：「一定輸給肉。」他長得就像一輛坦克車。小平頭貼著眉毛往上長。

法洛克說：「你想會打起來嗎？」阿育巴哼了一聲：「還會怎的？怎麼可能不打仗？布托大爺不是已經答應，每個農民可以分到一英畝地？你以為土地從哪兒來？要得到那麼多耕地，我們必須征服旁遮普與孟加拉！等著吧；大選結束，人民黨獲勝——就會砰砰幹起來。」

法洛克顯得很困惑：「印度有錫克部隊耶，兄弟。留那麼長的鬍子和頭髮，熱天會扎得人發

① CUTIA 即上文所謂「追蹤與情報蒐集軍犬部隊」(Canine Unit for Tracking and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擷取字首

字母組成的簡稱。

瘋，他們都發瘋似的凶惡……」

阿育巴聽得有趣，哼哼笑兩聲：「吃素的，我發誓，等著瞧好了……怎麼打得過我們這群吃肉的壯漢？」但法洛克可長得又高又瘦。

夏黑德低聲道：「但他是什麼意思：人犬？」

……早晨。一間有黑板的茅屋裡，伊斯干達准將在腿上摩挲著手指關節，聽士官長納吉木丁給新兵做簡報。問答的模式；納吉木丁自問自答。絕對不許插嘴。黑板上方，圍著花圈的葉海亞總統與烈士木塔席姆的照片，嚴肅地下望。隔著緊閉的窗戶，傳來持續不斷的犬吠聲……納吉木丁咆哮式的自問自答也像狗吠。你們來這裡幹什麼？——受訓。哪方面？——追蹤與逮捕。你們如何運作？——軍犬小組，三個人配一隻狗。有什麼特色？——沒有軍官隨行，必須自行做決定，附帶要求高度自律與負責的回教觀念。小組的目標？——根除不受歡迎的不良份子。這種份子的特性？——鬼祟、善於偽裝，可能是任何人。已知他們的意圖為何？——令人深惡痛絕：破壞家庭生活、謀殺真主、奪取地主的財產、廢止電影檢查制度。目的何在？——消滅政府、無政府主義、接受外國統治。本目標值得關注的特殊原因？——大選在即；緊接著就是人民當家。（政治犯已經或即將被開釋。各種不良份子都在外遊走。）小組的確切任務？——不問是非，絕對服從；勇往直前地搜索；棘手無情地逮捕。行動方式？——隱密、效率、迅速。此種拘留的法律依據？——為捍衛巴基斯坦的法治，准許逮捕不受歡迎人物，斷絕人犯與外界聯繫的時間，可長達六個月。備註：可延長六個月。有問題嗎？——沒有。很好。你們是庫迪亞第二十二小組。領子會繡上雌犬的徽章。庫迪亞的意思，當然就是母狗。

那麼，人犬又是怎麼回事？

盤腿而坐，藍眼睛瞪著虛空，他在一棵樹下趺坐。這種緯度長不出菩提樹；他拿篠懸木將就。他的鼻子：像個球莖，也像黃瓜，鼻尖凍成青色。頭頂有圈修道士剃度式的禿斑，曾經是札格羅的手跡。一截切斷的手指，曾經在葛藍弟砰然關門後，跌落在瑪莎·米歐維克腳前。他臉上的黑斑像地圖……「咳 呵啦 呸！」（他吐痰。）

他牙齒染了色；檳榔汁染紅了他的牙齦。一道咳唾出的檳榔紅箭離開他嘴唇，以值得讚許的準確，射中放在他前方地面上，一個做工精美的銀痰盂。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驚異地瞪著眼看。「別嘗試拿開那玩意兒，」納吉木丁士官長指著痰盂：「那會讓他發瘋。」阿育巴開口道：「長官長官我以為您說的是三個人和一隻——」但納吉木丁咆哮道：「不許發問！服從，不許多問！這就是你們的追蹤員；就是這樣。解散。」

當時，阿育巴和法洛克十六歲半。夏黑德（他在年齡上撒了謊）可能再小個一歲左右。因為他們那麼年輕，還來不及培養使人有能力掌握現實的那種記憶，像是有關愛或飢荒的記憶，所以這群娃娃兵很容易受傳奇與耳語的影響。二十四小時之內，在食堂與其他庫迪亞小組交談的過程中，這頭人犬化身成為一則神話……「出身自一個非常顯赫的家族，老弟！」——「白癡小孩，他們讓他從軍，希望栽培他成男子漢！」——「六五年戰爭中遭到意外，老弟，不能或不願回憶過去！」——「聽著，我聽說他有個妹妹」——「不對，兄弟，那太瘋狂了。她是好人，你知道的，那麼單純、聖潔，怎麼可能拋棄自己的哥哥？」——「我聽說一件可怕的事，她恨他，老弟，就這個原因！」——「失去記憶，對人不感興趣，像狗一樣生活！」——「但追蹤的本領真了不起！看見他的鼻子嗎？」——「是啊，老弟，他能追任何蹤跡！」——「穿過河流耶，老弟，翻過岩石！這樣的追蹤員，前所未見啊！」——「還有，他一點知覺也沒有！真的！麻痺

了，我發誓；從頭到腳都麻痺了！你摸他，他也不知道——他只憑嗅覺知道你存在！」——「一定是戰爭傷害！」——「可是那個痰盂，老兄，天曉得？到哪兒都帶著它，像愛情信物似的！」——「我告訴你們，真慶幸是你們三個；他讓我起雞皮疙瘩，兄弟，就是那雙藍眼睛。」——「你知道他們怎麼發現他的鼻子的嗎？他就走進一個地雷區，老兄，我發誓，他能找到安全的路，就好像聞得出那些他媽的地雷似的！」——「喂，不對啦，老兄，你說什麼呀，那是個老故事，就是整個庫迪亞組織的第一隻狗，名叫瘋婆子，老兄，別搞混！」——「喂，你，阿育巴，你最好小心點，人家說有大人物在關照他呢！」——「對啊，我不是告訴過你的嗎，賈蜜拉歌手……」——「哎呀，閉嘴啦，我們聽夠你的鬼話連篇了啦！」

阿育巴、法洛克與夏黑德，一旦跟這個古怪而對外界完全漠然的追蹤員打成一片（那是在公廁事件之後），就為他取了個綽號「老頭」，發音是「佛陀」（*buddha*）；不僅因為他比他們年長七歲，又親自參加過六年前的六五年戰爭，那時這三個男孩還沒資格穿長褲呢，而是因為他身旁總是籠罩著一種老朽的氣息。佛陀未老而先衰。

聲音轉譯時曖昧的巧合！烏爾都語「老頭」一字的發音，跟「佛陀」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陀」中的去音，是聲帶會振動的摩擦音，聽來很像發勿音的「奪」，然而，僅以些許差異存在的佛陀一字，是指菩提樹下成道的那位聖人……從前從前，有位王子因為無法忍受世間的痛苦，無法脫離生老病死卻又無法生活在其中；他在而不在；他的肉體在某個地方，但他的靈魂卻在別處。古印度的喬答摩·悉達多，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成道；他在薩爾納特的鹿野苑，教眾人如何解脫無明，尋得內心平靜；千百年後，撒利姆佛陀坐在一棵不同品種的樹下，無法回憶悲傷，像冰塊一樣麻木不仁，像黑板一樣擦成一片空白……我多少有點尷尬，卻又不能不承認，失憶症

是我們可怕的電影製片家經常使用的花招。我微低著頭，我承認我的人生已再度走入孟萊塢電影的陳腔濫調；但不管怎麼說，若不考慮更令人頭痛的投胎轉世，要重新做人，手段還真有限。所以，一方面為重複這種通俗劇的老伎倆致歉，一方面我必須頑固地堅持，我，他，一切重頭來過；花了那麼多年追求歷史地位，他（或我）已經清空了這念頭；自從賈蜜拉歌手以遺棄做為報復，千方百計把我弄進軍中，免得再看見我以來，我（或他）就認了命，這就是愛情的回報，毫無怨言地坐在籬懸木底下；因此，滌蕩了歷史的佛陀，學會了逆來順受，一切依令行事。換句話說：我成為巴基斯坦公民了。

包管是無可避免的，剛開始受訓那幾個月，佛陀一定會惹惱阿育巴。或許因為他決定不跟士兵們一起生活，住在犬營房另一頭一間草鋪的簡陋畜欄裡；也可能因為他經常那麼盤著腿，坐在他的樹下，手裡捧著銀痰盂，眼神渙散，嘴邊掛著愚蠢的微笑——就像他對失去腦子真的很高興似的！更有甚者，鼓吹吃肉的阿育巴可能會覺得他的追蹤者不夠有活力。「像根茄子一樣，」我准許阿育巴抱怨：「他媽的——蔬菜！」

（我們也可以換成宏關角度，年底時，煩躁的情緒已確定相當濃厚。不是連葉海亞將軍和布托先生，也都對拉赫曼酋長無禮地堅持自組新政府的權利，感到煩躁嗎？哀哀求告的孟加拉人民聯盟，在東巴基斯坦應選的一百六十二議席中，贏得一百六十席；布托的人民黨卻只在西巴基斯坦贏得八十一席。沒錯，令人煩躁的選舉。不難想見，身在西巴的葉海亞與布托，感到多麼頭痛！如果連大人物的火氣都愈來愈大，又怎能怪罪小人物？我們可以斷定，阿育巴的煩躁並非單一現象，他有極優秀的，甚至地位相當崇高的同道。）

訓練演習時，阿育巴法洛克夏黑德快步追隨佛陀，跟他一起追趕最微弱的氣息，翻越樹叢岩石溪流，三個男孩都不得不佩服他的技巧；但坦克車似的阿育巴，還是要問：「你真的不記得？一點也想不起來？安拉，你不會難過嗎？說不定在哪兒你有父母姊妹什麼的。」但佛陀溫和地打斷他：「不要嘗試把那種東西裝進我腦袋。我就是我，就這樣。」他的口音那麼純正。「真正高級的勒克瑙口音烏爾都語，哇！」法洛克肅然起敬說，發音不準像部落民的阿育巴沈默下來；三個男孩開始對謠言更加深信不疑。他們非出於自願地對這個人著迷，他黃瓜樣的鼻子，他那顆擯斥回憶與家族史的腦袋，除了氣味什麼也裝不進去……「就像一顆被吸空了的雞蛋，」阿育巴對同伴說，然後回到他最關心的議題，補充道：「安拉，連他的鼻子都長得像蔬菜。」

他們的不安一直持續。他們是否發覺，佛陀麻木的空白當中，有「不良」的痕跡——他對過去與家族的排斥，豈不就是他們要致力「根除」的顛覆行為？但營區長官對阿育巴的請求聽若罔聞。「長官長官我們能不能要隻真正的狗長官？」……所以，天生喜歡跟在後面搖旗吶喊，而且已經把阿育巴奉為領袖與英雄的法洛克，喊道：「怎麼辦？那個傢伙的家族背景，一定有高層的人囑咐准將包庇他，就這麼回事。」

據我判斷，（雖然這三個傢伙沒有能力表達這觀念），他們不安的基礎來自對精神分裂的恐懼，每個巴基斯坦人心中，都像埋藏臍帶一樣埋藏著分裂的恐懼。那年頭，這國家的東翼與西翼被無法跨越的印度大陸分隔；但過去與現在，也被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阻斷。宗教是巴基斯坦的黏合劑，使兩半接合在一起；就如同意識，一個人作為時間之流中一個和諧整體的自覺，綜合過去與現在，就成為人格的黏合劑，把從前的我們與現在的我們結合在一起。哲學夠了：我要說的是，佛陀放棄了意識，脫離了歷史，乃是最惡劣的榜樣——而像拉赫曼酋長這麼地位顯赫的人卻

起而效尤，企圖率領東翼脫離巴基斯坦，宣布「孟加拉」獨立建國！是的，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覺得不安是對的——因為在逃避責任的深處，我仍然脫卸不了責任，透過象徵的连接模式運作，是我，造成了一九七一年的戰爭。

但我必須回到新同伴身旁，以便追述公廁事件：坦克車似的阿育巴，是小組的頭兒，法洛克心滿意足地追隨他。但第三個年輕人，屬於比較鬱悶、獨來獨往的類型，也比較合我胃口。夏黑德十五歲生日那天，謊報了年齡來投軍。那天，他的旁遮普佃農父親把他帶到田裡，眼淚灑滿他了的新制服。老達爾告訴兒子，他們家姓氏的意義就是「烈士」，他希望兒子的表現配得上這名字，也許成為他們家族第一個進入芬芳花園的成員，丟下這個他做父親的無望還清債務，還得扶養十九個小孩的可悲世界。名字無法抵抗的力量，以及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壯烈成仁結局，已經盤據了夏黑德的心思；他在夢裡都看見自己的死，幻化成一個光輝燦爛的石榴，漂浮在他背後空中，隨便到哪兒都尾隨著他，等候時辰到臨。這令人心煩，又不夠光榮的石榴之死的景象，使夏黑德變成一個內向，不苟言笑的人。

內向、不苟言笑的夏黑德，目睹一個個庫迪亞小組派出營地，展開行動；便確信他的時辰，也就是石榴的時辰已不遠了。眼看著三人一犬的小組，陸續搭乘偽裝的吉普車離去，他推測政治危機一定愈演愈烈；時至二月，亢奮不耐的心情每天都愈加騷動。但坦克車阿育巴倒還能堅持在地觀點。他的不耐煩也在升高，但對象是佛陀。

阿育巴愛上了營區唯一的女性，一個清洗廁所的瘦巴巴女工，頂多不超過十四歲，乳房剛開始在破爛的上衣裡有點苗頭：是次貨，這不在話下，但她是唯一現成的，而且以洗廁所的而言，她牙齒長得不錯，回眸一笑時也滿動人……阿育巴開始盯著她到處跑，於是發現她進入佛陀鋪稻

草的犬舍，於是他便把腳踏車靠在牆上，站在車墊上，於是他就摔了一大跤，因為他不喜歡看到的景象。事後他找到掃廁所女孩，猛力抓住她手臂說：「幹嘛跟那個瘋——幹嘛，我阿育巴也可以呀——？」但她說她喜歡人犬，他很有趣，說他什麼感覺也沒有，他拿他那根水管在我裡頭磨來蹭去，可他什麼感覺也沒有，我覺得真舒服，他說他喜歡我的味道。這個小浪女的坦白，這洗廁所的誠實，讓阿育巴作嘔。他說她滿身都是豬糞的酸臭味，舌頭上也結滿了排泄物的硬塊；出於妒忌的痛苦，他設計了汽車跳接線的惡作劇，也就是給小便池通電的花樣。這地點對他有吸引力；代表某種理想的因果報應。

「沒感覺，是嗎？」阿育巴以輕蔑的口吻對法洛克和夏黑德說：「等著瞧好了：我一定讓他跳起來。」

二月十日（葉海亞、布托、拉赫曼均拒絕舉行高層會談），佛陀感覺到自然的召喚。多少有點擔心的夏黑德與興高采烈的法洛克，在公廁旁邊晃蕩；而已經利用汽車跳接線，把金屬小便器跟一輛吉普車的電瓶接在一塊兒的阿育巴，躲在公廁後面看不見的地方，他身旁有輛吉普車，車子的引擎在轉動。佛陀出現了，眼神跟吸毒者一樣渙散無光，步伐像在雲朵裡散步，他飄進廁所，法洛克喊道：「哇哇！阿育巴，兄弟呀！」便開始咯咯笑。三名娃娃兵等著聽壓抑的痛苦哀嚎，那是他們頭腦空洞的追蹤員開始撒尿的信號。電流會從金黃色的溪流往上爬，刺痛他用來磨擦小貧女的麻痺水管。

但沒有叫聲傳來；法洛克覺得困惑與上當，開始皺眉頭；時間過去，夏黑德緊張起來，大聲對著阿育巴喊道：「喂阿育巴！你在幹嘛呀，老兄？」坦克車阿育巴答道：「你以為我在幹嘛，小子，我從五分鐘前就把電流灌進去啦！」……夏黑德開始奔跑——「全速前進！」——衝進廁

所，發現佛陀以一種彷彿樂在其中的表情，清空想必囤積了兩星期存貨的膀胱，電流從他下面那根黃瓜進入他身體，但他顯然毫無感覺，他已經滿身是電，他的特大號鼻子尖端冒出藍色的火花；夏黑德沒有勇氣碰觸這個能用水管吸收電流的不可思議生物，尖叫道：「切斷，老兄，否則他就像洋蔥一樣炒熟啦！」佛陀從廁所走出來，一臉無所謂，右手扣扣子，左手拎著他的銀痰盂；三個娃娃兵這下知道確實是真的，安拉，像冰塊一樣麻木不仁，感覺跟記憶一樣麻痺了……這次事件後一星期，只要碰到佛陀，就會觸電，連洗廁所女孩都沒法子去犬舍裡纏他。

有趣的是，跳接線事件後，阿育巴不再憎恨佛陀，甚至開始對他有點尊敬；那詭異的一剎那，使這一小組結合成真正的團隊，為剷除世間的為非作歹者做好了準備。

坦克車阿育巴沒能電擊佛陀；但小人物雖然失敗，大人物卻成功了。（葉海亞與布托決定讓拉赫曼跳起來，計畫絲毫沒出差錯。）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二十個庫迪亞組織的小組，在那間有黑板的茅舍裡集合。總統從花圈裡向下看六十一個人和十九隻狗；葉海亞剛向拉赫曼提出和平的邀請，希望他同意立刻與葉海亞及布托談判，解決所有的爭執；但他的照片仍端著一張完美的撲克臉，一點也看不出令人震驚的真實動機……伊斯干達准將在腿上摩擦手指關節，納吉木丁士官長發號施令：六十一個人和十九條狗奉命換下制服。茅屋裡一片紛亂的窸窣聲；服從不發問，十九條狗脖子上的辨識項圈被取下。受過精良訓練的狗，豎著眼睛卻沒出一聲；佛陀也老老實實脫掉衣服。六十個人類跟著他做；六十人不須臾立正站在一堆堆疊放整齊的軍帽長褲鞋子上衣手肘上縫塊皮的綠色套頭毛衣旁邊，在寒風中發抖。六十一個男人，除了不完美的內褲，全身赤裸，領取（由勤務兵拉拉·莫恩

分發）軍方認可的便服。納吉木丁狺狺下令；於是他們全體打扮停當，有人穿長褲長衫，有人戴阿富汗式頭巾。有人穿廉價的縲縈長褲，有人穿小職員的西式條紋襯衫。佛陀圍腰布、穿無領罩衫，顯得很自在，但他周圍卻有士兵在不合身的便服裡扭來扭去。但這畢竟是軍事行動；不論人狗，都沒有出聲抗議。

三月十五日，貫徹換裝的命令後，二十個庫迪亞小組便取道錫蘭，飛抵達卡；其中包括夏黑德、法洛克、阿育巴與他們的佛陀。同時經由這一繞大圈的路線飛往東巴的，還有六萬名最剽悍的西巴軍隊；六萬人，就跟這六十一人一樣，都換了便服。總指揮官（身穿線條俐落的藍色雙排扣西裝）是提卡·康恩^①；負責鎮壓達卡，令它歸順的，就是老虎·倪亞吉。他穿棉布襯衫、休閒褲，頭上戴頂俏皮的軟呢帽。

我們飛經錫蘭，六萬零六十一名無辜的飛機乘客，避免飛越印度，因而失去了從兩萬尺高空下瞰最近舉行的另一場大選中，英德拉·甘地夫人率領的新國大黨，贏得壓倒性勝利——取得國會五百一十五席中的三百五十席——的慶祝活動。我們對英德拉一無所知，也來不及看她的競選口號「Garibi Hatao」（驅逐貧窮），裝飾在寶石形狀的印度各地牆壁上、旗幟上，就在那年早春，降落達卡，由特別徵用的民間巴士載往軍事基地。在旅途的這一階段，我們不免會聽到從某台看不見的留聲機傳來一首歌曲的片段。曲名叫做〈我們的金色孟加拉〉（作詞者：泰戈爾

① 提卡·康恩（Tikka Khan）巴基斯坦將領，因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達卡大學屠殺平民，與鎮壓孟加拉爭取獨立人士的殘酷手段，獲得「孟加拉屠夫」的封號。本章提及的印、巴將領如老虎·倪尼吉、山姆·曼雷克蕭均為史實人物。

①)，其中一部分是這樣的：「你芒果樹叢春日的濃郁芳香，使我心欣喜欲狂。」好在我們都不懂孟加拉語，所以能倖免於這種歌詞的茶毒顛覆，但我們的腳（必須承認）卻不由自主跟著旋律打拍子。

最初，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和佛陀連這城市的名字都沒被告知。一心想消滅素食者的阿育巴低聲說：「我不是說過的嗎？現在我們要給他們顏色看！幹間諜耶，兄弟們！還穿便衣！衝上去啊，第二十二小組！砰！砰！哇！」

但我們不是在印度；目標也不是素食者；經過幾天休息，制服又發回來。第二次變裝的日期是三月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五日，葉海亞與布托突然中止跟拉赫曼談判，回到西翼。夜晚降臨；伊斯干達准將由納吉木丁與拉拉·莫恩（他被六十一套制服和十九條狗項圈的重量壓得步履蹣跚）隨同，衝進庫迪亞營房。納吉木丁大吼：「起來！依令行動，不許說話！一，二，馬上集合！」飛機旅客換上制服，拿好武器；伊斯干達准將終於宣布此行的目的。「那個拉赫曼，」他透露：「我們來給他點顏色看看。我們一定會讓他跳起來！」

（三月二十五日，與布托和葉海亞談判破裂後，拉赫曼宣布孟加拉國獨立。）

庫迪亞小組潛出軍營，擁進等候的吉普車；這時，基地的擴音器正大聲播放賈蜜拉歌手錄製的愛國歌曲。（阿育巴戳一下佛陀：「聽啊，別裝了，你聽不出來嗎——想想啊，老哥，那不是

①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詩人，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生於、長於孟

加拉，後來赴英國受教育，一生熱愛孟加拉，也致力社會改革。

你親愛的——安拉，這只會讓人掉眼淚！」）

午夜——難道還會有別的時刻？——六萬名鎮暴部隊也離開軍營；以平民身分飛來的旅客，現在發動坦克車。然而，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與佛陀由伊斯干達准將親自挑選，隨同他從事最大的夜間冒險。是的，帕德瑪：拉赫曼被捕時，是我把他嗅出來的。（他們提供我一件他的舊襯衫；有了味道就很簡單。）

* * *

帕德瑪快要氣瘋了。「可是，先生，你沒有，不可能，你怎麼會做這種事……？」帕德瑪：我真的做了。我發誓要說出一切，不隱瞞一丁點真相。（但她臉上有蝸牛痕跡，她非要我給個說法不可。）

所以——相信我，不相信我，但事實就是這樣！——我必須重申一遍，痰盂打中我的後腦杓之後，一切都宣告終結，一切都重新開始。那個一心一意追求人生意義、有價值的目標、企圖給自己披上天才外衣的撒利姆，已經沒有了；要直到一條叢林巨蛇——暫且透露這麼多——將他帶回，之前，就只有佛陀；他無法從歌聲認出親人；他不記得父親或母親；對他而言，午夜毫無意義；他，經過一場滌清一切的意外，在軍醫院的病床上醒來，便接受從軍的命運；他屈服於自身所處的環境，盡自己的責任；服從命令；他活在這世界，也不活在這世界；他低著頭；他能追蹤任何人或動物，穿過街道或河流；他既不知道也不在乎，在誰的照顧下，作為給誰的恩惠，出於誰的報復動機，為什麼他要穿上軍服；換言之，他就是庫迪亞第二十二小組深受信賴的追蹤員，

不多也不少。

但這場失憶症也未免太過方便，提供太多藉口了吧！所以請容我批判自己一下：如今佛陀服膺的逆來順受哲學，其實跟他從前追求核心地位的欲望如出一轍，只會招來不幸；在達卡，後果很快就出現。

「不，不是真的，」我的帕德瑪哀歎道；那天晚上大部分敘述都遭到她類似的否定。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午夜：經過被砲轟的大學，佛陀率領軍隊來到拉赫曼的巢穴。學生與教授從宿舍裡衝出來；子彈迎接他們，紅藥水染污了草坪。但拉赫曼沒有挨槍子兒；他戴上手銬，遭到粗暴的對待。阿育巴把他帶上等候的箱型車。（正如從前有一次，燉肉革命之後……但拉赫曼沒有裸體；他穿了一件黃綠條紋的寬褲。）我們駛過城市的街道，夏黑德望出窗戶，看到絕非事實也不可能是事實的景象：士兵不敲門就衝進女生宿舍；女生被拖到街上，她們的身體同樣被暴力進入，仍然沒有人費事敲個門。報社的編輯部燃燒著冒出廉價、低級趣味新聞紙黃黑色的骯髒煙霧，各工會的辦公室被夷為平地，路旁水溝裡，裝滿不僅是熟睡的人——可以看到裸露的胸膛，以及彈孔形成的青春痘。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默不則聲，隔著移動的窗戶注視這一幕，而我們的健兒，我們為真主而戰的士兵，我們一個抵十個印度佬的軍人，藉著對市內貧民窟發射燒夷彈機關槍手榴彈維繫兩巴統一。我們把拉赫曼帶到機場，由阿育巴拿手槍抵著他的臀部，將他推上載他飛往西巴基斯坦囚籠的飛機時，佛陀閉上眼睛。（「不要把這段歷史裝進我腦袋，」有次他對坦克車阿育巴說：「我就是我，事實就這麼多。」）

伊斯干達准將召集他的部隊：「即使現在，還有顛覆份子必須斬除乾淨。」

思想變得極度痛苦時，行動就是最好的治療……狗士兵拉緊繫索，然後，被釋放了，快樂地

撲向工作。哦狼犬追逐不良份子啊！哦大規模拘留的教授與詩人啊！哦不幸的反抗者格殺勿論的命令下圍捕到的人民聯盟成員與時尚特派員啊！戰犬在市內大肆破壞：法洛克夏黑德阿育巴輪流嘔吐，因為燃燒的貧民窟臭氣侵入他們的鼻子。那股惡臭在佛陀的鼻子裡產生如烙印般生動的影像，但他繼續克盡職守。嗅出他們的下落：剩下就是士兵們的工作。庫迪亞小組在城市悶燒的廢墟裡出沒。今晚所有不良份子都不得安眠；所有藏身處都會被各個擊破。偵緝犬追拿逃竄的國家統一之敵；狼犬不甘落後，將牙齒嵌進獵物身上。

我們的第二十二小組，那天晚上逮捕了多少人——十個，四百二十個，一千零一個^①？有多少知識份子、膽小如鼠的達卡人，躲在婦人的紗麗後面，必須將他們拖到街上？伊斯干達准將有多少次——「聞聞這個！這就是顛覆的臭味！」——釋出統一的戰犬？那個三月二十五日晚上發生的事，一定有一部分，永遠處於混亂狀態，無法解脫。

統計數字沒有意義：一九七一年，有一千萬難民越過東巴基斯坦——孟加拉邊境，逃入印度——但一千萬（就同任何大於一千零一的數字）是個拒不被人理解的數字。比較也無濟於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遷徙活動」——沒有意義。比出埃及記規模更大，比鼓吹分裂的遊行群眾更大，多頭惡魔湧入印度。邊界上，印度士兵訓練通稱為「自由鬥士」的游擊隊；達卡則由老虎·倪亞吉坐鎮。

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呢？我們的綠制服男孩？他們如何跟食肉的同好作戰？他們叛變嗎？軍

^① 四百二十與一千零一均為本書重複出現的數字主題。

官——伊斯干達、納吉木丁、甚至勤務兵拉拉——是否也滿身噁心的彈孔？沒有。他們沒事。天真已失；儘管眼神中有新的鬱悶，儘管確定感已無可挽回地失落，儘管道德的絕對性已被腐蝕，這個小組還是盡忠職守。佛陀不是唯一服從命令的人……雖然高居這場鬥爭之上，賈蜜拉的歌聲與唱泰戈爾歌詞的無名聲音角逐：「清幽田舍過一生，倉稟堆滿新糧，使我心欣喜欲狂。」

他們的心都發狂了，但不是因為快樂，阿育巴與同伴服從命令；佛陀追蹤氣味的蹤跡。第二十二小組深入城市的心臟，這城市已變得暴力瘋狂血腥，因為西巴士兵對是非觀念的反應失常；穿過黑燈的街道，佛陀全心地放在地上，嗅出足跡，無視滿地的混亂，香菸盒、牛糞、翻倒的腳踏車、丟棄的鞋子；然後又執行其他任務，下鄉去，整個村莊都因收留自由鬥士遭到株連，被燒成灰燼。佛陀與三個男孩追蹤人民聯盟的小黨官、眾所周知的共產黨徒。從他們身旁經過的逃難村民，將捲成包的細軟頂在頭上；經過遭破壞的鐵軌與燒焦的樹木；彷彿有什麼看不見的力量在指揮他們的腳步，總是將他們吸入更黑暗的瘋狂之心。他們的任務將他們送往南方南方南方，總是更接近海洋，直到恆河的河口與大海。

最後——當時他們跟蹤的是誰？名字還有意義嗎？——他們被交待的這頭獵物，技巧想必跟佛陀不相上下，是他旗鼓相當的對手，否則怎麼會這麼久還抓不到他？最後——擺脫不了所受的訓練，追蹤不擇手段，抓人毫不留情，他們執行一項不可能有結果的任務，追捕一名可以無限期逃過他們的敵人，但是他們不能空手回基地，所以得一直追下去，南，南，南，南，被永無盡頭氣味軌跡拉著向前走；或許還不止這些：因為，我這輩子，命運一直都不吝伸出「援」手。

他們徵用了一艘船，因為佛陀說，足跡通往下游；飢餓沒有睡眠疲倦，進入一片荒廢水稻田

的宇宙，他們划船追逐尚未見到的獵物；乘棕色的大河逐流而下，直到戰爭遙遠得無從記憶，但那股氣味仍引領他們向前。河流有個熟悉的名字：帕德瑪。但那名字是當地的騙局；事實上，那仍然是「她」，眾河之母，恆河女神穿過濕婆的髮茨流向大地。佛陀好幾天沒說話；他只用手指，那兒，那個方向，他們就繼續走，向南向南向南直到海邊。

一個沒有名字的早晨，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在他們荒謬追蹤的船上醒來，擱淺在帕德瑪——恆河之岸——發現他離開了。「安拉安拉，」法洛克喊道：「豎起耳朵祈求憐憫吧，他把我們帶到這淹死人的地方就跑了，都怪你，阿育巴，你用跳接線整他，這就是他的報復！」……太陽，升上來。天空有陌生的異國飛鳥。飢餓與恐懼就像老鼠在他們腹中；而萬一，萬一自由鬥士……叫爹喊娘不應。夏黑德夢著他的石榴夢。絕望，輕拍著船緣。遠方接近地平線的地方，有一道不能存在的、連綿不盡的綠色大圍牆，從左攔到右，延伸到大地盡頭！說不出的恐怖：這怎麼可能，我們所見怎麼可能是真的，這跨越全世界的牆是誰建的？……然後阿育巴說：「看啊看啊，安拉！」水稻田那一頭，向他們而來，有一場古怪的慢動作追逐；先是黃瓜鼻的佛陀，你在一哩外就看得見那玩意兒，緊跟在他身後，啪答啪答跑過稻田的，是一個張牙舞爪，揮著鐮刀的農夫，時光老人生氣了，而沿著田隴，還有個女人，紗麗擦在兩腿之間，披頭散髮，尖叫著苦苦哀求，揮舞鐮刀的復仇者，踏得稻子東倒西歪，從頭到腳都是泥水。阿育巴緊張地鬆了一口氣，高聲吼道：「老山羊！就放不過本地女人！加油，佛陀，別讓他逮著你，他會把你兩根黃瓜都切掉的！」法洛克跟著說：「那可怎麼辦？要是佛陀真被切了片，會怎樣？」坦克車阿育巴便從槍套裡掏出手槍。阿育巴瞄準：雙手舉在面前，盡量不發抖。阿育巴擠壓扳機：一把鐮刀飛向半空。慢慢地慢慢地農夫的手臂舉起，彷彿在禱告；雙膝跪下在田水裡；臉埋到水裡，讓額頭觸及土

地。堤防上有個女人在哀哀哭泣。阿育巴對佛陀說：「下次我會先打死你。」坦克車阿育巴抖得像片樹葉。時光老公公死了，躺在稻田裡。

但沒有意義的追逐仍要繼續，永遠沒被看見的敵人仍然存在，佛陀說：「走那邊」，四個人繼續划啊划，向南向南向南。他們謀殺了鐘點，遺忘了日期，再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追蹤還是逃亡，但不論何者，都推動他們愈來愈接近那道不可思議的綠牆，「那邊」，佛陀堅持，然後他們就進到裡頭去了，那麼茂密的叢林，歷史幾乎從不曾找到進人的門檻。孫德爾本^①：它吞噬了他們。

① Sundarbans 位於孟加拉南部，是恆河入海沖積成的廣大三角洲，主要為森林與鹽沼，由沼澤島嶼交織而成，森林茂密，野獸出沒，有孟加拉虎禁獵區。

孫德爾本大森林

我就老實招了吧：最後那個飄忽不定，逼著我們向南向南向南的獵物，根本不存在。我要對所有的讀者，毫無隱瞞地供承：雖然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沒有能力分辨追逐與逃亡，佛陀卻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雖然我明白，這麼說無異是提供未來的討論者或滿口毒液的批評者（但我要告訴他們：我兩次中過蛇毒；兩次都證明，我比蛇毒更強悍）更多彈藥——是我犯罪的供狀、悖德的曝光、怯懦的證明——但我不得不說，他，佛陀，終於無法繼續盲從他的職責，開小差，溜了。感染到悲觀徒勞羞恥等咬齧靈魂的細菌，他做了逃兵，躲入沒有歷史、無名無姓的雨林，還連累了三個孩子。我希望藉文字使之永垂不朽的東西，與製作醬菜其實大同小異：乃是一種一旦向環境屈服，後果便顯著到不可能否定的精神狀態，其中過量的現實會產生一種淪肌浹髓、只想逃入安全與夢想的渴望……但叢林，就跟所有避難所一樣，跟他的預期正好背道而馳——是更多，也是更少。

「我很高興，」帕德瑪說：「我真高興你逃走了。」但我堅持：不是我。是他，佛陀。在蛇咬之前，他絕對不是撒利姆；再怎麼逃避，他跟過去的他還是兩個人；雖則他堅守崗位的拳頭裡，緊緊扣著一個銀痰盂。

叢林在他們身後閤攏，像一座墳墓，在拱起如大教堂穹頂、恢宏高大的樹木底下，在無法辨

識、迷宮似的鹹水渠道裡，一連划行數小時，只覺得愈來愈疲憊，愈發的狂亂，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終於無藥可救地迷路了；他們一次又一次轉向佛陀，他指著：「那個方向，」然後：「走那條，」但他們再怎麼賣力划，不顧疲憊，離開這地方的可能性，卻眼看著像鬼火般愈來愈渺茫；到頭來，他們開始氣勢洶洶地質問這位應該不會出錯的追蹤員，或許看出他總是濁藍色的眼睛裡，閃過一小抹羞慚或如釋重負的光芒，法洛克在森林墳墓似的蒼翠中悄聲道：「你也不知道。你只是胡說八道。」佛陀保持沈默，但他們從他的沈默中讀到自己的命運，現在他確信森林已吞噬他們，就像癩蝦蟆吞食一隻蚊子，這下子阿育巴確信自己再也看不到太陽了，這坦克車徹底崩潰，像梅雨季般嚎啕大哭起來。這個理小平頭的大塊頭哭得抽抽搭搭，像個小孩，不協調的一幕，讓法洛克與夏黑德也失去了理智；法洛克出手攻擊佛陀，差點打翻了船，他溫順地承受雨點般落在他胸膛肩膀手臂的拳頭，直到夏黑德基於安全考量，把法洛克拖開。阿育巴不停地哭了三個小時或三天或三週，直到開始下雨，使他的眼淚再沒有必要；夏黑德聽見自己說：「看你搞的，老哥，都是你哭的結果。」這證明他們已經向雨林的邏輯屈服，但這只不過是開頭，黃昏的神秘揉合了樹木的不真實感，孫德爾本在雨中開始生長。

最初，他們忙於掬出船裡的水，沒有注意；而且，水位不斷升高，也把他們搞糊塗了；但最後一抹天光裡，森林的尺寸、力量、癡惡都毫無疑問已經變大了；在暮色中，可以看見巨大、古老的紅樹林，傾斜的大屋頂，飢渴地向四面八方盤旋扭動，吸入雨水後，變得比象鼻更粗壯，而紅樹林本身，忽然長得那麼高，就如夏黑德後來說的，樹梢上的鳥一定可以直接對著上帝唱歌。巨大的尼巴棕櫚^①高處的葉子開始擴張，如一個個綠色的大巴掌兜成杯形，在夜晚的大雨中膨脹，直到整個森林都宛如覆蓋了屋頂；然後尼巴棕櫚果開始掉落，它們長得比世界上所有的椰子

都大，從令人目眩的高處墜落，累積了驚人的加速度，像炸彈般在水中開花。雨水灌滿他們的船；他們只有軟趴趴的綠扁帽，和一個舊的食用油罐可以舀水；黑夜降臨，尼巴棕櫚果從空中轟炸他們，夏黑德說：「別無選擇——我們必須上岸。」雖然他滿腦子想著他的石榴夢，但他也想到，夢境可能就在這兒實現，雖然這兒的果實品種不同。

阿育巴紅著眼睛瑟縮在那兒，法洛克似乎也因心目中的英雄崩潰而開始四分五裂；佛陀卻仍一言不發，只顧低著頭，夏黑德是唯一還有思考能力的人，雖然他全身濕透、疲累不堪，夜間的叢林在四周吱吱作響；每當想起他的死亡石榴，他的頭腦就會有一部分清醒過來；所以，是夏黑德對我們（他們）發號施令，把我們（他們）即將沈沒的船划到岸邊。

一枚棕櫚果以吋半之差，差點擊中小船，水中浪花滔天，船翻了；他們在黑暗中摸索上岸，把槍枝、油布、油罐都舉在頭頂，船拖在身後，顧不得轟炸的棕櫚果與蛇行的紅樹林，倒頭躺在濕答答的船上，便睡著了。

他們醒來時，雖天氣很熱，卻濕得發抖，雨勢變得更綿密。他們發現滿身都是長達三吋的水蛭。蟲體因為缺乏直接日照，幾乎呈完全透明無色；但現在都變成鮮豔的紅色，因為盛滿了血；牠們一隻接一隻在四具人體上爆炸開來，因為太貪婪，不能在吸飽時停止。血液從腿上流到森林的地面；森林將它吸進去，便將來者摸得一清二楚。

墜落的尼巴棕櫚果在森林地表砸碎時，也流出一種血色的液體，紅色的椰乳，立刻有上百萬隻昆蟲撲上去，包括一種跟水蛭一樣透明的大蒼蠅。蒼蠅吸飽了果實的乳汁，也變成紅色……整

① Nipa Palm，一種特別高大的棕櫚樹，葉片可用於蓋屋頂，樹汁可釀酒。

個夜晚，只覺得孫德爾本不斷生長。最高大的是叢林因而得名的孫德利樹；樹木高到可以阻斷最微弱的陽光。我們（他們）四個爬下船；只有當腳踏上堅硬裸露、爬滿粉紅色蠍子與大群騷動的淺褐色蚯蚓的土地，他們才憶起自己的飢與渴。四周的葉片上都有雨水流下，只消把嘴巴仰向叢林的屋頂，便有飲水；但或許因為水是從孫德利葉片、紅樹林的枝幹、尼巴的羽葉，流入他們體內，途中也沾染了某種叢林的瘋狂，所以他們喝著喝著，就愈來愈深陷入那鳥鳴嘎嘎、群蛇盲眼的鬱鬱森森世界的控制。在叢林造成的渾濁朦朧的心理狀態下，他們準備第一頓餐食，結合尼巴果實與攪爛的蚯蚓，這讓他們每個人都劇烈腹瀉，他們不得不檢查排泄物，察看是否把腸子都拉了出來。

法洛克說：「我們快死了。」但夏黑德有旺盛的求生欲望；從夜晚的疑慮恢復後，他十分確信這不是他應該的死法。

迷失在雨林中的夏黑德，知道梅雨轉弱不過是暫時的喘息機會，他認為，覓路出林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再度傾盆而下的梅雨，隨時都有可能讓他們不稱職的小船沈沒；由他發號施令，他們用油布與棕櫚葉搭了個蔽身之所，夏黑德說：「我們一直吃水果，可以活得下去。」他們早在許久以前，就忘記了此行的目的；從遙遠的現實世界開始的追逐，在孫德爾本不一樣的光線中，具有一種荒謬幻想的性質，使他們能夠將它徹底遺忘。

於是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與佛陀，便歸降這片夢之森林的恐怖幻影。一天天過去，在一再重臨的大雨中溶成一片，儘管寒熱交加鬧痢疾，他們仍然活著；他們扯下孫德利樹與紅樹林低處的枝幹修繕住處，喝尼巴棕櫚的紅色椰乳，也學到多種求生技能，像是勒殺蛇，投擲削尖的棍子時，準頭可以穿過多色鳥的砂囊。但有天晚上，阿育巴在黑暗裡醒來，看見一個心臟被子彈穿過

的透明農夫，手拿著鐮刀，悲傷地往下看著他，他奮力要脫離船身時（他們把船拖上來，放在原始的屋頂下面），農人身上流出一種沒有顏色的液體，從心口的洞流出，滴到阿育巴拿槍的手臂上。第二天，阿育巴的右臂就動彈不得，硬梆梆地掛在他身旁，彷彿上了石膏。雖然法洛克夏黑德百般協助，表示同情，但都沒有效；手臂被鬼魂看不見的體液鎖住，動不了了。

第一個鬼魂出現之後，他們開始相信這座森林真的無所不能；它每天晚上帶給他們新的懲罰，曾經被他們追蹤逮捕的男人的妻子控訴的眼神，因他們的工作而失去父親的兒童嘰哩呱啦喊叫……在這第一次的懲罰中，連一向不動如山的佛陀，也不禁用他的城市人口音承認，他也經常夜間醒來，發現森林像厲鬼壓在他身上，使他無法呼吸。

叢林把他們懲罰夠了——他們全變成了過去的他們發抖的影子——就恩賜他們雙重懷舊的奢侈享受。一天晚上，向嬰兒期退化最快速，已經開始吸吮那根還能動彈的大拇指的阿育巴，看見他母親在看他，給他吃她用愛心做的一種美味的甜米糖；但就在他伸手去接那塊糖糕的同時，她卻快步跑開，他見她爬上一棵大孫德利樹，靠尾巴吊掛在高枝上，搖來晃去：一隻長著他母親的臉、鬼魂似的白猴，每晚來探訪阿育巴，所以一段時間後，他就被迫記住甜食之外，更多與她有關的細節；她如何喜歡坐在一箱箱嫁妝中間，好像她也不過是某種物品，是她父親送給她丈夫的一件禮物；在孫德爾本的中心，阿育巴第一次懂了他的母親，便不再吸吮拇指。法洛克也看到幻象。一天黃昏，他恍惚看見他哥哥瘋狂地從森林中跑過，便確信他父親已去世。他想起某個早已遺忘的日子，他的農夫父親告訴他和他的飛毛腿哥哥，本地那個借錢收三倍利息的地主，同意用他的靈魂交換最近一筆貸款。「我死了以後，」法洛克的老爸對他哥哥說：「你得張開嘴巴，我的靈魂才能逃進去；然後你得跑跑跑，因為地主會追趕你！」退化程度也已相當驚人的法洛克，

因得知父親死亡和哥哥逃亡，獲得新力量，便揚棄森林在他體內重新創造出來的幼稚習慣；他不再在飢餓時哭泣並追問為什麼。夏黑德也有一隻臉長得像他祖先的猴子來訪；但他只看到父親叮嚀他，不要辜負自己的名字。這也幫助他重建因為戰爭一味要求服從命令而消磨殆盡的責任感；所以，看起來，這座魔法森林因他們過去的劣行，把他們折磨夠之後，又牽著他們的手，把他們導向新的成年。他們的希望化身幽靈，在夜晚的森林裡飛躍而過；問題是他們連它的模樣都看不清楚，更不要說捕捉了。

可是根本無舊可懷的佛陀，自顧自盤腿在孫德利樹下打坐；他的眼睛和心靈都顯得很空洞，夜間他不再驚醒。但最後森林還是找到突破的途徑；一天下午，傾盆大雨下在樹上，蒸發為水汽，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看見佛陀坐在他的樹下，被一條透明的盲蛇咬到腳跟，將毒液注射進去。夏黑德用一根樹枝擊碎蛇頭；從頭麻痺到腳的佛陀，對此似乎一無所覺。他一直閉著眼睛。事後，娃娃兵們等著人犬死亡；但我比蛇毒更強大。整整兩天，他變得像樹一樣僵硬，兩眼鬥雞，所以他透過鏡像觀察這世界，右邊都變成了左邊；終於他身體鬆弛下來，眼神不再因若有所思而渾濁不堪。我重新跟過去連上線，被蛇毒衝擊、統合，過去的故事從佛陀唇間源源湧出。他的眼神恢復正常，他的話滔滔不絕，好像是梅雨季的一部分。娃娃兵聽他嘴裡流出的往事，聽得神往，從午夜的誕生開始，無法停頓地一直往下講，因為他在回攝一切，所有的一切，所有失落的历史，將一個人塑造完成，不計其數的複雜程序。張口結舌，全神貫注，娃娃兵們像喝樹葉污染過的水一般，吞飲他的過去，聽他說尿床的表兄、革命的辣椒燉肉、妹妹的完美歌喉……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願意（曾經）付出一切代價，只為了知道這些傳言是否屬實；但在孫德爾本，得來全不費工夫。

快點兒說完吧：遲開的愛情花，賈蜜拉在射進臥室裡的一道月光下。夏黑德喃喃道：「原來如此，他告白後，她再也受不了身邊……」但佛陀繼續往下說，很明顯，他試圖追憶某件特定的事，某件不肯回來的事，頑固地逃避著他，然而他講到最後，也沒找到它，甚至講完了聖戰，揭曉了從天而降的是什麼玩意兒，他還是皺著眉頭，十分不滿意。

一陣沈默；然後法洛克問道：「這麼多東西，大哥，放在心裡頭；這麼多不好的東西，難怪他一直閉著嘴！」

你瞧，帕德瑪：我從前就講過這個故事。但不肯回來的是什麼呢？是什麼東西不能用無色蛇釋放一切的蛇毒，從我口中逼出來的呢？帕德瑪：佛陀忘了他的名字。（說得更精確一點：是他的名，不是他的姓。①）

雨還在下。水位一天天升高，直到情況很明顯，他們得進到森林更深處，找尋高地。雨下得太大，船不能用；所以，仍然聽從夏黑德的號令，阿育巴法洛克與佛陀將小船推到距不斷被侵蝕的河岸很遠的地方，將繫索固定在孫德利樹的樹幹上，用樹葉把船蓋好；這件事做好以後，別無他途，他們便深入叢林鬱鬱蒼蒼的不確定而去。

這一回，孫德爾本再次變了性情；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再度聽到哀聲溢耳，來自那些好幾個世紀前被他們奪走所謂「不良份子」的家族；他們狂亂地向前衝入叢林，逃避受害者痛苦的聲聲指控；夜間鬼魅般的猴子麋集樹上，唱著〈我們的金色孟加拉〉：「……哦母親，我很窮，但我

①撒利姆的名字 Saleem 原義是「安全」。有趣的是，這名字跟作者魯西迪的名 Salman 具有相同意義。

將僅有的一切放在妳腳邊。我的心欣喜欲狂。」不絕於耳的聲音帶來無盡的折磨，怎麼也逃不脫，森林裡學來的責任感，加重愧疚的負擔，使他們再也扛不動，三名娃娃兵終於被迫背水一戰。夏黑德彎腰撿起一團吸飽雨水的叢林爛泥；在可怕的幻聽的痛苦中，他將包藏禍根的雨林泥團塞進耳朵。繼他之後，阿育巴與法洛克也用爛泥堵住耳朵。只有佛陀沒塞耳朵（一個是好的，另一個早就壞掉了）；好像只有他一個人願意承受叢林的報復，好像他自知罪惡感無可避免而低垂著頭……夢之森林的爛泥裡，無疑包藏著叢林昆蟲隱匿的透明，以及鮮橘色鳥糞的魔道，三名娃娃兵的耳朵都受到感染，聾得什麼也聽不見，所以他們雖然豁免了叢林唱歌似的控訴，現在要交談卻必須仰賴基本的手語。但他們似乎寧可患這種聾病，也不要聽孫德利樹葉喃喃耳語那些難以消受的秘密。

終於，所有聲音都靜止了，雖然現在，聽得見它們的也只有佛陀（以他唯一的好耳朵）一個人；終於，當四名流浪者恐慌得幾乎要發狂時，叢林帶領他們穿過一片樹鬚的帷幔，給他們看一幕美絕人寰、令他們喉頭打結的風景。連佛陀都好像把痰盂握得更緊。四個人，一個好耳朵，他們走進一個洋溢著囀鳥優美旋律的山谷，谷地正中央有一座宏偉的印度教寺廟，在不復記憶的時代，用一整塊巨大無比的岩石雕刻而成；它牆上的飾帶裡，舞踊著男與女，以需要無比體能的姿勢交歡，有些顯得非常荒謬可笑。四人以難以置信的步伐，走向這奇蹟。進到廟裡，他們終於可以擺脫無盡的黃梅雨，喘口氣，廟裡有尊高大的黑色女神舞蹈像，這些巴基斯坦的娃娃兵叫不出她的名字；但這尊佛像知道她自己是迦梨^①，豐饒，恐怖，牙齒上有殘留的金漆。四名旅客倒在她腳下，沈入無雨的睡鄉，這一覺約在午夜時分結束，他們同時醒來，發現四個容貌美麗得無法形容的年輕女孩對著他們微笑。夏黑德想起在芬芳花園等候他的四名美女，還以為自己已在夜間

死去；但這些美女看起來很真實，而且她們裡頭一絲不掛的紗麗，都被叢林撕破、弄髒了。八隻眼睛對著八隻眼睛，紗麗解下來，摺疊整齊，放在地上；全身赤裸，長相一模一樣的森林女兒，隨即走向他們，八隻手臂與八隻手臂交纏，八條腿與八條腿相接；在多手迦梨的雕像底下，旅客縱情投入感覺十足真實的愛撫、親吻與溫柔疼痛的愛之咬齧、留下傷痕的搔抓，他們發覺這這這，這正是他們需要的，他們一直渴望卻不自知的東西，經過了初期叢林生活的幼稚退化與童稚悲傷，熬過了記憶與責任的攻擊，以及重新面對控訴的更大痛苦，他們從此永遠脫離了嬰兒期，忘懷了理性、各種牽扯與耳聾，忘懷了一切，他們縱情享受四名一模一樣的美人兒，腦子裡一點思緒也沒有。

那晚以後，他們再也沒法子離開那座寺廟，只除了出外獵食，每晚他們最滿足的夢境裡的溫柔女子，總是不發一言地回來，從來不說話，總是把紗麗收疊整齊，總是帶給這四名迷路者超乎想像、肉體結合的絕頂歡愉。他們沒有人知道這階段持續了多久，因為孫德爾本的時間，遵循的是未知的法則，但終於有一天，他們互望，發現大家都變成了透明人，可以看穿彼此的身體；還不算很清澈，只是如雲似霧，就像隔著芒果汁望去。他們驚嚇之餘，才覺悟這是叢林的最後一招，最歹毒的詭計，藉著滿足他們內心的欲望，愚弄他們耗盡他們的夢想，所以他們夢想的生活從體內滲出，使他們變得像玻璃一般空洞透明。佛陀現在看清楚，那些昆蟲、水蛭與蛇之所以透

① Kali, 亦譯做時母，印度教女神，濕婆之妻，掌管死亡與毀滅。造像有四手，分別握有不同兵器，黑面、紅

眼、獠牙，長舌吐出口外滴血，滿身血污，戴頭骨做的項鍊、死屍做的耳環、毒蛇的腰帶，狀甚恐怖。據說她也是印度職業兇手的守護神，他們以暗殺的受害人向她獻祭。

明，可能是基於牠們蟲類、蛭類、蛇類的想像遭受掠奪，而未必是因為缺乏陽光所致……透明的驚嚇令他們如夢初醒，他們以新的角度看這座寺廟，看到岩石上寬闊的裂縫，才知道大塊墜石隨時可能掉下來，將他們壓扁；然後，在被棄的神龕一個陰暗的角落，他們看見應該是四個小火堆的殘留——陳年的灰燼、石上的焦痕——也可能是四座火葬堆；每堆的中央，都有一小撮被火灼焦，尚未碎裂的黑骨頭。

佛陀如何離開孫德爾本：當他們逃出寺廟，奔向小船，幻影森林使出了它最可怕的最後詭計；他們還沒趕到小船那兒，那東西就衝著他們而來，先是遠方的一陣隆隆聲，然後是即使爛泥糊聾的耳朵也能穿透的一聲巨響，他們剛解開小船，飛快地跳上去，山洪就來了。這下子，他們落入水的掌握，水可以輕易將他們在孫德利樹、紅樹或尼巴棕櫚上，撞得粉身碎骨，但洪流卻載著他們，沿洶湧的棕色渠道，折磨人的森林如飛掠過，模糊成一片大綠牆，就好像叢林對這批玩具已經厭煩，隨手便將他們扔出它的地盤，隨波逐流，被無法想像的強大波濤逼迫向前、再向前，他們可憐兮兮地在墜落的樹枝與蛻下的水蛇皮中間載沈載浮，終於被拋到船外。退潮的洪水將船砸碎在樹樁上。水退了，他們被扔在淹水的稻田裡，水深及腰，但還活著，從夢幻叢林的中心被送出來，當初我遁入叢林，只巴望能找到平靜，找到的更少，找到的也更多，但如今又回到軍隊與日期的世界。

他們走出叢林，已是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必須承認（但在我看來，這一事實只使我對森林改變時間的魔法更覺得不可思議），那個月沒有山洪爆發的記錄，雖然一年之前，該地區確曾為水患所苦。

孫德爾本餘波蕩漾，我的舊生活等著把我收回去。我早該知道：過去熟悉的一切是逃不掉的。過去的你永遠是現在的你。

一九七一年，整整七個月，三名士兵和他們的追蹤者，從戰爭的表層消失。但到了十月，當雨季結束，自由鬥士游擊小隊，對巴基斯坦軍事前哨站展開恐怖攻擊；自由鬥士的狙擊手對士兵和低階軍官一視同仁，一個接一個射殺的同時，我們的四人小組忽然現身；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設法重新加入西翼佔領部隊的主力。後來有人問起，佛陀總藉助隨意竄改的故事解釋他的失蹤，在森林中迷路啦，四周樹木的根像蛇一樣攔住你啦。沒有被所屬部隊的軍官正式偵訊，是他的運氣。阿育巴法洛克夏黑德也沒有受到這種偵訊；但那卻是因為他們活得不夠久，沒能捱到回答問題的時分。

……一個荒廢的村落裡，到處是用糞便塗敷泥牆的茅屋——一個連雞隻都逃光了的廢棄社區裡——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哀歎他們的命運。被雨林的爛泥毒聾了耳朵，如今沒有叢林嘲弄的聲音在空中迴旋，這種殘障開始令他們非常不開心，他們哀歎著各自的悲哀，每個人都同時開口，卻誰也聽不見誰；但佛陀必須聽他們每個人說：阿育巴站在光禿禿房間裡，面對著角落，滿頭滿臉的蜘蛛網，哭道：「我的耳朵我的耳朵，像有蜜蜂在裡面嗡嗡叫！」法洛克暴躁地叫囂：「到底是誰的錯？——誰，用他的鼻子可以聞出所有他媽的東西？——誰說那方向那方向？——誰，誰會相信？——什麼叢林寺廟透明的蛇？——怎樣的故事啊，安拉，佛陀，我們該當場射殺你！」而夏黑德低聲說：「我餓了。」再次回到現實世界，他們遺忘了叢林的教訓，阿育巴嗶叫：「我的手臂！安拉，天啊，我萎縮的手臂！鬼啊，流出的液體啊……！」夏黑德：「逃兵，他們一定會說——空著手，沒有犯人，過了那麼多個月！——安拉！說不定軍法審判，你說呢，

佛陀？」接著是法洛克：「你雜種，看你害我們做了什麼！哦真主，太過分了，我們的制服！看，我們的制服，佛陀——破破爛爛跟乞丐一樣！你想准將——還有那個納吉木丁——我憑我母親的腦袋發誓我沒有——我不是懦夫！不是！」夏黑德殺了螞蟻，放在手心舔食，說：「怎麼回部隊？誰知道他們在哪兒，甚至還在不在？我們不是看過也聽過自由鬥士嗎——砰！砰！他們從藏身處開一槍，你就死了！死了，像螞蟻一樣！」但法洛克也在說話：「還不止制服，兄弟，還有頭髮！這像軍人的髮型嗎？這個，那麼長，像蚯蚓一樣掛到耳朵上？這種女人髮型？安拉，他們會宰了我們——抵著牆，然後砰！砰！——你看他們會不會這樣幹！」但現在坦克車阿育巴冷靜下來了；阿育巴用手捧著臉，阿育巴低聲對自己說：「哦天啊，哦天啊，我是來打那些該死印度教吃素的，天啊。現在一切變得那麼不一樣，天啊。這簡直遭透了。」

十一月的某一天；他們慢慢前進，向北向北向北，經過用奇怪的捲曲花樣的字體印刷、在路旁拍動的報紙，穿過空蕩蕩的田野和被遺棄的村莊，偶爾與一名用棍子挑著布包的老婦人，或一群眼中有詭詐的飢餓、口袋裡有刀子威脅的八歲孩童錯身而過，聽說自由鬥士正不為人見地穿越這片狼煙的土地，子彈如何像突然出現的蜜蜂呼嘯而來……如今一切已達崩潰的臨界點，法洛克說：「要不是因為你，佛陀——安拉，你這個長一雙外國人藍眼睛的怪物，哦真主，老兄，你臭死了！」

我們都臭：正把廢棄茅舍骯髒地面上的一隻蠍子踩扁（用破爛靴子的後跟）的夏黑德；荒唐地忙於找刀把頭髮割短的法洛克；頭抵著茅舍一角，聽任一隻蜘蛛在頭頂爬的阿育巴；佛陀也一樣，臭氣可上達天庭，右手抓著發黑的銀痰盂，試著回想自己的名字，卻只想得起各式綽號：鼻涕鬼、小花臉、禿子、愛哭鬼、小月亮。

……他盤腿坐在同伴出於恐懼、哀哀哭泣的暴風雨之中，強迫自己回憶；但，不成，它就是不出來。最後佛陀把痰盂砸在泥巴地上，對聾得像石頭的耳朵吼道：「不公平——就是不——公平！」

戰爭的瓦礫中間，我發現了公平與不公平。不公平的氣味像洋蔥；刺鼻的味道使我目中盈淚。陷於不公正的苦澀氣味中，我憶起賈蜜拉歌手如何俯身向一張病床——誰的？什麼名字？——軍方的圓盤與星星如何也在現場——我妹妹如何——不，不是我妹妹！她如何——她怎麼說：「哥哥，我得走了，為效忠國家而歌唱；陸軍會照顧你——為了我，他們會把你照顧得非常，非常好。」她戴了面紗；在白色與金色的錦緞後面，我聞到她叛徒的微笑；隔著柔軟的紗幕，她在眉間種下復仇的一吻，然後她，永遠在設計最可怕的手段報復那些最愛她的人，就把我丟給圓盤與星星的溫柔慈悲去了……繼賈蜜拉的背叛之後，我也憶起了多年前我在伊薇·柏恩斯主使下遭受的擯斥；以及放逐，以及野餐的陰謀；折磨我一生所有排山倒海而來的不合理事件；如今，我惋歎黃瓜鼻、小花臉、羅圈腿、長角的太陽穴、和尚式的禿頂、截落的手指、一個壞耳朵，以及從天擊腦造成麻痺的痰盂；我開始嚎啕大哭，但我的名字仍然躲避我，我重複道：「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令人意外地，坦克車阿育巴離開他的角落；阿育巴也許是憶起他自己在孫德爾本的崩潰經驗，蹲在我面前，用剩下那隻好手臂摟著我的脖子。我接受他的安慰；我對著他的襯衫哭泣；但隨即有隻蜜蜂，嗡嗡朝我們飛來；他蹲著，背對著茅舍的玻璃窗，什麼東西呻吟著穿透悶熱的空氣，而他說：「嗨，佛陀——別難過了，佛陀——嗨，嗨！」而其他的蜜蜂，耳聾的蜜蜂，在他耳朵裡嗡嗡叫，什麼東西叮了他的脖子。他喉嚨深處發出撲啞一聲，便向前仆到，壓在我身上。若非因為阿育巴，殺死他的那顆狙擊子彈，本來會命中我的頭。他的死，救了我的命。

忘記過去的屈辱；丟開公平與不公平，環境不由人，只好逆來順受，我從坦克車阿育巴的屍體底下爬出來，法洛克說：「哦真主哦真主哦！」夏黑德道：「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槍能不能——」法洛克又道：「哦真主哦！哦真主，誰知道那雜種在——！」但夏黑德就像電影裡的士兵，已緊貼著窗邊的牆壁。以這樣的位置：我在地板上、法洛克蹲在角落、夏黑德貼著糞土之牆：我們等著，全然無助，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第二發：也許狙擊手不知道土牆後面有多少部隊，放一槍就跑。我們三個待在茅屋裡一天一夜，直到阿育巴的屍體非處理不可。我們離開前，找到鶴嘴鋤，葬了他……後來，印度軍隊真的趕到時，就沒有阿育巴用他肉食優於素食的理論歡迎他們了；沒有阿育巴高喊著：「砰砰！砰砰！砰砰！！」向前進攻。

或許這樣也好。

……十二月的某一天，我們三人騎著偷來的腳踏車，來到一片田野，矗立在地平線彼端的達卡市已在望；田裡的作物好奇怪，有股令人作嘔的怪味，我們連在腳踏車上都坐不穩。趁跌下車之前先下車，我們走進那塊可怕的田地。

田裡有個撿拾收割殘餘物的農人，一面工作，一面吹口哨，背上有個特大號的粗麻布袋。抓緊袋口的指關節泛白，顯示他的決心；口哨聲很尖銳，旋律卻很和諧，足證他心情不錯。口哨在田野間迴盪，在掉落的頭盔間跳躍，空蕩蕩地在被爛泥堵塞的步槍槍膛裡迴響，不落痕跡地沈入這些怪之又怪的農作物脫落的靴子裡，他們的氣味，就像不公平的氣味，足以使佛陀目中盈淚。這批農作物都死了，被某種未知的蟲災咬了……他們大多數，雖不是每一個，都穿著西巴基斯坦

的軍服。除了口哨，就只聽見物品落進農人聚寶袋裡的聲音：皮帶、手錶、金牙、眼鏡框、午餐盒、水杯、靴子。農人看見他們，奔跑過來，滿臉巴結的笑容，用阿諛的聲音，以極快的速度訴說，但只有佛陀不得不聽。法洛克與夏黑德漠然瞪著田野，而農人開始解釋。

「好多開槍！砰砰！砰砰！」他用右手比槍。他說矯揉做作的蹩腳印地語。「哇長官！印度來了，我的長官！哇是的！哇是的。」——整片田野，農作物營養豐富的骨髓流到泥土裡，他說：「不要射我，我的長官。哇不要。我有消息——哇，不得了的消息！印度來了！傑索爾^①淪陷了，我的長官；才四天，達卡，是——不是？」佛陀聽著；佛陀的眼睛越過了農人，望向田野。「這種大事，我的長官！印度啊！他們有一個大力神士兵，可以一次殺六個人，用膝蓋折斷脖子喀喀喀，我的長官？膝蓋啊——說得對嗎？」他敲敲自己的膝蓋。「我看見的，我的長官。那種眼睛，哇是的！他打仗不用槍，不用劍。只用膝蓋，六根脖子就喀喀喀。哇真主。」夏黑德在田裡嘔吐。法洛克晃蕩到另一頭，站在那兒，瞪著一株枯死的芒果樹發楞。「戰爭一、兩個星期就會結束。我的長官！大家都會回來。現在都跑光了。可我没跑，我的長官。士兵來找游擊隊，殺了好多人，也有我的兒子。哇是的，長官，哇是真的。」佛陀的眼神變得朦朧呆滯。他聽見遠方的重砲轟擊聲。一條條煙柱升入無色透明的十二月天空。奇怪的農作物靜靜躺著，微風也吹不動……「我留下，我的長官。我認識這裡的鳥和植物。哇是啊。我名叫戴許木克；賣針線用品的小販。我賣很多好東西。你要嗎？治便秘的藥，好用得不得了，哇是的。我有貨。手錶要嗎，夜光的？我也有。還有書，哇是的，還有惡作劇玩具，真的。從前我在達卡好有名。哇是的，千真萬

① Jessore，孟加拉西部一城市名。

確。求求你別射我。」

針線小販繼續喋喋不休，推銷一件接一件的商品，好比戴上就會說印地語的魔法皮帶——「我現在就戴著一條呢，我的長官，說得好極了，是不是？很多印度士兵都買，他們會說好多種不同語言，這皮帶是真主的禮物！」——然後他發現佛陀捏在手裡的東西。「哇長官！這是傑作啊！是銀的？是寶石？你給我。我用收音機、照相機跟你換，差不多都可以用，我的長官！這是好交易，我的朋友。才不過一個痰盂，好得不得了。哇好嘛。哇是啦，我的長官。人總要活下去；生意總要做，我的長官，不是嗎？」

「多告訴我一點，」佛陀道：「關於那個膝蓋士兵的事。」

但再一次，蜜蜂嗡嗡叫；在遠處，田野另一端，有人跪倒在地；有人額頭碰觸地面，彷彿在祈禱；而田裡，另一株擁有足夠生命值得射擊的作物，也變得非常靜止。夏黑德喊著一個名字：

「法洛克！法洛克，兄弟！」

但法洛克拒絕回答。

後來，佛陀跟舅舅穆斯塔法追憶這場戰爭時，提到他如何跌跌撞撞，踏過遍地骨髓橫流的田野，奔向倒地的戰友；但，又是如何，早在他趕到法洛克祈禱的屍體之前，就被這片田野裡最大的秘密突然攔截住了。

田野正中央，有座小小的金字塔。螞蟻在上面爬來爬去，但那不是一座蟻丘。金字塔有六條腿，三個頭，中間則有一大片混雜的區域，由軀體的殘片、碎裂的制服、一截截的腸子和破折成段的骨頭組成。這座金字塔還活著。它的二顆頭顱，其中一個瞎了左眼，是兒時爭鬥留下的痕跡。另一個頭上的頭髮，靠抹了大量油頭壓平。第三顆腦袋最奇怪：原來應該是太陽穴的位置凹

陷下去，很可能是接生時，產科醫生產鉗夾得太緊所造成……這第三顆腦袋對佛陀說了話：

「哈囉，兄弟，」它道：「你他媽的來這兒幹嘛？」

夏黑德看見敵兵的金字塔很明顯地在跟佛陀交談；他忽然不知哪來的氣力，撲到我身上，把我推倒在地，質問：「你是誰？——間諜？叛徒？怎麼回事？——他們怎麼會認識你——？」而販賣針線的戴許木克可憐兮兮地圍著我們團團轉：「哇長官！已經打夠了吧。正常一點吧，我的長官。我求求，哇真主。」

即使夏黑德聽得見我，我當時也無法告訴他我後來確信是真相的事實：這整場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我跟舊生活重新接軌，為了讓我跟老友團圓。山姆·曼雷克蕭行軍到達卡，為的是與他的老戰友老虎見面；連接的模式仍在持續，因為在骨髓塗地的田野中，我聽見膝蓋的神威，又有垂死的人頭金字塔跟我打招呼：在達卡，我還會遇見女巫帕華蒂。

夏黑德冷靜下來，放開我，金字塔已無法再說話。那天下午稍後，我們又踏上前往首都的旅程。針線販子戴許木克喜孜孜在我們身後喊道：「哇長官！哇我可憐的長官！誰知道一個人什麼時候會死呢？我的長官，誰知道是為什麼呢？」

山姆與老虎

有時候，老戰友重聚是一樁移山倒海的工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新近光復的孟加拉國首都，老虎·倪亞吉向老伙伴山姆·曼雷克蕭納降；而我，也以我的方式，向一個眼睛又大又圓、烏黑油亮的馬尾巴像繩索、櫻唇還沒有養成噉嘴習慣的女孩投降。兩種重聚都得來不易；為了向所有使它們成為可能的人致敬，我要暫停敘述，先表一番箇中的前因後果。

我就講明白吧：要不是葉海亞與布托串謀三月二十五日的那場政變，我就不會換穿便服飛往達卡；那年十二月，倪亞吉將軍便沒有可能待在那座城市。再說：印度干預孟加拉之爭，也是多股強大勢力交互作用的結果。很可能，要不是一千萬人越過邊界，進入印度，逼得德里政府每個月在難民營上開銷二億美元——整個以消滅我家族為秘密目標的一九六五年戰爭，花了他們七億美元！——印度士兵就不會在山姆將軍率領下，循相反方向越過邊界。但印度進兵還有別的動機：後來我從住在德里禮拜五清真寺陰影底下的共產黨魔術師那兒得知，德里政府很擔心拉赫曼的人民聯盟影響力衰退，而搞革命的自由鬥士卻愈來愈受愛戴；山姆與老虎在達卡晤面，是為了防範鬥士派掌權。所以要不是因為自由鬥士，女巫帕華蒂很可能就不會隨同印軍參與「解放」行動……但這麼解釋仍不夠完整。印度干預的第三個原因，是害怕孟加拉的動亂如不盡快遏止，會越過邊界，蔓延到西孟加拉省；所以山姆與老虎，以及帕華蒂與我的相會，至少有一部分得歸功於西孟加拉的政治動盪：老虎之敗不過是加爾各答及其鄰近地區大舉肅清左翼份子的開始。

不管怎麼說，印度就是來了；她進軍的速度——僅三週功夫，巴基斯坦就折損了一半的海軍、三分之一的陸軍、四分之一的空軍，最後老虎投降時，還賠上超過一半的人口——首先必須再度感謝自由鬥士；因為這群鬥士們，或許太過天真，渾然不知印度出兵，不僅是為了對抗西翼的佔領軍，也是一項以他們為假想敵的戰略陰謀，所以熱心提供曼雷克蕭將軍所有關於巴基斯坦部隊的調動，老虎的優點、弱點等情報；另外還得感謝周恩來，因為戰爭期間，他拒絕（雖然布托再三懇求）提供巴基斯坦實質援助。得不到中國武器，巴基斯坦只好以美國槍械，以及美製的坦克與飛機應戰；全世界只有美國總統決定「倒向」巴基斯坦。季辛吉出面，為葉海亞（正是秘密為尼克森總統安排令全球矚目的訪問中國之行的葉海亞①）辯護……所以，我與帕華蒂、山姆與老虎重聚的阻力，不消說當然非常強大；但儘管老美總統撐腰，戰事還是在短短三週內結束。

十二月十四日晚上，夏黑德與佛陀在遭到包圍的達卡市外圍徘徊；但佛陀的鼻子（你應該還記得）比絕大多數人能夠嗅到更多的東西。跟著能嗅出安全與危險的鼻子走，他們找到一條穿越印度封鎖線的通路，在夜色掩護下，進入城內。他們鬼鬼祟祟穿過街道，街頭只看見幾個挨餓的乞丐，老虎發誓要戰到最後一人；但第二天，他就改變心意投降了。可惜外界無從得知最後一人的感想：是慶幸能保住性命呢，或痛失進入芬芳花園的機會。

① 尼克森一九六八年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便積極拓展與中國的關係，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共對美國的多次試探初次作出回應，邀請刻在日本訪問的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同年七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訪問巴基斯坦，途中佯稱腹痛，取消所有行程，實則秘密轉往大陸，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晤。同年十月，季辛吉再訪大陸，終於敲定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尼克森訪問大陸之行。魯西迪指的就是，季辛吉假訪巴基斯坦而密赴中國大陸這段行程，必定由葉海亞總統在幕後大力襄助。

就這樣，我回到城裡，重聚前的最後數小時，夏黑德和我看見許多不真實、不可能存在的事，因為我們同袍的表現不該會那麼惡劣；我們看見雞蛋頭、戴眼鏡的人，被射殺在暗巷裡，我們看見城裡的知識份子數以百計遭到屠殺，但這都不是真的，因為它不可能是真的，再怎麼說，老虎是個好人，而且我們的士兵一個可抵十個印度佬，我們穿越不可能為真的夜之幻象；砲火如花朵盛開，我閃躲在人家住宅門口，憶起從前猴燒鞋子以吸引大人注意的手法；一座沒有記號的墳墓裡，埋了許多喉嚨被割裂的屍體，夏黑德開始叨念：「不，佛陀——多可怕啊，安拉，你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不是真的，這怎麼可能——佛陀，你說，我眼睛出了什麼問題？」最後，明知夏黑德聽不見的佛陀開口了。「哦，夏黑德，」他以非常嚴謹的態度說：「什麼東西該看而什麼不該看，你必須慎加選擇；快掉過頭去，看別的地方。」但夏黑德直勾勾瞪著一片廣場看，在這兒，女醫生先挨刺刀然後強暴，一再強暴之後加以射殺。在她們之上，在她們身後，冰冷的白色清真寺呼拜塔盲目地俯瞰這一幕。

彷彿自言自語，佛陀說：「該想想如何救我們自己的命；真主知道我們幹嘛要回來。」佛陀走進一棟被毀的房屋，破損剝落的空殼子裡，本來開了一家茶葉店、一家腳踏車修理店、一家妓女院，樓梯口一塊小空間，想必是某個法定公證人的事務所，因為他的半框眼鏡還扔在矮書桌上，還有一度使他超然於沒沒無聞糟老頭身分之上的印章——關防與私章使他成為真實與虛假的裁斷者。公證人不在，所以我無法向他求證，究竟發生了什麼，也不能起誓作證；但他書桌後面有件寬鬆的外袍^①，我不假思索，立刻脫下制服，剝除庫迪亞部隊的母狗標誌，變成無名無姓，

^① djellabah 為男用外袍，剪裁特別寬鬆，幾乎類似斗蓬。

在這個我不懂它語言的城市裡做一個逃兵。

夏黑德仍流連街頭，清晨第一線曙光中，他注視著士兵匆忙丟下尚未完成的任務；然後手榴彈就來了。我，佛陀，還在空房子裡；但夏黑德卻沒有牆壁保護。

誰知道為何如何是誰；但千真萬確有一枚手榴彈扔出來。在尚未對半切的人生的最後一瞬，夏黑德忽然有股強烈的衝動，非往上看不可……事後，在呼拜塔頂樓的小室，他對佛陀說：「真奇怪，安拉——那石榴——在我腦子裡，就那樣，變得前所未有的那麼又大又亮——你知道，佛陀，像一個電燈泡——安拉，我能怎麼辦，我就看了！」——啊，是的，它就在那兒，高掛他上空，他夢中的手榴彈，浮懸在他頭頂，落下落下，在腰部位置爆炸，將他的腿炸到城中其他地方去。

我趕到他身旁，夏黑德意識還清醒，雖然人已斷成兩截，他指著上面：「帶我上去，佛陀，我要我要，」所以我背著只剩一半（因此也算滿輕）的男孩，爬上通往那座冰冷的白色呼拜塔頂端的狹窄螺旋梯，夏黑德嘟囔著電燈泡，紅螞蟻與黑螞蟻則為了一隻死去的蟑螂，在粗糙的混凝土地板上、灰泥鏟子留下的條痕之間大打出手。下方，焦黑的房屋、碎玻璃與煙霧中間，螞蟻般的人類紛紛出現，準備迎接和平；但螞蟻不把仿似牠們的人類放在心上，繼續爭戰。而佛陀：他站著不動，朦朧地向下方和四周眺望，他站在夏黑德的上半截和塔頂小室唯一的家具中間，是張上面擺一台連接擴音機的留聲機的矮桌。佛陀保護斷成兩截的同伴，不讓他看見這令人幻滅、呼喚信徒祈禱的聲音永遠鐫刻在同一位置的機器宣禮員；佛陀從寬鬆外袍的摺縫裡，取出一個發亮的東西：轉過朦朧的眼光，注視著銀痰盂。陷於沈思中的他，乍聽見喊聲不禁吃了一驚；抬目只見一隻被遺棄的蟑螂。（血沿著鏟子的條痕往下流；螞蟻沿著深色稠膩的小徑，找到滴漏的源頭，而夏黑德對於自身成為不僅一場戰爭，而是兩場戰爭的受害者，表示憤怒。）

趕來搭救，腳在螞蟻身上跳舞的佛陀，手肘碰到開關；揚聲系統啟動，後來所有在場的人都永遠不會忘記，清真寺如何尖聲喊出戰爭的可怕痛楚。

沒一會兒，一切復歸沈默。夏黑德的頭頰然向前低垂。佛陀唯恐被發現，收好痰盂，在印度部隊抵達時走下樓，混入城裡；拋下不會再介意的夏黑德，為螞蟻的媾和盛宴加菜，我走到清晨的街道上，歡迎山姆將軍。

我在呼拜塔裡，眼光恍惚地注視著痰盂，但佛陀的心思不是空的。裡頭有三個字，甚至夏黑德的上半截也不斷在重複，直到螞蟻：同樣三個散發洋蔥臭的字眼，也曾使我趴在阿育巴肩頭哭泣——直到蜜蜂，嗡嗡……「不公平，」佛陀想道，然後，像孩子一樣，一遍又一遍：「不公平，」又一遍，又一遍。

夏黑德完成了他父親最大的心願，終於實踐了他們家姓氏的意義；但佛陀仍然想不起自己的名字。

佛陀如何找回名字：很久很久以前，另一個獨立紀念日，世界是黃、綠二色的。這天早晨，色彩卻是綠色、紅色、金色。城市裡，「孟加拉萬歲！」喊聲震天。女聲唱著（我們金色的孟加拉），心情欣喜欲狂……市中心，在挫敗的高台上，老虎將軍等著曼雷克蕭將軍。（傳記細節：山姆是拜火教徒。他出身孟買。那天孟買人都歡欣鼓舞。）在綠色、紅色、金色之間，佛陀穿著他寬鬆、匿名的外袍，擠在人群當中；然後印度來了。印度，以山姆為首。

那是山姆將軍的主意？或甚至是印度的點子？——我對這些不會有結果的問題避而不談，只留下記錄，進入達卡的印度隊伍，遠不止軍人而已；它以多種雜耍表演配合勝利的慶典。一架特

派的印度空軍運輸機，專程載運一百零一位頂尖的印度演藝人與幻術家飛來達卡。他們來自世界知名的德里魔術社區，其中不少人為了這場合，換上了引起特殊聯想的印度軍服，使達卡市民覺得，印度獲勝從一開始就是必然的，因為連他們的士兵都是一流的魔法師。魔法師與其他藝人與部隊一起遊行，娛樂民眾；雜耍藝人在白色公牛拖曳的車輛上組成人肉金字塔；色藝雙全的軟骨女郎，可以把自己的腿一直吞到膝蓋；耍球人不受地心引力局限的特技，把玩具手榴彈拋上天，隨時保持空中有四百二十枚手榴彈飛舞，逗得群眾樂不可支，不斷發出啊唷、啊唷的驚呼；紙牌魔術家從婦女耳朵背後掏出百鳥女王（也是黑桃皇后）的牌張；還有偉大的舞蹈家安娜卡麗，她名字的意思就是「石榴花苞」，在驢車上表演跳躍扭擺，以趾尖旋轉，掛在右鼻孔的大件銀飾叮噠作響；還有西塔琴大師維克朗，他的琴聲能回應與放大聽眾心中最幽微的情緒，據說曾經有一次，他的聽眾極為暴躁，惡劣的心情經他誇大後，若非他的手鼓演奏師讓他半途停止表演，音樂的力量將會使聽眾拔出刀來互相砍殺，砸爛禮堂……而今天，維克朗大師的音樂將慶祝的善意加溫至狂熱；可以說，他使他們的心欣喜欲狂。

影中人·辛格也在現場，這位身高七尺的巨人，體重兩百四十磅，人稱「全世界最有魅力的男人」，因為他是舉世無雙的弄蛇人^①。即使孟買傳奇的弄蛇人，在他面前都自嘆弗如；他大踏步穿過歡聲雷動的人群，從頭到腳盤滿致命的眼鏡蛇、曼巴蛇和金絲蛇，毒囊全都完好無缺……

① 這句話是作者玩弄英文charm一字變化出來的多重意義。動詞charm，意為「以魔法迷惑神智」；弄蛇人英文為snake charmer，指弄蛇人吹笛能使蛇昏亂，聽任指揮；「有魅力」英文為charming，指人有迷（惑其他）人的特質，卻被作者引伸為「擁有迷惑蛇的魔法力量」。

影中人·辛格是一連串願意成為我父親的男人中的最後一個……他身後緊跟著就是女巫帕華蒂。女巫帕華蒂藉助一個有蓋的大藤籃娛樂群眾，快樂的志願者進到籃裡，帕華蒂把他們變不見，除非她發願讓他們回來，否則他們永遠不可能回到人世；午夜賜予她真正的法力，帕華蒂卻將它用於卑微的幻術表演；所以人家問她：「可是妳怎麼做到的呢？」還有「大方點，漂亮小姐，透露點玄機嘛，有什麼不可以呢？」——帶著微笑旋轉魔法籃的帕華蒂，隨著光復大軍向我走來。

印度部隊進城了，英雄跟在魔術師後面；我後來得知，那位老鼠臉、殺人膝的巨靈戰神少校也在其中……但眼前出現了更多的魔術師，因為本市倖存的戲法家，也紛紛走出藏身處，來參加這場奇妙的競賽，企圖超越來訪魔術師的任何一種或每一種能耐，這座城市經歷的痛苦，在千百種神奇魔法的歡喜湧流中，獲得滌清與安慰。女巫帕華蒂看見我，便歸還了我的名字。

「撒利姆！哦我的真主，撒利姆，你是撒利姆·撒奈伊！是你嗎，撒利姆？」

佛陀全身一震，呆若木雞。群眾瞪著眼。帕華蒂排開人群走向他。「聽著，一定是你！」她拉住他的手臂。大圓眼搜索著渾濁藍。「我的真主，那個鼻子，恕我失禮，當然是囉！看啊，是我，帕華蒂！哦撒利姆，別傻氣啦，來嘛來嘛……！」

「就是它，」佛陀道：「撒利姆：就是它。」

「哦真主，太叫人興奮了！」她喊道：「啊唷唷，撒利姆，你還記得——那些孩子，兄弟，真是太棒了！你幹嘛那麼嚴肅啊，我想把你緊緊抱起來，捏成碎片哩？那麼多年，我只在這兒見過你，」她拍拍自己的額頭：「現在你在這兒，臉像一尾魚。喂，撒利姆！來嘛，起碼說聲哈囉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老虎·倪亞吉向山姆·曼雷克蕭納降；老虎與九萬三千名巴基斯坦軍隊成了戰俘。在此同時，我也成了印度魔術師心甘情願的俘虜，因為帕華蒂把我拉到遊行隊伍裡：「我找到你，就不讓你走了。」

那天晚上，山姆與老虎喝威士忌加蘇打，追憶在英國部隊的老時光。「我說呀，老虎，」曼雷克蕭道：「你投降的表現真是太好了。」老虎道：「山姆，你真會打仗。」一朵小烏雲掠過山姆將軍臉上：「聽著，老朋友：我聽過他媽的可怕的謊言。屠殺，老朋友，千人塚，有個叫庫迪亞還是他媽的什麼別的名字的特種部隊，為了把反對勢力斬草除根而成立的……不會是真的吧，我猜？」老虎答道：「追蹤與情報蒐集軍犬部隊？從來沒聽過。一定是誤導，老哥。我們兩邊都有他媽的蹩腳情報員。不可能，太可笑了，他媽的可笑，如果你不介意我這麼說。」「我也這麼想，」山姆將軍說：「我說，看到你真他媽的高興，老虎，你這個老魔鬼！」老虎說：「好多年了，不是嗎，山姆？他媽的太久了。」

……老友重逢，在軍官食堂裡高唱〈許久不見〉^①之際，我逃離孟加拉，逃離了巴基斯坦歲月。「我負責把你弄出去，」聽完我的解釋，帕華蒂道。「你希望極度秘密嗎？」我點點頭：「極度秘密。」

市內另一個地區，九萬三千名士兵正準備搭車前往戰俘營；但女巫帕華蒂要我鑽進那個蓋子非常密實的藤籃。山姆·曼雷克蕭不得不把老友老虎軟禁起來；但女巫帕華蒂向我保證：「這樣

^① Auld Lang Syne，亦即所謂「電影〈魂斷藍橋〉主題曲」，實際乃是一首有數百年歷史的蘇格蘭民謠，亦為除夕

夜跨年時必唱的一首歌，在此則是印巴兩國將領溝通情意的管道。

他們絕對逮不著你。」

軍營後面，魔法師正等著被送回德里。我爬進隱身籃那天晚上，由全世界最有魅力的男人影中人·辛格把風。我們漫不經心地閒晃，吸捲菸，一直等到四下看不見一名士兵，而影中人給我講他名字的由來。二十年前，柯達公司的攝影師給他拍了照片——他被微笑和毒蛇包圍的臉龐，事後出現在印度半數的廣告牌與店內海報上；從此之後，這位弄蛇人就有了現在這個綽號。「你覺得如何，爺？」他親切地大聲道：「好名字，不是嗎？爺，怎麼辦，我甚至不記得從前的名字，我爸媽給我的名字！蠢吧，哈，爺？」但影中人·辛格一點也不蠢；他也不僅有魅力而已。忽然間，他聲音中那種不經意、昏昏欲睡的和善一掃而空；他低聲道：「現在！就是現在，爺，進去，動作快點！」帕華蒂一掀藤籃的蓋子，我就一頭衝進她的神秘籃。蓋子蓋好，遮蔽了當天的最後一抹天光。

影中人·辛格說：「好了，爺——幹得好！」帕華蒂俯身貼近我，她的嘴唇一定貼著籃子外緣。女巫帕華蒂悄聲隔著籃子說話：

「喂，你，撒利姆：你想想！你和我，先生——午夜之子，哇！真不得了，不是嗎？」

真了不起……撒利姆，籠罩在藤籃的黑暗裡，憶起許多年前的午夜，孩提時為目標與意義一遍又一遍辯論；我滿懷戀舊情緒，卻不懂「不得了」三字何所指。然後帕華蒂又悄聲說了幾句別的話，我，撒利姆·撒奈伊，便在籃子隱形下，與我鬆垮垮的無名外袍一起，立即消失在稀薄的空氣裡。

* * *

「消失？怎麼消失，什麼東西消失？」帕德瑪猛然抬起頭；帕德瑪的眼睛迷惑地瞪著我。我聳聳肩膀，只重申一遍，消失，就這樣。失蹤了。看不見形體了。跟精靈一樣：撲一聲，就不見了。

「那麼，」帕德瑪緊追不捨：「她真的真的是女巫？」

真的真的。我在籃子裡，但同時也不在籃子裡；影中人用一隻手拎起籃子，扔到載送他、帕華蒂和其他九十九人的軍用卡車後廂，準備前往軍用機場，搭乘等候在停機坪上的那架飛機；我跟籃子一起被扔，但也沒有被扔。事後，影中人說：「不，爺，我沒感覺你的重量」；我也沒有碰撞的感覺。印度空軍運輸部隊從印度首都載來一百零一個藝人；回程卻有一百零二人，雖然其中有一個是在而不在。是的，魔法咒語有時會管用。但它也會失敗：像我父親阿梅德·撒奈伊詛咒雜種母狗雪莉，就從來沒成功過。

沒有護照，也沒有通行證，我回來了，披著隱形的庇護，回到我出生的地方；信，不信，但懷疑者必須為我在此現身提供另一個解釋。哈倫·賴世德哈里發^①（在古早的神話故事裡）不也披著斗蓬，人不能見，隱身隱姓埋名，遊蕩巴格達的街道嗎？哈倫在巴格達街頭所做的，女巫帕華蒂也在我們搭機飛越次大陸上空時，為我做到了；她成功了；我隱形了；就這樣。夠了。

隱形的記憶：在籃子裡，我得知死亡的過去未來。我具有鬼的性質。存在，卻沒有實質；真實，卻沒有形體或重量……我到了籃子裡才明白，鬼如何看世界。微弱晦暗朦朧……它在我四

^① Haroun al-Rashid, 七六六—八〇九，是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代哈里發，他名字的意思即為「主持正義的哈倫」，

他二十歲即位，年輕有為，勤政愛民，經常微服出巡，〈一千零一夜〉中有多篇故事以他為主角；他的宮廷建築豪華奢侈，富麗堂皇，也為後人稱道。

周，但沒有交集；我懸浮在不存在的空間裡，在這空間的周邊，可以看見柳條編織、隱隱約約的鬼魂倒影。死者已死，逐漸被遺忘，時間發揮療效，它們會淡去——但在帕華蒂的籃子裡，我得知其逆亦真；鬼魂也會遺忘；死者會喪失對生者的記憶，到最後，當他們完全從生命剝離，就開始褪色——換言之，死亡的過程在死後還會持續很長的時間。後來，帕華蒂說：「我不想告訴你——但任何人都不要隱形那麼久——很危險，但還有什麼選擇呢？」

在帕華蒂魔法的掌握中，我覺得對世界的把持逐漸流逝——不用再回歸，多麼簡單，多麼平靜啊！——漂浮在視野模糊的烏何有之鄉，漸飄漸遠漸遠漸遠，像孢子隨風飄送——換言之，我有生命危險。

我在那片鬼魅的時空裡緊抓著什麼：一個銀痰盂。它跟我一起被帕華蒂的唸唸有詞變形，卻無論如何總是外在世界的子餘……緊抓著這件精工打造的銀器，它在無以名之的黑暗中閃閃發光，我存活下來。雖然從頭到腳都麻痺，我得救了，或許是被這件珍貴紀念品的幽幽閃光所救。

不——遠不止痰盂而已，我們現在都知道了，我們的主角被禁閉在密封空間裡，受了很大影響。封閉的黑暗中，轉變向他身上撲去。作為秘密子宮（不是他母親的）裡的一個胚胎，他難道沒有長成八月十五日的新神話、時鐘滴答的孩子投胎轉世——他豈不是以幸運兒的身分出生？名牌是否在擁擠的洗濯室裡遭到掉換？獨自在洗衣籃裡，一條繫帶伸入鼻孔，他難道沒有看見黑芒果，以致倒抽一口冷氣，使自己和上面的黃瓜變成某種超自然的無線電收發機？在醫生、護士、麻醉師包圍下，他是否對數字屈服，忍受吸乾上半截之苦，進入第二階段，成為鼻子哲學家（後來）超級追蹤員？在荒棄的茅舍中被壓扁，壓在阿育巴的身體底下，他是否明白了公平與不公平的意義？好吧，於是——陷入隱形籃的神秘危險時，我之所以得救，不僅因為痰盂的閃光，

也因為另一項轉變：在可怕、支離、散發墳場氣息的寂寞之中，我發現了憤怒。

有什麼東西在撒利姆體內消退，有什麼在誕生。消退者：嬰兒照片與鑲框的尼赫魯來信的舊驕傲、心甘情願擁護預言所謂的歷史使命的舊決心，以及包容原有的意願；我終於明白，絕不能說，因為人長得醜、手指傷殘、髮型像修道士，父母與陌生人就可以合法地輕蔑他、放逐他，這一切不能作為他，我，所受待遇的藉口。事實上，我憤怒的目標就是我截至當時，一直盲目接納的每一件事：我父母希望我成為偉人，以回報他們在我身上投資的一切；天才像披肩；連接模式本身激發一股盲目、衝動的憤怒。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都是誕生預言等等的意外，語言暴動與尼赫魯接班人，辣椒燉肉革命與消滅我一家的炸彈，都是我的錯嗎？憑什麼我，撒利姆、鼻涕鬼、愛哭鬼、地圖臉、小月亮，要為達卡的巴基斯坦部隊沒有做的事負責……為什麼，五億多人唯獨我一人，必須承受歷史的重擔？

我因發現不公平（有洋蔥臭）而起頭的一切，都由我隱形的憤怒完成。怒火幫助我熬過隱形如海妖^①般的溫柔誘惑；憤怒使我下定決心，我脫離禮拜五清真寺令人消失的陰影後，就從那一剎那開始，自行選擇未被注定的未來。就在那兒，在散發墳場惡臭的隔離的沈默中，我聽見處女之身的瑪麗·沛蕾拉多年以前的聲音，唱著：

一生沒有不如意，
想做什麼都可以。

① Siren，希臘神話中的海上妖女，以美妙的歌聲蠱惑經過的水手，使他們撞船身亡。史詩《奧德賽》中，尤里西

斯在經過妖女出沒的海域時，令船員以蠟封耳，不聽妖女唱歌，逃過一劫。

今晚，我回憶自己的憤怒，我保持完全的冷靜；寡婦吸乾了我的憤怒和所有其他東西。想起我從籃子裡誕生的，對一切不可避免發展的叛逆。我甚至容許自己綻露一個無所不知的扭曲微笑。「男孩子，」我越過歲月，寬容地對二十四歲的撒利姆喃喃道：「畢竟是男孩子。」在寡婦的寄宿舍，我在嚴酷的教導下，一口氣學會「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教訓；現在，我彎腰拱背坐在一泓轉臂燈的光線裡，埋首疾書，除了做自己，我不想成為任何其他人。我是誰是什麼？我的回答：我是在我之前發生的一切事、我曾經成為看見做過的一切事，所有加諸於我的一切的總和。我是所有在這世間存在、曾經對我的存在發生影響或受我存在影響的每個人每件事。我是在我死後發生的每一件若我不曾存在就不可能發生的事。這方面，我並非特例；每一個「我」，今日印度六億多人口中的每一個，都包含一個小小的群體。我最後一次重複：要瞭解我，你必須吞嚥全世界。

雖然現在，我裡頭湧而出的東西，已將近流罄；而裂縫在裡面擴大——我可以聽見與感覺撕裂扯碎喀擦——我開始變瘦，幾乎半透明；我所剩的不多，不久就會蕩然無存。六億點灰燼，全都透明、像玻璃般看不見……

但當時我很憤怒。藤製的雙耳長頸瓶裡，腺體展開高速活動：內分泌腺倒出汗水與臭味，好像我企圖把自己的宿命從毛孔排泄出去；但，我也必須為我的憤怒說句公道話，我必須記錄，它當下就獲得一大成功——當我滾出隱形籃，進入清真寺的陰影，叛逆的思維便將我救出麻木不仁的抽離狀態；我跌跌撞撞滾到魔術師社區的泥土地上，手拿著銀痰盂，我發現，我又再次開始有感覺了。

起碼有些病，是能夠克服的。

清真寺的陰影

沒有一絲絲懷疑：加速度出現。撕裂喀擦嘩啦——路面在可怕的高溫中裂開，我也被急速推向四分五裂。那種骨骼的刺痛（正如我經常被迫對周遭為數過多的婦女解釋的，這是巫醫沒有能力診察，更遑論治療的）再忍不了多久了，然而還有那麼多要說……穆斯塔法舅舅在我體內生長，女巫帕華蒂的噁嘴；那廂有一糾英雄頭髮在等待；還有長達十三天的分娩過程，以及歷史如何成為總理髮型之類比；接下來有背叛、逃票，以及某種東西在鐵鍋裡油炸的氣味（迴盪在寡婦淒厲悲嚎不絕於耳的微風中）……所以我也被迫加快速度，瘋狂地向終點衝刺；我必須趕在記憶碎裂到無望重組之前，以胸部碰觸終點線（雖然有些已經褪色、已經出現鴻溝；有時我必須臨時編造。）

二十六個醬瓜罐頭，沈甸甸地立在架上；二十六種特別的品牌，每個都有辨識的標籤，整齊地寫著熟悉的字句：好比「辣椒燉肉的演習」，或「阿爾法與俄梅戛」，或「薩巴馬蒂的指揮棒」。普通車呈一道黃褐光影駛過時，二十六個瓶子叮叮噹噹撞擊出聲；我桌上，五個空瓶熱切地叮噹響，提醒我工作尚未完成。但現在我不能在空醬瓜瓶上流連；夜晚屬於文字，綠色芒果醬必須乖乖排隊。

……帕德瑪滿懷期待：「哦，先生，現在八月，喀什米爾一定美極了，這裡熱得像辣椒一樣！」我不得不責備我豐滿又有肌肉的伴侶，不得放任注意力渙散；並注意到我們的帕德瑪姑娘，長期受苦包容安慰，言行舉止開始像個傳統的印度妻子。（然而那麼疏遠而自我中心的我，

像丈夫嗎？）最近，雖然我對裂縫擴散持犬儒式的聽天由命，但我已經從帕德瑪的呼吸中，嗅出她對未來另一種（絕無可能實現）變通的夢想；無視我的內在分裂已成定局，她渾身散發一種渴望婚姻、苦中帶甜的香味。我的糞便蓮花，長久以來，對我們粗臂膀的工作隊伍，對她不齒的撇嘴毒鏢，一直視若無睹，把與我同居一事，置於一切社會法度之外，現在，卻似乎屈服於尋求合法名分的欲望之下……換言之，雖然她嘴巴不說，她確乎是期待我把她造就成一個正派女人。她最沒有心機的噓寒問暖中，也帶著悲哀冀望的氣味——即使這一刻，她說什麼：「喂，先生，何不——快點寫完，休息一下；到喀什米爾走一趟，安靜地坐一陣子——說不定把你的帕德瑪帶著，她可以照應……？」這場正在萌芽的喀什米爾度假之夢（一度也是蒙兀兒皇帝賈汗季的夢，可憐被遺忘的伊爾思·魯彬的夢；說不定耶穌基督也做這個夢）背後，我嗅到另一場夢；但不論這場夢那場夢，都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現在裂縫，裂縫永遠是裂縫，已將我的未來壓縮到無法逃避的唯一端點；為了把我的故事講完，甚至帕德瑪也得退居次要地位。

今天，報紙談到甘地夫人所謂的東山再起；但當年我藏身藤籃，重返印度時，「夫人」的聲望正如日中天。今天，或許我們已遺忘，自願在不知不覺中讓健忘症包圍；但我記得，我會記錄——她如何——那是怎麼回事——不，還不能說，我必須遵守正確的秩序，直到寫到除它之外別無選擇……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從籃子裡滾出來，進到甘地夫人的新國大黨在國會中擁有三分之二強多數席次的印度。

在隱形的籃子裡，遭受不公平虧待的感覺，轉為憤怒；還有別的——怒火填膺之餘，我心中也對這個與我彷彿不僅是孿生，還宛如在股部連體（可以這麼說）的國家，充滿發自肺腑的同

情，我們之中任一者遭遇什麼事，另一方都感同身受。如果我鼻涕鬼小花臉等等，覺得日子不好過，那麼我的次大陸雙胞胎姊妹，必定也吃到苦頭；現在我既然賦予自己選擇更美好未來的權利，當然也要讓國家分享。我相信，當我滾進塵土、陰影與熱烈歡呼時，就已經決心以救國為職志了。

（但，這裡有些破綻與鴻溝……是否我當時就已經知道，我對賈蜜拉歌手的愛，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大錯誤？是否我已經想通，我不過是把我現在解釋為一種崇高、全方位的愛國情愫，轉移到她肩上？我到何時才覺悟，我真正的亂倫戀愛對象，乃是我真正的親生姊妹，印度，而不是那個殘酷地把我當一張蛻下的蛇皮般遺棄、把軍旅生活當作垃圾桶、把我扔進去的唱歌娼婦？何時啊何時啊何時……我承認失敗，只能留個記錄：我記不真確。）

……撒利姆坐在清真寺陰影的塵埃裡眨眼睛。一個巨人站在他面前，問道：「怎樣，爺，旅途愉快嗎？」帕華蒂睜著興奮的大眼睛，將水壺裡的水倒進他乾裂鹹澀的嘴唇……感覺！儲存在陶甕裡保持清涼的水，冰冷的觸感，嘴唇皮開肉綻的痛楚，一手緊抓著鑲琉璃的純銀……「我有感覺了！」撒利姆對心情愉快的群眾喊道。

那是午後近黃昏的時段，當紅磚與大理石搭建，宏偉的禮拜五清真寺的陰影，投在簇擁在它腳邊，雜亂無章的破爛木屋區之上，這片貧民窟的搖搖欲墜的鐵皮屋頂造成的那種酷熱，除了夜晚與黃昏，簡直不可能待在屋裡……但現在魔法師、軟骨表演者、雜耍賣藝人與托鉢僧都聚集在陰影裡，環繞著唯一的一座蓄水塔，跟新來者打招呼。「我有感覺了！」我喊道，然後影中人。辛格說：「很好，爺——告訴我們，感覺如何？」——重生，像個嬰孩從帕華蒂的籃子裡掉出來？」我可以嗅出影中人的驚異；他顯然對帕華蒂的法術大吃一驚，但基於專業風度，做夢也不

會去問她是如何辦到的。因此，女巫帕華蒂利用她無邊法力將我運到安全地帶，不虞被發現；我後來得知，魔術師社區基於專業幻術師的十足自信，全然否定魔法的存在。所以影中人難以置信地告訴我說：「我發誓，爺——你在那裡頭真輕，像嬰孩似的？」——但他作夢都不會想到，我的失重不僅是變戲法而已。

「聽著，大爺，」影中人高聲道：「你怎麼說，年輕的爺？我該把你搭在肩膀上，讓你打嗝嗎？」——帕華蒂寬宏大量地說：「那個人，少爺，玩笑總開得過頭。」她神采奕奕地對四周每個人微笑……但緊接著發生了一個兇兆。從團團圍著的魔術師後面，傳來一陣女人的哭喊：「哎唷！哎唷！」驚訝的人群分開，一名老婦衝進來，衝向撒利姆；我不得不在揮舞的平底鍋下設法自衛，直到嚇了一跳的影中人抓住她揮舞煎鍋的手臂，吼道：「喂，大娘，怎麼這麼吵？」老婦人頑固地喊：「哎唷哎唷！」

「瑞珊婆婆，」帕華蒂嚴厲地說：「妳腦子裡長螞蟻了嗎？」影中人說：「我們有客人，大娘——妳這樣嚷嚷，叫人家怎麼辦？好啦，安靜一點，瑞珊，這位爺是帕華蒂的朋友！不要在他面前雞貓子喊叫的！」

「哎唷哎唷！厄運要來了！你們到外國去，把它帶來了！哎唷哇！」

魔術師們帶著困惑的表情從瑞珊婆婆看到我——他們雖然否定超自然，但畢竟人在江湖，跟所有的賣藝人一樣，對運氣深信不疑，好運壞運，各種運氣……「你自己說的呀，」瑞珊婆婆哀泣道：「這個人出生了兩次，而且還不是女人生的！毀滅、瘟疫、死亡要來了。我活得老，我知道。哎呀、少爺，」她轉過身，哀戚地望著我：「發發慈悲吧；走吧——走走快走！」喃喃低語——「真的，瑞珊婆婆知道好多從前的故事」——但影中人動氣了：「這位爺是我的貴賓，」他

說：「他在我家愛住多久就住多久，長短隨意。你們有什麼資格說話？這兒誰信什麼鄉野奇談。」

撒利姆·撒奈伊第一次托庇魔術師社區，只持續了幾天；但這麼短的時間裡，發生了一連串事件，緩和了哎唷哎唷引起的恐懼。我絕沒有加油添醋，事實就是，那陣子，社區內的幻術家與其他藝人的技藝到達新的高峰——表演雜耍的一次可以維持一千零一顆球在空中飛舞，一位托鉢僧尚未受訓的新學徒，不小心走到一片熱炭上，卻能漫步通過，毫髮無損，也沒有感覺，好像平時耳濡目染，就已擁有師尊的功力；我聽說繩索魔法也非常成功。還有，警方每月一次的社區大掃蕩，這個月竟未執行，是大家自有記憶以來的頭一遭；前來參觀的訪客更是川流不息，絡繹有富家僕人來此挑選一種或多種專業演出，在這個、那個晚會上表演娛樂節目……看起來就好像瑞珊婆婆真的完全搞錯了，我很快就在社區中大受歡迎，被封為「幸運的撒利姆」；大家都很慶幸帕華蒂把我帶到貧民窟來。最後，影中人帶瑞珊婆婆來道歉。

「——不起你，」瑞珊牙齒漏風，說了就逃跑；影中人補充道：「老人家不習慣這種事；他們腦子很粗糙，記憶顛倒。爺，這兒每個人都說你帶給我們好運；你會很快離開我們嗎？」——帕華蒂無言瞪大圓眼睛哀求，要不要不要；但我必須給肯定的答覆。

如今，撒利姆很確定，他回答：「是的」；就在那個早晨，他仍穿著寬鬆的長袍，仍與銀痰盂形影不離，就離開了，一次也沒回頭看那個用被控訴濡濕了的眼睛尾隨他的女孩；他匆匆從正在練習的雜耍藝人和甜食攤位旁邊走過，撲鼻都是甜乳酪球的誘惑，經過以只收十個銅板招徠的剃頭擔，經過口中唸唸有詞的無家老婦，經過操美國口音、跟在一巴士一巴士的日本觀光客身後嘰哩咕嚕騷擾的擦鞋童，經過這群全體穿一模一樣的藍西裝，並在表面諂媚，實則惡作劇的導遊

擺佈下，戴上不協調的黃頭巾的觀光客，經過禮拜五清真寺高聳的樓梯，經過賣針黹用品、香精油、顧特卜塔^①的燒石膏複製品、上漆的玩具馬、拍著翅膀尚未宰殺的雞，經過印有鬥雞與永無變化的牌局招徠賭客的海報，他走出了幻術的社區，來到費艾茲市場，面對無限延伸的紅堡城牆，曾經有一位總理在它的堡壘上宣布獨立，在它的陰影中，曾有一名婦人跟一個西洋鏡小販相約，那個西洋鏡販子帶她到窄巷裡去聽她兒子的未來，在貓鼬兀鷹與用樹葉當繃帶包紮斷手斷腳的人中間聽預言；換言之，他向右走，離開老城，走向許久以前由膚色粉紅的征服者興建的玫瑰紅宮殿；我拋棄了我的拯救者，步行進入新德里。

為什麼？為什麼，不知感恩地把女巫帕華蒂念舊的悲傷丟在一旁，我對故舊不屑一顧，寧取新鮮？為什麼，多年以來，深夜在我心靈召開的會議中，她一直扮演我最可信賴的盟友，那天早晨我卻頭也不回地離開？互相傾軋的過去，綻裂出多處空白，我只記得兩個理由……首先，不管怎麼說，我清點自己的所有。撒利姆分析自己的前途，只能承認，前途一點也不光明。我沒有護照；在法律上屬於非法移民（因為曾經合法移出到國外）；到處都有戰俘營等著我。即使不說我是個敗亡的逃兵，羅列我缺點的清單仍長得驚人：我沒有錢，連換洗衣服都沒有，沒有資格——既沒有完成學業，在教育過程中也不曾有出色表現；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沒有家人的保護支持援助，要如何展開野心勃勃的救國大業……但猶如晴天霹靂，我突然發現我錯了；這兒，就在這座城市裡，我有親戚——不僅是親戚，還是非常有影響力的親戚！我的穆斯塔法·阿吉茲舅

^① Qutb Minar 是德里有名的古蹟，乃十二世紀為顧特卜丁清真寺而建的呼拜塔，塔高七二·五公尺，是同類建築

中最高的，分為五層，因含有後代帝王陸續修繕加蓋的部分，各樓層呈現不同的建築風貌。

舅，資深公務員，最後聽到他消息時，他在他的部門已是坐第二把交椅的資深人員；我的救世野心還能有更好的贊助人嗎？在他的屋簷下，我可以取得新人脈、新衣服；在他的保護下，我可以取得公家機關的優渥職位，而我研究行政實務，一定能取得救國之鑰；然後部會首長會聽我獻策，我有機會與大人物論交……！基於這種狂熱幻想，我對女巫帕華蒂說：「我必須離開；偉大的事在發展中！」看到她忽然灼燒的面頰上的傷痛，我安慰道：「我會經常回來看你，經常，經常。」但她不覺得安慰……所以，鴻鵠大志是我棄救命恩人而去的一大動機；但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庸、卑下、私人的因素嗎？有的……帕華蒂曾將我偷偷拉到鐵皮木箱搭蓋的棚屋後面；蟑螂在此繁殖，老鼠在此做愛，蒼蠅在此大嚼雜種狗的糞便，她抓緊我手腕，眼睛熾熱，舌頭嘶響；在社區穢臭的下腹部，她坦承，我不是她遇到的第一個午夜之子！達卡勝利遊行中有則故事，魔術師與戰爭英雄並肩遊行；帕華蒂抬頭望向一輛坦克，她的目光落在一對巨大、強勁有力的膝蓋上……膝蓋驕傲地從漿燙得筆挺的制服裡突出來；帕華蒂喊道：「喂你呀！喂你呀……」然後就是那不可說的名字，我的罪惡的名字，那個若非因為產科醫院裡的一樁罪行，應該擁有我的人生的一個人；帕華蒂與濕婆，濕婆與帕華蒂，因他們名字的神聖命運而注定相遇，在勝利的一剎那團聚。「英雄耶，我的天！」她在棚屋背後驕傲地啞聲道：「他們要升他成高級軍官！」現在，從她襤褸衣衫的摺縫裡拿出來的的是什麼？什麼一度自豪地生長在英雄頭上的東西，如今依偎在女巫的乳房上？「我要，他就給我了，」帕華蒂說，取出一糾他的頭髮給我看。

我逃避那一糾可怕的頭髮？撒利姆害怕跟多年前曾被她禁止參加午夜會議、他的另一自我重逢，所以要逃入那個戰爭英雄無從尋求安慰的家庭的懷抱？是胸懷大志或罪惡感？我再也無法判斷；只能把我記得的事寫下來，也就是，帕華蒂悄聲道：「說不定他有空就會過來；那麼我們就

有三個人了！」還有一句重複過的話：「午夜之子，真好……真不得了，不是嗎？」女巫帕華蒂讓我想起一些我試圖遺忘的事，所以我離開她，前往穆斯塔法·阿吉茲的家。

我最後一次接觸家庭生活的殘酷親密，已只餘片段；但因為一切都必須記錄，然後加以醜製，我要試圖將片段湊成記錄……首先，讓我報告，穆斯塔法舅舅住魯添斯^①規畫的城市中心，拉吉派斯（Rajpath）路旁，位在一座整潔的公務員花園裡，一棟寬敞而毫無特色的公務員平房；我沿著從前的國王路^②，呼吸著街道上不計其數的氣味，從國營手工藝品商場與馬達三輪車的排氣管冒出來；榕樹與喜馬拉雅杉的芳香，摻雜了早已逝去的總督與戴手套的夫人大爺幽靈的氣息，以及打扮俗麗的有錢少奶奶與浪女更為沖鼻的體味。甘地夫人與德賽爭奪權力的第一戰，在這兒立了巨大的選舉計票看板，人群聚集，等候結果，興奮地問：「男的還是女的？」……在古老與現代，印度之門與國務院大廈之間，我的思維充滿了消失的帝國（蒙兀兒與英國）和我自己的歷史——因為這就是公開報喜、多頭怪獸以及天降一隻手的城市——我堅決地向前行進，就像目光所及的一切，向高處的天堂仰其鼻息。最後，左轉上了雙拼路，來到一座有矮牆與樹籬的無名花園；我看到角落裡有面告示牌在微風中搖曳；正如從前有一次，告示牌在麥斯沃德莊園的花園裡盛開；但這一過往的回音，講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寫的不是帶有惡兆與不祥的「吉

① 英國建築師 Edwin Landseer Lutjens，一八六九—一九四四，一九二一年負責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整體規畫，市區以寬闊的道路連分隔六角形的街區，別緻而典雅。

② 前文的 Rajpath，寫法不同，但意義與國王路（Kingsway）相同，Raj 或 Raja 即印度傳統的王公，path 即道路。

屋出售」，我舅舅花園裡的木板花，公告周知的事項十分奇特：「穆斯塔法·阿吉茲先生與蒼蠅」。

我一點也不知道，原來最後那個字「fly」指的不是蒼蠅，而是我舅舅慣將予人溫馨聯想的「家人」(family)一字，剔骨除肉的縮寫，我被這面輕輕搖曳的告示牌搞糊塗了；但後來我在他家待了很短一段時間後，情勢就趨於明朗，原來穆斯塔法一家人確實就如同神話中被切掉頭的蒼蠅，那麼被踐踏、那麼像昆蟲、那麼無足輕重。

招呼我的第一句話是什麼，當我滿懷開展新前途的熱望，緊張地按響門鈴？紗門後面出現怎樣一張因憤怒、意外而皺著眉頭的臉？帕德瑪：替我開門的是穆斯塔法舅舅的妻子，我的瘋舅媽宋妮雅，她喊道：「呸！安拉！這傢伙臭死啦！」

雖然我刻意討好地說：「哈囉，親愛的宋妮雅舅媽，」努力地對藏在紗門後面、咬牙皺眉的伊朗美人舅媽諂媚地微笑，但她繼續說：「撒利姆，是嗎？我記得你。可惡的被寵壞的小鬼。總是自以為長大會變成真主什麼的。憑什麼？大概是總理的第十五號助理副部長寄給你的一封蠢信吧。」我應該從這第一次晤面，就預見我的計畫全軍覆沒；我應該從我的瘋舅媽身上聞到無法平息的公務員妒忌的氣味，它將會封殺我在世間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的一切努力。有人寄給我一封信，她卻沒這種機會；這就讓我們成為終身大敵。但這兒有扇門，門開了；傳來乾淨衣服與蓮蓬頭浴缸的味道；而我，對一切小恩小惠都心存感激，以致未能仔細分辨舅媽的致命氣味。

穆斯塔法舅舅一度上了蠟、令他頗為自豪的八字鬚，自從遇到那場毀滅麥斯沃德莊園、癱瘓一切的沙塵暴以來，就不曾復原，他那個部門的主管一職，已經跳過他四十七次，使得他只好以毆打子女，以每晚對自己明顯地淪為回教徒歧視的受害者一事破口大罵，以一種對執政政府矛盾

卻絕對的忠貞，以一種比我父親阿梅德·撒奈伊多年前企圖證明自己是蒙兀兒皇帝後裔更熾烈的狂熱，執著地鑽研他引為唯一癖好的宗譜學等，終於替自己的無能，找到紓解的管道。他妻子欣然贊助這些慰藉之道的第一項，一半伊朗血統、交際手腕高強的宋妮雅（娘家姓庫斯洛萬尼），被不得不給四十七個相繼出現、當她們還是三號主管的妻子時、被她嗤之以鼻、受過她氣的頭號首長妻子「做康恰」（Chancha，字面上的意思是湯匙，但成語「做湯匙」意謂拍馬屁）^①的存活，逼成足夠開醫生證明的瘋狂；在我舅舅和舅媽聯手毆打下，我的表兄弟姊妹被徹底打成一灘稀泥，我怎麼也想不起他們的人數、性別、身高比例或面貌；他們的個性當然也老早就不存在。在穆斯塔法舅舅家中，我沈默地坐在我打爛掉的表兄弟姊妹中間，聽他每晚自相矛盾層出不窮的獨白，在他未獲升遷的怨懟，與哈巴狗似的盲目效忠總理的每個法案之間擺盪。即使甘地夫人要他自殺，穆斯塔法會將之歸咎於歧視回教徒的偏見，但也會捍衛這一要求的英明睿智，而且當然會照章執行，不敢（甚至冀望）異議。

說到宗譜：穆斯塔法舅舅利用所有空暇，填寫繪有密如蛛網的家譜樹枝圖的超大尺寸記錄簿，永遠在蒐集與謳歌國內最偉大家族稀奇古怪的宗族資料；但我居留期間，有一天，宋妮雅舅媽聽說，有個赫德瓦爾^②來的印度教聖人，據說已三百九十五歲，記得全國所有婆羅門家族的族譜。她對我舅舅尖叫道：「就連這方面，你也只能當二號！」赫德瓦爾聖人的存在，終於使她完

① Chancha，原本是蒙兀兒帝國的一種官職，負責在帝王用餐時，站在皇座左側，手持湯匙，把食物一口一口餵進帝王嘴裡。

② Hardwar 是印度北方省一城市，位於恆河平原與喜馬拉雅山麓交會處，有毗濕奴神廟，是印度教的重要聖地。

全陷入瘋狂，所以她對子女的暴力變本加厲，嚴重到我們每天都預期會發生兇殺案，最後穆斯塔法舅舅不得不找人將她關起來，因為她過分的行為讓他在辦公室都見不得人。

這，就是我投奔的親戚。我感覺，他們在德里的生活對我的過去是一種褻瀆；這一座我心目中、年輕時代的阿梅德與阿米娜的幽靈永在徜徉的城市裡，竟有這麼一隻可怕的蒼蠅，在聖潔的泥土裡爬動。

但，有件永遠無法確切證明的事，未來的歲月裡，我舅舅對宗譜學的執著，將對陷於權力與占星學雙重迷魂咒下的政府，有所貢獻；所以寡婦寄宿舍發生的一切，若少了他的助力，說不定就永遠不會實現……但，不對，我也做過叛徒；我不譴責，我要說的只是，我曾經有一次在他堆成小山的宗譜學記錄簿中，看見一個黑色的公文包，標示著「最高機密」，標題是「M·C·C計畫」。

末日近了，不能再逃避；但念及甘地夫人政府跟她父親的政府一樣，每天都求教於神秘傳說的供應商，而貝拿勒斯占卜家從旁塑造印度的未來，我就必須暫時離題，談一則痛苦的私人回憶；因為我在穆斯塔法舅舅家才得到證實，我的家人都死於一九六五年的戰爭；以及巴基斯坦知名的賈蜜拉歌手，只不過在我抵達前幾天，忽然失蹤的消息。

……舅媽聽說我在戰爭中打的是敵人那一邊，就拒絕供應我食物（我們當時正在吃晚餐），尖聲叫道：「真主，你還有臉，你知道嗎？你没有大腦可以想嗎？你到資深公務員家裡來——逃脫的戰犯，安拉！你要你舅舅丟差事嗎？你要我們全家上街討飯嗎？你該慚愧得無地自容，臭小子！走啦——滾，出去，或者更好是我們叫警察，馬上把你交出去！滾吧，去當你的戰俘去，我們憑什麼在乎，你甚至不是我們已故姊姊的親生兒子……」

晴天霹靂，一個接一個：撒利姆擔心自身的安全，同時也得知有關他母親之死無可避免的真相，還有他的處境比他以為的更糟，因為這批親戚並無意接納他；宋妮雅知道瑪麗·沛蕾拉認罪的經過，她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而我，只能軟弱地：「我母親？已故？」現在穆斯塔法舅舅或許覺得他妻子做得太過火，不情願地說：「沒關係，撒利姆，當然你可以住下——他得留下，老婆，還有什麼辦法？——而且這可憐蟲甚至不知道……」

然後他們告訴了我。

我想到，在瘋狂的蒼蠅心中，我虧欠死者很長一段服喪期；我得知我母親、父親、艾麗亞阿姨、琵琶舅媽、翡翠阿姨、薩法表兄以及他的吉輔公主、可敬的母親，還有我的遠房姑媽索拉與她的丈夫，我就決心遵守禮儀，服喪四百天：十段服喪期，每期四十天。然後，然後，還有賈蜜拉歌手……

她聽說了我在孟加拉戰火中失蹤的消息；她，這個示愛總得太遲的人，說不定因這則消息變得有點瘋狂。賈蜜拉，巴基斯坦的聲音，信徒的夜鶯，公開反對遭到截肢、蟲蛀、戰爭分裂的巴基斯坦的統治者；就在布托告訴聯合國安理會：「我們會建設新巴基斯坦！更好的巴基斯坦！我的國家會聽我的！」我妹妹卻在公共場合辱罵他；她，純中之純，淨中之淨，愛國者中的最愛國者，聽說我的死訊，卻變成了叛徒。（這，最起碼，是我的觀點；我從舅舅那兒得知的，只是未加渲染的事實；他只知道外交管道傳來，未經心理學理論剖析的消息。）在她公然斥責戰爭發動者之後兩天，我妹妹就從地球表面消失了。穆斯塔法舅舅盡量把口氣放緩和：「那兒發生過很惡劣的事，撒利姆；一直都有人失蹤；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

不！不，不，不！帕德瑪：他錯了！賈蜜拉並沒有落入政府掌握而失蹤；因為就在那個晚

上，我夢見她，在黑暗的陰影與一幅簡單面紗的隱密裡，不是泡夫叔叔那種引人注目的金色錦緞帳棚，而是普通的黑紗，從空中逃離首都；她逃脫了，來到喀拉蚩，沒有訊問逮捕自由自在，她搭一輛計程車進入市中心，面前出現一堵高牆，上拴的門，牆上的活板門，多年以前我曾透過那門買麵包，我妹妹無法抗拒的發酵麵包。她要求放她入內，她請求庇護，修女便開了門，是的，她在那兒，安全入內，門在她身後上了拴，用一種隱形換取另一種，現在有另一位修女院長，另一位可敬的母親^①，賈蜜拉歌手在以前做銅猴的時代，接觸過基督教，在聖塔伊娜夏隱修院中，找到安全庇護和平……是的，她在那兒，安全，沒有消逝，沒有落入踢人打人餓人的警察掌握，沒有埋在無記號的墳裡，與印度教徒為鄰，而是活著，烤麵包，為隱修的修女們唱美妙的讚美詩；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怎麼知道？做哥哥的就是知道；就這樣。

責任；再次向我襲來。因為無路可逃——賈蜜拉的淪亡，照例，又是我的錯。

我在穆斯塔法·阿吉茲家中住了四百二十天……撒利姆為死去的親人做遲來的守喪；但千萬別以為我的耳朵是關住的！別假設我聽不見周圍說些什麼話，舅舅與舅媽一再重複的爭吵（這可能有助於他決定送她進精神病院）：宋妮雅嚷道：「那個下等人^②——那個骯髒齷齪的傢伙，甚

^① 見前四五頁註譯。

^② bhangī，這個字可有三解，bhang 意為麻桿，可製掃帚，bhangī 意即掃地的人，引伸為賤民，另一意為飲用大麻（bhang）萃取汁的人，這本來是類似酒精的上癮品，但好勇鬥狠的人發現，飲用這種汁液會使他們在戰鬥時奮不顧身，特別勇猛，有支錫克部隊便以「麻藥軍」為名。

至不是你親外甥，我不知道你是怎麼回事，我們該擰著他耳朵把他丟出去！」穆斯塔法安靜地答道：「可憐的小伙子被悲傷打倒了，我們怎麼能那麼做，妳看看他就會明白，他的心智不正常，他受了太多苦。」心智不正常！真是太好了，出諸他們之口——這種親戚，跟噤哩呱啦講話的食人族相較，後者還顯得冷靜文明點！我為什麼要忍受？因為我有個夢想。但四百二十天過去，這場夢始終未曾實現。

八字鬚軟塌塌，高大卻駝背，永遠的第二號：穆斯塔法舅舅跟哈尼夫舅舅有天壤之別。他現在是一家之主，是他那一輩唯一倖存、度過一九六五年滅族災難的人；但他沒有給我任何幫助……一個不愉快的晚上，我在他堆滿宗譜的書房裡，大膽頂撞他，我解釋——以恰如其份的嚴肅、謙遜，但堅決的姿勢——我要將國家救出厄運的歷史使命；他長嘆一口氣，說：「聽著，撒利姆，你要我做什麼？我把你收留在家中，你吃我的麵包，無所事事——但這沒關係，你是我親愛的姊姊家的人，我必須照顧你——所以你留下、休息、養好身體；然後我們再看著辦。你要當文書員什麼的，或許可以安排；但別提那種只有真主曉得是什麼玩意兒的夢想。我們的國家有牢靠的手帶領。英德拉夫人已推動重大改革——土地改革、賦稅結構、教育、節制生育——你可以把一切交給她和她的政府。」儼然以我的恩人自居，帕德瑪！好像我是個蠢小孩。真可恥啊，被笨蛋看輕，多麼令人無地自容的羞辱啊！

我的每一行動都面臨阻礙；曠野裡的先知，像瑪士拉瑪，像伊本·錫南^①！不論我如何努力，都注定流落沙漠。哦口惠而不實，卑鄙地不肯伸出援手的舅舅！哦被只知諂媚的二流親戚打

^① 參見三九七頁註。

擊的野心啊！舅舅拒絕替我安插職位的請求，有一個嚴重後果：他愈是讚美他的甘地夫人，我就愈厭惡她。事實上，他促成了我的重返魔術師社區，也為……為她……寡婦鋪好了路。

妒忌：就這麼回事。我的瘋狂舅媽宋妮雅的妒忌，像毒藥滴入舅舅的耳朵，使他不肯做任何事幫助我選定的生涯起步。偉人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總是由小人擺佈，尤其是發瘋的女小人。

我居留的第四百一十八天，這棟瘋人院的氣氛忽然起了變化。有人來吃晚餐：一個腰大腹圓的人，頭很小，滿油頭膩的卷髮，嘴唇豐滿有如婦人的陰唇。我想我在報上看過他的照片。我轉過頭對一位沒有性別、沒有年齡、沒有面孔的表兄弟姊妹，好奇地問道：「這不是，你知道，桑傑·甘地嗎？」但那被打成漿的生物已銷聲匿跡到無法作答的程度……是或不是？當時我並不知道我現在記錄的事：非比尋常的政府的某位高層（以及某位總理未當選的兒子），獲得複製他們自己的權力……幾年後，印度各地都會出現桑傑幫！無怪這不可思議的王朝，企圖強迫我們其他人節育……所以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但這位某人跟穆斯塔法一起消失在書房裡；那天晚上——我偷看到一眼——有個上鎖的黑色真皮公事包，寫著「最高機密」與「M·C·C計畫」；第二天，舅舅以不同眼光看著我，幾乎是恐懼，或公務員保留給那批失寵於當道的人物、充滿厭惡的特殊眼神。我當時就該知道，什麼事在等著我；但後見之明總是容易。現在我有後見之明，太遲了，現在我完全退居歷史邊緣，現在我與國家生命的連接已宣告永遠斷絕……為了迴避舅舅令人不解的眼光，我出去到花園裡；看見了女巫帕華蒂。

她蹲在人行道上，身邊攔著隱形籃；看到我，她眼裡亮起譴責的光芒。「你說你會來，可是你從來沒有，所以我，」她說話有點口吃。我垂下頭。「我在守喪，」我軟弱地說，她說：「但你還是可以——我的真主，撒利姆，你不知道，在我們的社區，我不能跟任何人說我真正的法

力，永遠不能，甚至像父親般待我的影中人，我必須守口如瓶，永遠守口如瓶，因為他們不相信這種事，後來我想，撒利姆來了，這下子我終於有了個朋友，我們可以聊天，我們可以在一起，我們都經驗過，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談，可是撒利姆，你根本不在乎，你得到你要的，就這樣跑掉了，你没把我當一回事，我知道……」

那天晚上，我的瘋舅媽宋妮雅，距她被綁上緊身衣不過數日之遙（事情上了報，登在不醒目的版面，篇幅也小，但我舅舅的部門一定還是很不高興），突發一個那種瘋得特別厲害的人的心血來潮，衝進那間半小時前，才有一個大圓眼的人從窗戶爬進去的臥室；她發現我跟女巫帕華蒂同床，此後我穆斯塔法舅舅就喪失了庇護我的興致，她說：「你是下等人的種，這輩子永遠注定是個下流胚」；我住滿四百二十天，便離開了舅舅的家，喪失了所有親戚的聯繫，名正言順回歸我因瑪麗·沛蕾拉的欺騙，長久以來未能歸屬的、貧賤匱乏的傳統。女巫帕華蒂在人行道上等我；我没告訴她，在某種意義上，我很慶幸被舅媽打斷，因為就在那個不合法的午夜，當我在黑暗中吻她，我看見她的臉容驟然改變，變成了禁忌的愛的面孔；賈蜜拉鬼魅的形象取代了巫女；安然躲在喀拉蚩修女院（我知道！）的賈蜜拉，忽然出現在這裡，只不過她經歷了惡魔的改變。她開始腐爛，禁忌之愛可怕的濃胞與潰瘍分佈在她臉上，就如同有一度，德柯斯塔的鬼魂在罪惡感的神秘癡瘋肆虐下，逐漸腐爛一般，如今亂倫的臭花，也開在我妹妹鬼魂的臉上，我做不到，我不能親吻碰觸直視那令人無法忍受的鬼魅之臉，當宋妮雅突襲進門，開亮電燈，高聲喊叫時，我已瀕於縮身閃躲，發出絕望懷舊與羞恥尖叫的邊緣。

穆斯塔法這方面，我與帕華蒂的不端行徑，對他而言，可能也是個解決我的方便藉口；但這一點必須存疑，因為那個公事包上了鎖——我僅有的線索，就是他眼中的某種表情，恐懼的氣

味，標籤上三個縮寫字母——因為事後，一切都宣告結束時，有位倒台的女士和她的肥唇兒子，在上鎖的門背後花了兩天功夫，銷毀檔案；我們如何得知其中究竟有沒有一個貼著M·C·C標籤的卷宗？

我本來就不想住下去了。親戚：一個過分誇張的觀念。不要以為我會難過！千萬不要以為我被逐出最後一個慷慨大度、對我開放的家庭，喉嚨裡會升起一個硬塊！我告訴你——我告辭時心情很好……或許我有點不自然，情緒反應完全缺如；但我的思想永遠在追求更崇高的東西。所以我很有彈性。打我；我會反彈回來。（但對付裂縫，任何反抗都沒有用。）

總而言之，放棄我稍早投身公職的天真希望，我回到魔術師社區與禮拜五清真寺的黃昏。就像佛陀喬答摩，我拋棄人生與舒適生活，像乞丐般遊走世界。那天的日期是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煤礦與小麥市場收歸國營，油價開始盤旋揚升揚升，在一年之內漲為四倍，印度共產黨內部，丹吉（Dange）率領的莫斯科派，與楠布迪里帕（Nambudiripad）為首的馬克斯主義派黨之間的裂隙，已大到無法溝通的程度；而我，撒利姆，跟印度一樣，誕生已經二十五歲六個月又八天了。

魔術師都是共產黨，幾乎無一例外。沒錯：赤色份子！暴動、公共威脅、人渣——一個不知敬天畏神的社群，竟然褻瀆地生活在神之家，清真寺的影子底下！無恥，更有甚者；如此絕對地赤色；天生他們的靈魂就沾染了鮮血的顏色！讓我說明，像我這麼一個從小受印度另一種真信仰（我們不妨稱之為生意至上主義）教養長大，而且曾經跟這宗教的其他信徒互相拋來棄去的人，一發現此事，就立刻覺得妥妥貼貼，像回家一樣。作為一個叛教的生意至上主義者，我成為一個

熱忱的紅小兵，而且愈來愈紅，就跟我父親一度變白一樣，那麼堅定不移而徹底，所以現在我拯救國家的使命，已換了一種角度；更多革命手段湧現。打倒不合作、不識通權達變的舅舅和他敬愛的領袖！我滿腦子直接與大眾溝通的意念，我定居在魔術師社區，用我鼻子無與倫比的洞察力取悅國內外觀光客，嗅出他們單純的觀光客秘密，藉以為生。影中人邀我同住他的棚屋。我睡在嘶嘶作響的裝蛇籃子之間的破麻袋上，可是我不介意，正如我發現我可以忍受飢餓口渴蚊咬與（剛開始時）德里冬季的酷寒。號稱「世上最有魅力男人」的影中人·辛格，也是社區當然的村長；所有爭端糾紛，都在他無所不在的大黑傘底下解決；我能讀能寫還會聞，就成了這位大個子男人的隨從副官，他每場弄蛇表演，都要附加一段社會主義的演講，他的名聲傳遍市內大街小巷，而且不僅限於弄蛇而已。我敢十拿九穩說，影中人是我所見過最了不起的人。

一天下午，日近黃昏，社區裡來了一個跟我在穆斯塔法舅舅家中見到的那個陰唇嘴年輕人彷彿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青年。他站在清真寺台階上，抖開一條橫幅，另兩名助手拉好。上寫著：「消滅貧窮」，並有英德拉國大黨的母牛舐犢標誌。他的臉像極了一頭肥壯的小牛臉，然後他開始說話，噴出颱風般的口臭：「兄弟們啊！姊妹們啊！國大黨要跟你們說什麼？這個：人皆生而平等！」他沒再說下去，人群因他有如曝曬在烈日下牛糞的口臭而紛紛走避，影中人放聲大笑：「哇哈哈，爺，太精彩了，先生！」陰唇嘴蠢頭蠢腦說：「好吧，您哪，兄弟，願意告訴我什麼事那麼好笑嗎？」影中人搖搖頭，捧著肚皮說：「哦演講，爺！絕對一流的演講！」他的笑聲從黑傘底下洶湧而出，傳染給在場的人，直到我們每個人都在地上打滾，大笑，壓死螞蟻，滿身塵土，國大黨的低能兒驚慌地提高聲音：「這是怎麼回事？這位老兄不認為我們平等嗎？他一定很輕視——」但影中人撐起傘，大步走回他的破屋。陰唇嘴鬆了一口氣，繼續演講……但講得不

久，因為影中人又走回來，左臂下面挾著一個有蓋的圓形小籃子，右臂挾一支木笛。他把籃子放在台階上，就在那個國大黨腳邊；掀開蓋子；以笛就唇。在新起的笑聲當中，年輕政客跳到半空中十九吋高，只見一條眼鏡蛇王睡眼惺忪地從窩裡款擺而出……陰唇嘴喊道：「你幹什麼？想殺我嗎？」影中人不理會他，傘收了起來，專心表演，愈來愈高亢，蛇身不斷舒展，影中人吹奏愈來愈快，直到笛聲洋溢貧民窟的每個縫隙，並威脅著要攀上清真寺的高牆，最後那條巨蛇懸掛在半空中，只靠旋律的魔力支持，從籃裡出來足足九尺長，站在尾巴尖上跳舞……影中人緩和下來，蛇王重又盤成一團。最有魅力的男人將笛子遞給國大黨青年。「來吧，爺，」影中人和善地說：「你來試試。」但陰唇嘴說：「老哥，你知道我不會！」影中人抓住眼鏡蛇的七吋，將他自己的嘴巴張大張大，露出一口壯觀的爛牙與牙齦；對國大黨青年擠擠左眼，便將長舌吞吐的蛇頭，塞進他自己大張的口裡！足足過了一分鐘，影中人才把眼鏡蛇放回籃裡。他極其慈祥地對那年輕人說：「你瞧，爺，這就是幹我們這一行的真相：有人比較棒，其他人差一點。但你不這麼想，說不定也滿好的。」

看了這一幕，撒利姆明白，影中人與魔術師這群人，對現實的掌握是絕對的；他們那麼用力地把現實牢牢掐緊，所以有能力把它扭曲成任何對他們的技藝有用的形狀，但他們絕不會忘記它原來的樣貌。

魔術師社區面臨的問題，也就是共產黨運動在印度面臨的問題；在社區的範圍裡，可以看到印度境內撕裂共產黨的所有分歧與不和，具體而微地呈現。我馬上得補充，影中人超乎這一切；身為社區的族長，他擁有一把傘，傘的陰影可以使爭吵的派系恢復和諧；但帶到弄蛇人傘下的紛爭，卻愈來愈激烈，因為變戲法的、從帽子裡拉出兔子的人，連成一氣，支持丹吉先生走莫斯科

路線的正統共產黨，在緊急狀態期間始終如一，站在甘地夫人那一邊；軟骨表演者卻比較左傾，偏向中國主導的錯綜陰謀。吞火人與吞劍人擁戴納克沙黨人①的游擊戰略；而催眠家與蹈火人欣賞楠布迪里帕的宣言（是莫斯科與北京之外的第三派），並厭惡納克沙黨人的暴力作風。詐賭為生者有托洛茨基②傾向，甚至腹語者當中的溫和派，還有一套「以選票推動共產主義」的主張。我所處的環境，雖然完全沒有宗教與地域的偏見，但自古相傳的分裂天性，卻找到新的宣洩出口。影中人遺憾地告訴我說，一九七一年大選期間，一名支持納克沙黨人的吞火人跟一個莫斯科派的戲法師爭吵，導致一場詭異的謀殺，後者被前者的觀點激怒，企圖從魔術帽裡掏出一柄手槍；但武器才一亮相，那位胡志明③的支持者，就噴出一蓬可怕的烈火，將對手燒成焦炭。

影中人在傘下談論的社會主義，卻毫無外國影響的色彩。「聽著，爺，」他對互相敵視的腹語家與操縱木偶者說：「你們到各自村裡去談史達林或毛澤東好嗎？比哈爾或泰米爾農夫會在乎托洛茨基被殺嗎？」他魔法傘下的黃昏，能使性情最狂放的魔法師冷靜下來；在我身上，則令我

① Naxalite 為印度激進的毛派共產黨徒，一九六七年創於西孟加拉小鎮納克沙巴里，因而得名，成員採用游擊、恐怖攻擊手段。

② Leon Trotsky，一八七九—一九四〇，俄國十月革命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提出「不斷革命」理論，被視為極端的革命理論，以達到全球革命為目標。列寧死後，史達林當政，托洛茨基在權力鬥爭中挫敗，一九二九年被放逐，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被暗殺身亡。

③ Ho Chi Minh，一八九〇—一九六九，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原名阮必成，是越南民族解放運動領袖，以畢生精力克服重重困難，謀求越南獨立，並以越戰為手段，爭取南北越統一。

相信，有朝一日，弄蛇的影中人會追隨許多年前米安·阿布都拉的脚步；他也會像傳奇的哼鳥一樣，走出貧民窟，憑他意志的力量塑造未來；然而與我外公的英雄不同的是，唯有當他與他的理想大獲全勝，他才會停止……但是，但是。總是有但是。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我們都知道。

我回頭敘述我個人的故事之前，希望大家知道，是影中人透露給我，原來國內的貪污、「黑色」經濟，已經發展到跟合法的「白色」經濟一樣龐大，他給我看一張甘地夫人的照片說明此事。她的頭髮中分，一半白如雪，另一半黑如夜，所以她看起來像隻鼬鼠或銀貂，就決定於她以哪個側面示人。歷史上，中分頭一再出現；同時，經濟與總理的髮型也可以類比……我這些重要的觀念，都得自世上最有魅力的男人。也就是影中人的真傳。鐵路部長米施拉也是官派的賄賂部長，黑色經濟最大的交易，都必須透過他才能成交；他並分配各部會首長與大小官員的佣金；若不是影中人，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喀什米爾省選舉的做票內幕。但他並非民主的愛好者：「天殺的選舉這檔事，爺，」他對我說：「每次選舉，總有壞事發生，我們的老百姓表現像小丑一樣。」我雖滿懷革命狂熱，卻無法跟我的老師唱反調。

社區的規則當然有少數例外：一、兩個戲法師仍保留印度教信仰，並且在政治方面，擁護印度教派系的人民黨（Jana Sangh），或聲名狼藉的阿南達瑪格^①極端份子；雜耍表演者當中，甚至還有人投票給史瓦檀特羅黨^②。若不談政治，瑞珊婆婆是這個社區裡碩果僅存的幾位無藥可救

^① Ananda Marg 為印度教邊緣黨派，以西孟加拉偏遠的 Purulia 為總部，神秘好戰，亦從事恐怖活動。

^② Swatantra 全名為 Swatantra Bharat Party，其主張為社會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並行。

的幻想家，相信（舉一個例）女人不可以爬芒果樹，因為承擔過女人體重的芒果樹，以後結的果實永遠是酸的……還有個古怪的托鉢僧，名叫奇許帝·康恩，他的臉極其平滑光潔，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十九歲還是九十歲，他在自己的棚屋四周，用竹竿和色彩鮮豔的碎紙做了奇妙的設計，使他的家看起來活像不遠處的紅堡的彩色縮小版。只有穿過城堡似的大門，你才會發現，精心用竹竿紙片構築的鋸齒形牆垛與半月堡的誇張外表後面，還是跟其他人家無異的鉛皮木板搭的陋舍。奇許帝容許他幻術的專業侵入真實人生，乃是莫大的錯誤；他在社區很不受歡迎。魔法師都跟他保持距離，以免被他的病態夢想傳染。

這麼，你該能瞭解，為什麼擁有真正神奇法力的女巫帕華蒂，一輩子不敢對外宣揚；午夜賦予她的天賦，在一個不斷否定這種可能性的社群中，很難獲得諒解。

禮拜五清真寺背後，看不到魔法師出沒，唯一的危險來自那些在垃圾堆尋寶的人，他們尋找丟棄的板條箱與鉛皮浪板……在那兒，女巫帕華蒂興高采烈地表演她的能力給我看。身穿一件用十來件破舊女罩衫拼湊成的素樸罩衫，午夜的女法師以孩子氣的熱情與活力為我演出，大圓眼、繩索般的馬尾巴、線條優美而豐滿的紅唇……我本來絕無可能抗拒她那麼久，要不是因為那張臉，病態腐爛的眼睛鼻子嘴唇，屬於……乍看之下，帕華蒂的法力似乎無限（但事實上是有限的）。好吧，那麼：可曾召喚魔鬼？可曾有精靈現身，獻上金銀財寶、搭飛毯到國外旅遊？青蛙變成王子，頑石變成寶石？買賣靈魂，使死人復生？完全沒有；女巫帕華蒂為我表演——她唯一

願意表演的魔法——所謂的「白魔法」。好像婆羅門「秘典」《阿闍婆吠陀》^①向她吐露了所有的秘密。她可以治病，解除中毒（為證明這一點，她讓一條蛇咬她，然後以奇怪的儀式抵抗毒性，包括向蛇神塔克夏沙（Taksasha）祈禱，取柯里木卡樹（Krimuka）的精華，用煮過舊衣服、並熬出其中力量的水沖泡飲下，再唸誦咒語：金翼神鷹，飲毒無效；我亦使毒力轉向如箭之轉向）——她可以治療創傷，賦予護身符法力——她知道斯拉克提亞^②咒，會行樹之儀典。所有這一切，她為我在清真寺牆下，做了一連串匪夷所思的夜間表演，通通展示給我——但她仍然快樂不起來。……

一直都如此，我被迫成挑起責任的擔子；圍繞帕華蒂周遭的哀傷氣氛，是我造成的。因為她已經二十五歲，希望從我得到的，遠不止願意充當她的觀眾而已；真主曉得是為什麼，但她要我上她的床——或說得更精確點，搬到她跟來自喀拉拉的軟骨表演三胞胎共享的破屋裡，跟她一塊兒躺在她當床用的破麻袋上；那三個女孩也是孤兒，跟她一樣，跟我一樣。

她為我做的事：憑她的法力，札格羅先生拉得太用力之後就不生毛髮的部位，重新長出頭髮；她的魔法使我臉上的黑痣，在塗抹草藥調製的膏藥後褪去；甚至我的羅圈腿在她照顧下，似

① Atharva-Veda，《吠陀》分四部分：《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三部，均以印度教的頌詩經誦為主，《阿闍婆》為第四部，成書年代較晚，內容則以咒語和各種黑白魔法為主；以下帕華蒂施展的魔法，《阿闍婆吠陀》中均有記載。

② sraktya 是一種具神秘法力的樹，據《阿闍婆吠陀》記載，使用得當，它可治惡疾，若製成神符，佩帶者可隱身，擊敗強敵。

乎也改善許多。（但她對我的一邊壞耳朵束手無策；世界上沒有一種魔法強大到能消除父母造成的遺憾。）但不論她為我做了多少，我總沒有能力為她做到她唯一最想要的那件事；因為儘管我們一塊兒躺在清真寺背後的牆根下，月光總把她夜晚的臉改變，變成我遙遠而消失的妹妹……不，不是我妹妹……變成賈蜜拉腐臭而嚴重變形的臉。帕華蒂在身上塗了用愛情咒浸泡的油脂；她具有催情效果的鹿骨梳子，把頭髮梳了一千遍；而且（我絕不懷疑）趁我不在的時候，試過所有各式各樣的愛情魔咒；但我就是陷在更早的魔法當中，彷彿永不能超生；我注定要看到愛過我的女人變成……但你知道，是誰的分崩瓦解的面容出現，使我的呼吸充滿她們醜惡的臭氣。

「可憐的女孩，」帕德瑪嘆道，我也同意；但在寡婦吸乾我的過去現在未來之前，我一直都處於猴的魔咒控制下。

帕華蒂終於承認失敗後，一夜之間，她臉上出現一種驚人而強烈的噁嘴表情。她在軟骨表演孤兒的屋裡睡著，醒來時，她豐滿的雙唇就成了突出的姿態，帶有言語無法形容的性感挑釁。三胞胎孤兒告訴她，她的臉發生了什麼變化，一邊擔心地咯咯笑；她奮起精神，試圖把臉拉回原來的位置，但不論肌肉或巫術，都不能使她恢復原形；最後帕華蒂只好向自身的悲劇投降，於是瑞珊婆婆告訴所有願意聽的人說：「那個可憐的女孩——想必是她扮鬼臉的時候，神明對她吹了一口氣。」

（順便提一下，那年，城裡的時髦婦女正好都在扮那種刻意挑逗的表情；一九七三年的愛力根薩（Eleganza）時尚秀，神氣活現的模特兒在伸展台上，全都噁著嘴。噁嘴的女巫帕華蒂，身處魔術師的貧民窟，卻是表情時尚的尖端人物。）

魔術師全體動員，想方設法要讓帕華蒂再度露出微笑。他們挪出時間，擱下工作，拋開修理

被風吹倒的鉛皮木板屋、殺老鼠等瑣務，他們努力表演最困難的把戲，只為了搏她一笑；但嘴巴仍噉在那裡。瑞珊婆婆泡了味道像樟腦的綠茶，強迫灌進帕華蒂喉嚨。這種茶使她徹底便秘，足足九週沒看到她到茅屋後面去方便。兩個年輕的雜耍表演者突發奇想，以為她可能又開始為已故的父親傷心，所以特地把他的像畫在一塊舊油毛氈上，掛在她的破麻袋床墊上方。三胞胎說笑話，焦心的影中人，則令眼鏡蛇互相打結，綁在一起；但這些花招都不管用，因為帕華蒂在愛情上的挫折，連她自己的法力都治不好，別人更不用談。帕華蒂的噁嘴，在社區造成一種無以名之的不安，所有魔術師對未知的憎恨，都無法完全將之排除。

瑞珊婆婆突然有了主意。「我們真笨啊，」她對影中人說：「自己鼻子底下的事都看不見，這女孩二十五歲啦，少爺——簡直是個老太婆啦！她想要個丈夫啦！」影中人覺得很有道理。「瑞珊婆婆，」他讚許地說：「妳腦子挺管用的嘛。」

此後，影中人就專心致志為帕華蒂找個合適的年輕人；社區很多年輕人都遭到哄騙脅迫威嚇。但一連串候選人通通都被帕華蒂否決了。她對社區內前途最看好的吞火人比斯米拉·康恩出言不遜說，叫他把他的辣椒口臭帶到別處去那晚，連影中人都放棄希望了。那天晚上，他對我說：「爺，那女孩是我的磨難、我的悲哀；她是你的好朋友，你有辦法嗎？」然後他想到一個點子，這點子非等到他真正絕望才會出現，因為即使影中人這種人，也難免受到階級觀念的影響——自然而然認為我配帕華蒂嫌「太好」，因為我所謂的「高貴」出身，這位老共產黨直到現在才想到，我有可能……「告訴我一件事，爺，」影中人不好意思地問：「你打算有朝一日要成家的吧？」

撒利姆覺得恐慌在體內上升。

「喂，聽著，爺，你喜歡那女孩，不是嗎？」——而我，無法否認：「當然。」這下子，影

中人笑逐顏開，蛇群在籃子裡嘶嘶作聲：「很喜歡嗎，爺？非常非常喜歡嗎？」但我想到了賈蜜拉夜間的面容；做了一個斷然的決定：「影中人大叔，我不能跟她結婚。」他皺起眉頭：「你難道，已經結過婚了嗎，爺？有老婆、孩子，在別處等著你？」不是這原因；我小聲地、無地自容地說：「我不能跟任何人結婚，影中人大叔。我不能生小孩。」

棚屋裡的沈默，只有蛇群的嘶聲與夜間野犬的嗥聲打斷。

「你說真的，爺？這是醫學的事實？」

「是的。」

「這種事不能說謊，爺。在男性能力上撒謊會招來很壞、很壞的厄運。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爺。」

而我，但願納迪爾·康恩的詛咒落在我頭上，那也是我哈尼夫舅舅的詛咒，在凍結及其漫長的後遺症期間，也落在我父親阿梅德·撒奈伊頭上，我被激得撒更憤怒的謊。「我告訴你，」撒利姆喊道：「是真的，就這麼回事。」

「好吧，爺，」影中人大叔悲壯地用手一拍額頭說：「那個可憐的女孩該怎麼辦，只有真主曉得。」

婚禮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適逢我以無家可歸者身分，回到魔術師社區，屆滿二週年，我跟女巫帕華蒂結婚了。

帕德瑪全身僵硬，繃緊如一條曬衣繩，我的大便蓮花問：「結婚？但你昨晚還說你不要——為什麼這麼多天、這麼多星期、這麼多個月，你都不告訴我……？」我悲哀地望著她，提醒她，我還沒說到我可憐的帕華蒂之死，那不是自然死亡……慢慢地，帕德瑪鬆弛下來，我繼續說：「女人造就我，也毀了我。從可敬的母親到寡婦，甚至之後，我一直聽任所謂的溫柔（在我看來，這形容詞完全是個錯誤！）性別擺佈。這或許是連接的問題：我們不是一直說『印度母親』，印度是母國，當她是女性嗎？妳知道，女人是躲不掉的。」

這故事裡，有三十二年的時間，我尚未出生；不久，我自己也將滿三十一歲。午夜前後，整整六十三年，女人做了最好的事；但我得說，也做了最壞的事。

喀什米爾一個湖畔，某個盲眼地主家中，娜芯·阿吉茲注定我逃不過剪洞床單的命運；在一個湖泊裡，伊爾思·魯彬流入了歷史，她求死的心願，我始終不曾或忘；

納迪爾·康恩藏身他的地下世界之前，我的外婆藉由成為可敬的母親，開啟了女人改名換姓的連鎖效應，串連不斷，以迄今天——這現象甚至轉嫁到納迪爾身上，他變成卡辛姆，帶著跳舞的手，坐在拓荒者咖啡廳；納迪爾離開後，我母親穆塔絲·阿吉茲變成阿米娜·撒奈伊；

還有蓄積多年怨毒的艾麗亞，給我穿濡染她老處女憤懣的嬰兒服飾；還有翡翠，我排列辣椒燉肉行軍圖的那張餐桌，是她佈置的；

還有庫其那殷女邦主，她交給哼鳥自由支配的錢，催生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捲土重來的樂觀病；還有，一個名叫索拉的遠房表姊，在老德里的回教徒社區挑逗我父親，造成他後來的一大弱點，對川流不息進出他辦公室的眾多費南姐與芙蘿莉缺乏抵抗力；

於是去孟買，那兒溫基的范妮塔無法抗拒威廉·麥斯沃德的中分頭，鴨子努喜輸了一場生子競賽；瑪麗·沛蕾拉以愛之名，掉換歷史的嬰兒名牌，成為我的第二個母親……

女人與女人與女人：托克西·卡崔克推開那扇以後會放午夜之子進入的門；她的恐怖保母拜娥芭；阿米娜與瑪麗愛的角逐，還有我母親在我藏身洗衣籃時給我看的東西：是的，黑芒果，逼得我不得不吸鼻子，帶出並非天使長傳音入密的一切……還有伊芙琳·莉莉絲·柏恩斯，腳踏車意外事故的肇因，是她將我推下兩層樓高的山坡，進入歷史的中心。

還有猴。我絕不能忘記猴。

但還有，還有，瑪莎·米歐維克激我出頭，使我失去手指；琵雅舅媽使我心充滿復仇的欲望；還有萊拉·薩巴馬蒂，她的婚外情使我可怕、精心操縱的剪報復仇，得以實現；

還有杜巴西太太，她找到我送的超人漫畫，靠兒子從旁協助，建構成一個庫斯洛·庫斯洛萬神爺；

然後是瑪麗，看見鬼。

在巴基斯坦，順從之地，淨化者之家，我眼看著猴變成賈蜜拉，替她買麵包，墜入愛河；告訴我關於我自己的真相的，是一個女人，泰夫人。在我心靈黑暗的時刻，我轉向泡夫菲雅，卻千

鈞一髮逃過與滿口金牙的新娘成婚的夢魘。

重新開始，成為佛陀，我跟掃廁所的女人上床，接受小便池通電的後果；在東巴基斯坦，一個農夫的妻子引誘我，時光老人被刺殺是後果；還有寺廟裡的天國美女，我們差點來不及逃脫。

在清真寺的陰影裡，瑞珊婆婆提出警告。

然後我娶了女巫帕華蒂。

「啊呀，先生，」帕德瑪喊道：「真是太多女人了！」

我不反對；因為我還沒把她包括在內，她結婚與喀什米爾的夢想，無可避免感染了我，使我希望，要是，要是，已經對裂縫認命的我，如今卻不得不忍受不滿足、憤怒、恐懼、遺憾的煎熬。

但超乎這一切之上，還有寡婦。

「我發誓，」帕德瑪猛拍一記大腿，「太多了，先生；太多了。」

我們該如何解釋我的太多個女人？是印度母國的多重面貌？或更甚於此……是「幻」，是以女性器官為象徵的宇宙能量？

動態的「幻」，又稱做沙克蒂^①；或許並非偶然，印度萬神殿中，任何神祇的行動力，都集中在他的皇后身上！她是幻、性力、母親三位一體，卻也是「在夢之羅網中壓抑意識的聲音」。

① Shakti 意譯為「性力」，指女性的生殖器或生殖力。印度教有一派信徒認為，女神是男性天神力量的真正來源，即稱為沙克蒂派或性力派。

太多女人：難道她們都是女神黛薇^①的一面，既是殺死牛魔王、打敗食人鬼^②的沙克蒂，也是迦梨、難近母、昌蒂、恰門達、烏瑪、薩蒂^③與帕華蒂……活躍的時候發出紅光？

「這我可不知道，」帕德瑪把我拉回地面：「她們都不過是女人，如此而已。」
從幻想的高空降回人間，我想起速度的重要性；被撕扯綻裂喀嚓的迫切感催促，我丟開天馬行空；開始。

① Devi，一說是濕婆與迦梨之女，一說是迦梨的另一個名字，作者在此採後說。她是女神，也是母神，有時以迦梨的可怕面目出現，帶來戰爭與破壞，有時則以司音樂、知識的吉祥天女，或善財天女的面目出現。

② 牛魔王此處作 Buffalo-demon，似乎與食人鬼不同，但很多神話傳說中都把牛魔王與名叫摩希沙（Mahisha）的食人鬼，視為一體。

③ 印度神話中，迦梨（Kali）、難近母（Durga）、昌蒂（Chandi）、恰門達（Chamunda）、烏瑪（Uma）、薩蒂（Sati）、帕華蒂等，都是大神濕婆的妻子。有趣的是，濕婆看似多妻，但實則這些妻子都互相轉世輪迴或化身，所以他在任一時間，似乎都只有一妻。迦梨如前四七六頁已註，是面目猙獰的毀滅與破壞女神。難近母的名字有「堡壘」、「難以攻打」之意，是諸神中戰鬥力最強大的，有十隻手臂，分別持天界最精良的武器，曾為諸神擊潰最強大的妖魔，收復淪陷的天庭。昌蒂則是迦梨施展毀滅力量時的別名。恰門達是迦梨因曾擊殺恰恩達（Chanda）與門達（Munda）這兩名惡魔而得到的封號。烏瑪是帕華蒂本來的名字，她因父親名叫帕華達（Pavada）而被稱作帕華蒂。薩蒂則是帕華蒂的前世，因父親鄙視丈夫濕婆，憤而跳火自焚。後來印度婦女火葬殉夫的儀式也取名為「薩蒂」。帕華蒂與迦梨也是一物之兩面，帕華蒂慈祥美麗，但遇到戰事，兇獍的迦梨就會從她體內跳出來迎戰。

事情是這麼發生的：帕華蒂如何自行掌握自己的命運；從我口中吐出的謊言，如何逼得她走投無路，不得不在某天晚上，從破罩衫裡掏出英雄的頭髮，噁哩咕嚕唸出一連串音節鏗鏘的字句。

被撒利姆遺棄的帕華蒂，想起他一度有個死對頭；於是，取一根有七個節的竹竿，一端繫上就地取材的鐵鉤，她蹲在陋屋裡唸咒；右手執因陀羅之鉤^①，左手執髮，她召喚他前來。帕華蒂召喚濕婆；信不信由你，濕婆真的來了。

膝蓋與鼻子，鼻子與膝蓋，都是從一開始就有的；但這整本書中，我一直把他（我的他者）推到角落（甚至有一次，我禁止他參加午夜之子大會）。然而，事到如今，再也無法隱瞞他的存在；一九七四年五月的一個早晨——是我正在四分五裂的記憶，或我想的正確無誤，當天是十八號，也就是印度第一次核子試爆震撼拉加斯坦沙漠那一刻？濕婆闖入我的生活，真的與印度無預警進入核子時代同時？——他來到魔法師聚居的貧民窟。身穿制服，掛著亮晶晶的肩章，升為少校的濕婆，下了軍用摩托車；甚至隔著粗糙的卡其布，他那對與眾不同的致命膝蓋，在軍褲裡高突墳起，仍顯然可見……印度贏得最多勳章的戰爭英雄，也曾是孟買黑街幫派的頭兒；當年，在他發現戰爭的合法暴力之前，水溝裡橫卧扼斃的妓女（我知道，我知道——無憑無據）；現在他是濕婆少校，也還是小威利·溫基的兒子，久不聽聞的（晚安，女士）歌詞，偶爾仍在他耳畔響起。

這裡頭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反諷；因為，濕婆豈不是在撒利姆淪落時上升嗎？現在輪到誰住貧

① Indra 為印度教主神之一，司雷雨，他的畫像都有四手，分別持雷霆、鉤子、弓箭及網。鉤子的作用是捕捉長距

民窟，誰發號施令、高高在上？沒有比戰爭更能讓人生改頭換面的了……：不管怎麼說，反正就在很可能是五月十八日那天，濕婆少校來到魔術師社區，大踏步穿過貧民窟的殘酷街道，臉上掛著一種奇怪的表情，揉合了新近暴發者對貧窮的無比輕蔑，以及某種更神秘的東西：因為被帕華蒂的咒語召喚到我們簡陋居所來的濕婆少校，並不知道強迫他前來的是什麼力量。

接下來要介紹濕婆少校事業上的新發展；我利用婚後帕華蒂轉述給我聽的片段，拼湊出完整的故事。似乎我的平生大敵，頗喜歡跟她吹噓他的冒險事跡，你可能得為這個自吹自擂的傢伙，保留扭曲真相的空間；但似乎也沒有理由認為，他告訴帕華蒂，再由帕華蒂對我重述的一切，與事實有太大差距。

東巴基斯戰事即將告一段落時，濕婆神威的傳奇已傳遍各城市的街頭巷尾，報章雜誌爭相刊登，於是也傳進了有錢人家的客廳，形成一股濃密如蠅的煙霧，繚繞全國女主人的耳鼓，所以濕婆的社會地位隨著軍階一起平步青雲，受邀到一千零一個不同的聚會場合——宴會、音樂晚會、橋牌聚會、外交酬酢、政黨會議、大宴小酌、學校運動會、時尚舞會——接受鼓掌，被全印度最高貴、最漂亮的人物視為禁嚮，有關他大顯神威的傳奇，像蒼蠅般揮之不去，遮蔽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隔著一重傳奇的雲霧看這個年輕人，包覆了他們的手指，讓他們隔著一層神話的魔法膜觸摸他，壓緊了他們的舌頭，使他們無法把他當普通人一般跟他交談。印度陸軍當時正在打一場裁縮軍費的政治戰爭，對這麼一位深具個人魅力的大使的價值知之甚詳，所以特許這位英雄在具有影響力的愛慕者之間遊走；濕婆也賣力投入自己的新生活。

他留了濃密的八字鬚，由他專用的勤務兵，每天為他抹上胡荽香味的亞麻仁油；他總是優雅地出現在有權有勢者的客廳，聊些政治閒話，自稱是甘地夫人的忠實崇拜者，其實主要因為他憎

恨她的對手德賽，他是個令人無法忍受的老朽，喝自己的尿，皮膚像通草紙般沙沙作響，而且他擔任孟買省長期間，曾經一度禁酒、雷厲風行緝拿年輕的黑社會份子，包括流氓與不良少年，換言之，也就是少年時代的濕婆……但這些無聊的念頭只佔據了他一小部分的思緒，其餘通通放在女人身上。濕婆同樣耽溺於太多女人身上，剛戰勝後那段輕狂歲月裡，他在不可告人的方面，也傳出了（他對帕華蒂吹牛說）足以跟他官方聲望相捋的名聲——跟「白色」傳奇相提並論的「黑色」傳奇。本地的婦女聚會與打橋牌消遣的夜晚，壓低聲音議論的是什麼？貴婦三三兩兩，咯咯笑著說什麼樣的悄悄話？就是這個：濕婆少校成為惡名昭彰的誘惑者；到處留情；專門給有錢人戴綠帽子；他是一匹種馬。

他所到之處總有女人——他告訴帕華蒂：曲線玲瓏，如小鳥般柔軟的身體，在珠寶與肉慾的重擔下顫抖，她們的眼睛因他的傳奇盈盈若有水霧；即使他有心拒絕她們，也不容易做到。何況濕婆少校根本沒有拒絕的意願。他同情地聆聽她們的小悲劇——性無能的丈夫、家暴、漠不關心——任何這些美麗的動物想要訴說的藉口。就像我外婆在她的加油站（但動機較邪惡），他耐心地聽她們的哀怨；在水晶燈輝耀的跳舞廳裡啜飲威士忌，他看著她們眨巴眼睛，在怨嘆的時候挑逗地喘息；每一次，到最後，她們總會設法讓手提袋落地，或打翻飲料，或把他的短杖撞到地上，使他必須彎腰撿拾掉落的東西，然後他就會看見她們夾在涼鞋上的紙條，巧妙地從塗好指甲油的腳趾底下伸出來。那陣子（如果少校的話可信），印度美麗而醜聞纏身的夫人們都變得要命的笨拙，她們的跟班都在竊竊私語什麼午夜幽會，臥室床外的九重葛花架，丈夫們都很方便地在外給船舶行下水禮、外銷茶葉，或採購瑞典進口的軸承。這些倒楣的傢伙出差時，少校就造訪他們的家，竊取他們最珍貴的財產：他們的女人落入他的臂彎。他四處拈花惹草，頗有可能（我已經把

少校提供的數字除以三）起碼跟一萬個女人相好過。

小孩當然是免不了的。非法的午夜後裔。漂亮活潑的嬰孩平平安安躺在有錢人家的搖籃裡。私生子遍佈整個印度版圖，戰爭英雄盡力而為，但是（這也是他告訴帕華蒂的），他有個怪毛病，對懷孕的女人沒興趣；不論她們多麼美麗性感溫柔，懷了他的孩子，他就不再上門；這些紅著眼眶的仕女不得不說服她們戴綠帽的丈夫，真的，當然是你的孩子，達令，我以生命發誓，不是長得跟你一模一樣嗎，我當然不傷心，怎麼可能，我流的是歡喜的眼淚。

被遺棄的母親當中有一位，鋼鐵大亨薛諦未成年的妻子羅香娜拉；她在孟買的大財神跑馬場，刺破了他自尊的大氣球。當時他在跑馬場附屬的圍場上散步，每走幾碼，就必須彎腰替女士們撿披肩、陽傘什麼的，這些東西彷彿自己有生命，一見他經過，就會從主人手中跳出來；羅香娜拉·薛諦在那兒向他挑釁，擋住他的去路，不肯退讓，她十七歲的眼睛充滿孩子氣的凶焰。他冷冷向她致意，碰一下他的軍帽，企圖從旁通過；但她把釘子般尖利的指甲嵌入他手臂，笑容危險如冰，在他身邊一起漫步。同行之際，她把她童稚的毒藥倒進他耳中，她對前一任情人的憎恨與怨懟，賦予她取信於他的技巧。她毫不留情地悄聲道，真奇怪，我的真主，他在上流社會昂首闊步的德行活像一隻公雞，殊不知那些貴婦都在背後嘲笑他，哦是的，少校大爺，別愚弄自己了，上流社會的婦女總喜歡跟野獸農夫老粗上床，那就是我們對你的觀感，我的真主，你的吃相真叫人噁心，湯汁沿著下巴流下來，你以為我們不會看見你端茶杯從來不用把手，你以為我們聽不見你打嗝放屁，你不過是我們豢養的猩猩，少校大爺，很有用，但基本上是個小丑。

羅香娜拉的一輪猛攻，使年輕的戰爭英雄以另一種眼光看待自己的世界。現在他似乎看見自己所到之處，總有女人在扇子後面咯咯笑；他注意到從來不曾留心的古怪有趣的眼色；他再怎麼

設法改善自己的儀態都沒用，反而他愈努力就顯得愈笨拙，於是食物從他的盤子飛到無價的波斯地毯上，他喉嚨裡出來的打嗝聲，彷彿衝出隧道的火車，他放的屁有颱風的威力。對他而言，閃亮的新生活變成了每天例行的羞辱；現在他對美麗仕女的主動勾搭，有新的闡釋，他也理解她們把情書夾在腳底下，其實是強迫他永遠卑屈地跪在她們腳前……他如今得知，男人縱有千百種男子氣概，還是會因為不懂得拿湯匙而受輕視，他覺得從前的暴力傾向又在體內蠢蠢欲動，憎恨這些高高在上、大權在握的人，所以我確定——所以我知道——當緊急狀況提供膝蓋濕婆攫取權力的機會時，他不假思索就迎上前去。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五日，濕婆少校回到他德里的聯隊；他聲稱，三天後，他忽然有股強烈的欲望，想看看他多年前在午夜之子聯盟中遇到的那個大圓眼的美人兒；那個曾經在達卡跟他要過一糾頭髮的紮馬尾的迷人精。濕婆少校說，他來到魔術師社區的動機，是想跟印度上流社會的母狗們斷絕來往；他一看到她的噁嘴，就深深為之著迷；這是他要求她一起離開唯一的理由。但對濕婆少校過分寬宏大量已經夠久了——在我個人版的歷史裡，提供他單方面的說法太多空間了；所以我堅持，不論羅圈腿少校怎麼以為，將他吸引到社區的東西，說穿了很簡單，無非就是女巫帕華蒂的法力而已。

濕婆少校騎摩托車來到社區時，撒利姆不在那兒；沙漠地底看不見的核子爆炸，搖撼拉加斯坦的荒原時，改變我一生的大爆炸，也在我看不見的地方發生。濕婆抓住帕華蒂的手腕時，我跟影中人正在市內一處共黨麋集的地下室，參加臨時會議，討論全國鐵路大罷工的細節；當帕華蒂不假思索，登上英雄本田機車的後座時，我正忙於指責政府逮捕工會領袖的做法。換言之，我忙於從政、實現救國夢想時，帕華蒂的巫術，卻策動了一個終將導往手掌繪指甲花那圖案、歌唱、

簽訂婚約的計畫。

……我不得不根據旁人的說詞採取反應；只有濕婆能告訴我，他究竟遭遇了什麼事；我回來時，瑞珊婆婆給我描述帕華蒂離去的情形，說：「可憐的女孩，讓她走吧，她已經難過了那麼久，能怪誰呢？」也只有帕華蒂能為我重述，離開期間，她遭遇了什麼事。

因為少校身為戰爭英雄，功在國家，因此他可以不受若干軍規的約束；沒有人質疑他把女人弄進單身宿舍的合法性；而他，雖不知這不可思議的改變因何而起，卻聽話地坐在藤椅裡，讓她為他脫下靴子，按摩他的腳、為他送上有鮮榨萊姆香味的清水、斥退他的勤務兵、替他的八字鬚抹油、愛撫他的膝蓋，這一切之後，送上一份咖哩羊肉晚餐，絕頂的美味使他不再懷疑自己出了問題，轉而開始享受這一切。帕華蒂把簡陋的軍方宿舍改變成皇宮，配得上大神濕婆的凱拉沙（Kailasa），濕婆少校迷失在她兩泓魔法深潭的眸子裡，被她兩瓣噉起櫻唇中的情慾挑逗得神魂顛倒，心無旁騖對她專情了四個月；或，說得更精確點，一百一十七夜。但九月十二日，事情有了變化：因為跪在他腳邊的帕華蒂，完全瞭解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告訴他，她即將生育他的孩子。

濕婆與帕華蒂的關係一下子變得波濤洶湧，一片拳打腳踢與碎裂的碗盤；與他們同名的神祇，據說在偉大的喜馬拉雅群山的凱伊拉沙峰頂從事永恆的婚姻戰爭，這是人間的回響……於是，濕婆少校開始喝酒；還去嫖妓。戰爭英雄在印度首都一帶嫖妓的軌跡，與綿羊機車載著撒利姆在喀拉蚩街頭的追逐，可說異曲同工；濕婆少校因羅香娜拉的啟發，沒有勇氣再跟有錢人來往，寧可付錢找樂子。他驚人的生殖力（他一邊毆打帕華蒂一邊向她保證）毀了不知多少放蕩女人的事業，給了她們因太鍾愛而不願捨棄的孩子；他在首都撒的種，足夠組成一支街頭遊童大

軍，跟他在水晶燈沙龍裡那些貴婦身上播下的私生子部隊，互相輝映。

政治的天空裡，烏雲也漸漸堆積：納拉楊在貪污、通貨膨脹、饑饉、文盲、土地不足的問題一觸即發的比哈爾，率領學生與工人的聯盟，與執政的甘地夫人國大黨抗衡；古吉拉特發生暴動，火車廂被焚，德賽展開至死方已的絕食，呼籲將（以帕特爾為首的）國大黨腐敗政府逐出那個遍地荒旱的省分……不消說，他不必送命就成功了；總而言之，憤怒在濕婆心中滋長的同時，國家也在發怒；而某個東西在帕華蒂腹中成長的同時，也誕生了什麼？你知道答案：一九七四年底，納拉楊與德賽組成一個叫做「人民陣線」（Janata Morcha）的新政黨。濕婆少校瘋狂換妓女之際，甘地夫人的國大黨也不斷地在換政策。

最後，帕華蒂解除了對他的咒語。（再沒有別的解釋說得通；他要不是中了咒，怎麼沒有一聽說她懷孕就甩掉她？如果沒有解除咒語，他又怎麼做得出那種事？）搖晃著腦袋，彷彿大夢初醒，濕婆發現身旁有個肚皮像氣球的窮女孩，在他眼中，她代表所有他最怕的東西——她成為他兒時經歷所有貧民窟的化身，他好不容易逃出來，現在它透過她，透過她該死的小孩，企圖拖累他繼續沈淪向下向下向下……他拽著她的頭髮，把她架上摩托車，沒多久，她就站在魔術師社區的外圍，被遺棄了，回到她的來處，渾身上下只有一樣東西，不是她當初離開時就已經擁有的；那東西藏在她體內，就像藤籃裡的隱形人，那東西正在成長成長成長，就如她原先的計畫。

我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真相必然是如此；因為接下來的事都照原訂計畫進行，因為我深信不疑：帕華蒂懷孕，是為了撤銷我不肯跟她結婚唯一的防線。但我只陳述事實，分析的工作留給後之來者。

一個寒冷的一月天，當禮拜五清真寺最高的尖塔傳來的宣禮官呼聲，一離開他嘴唇就凍結，

化為神聖的雪降落在城裡，帕華蒂回來了。她一直等到她的狀況再沒有任何疑慮；她體內那個籃子，從清潔、簇新，卻已無濕婆情愛的新衣服裡鼓突出來。她的嘴唇已確定勝利在望，所以失去了那種時髦的嘖起表情；她站在禮拜五清真寺的台階上，確保盡可能最多的人，都看得見她外觀上的改變，又大又圓的眼睛裡，閃耀著滿足的銀光。我跟影中人從回到清真寺的午後，看到的她就是這模樣。我心情寂寞苦悶，但帕華蒂站在台階上，雙手交叉，平靜地按著膨脹的腹部，如繩的長髮在結晶的空氣裡輕輕飄拂的景象，卻完全不能令我振作。

影中人和我剛從郵政總局後面、口袋形狀的出租公寓區回來，算命仙西洋鏡人走方郎中的記憶，仍在那一帶的風中浮沈；影中人在此的演出政治意味愈來愈濃厚。他傳奇的本領吸引來大批心情愉快的群眾；他藉著精心設計的笛聲，讓蛇演出他要傳遞的訊息。我則以學徒身分，在旁朗誦一份早就寫好的長篇大論，蛇把我演講的內容一一表演出來。我暢言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均；兩條巨蟒就以默劇演出有錢人吝於施捨乞丐。警察欺壓窮人，還有飢餓疾病文盲等問題，每個議題都有蛇舞配合；最後影中人結束表演，親自演講赤色革命的本質，風中滿是承諾，以至於早在警察從郵局後門衝出來，用警棍和催淚瓦斯驅散人群之前，圍觀者當中已經有若干喜歡插科打諢的人，開始奚落這全世界最有魅力的男人。有個年輕人，大概覺得曖昧的蛇默劇（戲劇內容確實有點含糊）不夠說服力，高聲喊道：「喂，影中人大叔，你可以去組政府了，哇，英德拉老母都不及你會開支票耶！」

然後催淚瓦斯就來了，我們只好拼命咳著嗽，不辨東西地四散奔逃，像罪犯般逃離鎮暴警察，邊跑邊尖叫。（就如同那次在札連瓦拉園——但這次起碼沒子彈。）儘管淚水是催淚瓦斯造成，影中人的心情卻真的因遭到嘲弄而鬱悶起來，他最自豪的就是掌握現實的能力，如今卻受人

質疑；瓦斯與棍棒的餘波中，我也覺得沮喪，因為我忽然懂了我腹內撲騰不安的飛蛾是怎麼回事，我發覺我內心對影中人用蛇舞呈現富人如影隨形的邪惡，一直有分抗拒；我想著：「任何東西都有善有惡——他們把我扶養長大，他們照顧我，影中人大叔！」這以後，我才明白，瑪麗·沛蕾拉的罪行將我不僅從一個，而是兩個世界撕裂；我雖然被逐出舅舅的家，卻永遠不可能完全認同影中人心目中的世界；事實上，我解救國家的夢也如鏡花水月；不具實質，只是傻瓜的胡言亂語罷了。

然後就是帕華蒂，酷寒的冬日襯托下，她形體的變化怵目驚心。

那天——或我弄錯了？我得快馬加鞭，我老是忘記事情——真恐怖。就在那天——除非是另一天——我們發現瑞珊老婆婆凍死了，躺在她用食用油桶包裝箱搭的破屋裡。她變成了鮮豔的藍色，克里希納藍，藍得像耶穌，喀什米爾天空那種有時會流滲到人眼睛裡的藍；我們到賈木納河岸，將她在泥濘與水牛中間火化，這麼一來，她就錯過了我們的婚禮，真是不幸，因為她就像所有老婦人一樣喜歡婚禮，過去，她一向精力十足地參加婚前繪指甲花儀式，在新娘的朋友羞辱新郎和他家人的歌唱競賽中帶頭。有一次，她羞辱的手法是那麼點巧而充滿機鋒，使新郎大為不悅，索性取消了婚禮；然而瑞珊不為所動，聲稱要是今天的年輕男人像小雞一樣，膽小而三心兩意，那可不是她的錯。

帕華蒂離開時我不在；她回來時我正外出；還有一件奇怪的事……除非我忘了，除非那是另外一天……但我覺得，不管怎麼說，好像就是帕華蒂回來那天，有位印度內閣官員在火車車廂裡，在瑟馬斯蒂布爾^①，有場爆炸把他炸進了歷史教科書；在原子彈爆炸時離開的帕華蒂，在主管鐵道與賄賂的米施拉部長與世界永訣那天，回到我們身邊。壞兆頭，愈來愈多的壞兆頭……說

不定孟買會出現一大片肚皮翻白的鯧魚漂到岸邊。

一月二十六日，共和紀念日，幻術家的好日子。人群匯聚觀賞大象與焰火，全城的賣藝人都會出門賺錢。但對我而言，這一天還有另一重意義；我婚姻的命運就在那一天決定。

帕華蒂剛回來那幾天，社區裡的老婦人就養成了每當從她身旁經過，都豎起耳朵聽醜聞的習慣；她懷了私生子，卻看不出絲毫罪惡感，帶著天真的笑容，自由走動。但共和紀念日那天早晨，她醒來時，發現有人用繩索繫了一串破鞋，掛在她門上，就開始不停哭泣，表面上的泰然自若，在駭人聽聞的羞辱之下瓦解。影中人與我扛著許多籃毒蛇離開我們的陋屋，遇見走投無路（精心設計？或是事實？）的她，影中人牙關一咬，打定主意。「回屋裡去，爺，」最有魅力的男人對我說：「我們得談談。」

回到屋裡，「原諒我，爺，有些話我非說不可。我在想，男人一輩子沒有兒女，真是太可憐了。沒有兒子，爺：你一定很難過，不是嗎？」我被性無能的謊言困住了，影中人提出兩全其美的建議，既保全帕華蒂的名節，又解決我自承不能生育的問題，他慫恿我們結婚，我只能沈默；雖然我害怕看到賈蜜拉的臉重疊在帕華蒂臉上，那簡直是逼我發狂，拒絕的話卻說不出口。

帕華蒂——一切正如她預期，我敢確定——立刻接納了我，那麼容易就說好，就像她過去常說不；這件事以後，共和紀念日的慶典就出現一股彷彿諸事都已安排妥貼似的順利氣氛，但我心中卻想著：再一次，我的人生又落入命運宰制，無可避免地與我的意願背道而馳，再一次，一個

① Samastipur 位於印度東北部比哈爾省境內的城市，是個鐵路中心。

孩子生而有不是父親的父親，然而可怕的反諷是，這孩子卻是他父親的生身父母貨真價實的孫兒；陷於纏夾不清的族譜之網，我甚至可能惶恐地想到：什麼是開始，什麼是結束，是否有另一種秘密的倒數計時正在進行，隨我孩子的誕生而來的將會是什麼。

雖然沒有了瑞珊婆婆，婚禮還是相當順利。帕華蒂正式改宗回教（這讓影中人很不高興，但我堅持這一點，作為我返祖早歲生活的又一事證）的儀式，由一個紅鬍子的哈吉^①主持，他面對那麼多異教徒嘲弄、挑釁，顯得非常不安；在這個活像一顆長鬍子大洋蔥的傢伙面前，帕華蒂抑揚有致地唸誦道，她相信立穆罕默德為先知的神是唯一真神；她取了我從夢境倉庫為她挑選的名字，變成蕾拉，意思是黑夜，所以她也落入我這一生一再周而復始的循環，嚮應所有其他曾經被迫改名的人……像是我的母親阿米娜·撒奈伊，帕華蒂為了生育孩子而重新做人。

指甲花儀式中，半數的魔術師收養了我，執行我「家人」的功能；另一半則認養帕華蒂，快樂的侮辱一直唱到夜深，繁複的指甲花線條在她的手掌心和腳底板等待風乾；就算少了瑞珊婆婆，使辱罵少了些鋒芒，我們並不覺得過分遺憾。正式婚禮中，快樂的新人坐在用拆卸瑞珊婆婆破棚子取得、包裝食用油桶的板條箱、草草搭建的高台上，所有的魔術師莊嚴地列隊從我們面前走過，把銅板或小額紙鈔扔在我們腿上；全新的蕾拉·撒奈伊暈厥時，每個人都露出滿意的微笑，因為所有的好新娘都應該在自己的婚禮中暈倒，沒有人提及一種尷尬的可能性：她昏倒可能是因為害喜，或她籃子裡小孩踢騰引起的疼痛。那天晚上，魔術師表演了一場精彩無比的秀，關

^① Haji，曾赴麥加朝聖過的回教徒的頭銜。

於它的謠言傳遍整個老城，一大群人跑來圍觀，附近那個曾聽過公開報喜的回教徒聚居區裡的回教商人、月光廣場的銀匠與賣奶昔的小販，甚至散步閒逛的人和日本觀光客，後者（在這一場合）全體戴上口罩以示禮貌，免得他們呼出的細菌感染我們；還有粉紅皮膚的歐洲人，跟日本人討論照相機鏡頭。到處是按快門的聲音、閃光燈的亮光；有個觀光客告訴我，印度真是個奇妙的國家，有那麼多偉大的傳統，如果不需要經常吃印度食物，一切就更完美了。夫婦圓房的儀式中（這一次，不會有人出示染血的床單，不論床單上有没有剪洞，因為整個洞房花燭夜，我都緊閉眼睛，背對我的妻子，以免我無法忍受的賈蜜拉臉孔，出現在黑暗的迷魅中追逐我），魔術師鬧洞房的表現更是登峰造極。

但所有的興奮歸於沈寂，我聽見（用一邊好耳朵和一邊壞耳朵）不肯平息的未來之音，暗地裡向我們撲來：滴、答，愈來愈響亮，直到撒利姆·撒奈伊——以及嬰孩之父——的誕生，反映在六月二十五日晚上發生的事件中。

神秘刺客殺害政府官員，僅以千鈞一髮之差，未能除掉甘地夫人親自揀選的司法部長雷伊，這時魔法師社區全心關注的卻是另一樁神秘：女巫帕華蒂不斷膨脹的籃子。

人民陣線向所有古怪的方向發展，竟然能將毛派共產主義信徒（例如我們的軟骨表演者，包括婚前與帕華蒂同住的，四肢像橡皮般柔軟的三胞胎——婚後，我們搬到屬於自己的陋屋，那是社區為我們在瑞珊婆婆小屋的舊址之上搭建，當作新婚禮物的）與阿南達馬格的極右派成員兼容並蓄；後來左翼社會主義份子與保守的史瓦檀特羅成員紛紛加入……就在人民陣線以這種匪夷所思的方式不斷擴張的同時，我，撒利姆，也無時無刻不在猜測，我妻子不斷向前突出的肚子裡，

究竟長了什麼東西。

雖然外界對甘地夫人的國大黨的不滿，已威脅要將政府像隻蒼蠅般打扁，全新的蕾拉·撒奈伊眼睛變得前所未有的大，像塊石頭般坐著動也不動，嬰兒的重量不斷增加，直到構成威脅，要將她骨頭壓成齎粉；不知情的影中人冒出一句從前評語的回音，說道：「呀，爺！它會變得好好大：保證是個十足的特大號！」

然後就到了六月十二日。

史書報紙廣播節目都告訴我們，六月十二日下午兩點，安拉阿巴德^①高等法院的傑格·莫罕·拉爾·辛哈法官裁定，總理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大選的競選活動中兩度濫用職權，有罪；過去所不曾透露的是，女巫帕華蒂（現在叫做蕾拉·撒奈伊）也正好在下午兩點，確定即將臨盆。

帕華蒂——蕾拉的分娩過程持續了十三天。第一天，雖然被判罪的總理刑責中包括六年內不得出任公職的處分，但她拒絕辭職，帕華蒂的子宮頸收縮，雖然痛得像被騾子踢到，卻頑固地不肯擴張；撒利姆與影中人被負責接生的軟骨功三胞胎攔在茅舍門口，不准介入她的折磨，只能旁聽她徒勞無功的尖叫，直到吞火人詐賭者走炭人紛紛湧上前來，拍他們的背，講黃色笑話；只有我耳朵聽得見滴答聲……真主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倒數計時，終於我恐懼得無以復加，對影中人說：「我不知道她會生出什麼，但一定是不好的……」影中人安慰我說：「別擔心，爺！不會有事的！十足一個特大號，我保證！」帕華蒂尖叫著尖叫著，黑夜撤退換成白晝，第二天，在古吉拉特省，支持甘地夫人的選舉候選人被人民陣線擊敗，潰不成軍，我的帕華蒂陷於猛烈的陣痛，

^① Allahabad 為印度北方省一城市，位於恆河與賈木納河匯流處。

周身變得鋼鐵般僵硬，在嬰兒出生或隨便什麼該發生的事發生前，我拒絕進食，我盤腿坐在她受苦受難的茅屋門口，在熱浪中怕得渾身發抖，祈求著不要讓她死不要讓她死，雖然結婚幾個月來，我從不曾跟她做愛；但現在我拋開對賈蜜拉鬼魂的恐懼，不斷祈禱、禁食；雖然影中人說：「看老天分上，爺，」我就是不肯吃東西，到了第九天，整個社區陷於可怕的靜默，那麼絕對的沈默，甚至清真寺宣禮官的叫聲都無法穿透，一種具有無比力量的無聲狀態，連總統府四周人民陣線遊行的吶喊聲也被關在外面，那種出於恐懼的失聲，跟一度籠罩我外祖父母阿格拉老宅的龐大寂靜，屬同一種涵蓋一切、令人畏懼的魔法，所以到了第九天，我們聽不見德賽要求阿馬德^①總統，將名譽掃地的總理革職的呼聲，這整個世界唯一的聲音，就是帕華蒂——蕾拉氣如遊絲的呻吟，陣痛像許多座山一樣壓在她身上，聽起來就好像她隔著空蕩蕩的漫長隧道，在呼喚我們，而我盤腿坐在那兒，在我腦海裡無聲的滴答之音中，被她的痛苦撕扯得四分五裂，茅屋裡，軟骨功三胞胎不斷把水澆在帕華蒂身上，補充泉水般從她體內湧出的液體，強迫把一根棍子塞在她牙縫裡，以免她咬斷自己的舌頭，勉強闔上她的眼皮，遮住突出得那麼厲害，令三胞胎擔心會掉落到地板上弄髒的眼珠子。接著到了第十二天，我已經餓得半死，而市內別處，最高法院已通知甘地夫人，她上訴前無須辭職，但不許參加國會投票，也不得支薪，這不完全的勝利令總理大喜過望，開始以足夠科利漁婦沾沾自喜的粗鄙言語，辱罵她的對手，我的帕華蒂分娩雖然筋疲力盡，卻也迸發了新的力量，從她全無血色的嘴唇吐出一連串臭不可聞的詛咒，她的污言穢語臭如糞坑，充滿我們的鼻子，使我們作嘔，三胞胎逃出茅舍，哭訴道，她全身繃得那麼緊，那麼沒有血

^① Shri Fakhruddin Ali Ahmad，一九〇五—一九七七，回教徒，一九七四至七七擔任印度總統，死於任內。

氣，幾乎透明到可以看得穿，如果孩子再不出來，她就死定了，滴答聲在我耳中不停敲打，直到我確定，是的，快了快了快了，第十三天的黃昏，當三胞胎回到她床畔，她們尖聲嘶喊，是的，她開始推擠，加油啊帕華蒂，推擠推擠推擠，帕華蒂在社區裡用力推擠時，納拉楊與德賽也在痛斥甘地夫人，三胞胎喊著擠啊擠啊擠啊的同時，人民陣線的領袖慫恿警察與軍隊不必服從不合格總理的非法命令，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在強迫甘地夫人推擠，夜色漸深，將近午夜——任何其他時間從不曾發生過什麼大事——三胞胎開始尖叫，他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在別的地方，總理也在生產她自己的孩子……我盤腿坐在貧民窟，即將餓死，我身旁的茅舍裡，我的兒子就要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頭出來了，三胞胎尖叫，而中央後備警察隊，拘捕了人民陣線的領袖，包括老得不可思議、幾乎已成為神話人物的德賽與納拉楊，推擠推擠推擠，那個可怕的午夜的核心，滴答聲在我耳中轟隆作響，一個孩子誕生了，果然是十足的特大號，到頭來，那麼輕易就鑽了出來，簡直無法理解開頭惹那麼大麻煩是為什麼緣故。帕華蒂發出最後一聲可憐的輕呼，他便出來了，而印度各地，警察到處抓人，除了擁莫斯科派共產黨以外，所有反對黨領袖，以及小學老師詩人新聞記者工會成員，事實上，凡是在夫人演講時打過噴嚏的人都有錯，三胞胎替嬰孩洗好澡，將他用一件舊紗麗包妥，送出去給父親看，就在這同時，緊急狀況一詞首度出現，還有停止公民權、檢查報紙、武裝部隊特別警戒、逮捕顛覆份子等；有些事情結束，有些事情剛開始滋生，不偏不倚就在新印度誕生、一個持續漫長的兩年的午夜開始的同一刻，我的兒子，捲土重來的滴答聲的孩子，降生人間。

不止於此：因為，在無盡延長的午夜晦暗的幽光裡，撒利姆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兒子，他開始無法克制地縱聲大笑，他腦子被飢餓燒壞了，沒錯，但也因為他知道，無情的命運又開了他一個

詭異的小玩笑，雖然影中人對我衰弱得類似小女生吃吃笑的笑聲覺得很丟臉，不斷喊著：「別這樣，爺！沒必要瘋瘋癲癲的！是個兒子，爺，值得高興呀！」撒利姆仍然歇斯底里地對命運吃吃而笑，以此回應孩子的誕生，因為這男孩，小男嬰，我兒阿達姆，阿達姆·撒奈伊，體型完美無缺——只除了，就只有，他的耳朵。他的頭顱兩側各有一片像風帆似的突起物，迎風招展，這確實是一對大得出奇的耳朵，三胞胎後來說，他的腦袋剛鑽出來的時候，她們嚇了一跳，還以為是頭小象呢。

……「爺，撒利姆爺，」影中人哀求道：「別鬧了！不值得為耳朵發瘋的！」

他生在老德里……從前從前有一天。不行，這麼說不成，不能避過日期不談：阿達姆·撒奈伊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生在黑夜陰影下的貧民窟。時辰呢？時辰也很重要。我說過：是在晚上。不行，必須更……事實上，就在鐘敲午夜的那一刻。長針短針合十。唉，說明白了吧，說明白了吧：不多不少，就在印度宣布進入緊急狀況的那一刻，他出生了。有人倒抽一口涼氣；全國各地都是沈默與恐懼。因為那蒙昧時刻的神秘暴政，不可解地將他跟歷史銹鎖在一起，他的命運跟國家的命運難分難解地綁在一起。他的來臨沒有預言，也沒有慶典；沒有總理寫信給他；但仍然一樣，我與世界的連接已接近尾聲，他才剛要開始。他當然對這一切無法置喙；畢竟，那時候他連自己的鼻子都不會擦呢。

他是一個不是他父親的父親的孩子；但也是一個現實受到嚴重破壞，無人能將它恢復原狀的時代的孩子；

他是他曾外公貨真價實的曾外孫，但巨大症侵犯的是他的耳朵，而非鼻子——因為他也是濕

婆與帕華蒂真正的兒子；他就是象頭神；

他天生有能向高處、遠處舒展的耳朵，所以一定聽得見比哈爾的槍聲與孟買碼頭工人被警棍毆打的慘叫……聽到太多的孩子，結果就永遠不說話，因過多聲音變成了啞子，所以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在貧民窟與醬菜工廠之間，我不曾聽他說過一個字；

他有一個外突而不凹陷的肚臍眼，影中人詫異地喊道：「他的肚臍，爺！他的肚臍，看呀！」從第一天開始，他就泰然自若面對我們的肅然起敬；

這個天生好脾氣的孩子，完全不哭不鬧，使他的養父大為傾心，不再為他古怪的耳朵歇斯底里狂笑，他把沈默的嬰孩抱入懷中，輕輕搖晃；

這孩子在臂彎裡搖晃時，聽見一首歌，用某位名譽掃地的保姆曩昔的鄉音吟唱：「人生沒有不如意；想做什麼都可以。」

但我既然生了這個大耳朵的沈默兒子——同時誕生的另一樣東西，卻仍有許多疑難待解。令人無法消受的尷尬質疑：撒利姆挽救國家缺口的夢想，是否藉著歷史的滲透膜，進入了總理的思維當中？我畢生信奉的，將國家等同於我自己的方程式，是否在「夫人」心中轉化為那陣子盛行的名句：印度就是英德拉，英德拉就是印度？是否我們互相角逐核心地位——是否她像我一樣深陷追求意義的欲壑，無法自拔——是這樣嗎，就為這緣故嗎……？

髮型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又一個令人躍躍欲試的議題。如果威廉·麥斯沃德沒有中分頭，也許今天我不會在這裡；如果國母的頭髮顏色一致，她主導的緊急狀況很可能就不至於有負面影響。但她的頭髮半邊是白色，半邊是黑色；緊急狀況也有白色的一面——公開、可見、有記錄，是歷史學家的事——以及黑色的一面，秘密可怕未曾吐露，則是我們的事。

英德拉·甘地夫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出生，母卡瑪拉，父尼赫魯。她中間的名字是普麗雅達悉妮（Priyadarshini）。她跟印度國父甘地毫無親戚關係，她的姓氏來自婚姻，一九五二年去世的「駙馬爺」名叫費洛茲·甘地。他倆生了兩個兒子，拉吉夫與桑傑，但一九四九年，英德拉搬回父親家中住，扮演他的「官方女主人」，費洛茲也曾嘗試住在那兒，但不成功。他變成尼赫魯政府的猛烈抨擊者，揭發孟達拉^①醜聞，迫使當年的財政部長克里希納馬恰里^②——大名鼎鼎的「T·T·K」——辭職。費洛茲一九六〇年死於心臟病突發，享年四十七歲，桑傑與他曾任模特兒的妻子梅娜卡，在緊急狀況期間扮演重要角色。桑傑率領的青年運動，掃蕩異己的效率絕佳。

我列出上面這段相當簡短的傳略，以防你還不知道，一九七五年，印度總理已守寡十五年。或我該用大寫字母強調：她是寡婦。

是的，帕德瑪：英德拉老母真的整慘我了。

① 費洛茲·甘地一九五七年在印度國會下院提出他蒐羅的多項證據，顯示財政部官員涉及民間商人孟達拉（M. S. Das Mundhra）出售偽造股票的案件。

② Tiruvellore Thattai Krishnamachari，一八九九—一九七四，此人除長袖善舞，經商發財後轉往政壇活躍外，更是一位精通音樂與戲劇，大力支持印度音樂界的藝術愛好者，他的名聲主要是他與藝文人士的交往，並熱心參與各種表演活動，經常有機會曝光的結果。

午夜

不！——但我不得不。

我不想說！——但我發誓要說出一切。——不，我要反悔，那部分不行，有些東西還是保留的好……這樣站不住腳；治不好的病就只能逆來順受！——但不該包括會悄聲低語的牆壁、背叛，以及喀擦喀擦，還有那群胸口淤傷的女人吧？——尤其那件事。——但我怎麼能夠，看看我，我在撕裂自己，甚至跟自己都不能意見一致，像瘋子一樣自言自語跟自己辯論，裂開了，瘋了，記憶衰退了，是的，記憶墜入斷層，被黑暗吞噬，只剩殘片，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義！——但我不能僭越，擅做判斷；必須繼續往下說（既然已經開始），直到最後；意義與無意義都不再（也許根本不曾）輪到我評斷。——但那一切是那麼恐怖，我不能不要不可以不願意辦不到不行！——別鬧了；開始！——不要！——要。

那麼，就先說夢吧？我或許可以把它當一場夢來說。是的，或許是一場惡夢：綠色與黑色是寡婦的頭髮，攬握的手與孩童噁哨以及小球以及一個接一個撕成兩半球飛呀飛，綠色與黑色她的手是綠色她的指甲是黑中之黑。——不是夢。時間不對，場地也不合。事實，記憶所及。盡個人能力極限。就照原來的樣子：開始。——沒選擇嗎？——沒有；什麼時候有過？有不得已之事，有合理的結果，有無可避免之事，有重複發生之事；有人為之事，有意外之事，有命運的打擊；但什麼時候有過選擇？什麼時候輪到你作主？什麼時候可以自由決定做這個、那個或別個？

沒有選擇；開始。——遵命。

聽著：

無盡的夜晚，沒有太陽的日子星期月份，或該說處於冷得像河水洗過的盤子的太陽底下，讓我們浸淫在瘋狂如月的午夜太陽的光線裡；我指的是一九七五到七六年間那個冬季。冬季，一片陰沈；還有肺結核。

曾經有一次，在臨海的藍色房間裡，在漁夫指點的手指底下，我跟傷寒搏鬥，被蛇毒挽救；現在，我因認他做兒子而陷入周而復始的朝代輪替之網，我們的阿達姆·撒奈伊也不得不用剛出生的那幾個月，抵抗看不見的疾病之蛇。肺結核的毒蛇纏繞在他脖子上，使他大口喘氣……但他是個大耳朵的沈默小孩，他口沫橫飛時，沒有聲音出來；他喘氣時，喉嚨裡沒有嘶嘶的怪聲。換言之，我兒子病了，儘管他的母親帕華蒂或蕾拉出去採集她魔法天賦的草藥——儘管經常服用滾水煎煮的藥汁，肺結核幽靈似的毒蟲卻不肯被驅逐。我從一開始就懷疑，這場病含有某種陰沈的暗喻——相信在那些個午夜的月份裡，當我與歷史連接的時代與他的重疊時，我們個人的緊急狀況，與更遼闊的宏觀宇宙的疾病，並非毫無關連，在這種病的影響下，太陽變得跟我兒子一樣蒼白耗弱。當時的帕華蒂（就像現在的帕德瑪）一口否定這些抽象思考，把我愈來愈在意亮光的執著，斥為純粹的愚昧，我開始在我兒子養病的小屋中，點起小小的雙盞燈，即使日正當中，也在屋裡點滿蠟燭……但我堅持我的診斷正確；「我告訴妳，」那時我堅持道：「只要緊急狀況一直持續，他就永遠好不了。」

我的帕華蒂因治不好這個從來不哭的嚴肅小孩，變得心慌意亂，拒絕相信我的悲觀論調；但所有其他觀念，不論怎麼荒誕離奇，都很容易說服她。當魔術師社區一個老婦人告訴她——瑞珊

婆婆可能也會這麼說——如果孩子一直不說話，疾病就永遠趕不出去，帕華蒂顯然認為這話很可信。「疾病是身體的一種傷痛，」她給我上課：「所以一定要用眼淚與呻吟祛除。」那天晚上，她抓了一小包用報紙包著，用淺粉色絲帶繫住的綠色粉末回到茅舍，告訴我這個方劑效力宏大，連石頭都可以讓它發出尖叫。她餵了這藥，孩子的臉頰開始鼓突，就像是嘴吧裡含滿了食物；長久壓抑的嬰孩聲息湧到他嘴邊，但他痛苦萬狀地抿緊嘴唇。很明顯，這嬰孩努力要把綠藥粉逼出的、洶湧如長江大河噴吐而出的鬱積之音吞回去，噎得幾乎要閉氣；我們這才明白，我們面對的是世界上一個頂頂頑強的意志。歷經一小時的掙扎，我兒子先是變成黃色，然後變成黃加綠色，最後色澤變如青草一般，我再無法忍受，咆哮道：「女人，如果這小傢伙那麼渴望保持沈默，我們不能因此殺掉他！」我抱起阿達姆，搖他，覺得這具小身體變得僵硬，他的膝關節手肘脖子，都充滿了未曾表達的聲音負隅頑抗的騷動，帕華蒂終於讓步，她在錫碗裡磨碎葛根與菊花，壓低聲音輕誦古怪的咒語，調製成一劑解藥。此後，再沒有人強迫阿達姆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我們看著他抗拒肺結核，試著自我安慰，這麼強硬的意志力，一定不肯讓任何疾病擊敗的。

那陣子，我的妻子蕾拉或帕華蒂，內心也被絕望之蛾齧咬，因為在我們獨處的睡眠時刻，每次她依偎到我身旁，尋求慰藉與溫暖，我還是看到蝕爛的賈蜜拉可怕的臉孔重疊在她臉上；儘管我向帕華蒂告白鬼魂的秘密，並且安慰她說，以它目前的墮敗速度，不久就要灰飛煙滅了；但她憂傷地告訴我，痰盂與戰爭已軟化了我的大腦，依目前狀況看，恐怕這場婚姻永遠不會有圓房的

一天；漸漸地，漸漸地，她的嘴唇又呈現不吉利的悲愴噉起……但我能怎麼辦？我能提供什麼樣的安慰——我，撒利姆，鼻涕鬼，因家族的保護撤銷而落得一貧如洗，選擇（如果這算是選擇）以嗅覺的天賦謀生，每天靠著嗅出人家前一天晚餐吃的食物，有沒在談戀愛，賺幾文錢餬口；我

已落人流連不去的午夜冰冷手掌的箝制，在空中嗅到末日的氣息，我哪能給她什麼安慰？

撒利姆的鼻子（想必你還記得）能嗅出比馬糞更奇怪的東西。情緒與觀念的香氣，事物原有樣貌的氣味：這一切，我從過去到現在都可以輕易嗅出。憲法遭到修改，賦予總理幾近絕對的權力，我在空氣裡嗅到古代帝國的氣味……那座城市，到處散落著奴隸出身的帝王與蒙兀兒王室、殘暴無情的奧朗則布與最後那批粉紅皮膚的征服者，我再次吸入暴政的刺鼻怪味。聞起來就像燃燒的油污抹布。

但即使鼻子不靈光的人也聞得出，一九七五與七六年間的冬季，首都有某種東西在腐爛發臭；令我提高警覺的是一種更奇怪、更私密的惡臭：些許我個人危險在即的氣味，我察知其中有一對居心叵測而報復心切的膝蓋……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警訊：那場因一個為愛瘋狂的處女調包名牌而起的古老鬥爭，即將在背叛與喀擦聲中宣告結束。

或許，既然這樣的警告不斷刺激我的鼻子，我應該逃跑——鼻子給的消息：走為上策。但現實的阻難橫在眼前：我能跑到哪裡去？而且，背著妻兒的負擔，我能跑多快？更不可忘記，我逃跑過一次，看看我的下場：流落在孫德爾本，幻影與報復的叢林，千鈞一髮差點送命……：：：不管怎麼說，我就是沒逃跑。

也許，不論怎麼做，結果都一樣；濕婆——睚眦必報、詭譎善詐，打從出生就與我為敵——到頭來一定會找到我。因為雖然鼻子配備了獨一無二的偵察功能，但採取行動時，一對擅長擒拿與扼殺的膝蓋卻佔有無可否認的優勢。

我放任自己就這一點，提出最後一個矛盾的觀點：如果，正如我相信的，這輩子最令我百思不解的有關人生目標的問題，在哀嚎婦女之家獲得了解答，那麼，讓自己免於毀滅之宮的災難，

豈不是剝奪了自己這一寶貴發現的機會。套句老話，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撒利姆與濕婆，鼻子與膝蓋……我們共享三樣東西：我們誕生的時辰（及連帶的後果）、背叛的罪惡感，以及我們的兒子阿達姆，我們兩人的綜合，面無笑容、嚴肅、聽見一切的耳朵。阿達姆在很多方面都與撒利姆正好相反。我剛開始的時候，以令人暈眩的快速成長；與疾病的毒蛇角力的阿達姆，卻幾乎一點也不長。撒利姆從開始就堆滿一臉逢迎的笑容，阿達姆則有較多尊嚴，只把笑容留給自己。撒利姆放棄自己的意志，屈從家族與命運的暴政，阿達姆卻凶猛抵抗，甚至在綠藥粉的脅迫下仍不肯屈服。撒利姆曾一度痛下決心，完全吸攝周遭的宇宙，以致有一段時間没法子眨眼，阿達姆卻寧可緊緊閉上眼睛……雖然每隔一段時間，他會降尊紓貴，把眼睛張開，那時我看見眼珠的顏色，是藍色的。冰一樣的藍，重複出現的藍，喀什米爾天空的命定之藍……但沒有必要就這一點做太多臆測。

我們這群獨立的兒女，瘋狂向前衝，太快衝進我們的未來；生於緊急狀況的他，將會、已經是比較謹慎，懂得等待適當時機；他採取行動時，將無人能擋。他已經比我更強壯、更強硬、更有決心；他人睡時，眼球在眼皮底下動也不動。阿達姆，膝蓋與鼻子的孩子，不向（就我觀察所及）夢境投降。

那雙不時拍動，有時彷彿在知識的熱度下灼燒的耳朵，能聽見多少？如果他會講話，是否會提醒我，當心出賣與挖土機？在一個由不計其數的噪音與氣味雙胞胎主宰的國家，我們應能組成完美的團隊；但我的嬰孩兒子不肯說話，我也未能服從鼻子的指令。

「啊呀，天哪，」帕德瑪喊道：「你就說說實際上發生的事吧，先生！小嬰兒不會說話有什麼稀奇的？」

我內心的交戰又開始了：我不能。——你一定要。——遵命。

一九七六年四月，我仍生活在魔術師社區；我兒子阿達姆仍在慢性肺結核的魔掌中，似乎對任何治療都沒有反應。我滿懷不祥的預感（以及逃跑的念頭）；但若說我是為了任何人而留在社區的話，那就非影中人莫屬了。

帕德瑪；撒利姆與德里的魔術師為伍，主要是基於一種適得其所的感覺——因為相信自己終究回來過窮日子，乃是天理昭彰，對自我的一種懲罰（我離開舅舅家，只帶了兩件白襯衫、兩條白長褲、一件有粉紅色吉他圖案的T恤，以及一雙黑皮鞋）；我之所以回來，一部分是出於忠貞，被帕華蒂救命之恩的結綁住；但我留下——身為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我可輕易找到銀行職員或教讀書寫字的夜校老師的工作——卻是因為這一輩子，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我一直在尋覓父親。阿梅德·撒奈伊、哈尼夫·阿吉茲、夏普斯泰克大爺、楚飛卡爾將軍，都被迫暫代威廉·麥斯沃德的空缺；影中人·辛格則是這一長串貴胄胤裔的最後一個。也說不定，在尋找父親與救國的雙重渴望中，我過分誇大了影中人的角色；這種可怕的可能性確實存在，我把他扭曲（並在這份記錄中再次扭曲）成我想像之夢的一塊碎屑……當然，每次我問：「你什麼時候要成為我們的領袖，影中人大叔——大日子什麼時候來臨？」他就尷尬地挪換身體重心，答道：「甬想這種事啦，爺；我不過是個拉加斯坦出身的窮光蛋，還是全世界最有魅力的男人；別指望我做任何其他事。」但我敦促他：「有先例呀——曾經有個叫米安·阿布都拉的人，外號叫哼鳥……」對此，影中人答道：「爺，你總有些發瘋的點子。」

緊急狀況剛開始那幾個月，影中人都陷於令人聯想到（再一次）可敬的母親無比靜寂（也感

染到我兒子……)的凝重沈默當中，忘了像他過去堅持的那樣，在新城舊城的大街小巷，給觀眾上課；但雖然他說：「這種時候該保持沈默，爺，」我仍然相信，有朝一日，某個午夜結束的千年至福的黎明，影中人會站在一大股無依無靠者遊行隊伍的領銜位置，可能身纏觸之致命的毒蛇，口吹笛子，影中人一定會是那個帶我們迎向光明的人……但也許他根本就只是個弄蛇人；我不否認這種可能。我只說，在我心目中，我最後一位父親，高瘦蓄鬚，頭髮往後梳，在頸後挽成髻，宛如米安·阿布都拉再世；但也許這只是幻想，是我以純粹的意志，企圖將他跟我的過去線索綁在一起的一種努力。我一生有許多幻想；別以為我沒有自知之明。但我們已來到一個超越幻想的時代；我別無選擇，最後還是必須用白紙黑字，記錄我整個晚上都避免觸及的高潮。

回憶的斷片：這不是撰寫高潮的手法。高潮應該向喜馬拉雅山巔不斷堆砌；但我卻變得支離破碎，抽搐著邁向我的危機，像一個斷線的木偶。這完全違反我原先的計畫；但也許完成的故事，永遠都不是開始寫時的那個。(曾經有一次，在藍色房間裡，阿梅德為他早已忘卻原始結局的童話故事杜撰結尾；多少年來，銅猴和我聽過辛巴達航行和哈丁泰冒險故事的無數個不同版本……如果重新開始，我也會在不同地方結束嗎？)好吧：那我也只好滿足於破碎與斷片：正如我幾個世紀前寫過的，這件工作談不上技巧，就只是用手頭的少許線索，填滿所有縫隙。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大都發生在我們不在場的時候；我必須靠只瞥過一眼，含有洩露機密的縮寫字母的檔案做嚮導；以及其他我遭到洗劫的記憶庫房裡殘餘的往事碎片，像是海灘上的破瓶子……像是記憶的斷片，一頁頁報紙在沈默的午夜風中，在魔術師社區裡翻飛。

風裡翻騰的報紙造訪我的破屋，通知我穆斯塔法舅舅被不知名刺客殺害的消息。我沒想到要流一滴眼淚。但報上還有其他消息；我必須從中建構現實。

從一張紙上（泛出蘿蔔氣味），我讀到印度總理不論前往何處，都帶著她的私人占星家隨行。我從這一斷片嗅到的，不僅是清淡的蘿蔔味而已；很神奇地，我的鼻子立即再度辨識出個人危險的氣息。我應該從這警告的味道推出什麼結論：占卜者預言我；難不成到最後占卜者也會毀滅我？有没有可能一個滿腦子天上星宿的寡婦，會從占星者處得知，多年前那個午夜出生的孩子具有何等秘密潛能？是否因為如此，一個專精宗譜學的公務員，奉命追查……還有，那天早晨他為什麼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是的，你瞧，所有的斷片開始組合！帕德瑪，這還不夠清楚嗎？英德拉就是印度而印度就是英德拉……但她有没有可能讀到她自己的父親寫給午夜之子的信，信中否定了她自己已喊成口號的核心定位；信中賦予我成為國家化身的角色？妳懂了嗎？妳懂了嗎？……還有更多，還有更清楚的證據，因為這兒還有一張〈印度時報〉的碎片，報導寡婦自己的媒體〈新聞報〉引述她的話，談到她「對抗不斷擴大中的深遠陰謀的決心」。我告訴你：她指的不是人民陣線！不，緊急狀況有個黑暗面，正如它有冠冕堂皇的外表，我來告訴妳，那段窒息的 日子底下埋藏了太久的秘密：宣布進入緊急狀況最真實、最深沈的動機，就是要將午夜之子整個推翻、粉身碎骨、萬劫不復。（我們的聯盟，不消說，許多年前就解散了；但僅是我們重新聯合的可能性，已足夠觸發緊急警報。）

占星家——我一點也不懷疑——發出的警報；一個貼著M·C·C^①標籤的黑色公事包裡，載有從現有記錄中蒐集的姓名；但其中的資料還不止於此。還有背叛與自白；有膝蓋與鼻子——一個鼻子，以及膝蓋。

① 即「午夜之子聯盟」（Midnight's Children Conference）。

斷片、碎屑、殘簡：我印象中，就在我滿鼻子危險氣味驚醒的前一刻，我正夢見自己在睡覺。我在一場驚心動魄的夢中醒來，見到我的破屋裡來了個陌生人：一個頗有詩人氣質的男人，軟塌塌的頭髮蜷曲在耳際（但頭頂的頭髮已非常稀疏）。沒錯：在即將描述的一幕開始前我的最後一場睡夢中，納迪爾·康恩的幽靈來探望我，他憂愁地盯著一個鑲有琉璃的銀製痰盂看，莫名其妙地問：「這是你偷的嗎？」——因為，要不然，你一定是——這可能嗎？——我的穆塔絲的小男孩？」當我確認：「是的，沒有別人，正是我——」納迪爾·卡辛姆的夢中魂提出一個警告：「躲起來。時間不多了。趁還來得及趕快躲起來。」

曾經在我外公的地毯下藏身的納迪爾，來警告我採取跟他相同的對策；但已經太遲了，因為現在我已清醒過來，嗅到危險的味道像喇叭一般在我鼻子裡大鳴大放……沒來由的恐懼，我站起身；是我的想像，或阿達姆真的睜開藍色的眼睛，嚴肅地直視我？我兒子的眼睛是否也滿含警告？大耳朵是否也聽見鼻子嗅到的東西？父與子是否在那一切開始之前的瞬間，無言地溝通？我不得不讓問號懸在那兒，不做解答；但可以確定的是，帕華蒂，我的蕾拉醒轉來，問道：「怎麼回事，先生？什麼讓你心煩？」——而我，不盡然知道為什麼緣故：「躲著；留在這兒，別出來。」

然後我就到外面去。

當時一定是早晨，雖然無盡的午夜黑暗，像霧靄籠罩在社區之上……透過緊急狀況的黝暗光線，我看見孩子們在玩打七磚，影中人把收攏的雨傘夾在左腋下，正對著禮拜五清真寺的牆根撒尿；一個身材矮小的禿頭幻術師，正在練習用刀子刺穿他十歲學徒的脖子，有個魔術師已經找到一群觀眾，正設法讓大羊毛球從陌生人腋窩裡掉出來；社區的另一個角落裡，音樂家昌德大爺正

在練習小喇叭，把破爛的小號上那個陳舊的吹口抵著脖子，光靠操弄喉部肌肉奏出音樂……那兒，再過去，是表演軟骨功的二胞胎，從社區唯一的蓄水塔，走回她們的小屋，一路將瓦罐頂在頭上，保持平衡……總而言之，一切看來如常。我開始為自己的夢和來自鼻子的警告自責；但變故隨即開始了。

貨車與挖土機先到，沿著公路轟隆轟隆駛來；它們停在魔術師社區對面。擴音機刺耳地宣布：「市容美化計畫……桑傑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授權執行……立刻準備疏散，撤往新地點……本處貧民窟有礙觀瞻，不容繼續存在……全體人員服從命令，不得異議。」擴音機廣播的同時，貨車上不斷有人下來：一頂色彩鮮豔的帳棚倉促豎起，還有行軍床與外科手術設備……現在從貨車上下來一大群衣著人時的年輕仕女，都出身高貴，受外國教育，接著出現第二波同樣衣冠楚楚的年輕男士：志願工作者，桑傑的青年志士，為社會奉獻一己之力……但我隨即看出來了，不對，不是志工，因為所有青年男子都長著一模一樣的捲髮和女人陰唇般的厚嘴唇，而所有優雅仕女也都長得一模一樣，她們的身材面貌都與桑傑之妻梅娜卡相同，破報紙殘張上稱她為「纖細美人」，她曾經為床墊公司做過睡衣模特兒……站在貧民窟清除計畫的混亂當中，我再次目睹印度統治王朝學會了如何複製它本身；但話說回來，根本沒有時間思考，不計其數的陰唇嘴與纖細美人抓住魔術師與老乞丐，許多人被拖上貨車，謠言在魔術師社區擴散：「他們要結紮——要進行絕育手術！」——第二種呼聲：「快搶救婦女和孩子！」——暴動開始了，正玩著打七磚的孩童，對一身華服的人侵者丟石頭，影中人出馬，把魔術師聚攏到他身邊，揮舞憤怒的雨傘，一度是締造和平工具的傘，這下子變成武器，唼唼舞動的唐吉軻德長矛，魔術師變成了守衛軍，莫洛托夫雞尾酒^①像魔術般變出來，投擲，磚塊從賣藝人的袋子裡取出，空中一片吶喊與飛彈，華服

的陰唇嘴與纖細美人，面對幻術家獷野的怒火，紛紛退卻；影中人奮勇向前，帶頭攻擊結紮輸精管的帳棚……不聽命令的帕華蒂或蕾拉，來到我身旁，說：「我的真主，他們在幹什——」就在這時，貧民窟面臨更可怕的新攻勢：軍隊出動來對付魔術師、婦女與兒童。

曾經有一次，賣藝人玩紙牌把戲的牽線木偶師父與催眠大師，勝利地與征服敵人的軍隊齊步行進；但現在這一切都被遺忘。俄製槍砲瞄準了貧民窟的居民。共產黨魔法師對抗社會主義的步槍，有什麼勝算？他們，我們，四散奔逃，帕華蒂和我在士兵衝鋒時失散了，我沒看見影中人，劈啪槍聲中，我看見軟骨功三胞胎中的一個倒地，很多人被踐著頭髮，拖上張大口等待的貨車；我也在逃跑，太遲了，回頭張望，在裝油桶的板條箱與受驚的幻術家遺留的麻袋中間跌跌撞撞，透過緊急狀況晦暗的夜晚回頭望，我看見所有這一切無非是煙幕，是枝微末節，因為有個神話人物，猛力跳出所有的騷動與混亂，他是命運與毀滅的化身：濕婆少校加入這場鬥爭，他唯一的目標就是我。我奔跑的時候，如唧筒般起落的厄運膝蓋緊追在後……

……一間陋屋的畫面浮上我心頭：我的兒子！不僅我的兒子：還有一個鑲嵌琉璃的銀痰盂！騷動的貧民窟某處，有個孩子被丟下獨處……某處有件捍衛了那麼久的信物遭到遺棄。禮拜五清真寺無動於衷地旁觀，我猛然轉身，在歪斜的破屋之間矮身潛行，我的腳帶領我奔向大耳朵兒子與痰盂……但面對那雙膝蓋我有什麼機會？戰爭英雄的膝蓋在我奔逃時，愈追愈近，我的懲罰者的關節隆隆向我逼來，他縱身一躍，雙腿飛過空中，像巨顎箝住我脖子，膝蓋將空氣擠出我喉嚨，我倒地扭動，但膝蓋夾緊不放，現在傳來聲音——出賣背叛仇恨的聲音！——膝蓋壓在我胸

① Molotov cocktails 即以玻璃瓶裝汽油引燃後投擲，類似手榴彈，攻擊車輛很有效。

上，使我在貧民窟的塵埃中不能動彈，聲音道：「所以，有錢小孩：我們又見面了。你好。」我張口結舌；濕婆微笑。

叛徒制服上亮晶晶的鈕釦啊！一閃一閃銀光耀……他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他曾率領目無法紀的流氓，橫行孟買，如今卻甘為暴政的馬前卒？為何這個午夜之子要背叛午夜眾子，將我交入命運之手？因為熱愛暴力，以及制服上使一切變為合法的鈕釦光芒？為了他久遠以來對我的敵意？或者——我覺得這一解釋最說得通——以此做交換，豁免我們其他人受到的刑罰……是了，一定是這原因；否認與生俱來特權的戰爭英雄啊！貪圖眼前小惠的敵人啊……可是不成，我不能這樣下去，我要盡可能直接了當把故事講完：軍隊在貧民窟裡追逐逮捕推拖魔術師的同時，濕婆少校專心一意對付我。我也被粗暴地拖上貨車；而推土機向前，進入貧民窟，一扇門砰地關上……我在黑暗中尖叫：「可是我的兒子！——還有帕華蒂，她在哪兒，我的蕾拉？——影中人！救救我，影中人大叔！」——但外面有推土機，沒有人聽見我喊叫。

女巫帕華蒂因為跟我結婚，成為籠罩我所有親人的暴力死亡詛咒的受害者……我不知道濕婆將我鎖進黑暗的貨車之後，是否又去搜索她，或將她留給推土機……因為現在這群毀滅機器正卯足全勁，一棟棟因陋就簡的小屋，在無敵怪獸的威力下，瘋狂地傾斜倒塌，木屋橡樹枝般喀嚓脆裂，木偶戲師父的小紙包與幻術家的魔法籃，都壓扁成了紙漿；城市美化了，如果有少數人死亡，如果有個大圓眼、憂傷地噉著嘴唇的女孩，倒在不斷前進的奪魂車底下，好吧，那又怎樣，古都名城除掉了一個眼中釘……謠傳說，魔術師社區垂死的劇痛之中，有個頭頂纏蛇（但這可能有點誇張）的長鬚巨人，在廢墟中奔跑——「全速前進！」——瘋狂地跑在步步進逼的推土機前面，手裡緊握著一柄破損到無法修復的雨傘，不斷尋尋覓覓，就好像他的生命靠尋覓維繫似的。

一天過完，簇擁在禮拜五清真寺陰影裡的貧民窟，已從地球表面消失；但並非全體魔術師都遭到逮捕；並非每個人都被載到賈木納河對岸，人稱「三教九流鎮」、有鐵蒺藜圍繞的集中營；他們沒抓到影中人，聽說魔術師社區被推土機犁平的次日，市中心緊靠新德里火車站，又出現一個新的貧民窟。推土機急急趕往報案所稱的陋屋現場，卻什麼也沒發現。此後，逃亡幻術師的行動貧民窟之存在，就成為市內居民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拆除隊始終找不到它。據說它在麥勞里，但結紮醫生與軍隊趕到那兒，只看見未被貧窮陋舍玷污的顧特卜塔。通報者說，它出現在江達曼達的花園、柴辛格的蒙兀兒天文台，但毀滅機器趕到，只看見鸚鵡和日晷。直到緊急狀況結束後，行動貧民窟才固定下來；但那得等以後再談，因為時機終於成熟，到了談論（而不至於失控）我在寡婦的貝拿勒斯寄宿舍做階下囚情形的時候。

從前，瑞珊婆婆曾哀歎：「哎唷哎唷！」——她是對的：我給救命恩人的社區帶來了毀滅；濕婆少校無疑是奉寡婦之命，專程到社區來抓我的；寡婦的兒子則安排他的都市美化與結紮計畫，執行聲東擊西戰術。是了，當然一切都是這麼安排的；而且（如果我可以這麼說）效率絕佳。魔術師暴動期間，達成了什麼任務：最起碼是不動聲色地逮捕了全世界唯一掌握每一個午夜之子所在位置的人——因為我豈不是夜復一夜，跟他們每個人的個別心靈連線嗎？我不是一直都把他們每個人的姓名住址面貌記錄在心中嗎？我要回答這問題：是的。所以我被捕了。

是了，當然一切都是這麼安排的。帕華蒂曾經告訴我關於我對手的一切；有沒有可能她絕口不跟他提起我？我也可以回答這問題：絕對不可能。所以我們的戰爭英雄知道，在首都的哪個地方，藏著他主子最想要的人（就連我穆斯塔法舅舅都不知道我離開他以後去了哪兒；但濕婆知道！）——一旦他成了叛徒，收受（這一點我毫不懷疑）從升官的承諾到個人安全保障不等的賄

賂，他就輕而易舉可以把我交到他有雙色頭髮的女主人、夫人、寡婦手中。

濕婆與撒利姆，勝利者與受害者；瞭解我們的對立關係，你就會對你所生活的時代多一份瞭解。（以上說法其逆亦真。）

那天，除了自由，我還失去了其他東西：推土機吞噬了銀痰盂。最後一件將我跟我更具體、可以向歷史求證的過去連接的物品，也被奪走後，我就被帶到貝拿勒斯去，面對午夜賦予我的內在人生帶來的後果。

是的，事情就是在那兒發生的，在寡婦位於恆河岸的宮殿，在全世界仍有人生活其中的最古老的城市，當佛陀年輕時，這已經是座老城，古名迦屍（Kashi）、貝拿勒斯、瓦拉納西，神聖光明之城，預言書的故鄉，占星圖的占星圖，其中每一個生命，過去現在未來，都已有記錄。恆河女神蜿蜒流過大地，穿過濕婆的頭髮……貝拿勒斯，濕婆神的神壇，我就被英雄濕婆帶到這兒，面對我的命運。在占星圖的發源地，我終於來到拉拉姆·賽斯在屋頂房間預言到的那一刻：「士兵會審判他……暴君會油炸他！」算命人吶哦道：好啊，沒有正式的審判——濕婆的膝蓋夾著我的脖子，如此而已——但某個冬日，我確實嗅到了某種東西在鐵鍋裡油炸的味道……

沿著河，經過上面有個只圍腰布的年輕體操選手，表演單手伏地挺身的信諦亞河壇，經過專門舉行葬禮的馬尼卡尼卡河壇，在這兒可以向看守聖火的人購買火苗，經過漂浮水上的狗屍與牛屍——沒有人替牠們買火的不幸傢伙，經過達沙席瓦梅德河壇的婆羅門，他們穿黃袈裟，坐在草傘底下賜福給人……現在會聽見一種奇怪的聲音，像遠處傳來的獵犬吠聲……追隨追隨追隨那聲音，它逐漸成形，你聽懂那是一種所向無敵、永不停歇的哭嚎，來自河畔的宮殿，所有窗戶都拉

下了窗簾，那就是寡婦的寄宿舍！它曾經是某位大君的居所；但今天印度已步入現代化，類似這樣的地方都被國家徵收。皇宮改成了喪偶婦女之家；這些女人真正的生命在丈夫去世後就宣告結束，但明白這一點時，她們卻已來不及以自焚解脫，便都到聖城來，用發自真心的哀嚎，消磨沒有價值的餘生。宮中的寡婦自成一箇部族，她們胸脯上都有不斷用力捶胸留下的淤青，她們的頭髮都撕扯得再也長不回去，她們的聲音都因表達內心哀痛的長期慟哭而瘖啞。那是棟極大的建築，樓上是無數小房間組成的迷宮，樓下則有多間寬敞的哀悼大廳；沒錯，一切就是在那兒發生的，寡婦將我吸納到她恐怖帝國的秘密核心，我被鎖在樓上一個小房間裡，喪偶的婦女給我送牢飯。但我還有其他訪客：戰爭英雄邀了兩名同袍，一起來找我談話。也就是說：他們鼓勵我說話。那是一對很不稱頭的搭檔，一胖一瘦，我稱他們阿柏特與柯斯特羅^①，因為他們逗我笑從來沒成功過。

我在此記錄，我記憶中有一段慈悲的空白。任何事都無法使我想起那對毫無幽默感、穿制服的搭檔用來使人說話的技巧；所有芒果醬或醃菜都打不開我封鎖那段日子的門！不，我已遺忘，我不能也不願說出他們如何使我盡吐胸中秘密——但我無法逃避這件事可恥的核心，也就是說，儘管沒有笑話，再加上我的雙頭審訊者冷酷的對待，但我確實說了話。不僅說話而已：在他們無

^① William Alexander Abbott，一八九七—一九七四，與 Louis Francis Costello，一九〇六—一九五九，是美國諧星，

他們一九三六年組成 Abbott and Costello 二人組，在廣播電台表演對口相聲，大受歡迎，後來灌錄唱片、拍電影，紅極一時，五〇年代並走入電視，有自己的節目，仍受大眾喜愛。他倆相聲段子的錄影至今仍經常在美國電視網上重播，唱片與錄影帶也始終未曾絕版。

以名之——已經遺忘——的施壓下，我變得話多得不得了。從我（現在卻不肯多說）的嘴裡湧出來，痛哭流涕傾吐出來的資料：姓名住址外貌形容。是的，我告訴了他們一切，我供出了所有五百七十八人（因為帕華蒂，他們客氣地通知我，死了，濕婆投靠敵人，而五百八十一人中的第一個正在招供……）——因另一人的出賣行為而被迫出賣，我背叛了午夜眾子。我，午夜之子聯盟的發起人，也主導它的終結，面無笑容的阿柏特與柯斯特羅不時插一句：「啊哈！非常好！本來不知道她！」或「你真是太合作了；這是個新名字！」

這種事會發生的。統計數字或能說明逮捕我的背景；關於緊急狀況期間被捕的「政治」犯人數，各界有很多不同意見，從三萬人到二十五萬人不等，都失去了自由。寡婦說：「這只佔印度人口很小的百分比。」緊急狀況，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火車準時，做黑市買賣的嚇得跑去納稅，甚至天氣都聽話了，那年農產大豐收；我要重複，凡事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壞的那面，我遍體鱗傷躺在一個小房間裡，一床草蓆是唯一的家具，每天跟蟑螂、螞蟻分享一碗米飯。至於午夜眾子——他們可怕的陰謀必須不計一切代價加以摧毀——那群令深信占星術的總理怕得發抖，無惡不作的亡命之徒——那群作怪變態，在獨立日出世的妖魔，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不可能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或慈悲心——都滿二十九歲了，一、兩個月之中，他們陸續被帶到寡婦的寄宿舍，從四月到十二月，他們陸續被逮捕，他們的低語聲開始充斥在牆壁裡。我牢房的牆壁（紙一樣薄、灰泥剝落、光禿禿）開始低語，對壞耳朵也對好耳朵訴說我可恥的供詞招來的後果。一個黃瓜鼻的囚犯，渾身上下繞滿鐵鎖、鐵鍊，使得若干自然功能——走路、使用錫製便壺、蹲下、睡覺——變得不可能，他縮成一團，貼著剝落的灰泥牆，悄聲對牆壁說話。

那就是末日；撒利姆屈服在悲傷之下。我這一生，以及這部回憶錄的大部分，我一直努力把

我的哀傷緊緊鎖住，防範它的鹹澀感傷四處氾濫，玷污我的字句；但不再如此了。沒有人告訴我（直到寡婦的手……）囚禁我的理由：但那三萬人、乃至二十五萬人當中，又有誰能得知是為什麼，有什麼目的？有必要告訴誰？在牆壁裡，我聽見午夜眾子不得發話的聲音：不需要進一步註釋，我流著淚對剝落的灰泥訴說。

撒利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到十二月間，對牆壁說了哪些話：

……親愛的孩子們。我怎麼能這麼說？有什麼好說的？我的罪惡、我的恥辱。雖然可以有藉口：但我不怪濕婆。各式各樣的人都被關起來，我們豈能倖免？罪惡感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為我們豈不是每個人在某種意義上都要負一部分責任——我們有這種領袖，不是自作自受嗎？但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藉口。是我幹的，就是我。親愛的孩子們：而我的帕華蒂死了。還有我的賈蜜拉，失蹤了。以及所有的人。失蹤似乎是我生活史中另一個不斷重複出現的主題：納迪爾·康恩從地下世界失蹤，只留下一張字條；阿達姆·阿吉茲也失蹤了，那是在我外婆起早餵鵝之前；如今瑪麗·沛蕾拉又在哪兒？我，在籃子裡失蹤；但蕾拉或帕華蒂，倏忽失蹤，不須咒語之助。現在我們來到這裡，從地球的表面失蹤。失蹤的詛咒，親愛的孩子們，顯然滲入你們體內。不，談到罪惡感的問題，我堅決拒絕採取宏觀角度；我們跟發生的這一切，關係太緊密，所以不可能採用廣角觀點，以後說不定，分析家可以釐清原因與動機，引證潛在的經濟趨勢與政治局勢，但目前我們距銀幕太近，畫面碎裂成許多小點，只能做主觀判斷。那麼，我就主觀地垂下羞恥的腦袋。親愛的孩子們：請原諒。不，我不冀望你們原諒。

政治，孩子們：在最好的時代也是齷齪的下流行當。我們應該迴避它，我根本不該夢想什麼

目標，我要下結論，隱私，亦即人類渺小的個人生活，比所有這種誇張的大宇宙活動更勝一籌。但已來不及了。覆水難收。環境不由人，只好逆來順受。

好問題，孩子們：逆來順受什麼東西？為什麼我們像這樣被聚集在這裡，一個接一個，為什麼我們鎖鍊加身？還有奇怪的枷鎖（如果能相信牆壁的低語）：有凌空漂浮能力的，足踝被固定在地上的鐵環鎖住，狼人被迫戴鼻籠；能穿過鏡子自由來去的，只許透過一個有蓋罐頭上的小孔喝水，以免他鑽入飲料的反射表面消失；看她一眼就能致人於死的，頭上罩著麻布袋，包特市的絕世美人也同樣被蒙住頭。我們中有一個能吃金屬，他的頭被鉗子夾住，只有用餐時刻才打開……前途有什麼再等待？很壞的事，孩子們。我還不知道會是什麼，但真相即將揭曉。孩子們：我們也必須預作準備。

把話傳出去；我們中有人逃脫了。我從牆壁嗅出不在場的氣味。好消息，孩子們！他們沒能捉拿我們全部。好比，時光旅行者蘇密特拉——啊，幼稚的愚行！啊愚昧的我們，當初竟然那麼不相信他！——他不在這兒；或許正生活在一個比較快樂的時代，永遠躲過了搜索部隊。別，別妒忌他，雖然我也經常渴望逃回過去，或許逃入那段整個宇宙都把我當心肝寶貝的時光，勝利地以小嬰兒身分重遊麥斯沃德宮殿——啊懷念那個包含較大可能性的時代，史前的時代，多麼令人黯然神傷啊，然而一切卻像德里郵政總局後面那條街，愈走愈窄，來到這樣的終點——但既然到了這兒；回顧徒然更覺沮喪；慶幸吧，只為了我們當中還有人是自由的！

我們有些人已經死了。他們告訴我有關我的帕華蒂。她的臉孔直到最後一刻，都重疊著慢慢碎裂的鬼臉。不，我們已經不是五百八十一個了。我們有多少人，在十二月的寒冷中顫抖，坐在囚牢裡等待？我問我的鼻子；它答，四百二十個，欺詐與撒謊的數字。四百二十個，被寡婦監

禁；另外還有一個，穿著靴子大踏步在寄宿舍走動——我聞到他的臭味接近又遠去，背叛的蹤跡！——濕婆少校，戰爭英雄，膝蓋的濕婆，管理我們的監獄。抓到四百二十人，他們會滿足嗎？孩子們：我不知道他們會等待多久。

……不，你們譏笑我，停止，不要開玩笑。你們傳遞的低語為何故為什麼怎麼可能這麼和善，這麼敦厚？不，你們一定要譴責我，狂暴而不許申訴——不要在你們一個一個被關進牢房時，還用歡天喜地的問候折磨我；這是何時何地，怎說得出口你好嗎、敬禮、近況如何？——孩子們，你們不懂嗎，他們可以用任何方式處置我們，任何方式——不，你們怎麼可以那麼說，你們什麼意思，竟然說「他們能怎麼樣」？我來告訴你，我的朋友，腳踝套上腳鐐是很痛苦的；鎗柄敲在額頭會留下淤青。他們能怎麼做？通電的電線插進肛門，孩子們；那還不是唯一的可能，還有雙腳倒掛，而點燃的蠟燭——啊，甜蜜浪漫的燭光啊！——會很不舒服，如果將它貼近皮膚！停止吧，停止表示友善，你們難道不怕嗎？你們難道要將我踩、踏、蹂躪成碎片？為什麼總在悄聲低語中回憶，這麼懷念從前的爭執，為觀念及其他瑣事吵鬧不休，為什麼用你們的鎮定、安然如素、凌駕危機的力量嘲弄我？老實說，我很困惑，孩子們：都二十九歲了，你們怎麼還能坐在牢房裡，壓低聲音鬥嘴打趣？天殺的，這可不是什麼社交聚會！

孩子們，我很抱歉。我公開承認，我這些年來完全變了樣。我做過佛陀，曾是籃子裡的鬼魂、自封的國家救星……撒利姆疾奔過闇黑的巷弄，跟現實發生很大的齟齬，自從痰孟從天而降，像一小片……可憐我吧：我甚至丟了我的痰孟。但我又弄錯了，我沒打算搖尾乞憐。我本來要說的是，或許我明白了——不肯瞭解實際發生什麼事的，是我，不是你們。難以置信，孩子們：我們這一群，本來說不上五分鐘話，就會爭執吵架分裂互不信任絕交，現在忽然眾志一心，

團結起來，宛如一體！多麼奇妙的反諷：寡婦把我們湊攏在這兒，本來是為了破壞我們，卻使我們結合為一！哈，暴君自以為是的偏執啊……他們能把我們怎麼樣呢，現在我們都站在同一邊，不再有語言的對立、宗教的偏見：畢竟，我們都二十九歲了，我也不該再叫你們孩子……！是的，這兒有樂觀，像一種疾病：總有一天，她必須放我們出去，那時候，那時候，等著瞧吧，或許我們該組織（我不知道）一個新政黨，是的，午夜黨，我們這群能使魚以倍數增加、把廉價金屬變成黃金的人，政治怎麼拼得過我們呢？孩子們，在我們被囚禁的黑暗時刻，某種嶄新的東西正在誕生；隨那群寡婦使出最惡毒的手段；團結就舉世無敵！孩子們，我們已經勝利了！

太痛苦了。樂觀主義，像長在糞堆上的玫瑰：回憶令我心痛。夠了：其餘的我都忘了。——不行！——不行，好吧，我記得……什麼比鏢鏑、鐵窗、蠟燭燒灼皮膚更惡劣？什麼能勝過撕裂指甲與挨餓？我要揭露寡婦開的最精心設計、無以言喻的玩笑：她非但沒有折磨我們，反而給了我們希望。也就是說，她要拿走某種東西——不對，不僅是某種東西而已，那是最好的東西！現在，馬上，我必須說明她如何將它切除。

Ectomy（我猜這是個希臘字）的意義是「切除」。醫學為這個字添加各式各樣的字首：盲腸切除術（appendectomy）、扁桃腺切除術（tonsillectomy）、乳房切除術（mastectomy）、輸卵管切除術（tubectomy）、輸精管切除術（vasectomy）、睪丸切除術（testectomy）、子宮切除術（hysterectomy）。撒利姆樂意給這份切除名單再捐贈一詞，完全免費，不需任何回饋；這個詞彙已成為歷史名詞，雖然它仍與醫學有關：

Sperectomy…切除一切希望。

新年當天，我有位訪客。門吱呀打開，昂貴的雪紡紗窸窣作響。衣料的圖案：綠色與黑色。她的眼鏡，綠色；她的皮鞋是黑中之黑……報紙報導，這個女人被稱做「一個有圓滾滾大屁股的大美女……她在投身社會工作之前，經營一家珠寶設計公司……她是緊急時期絕育行動的半官方負責人」。但我另外為她取了名字：她是寡婦之手。它一個接一個令孩子們噁哼出聲撕扯撕扯小球丟……挾綠黑二色，她輕盈地走進我的牢房。孩子們：開始了。準備好，孩子們。我們要團結。讓寡婦之手執行寡婦的工作，但事後、事後……想想那時候。現在想到就受不了……而她，甜甜蜜蜜地、很明理地：「基本上，你們懂嗎，這都是神的問題。」

（你們在聽嗎，孩子們？把話傳出去。）

「印度的人民，」寡婦之手解釋道：「把我們的夫人當神明崇拜。印度人民只能崇拜一個神。」但我在孟買長大，那兒濕婆毗濕奴象頭神阿胡拉馬茲達^①安拉與不計其數的其他神祇，各有各的追隨者……「萬神殿呢，」我反駁道：「光是印度教就有三億三千萬神祇？還有回教，還有菩薩……？」答案：「喔，是的！我的天，幾百萬神祇，你說得對！但它們同樣都是唵^②的分身。你是回教徒：你知道唵是什麼嗎？很好。對大眾而言，我們的夫人就是唵的一個顯聖。」

我們一共有四百二十個^③；在印度六億多人口當中，僅占〇·〇〇〇〇七個百分點。統計上

① Ahuramazda 是拜火教的光明之神。

② OM 是印度教、佛教、錫克教、耆那教等共用的咒語，據說它的法力在一切經咒之上，故有「衆咒之母」的稱號。OM 發音由 a、u、m 三個音組成，分別代表梵天、毗濕奴、濕婆三大主神，故包含宇宙一切精華，印度教徒所有經誦、儀式的開始和結束，都要發此咒語。

③ 參見第二五五頁。

可說毫無意義；就算在被捕的三萬（或二十五萬）人當中，我們佔到較有意義的百分比，也不過是百分之一·四或〇·一六八！但我從寡婦之手得知，想成神的人唯一害怕的就是其他有成神潛力的人；這，也就是唯一的理由，我們這群午夜魔法之子，讓寡婦那麼憎恨畏懼毀之而後快，她不僅是印度的總理，也渴望成為黛薇，最可怖的神母，擁有諸神之沙克蒂性力，梳中分式、精神分裂髮型的多手神祇……就這麼，我在胸脯淤青婦女的瀕於傾圮的宮殿裡，明白了我的人生意義。

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曾是正是即將是你們從未有過的神。但也是某種別的東西；為了說明這一點，我終於必須敘述最困難的部分。

一切得趕緊，否則就永遠說不出口，我告訴你，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一個屁股圓滾滾的大美女告訴我，是的，四百二十個他們就滿意了，他們已證實，一百三十九人已死亡，只有少數幾人逃脫，所以現在就要開始喀擦喀擦，會做麻醉，數到十下，數字向前行進一二三，而我，悄聲對牆壁說，隨他們隨他們，只要我們活著，團結一致，誰能抵擋我們？……誰領著我們，一個接一個，進入地下室那個房間，因為我們不是野蠻人，先生，還安裝了冷氣機，有張桌子，上方懸掛吊燈，醫生護士穿綠戴黑，他們的衣服是綠色的，眼鏡是黑色的……哪個長著疙疙瘩瘩無敵膝蓋的人，護送我進入毀滅的房間？但你知道的，你猜得出，這個故事裡只有一位戰爭英雄，我無法跟他膝蓋的毒液爭論，只能服從他指揮走進隨便什麼地方……於是到了那兒，屁股圓滾滾的大美人說：「不管怎麼說，你不能抱怨，你 cannot 否認你曾經自認有預言能力？」因為他們知道一切，帕德瑪，一切的一切，他們讓我躺在桌上，面具罩在我臉上，數到十，數字一個接一個，錘

打下來，七、八、九……

十。

然而「老天爺，他還有意識，你乖一點，繼續數到二十……」

……十八十九二

他們是好醫生：絕不冒險。我們可不能只做普通的那種輸精管結紮或切除手術而已；因為這裡頭有風險，這種手術有可能可以還原……在此做的切除手術是絕無可能還原的：睪丸囊裡的睪丸完全切除，子宮也徹底消失了。

做過睪丸與子宮切除術的午夜之子，再也沒有複製他們自己的機會……但這不過是附加效果，因為他們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醫生，他們把我們吸乾的程度還不止於此：希望，也被切除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辦到的，因為數字在我身上行進而過，我在數數時暈厥過去，我能告訴你的只是，第十八天之末，這令人茫然若失的手術以每天二十三·三三人的平均速度進行，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小蛋蛋與體內的小口袋，還有其他東西：在這方面，我的狀況比別人稍好，因為我上面的排乾經驗，已經剝奪了午夜賦予我的心電感應力，我沒什麼損失，鼻子的靈敏嗅覺是排不乾的……但他們其他人，那些來到哀嚎寡婦的宮殿時魔法稟賦仍完好無缺的人，從麻醉中甦醒確實構成慘痛的經驗，牆壁的低語傳來他們遭到毀滅的故事、喪失魔力的孩子們備受折磨的哭聲：她把我們切斷了，屁股圓滾滾的大美人，她設計了消滅我們的手術，現在我們什麼也不是了，我們是誰，不過是○·○○○○七個百分點，現在魚不會增加，廉價金屬也不會質變；永遠失去了，戰鬥與化身為狼的可能性，以及那個神奇午夜做出的一千零一個奇妙的承諾。

下面被排乾：不可逆轉的手術。

我們是什麼人？毀壞的承諾；做承諾就為了要毀約。

現在我必須告訴你關於氣味的事。

* * *

是的，你必須得知一切：不論多麼誇張，不論多麼像孟買的社会言情電影，你必須將它刻骨銘心，你必須看見！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黃昏，撒利姆聞到什麼；什麼東西在鑄鐵煎鍋裡煎炒，柔軟不可言說的某種東西，加了鬱金芫荽蒔蘿葫蘆巴等香料……驅之不散的被切除物件的嗆鼻味道，正以慢騰騰的小火燉煮。

四百二十人受過器官割除之苦，復仇女神確認將切除部分與洋蔥青椒一起煮成咖哩，餵給貝拿勒斯的雜種狗。（一共做了四百二十一次切除手術，因為我們當中的一個，名叫那拉達或馬甘達亞的，有改變性別的能力；他或她，動了兩次手術。）

不，我無法證明，一點都不能證明。證據煙雲消散：有的餵了雜種狗；後來，在三月二十日，檔案也被一位髮分二色的母親和她鍾愛的兒子銷毀。

但帕德瑪知道我不能再做什麼事；帕德瑪一度發了脾氣，喊道：「你這種情人，我的真主，有什麼用？」起碼這一部分，可以證實；在影中人的破屋裡，我用性無能的謊言詛咒自己；我不能說我没得到警告，因為他告訴過我：「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爺。」果不其然。

有時候我自覺有一千歲；或（因為即使到現在，我還是放不開若干俗套），說得更精確點，一千零一歲。

寡婦之手有圓滾滾的屁股，曾經開過珠寶店。我的故事也從珠寶開始：一九一五年在喀什米爾，有紅寶石與鑽石。我的曾外公夫婦經營寶石店。套用的形式——再一次，重複與形狀！——無所逃遁。

牆壁裡，備受打擊的四百十九人絕望的低語；四百二十人發出——僅有一次；只准高聲怒吼一次——下面這個怒火填膺的疑問……我以最高音量尖叫道：「他呢，濕婆少校，叛徒？妳不在乎他嗎？」來自大屁股圓滾滾的美人兒的回答：「少校已自願接受輸精管結紮手術。」

現在，在看不見外界的牢房裡，撒利姆開始全心全意，毫無保留地大笑：不，我可沒有殘酷地嘲笑我的大敵，我也沒有出於猜忌，把「自願」二字翻譯成其他解釋；不，我只是想起帕華蒂或蕾拉告訴過我的故事，戰爭英雄到處留情的傳奇，關於不計其數的私生子，在貴婦與妓女未經切除手術的腹中膨脹的故事，我笑是因為身為午夜之子毀滅者的濕婆，也實踐了他名字的另一種角色，濕婆生殖器與濕婆多產者的功能，所以就在這一刻，在全國各地的閨閣與陋屋中，從午夜最可怖的孩子所生的新一代孩子，將被撫養長大，迎向未來。每個寡婦都不免忘記若干重要的事。

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我出乎意料之外，被釋出哀嚎寡婦之宮，像隻貓頭鷹站在陽光中眨

眼，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緣故。事後，當我想起如何問問題，我發現一月十八日（也就是喀擦喀擦結束、有東西在鐵鍋裡煎炸的當天：還需要什麼進一步的證據，證明寡婦最怕的就是我們這四百二十人？）總理竟然令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地決定舉行大選。（但你既然知道我們的事，或許就不難理解她過分的自信。）但那一天，我完全不知道她受到全面挫敗，也不知道檔案被焚毀；直到後來，我才得知，國家已體無完膚的希望，又被交到一個年老昏憤的老頭子手上，他專吃阿月渾子和腰果，每天要喝一杯「自己的尿」。喝尿的人當權。領袖被綁在洗腎機上的人民黨，在我眼中（當我得知此事）並不代表新的黎明；但也許我終於能夠治好自己的樂觀主義病毒——或許其他血液中還有這毛病的人，有其他見解。不管怎麼說，我受夠了——三月那天，我就有這種感覺——夠了，夠得過頭的政治。

四百二十人在陽光與貝拿勒斯街頭的混亂中眨眼；四百二十人愕然相望，在彼此眼中看見他們闖割的記憶，然後，無法忍受這一幕，互道珍重便各分東西，最後一次，遁入人群有療癒效果的隱私之中。

濕婆怎麼了？新政府將濕婆少校監禁於軍事監獄；但他沒在那兒待久，因為他獲准接見一位訪客：羅香娜拉·薛諦藉賄賂獻媚千方百計混進他牢房，就是這位羅香娜拉，曾經在大財神賽馬場，把毒藥灌進他耳朵，而且從那時開始，就被一個不肯講話也不肯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的私生子，逼得快要發瘋。這位鋼鐵大王的妻子，從手提包裡取出一柄她丈夫所有的德製手槍，射穿了戰爭英雄的心臟。照他們的說法，當場斃命。

* * *

少校死了，絲毫不知，曾經有一次，在黃綠二色的產科醫院裡，在難忘的午夜，神話式的混亂之中，一個身材嬌小、心痛發狂的女人，更換了嬰兒名牌，剝奪了他與生俱來，住在山頂上，由鈔票、漿挺的白色衣服與物質物質圍繞的世界裡的權利——那是個他一定非常樂於擁有的世界。

而撒利姆呢，斷絕了與歷史的連接，上下都被排乾吸清，我設法回到首都。我清楚意識到，從多年那個午夜開始的時代，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宣告結束。我如何旅行：我等在瓦拉納西火車站的月台上，手裡只有一張月台票，西行的郵車開動時，我跳上頭等車廂。現在我終於知道，緊抓著寶貴的生命不放棄是什麼滋味，當煤煙灰塵砂礫跑進眼睛，你必須敲門喊道：「喂大爺！開門啊！讓我進去，好心的先生，大爺哪！」而門裡有個聲音說著熟悉的句子：「無論如何都不要開門。只是逃票的人罷了。」

在德里：撒利姆提出問題。你看過在哪裡？你知道魔術師可曾有？你認識影中人·辛格嗎？一個記得曾見弄蛇人遠去的郵差，指點著北方。後來，一個黑舌頭的檳榔小販又叫我沿原路往回走。終於這條尋人路不再七彎八拐；街頭賣藝人指點我一條明路。一個西洋鏡人，一個訓練貓鼬和眼鏡蛇、戴著紙摺船形帽的人，一個在電影院售票卻仍懷念給魔術師作學徒的童年的女孩……就像漁夫，他們用指頭指方向。西方西方西方，直到撒利姆來到位於城市西郊的夏德坡巴士調度場。飢餓口渴衰弱生病，乏力地避開巴士隆隆駛進駛出調度場的路線——色彩鮮豔的巴士，引擎蓋上漆著標語，像是「真主賜福！」車尾則有其他銘言，諸如「感謝真主！」——他找到一堆破

破爛爛的帳棚，簇擁在混凝土的鐵路高架橋下，並且在混凝土的陰影底下，看見一個弄蛇的巨人咧嘴，露出一個滿口爛牙的微笑，他懷裡抱著一個二十一個月大的小男孩，身穿有粉紅吉他圖案的T恤，耳朵長得像大象，眼睛又大又圓，表情嚴肅得像墳墓。

阿布拉卡達布拉^①

說老實話，關於濕婆之死我撒了謊。我第一個離譜的謊言——雖然我把緊急狀況當作一個長達六百三十五天的午夜，或許過分浪漫，而且絕對跟既存的氣象數據矛盾。然而，無論如何，不管別人怎麼想，撒謊對撒利姆絕非易事，我承認時總是羞愧地低著頭……那麼，幹嘛撒這麼一個厚顏無恥的謊呢？（因為，事實上，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的偷換兒對手離開寡婦寄宿舍後，去了哪兒；他可能下地獄，也可能就在馬路對面的妓院裡，兩者毫無差別。）帕德瑪，試著瞭解：我還是在怕他怕得要命。我們之間舊帳未了，想到戰爭英雄有可能發現他出生的秘密，我就整天發抖——曾否有人給他看過那份上有三個洩露真相的縮寫字母的檔案——他會不會因過去無法挽救的損失而勃然大怒，前來找我，執行窒息的報復……一切就那麼結束，生命被一雙無情的超人膝蓋從我體內擠出？

① Abracadabra 一字本身沒有意義，但魔法師和巫師常用這個字做咒語的開場白，在這方面，頗類似中國咒語中的「天靈靈地靈靈」。一般相信，這個字出自猶太教秘典，亦可寫做 abra cadabra，它含有希伯萊文聖父 (Ab)、聖子 (Ben)、聖靈 (Ruach Acadsch) 三字的字首，所以具有神秘力量。本章後段，作者還蒐集了若干其他說法。這個字當符咒使用，最早出在牙疼咒裡面，中世紀將這個字逐行漸次縮短，寫成一個倒三角形的符，掛在胸前，據說解熱鎮痛，效驗如神。

所以我憑空捏造，就這麼簡單；第一遭，我被所有自傳作者都會面臨的誘惑引上鉤，妄自以為，既然過去只存在於個人的記憶之中，藉文字捕捉它的努力俱是徒勞，那麼光憑空口說白話，便能創造新的過去。眼前的恐懼使我把槍放進羅香娜拉之手；有薩巴馬蒂指揮官的鬼魂站在我背後，我便使她能夠賄賂獻媚千方百計混進他的牢房……換言之，早年罪行的記憶，締造了我最近一次犯罪的（虛構）氛圍。

懺悔結束了：我已十分接近回憶的末了。現在是晚上；帕德瑪已就位；我頭頂上方的牆壁，有隻壁虎剛吞下一隻蒼蠅；八月令人頭痛的溽暑，足夠把自己的腦袋醃成醬菜，在我兩耳之間快活地冒泡；五分鐘前，最後一般黃棕二色的慢車向南駛往教堂門車站，所以我沒聽見帕德瑪以蒙著羞澀、卻強大如油的決心說的話。我不得不請她再說一遍，不相信的肌肉開始在她小腿上抽搐。我必須立刻記錄，我們的大便蓮花提議結婚：「這樣我才能照顧你而不至於在全世界的眼前蒙羞。」

我就怕這件事！但現在一切都攤在眼前，帕德瑪（我看得出）不會接受否定的答案，我像個害羞的處女抗議道：「這麼出乎意料！——那切下來餵雜種狗的東西怎麼辦：妳難道不介意？——帕德瑪，帕德瑪，還有那啃蝕骨頭的東西，會讓妳變成寡婦的！——考慮一下吧，還有死於非命的詛咒，想想帕華蒂——妳確定嗎，妳確定妳確定嗎……？」但帕德瑪的下巴像混凝土打造，顯現威嚴而不容動搖的決心，答道：「你聽我說，先生——不要跟我推託！不要跟我耍花槍。我們要考慮未來。」度蜜月要去喀什米爾。

帕德瑪滾燙的決心，竟使我興起這件事有可能行得通的瘋狂念頭；說不定她超乎尋常的意志力，當真有可能改變我故事的結局，裂縫——以及死亡本身——也許會在她永不停歇的關懷之下

讓步……「我們要考慮未來，」她警告我——說不定（自從開始敘述這故事以來，我第一次容許自己考慮）——說不定真有個未來！無數的新結局蜂擁進我腦海，像熱蟲嗡嗡鳴叫……「我們結婚吧，先生，」她請求，興奮的飛蛾在我腸子裡攪動，彷彿她唸了什麼神秘的咒語，威力驚人的阿布拉卡達布拉，將我釋出我的命運——但現實在我耳旁絮叨。愛不能征服一切，那是孟買電影裡的世界；撕扯碎裂嘩啦不會被單單一場儀式擊敗；樂觀主義是場病。

「就在你生日當天，怎麼樣？」她在建議：「三十一歲的男人年紀夠大，應該娶妻成家啦。」我該怎麼告訴她？怎麼能說，那天還有其他計畫，箝制著我的命運，對形式特別著迷，它總挑莊嚴偉大的日子興風作浪……不管怎麼說，我怎麼能跟她談論死亡？我不能：相反地，我謙卑而且滿懷感激之情地接受她的求婚。今天晚上，我是個剛訂婚的男人；請不要因為我容許自己——和我的蓮花未婚妻——享受這最後一次不會有結果的虛榮樂趣而責備我吧。

帕德瑪之向我求婚，顯示她願意把我告訴她的一切有關我的過去，都當作不過是「異想天開」；我找到在鐵路高架橋的陰影裡微笑的影中人後，很快就發現，魔術師的記憶也在逐漸喪失中。隨著不斷搬動的貧民窟多次遷徙之下，他們將記憶力不知誤置在何處，所以現在他們變得沒有判斷力，忘記了可以用於跟當前發生的每件事互相比對的一切。甚至緊急狀況，也很快地跟過去一塊兒被遺忘，魔術師專心過現在，像蝸牛般偏執。他們也沒注意到自己的改變；他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曾經不是這般模樣，共產主義已經漏失出去，被蜥蜴般敏捷的乾渴大地大口吞嚥；他們在（照例）由飢餓、疾病、口渴與警察滋擾等亂象構成的現在中，開始遺忘固有的技巧。但在我看來，我老伙伴的這種變化只能說是褻瀆。撒利姆經歷過遺忘，親眼看到它不道德的程度；在他心目中，過去一天比一天更生動，而現在（其中有刀子，永遠切斷他的連接）卻似乎沒有色彩、

令人困惑、成為一件沒有意義的東西；在我這種記得獄卒與外科醫生頭上的每根頭髮的人眼裡，魔術師不願回頭看背後，實在令人震驚。「人像貓一樣，」我對我兒子說：「你不能教會牠們任何事。」他恰如其分地一臉嚴肅，但不發一言。

我兒子阿達姆·撒奈伊，在我重又找到幻術家的幽靈社區時，已完全沒有他早年的肺結核症狀。我順理成章推斷，他的病已隨著寡婦垮台而消失；但影中人告訴我，他的痊癒一定要歸功於某個洗衣婦。她名叫難近母，在阿達姆病中為他哺乳，每天供應他取之不竭的豪乳。「那個難近母，爺，」老弄蛇人說：「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他的聲音洩露了他年老昏庸，被洗衣婦的蛇蠍魅力所崇的真相。

她是個雙頭肌發達的女人；不可思議的一對豪乳，乳汁噴湧如泉，足夠餵飽幾個軍團；還有秘密傳言說（雖然我懷疑這謠言是她自己起的頭）她有兩個子宮。她滿腦子的八卦閒話，就跟她的乳汁一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每天她嘴裡都會迸出十來個新故事。她有幹她那一行典型的無窮精力；她愈是在石頭上把襯衫和紗麗的生命敲打出來，自己就愈顯得強壯有力，好像把衣服的活力都吸了出來，衣服最終變得扁塌平坦、鈕釦掉光，被打死了。她是個惡魔，每到一天的結束，就把整天的事忘個精光。我非常不情願地同意認識她：我也以同樣的不情願，讓她進入這幾頁篇幅。早在我見到她之前，她的名字已經有股簇新的味道；她代表新鮮、開始，新的故事、事件與複雜性即將出現，然而我對所有新東西都毫無興趣。可是影中人大叔告訴我，他打算跟她結婚，我別無選擇；我非得跟她打交道，但要盡可能短暫精確。

那麼就長話短說吧：洗衣婦難近母是個女妖魔！一個人形的吸血蜥蜴！她對影中人的影響，跟她用石頭砸爛襯衫具有同樣的威力：換言之，她砸扁了他。我一看見她就明白，為什麼影中人

會變得那麼蒼老絕望；失去那柄可供男人、女人聚會，獲得建議與陰涼的和諧之傘，他就似乎每天都在萎縮；他成為第二個哼鳥的可能性，在我眼前逐漸消失。難近母的氣色卻一天好過一天：她散佈的閒話愈來愈卑俗，她的聲音越發響亮而刺耳，直到最後她讓我想起可敬的母親的晚年，她不斷擴張，而我外公萎縮。這一與我外祖父母有關的舊日回憶，是我對這個喧鬧的洗衣婦的人格感興趣的唯一原因。

但她泌乳腺的富足不容否認：阿達姆雖已二十一個月大，還在滿足地吸吮她的乳頭。起初我想堅持要他斷奶，但後來想起，我兒子只做他願意的事，便決定不勉強此事。（根據後來的發展，我這一決定是對的。）至於所謂她的雙子宮，我一點也不想知道真假，也未進一步追究。

我提到洗衣婦難近母，純粹因為有天晚上，我們共進一頓每人只有二十七粒米的晚餐時，她成為第一個預言我死亡的人。我被她說不完的東家長西家短氣壞了，大聲說：「難近母婆婆，沒有人對妳的故事感興趣！」她不為所動地答道：「撒利姆少爺，我一直對你不錯，都是因為影中人大叔說你被捕以後一定受了很多打擊；但老實說，這陣子你似乎只會鬼混，什麼也不在乎。你該明白，當一個人對新事物不感興趣，等於是開了大門歡迎黑天使。」

雖然影中人溫和地說：「別這樣，大娘，別跟這孩子計較，」但難近母的箭頭已命中了目標。我被吸乾了回來，只覺得筋疲力盡，我覺得空洞的生活將我包裹在一層厚厚的膠膜裡；雖然第二天早晨，難近母或許自覺言語太苛刻，出於真心懺悔，主動表示願意在我兒子吸吮右側乳房時，讓我吸吮她的左邊乳房，以幫助我重振活力，「以後你說不定就又能思考正常的道理了」，但她關於死亡的暗示卻已開始盤據我的思維；後來我在夏德坡巴士調度場發現了恥辱之鏡，便對我死期將近一事，更加深信不疑。

那是一面掛鏡，懸吊在巴士車庫的人口上方；我漫無目標地遊蕩到調度場的前院，注意力不由自主被它映著太陽的閃光吸引。我想起自己已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沒照過鏡子，便走過去，站在鏡子底下。向上望著鏡子裡面，我看見自己變身為一個大頭小身體的侏儒；從令人自慚形穢的畸形倒影中，我看見我的頭髮變得像雨雲般灰濛濛；鏡中的侏儒皺紋滿面，眼神疲憊，活脫像是向我們宣稱他親眼看見上帝那天的外公阿吉茲。那陣子，所有帕華蒂治好的老毛病都又復發（排乾的後遺症），重來困擾我；九根手指、長角的太陽穴、修道士髮型、滿臉斑點、羅圈腿、黃瓜鼻、被閹割，還加上未老先衰，我在鏡中看到一個卑微無比的人，歷史再也不能為他做什麼；他解脫了早已註定的命運，變成一頭奇形怪狀的生物，因備受打擊而幾近無意識；雖然一邊耳朵報廢，只有一邊耳朵可用，但我仍聽見死亡黑天使輕靈的腳步聲。

鏡中侏儒既年輕又衰老的面孔，有種大大鬆了一口氣的表情。

我心情糟透了；換個話題吧……就在影中人被賣檳榔小販嘲弄激將，決心赴孟買一行之前恰好二十四小時，我兒子阿達姆做了一個使我們得以伴隨弄蛇人同行的決定：大耳朵阿達姆一夜之間，毫無預警地斷了奶，令他的洗衣婦奶媽大吃一驚，不得不把剩餘的乳汁儲存在五公升容量的食用油桶裡，他無聲地拒絕奶頭，並要求（雖不發一言）吃固體食物：米漿煮爛扁豆餅乾。像是他決定要讓我抵達我目前已非常接近的、個人專用的終點線。

不到兩歲的嬰孩無聲的獨裁：阿達姆從不告訴我們他餓了睏了或急於完成什麼自然機能。他要求我們知道。他要求的那種永恆的專注，或許就是我罔顧一切不利因素，努力設法保全性命的原因……我獲釋後那段時間，沒辦法做任何其他事，只專心一意看著我兒子。「我跟你說，爺，

你回來真是運氣，」影中人開玩笑道：「否則這小傢伙要把我們全都變成保母了。」我立刻明白，阿達姆是第二代魔法孩子的一員，他會長得比第一代更難纏，這些人不在預言或星座中尋找命運，而是用他們一往直前的意志熔爐，鑄造自己的命運。望進這個一方面並非我兒子，卻又比任何我的親骨肉更有資格做我繼承人的孩子的眼睛，我發現他空洞、清澈的瞳仁是第二面恥辱之鏡，讓我看見，從現在開始，我就跟所有多餘的老年人一樣，只能扮演最無足輕重的配角：發揮傳統功能，追述往事或講故事……我很想知道，是否全國各地的濕婆私生子，都對倒楣的成年人施展類似的橫暴控制，並第二度預見這群擁有可怕潛力的孩子，成長等待傾聽，排練全世界都變成他們玩物的時刻。（未來將如何辨識這群孩子：他們的肚臍眼是外突而非內縮。）

但，往前推進的時候到了：一場嘲弄，最後一班火車駛向南方南方南方，最後一戰……阿達姆斷奶的第二天，撒利姆陪伴影中人前往康諾特廣場，擔任他弄蛇表演的助手。洗衣婦難近母答應帶我兒子跟她去洗衣河壇：阿達姆一整天旁觀如何把力量從有錢人的衣服裡敲打出來，由這女魔頭吸收。那個命定的日子，當溫暖的天氣像群蜜蜂飛回城裡，我正懷念我被推土機壓扁的痰盂而惆悵萬分。影中人提供我一個痰盂的代用品，一個空油罐，但我再怎麼用我優美而爐火純青的射痰盂技巧取悅我兒子，用檳榔汁的長箭射穿魔術師社區的沈悶空氣，卻仍排解不了鬱悶。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在意一個不過是裝津液的容器？我的答案是，絕不可低估痰盂，它典雅地放置在庫其那般女邦主的客廳裡，容許知識份子練習普羅大眾的藝術；它在地下室閃閃發光，將納迪爾·康恩的地底世界變成第二座泰姬瑪哈；它在舊鐵箱裡長灰的同時，也陪我共同走過我的人生歷史，悄悄地納入洗衣籃、鬼魂現形、冷凍與解凍、吸乾、放逐等事件；然後像一小片月亮從天而降，造成了轉變。不可思議的痰盂啊！失落的回憶與唾沫的美麗容器啊！哪個有感情的人能不

同情因失去它而依依懷想，傷痛難癒的我呢？

……擠滿人的巴士後方，影中人坐在我背後，看似無害的蛇籃擱在腿上。我們喀啦喀啦、乒乒乓乓，混雜在滿街從早期神話德里時代重現人間的幽靈之間，遊走這座城市。全世界最有魅力的男人帶著褪了色的意氣消沈，彷彿遠方暗房裡的戰爭已告結束……我回來之前，沒有人懂得，影中人沒說出口的真正恐懼乃是，他漸漸老了，他的力量正逐漸消失，不久他就只能在一個他不瞭解的世界裡漂泊，不能勝任任何事：就像我，影中人抓緊嬰兒阿達姆的存在，把這孩子當作漫長的黑暗隧道裡的一支火把。「好孩子，爺，」他告訴我：「一個有尊嚴的小孩：你簡直不會注意到他的耳朵。」

但那天，我兒子沒跟我們一起。

新德里的氣味在康諾特廣場向我進攻——滿哈拉姆食品公司（J. B. Mangharam）廣告的餅乾香、剝落的灰泥哀傷的白堊味；還有自動人力車駕駛因汽油價格飛漲被迫挨餓而相信宿命的悲劇氣息；周流不息的車陣中央、圓環公園裡的青草味，摻和著遊說外國人到陰暗的拱廊底下，從事黑市外幣交易的騙子身上的香水。從傳頌著無盡八卦消息的印度咖啡館天棚底下，飄來新故事萌芽那種不怎麼令人愉快的味道：陰謀婚姻爭吵，跟茶和辣椒、可樂餅的氣味全攪混了。我在康諾特廣場聞到些什麼：不遠外乞討的人影，那個滿臉疤痕的女孩，曾經是太過美貌的珊德莉；記憶喪失、轉向未來、什麼都不曾真正改變……拋開這些來自嗅覺的暗示，我轉把心思放在無所不在而比較單純的（人類）尿液與動物糞便的氣味。

康諾特廣場F棟的迴廊底下，書報攤旁邊有個賣檳榔的小販，他盤腿坐在綠色玻璃櫃檯後面，彷彿是這一帶的一尊小神明：我在最後這幾頁特別提到他，因為雖然他滿身窮味，實際上卻

是個有錢人，他有一輛林肯大陸型轎車，停在從康諾特廣場看不見的地方，他用賣走私香菸與電晶體收音機賺到的大筆財富，買下這輛車；他每年坐兩個星期牢，當作度假，其餘時間，他付幾名警察優渥的薪水。他在牢裡的待遇像國王，但他坐在綠玻璃櫃檯後面，看起來毫不起眼，十分平庸，所以很難（若沒有撒利姆那麼靈敏的鼻子）猜出，這是個無所不知的人，他有數不清的聯絡管道，使他能秘密介入所有的情報……在我眼中，他額外卻並非不愉快地令我憶起，我在喀拉蚩騎小綿羊摩托車探險的時代，曾經認識的一個類似角色；我正忙於呼吸熟悉的舊日氣息之際，他開口說話，令我吃了一驚。

我們在他的神龕旁邊打理出一片表演場地；影中人大叔忙著擦亮笛子、戴上一頂巨大的黃頭巾，我則在旁吆喝：「來呀來呀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難得的表演唷——先生女士小姐，快來看快來看！是誰來啦？可不是普通的下等人；可不是跑江湖的郎中；這一位，各位公民，女士先生，就是全世界最有魅力的男人！是的，來看來看：柯達公司的攝影家為他拍過照唷！靠近一點，不要怕——影中人·辛格在此！」……以及其他的垃圾；但後來賣檳榔的說話了：

「我看過更好的表演。這傢伙不是最好的；啊，不，絕對不是。孟買還有更高明的。」

就這樣，影中人知道他還有個對手；這可不得了了，他丟下演出的計畫，大踏步走到露出溫和笑容的檳榔小販面前，從心底深處挖掘出昔時發號施令的嗓門，說：「你告訴我那個冒牌貨的底細，爺，否則我就把你的牙齒打到你肚裡去，讓它們咬爛你的腸胃。」檳榔販子一點也不怕，他瞥到三名警察在附近巡視，一有需要，他們就會以最快速度行動，保護他們的薪水，他低聲告訴我們他無所不知的秘密，告訴我們何人何時何地，直到影中人用一種完全掩蓋過恐懼的堅決聲音說：「我要去給這個孟買小子看看，誰才是最好的。沒什麼好說的，兩位爺，這個世界容不下

兩個最有魅力的男人。」

兜售美味檳榔的小販，幾乎不可見地聳了下肩膀，朝我們腳邊吐了一口渣。

就像魔咒一樣，檳榔小販為撒利姆開了一扇門，讓他回到出生的城市、他最纏綿的鄉愁所繫。是的，這就像芝麻開門，當我們回到鐵路高架橋下破爛的帳棚裡，影中人在地上抓爬一陣，掘出一個打結的手帕包，這是他的保險箱，沾滿泥土分不出顏色的手帕裡，藏著他用銅角子湊成的老本；洗衣婦難近母不肯隨行，她說：「你怎麼想的呀，影中人大叔，我是那種想度假就可以動身的女富婆嗎？」他轉向我，眼中有種非常像懇求的東西，要我陪他同行，這樣他才不至於在投入畢生最慘烈的戰鬥、面臨衰老的考驗時，身邊連一個朋友都沒有……是的，阿達姆也聽見了，他用拍動的大耳朵聆聽魔法的節奏，我看見我答應他時他的眼睛一亮，然後我們就上了三等車廂，一路向南向南向南，鱗鱗車聲的單調中，我聽見七個字的神秘咒語不斷重複：阿布拉卡達布拉阿布拉卡達布拉阿布拉卡達布拉，車輪吟唱著帶我們回孟買。

是的，我永遠離開魔術師社區將它拋在身後了，我向著阿布拉卡達布拉阿布拉卡達布拉，奔向鄉愁的核心，那會讓我存活夠長的時間，寫完這份記錄（並創造種類同樣繁多的醬菜）；阿達姆、撒利姆與影中人，擠在三等車廂裡，隨身攜帶幾個用繩子綁好的籃子，籃子不斷發出嘶聲，讓車內擠成沙丁魚的乘客提心吊膽，所以人群不斷後退後退後退，躲避蛇的威脅，留給我們相當舒適的空間；車輪則對著阿達姆的耳朵唱著阿布拉卡達布拉。

我們到達孟買，影中人的悲觀不斷擴大，直到它變得彷彿具有人形，依稀老弄蛇人的外型。在馬特拉，有個下巴長滿濃炮、腦袋剃得像雞蛋般光滑的美國青年，在一片販售泥塑動物與奶茶

小販的嘈雜聲中，上了我們的車廂；他用一柄孔雀毛扇給自己搧風，孔雀毛的厄運讓影中人沮喪到無法想像的地步。當無限平坦的印度——恆河平原在車窗外展開，送來令人發瘋的午後熱風折磨我們，剃光頭的美國人給滿車乘客宣講印度教的精義，教他們念咒，並端著胡桃木碗討錢；影中人對這不可思議的一幕視若無睹，對車輪的阿布拉卡達布拉也充耳不聞。「沒有用的，爺，」他悲哀地對我告白：「孟買這傢伙一定又年輕又強壯，從今以後，我注定只能當第二號最有魅力的人了。」我們抵達科塔車站時，孔雀羽毛散發的厄運氣息，已經完全攝走影中人的魂魄，使他產生驚人的退化，甚至當車上每個人都跑到月台另一頭，對著車廂撒尿時，他仍沒有需要解手的跡象。車抵拉特蘭站，我的心情愈來愈興奮，他卻陷於恍神狀態，不是入睡，而是悲觀導致愈來愈嚴重的心智癱瘓。「以這種速度，」我想道：「他根本不可能挑戰這位對手。」巴洛達過了：沒有變化。到了蘇拉的老東印度公司調度場，我下定決心，必須盡快採取行動，因為阿布拉卡達布拉我們每分鐘都距孟買中央車站更近，最後我拿起影中人的陳舊老木笛。我吹得實在太糟，所有的蛇都痛苦地扭動，美國青年也呆住了，不發一言，我製造了如此可怕的噪音，使得沒有人注意到車已通過巴山路、庫拉、馬衣姆等站，我克服了孔雀羽毛的毒害；終於影中人帶著若有若無的笑容，擺脫了絕望，說道：「你最好別吹了吧，爺，讓我來；否則一定有人會痛苦得死掉。」

蟒蛇在籃子裡平靜下來；然後車輪停止了歌唱，我們到了。

孟買！我用力抱緊阿達姆，無法克制曩昔的歡呼：「回孟買囉！」我無視美國青年的不解，他從來沒聽過這句咒語：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回來囉！回孟買囉！」

搭乘巴士沿著貝拉昔斯路前行，駛往塔迪歐圓環，我們經過眼睛深凹的拜火教徒、腳踏車修理店以及伊朗咖啡店；接著霍恩比大道出現在我們右側——散步的人群曾在那兒圍觀，雜種母犬

雪莉被遺棄在那兒，嘔心瀝血而死！摔角選手的木板人像，仍高聳在帕特爾體育館的入口！——我們喀啦啦喀啦、乒乒乓乓地經過遮陽傘下的交通警察，經過大財神廟——接著就是華頓路！碎玉糖游泳池！在那兒，看啊，那些商店……但名字都改了……有一堆堆超人漫畫書的讀者樂園在哪兒？哪裡去了，紙板箱洗衣店和賣一碼長巧克力的邦貝利糕餅店呢？還有，我的真主，看啊，一度矗立著威廉·麥斯沃德那幾座九重葛環繞、神氣地眺望大海的宮殿，兩層樓高的小山坡上……看啊，一頭巨大的粉紅怪獸建築，納利卡女人玫瑰色澤的摩天方尖塔高聳在那兒，消滅了童年的圓環廣場……是的，那是我的孟買，但也不是我的，因為我們來到坎普廣場，發現印度航空公司的小王公和固齡玉兒童的廣告板都不見了，永遠不見了，坎普公司本身也化為烏有……縱橫交錯的公路陸橋，取代了很久以前的藥房和一個戴葉綠素帽對繁忙的交通微笑的小精靈，我哀悼地低聲唱道：「牙齒清潔，牙齒光亮，固齡玉白的牙齒！」但不論我怎麼唸誦，過去都不會重現；我們喀啦啦喀啦沿著吉布思路前行，在喬派迪海灘附近下車。

起碼喬派迪這一帶大致還維持舊貌：一片骯髒的沙灘，蝟集了扒手、散步者、叫賣熱炒扁豆，炒扁豆熱唷，以及牛奶凍糕、米香沙拉的小販；但在濱海大道那一頭，我看見四腳墜的成羣，巨大的怪獸站在納利卡財團填海獲得的土地上，向高空升起，取了奇怪的外國名字：「歐白羅伊——喜來頓飯店」①從遠處對我吶喊。那個霓虹燈的吉普車招牌在哪兒？……「來吧，影中人大叔，」我終於道，把阿達姆緊抱於胸前：「我們到該去的地方把事情辦完；這座城市改變好大。」

① Oberoi 是一跨國的旅遊事業財團，於一九三四年成立，目前在六個亞洲國家經營三十家旅館，並涉足空廚、餐

廳、機場餐飲、旅行社、租車、包機等事業，亦與其他旅館財團合作。

關於午夜秘密俱樂部（Midnite-Confidential Club），我能說什麼？它位於地下室，神秘（雖然無所不知的檳榔小販知之甚詳）；它的大門沒有記號；它的客戶都是孟買社交界的菁英份子。還有什麼？喔，對了：經營者是人稱「安弟」的安南得·席洛夫，他是商人兼花花公子，大多數時候都在朱戶海灘的太陽沙旅館，跟電影明星、流亡公主等人，一塊兒把皮膚曬黑。我請問你：印度人做什麼日光浴？但顯然這很正常，國際花花公子自有一套規矩，不容半點差池，我猜每天崇拜太陽也在其中。

我多麼天真無知（我還一直以為被產鉗夾凹太陽穴的桑尼才頭腦簡單！）——我從不曾想到，竟然有午夜秘密俱樂部這種地方存在！但事實當然如此；我們三人，緊抓著笛子與蛇籃，敲它的門。

透過眼睛高度的小鐵窗，可以看見裡面人影晃動：一個低沈甜美的女聲，詢問我們的來意。影中人宣布道：「我是全世界最有魅力的男人。你們酒店雇了另一個弄蛇人，我要向他挑戰，證明我的優越。我做這件事不求報償。大娘，這攸關我的榮譽。」

現在是傍晚；運氣真好，安弟·席洛夫先生在店裡。長話短說，影中人的挑戰被接受了，於是我們進到那個光是名稱已足夠讓我喪膽的地方，因為其中不但有「午夜」二字，而且它的縮寫恰好與我一度擁有的秘密世界雷同（M. C. C.），它代表大都會童子軍俱樂部（Metro Club Club），也代表午夜之子聯盟（Midnight Children's Conference），現在卻被這個神秘夜店篡奪了。也就是說：我覺得受到侵犯了。

城裡見多識廣、有世界觀的年輕人面臨兩個問題：如何在這個禁酒的省分喝到酒；又如何循最好的西方式傳統追求女孩子，帶她們出外尋歡作樂，同時又保持絕對機密，以免沾上東方式的

醜聞受辱？午夜秘密便是席洛夫先生為市內多金少年提供的解決之道。在那個放蕩淫佚的地下室，他創造了一個幽冥般的黑暗世界，黑得像地獄；都會情人在午夜的黑暗中秘密幽會，喝進口烈酒，熱戀；包裹在孤立、人為的黑夜中，他們擁抱愛撫不虞懲罰；地獄是他人的幻想：每部史詩都起碼有一次入地獄的描述，我尾隨影中人進到俱樂部烏漆墨黑的暗影中，手中抱著未離襁褓的兒子。

我們被帶著走過厚軟的黑色地毯——午夜之黑，黑得像謊言、烏鴉之黑、憤怒之黑、「喂，你，黑人！」那種黑；反正，就是深色的地毯——跟著一個性感無比的女接待員，她的紗麗非常色情地低低搭在臀部，肚臍眼裡塞了一朵茉莉花；但我們下到黑暗時，她轉身給我們一個使我們恢復信心的微笑，我看到她眼睛是閉著的；非塵世所有的發光眼睛，畫在她眼皮上。我不由得問：「為什麼？……」她若無其事答道：「我是瞎子；而且，來這兒的人不希望被看見。你們在一個沒有臉孔或名字的世界；這裡的人沒有記憶、家人或過去；這裡只有現在，除了當下這一刻，什麼都沒有。」

黑暗包圍了我們；她帶著我們穿過將光線扣上手銬腳鐐的惡夢包廂，處於時間之外，否定歷史的存在……「坐這裡，」她道：「另一個弄蛇人很快就過來。上場的時候，會有一道光柱照在你們身上；然後你們就開始比賽。」

我們在那兒坐了——用什麼算？分鐘、小時、星期？——不斷有眼睛閃閃發光的盲眼女人，帶領看不見的賓客就座；逐漸，在黑暗中，我感覺到周遭濃情蜜意的溫言軟語沙沙作響，像滿身細絨毛的老鼠在交配；我聽見糾纏的手臂拿著玻璃杯輕輕撞擊，嘴唇的溫柔摩挲；靠一個好耳朵和一個壞耳朵，我聽見午夜空氣中充滿非法的性接觸……但是，不，我不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我的鼻子嗅得出，俱樂部低語的寂靜中，有各式各樣的新故事與開始，各種離經叛道的愛情，眼不能見的小型不測風雲，以及有人過分放肆越了分際，事實上，這兒滿是色香味俱佳的新鮮八卦，但我通通不予理會，因為這是個沒有我位置的新世界。然而阿達姆坐在我身旁，耳朵被匪夷所思灼燒得發燙；他眼睛在黑暗中發亮，一邊聆聽，一邊記憶，並且學習……然後就有了光。

一道光柱潑灑在午夜秘密俱樂部的地板上，宛如一汪水池。我和阿達姆看見影中人坐在照亮區域邊緣的暗影中，僵硬地盤著雙腿，他旁邊是個相貌英俊，抹了一頭髮油的年輕人；兩人身邊都圍繞著許多樂器，以及供他們顯技之用的有蓋籃子。麥克風宣布，爭奪「全世界最有魅力男人」頭銜的傳奇競賽開始；但有誰在聽？有人注意嗎，或他們的嘴唇舌頭手掌都太忙碌？影中人的名字：庫其那殷大君。

（我不知道：取個頭銜很簡單。但也說不定，也許他真的是許多年前，跟阿吉茲大夫為友的那位女邦主的孫子；或很反諷地說：哼鳥支持者的繼承人，被迫跟一個有可能成為阿布都拉第二的人對壘！什麼事都有可能。自從寡婦取消國庫支付大君們的俸祿後，他們很多人都變窮了。）

他們在那個見不著陽光的洞穴裡搏鬥了多久？幾個月，幾年，幾個世紀？我說不出：我看著，像催眠了一樣，看他們極力要勝過對方，魅惑所有想像能及的蛇，要求從孟買的毒蛇農場（夏普斯泰克博士曾一度在那兒……）送最罕見的品種過來；一條一條蛇比下去，大君都跟影中人不相上下，甚至成功懾服了過去只有影中人控制過的食人巨蟒。那家煉獄似的俱樂部的黑暗，是它的經營者硬要把黑當作顏色看待的一種表現方式（受這意念影響，他才在太陽沙旅館把自己的皮膚曬得一天比一天黑），兩位弄蛇大師驅策蛇做種種不可能的演出，命令牠們將自己的身體

打結，蝴蝶結，從酒杯裡喝水，跳火圈……不顧疲倦、飢餓、年紀，影中人獻演他畢生最大的一場秀（但有人在看嗎？有人嗎？）——最後很明顯，年輕人先累垮了，他的蛇不再跟著笛聲的節拍起舞；最後，速度極快的一著，我還來不及看清是怎麼回事，影中人已讓眼鏡蛇王纏住了大君的脖子。

影中人怎麼說：「最好的頭銜歸我，爺，否則我就讓牠咬下去。」

比賽就這麼結束。受辱的王子離開了俱樂部，後來據說他在計程車上舉槍自盡。影中人頹然倒在最後一場偉大戰役的地板上，像一株倒落的榕樹……盲眼女侍（我把阿達姆交託給她們中的一個）幫我把他抬離戰場。

但午夜秘密俱樂部還藏了一招。每晚一次——只是添點調劑——會有滾動的探照燈光揪出一對非法情侶，將他們暴露在其他共犯隱藏的眼光之前：像是用光線玩俄羅斯輪盤，無疑使城裡年輕一輩國際人士的生活更覺刺激……那天晚上中選的受害者是誰？誰，太陽穴生角滿臉斑點黃瓜鼻，溺死在醜聞的燈光裡？誰，被窺視狂的燈泡照得像女侍般盲目，幾乎放開他失去意識的朋友的腿？

撒利姆回到他出生的城市，站在地下室被照得無所遁形，任孟買人在黑暗中吃吃竊笑。

* * *

現在得快點說，因為我們已來到所有事件的結局，我記錄如下，在一個容許點燈的房間裡，影中人從昏迷中醒轉；阿達姆熟睡時，一位盲眼女侍給我們送來振作精神的祝賀餐。勝利的大銅

盤上：咖哩角、可樂餅、米飯、扁豆、油餅，以及綠色的芒果醬。是的，一個鋁製小碗中盛著芒果醬，綠的，我的真主，像蚱猛般翠綠……立刻我用手抓起油餅；油餅沾了芒果醬；我一嚐之下，差點沒像影中人一樣當場昏倒，因為它將我帶回我只剩九根手指，離開醫院，被放逐到哈尼夫·阿吉茲家中，吃到全世界最好的芒果醬那天……芒果醬的滋味不僅有多年前那種味道的餘韻而已——它根本就是那味道的本尊，一模一樣，具有使人重返過去彷彿一切都不曾遠去的力量……在興奮的迷亂中，我抓住盲女侍的手臂；簡直無法自制，我一疊聲地問：「這芒果醬！誰做的？」我一定在大喊大叫，因為影中人說：「小聲點，爺，你會吵醒孩子……到底怎麼回事？你好像看見生平大敵的鬼魂一樣？」盲女侍有點不友善地說：「你不喜歡這芒果醬？」我不得不壓抑住放聲大喊的衝動：「我喜歡，」我用禁錮在鐵欄裡的聲音說：「我非常喜歡——求求妳告訴我這是哪裡來的？」她有點緊張，急於離開：「是布拉根薩醬菜場的出品，孟買最好的，人人都知道。」

我要她把醬菜罐拿來給我看；就在那兒，標籤上有地址：一棟門口有個不斷閃爍、黃綠二色女神像的建築物，由霓虹燈女神孟芭黛薇看顧的工廠，鐵路慢車通過，呈黃褐二色的線條：布拉根薩醬菜（民營）有限公司，位於不斷開發中的城北地區。

再次出現阿布拉卡達布拉，芝麻開門；印刷在醬菜罐上的文字，開啟了我人生最後一扇門……我滿懷不可抗拒的決心，我一定要去追蹤那不可能的回憶之芒果醬的製作人，我說：「影中人大叔，我得走……」

我不知道影中人最後的結局；他不肯與我一同去追尋，我從他眼中看出，最後一場搏鬥已摧毀了他裡頭的某種東西，他的勝利實質上是場失敗；但究竟他仍在孟買（或許為席洛夫先生工

作)，或已回到他的洗衣婦身邊；究竟他是否還活在人世，我都無法斷定……「我怎麼能離開你？」我急切地問，但他答道：「別傻了，爺；既然你有非做不可的事，那麼除了把它做好，你別無選擇。去吧，去吧，我要你有什麼用？就像老瑞珊告訴你的：走呀，快走，走呀！」

我帶著阿達姆，走了。

旅途的終點：從盲女侍的地下世界，我步行向北向北向北，手裡抱著我的兒子；終於來到蒼蠅被壁虎吞噬、醬菜桶咕嚕嚕冒泡、臂膀強壯有力的婦女講色情笑話的地方；來到這醬菜桶的監看者個個唇尖舌利、乳房如圓錐，裝瓶廠的醬菜罐撞擊聲震天價響的世界……誰在我路途的盡頭，擋在我面前，兩手插腰，手臂上的汗毛被汗水濡濕而閃閃發光？誰，以一逕的直接了當，問道：「你，先生：有何貴幹？」

「我！」帕德瑪喊道，興奮又因這段回憶而有點尷尬。「當然啦，還會有誰？我我我！」

「午安，夫人，」我說。（帕德瑪插嘴：「哎呀你——總是那麼客氣！」）「午安，我可以跟經理說話嗎？」

啊嚴肅、多疑、又頑固的帕德瑪呀！「不可能，經理夫人很忙。你得預約，下次再來，請你快點離開。」

聽啊：我本來要多待一會兒，遊說、威嚇，甚至動用武力，使我的帕德瑪高抬鐵腕；但高架步道上傳來一聲尖叫——這條步道，帕德瑪，就是辦公室外面那條！——架上站著一個我直到現在才願意提她名字的人，她正好往下看，越過巨大的醬菜罈與文火沸騰的芒果醬——某人快步奔下喀唧唧作響的金屬階梯，用最高的音量尖叫道：

「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耶穌親愛的耶穌，少爺，我的兒子，看是誰來了，心肝寶貝啊，你還認得我嗎，看你變得多瘦啊，來，來，讓我親親你，讓我給你一塊蛋糕！」

我猜得沒錯，布拉根薩醬菜有限公司的經理夫人，以布拉根薩太太自居的，當然就是我從前的保母，午夜的罪犯，瑪麗·沛蕾拉小姐，我在世間碩果僅存的母親。

午夜，或大約那個時刻。一名攜帶一柄收妥（且完好無缺）的黑雨傘的男子，從鐵道方向朝我的窗戶走來，停步、蹲下、大便。然後看見燈光投射我的人影，非但没有被我的偷窺冒犯，反而喊道：「看這個！」便繼續拉出我從未見過那麼長的一條大便。「十五吋，」他高聲道：「你能拉多長？」從前，我精力還充沛的時候，會樂意敘述他一生的故事；那個時辰，以及他擁有那柄雨傘，就是把他編織進我的人生故事所需的全部連接，我毫不懷疑，寫到最後，我一定能讓所有願意瞭解我的一生與所處黑暗時代的任何讀者同意，這個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但現在我已經失去了連接，拔掉了插頭，只剩墓誌銘尚待完成。所以我向這位拉屎冠軍揮揮手，回喊道：「順利的時候有七吋，」便把他遺忘。

明天。或後天。裂縫等候著八月十五日。還有一點時間：我明天要寫完。

今天我放自己一天假，去探望瑪麗。一段炎熱而灰撲撲的巴士路程，穿過因獨立紀念日即將來臨而興奮得冒泡的街道，雖然我還嗅到其他更黯淡無光的氣味：幻滅、唯利是圖、憤世嫉俗……即將三十一歲的自由神話已完全走了樣。需要新神話；但那不關我事。

現在成了布拉根薩太太的瑪麗，與她變成費南德斯太太的妹妹愛麗絲，一塊兒住在納利卡女

人蓋在兩層樓高小山坡上的粉紅色方尖塔裡。從前，這兒已拆除的宮殿裡，她睡在傭人的草席上，如今，她的臥室約莫就在漁夫指點的手指，導引一雙孩子氣的眼睛、眺望地平線彼端的位置上空；瑪麗坐在柚木搖椅上搖我的兒子，唱著〈夕陽下的紅帆〉。遠方的天空正疏疏落落映著單桅船的紅帆。

相當怡人的一天，令人緬懷過去的時光。我發現有片昔日的仙人掌花園，竟然在納利卡女人大革命下倖存下來，立刻向園丁借了一把鏟子，挖開埋藏已久的世界：一個錫製的圓球，裝有泛黃、蟲蟻蛀蝕的大幅嬰兒照，註明是卡利達斯·古普達所攝，以及一位總理的來信。隨著時間過去：第十二次我們聊起瑪麗的時來運轉。她將一切歸功於她親愛的愛麗絲。她可憐的費南德斯先生如何死於色盲，駕他的老福特車，在市區某處被當時還很新穎的交通號誌攪昏了頭。愛麗絲如何到果阿去找她，帶來消息說，雇用她的那群可怕而精明能幹的納利卡女人，願意拿一點靠四腳望賺來的錢，投資一家醬菜工廠。「我告訴她們，沒有人做醃漬芒果和芒果醬能及得上我們的瑪麗，」愛麗絲說得千真萬確：「因為她把自己的感情都放進去。」所以最後證明，愛麗絲畢竟是個好女孩。還有少爺，你覺得如何，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都要吃我的蹩腳醬菜，連英國都有人喜歡哪。現在，你看看，我坐在你親愛的老房子原來的位上，然而你究竟遭遇了什麼事，只有上帝才知道，那麼長的時間，一直過著像乞丐般的生活，什麼世界啊，我的天！

苦甜交雜的哀歎：唉，你可憐的媽咪和爹地！那麼好的夫人，死了！你爹那個可憐的男人，永遠不知道誰愛他，如何去愛！甚至銅猴……但我打岔道，不，她沒死：不，不是真的，沒有死。只是秘密躲在修道院裡，吃麵包。

從使這些島嶼落入英國人手中的苦命皇后凱瑟琳那兒偷來姓氏的瑪麗，教給我製作醬菜的秘

密。(完成了原本就在這片空氣與空間裡開始的教育，當年我站在廚房裡，看她把罪惡感攪到綠色芒果醬裡。)現在她安坐家中，白髮垂老，業已退休，因為又有一個嬰孩給她扶養，再度成為快樂的保母。「現在你寫啊寫的終於寫完了，少爺，該多花點時間在你兒子身上。」但瑪麗，我是為他而寫的呀。她換了話題，因為這陣子她的思想總像跳蚤般跳來跳去：「啊，少爺，少爺，看看你，你顯得好蒼老！」

富有的瑪麗，她從來沒想到自己會富有，仍然不習慣睡床鋪。不過每天可以喝十六罐可口可樂，不必為早已掉光的牙齒操心。思想跳躍：「為什麼這麼突然突然要結婚？」因為帕德瑪要。沒有，她沒惹上麻煩，怎麼可能，以我的狀況？「好啦，少爺，我只是問問。」

一天祥和地漸漸過完，黃昏已近，時間即將終結，只除了現在，年滿三歲一個月又兩週的阿達姆，終於發出了一個聲音。

「阿不……」天啊，哦，我的上帝，聽啊，少爺，這孩子在說什麼！阿達姆，很謹慎地：「阿爸……」是爸爸的意思，他叫我爸爸。但是，不對，他還沒說完，小臉蛋顯得很緊張，我的兒子，他必須是個魔法師，才能在我離開後因應這世界，終於說完了他令人歎為觀止的第一個字。

阿布拉卡達布拉！但什麼也沒有發生，我們沒有變成蟾蜍，天使也沒有從窗外飛進來：這孩子只是在鍛鍊他的肌肉。我看不到他行使奇蹟了……在瑪麗為阿達姆的成就額手稱慶時，我回去帕德瑪與工廠那兒；我兒子闖入語言領域，令人不解的第一次入侵，在我鼻腔裡留下擔憂的氣息。

阿布拉卡達布拉：根本不是個印度字，這是個猶太教神秘哲學的套用語，源自追隨巴席利德斯①的諾斯替教徒②信奉的最高神祇之名，含有三六五這數字，是一年當中的天數，亦即天堂的總數，也是從大神阿布拉克沙斯③身上發出的精靈之數。「誰，」這不是我第一次想知道：「這

孩子以為他自己是誰？」

我的特殊配方：我一直把它保留著。醃漬醬菜過程的象徵意義：全體印度人口從而誕生的六億顆卵子，可以全部裝在一個標準大小的醬菜瓶裡；六億個精子則只要一根湯匙就可以盛起。因此，每個醬菜瓶（請見諒，如果我一時興起，文體太過藻飾）都包含最高的可能性：使歷史醬汁化之可行性；將時間醃漬的偉大希望！我已將章節醃漬妥當。今晚，只消牢牢旋緊上寫「特殊配方三十號：（阿布拉卡達布拉）」標誌的瓶上的蓋子，我囉哩囉嗦的自傳就告一段落；藉著寫作

① Basilidan 即 Basilides 的信徒，巴席利德斯生平不詳，約一二〇—一四〇年間，他在亞歷山卓創教，他的教義說，從未曾誕生的「心靈」生「道」，「道」生「知」，「知」生「智」，「智」生「力」，「力」生至善者、帝王、天使，遂締造天堂，然後有三百六十五天人，以阿布拉克沙斯為首。巴席利德斯信徒說，基督教所謂的基督，便等於他們的「心靈」。

② 諾斯替教派 (Gnosticism) 西元二世紀至五世紀興旺的一種受基督教啟發的神秘教派，其名稱源自希臘字 *gnosis*，意為「知識」，但信徒以這個字為教名，卻是把它當作「啟示」之意，自以為掌握了其他宗派所不了解的救贖知識。諾斯替教派的教義以東方的二元論為主，例如善與惡、神聖與物質。肉體被視為靈性生活的大敵。諾斯替教派受到羅馬帝國與基督教打壓，故重要論述與典籍大部分湮失。

③ Abraxas 若以希臘字母書寫，就是數字三六五，可對應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Abraxas 也是波斯神話中的大神，代表三百六十五種美德，一年中的每一天，各有一種對應的美德。西元第二世紀，諾斯替教派的巴席利德斯信徒，把這位神祇改名為 Abraxas。這位大神與太陽週期有關，通常繪製為雞頭人身，以蛇為足，手持盾與鞭；他的形象常刻在寶石或石頭上，充當護身符。

與醃漬醬菜，我使我的回憶臻於不朽之境，雖然這兩種手段都免不了扭曲。但我恐怕，人生在世就是必須容忍不完美的陰影。

這些日子以來，我替瑪麗經營醬菜工廠。愛麗絲——「費南德斯太太」——管理財務；我負責我們的工作中與創造有關的部分。（當然我已原諒瑪麗犯下的罪行；我需要母親跟需要父親一樣孔切，母親是不能怪罪的。）混雜在布拉根薩醬菜廠的純女性工作隊伍中，在黃綠二色、閃動不已的孟芭黛霓虹燈下，我負責從每天黎明頂著籃子前來的女人那兒，挑選芒果番茄萊姆。瑪麗以她對男人的陳年憎恨，不准任何男人踏進她舒適的新宇宙一步，只有我除外……我，當然也包括我兒子。我猜想愛麗絲仍維繫若干段感情關係，帕德瑪則從一開始就對我癡迷，她把我當作她長期蓄積的無邊孤寂的宣洩出口；其他方面我不敢說，但納利卡女人令人敬畏的幹練，充分反映在這家工廠手臂粗壯、專心致志的醬菜攪拌員身上。

醬汁化的要件是什麼？原料，這是不消說的——水果、蔬菜、魚、醋、香料。把紗麗撩到兩腿間的科利婦女，每天來送貨。黃瓜茄子薄荷。但還有：冰一樣的藍色眼睛，不會被水果表面的光鮮亮麗矇騙——能夠看出柑橘果皮下的腐爛；手指，只需輕若鴻毛的一觸，就能探知綠番茄內心輕浮易變的秘密；更重要的是，能感知一切待醃製之物內在語言的鼻子，它們的氣性、訊息、情緒……在布拉根薩醬菜廠，我監督瑪麗傳奇配方的製作；但也添加我自己的獨特配方，多虧我被吸乾鼻腔的能力，我遂可以在裡頭摻雜回憶、夢想、觀念，使它們一旦開始量產，所有吃到的都會知道辣椒燉肉在巴基斯坦的豐功偉業，或深入孫德爾本叢林的印象……信不信由你，但這都是事實。三十個瓶子放在架上，等著在罹患健忘症的國度裡大顯身手。

（在它們旁邊，還有一個空瓶。）

修訂過程應該持續不斷而永無止境；不要冀望我對已完成的一切感到滿意！我不快樂的回憶之中：那些包含有關我父親回憶的瓶子，滋味過於粗澀；（賈蜜拉歌手）（特殊配方二十二號）的愛情調味過於曖昧，可能會使觀察力不足的人濫下結論，以為我捏造整套掉換嬰兒的故事，為亂倫之愛辯解；（洗衣籃事件）那瓶，有含糊而令人難以信服之處——醬菜提出了尚未完全回答的疑問，像是：撒利姆為什麼需要經歷意外事件才能獲得力量？大多數其他孩子都不需要如此……或又如，在（印度全國聯播電台）及其他章節中，協奏的口味中有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對一個真正有心電感應能力的人，瑪麗的自白會造成震撼嗎？有些時候，撒利姆在醬菜版歷史中，似乎知道得太少；又有些時候，他又知道太多……是的，我應該不斷修訂又修訂，改進再改進；但我既沒有時間，也缺乏精力。我唯有用這個頑固的句子應對：事情那樣發生因為事實就是如此。

還有香料基底的問題。鬱金與小茴香的錯綜複雜，葫蘆巴的難以捉摸，何時可用大量（何時少量）的小豆蔻；大蒜、綜合香料、肉桂條、胡荽、生薑……不計其數的可能效果，且不提偶爾幾粒塵土對滋味的影響。（撒利姆不再對純淨執著。）這些香料的基底上，我安於接納醃製過程無可避免會出現的扭曲。醃製即賦予不朽，再怎麼說：魚、蔬菜、水果，浸泡在香料與醋當中防腐保鮮，載沈載浮；但，某些改變，好比使滋味稍微更濃烈些，真的無關緊要嗎？技巧在於，調整口味到某種程度，但不能使它完全變樣；更重要的是（在我的三十加一瓶當中）賦予它形狀與形式——也就是說，意義。（我已經提到過我對荒謬的恐懼。）

或許有一天，世界會嚐到這些歷史的醬菜。或許它的味道過於濃烈，不適合某些人的口味，或許它的氣味太濃郁，會把人燻出眼淚；但無論如何，我希望它們具有貨真價實、真相的滋味……讓人家說，歸根究底，它們都是愛的行動。

一個空罐……如何結束？快樂結局，以瑪麗坐著柚木搖椅，兒子開始說話告終？提供層出不窮的食譜，還有三十個以章名為名的罐頭？感傷情調，沈浸在賈蜜拉與帕華蒂，甚至伊薇·柏恩斯的回憶之中？或回到魔法之子身上……但那樣的話，我該慶幸有人逃脫，或寫完他們被吸乾，變得四分五裂，在悲情處嘎然而止？（因為吸乾之中，埋伏著裂縫的源頭：我不幸化為齎粉的身體，上上下下都被吸乾，因為乾透而開始碎裂。皸裂，受了一輩子的打擊，終於宣告放棄。現在出現撕扯綻裂嘩啦，隙縫中冒出陣陣臭氣，一定是死亡的氣息。控制，我必須盡可能保持自制。）

或以問題結束：現在我可以，我發誓，看見我手臂上的裂縫，沿著我的毛髮生長線和腳趾，到處是裂縫，為什麼我没有流血？我已經被掏空乾涸醃漬到這種程度？我已經成了木乃伊？

或以夢境結束：因為昨晚可敬的母親在我面前顯現，從一朵剪開洞的雲裡，高高向下看著我，等待我死亡，她便可以哭一場長達四十天的梅雨季……而我漂浮在體外，居高臨下看著頭大身小的自己，看到一個曾經在鏡中露出如釋重負表情的灰髮侏儒。

不，這樣是行不通的，我必須寫到未來，正如我寫過去，以先知的篤定將它化為白紙黑字。但未來不能保存在罐頭裡；有個瓶子必須空著……還沒有發生的事不能醃漬，好比說，我今天過生日，今天滿三十一歲，無疑會舉行一場婚禮，帕德瑪會在手掌與腳底描上指甲花圖案，再取個新名字，或許取名娜芯，紀念可敬的母親從天往下看的靈魂，窗外會有焰火與人群，因為這是獨立紀念日，多頭群眾會走上街頭，喀什米爾等著我們。我口袋裡會有火車票，會有一輛由一個曾經在拓荒者咖啡廳、夢想成為電影明星的鄉下男孩開的計程車，我們會坐車向南向南向南，進入

騷動群眾的核心，他們會互相丟擲裝有顏料的氣球，丟擲計程車拉上的車窗，就像過荷利彩繪節①一樣；沿著曾經有隻狗被遺棄在那兒死去的霍恩比大道，人群，密集的人群，無邊無際的人海，不斷擴大直到淹滿全世界，將使前進成為不可能，我們放棄計程車和司機的夢想，在擁擠的人群中徒步前進，是的，我會跟帕德瑪走散，我的糞便蓮花在洶湧人海中向我伸出一隻手臂，直到她淹沒在人群中，而我獨自一人在無數人當中，數字行進一二三，我左右都被推擠，而撕扯綻裂喀擦已臻於顛峰，我的身體在尖叫，它不能再忍受這樣的待遇，但現在我在人群中看見熟悉的面孔，他們都在這兒，我的阿達姆外公與他的妻子娜芯，還有艾麗亞、穆斯塔法、哈尼夫與翡翠，還有曾經是穆塔絲的阿米娜，變成卡辛姆的納迪爾，琵琶與尿床的薩法，還有楚飛卡爾將軍，他們圍繞在我身邊推擠壓，裂縫變寬了，我身體一片片掉落，還有賈蜜拉離開她的修女院，參加這最後之日，夜晚來臨，從天而降，滴答向著午夜倒數，焰火與星星、摔角選手的紙板人形，我看我永遠不可能抵達喀什米爾，就像蒙兀兒皇帝賈汗季，我死時還叨唸著喀什米爾，看不見那座歡樂的山谷，人家去那兒享受人生或結束生命，或兩者皆是；因為我現在看見人群中的其

① paint-festival of Holi 在春天三月舉行，這一節慶有個神話的由來。相傳邪惡的國王西拉尼亞卡西普 (Hiran-yakasipu)，有個敬天畏神的兒子普拉拉德 (Prahlad)，篤信大神毗濕奴。他的惡魔姑媽荷利卡 (Holika) 想出一條毒計害他，因為她自己不畏烈火，就把普拉拉德拖到烈火爐中，希望把他活活燒死，不料她的惡毒心念受到懲戒，結果普拉拉德走出火爐安然無恙，荷利卡卻被燒死。臨死前，她請求普拉拉德原諒，並要求每年規定一天紀念她。所以荷利節是個慶祝重生的歡樂節日，人們互噴彩漆，並吃特製的甜食。在北印度某些地區，慶典可長達一個月。

他形象，可怕的致命膝蓋的戰爭英雄，他已發現我如何騙走了他與生俱來的權利，他排開人群，向我擠來，現在人群中全是熟悉的面孔，有拉人力車的拉西德，跟庫其那殷女邦主手挽著手，阿育巴夏黑德法洛克與英俊的木塔席姆，從另一個方向，阿里聖人島上墓塋的方向，我看見神話的幽靈逼近，是黑天使，只不過它愈接近，就愈看見它臉是綠的眼睛是黑的，梳了個中分頭，左邊是綠的，右邊是黑的，眼睛是寡婦的眼睛；濕婆與天使愈來愈近，我聽見夜空裡有謊言，想做什麼都可以，最大的謊，現在碎裂了，撒利姆的分裂，我是孟買的炸彈，看著我爆炸，骨頭在人群強大無比的壓力下折斷碎裂，一袋骨頭墜落向下向下向下，就如有一次在札連瓦拉園，但戴爾今天好像不在，沒有紅藥水，只有一頭四分五裂的生物，將他自己的碎片灑落滿街，因為我曾經是那麼多、太多的角色，人生不像造句，有三次以上的機會，最後終於鐘聲在某處響起，十二響，放開。

是的，他們會把我踩在腳下，無數的人行進一二三，四億五百零六，將我摧毀成無聲的微塵，就像在適當時機，他們也會踐踏不是我兒子的我的兒子，不是他兒子的他的兒子。以及不會是他的的他的一切，直到第一千零一代，直到一千零一個午夜都已送出它們可怕的禮物，一千零一個孩子死去，因為這是午夜之子的特權與詛咒，成為他們所處時代的主宰與犧牲品，揚棄隱私，被吸納入廣大人群的毀滅漩渦，永不可能安詳地生活或死亡。

印度歷史大事年表與

《午夜之子》重大事件對照表

· 約西元前二五〇〇—西元前一七〇〇年

印度河谷文明發達，已進入農耕社會，發明陶器、車輪等，並已開始天文觀測。

· 約西元前一五〇〇年

亞利安人自印度西北方移民至印度，定居旁遮普與恆河谷地；他們在此後兩千年內，建立了婆羅門文明，印度教即從而誕生。

· 約西元前五〇〇年

佛教與耆那教出現。

· 西元前三二七—西元前三二五年

亞歷山大大帝入侵印度。

· 西元前三二一年

孔雀王朝 (Mauryan) 建國；統一印度。

• 西元前二七四—西元前三三二年

孔雀王朝阿育王在位，他是虔誠的佛教徒，將佛教傳播至中國與遠東各國。

• 五二年

基督教傳入印度。

• 三二〇年

笈多（Gupta）王朝建國。

• 三八〇—四一三年

笈多王朝的黃金時代，印度教復興。

• 七一年

卡辛姆攻打辛頭。

• 一一九二年

穆罕默德·古里擊敗德里王，建立第一個回教王國——德里蘇丹國。

• 一二〇六年

德里奴隸王朝建立。

• 一二二一年

成吉思汗征服印度。

• 一二九八年

馬可波羅遊印度。

• 一三九八年

帖木兒攻打印度。

• 一四九八年

達伽馬登陸加爾各答。

• 一五一〇年

葡萄牙征服果阿。

• 一五二六年

突厥族的巴柏爾（帖木兒大帝的第五代孫）建立蒙兀兒帝國。

• 一五五六—一六〇五年

蒙兀兒帝國的黃金時代，阿克巴大帝企圖整合印度教與回教。

• 約一六〇〇年

英國、荷蘭、法國受印度的富庶吸引，開始與原先獨佔印度貿易權的葡萄牙競爭貿易利益。

• 一六一三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蘇拉特成立貿易據點，並陸續在孟買（一六六一）、加爾各答（一六九一）建立據點。

• 一六三一年

泰姬瑪哈開始興建。

• 一六五八年

奧朗則布即位；馬拉塔族的西瓦吉已成氣候，是蒙兀兒帝國與英國的心腹大患。

• 一七四六—一七六三年

英國與法國角逐與印度貿易的持份比例；一七四八年與一七六〇年分別爆發爭奪印度霸權之戰。

• 一七五七年

英國軍事司令羅柏·克萊夫在普拉西擊敗孟加拉大君，正式為大英帝國征服了印度。

• 一七六三年

巴黎條約承認法國不得介入印度的殖民利益，英國乃肆意於印度以武力擴充地盤。

• 一八一八年

英國控制薩特日河（在今日的巴基斯坦境內）以南所有的印度；東印度公司管理印度最富

庶、人口最多的地區。

· 一八二〇—一九〇〇年

印度推動社會宗教改革與民族覺醒的時期。

· 一八五七年

爆發第一場印度獨立戰爭，各地均有印度軍起義反抗英國統治；英國以軍隊鎮壓，雙方均死傷慘烈。經此教訓，英國修正殖民政策。

· 一八五八年

東印度公司撤銷，印度受英王直接統治。

· 一八七七年

舉行「德里大朝覲」——維多利亞女王亦以「印度女王」自居。

· 一八八五年

國大黨成立。

· 一九〇五年

為英王喬治五世與瑪麗皇后舉行「德里大朝覲」。

· 一九〇六年

回教聯盟成立。

·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印度在英國領導下尚能團結一致，但隨著戰事延長，內部不滿也持續升高。

· 一九一五年

阿達姆·阿吉茲從德國海德堡習醫歸國，回到喀什米爾故鄉，《午夜之子》敘述的起點。

· 一九一九年

英國通過羅拉特法案（Rowlatt Act），准許在處置煽動份子時，不經陪審團就可審判，不須經審判就可拘留，引起印度民間群憤憤慨。甘地發起第一次不服從運動。

四月，旁遮普省的錫克教聖地阿木里查市，札連瓦拉園發生大屠殺，英軍對遊行集會的無武裝民眾開火，在場的印度民族運動者有數百人喪命，數千人受傷；甘地以不服從運動回應。英國頒佈塔古—切姆斯福德法案，賦予印度人有限的地方自治權，以安撫人心，卻遭到強烈抗拒。

阿達姆·阿吉茲與娜芯結婚，遷往阿格拉；途中，阿吉茲在阿木里查見證札連瓦拉園大屠殺。

· 一九三五年

英國頒佈印度自治法案，准許各省自治，民選省長。

• 一九三七年

甘地與尼赫魯合組的國大黨在大選中大勝，十一省中贏七省。

• 一九四二年

八月八日，國大黨通過「放棄印度」(Quit India)決議案，甘地要求以獨立換取印度與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合作；英國將甘地下獄，甘地在獄中領導非暴力爭獨立的不合作主義(satyagraha)運動。

反對回教徒在巴基斯坦獨立建國，分裂印度的米安·阿布都拉(綽號哼鳥)遇刺，他的副手納迪爾·康恩逃到阿吉茲家中，並愛上阿吉茲次女穆塔絲。

• 一九四五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康恩因不能人道，與穆塔絲離婚。穆塔絲改嫁阿梅德·撒奈伊，改名阿米娜，偕夫遷往德里。

• 一九四六年

英國提出成立過渡政府計畫，但只有國大黨接受，過渡政府成立後，回教聯盟決定以直接行動表示抗議。

八月十六日起，孟加拉、旁遮普等地，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展開激烈戰鬥，死傷多達數十萬人。英國要求國大黨與回教聯盟先達成共識；國大黨同意巴基斯坦建立回教國，但賈謨與喀什米

爾主權問題尚未解決。

阿米娜為了從回教暴民手中救出印度教小販，首度公開宣布懷孕消息。

阿梅德·撒奈伊因倉庫被焚，決定出售祖傳工廠，攜已懷孕的妻子遷往孟買。

• 一九四七年

英國於六月三日宣布權力移轉日程與巴基斯坦建國計畫；蒙巴頓擔任末代總督。

八月十五日凌晨（亦即八月十四日午夜）起，印度正式獨立，尼赫魯發表有名的「與命運有約」演說。後來印度由尼赫魯出任總理，巴基斯坦由真納擔任總督。兩國分裂後，巴基斯坦境內尚殘餘相當數量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印度境內也有相當數量的回教徒，這些少數族群面臨的宗教衝突，到一九四七年底，已導致五十多萬人喪生，一千多萬人逃越國界尋求安全的保障。

八月十四日鐘敲午夜，撒利姆·撒奈伊出世，同家產科醫院另有一名男嬰與他同時出生，取名濕婆。鐘敲十二點至鐘敲一點之間，印度一共誕生了一千零一個「午夜之子」。

• 一九四八年

一月三十日，甘地在新德里被不滿他對回教徒過於溫和的印度教狂熱份子刺殺。印度與巴基斯坦為賈謨與喀什米爾主權誰屬的問題開戰

九月一日，巴基斯坦領袖真納去世，由阿里汗繼任總理。

• 一九五〇年

印度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起行憲，成為共和國。

• 一九五一年

巴基斯坦總理阿里汗在洛瓦平第遇刺；以後五年，巴基斯坦領袖一職處於真空狀態。

• 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

印度各地要求依語言使用區劃分行政區；孟買發生激烈的語言暴動。

• 一九五六年

米爾札將軍就任巴基斯坦第一任總統。

六月間，撒奈伊宅發生「洗衣籃事件」，撒利姆發現自己的超能力。

• 一九五七年

伊芙琳·莉莉絲·柏恩斯（暱稱伊薇）來到麥斯沃德莊園，撒利姆對她示愛遭到拒絕。

• 一九五八年

十月，巴基斯坦米爾札總統廢止憲法，任命阿尤布將軍為軍事管制首席執行官，阿尤布不久便放逐米爾札，自任總統。

撒奈伊夫婦發現撒利姆不是親生子，將他寄養舅舅哈尼夫·阿吉茲家中。但不幸哈尼夫意外去世，撒利姆又被送往巴基斯坦，投靠姨丈楚飛卡爾將軍一家，並介入阿尤布將軍的奪權政變。

• 一九六〇年

五月一日，德里政府回應民間依語言區劃分行政區的要求，將孟買省分割為古吉拉特省與馬哈拉施特拉省。

• 一九六二年

十月二十日：長期的邊界紛爭，終於導致中國對中印喀什米爾邊境上的拉達克發動大規模攻擊；但中共有所斬獲後便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撤軍，反倒是印巴之間為爭奪喀什米爾而起的紛爭日益惡化。

撒利姆重返孟買，治癒好慢性鼻竇炎。不久，他全家遷居巴基斯坦。

撒利姆的妹妹銅猴（學名賈蜜拉）以美妙的歌聲走紅巴基斯坦。

• 一九六四年

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魯死於總理任上，夏斯特里繼任總理。

一月一日，阿達姆·阿吉茲在喀什米爾去世；同年，撒利姆的外婆娜芯（綽號「可敬的母親」）遷往巴基斯坦，在洛瓦平第經營加油站。

• 一九六五年

八月，印巴戰爭在卡奇沼澤與喀什米爾爆發。

九月一日，巴基斯坦部隊越界進入印度境內，引發第二場印巴戰爭。九月六日，印軍攻入巴基斯坦的拉合爾；九月二十三日，經聯合國調停，雙方同意停火。

印巴戰爭期間，撒利姆所有的親人，除了他自己與妹妹賈蜜拉，還有遠在印度的穆斯塔法舅舅一家外，全都被印度轟炸機炸死。

· 一九六六年

一月十一日印度總理夏斯特里去世，尼赫魯之女英德拉·甘地（甘地夫人）繼任總理。

· 一九六九年

國大黨分裂為甘地夫人領導的左傾新國大黨與右傾的老國大黨。

· 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

印度方面：毛派共產主義份子暴動，展開恐怖攻擊，情況在西孟加拉。省尤其嚴重。巴基斯坦方面，東巴基斯坦醞釀獨立成孟加拉國，巴基斯坦政府極力鎮壓，導致數百萬孟加拉難民從東巴基斯坦逃入印度。印度支持東巴基斯坦政黨「人民聯盟」的獨立訴求。

· 一九七一年

三月，新國大黨在大選中勝出，甘地夫人再度當選印度總理。

十二月，印度與巴基斯坦再次開戰，戰場包括東巴基斯坦與喀什米爾；印度部隊長驅直入東巴基斯坦，戰事兩週內結束；孟加拉立國，取代原來的東巴基斯坦。

撒利姆在一九六五年大轟炸中喪失記憶，加入了巴基斯坦「追蹤與情報蒐集軍犬部隊」（簡稱「庫迪亞小組」）。他被派往東巴基斯坦參加對抗印度的戰爭，巴基斯坦戰敗後，他幸遇女巫帕華蒂，平安抵達德里。

· 一九七四年

五月十八日，印度在拉加斯坦沙漠中進行核子試爆成功，成為全世界第六個擁有核武的國家。

帕華蒂與已變成戰爭英雄的午夜之子濕婆同居，並懷了他的孩子。

· 一九七五年

六月十二日：印度法院確認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大選中有舞弊行徑，但她拒絕認罪辭職。

六月二十六日：甘地夫人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況；暫停民權，對媒體展開檢查；印度各大城市有成千上萬名政客、學生、記者、律師，因涉嫌顛覆而入獄。

七月：甘地夫人提出二十一點經濟改革計畫，包括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七月下旬：甘地夫人決定無限期延長緊急狀態。

十一月：最高法院推翻六月十二日的判決。

一月二十六日，撒利姆與帕華蒂成婚。

六月十二日，帕華蒂產下一子，取名阿達姆。

六月二十六日，甘地夫人宣布戒嚴，濕婆用推土機摧毀德里的魔術師社區；帕華蒂喪生，撒利姆被捕後，押送往聖城貝拿勒斯囚禁；他禁不起酷刑，供出所有午夜之子的姓名、居所、特徵。

· 一九七七年

各界對甘地夫人及其子桑傑的統治日益不滿；桑傑大舉清除德里的貧民窟，卻未對居民做適

當安置，導致許多低收入回教徒對甘地政權喪失信心。

一月十八日：甘地夫人宣布緊急狀態結束，並決定舉行全國大選。

三月：人民黨在全國國會大選中獲勝，結束了三十年來的國大黨專政；甘地夫人的國大黨成為國會少數黨，她自己丟掉了總理職位。

一月一日到一月十八日：被捕的午夜之子都被強制動了絕育手術。

甘地夫人被撤換，撒利姆獲釋，回到德里。

• 一九七八年

撒利姆找到兒子，一同前往孟買，進入醬菜廠工作。

八月十五日：撒利姆預定的大喜之日，但這一天也很可能是他人生的終點。

午夜之子 / 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著；

張定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

2004[民 93]

面；公分. -- (Open；3:28)

譯自：Midnight's children

ISBN 957-05-1836-7(平裝)

873.57

92022366



100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 收



對摺寄回，謝謝！

OPEN

當新的世紀開啓時，我們許以開闊

OPEN系列／讀者回函卡

感謝您對本館的支持，為加強對您的服務，請填妥此卡，免付郵資寄回，可隨時收到本館最新出版訊息，及享受各種優惠。

姓名：_____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職業：學生 公務（含軍警） 家管 服務 金融 製造
資訊 大眾傳播 自由業 農漁牧 退休 其他

學歷：高中以下（含高中） 大專 研究所（含以上）

地址：_____

電話：(H) _____ (O) _____

E-mail: _____

購買書名：_____


您從何處得知本書？

書店 報紙廣告 報紙專欄 雜誌廣告 DM廣告
傳單 親友介紹 電視廣播 其他

您對本書的意見？（A/滿意 B/尚可 C/需改進）

內容 _____ 編輯 _____ 校對 _____ 翻譯 _____
封面設計 _____ 價格 _____ 其他 _____

您的建議：

 臺灣商務印書館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 23713712轉分機50~57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傳真：(02) 23710274・23701091

郵撥：0000165-1號 E-mail：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隱形的記憶：在籃子裡，我得知死亡的過去未來。我具有鬼的性質。存在，卻沒有實質；真實，卻沒有形體或重量……我到了籃子裡才明白，鬼如何看世界。微弱晦暗朦朧……它在我四周，但沒有交集；我懸浮在不存在的空間裡，在這空間的周邊，可以看見柳條編織、隱隱約約的鬼魂倒影。死者已死，逐漸被遺忘，時間發揮療效，它們會淡去——但在帕華蒂的籃子裡，我得知其逆亦真；鬼魂也會遺忘；死者會喪失對生者的記憶，到最後，當他們完全從生命剝離，就開始褪色——換言之，死亡的過程在死後還會持續很長的時間。後來，帕華蒂說：「我不想告訴你——但任何人都不該隱形那麼久——很危險，但還有什麼選擇呢？」在帕華蒂魔法的掌握中，我覺得對世界的把持逐漸流逝——不用再回歸，多麼簡單，多麼平靜啊！——漂浮在視野模糊的烏何有之鄉，漸飄漸遠漸遠漸遠，像孢子隨風飄送——換言之，我有生命危險。

—— 山姆與老虎

O P E N

ISBN 957-05-1836-7 (873)

80310000



全

平裝

NT\$

680



OPEN 3/28

NT \$ 680